

通鑑續編序

史學尚矣紀事肇於書編年牒
於春秋具載類分昉於遷記而
歷代則之各有全史書簡而核
春秋正而嚴諸史博而該宋司
馬文正公睹諸史之汗漫而有
國家者不能以盡究而勸戒也
編紬全帙研稽事實慎撮機要



銓次年月自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訖于五代自成一書名之曰
資治通鑑文公子朱子取其成
書芟錄釐枉一以春秋為法書
年以正統書事以提綱又疏其
詳而目之猶夫三傳之叙列也
名之曰通鑑綱目於是天統以
明人紀以修尊卑高下之分剛

柔善惡之別昭乎萬世矣然而
前乎威烈者未有編次後乎五
代者未有論述前曠後缺疑信
厯昧君子病之近世浙東大儒
金仁山氏由威烈王而上溯其
年代始陶唐氏悉本諸書名曰
通鑑前編而陶唐之前茫焉四
明陳君桎子經甫世其史學尊

承先志纂輯前聞凡方冊所載
若盤古氏至高辛氏考紀其際
為第一卷以冠金氏之所述又
摭契丹遼氏建國之始並于五
代為第二卷宋有國三百二十
年為二十二卷其建号也系于
甲子建太平興國四年混一中
原迨大書其年代為正統至國

正止而遺金之事附見之一以
通鑑綱目為法蓋地有偏全而
統無偏全勢有強弱而分無強
弱揔之為卷二十有四名之曰
通鑑續編是編也不惟續其前
人之業成一家之言實有以繼
夫朱子之志為萬世之計矣有
志於史學者誠能以朱子通鑑

綱目為三。取金氏之前編暨陳氏之續編。合而觀之。則自開闢以來。歷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至于今。上下數千年。治亂興廢之迹。洞徹無間。如岷江之流。達于東海。滉論之氣。貫于五岳也。扶陽抑陰之道。陳善閉邪之義。皆隱然見於書法。其於名數。豈不補其曩予為太史時。詔修宋遼金三史。與待制王理輩首議。統紀不合。私於避忌者。從而知之。如出一口。予遂移疾力辭不就。其書雖成。布在人間。而公論有所不可掩者。子經論著。殆與予合。豈可謂世無其人哉。子經是編。既成。兵難大作。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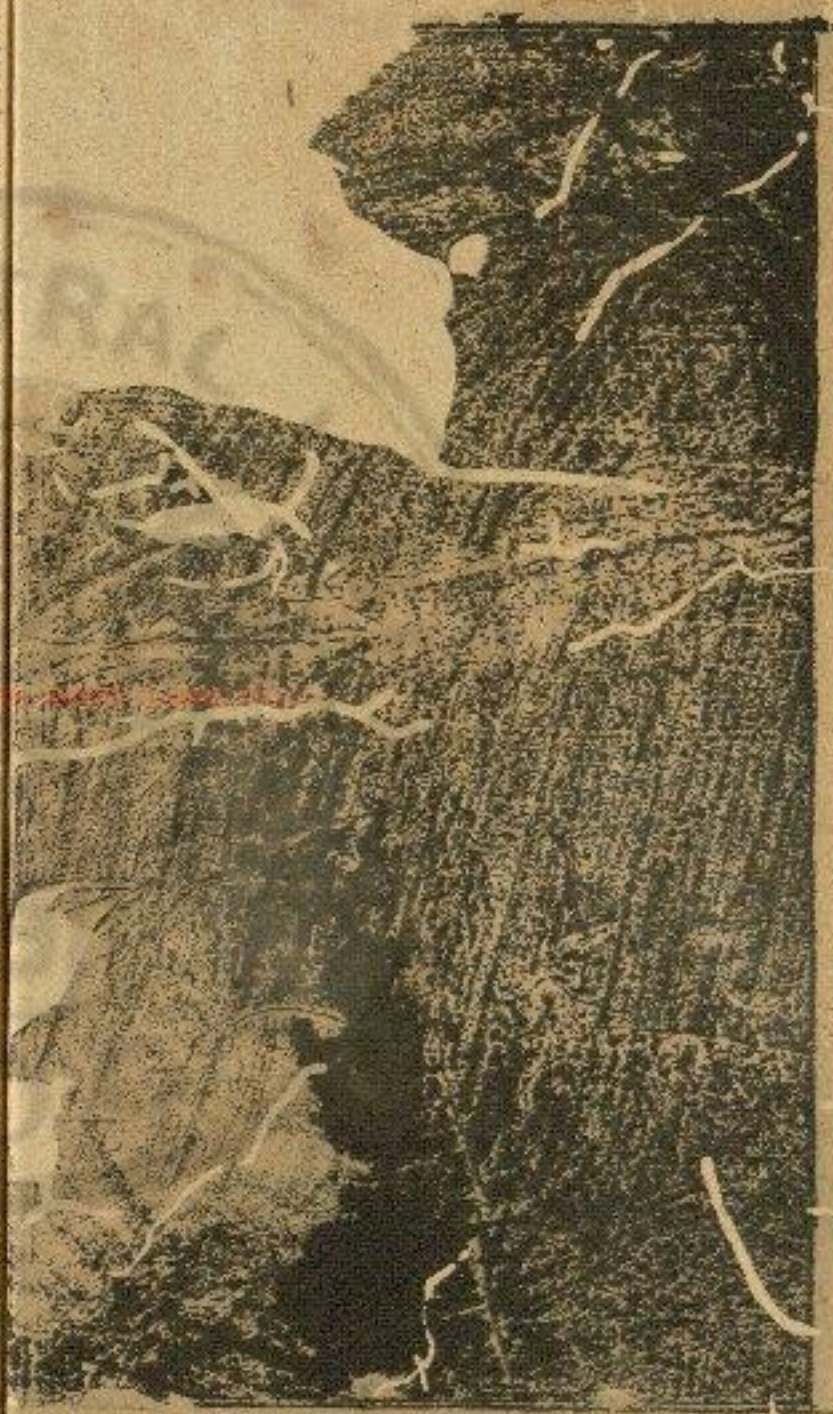
不能生事定而其橐幸若神
明祐之者積歲苦貧不能脫橐
今行中書省賓佐海陵馬君玉
麟國瑞甫好古君子也令長洲
時訪子經得其橐以糶米致筆
札飲食之資暇請生之能書者
編錄之始成全書焉松江貳守
昭陽顧君遜思遜甫將鈔梓以
厚其傳請予序之憶此予同志
也又將吳彝齋聞元公周子之
言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夫
孔子之希天也朱子之綱
目希聖也陳氏之續編希賢也
與人為善二君有焉子經之大
父諱著字子微宋秘監知台州
精於史學晚歲隱居撰歷代紀

統以淵子弟父諱泌字以泉嘗
為校官有名又傳注紀統千百
言至子經蓋三世矣予弱冠客
杭與汝泉交善今觀子經所成
如此使人歎羨不已子經又嘗
集前代事跡為筆記百卷與此
互相發明其績學討論非一日
夫不謂焉知來者之不知今

甘諒哉是為序至正廿一
辛丑孟夏都陽周伯琦

伯





宋司馬文正公編次資治通鑑斷自
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其旨微矣考亭
朱夫子因通鑑爲文別以義例爲綱
目以正百王之大概自是千三百六
十二年理亂廢興之跡世儒所嘗論
議而不能無異者至是而後有以折
其衷此作者之事學者所宜世守而
勿失者也近世東陽金先生病劉氏
紀之不本於經而是非或果於聖

卷之
一
一

乃攬撫通鑑以前由威烈三上三
子唐堯者纂為前編出入經史百氏
而一以尚書為主其事著矣若夫鑿
古以下逮于禹辛述作之家類以為
世遠而難言然百家所記豈無近理
而可徵者乎五代而降宋三百季度
越漢唐而其止運有盛衰夏有消
長帝王之心禮樂刑政有得有失此
後之知所宜執也而為之論著者

也然非貫穿古今不足以涉羣籍之
涯非摭括宏要不足以綜萬事之統
非深造義理之微不足以識是非之
正此吾友陳君子經續編之作所以
為不苟也蓋子經之先大父祕監公
以宋遺老隱居四明山中嘗推宗綱
目著書以紀歷代之統其先君子教
授表章家學訓釋惟謹子經束髮受
正書即知先志所屬嘗申以為圖傳

諸同志且敷為筆記二百卷藏于家
矣今又上論盤古逮于可幸下據三
史會于有宋或近理而有微或損繁
以跋紘前乎唐堯者既有以補其未
備後乎五代者又有以嗣其方來比
事於通鑑較義於綱目斟酌前編而
不必拘同至於尊心統以定萬世之
大分別考乎夫子之特筆秘監府君
之遺意子經父子世守而勿敢失焉
者也其於纂之精取舍之審固非區
二謔聞者所能盡識然舉其一而其
餘者可以類見昔司馬遷論太史公
所次舊聞後世稱為良史子經此編
豈非師古人而明先志乎傳之學者
當與齊編並存然則序而歸之以俟
知者余固不得以苟讓為也至正十
八年三月甲子臨海陳基序

通鑑續編叙

甚矣史學之難也史之為體不有以
本乎經則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為
言不有以輔乎經則不足以為一代之制
故太史公之書其體本乎書司馬公
之書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
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
列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



詩外傳演詩邵子經世書演易六可
謂傑出矣然史遷之書其法言名論
散在書志與左氏相頡頏而經世之
學可以羽翼六經者則又非諸子之
敢公也宋寶祐進士秘監知台州陳
公子微晚居四明山中以史四字名著
歷代統紀傳於家孫孫授字子經始
推其志上敘盛古三皇五帝之既不以冠夫

曰馬氏之書之首下述遼金世宗之詳
繼司馬氏之書之後所以合史漢通
鑑以紀前編諸書為一家使觀者自
開闢以至宋末數千載之事一覽無
遺述史者未有若是之詳且盡者其
績可謂勞矣至正壬辰余居廣德始
識子經於蓬萊主人蕭條一室度不
暇北牖下書滿案字若蠅比以手親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十一
香子經佔畢其中率然膏以繼各汲汲乎若有求而無得也魯嗣二乎若有失而弗知所求也後余避兵齊魯與子經相失十年當辛丑之十月復會吳中而其書適成因得詳觀焉其凡以為宋自建隆至太平興國四年無異於五代故但以甲子書四年已後方繫以之統以比漢唐之定金數年宋統之下以比吳

魏之於蜀數簡之中大美泠然其紀年司馬氏之補遺也而不敢自謂之補遺書法蓋陽先生之綱目也而不敢自擬於綱目故題之曰通鑑續編其體蓋以本於春秋者因憶曩時

朝廷纂脩三史一時士論雖知宋為正統物議以宋勝國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言欲以遠為比

又金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為宗
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其言專其論力
朝廷之末之後而卒為三國立史正統卒
不能定至今大夫士雖以為憮然終未有
能持至當一定之論以驅天下百世之惑
者愚嘗竊謂李唐暮而朱梁興郭
周暮而趙宗立趙宗滅而
本朝混一則

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也

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則遼金與宋輕
重可見矣或曰

本朝繼趙宋之統矣宋承五代之統乎
曰宋慕公周慕漢代晉慕後唐後
唐滅梁慕唐斯時遼金角立北方天
下幅裂五代不得為統也或曰然則宋承
遼金之統乎曰遼乘梁暮而起於北

方不過保有燕雲金雖破遼克宗而建炎中興人心未厭遼金而不得為統也或曰然則宋繼何統乎曰宋繼唐統者也唐正統也唐以下遼金為北史五代為南史斯時為無統至宋太平興國四年滅漢之後天下混一斯時為有統而猶晉之後南北為無統至隋唐而為有統耳故唐之有遼猶晉之有元魏

也唐之有五代猶晉之有宋齊梁陳也唐之統中絕而至宋猶晉之統中絕而至隨唐也然則宋之統所謂躡五代軼遼金而躡漢唐者也子經之書自唐而後五代遼金皆為無統至太平興國四年而後有統蓋得其說矣是可以驅天下百世之感矣但恨子經不與史事於當時不得持此論於

朝而使三史有感於後也雖然子經
之書得與三史並行於世亦可謂無
愧於心矣書廿四卷監古至高辛為
一卷契丹建國之始合五代為一卷
宋為二十二卷齊郡張紳為之叙至西
廿二年歲次壬寅二月既望紫雲桂堂書



余讀歷代史輯事之大者為筆記百卷或見
之曰子之志勤矣然周威烈王而下至于宋興
其取舍之審有逾于司馬公資治通鑑者乎況
朱子綱目筆削之慎耶沂而至于唐堯則金
先生前編方為世所重子書無乃複乎余曰吾
備吾緒閱而已豈覲与諸書並傳哉雖然
監古至高辛傳疑之言近理有微者不可
不知也契丹曰俗慕華其國所志者不可不

存也宋三百季之治亂興止新史錄而寬
要觀者思約而未得也吾不易舊文直書見
義彷彿通鑑而規模綱目述近理而刪錄辭
使志學之士開卷而上下數千年之事得以
槩見可乎曰此則是也乃取筆記盟古至高
辛為通鑑世編一卷唐兵復至周亡遼夏
初事為通鑑外編一卷宋有國至歸于
大元為通鑑新編廿二卷摠之為廿四卷合

名曰通鑑續編惟其不敢取前編綱目之書
以入其中故於世編之末則舉歷代有國之
先後以見意焉其謂之續者取連續之義
耳若曰續先儒之筆竊褒貶之旨則非
知我者矣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夏六月甲子
四明陳桎題

續編序

前無作者非聖賢不能造其端後無作者非君子不能述其事則夫法聖賢之業述君子之志固學者事也管者聖人曰魯史以作春秋以為百王之大經子朱子上法乎春秋下取乎左氏曰溫公之通鑑以為綱目可謂善述聖人之事矣然世變無窮聖賢不作綱目之書止於五代而宋之統紀無所徵焉是故李



燾之長編可以繼溫公之志而其體非
筆削之文陳均之舉要可以述朱子之
事而其文非著作之體有志於斯文者
不能無所感矣四明陳君子經曰三史
之成書取法乎綱目起宋迄

元類為續編凡若干卷槩用宋紀之凡
參取遼金之要若乃太平興國之混一
本之紫陽語錄之微言建炎紹興之大
書法乎晉元中興之特筆上而建隆之

分注有以見統之難得於其始下之祥
興之紀年有以見統之不忍絕於終書
李重進以謀反而君臣之分明書劾里
鉢之世襲而夷夏之禍坑至於尊先聖
而書孔宜之官重道統而書周程之卒
雖回文立義繁簡不同然紀事實書大
旨略備後有作者未有能舍是以為書
也烏虜溫公之為通鑑各有分局然猶
歷十九年而後成朱子之為綱目因其

成書亦必更厲衆手而始就今子經以一人之心力而兼二公之難為其用功亦勤矣溫公嘗言吾通鑑成唯王勝之讀一過餘人未半卷即已倦睡漸於是編上已數過尚未能窺子經之闡奧然則不知子經之用功者其可易而觀之者哉子經以漸嘗獲窺其槩也屬漸為序回述其得於是編者以復之其未知者則願從子經而卒業焉友生姜漸序

通鑑續編目錄

卷第一

盤古氏至高辛氏

卷第二

契丹在唐及五代事

卷第三

庚申宋太祖建隆元年至戊寅宋太宗太平興國三

元一十九年

卷第四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至至道三年丁酉

九一十九年

卷第五

宋真宗咸平元年戊戌至乾興元年壬戌

九二十五年

卷第六

宋仁宗天聖三年癸亥至慶曆三年癸未

九二十一年

卷第七

宋仁宗慶曆四年甲申至英宗治平四年丁未

九二十四年

卷第八

宋神宗熙寧元年戊申至熙寧四年辛亥

九四年

卷第九

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至元豐八年乙丑

九十四年

卷第十

宋拓宗元祐元年丙寅至元符三年庚辰
元十五年

卷第十一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至政和四年甲午
元十四年

卷第十二

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至宣和七年乙巳
元十一年

卷第十三

宋欽宗靖康元年丙午至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元二年

卷第十四

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至建炎四年庚戌
元三年

卷第十五

宋高宗紹興元年辛亥至紹興七年丁巳
元七年

卷第十六

宋高宗紹興八年戊午至

紹興十三年癸亥

九六年

卷第十七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至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九十九年

卷第十八

宋孝宗隆興元年癸未至光宗紹熙五年甲寅

九十二年

卷第十九

宋寧宗慶元元年乙卯至嘉定三年庚午

九十六年

卷第二十

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至嘉定十七年甲申

九十四年

卷第二十一

宋理宗寶慶元年乙酉至紹定六年癸巳

九九年

卷第二十二

宋理宗端平元年 甲午至 寶祐元年 癸丑

九十二年

卷第二十三

宋理宗寶祐二年 甲寅至 景定五年 甲子

九十一年

卷第二十四

宋度宗咸淳元年 乙丑至 帝昀祥興二年 己卯

九十年

通鑑續編目錄終

三例

大書以便覽非續編者不錄其詳註以載事無變乎舊文
國之興亡世之治亂帝王相言政之得失后妃世子
立廢之原本補臣用舍賢不肖處土地分并國度因革
災祥之驗於事者既議之於於時者則書不然則否
盤古至高辛以世紀遠不可言也
契丹阿保機事備于唐宋太祖事備于周志其得國
之故也

契丹建國而繫于梁唐晉漢周尊華夏也

宋建隆至太平興國三年係丁甲子志其無異五代也

宋太平興國四年以後繫之統志其同於漢唐也

遼年繫于宋統之下尊無二上也其帝稱主外之也

夏稱帝則書與遼同咸夷也

遼年志夏改元乃書大小之別也

金承遼故例同也

宋渡江而猶較變統同于毛不粵也

滅金夏有中國而反繫于木明天命之未絕也

帝王國鎮志其初備事也

通鑑續編卷第一

陳世

盤古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盤古猶

磐固也渾敦未昭晰之謂也皇王大紀曰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為三才首君於是混

茫開矣

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十干曰

闕逢旃蒙赤奮若攝提格單闕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涿

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闕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涿

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

人皇氏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是曰泰皇相厥山川分爲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物

宋建隆至太平興國三年係丁甲子志其無異五代也

宋太平興國四年以後繫之統志其同於漢唐也

遼年繫于宋統之下尊無二上也其帝稱主外之也

夏稱帝則書與遼同咸夷也

遼年志夏改元乃書大小之別也

金承遼故例同也

宋渡江而猶較變統同于毛不粵也

滅金夏有中國而反繫于木明天命之未絕也

帝王國鎮志其初備事也

通鑑續編卷第一

陳世

盤古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盤古猶

磐固也渾敦未昭晰之謂也皇王大紀曰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為三才首君於是混

茫開矣

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十干曰

闕逢旃蒙赤奮若攝提格單闕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涿

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闕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涿

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

人皇氏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是曰泰皇相厥山川分爲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物

群生淳風。勿墾。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亦號九皇氏。

附十紀說

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人爲一頭。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豈。繼人皇。御世者也。方是時也。世垂巢穴。日月貞明。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而居焉。四曰合雉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而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雉氏。以治六曰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既訖紀。自人皇氏至叙命氏。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有世次。可紀禪通。則終于炎帝。既訖。則始于黃帝。以迄于周。言雖繁。而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人靈於萬物。而氣稟不齊。其才德出類者。則爲衆所宗。此君道之始也。蓋雖尚然。况于人哉。以盤古之先。爲無君耶。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爲有君耶。吾不得而泯也。慎

其世而著。其號舍其怪。而存其常。可也。故謹列循蜚紀。以下附諸人皇氏之末。備考覽焉。

循蜚紀

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人循其化。速若蜚也。有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鍾靈氏。出於

汾。臍。握。大。象。持。化。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居。無。恒。處。而。跡。躔。于。蜀。○句。彊。氏。○謙。明。氏。○涿。光。氏。○鈞。陣。氏。○黃。神。氏。○桓。神。氏。○犁。靈。氏。○大。魏。氏。○鬼。驪。氏。○命。茲。氏。○秦。逢。氏。○冉。相。氏。○蓋。盈。氏。○大。敦。氏。○靈。陽。氏。○巫。常。氏。○泰。壹。氏。是。爲。皇。人。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范。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標。法。攬。而。長。存。者。○空。桑。氏。○神。民。氏。又。曰。神。皇。蓋。世。神。民。異。業。精。氣。通。行。者。○猗。帝。氏。○次。民。氏。次。民。之。世。穴。處。終。矣。

因提紀

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有號。有世。凡十三氏。○辰。放。氏。古。初。之。人。

并。服。故。體。辰。放。氏。作。教。民。擇。木。茹。皮。以。禦。風。霜。緇。髮。聞。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民。傳。四。世。

蜀山氏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葢叢柏獲魚亮
 三君各數百歲同號蜀山葢叢居瞿上魚亮治導江
 運蒲澤俾明時人氓惟結左言不知文字事莫克傳
 最後望帝杜宇云○廋傀氏傳六世○渾沌氏傳七
 世○東戶氏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
 美好垂精拱默而九象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
 竹木遂長道上頽行而不捨遺耕者餘饒宿之隴首
 其歌繁而無謠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
 七世○皇覃氏又曰離光氏春秋命歷序曰皇覃氏
 之世也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害乎無假是故死
 生同此而不可相凌傳七世○啓統氏傳三世○言
 夷氏傳四世○几遽氏亢倉子曰几遽氏之在天下
 也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
 惟知母不知父鷄居殼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
 則類麋及其死也棄異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
 天下蓋不足治也○侏韋氏傳四世○有巢氏太古
 之民穴居野處博生咀華與物相友無有疥傷之心
 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槩不足

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
 號曰有巢人之民傳二世○燧人氏自有巢氏教民
 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有聖人作觀星辰而察五行
 知空有大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
 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為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
 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治矣
 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為
 日中之帝與交易之途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
 四佐焉曰明由必育成博墮自傳四世○庸成氏羣
 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徽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
 冊府也
 傳八世

禪通紀 禪通者通于封禪之君也○史皇氏倉帝名

玄扈洛水之泐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
 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
 掌指而初文字文字成天為雨粟鬼為夜哭居陽武
 而葬利鄉○柏皇氏○中央氏○大庭氏○栗陸氏

○昆連氏○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蓬而制乘車橫木為軒直木為轅故號軒轅氏○赫胥氏○葛天氏○尊禮氏○祝融氏又曰祝誦氏是時天下洽和萬物咸若祝融聽弇州之鳴鳥以為樂歌諧神明而和人聲以火施化亦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號都于鄧葬衡山之陽○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炎帝神農氏○無懷氏○太昊伏犧氏○有巢氏○女皇氏○炎帝神農氏○按禪通紀凡十九氏其軒轅祝融或當在太昊前餘合繫太昊之後也

疏乞紀既以知遠乞則自黃帝以訖于周

○三皇

太昊伏犧氏

太昊之母居動虹且遠之

繼天帝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以木德作都于陳○教民佃漁畜牧以

充庖厨

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父而不知其母故曰伏犧氏衣皮茹毛飲血而衣皮茹毛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以澹民用故曰伏犧氏

畫八卦造書契

大昊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中觀萬物之宜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為卦六十四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作甲歷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制嫁娶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是紀而方不惑

以龍紀官

太昊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始而民始不瀆

為龍氏造書契昊英為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為居龍氏治星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

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為青龍
 氏又曰蒼龍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
 氏中官為黃龍氏於是上工為上相柏皇為下相朱襄吳
 英常居左右葉陸居北輔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
 康居下分理字造琴瑟太昊作荒樂歌扶徠諫罔罟以鎮
 內而改化大治造琴瑟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斷桐為琴編
 絲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誰徽以通神明之既以合天
 人之和絀彘為三十六絃之瑟以備身理性反其天真而
 樂音自在位百十五年崩傳十五氏母生而神靈佐太
 昊正昏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為神媒太昊沒共工氏作亂
 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卒滅
 共工氏而誅之以治天下都于中皇之山是為女皇命臣
 隨作笙簧以通殊風燧陵制都良筦以一天下之音用五
 十絃之瑟於澤丘以郊天侑神聽之極悲乃破為二十五
 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治百三十載而沒○柏皇氏之在
 世也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居于皇人之山○中央氏亦曰
 中皇氏○大庭氏之膺籙也三辰曾輝五鳳異色都于曲

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亦曰朱須氏○栗陸氏之為政教
 復自禹民始其臣東聖子諱而被殺天下益貳栗陸
 遂亡○驟陸氏亦曰昆連氏○渾沌氏○赫胥氏之為治
 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
 腹而游含哺而嬉書動夕息渴飲飢食莫知作善而作惡
 也○尊虛氏之立政也官天地商萬物革天下之故而世
 用寧治居強臺之陽○吳英氏之居位也人民少而草木
 鳥獸繁蓋衣新之代也又曰子黃○有巢氏昔在上古人
 多禽獸之難聖人教之巢居人獲安焉及其久也木處而
 顛有聖人教之編樵而廬緇者而扉垣塗茨以違其禍
 以其革有巢氏之化故亦號有巢氏是曰古皇蓋學廬之始
 也○朱襄氏之時恒風振蕩果木不實朱襄命士達作五
 絃之瑟以來陰氣定羣生而天下治又曰子襄○葛天氏
 之世不言而信不化而行湯湯乎無能名之俗以熙熙其
 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
 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曰擊六曰騶天常六曰達帝切七曰
 依地德八曰騶萬物九曰是謂廣樂○陰康氏之時水瀆
 不流陰凝而易開人蒸于內腠理端著而多重髓陰康思

所以利其關節乃制舞焉治于華原。無懷氏之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無懷氏之民。世傳伏羲氏之後凡十五氏為天子而後神農氏作今按易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則相傳者不足信矣况太昊命官而十五氏多覆焉則是皆佐伏羲一方以理臣明矣豈當其時各君其國耶**共工氏**太昊之沒共工身未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竊保冀方自謂水德乃以害紀官師虞于湛樂淫佚其身欲壅防百川陳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共工氏遂亡

炎帝神農氏少典氏之君娶于有嬌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百有年育于姜水故以姜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於烈山又號曰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維國耆合而稱之故又號曰伊

者**都陳遷茅草**。初藝五穀嘗百草。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

耕稼炎帝則天時與地宜木為樞樞木為杗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也與焉疾未病藥石炎帝如味草木之滋察其性而化之遊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

水泉甘苦令人飲之遊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力而無天札之患天下官之故號曰**始為日中之市**

威厲而不親法者而不煩始列壘于國口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以火紀官**因火德王故以火紀官為

易而退各得其所**在位百四十年崩于長沙茶鄉**為比火中官為中火冬官**崩于長沙茶鄉**

炎帝益修厥德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於是南面至交北至幽都東至暘谷**傳八帝至榆罔而亡**神農氏承在位六十年承生帝明在位四十九年明生帝宜又曰

帝直在位四十五年。生帝來亦曰：帝克在位四十八年。來生帝，又曰：帝居在位四十三年。生帝，克在位四十八年。及戰，而莖克，皆不在，帝位。於是諸侯，携貳其臣。崇尤作。歸之，遂居。于涿鹿。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輔實慈聖德。諸侯。農氏，遂之。曰：炎。炎有子曰：慶。甲戌，云嘗，調炎帝，播種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為國。有子曰：慶。甲戌，云嘗，調炎帝，播種五穀。後世。器生，祀以，為國。有子曰：慶。甲戌，云嘗，調炎帝，播種五穀。後世。后土，能于，九。有子曰：慶。甲戌，云嘗，調炎帝，播種五穀。後世。句，能生，有子曰：慶。甲戌，云嘗，調炎帝，播種五穀。後世。于，為，舜，四。炎，其後，高，周，曰：於，齊。

黃帝有能民
 初神農氏，少典氏，為諸侯。帝榆門。而育身，主帝于軒，隸之丘，因名軒，隸姓。公孫軒，隸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尚，齊長，而敏，敏成，而聰明。國于有熊，故。淵有熊氏，其于，及炎帝戰于阪泉。神農氏衰，諸侯相征。水故，又以，姬，為，遂。

於是軒，隸，習，用，于，後，以，征，不，專，諸，侯，咸，來，賓，從，輸，問，欲，侵。陵，諸，侯，諸，侯，益，級，之，軒，不，修，德，振，兵，治，五，氣，赫，五，維，搯，萬。民，度，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誅，蚩，尤，于，涿，鹿。蚩，尤，炎，帝，之，子，也。好，兵，喜，亂，生，力，戰，大，勢，以，暴，虐，于，天，下。熈，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門，不，能，制，之，命，居，少，顛，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惡，出，羊，水，登，九，澤，以，攻，炎，帝，于，涿，鹿。炎，帝，遜。居，涿，鹿，軒，隸，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隸，乃，指，南，車，以，示，四，方，遂，諸，侯，尊，黃。擒，蚩，尤，戮，于，中，冀，因，名，其，地，曰：涿，鹿。之，野。

帝代神農氏以治天下
 軒，隸，自，涿，鹿，還，諸，侯，咸，尊，為，天，子。號，曰：以，雲，紀，官。帝，初，受，命，道，有，雲，瑞，二，六，相，帝，舉，風，后，刀。黃，帝，以，雲，紀，官，乃，以，雲，名，官，為，雲，師。工，六，相，帝，舉，風，后，刀。先，大，鴻，以，治，民，劉，恕，外，紀，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為，雷，時，大，常，察，乎，地，利，故，為，稟，者，奢。龍，辨，乎，東，方，故，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為，司，徒。立，占，天。大，封，辨，乎，西，方，故，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為，季。

之官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五五官以叙五事

命鬼史蕙占星闕竟換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

有星官之書命義和占命大撓作甲子帝命大撓探五行

日尚儀占月率區占風命大撓作甲子帝命大撓探五行

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

音容成作蓋天及調歷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

史蓋天其可敬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

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三十

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太

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錄以作調

歷故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

而獲神策得寶鼎龜使開於鬼容蓋對曰是謂得天之紀

以置閏配下子而設節於是時惠而辰從命隸首作數

帝命隸首定數以率其蒸要其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會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會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會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會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命鬼史蕙占星闕竟換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

命大撓作甲子帝命大撓探五行

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

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

史蓋天其可敬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

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三十

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太

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錄以作調

歷故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

而獲神策得寶鼎龜使開於鬼容蓋對曰是謂得天之紀

以置閏配下子而設節於是時惠而辰從命隸首作數

帝命隸首定數以率其蒸要其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會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會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會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會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會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會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命伶倫造律帝命伶倫自

之官

命

有星官

命

音

史

天

七百

不及

歷

而獲

以置

帝命

會

會

會

會

會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作貨幣帝范金為貨制金刀五幣設九棘之作內經以

攻之於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牙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

元妃西陵氏教民蠶西陵氏之女嫫祖為帝元妃始教民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

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

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葦粥合符蓋山而邑于涿

里之國命區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以

井井開四道分八宅井一為騰降三為朋朋三為里里

五為邑送土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

巢于閣麒麟遊于園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

蟲棘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

水火財物田是民不習焉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

見利不妄持爵爽之人罔不來享有莘生于庭倭人入則指

鳥不妄持爵爽之人罔不來享有莘生于庭倭人入則指

阿閣麒麟遊于苑圃焉在位百年崩于荆山之陽

鑄三鼎於荆山之陽八月既望鼎成崩焉年百十有一歲

臣歲時帝子二十有五人帝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嫫祖生

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形魚氏之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

嘉夫

十七年而崩葬于雍有子曰白民曰嘻嘻生季格格生帝
姓曰民鋪姓降居于夷其別子為防風氏。又曰帝濤氏
有別子曰緡雲氏不才子曰混沌緡雲氏娶土敬氏之女
曰炎融冥生羅梵梵之崇山驩生三苗堯窳之三危
三苗氏有弟曰豷豷。又曰
蒼生始均為北狄之初

五帝

少昊金天氏

名摯姓己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嫫祖感天
星如虹下臨華嶽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

居江平邑于窮原故號窮原氏國于青陽因號青陽氏以
金德王天下遂以金天氏號之太昊之法故曰少昊。或

云黃帝之子清是為青陽氏娶于都于曲阜。以鳥紀官
類氏之。曰皇娥生擊于河之湄。都于曲阜。以鳥紀官

少昊之立也。以鳥紀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
氏司分者也。伯翳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

司閉者也。鳴氏司徒也。鴈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
爽鳩氏司寇也。鸛鳩氏同事也。五鳴鳩民者也。五雉為九

工正利器。正度量。夷民者也。作大淵之樂。諸福之物畢

至。愛書。繫。正。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在位八十四

年崩。倍。倍。葬。于。雲。陽。後。世。又。曰。雲。陽。氏。帝。元。妃。生

星。封。于。尹。城。有。子。曰。昧。為。玄。冥。即。于。高。陽。之。世

少昊別子四人曰重該脩熙其不才子曰窮奇

顯王高陽氏。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

于。其。水。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

政。國。高。陽。故。號。高。陽。氏。或。云。昌。意。娶。昌。僕。生。乾。荒。乾

荒。娶。于。母。家。曰。都。于。帝。丘。命。五。官。始。為。民。師。而。命。以。民
事。以。少。昊。之。四。子。重。該。脩。熙。寔。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為。木
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
以。炎。帝。之。子。句。龍。為。土。正。而。帝。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之。孫。為。火。正。曰。祝。融。是。謂。五。官。

地以屬神民

古者民神異業是以禍災不至而求用不匱

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嘉生不祥無物以享禍災荐

司也以屬民使復舊常以斗杓建寅之月為歷元帝作歷

始泮贊始發難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

鳥獸萬物莫不應和作承雲之樂音命飛龍氏會八風之

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其羣侯名曰承雲在位七十八

年崩帝靜淵以有謀疏過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

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嶺木動靜之物大

師屠氏之女生駘明舒曠散構載大臨死降庭堅仲容

以達又娶滕瀆氏之女生卷章庶子曰窮蟬其不才子曰

○卷章庶子曰女駘生及四黎與回代為惠連曰德公曰會

世吳曰曰季連樊封于昆吾錢鏗封于彭是為彭祖其

孫元括封于章是為豕韋昆吾不韋是為之世代為侯伯

季連莘姓其後為齊國于虞非顯帝之裔也○顯帝之裔曰女媧生大華大

業之妻曰女華生大費是為伯益依禹治水有功舜賜姓

曰大鷹其後為秦為趙帝與高辛氏名爰姓姬祖曰少昊父曰蟠極生而神靈年

賜氏為天子以其肇都于亳作九招之樂帝命咸黑與

招九在位七十年崩帝普施利物不其其身聰以知遠明

意而信備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
利海之歷日月而迎送之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
德巍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滿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
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年百五歲而崩葬頌立帝元妃有
郇氏女曰姜嫄生棄為舜司徒其後為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
曰德狄生契為周司徒其後為周次妃有娥氏女
生堯是為陶唐氏四妃嫫母氏女曰常儀生摯庶子曰伯
奮仲堪叔獻季仲伯亮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壹宣慈惠
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子摯即天子位九年而廢摯嗣立
其不才子曰實沈關伯子摯即天子位九年而廢摯嗣立
荒淫無度不備善政居九年
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

帝堯陶唐氏 見前編及筆記

三代

夏 滅商 周 滅夏 周 滅商

已上見前編及綱目并筆記

秦 滅周

兩漢

西漢 滅秦 東漢

三國

後漢 魏 滅後漢 吳

兩晉

西晉 篡魏 東晉

南北朝

○宋篡東晉○齊篡宋○梁篡齊○陳篡梁 已上南朝

○元魏○東魏○西魏○北周篡西魏○北齊篡東魏 已上北朝

隋篡北周

唐篡隋

○五代

○梁篡唐○唐滅梁○晉篡唐○漢代晉○周篡漢

已上見綱目并筆記

通鑑續編卷第一



通鑑續編卷第二

唐昭宗皇帝天復元年劫丹痕德董可汗以耶律保機

為夷離董

初炎帝之裔曰葛烏兔世雄朔漢號東胡匈奴冒頓單于襲破之餘眾保鮮卑山魏青龍中幽

州刺史王雄殺其酋比能眾散徙潢水至酋莫那遷于遼西九傳而為慕容晃所破分其眾為三曰宇文曰庫莫

曰契丹元魏初眾捕滋蔓而契丹酋奇首居潢河土河之間有子八人各自為部高句驪柔然謀擊之大酋莫弗質

勿于懼率部落三千乘請附于魏因居白狼水東唐初大酋號大賀氏有勝兵八萬貞觀中太宗代高麗首領窟哥

來朝詔分其地為十州以其部長為刺史拜窟哥為松漠都督賜姓李氏統領其眾窟哥死其孫盡忠武后遣師

二十萬連年乃克餘眾附于突厥開元中盡忠從弟失活請降詔復以為都督失活傳沙固為衙官可突干所

殺弟鬱于嗣鬱于死弟出于嗣可突干復逐之弟人共立出子之弟邵固可突干殺邵固而立屈列以附于突厥



州刺史張守珪討殺可突于詔封其別部長過折而立迪平
王以統大軍可汗改號通輦氏雅里自為迭刺部為雅里
組里為政始立制度設官分地刻木為契穴地為平為雅里
以本為政首之世後居潢河濱號審吉氏及易氏因譯其
者與之哥地世里為耶律而姓之天寶四年詔賜姓其
始李懷秀仍為松漠都督懷秀叛詔更封別部長朝貢
曰恭仁王以代懷秀楷落自稱契丹王會安祿山反朝貢
為絕其鼓以主號令然其所稱耶律可汗屈成巴刺可汗
人建旗類鼓以主號令然其所稱耶律可汗屈成巴刺可汗
習爾之類不知何部大人也是年習爾死其族人欽德立
是為痕德董可汗痕德董之世諸部多微而其族人欽德立
里以後世為通輦氏夷窩董其國政雅里子曰毗鄰強
以里思生薩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
以般思生薩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
以兵于思生薩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
以織于思生薩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生撒刺德

戊壬

初為撻馬狝沙里猶中國邊從官也數立功國人服之號
為阿生沙里至是殺大迭烈府夷窩董得專用兵遂大破
室韋于厥及奚諸國夷窩董掌
部族軍民之政猶中國使相也
二年秋七月契丹阿保機寇河東代北陷九郡九月城龍

化州萬五千九月城其始祖奇首故地潢河之南古漢安

平縣為龍化州以龜所俘契丹作西樓于世沒里契丹之

中國之民始建開教寺契丹作西樓于世沒里契丹之

野火靡有定所阿保機始於遼右八部

三年秋九月契丹阿保機寇河東陷懷遠軍阿保機攻女

戶三百九月寇河東陷懷遠十月東掠薊北而去先是撒
刺的俘奚七千戶徙鎮樂之清河至是創為奚迭刺部分
縣冬十月契丹以阿保機為于越總知國事遂作東樓

亥癸

三年秋九月契丹阿保機寇河東陷懷遠軍阿保機攻女

于龍化州供機越契丹至貴之職非有本切德者不殺阿

天祐元年秋九月契丹阿保機侵室韋盧龍節度使劉

仁恭遣師救之敗績阿保機攻黑車子室韋劉仁恭使養

執阿保機乘勝大破室韋

昭宣帝天祐二年秋八月晉王李克用遣使如契丹九月

契丹阿保機會晉王于雲中李克用遣使如契丹九月

萬會克用于雲中約為兄弟實其離克用因與會師進擊

劉仁恭拔數所盡徙其民復期共擊朱全忠阿保機詐之

已而或勸克用乘間向阿保機會克用不許曰隣敵未

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既去聞之乃背盟更

附朱全忠克用由是怨之

三年春二月朱全忠遣使如契丹。冬十一月契丹阿保

機侵奚雷女真諸部降之。十二月契丹痕德堇可汗欽

德死

丁卯梁太祖朱晃開平元年。契丹大春正月契丹耶律

阿保機稱帝更名億痕德堇可汗既死其眾請阿保機為

可失也阿保機乃命設壇于如迂王集會燭熾告天即

皇帝位北宰相蕭轄判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其下上尊

號曰天皇帝后述律氏曰地皇后阿二月契丹侵黑車子

室韋降之。夏四月梁王朱全忠稱皇帝于汴州更名晃

廢唐帝為濟陰王

戊辰

梁明平二年凡六國五鎮

冬十月契丹作明王樓

樓在世波里與西樓相近

己巳

梁開平三年凡六國五鎮

春二月梁使郎公遠如契丹。三月契

丹舍利素會滄洲劉守文之師伐幽州敗劉守光于北

淖口

幽州節度使劉守文守光也。契丹討之互有勝負。守文乞師于

契丹。契丹主使舍利素以兵會焉。次于北淖口。守光軍于

口契丹以韓知古為左僕射

知古。幽州人。有識量。年

所虜以。勝。為。收。之。未。得。省。候。快。挺。身。逃。去。為。人。庸。保。以

自給會其子匡嗣以善醫得幸于契丹主。因間言之。契丹

主召與語。賞其才命參謀。信任日篤。至是拜左僕射。總知

漢人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時儀法疏闊。知古參酌國俗。與

碑龍化州大廟寺以知契丹主之功。德契丹以蕭敵魯

為北府宰相

自是后族世為此職

庚午

梁開平四年凡六國五鎮

夏四月梁夏州亂殺節度使李彝昌

以其族父仁福代之

切拓跋赤辭以部落歸唐太宗賜姓

州者號平夏部黃鸞之亂夏州偏將拓跋思徽以功復賜

國姓拜定難軍節度使有夏銀綬宥靜五州世雜其職至

辛未

梁乾化元年凡六國五鎮

春正月契丹侵奚雲蓋取其地

奚雲蓋奚平之於是盡取奚雲蓋之地東

所向輒克遂分兵攻東奚亦平之於是盡取奚雲蓋之地東

次海河南暨白檀西踰樓漢北抵潢水凡五部。入版籍。遂

勤石焉。夏五月契丹主之弟刺葛等謀亂盟而釋之。契丹

第五人曰刺葛曰迭刺哥曰寅底石曰安端曰蘇刺葛性

愚險好亂與諸弟謀反安端妻粘睦始以事聞契丹主不

忍加誅乃諸弟登山刑

壬申

凡六國五年

冬十月契丹主之弟刺葛等復謀亂釋

不治

阿魯山諸弟以兵阻其歸路契丹主乃高趨赤水河

謝罪命釋之

癸酉

凡六國五年

春三月契丹主之弟刺葛等反誅

其黨而釋之

三月契丹主次蘆水迭刺哥圖為奚王與安

拘之而分其部謀請軍刺葛率眾至乙室董淀具天子旗

鼓將自立命弭姑乃懷里陽言契丹主兵且至眾遂驚潰

掠居民北走契丹主以兵追之刺葛實底石引眾徑逼行

帳焚輜重塵幕所兵大殺連律后急遣爾古魯救之僅得

天子旗鼓而已其黨神速姑復劫西樓楚明王樓契丹主

至土河命球馬休其諸將請急追之契丹主曰俟其遠遁

人各懷土懷上既切其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必矣四月

追刺葛反于潢只河盡獲其輜重生口遂進擊之刺葛逆

戰而敗焚其車重燼燼而去遇契丹主所伏兵復大敗乃

遺其所奪神帳於路而奔五斤至榆河真涅里家阿鉢被

獲實底石自到不殊契丹主選時大軍又在道輜重不相

備士交養馬駒採野菜以為食孽畜道斃者什七八物價

十倍器物資皆棄於楚里河狼籍數百里因更刺葛名
暴里涅里家接崖而死有司鞠獄逆黨凡三百人契丹主
曰人命至重或歌或舞或戲射角觝各極其意明日乃以
使為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戲射角觝各極其意明日乃以
輕重論刑契丹主猶不忍實諸氣於法杖刺其過刺哥而
輕之謂寅底石安端性庸弱為刺葛所脅而然皆赦不治
曰謂左右曰謀逆若止朕躬也河容皆徒之開國以來
殘害忠良剝掠財產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之開國以來
未嘗有也示戒冬十一月契丹初議朝政定禮儀
其黨何以示戒冬十一月契丹初議朝政定禮儀
甲戌凡六國五年

乙亥梁貞明元年鎮冬十月吳越遣使如契丹。高麗遣使

如契丹

丙子梁貞明二年春二月契丹大赦遣元契丹主在龍

夷高麗耶律曷魯等皇太后大赦建元神冊律明律后名

述律后曰應天大明皇太后大赦建元神冊律明律后名

平小字月理朵其先皇人世居契丹行兵御衆多預謀策有

梅里后簡重果其有雄略契丹主行兵御衆多預謀策有

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時晉王李

事后云契丹初因突厥稱后曰可敦謂之賊俚塞尊稱

曰得幹廢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契丹之后族多乙室

氏拔里氏契丹主慕莫高祖命耶律兼稱劉氏后弟敵魯

既為北府宰相遂自比蕭相國古是與乙室拔里兼稱蕭

氏三月契丹主立其子倍為太子倍小字夏四月晉幽州

節度使盧國用降于契丹。秋七月契丹主侵突厥吐渾

党項小蕃沙陀諸部悉降之得其酋長及戶萬五千六百

貨馳馬牛羊銀算八月契丹陷晉朔州李嗣本冬十月契丹陷

晉蔚武媯儒州遂盡有代北之地契丹既陷朔州乘勝而

斬首萬五千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改武并為

十二月契丹取晉山北八軍初幽州北七百二有渝關下

有道道狹處縱數里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置八防禦

軍募土兵守之口租皆供軍食歲徵緡續以衣常早獲

清野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

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困力戰有功則賜勳

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備

邊備八軍遂為契丹所有渝關之險反為敵利契丹每擄

救於營平之間德威又思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矣
王揚行密嘗遣契丹主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述律后晒之曰
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
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勿輕
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

丁丑梁貞明三年春二月晉新州防禦使李存矩為其下

所殺裨將盧文進奔契丹存矩晉王之弟也言王使募山

部送之盧文進為裨將行者皆倖遠役至和溝關小校宮
彥璋與士在謀遂殺存矩文進率其麾下以奔契丹焉

三月契丹圍晉幽州夏四月晉李嗣源會師救之秋八月

契丹敗走盧文進守之三月進文節度使德威

合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之契丹主自率衆三十萬赴焉
戰于新州東斬首三萬德威奔還幽州契丹乘勝圍之德

威告急于晉王晉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
勿救恐失之謀于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闢寶勸王救之

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
何憂哉存審竄以敵無輜重勢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

之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
待勇之哀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治

兵曰月命嗣源先進寶以鎮定兵繼後幽州受圍日久德
威力守契丹主見城中有氣如煙火狀曰未可下也會大

暑霖潦乃先歸留于越魯魯守之城中危困日甚嗣源等
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虜吾多步若

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
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地吾不戰自

潰失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若屯道遇虜則據險拒之
遂踰嶺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先鋒距幽州

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
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嘗揚鞭胡語謂曰汝無

故犯我疆場吾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
躍馬奮搃三八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

二

兵始得出入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塞
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
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以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
嬴兵良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趨後陣起乘
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遂入幽州契丹刺葛出奔晉幽州

戊寅梁貞明四年春二月達旦遣使奉貢于契丹契丹

城臨潢以為都契丹既作西樓復於漢西安平之地取天

識之謂之龍宮至是命禮部尚書康默記城之為皇都其地沃壤負山抱海宜耕植便畜牧夏五月契

丹主作孔子廟親謁之契丹主問左右曰受命之君當事

先皆以佛對契丹主曰佛非中國教太子倍曰孔子大聖

萬世所尊契丹主大悅即命建孔子廟及佛寺道觀既成

契丹主親謁孔子廟秋七月契丹于越耶律昌魯卒

其店及太子分謁寺觀

已卯梁貞明五年春二月契丹城遼陽以漢臣八勳海戶實

庚辰梁貞明六年春正月契丹始製大字九月以字成秋九

月契丹使天德節度使宋瑋降之

辛巳梁龍德二年春正月契丹主以其弟蘇訶南府宰相

自是宗室夏五月契丹定班爵法律契丹主命繪前代

直臣像為招諫圖冬十月晉王郁以契丹平定州十二

月晉王救之契丹貝走晉義武節度使王勣右以養子都

晉王討成德叛將張文禮勣直以鎮定唇齒恐鎮亡而定
孤乃潛遣郁貽契丹犯塞以緩鎮州之圍郁遂遣直求
為嗣處直許之郁即率所部朝于契丹契丹主時次居庸
關分兵略檀順安遠三河良鄉望都滿城遂城等十餘

城其民徙于境內因呼郁為子遷其衆于潢水之南而
令其太子倍與郁率兵趣定州略地義武軍府怨虞直召
契丹主都亦慮郁奪其處乃同幽處直而盡殺其子孫心
腹以狀白于晉王晉王即以都代更直處直憂憤而卒十
二月契丹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遂圍
破其郭刺史李嗣朝以城降契丹進攻定州下
晉晉王帥兵五千救之至新城半出蔡林契丹
分軍逐之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趨之遇契
五千騎爲其所圍力戰數合不能出李嗣朝
赴秃殺少却晉王乃得出圍縱兵奮擊契丹大
易州會大雪無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
其後見契丹宿之所布稟於地回環方正皆
去無一技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
晉王至幽州使騎二百隨契丹而北戒曰虜出
侍勇進擊悉殺所擒初王郁說契丹主曰鎮州
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爲晉
述律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衆不可勝窮
師遠出以難負俄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
敵我有危

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
及敗契丹主繫怒以歸

壬午梁龍德二年夏四月契丹陷晉薊州。晉師圍鎮

州張文禮求救于契丹契丹遣烈救之晉李嗣昭敗死。

冬十一月契丹彝骨侵剌北堯骨契丹主第二子也至是

祭未唐莊宗李存勳同光元年春正月契丹堯骨陷晉平

州二月契丹以盧國用爲盧龍節度使堯骨平州獲刺

丹主知平州以州爲盧龍軍統盧國用節度使守之國用

即盧文進也自是晉幽薊之境歲被殺掠吏民殘弊不能

自生夏四月晉王李存勳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契

丹堯骨侵晉鎮州陷曲陽。冬十月唐主滅梁

申唐同光二年夏六月契丹主侵吐渾党項阻上等部

契丹主大舉伐吐渾党項阻上等部太子倍居守堯骨從

行七月曷刺等擊素昆那山東部族破之八月契丹主至

烏孤山以鵝祭天遂次古筆于國登阿里典壓得斯山以

應撫祭天九月次古回鵠城勒石紀功因拜于蹕林遣

騎攻阻上遼盤金河水取鳥山石輦致黃河小葉山以示

山川朝海宗徽之意命確開渴可汗故碑以二身突厥漢

字紀其功是月破胡毋思山諸蕃部次業得思山以赤牛

青馬祭天地十月次于霸離思山遣兵踰處沙接浮圖城

盡取西鄂諸部十一月射虎于烏刺邪里山抵冬十一月

契丹以韓徽為左僕射延徽幽州安次人初為盧龍軍

契丹主怒其不屈寤之迷律后諫曰彼系節不撓賢者也

奈何因辱之契丹主乃召與語大悅因命參軍事攻吐渾

乞降者又為之保保其墜墜以生養之降民延業逃亡者

少居人之慨懷其鄉里賦詩見意遂去歸唐已而唐

將王威有隙及難乃省親幽州匿故人王德明家德明

問所適延徽曰將復走契丹極明不以為然延徽傲然曰

彼失我如失我如手其見我必喜既至契丹主問故延徽曰

源鎮成德鎮

契丹蕭阿古只寇唐幽蔚州

契丹主大舉伐唐幽蔚州

乙酉凡五國四年冬十二月契丹主侵渤海

后時高麗別種大祚榮走保遼東睿宗封為渤海郡王因

自稱渤海國併有扶餘肅慎等十餘國有文字禮樂官百

制度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地方五千餘里眾數十萬

有契丹書卷三卷之二

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于烏山

進次商嶺丁巳夜圍扶餘城

丙戌唐明宗嗣天成年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契丹主滅渤海二月改爲東丹國以其子信爲人皇王唐之正月契丹

欲破竹之勢徑出忽汗城克之必矣契丹主信之遂進兵

乘破竹之勢徑出忽汗城克之必矣契丹主信之遂進兵

索兵仗勃海遼在善之諶復契丹王受之先近侍入城

請罪馬前契丹主命以兵衛諶復契丹王受之先近侍入城

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順丙午改渤海爲東丹

國忽汗爲天福城册太子信爲人皇王以主之復以弟述

判爲左大相渤海相爲右大相渤海司建大素賢及耶

律羽之爲左右次相而選真大諶諶於臨蒞之西賜名曰

鳥魯古人皇王建元甘露稱制置百官于其國一切以漢

法爲治歲貢布十五夏四月唐使姚坤

我朝定規也朝定循華言朋友也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

有急何不救坤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言其由曰

漢兒喜飾詐冉多諛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敗不恤軍

民且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

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我於今天子無怨足以

脩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

卒于扶餘其後述律氏治國事

契丹主自勅還七月甲

年五十五述律后謂制次事人皇王倍大元帥堯骨聞計

皆遷九月至西極益曰昇天皇帝廟號太祖權殲于子城

西此○述律后既謂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

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江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

數最後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性臣請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願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牒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冬十月契丹盧

龍節度使盧肅用帥其眾還唐

丁亥唐天咸二年德光天顯二年冬十一月契丹主德光立

尊其母述律氏為太后八月葬太祖于祖陵既葬太祖議

立堯骨乃命倍與堯骨俱乘馬立帳前謂群臣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

沒里為祖州

以太祖葬其處及得里鬼以下四世生之地因名曰祖州而與版築焉

戊子唐天成三年春正月契丹以王郁為興國軍節度使

三月唐義武節度使王都反乞師于契丹夏五月唐招

討使王晏球討都及契丹奚禿里鐵剌戰于定州大敗之

王都反唐以王晏球為招討使會師討之都以重幣求援于契丹契丹主遣奚禿里鐵剌以兵騎赴之晏球與戰于

定州都及鐵剌大敗僵尸蔽野都鐵剌僅以身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遂其濟卒殆無不遺既而契丹復遣楊隱淫

里哀都統查剌等數十人餘衆散校村落村人以白從擊獲淫里哀查剌等數十人餘衆散校村落村人以白從擊

之其得脫者不過百人自是契丹行瑟瑟禮契丹丹沮氣不敢輕用師以犯唐境六月契丹行瑟瑟禮契丹

禁冊儀再生儀情朴用儉後世遵之瑟瑟儀檮杌之祭也

冬十二月契丹以遼陽為南京命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之

命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之

巳丑

凡唐天成四年

鎮秋九月契丹主祀木葉山

木葉山在永州西界

北界土河始沮奇首可汗廟居其上契丹主行再生禮

故凡有事則必先以白馬青牛告之契丹主行再生禮

庚寅

凡唐長興元年

鎮春三月契丹主以其弟李胡為太弟

述律后之幼子也

冬十一月契丹人皇王倍自東丹奔唐唐以為

懷化軍節度使

賜姓名曰李贊華

人皇王既失職居于東丹建書樓于西宮作樂

田園詩唐主聞之遣使浮海持書密召之倍因敗于海上

唐使又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而使

晉寧來撫慰我我其危哉不知適他國以成秦伯之名遂

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蒼見故鄉人

從此投外國乃親書帥其部曲四十人浮海奔唐唐賜姓

名曰李贊華以

薛宗妃夏氏妻之使為懷化節度使鎮

辛卯 唐長興二年 夏四月契丹立中臺于遼陽

壬辰

凡唐長興三年

鎮春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

癸巳

凡唐長興四年

鎮春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

彝超嗣

甲午

唐主從珂清泰元年

秋九月契丹主寇唐雲州

乙未

凡唐清泰二年

鎮春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彝超卒子

彝殷嗣

丙申

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

夏五月唐河東節度使石

敬瑭反招討使張敬達討之敬瑭乞師于契丹秋八月契

丹主赴太原九月敬達及契丹主戰于汾曲敗績走晉

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救晉安次于懷州石敬瑭素與唐主不相能

自全之計累表乞解兵柄以嘗唐主之意唐主移敬瑭鎮鄴州以張敬達為西北都部署趣敬瑭赴鎮敬瑭懼

書記桑維翰曰明宗遣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臣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

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乃上表言唐主愛子

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從茲唐主遂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副之敬瑭令桑維

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為謝當知遠諫曰籍臣可

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幣賂之自足敷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遣趙延

往桑維翰繼之契丹主大喜遣蕭翰里假書期以秋頃國

秋頃國越援張敬達之師至晉陽築長圍以攻之八月契丹主將騎五萬自陽武谷而南九月至晉陽院于虎北口

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敵可乎敬瑭遣人馳報曰南軍甚寡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將高行

周符齊卿合謀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揚光遠以兵陳於城下契丹遣輕卒三千騎不被甲

直犯其陣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斃而為二繼兵乘之敬達等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眾走

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虜北口是夕敬瑭率其僚屬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

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虜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伺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

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垂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

敬瑭歎伏引兵會圍晉安寨營于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絞索狀如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者告敗唐主大懼遣符

彥範行兵也河陽詔天雄范延光屯遼州靈龍趙德鈞由
 上黨趨圍柏谷與其子趙廷壽合勢進擊耀州潘璋亦出
 兵會戰而下詔親征遂發洛陽唐主心憚此行至河陽幸
 相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條來恐往不能
 久留晉安大寨其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
 車駕宜留此鎮撫南且使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
 亦未晚唐主從之乃遣樞密使趙廷壽將兵二萬如潞州
 唐主次于懷州以管安為憂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
 此行則曰知勿言石郎使我冬十一月唐行營都統趙德
 心膽墮地然精騎猶三萬也

鈞降于契丹契丹不受
 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陰蓄異志欲
 入以解晉安之圍唐主許之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德
 鈞合趙鎮澤潞之兵而進與其子廷壽遇于西陽遂兵
 北屯圍柏谷口欲倚契丹以成己志乃密以金帛賂契丹
 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約為兄
 弟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
 德鈞兵尚強又以范延光在其東且恐山北諸州邀其歸

路欲許德鈞之請然已許立石敬瑭敬瑭聞之大懼亟使
 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素蓄異志非以死徇國
 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其毫末之利棄垂成
 之功乎且使敬瑭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
 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
 得不爾維翰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
 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人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
 斃于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指帳前石謂德
 鈞使者曰我已許石契丹主立石敬瑭為晉皇帝十月甲
 卯此石爛可改也

契丹主立石敬瑭為晉皇帝
 十月甲卯契丹主立石敬瑭為晉皇帝

主封石敬瑭為晉王幸其府丁卯契丹主召敬瑭至帳中
 命之坐從容謂曰吾三千里來赴難一戰而勝殆天意也
 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
 不許契丹主令有司設壇晉陽備禮策命十一月丁酉策
 敬瑭為大晉皇帝

閏月唐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以衆
 親解衣冠授之

降于契丹
 晉安被圍八十餘日唐高行周符彥卿等數敗
 內外隔絕葛糧俱盡至濯馬冀屠木以飼馬

亂至曰相啖其鬚尾死別以充食楊光遠等勸敬遠出降
 敬遠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軍敗其罪已大
 况降敵乎今援兵且暮且至當俟之若必力盡勢窮諸君
 斬我出降未為晚也望月甲子諸將旦集光遠斬敬遠首
 帥諸將降于契丹契丹主嘉其忠謂左右曰契丹主以晉
 凡為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而祭之焉

主敬瑭南下唐師潰于圍柏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于

契丹契丹主與晉主南下命晉主兄子重貴守太原以契
 丹將高模翰為前鋒至圍柏唐趙德鈞趙延壽先遣

諸將繼之七卒大潰死者萬計唐主聞晉主已立楊光遠
 等復降用李宏策引衆南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

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及判官張曠迎謂于高河契
 丹鎖德鈞延壽延壽德鈞見德律太后后問曰汝從吾兒求

何為性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
 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

將行吾戒之曰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
 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

為人臣能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變利所為如**契丹**
 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俯首不能對踰年而死

主次于潞州晉主敬瑭以契丹師南下其臣勸還國契丹

主乃遣晉主趨洛各軍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
 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今迎離畢將五千騎送汝至

河梁臨別謂晉主曰我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
 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反矣因泣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

曰劉知素趙瑩桑維翰皆**唐主還洛陽**唐主從珂曰今

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唐主還洛陽唐主命河陽節
 度使裴從簡守河陽衛城遂斷浮梁歸洛晉主至河陽從

簡具舟楫**唐主殺李贊華**唐主至洛知事竊感召李贊華
 迎降之唐主殺李贊華同死贊華不從唐主遣李彥紳

就其第**唐主自焚死晉主敬瑭入洛陽追廢唐主為庶人**

唐主議復向河陽將焚皆已飛狀迎晉主矣晉主慮唐主
 西奔遣吳兵千騎扼泚流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

美及不審愛等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欲燒宮室
 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
 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秘場獲免曰
 魏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持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
 城知遠命漢軍還營館契丹軍于天宮寺城上十二月契
 肅然無敢犯令十二月晉主追廢唐主為庶人十二月契
 丹主自潞州北歸契丹主命以其士卒戰沒者瘞之汾水
 辛卯開晉主入洛進郎君解軍德撫
 問遂帥無比歸明年正月至燕漢

丁酉晉天福二年夏六月晉使耶律延祚請上尊號于契丹

契丹主不許。高麗侵新羅百濟降之於是東夷諸國皆
 府九節度百附高麗有二京六

戊戌晉天福三年秋七月契丹冊晉主為英武明義皇

五月晉復遣使請上尊號于契丹契丹主許之七月契
 丹主使其中臺省右相耶律述蘭述烈哥使晉冊晉主

冬十一月晉主使馮道上尊號于契丹契丹
 大赦改元九月晉主遣中司空馮道左散騎常侍章獻上

天皇太后左僕射劉煦右諫議大夫盧重上契丹主尊號
 曰睿文神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

帝十一月契丹主御宣政殿受之因大赦始改元會同晉
 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

至即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
 歲時贈遺相繼于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
 賜遺小不如意加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耻而晉
 主事之曾無倦意其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
 為書稱見皇帝晉使趙瑩歸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
 如家人之禮云

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于契丹契丹主改新州為奉州契丹
 聖州武州為歸化州契丹

以臨潢為上京幽州為南京遼陽為東京契丹主既得晉賂十六州

之地乃更以皇都為上京臨潢府升幽州為南京析津府更南京遼陽府為東京契丹之制居有宮衛謂之轄魯

出有行營謂之統鉢分鎮邊國謂之都族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閒暇則以牧漁為生其地盡有大漠漫包長城之境

故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弋獵春捺鉢白鴨子河樂注長春州夏捺鉢無常所而吐兒山為多在慶州統捺

鉢曰伏虎林在永州冬捺鉢曰廣平定在永州蓋其俗重鵝每獲鵝必祭天故捺鉢多擇河灘之地焉

契丹以趙延壽為南京留守總山南事

已亥晉天福四年契丹歸幣于契丹帛三十萬歲以為幣

庚子晉天福五年契丹主如幽州契丹主如南京自拱宸門御元和殿行入學禮

晉遣楊端用起居六月還

辛丑晉天福六年春二月晉使楊彥詢如契丹契丹執之

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駐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為讓晉主遣楊彥詢往謝且言

重榮跋扈狀契丹留之不遣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行人搜

刺重榮執契丹使搜刺遂掠幽州南境復遣使誘吐谷渾突厥契苾沙陀等叛契丹而附晉上表於晉主言吐谷渾

為虜所凌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疑

計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外事契丹獨中國以遠無懼之勇又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

主患之乃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而自如鄴都以詔喻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不願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尔

乃忘之邪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

冬十月晉安重榮反伏誅十二月契丹

歸楊彥詢于晉重榮開晉主在鄴遂與山南東道節度使

討之重榮敗斬其首函之以獻

于契丹契丹乃歸楊彥詢于晉

壬寅晉主重貴天福七年夏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重貴

立安重榮之將反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等叛契丹及

石之周而收其精騎重榮既敗契丹遣使讓晉以招納

降晉主憂悵成疾而殂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善

晉主子重睿而奉敬瑭兄敬儒之秋七月晉使梁言如契

丹契丹遣使弔祭于晉晉主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判四

方館事朱崇節往謝大臣議奉表稱臣景延廣請殺書

稱係李崧曰陛下必躬探甲冑與契丹戰於時

悔無益矣延廣固無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

八月晉執契丹行人喬榮既而歸之晉梁言至梁丹契丹

主怒其不稱臣遣客

省使喬榮護之昇延廣因說晉主囚榮于獄大臣皆言契

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太言曰歸

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

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

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然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是以

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母悔也榮欲為異時據險

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

語以授之榮還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政事令趙延

壽謀欲代晉帝中國因力勸南伐契丹主然之自是晉使

如契丹者皆繫之侍中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

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寵冠群臣又摠宿衛兵

故大臣莫能與之爭劉知遠鎮河東知延廣必致寇而不

敢言但益募

兵以備契丹

祭卯晉天福八年春二月晉主如大梁晉主聞契丹將出

問凡七國三鎮春二月晉主如大梁伐乃還東京

不絕冬十二月契丹趙延壽帥師伐晉晉平靈節度楊火

遠有憾于晉主

不絕

冬十二月

契丹趙延

壽帥師伐

晉

晉平靈節

人密告于契丹曰晉饑若伐之一舉可克也趙延壽復勸
之契丹主知南京命趙延壽趙延昭安端解里等帥衆五
萬由滄州恒易定分道伐晉謂延壽曰若得晉當立
汝為帝延壽深信之為之盡力契丹主自將繼進

辰 晉開運元年春二月契丹主伐晉晉主禦之三月契
丹師還夏四月晉主還大梁貶景延廣為西京留守

趙延壽延昭次任兵安端入鴈門圍代延壽既入貝州
契丹主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帥所部屯南樂
晉以高行周為都部署精兵禦之且遣使請修舊好契丹
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若必欲如故宜割河北諸
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之於是晉主自將以景延廣
為御營使遂殺大梁時用兵方畧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
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契丹庄次于元城晉
主次于澶州二月契丹攻博州降之楊光遠密道契丹之
師自馬家口濟河晉降將周儒引契丹將麻谷營于河東
攻鄆州比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韓

讓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至馬家口麻谷戰敗死者
萬餘遂西退三月趙延壽延昭率騎數萬攻高行周于戚
城契丹主繼之分左右翼以進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
勝負契丹主復以勁騎突晉中軍晉主出陣待之契丹主
望見晉師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軍半已餒死今何
多也以精騎左右畧陣晉師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天契
丹稍却兩軍死者不可勝計至暮契丹主以人馬飢疲所
向無功乃引還契丹帳中小校亡入晉師言契丹已傳木
契收軍比去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契丹所過焚掠民
物殆盡四月晉主還大梁延廣既為上下所惡晉主亦憚
之桑維翰踞其罪出為西京留守秋七月晉使張曜奉表
乞和于契丹契丹執之使自是晉以桑維翰為中書令
樞密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
可乃罷馮道而用維翰事無大小悉以委之維翰
既切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會兵冬十二月契丹主伐

晉十一月契丹主徵諸部兵會于温榆河北十二月伐晉
 遂建牙於元氏晉遣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趙在禮屯
 都備之憚契丹之盛不敢往晉主詔從恩稍却於是衆
 皆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能復
 整尋詔在禮還屯澶州全節還鄴郝景延廣守胡梁渡張
 彥澤屯晉以折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初晉割地賂契丹府
 黎陽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夫惡刺史折從遠雲中大族
 也因保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絕從遠引兵深入其境拔勝
 州及十餘寨故命之

乙巳 晉開運二年 春三月 晉與契丹戰于白團衛村契丹

主敗走晉主還大梁 正月契丹分兵攻邢洛磁州殺掠殆

悉兵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湜與張春芳起解于騎
 前視契丹至鄴都遇契丹激蕩湜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

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
 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
 以所乘馬授之戰稍却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
 義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陣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
 至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且暮安陽諸將
 怪規兵不還審琦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
 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
 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大帥吾屬何賴以
 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去湜等乃得還契丹亦引軍
 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
 時比還不再宿至鼓城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
 少糧盡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
 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不
 可勝計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
 曰此夕餘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
 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
 上揚旗設謀約束契丹不測踰水環州而南聞張彥澤兵
 至乃引北遂馬全節不敵追既而全節等言虜衆不多宜

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隴幽州晉主以為然徵兵諸道下詔襄征遂發大梁行至澶州全師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三月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秦州降之取蒲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眾南向約入萬餘騎計來日入夕當至杜威等迎返師至陽城契丹大至晉師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入馬飢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晉兵出寨後絕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又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鷄軍四面下馬拔帳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計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則多少惟力聞者勝此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候風

回與戰彥澤亦以為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元福彥澤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奮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軍死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去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四月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失利杖其諸將戰不力者各數百晉諸秋七月晉使孟守中奉表乞和于契丹桑維翰屢勸晉主復和親契丹以紓國患晉主從之晉人畜多死國中怨之迷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契丹主曰

石氏負恩不可容后曰汝今維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群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及晉使至契丹主曰使景延廣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不然不能也晉君臣以契丹語忿無和意乃止及契丹後入大梁請李崧等曰向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復戰矣

冬十二月晉桑維翰罷。高麗王王建卒子武立。高麗自唐末中原多故始自立高氏為王唐長興中王建承高氏之位權知國事唐封建為高麗國王朝貢不替至是建卒子武嗣為國

丙午凡晉開運三年**秋八月契丹主伐晉圍恒州。**契丹徵諸部兵會于

十一月進圍恒州**冬十月晉使都招討使杜威會師擊**

契丹十一月威叛眾降于契丹。先是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歸晉意樞密使李

利延壽復書乞發大軍應援威致書延壽以人詣延壽與為期於是契丹使其瀛州刺史發延壽監軍王遠書請舉城內附云城中契丹不備千乞朝廷發輕騎來救威為內應契丹主已歸牙帳地遠阻水不能救也齊威杜威因屢奏威莫乘此可取焉王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劉延作遂請于晉主以杜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副之平書今趙榮謂李崧為王曰杜令國之貴戚位兼將相相所欲未履心常憚然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手距方未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

十月晉主下敕勝曰專發大軍往平賊勇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有能撥獲勇士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綸萬匹銀萬兩時積兩半載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杜威李守貞會兵于廣營禁軍皆從宿衛空虛十一月至瀛州威門洞啓振若無人威等不敢進契丹主在恒州聞之遣精兵斷河橋杜威等退保武強契丹遣南院大王迎擊將軍高漢誦身兵由瀛州間道以進杜威遣貝州節度使蔡漢璋帥衆二千拒之與模翰戰敗死杜威乃

以張彥澤為前鋒引兵懷中破賊趙延壽高彥溫以步騎
 前後乘之指揮使至清言于杜威曰請以步卒為前鋒
 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鎮州則無憂矣威乃遣清
 宋彥筠為前鋒清戰甚銳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
 威不從彥筠戰敗遂走至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兵
 不許清謂其衆曰上將極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
 有異志彥筠當以死報國耳衆咸共言莫有退者至暮
 不怠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諸軍皆奪氣杜
 尋遂與契丹夾澤池而軍築壘為持久之計威性懦怯
 押皆節績但目相承即置酒作樂罕議軍事契丹以大
 當皆軍之前督遣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
 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逃歸者皆稱虜虜之盛
 中肉懼輸晉民皆煎膏回奉救不殺縱之南走遷去在
 道遇之皆棄車馬潰散請盡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傳數
 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深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車
 前聲問而不相通開封尹素稱簡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
 言事晉主在苑中調鷹鷂下鷹又請執政言之執政不
 以為然以所調鷹鷂回晉使下鷹矣晉主欲自將北征宣

徽使李友諒諫止之乃詔行同符彥輝共成瀝州景延
 賈文河陽契丹遙以兵圍晉營軍中食盡杜威與李守貞
 宋彥筠謀降契丹乃先遣蕭翰契丹主牙帳邀承重賞契丹
 主始之曰趙延壽望素殘忍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
 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
 將駭問聽命命軍士出陣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為且戰威
 親諭之曰今食盡窮當為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
 士皆奮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
 任務不情忌於已聞者莫不切齒十二月丙寅契丹遣
 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杜威其實
 皆幾之耳契丹主擁騎數萬臨大阜立馬使杜威等降閱
 其衆凡二十萬授杜威守太傅兼都留守李守貞天平節
 度使餘各領舊職分降卒之半付杜威半隸趙延壽復以
 晉降將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府蒼為安國節度使契丹
 翰林學士承旨張礪言于契丹主曰今契丹始得中國宜
 以中國人治之不宜用國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
 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不諫
 契丹主南下使晉降將張彥澤大梁

晉主重貴降彥澤幽晉主殺桑維翰契丹主引兵南下

丹主遣晉都排陣使張彥澤及其御史大夫耶律解里

疾驅夜渡白馬津晉主召李崧馮玉李彥翰入禁中計事

欲召劉知遠入援明日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

所恃俄而彥澤傳契丹主與李太后等慰撫之且召桑維

翰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發泣召范質等率表

解孫男臣重貴禍至神威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

舉族西歸待罪遣男廷煦廷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

稱新婦李氏妾傳柱兒入宣契丹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

衫拜受左右皆稽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

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

彥澤以晉主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遣李崧駐馬語未畢

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顛覆曰

待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維翰

至彥澤以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為之一空彥

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突之彥澤

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置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

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入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

契丹主引兵南下

及其御史大夫耶律解里

大梁諭晉主降彥澤倍道

入禁中計事

明日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

城中大

所恃俄而彥澤傳契丹主與李太后等慰撫之且召桑維

翰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發泣召范質等率表

解孫男臣重貴禍至神威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

舉族西歸待罪遣男廷煦廷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

稱新婦李氏妾傳柱兒入宣契丹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

衫拜受左右皆稽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

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

彥澤以晉主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遣李崧駐馬語未畢

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顛覆曰

待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維翰

至彥澤以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為之一空彥

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突之彥澤

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置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

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入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

主表章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上契丹

此非帝物也衣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

韜亦不往馮玉使彥澤使人取之彥澤殺桑維翰以謀加頭

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壬午契丹主次

赤岡賜晉主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又以所獻

傳國寶非真詰之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國寶不知所

在此寶先帝所為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

羊大臣與觀迎于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

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群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

禮改館晉主契丹執晉皇延廣以歸延廣公殺契丹主遣

於封禪寺契丹執晉皇延廣以歸延廣公殺契丹主遣

以兵師月陽捕景延廣執之契丹主以牙籌數其八罪且

詰之曰鼓兩失歡皆汝所為十萬橫磨劍安在延廣不

王

王

王

契丹主名不詳使相辨證因以紙所記語示之延廣伏
地請死契丹主命鎖之先送歸國夜宿陳橋延廣拒死
丁未宗阮天祿元年○是歲晉亡漢代契丹改國號遼凡
五國春正月丁亥朔契丹主德光入大梁行朝賀禮正月
三鎮晉百官避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於
封立門外伏路請罪契丹主不忍臨視撫慰遣之遂備法
駕入大梁民皆驚走契丹主遣使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
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
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遂御崇元契丹誅張彥澤晉高
殿受賀日暮復出也於赤開云契丹主亦怒彥澤擅徙晉主
訴張彥澤以私憾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擅徙晉主
于開封府署殺彥澤劉抗大梁遂與傳住兒俱斬于北
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
詬罵以杖打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腦取髓
而食之契丹降封晉主書契丹主書契丹主書契丹主書

主使人至封俾年存問晉主及太后甚至時雨雪連旬外
無供億上下東顧太后使其衛者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
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則不敢
食晉主遂斬寺者乃稍得食乎卯降封晉主重貴為崇祿
大夫檢校太尉負義侯遣太子太保趙鼎太子少保馬王
及李彥韜將騎三百送晉主及李太后安太妃馮皇后高
祖子重睿晉主子廷顯廷寶等子黃龍府安置在涂供饋
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焉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
于路傾貲以獻晉主至中渡橋見杜威故寨歎曰天乎我
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至
祖州令拜契丹太祖之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
馮后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黃龍府渤海扶餘城
也初契丹太祖滅渤海遠其地得疾見黃龍纏繞
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于行帳是日太祖殂故云契丹

以張礪為平章事礪為樞密使馮道守太傅劉煦
守太保契丹引兵入汴京諸門皆以契丹兵守衛礪大懸
厭勝謂晉羣臣曰自今不備甲兵不市戰

契丹

馬輕賦省役入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皆如舊制以張孺為平章事雍與趙延壽共薦晉樞密使李崧會馮道自鄧州來朝契丹主素重二人乃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又以晉故相劉煦守太保和凝為晉諸藩鎮晉降于契丹契丹主遣使以詔賜晉翰林學士晉諸藩鎮皆降于契丹契丹主遣使以詔賜晉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武據涇州以拒契丹契丹縱酒作樂延丹而惟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降蜀契丹縱兵天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契丹廣受四方貢獻從酒作樂延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十壯斃於鋒刃矣弱委於滿臺自東西兩議及鄰肩背僕數百里開財畜貲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煦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劉煦請括借諸州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道以屬誅人不問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著之內庫於契丹其國由是力外怨憤思甚契丹皆思逐之矣晉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遣使表于契丹

晉主與契丹結然知遠有少騎五萬坐視不救及聞晉主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于契丹主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枊胡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兒杖之比既而知知遠觀望使謂之曰汝不事兩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孔子官郭威言于知遠曰庸者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殺其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勝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於財貨財貨既足必將比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耳唐遣使如奔乞脩復諸陵契丹主不許請諸長安脩復諸陵契丹不許二月契丹主德光御崇元殿行入閣禮建國號曰遼天赦改元以恒州為中京命趙延壽為大丞相中京留守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二月丁巳朔契丹主

服通天冠絡紅冠登正殿設樂縣儀衛于庭百官朝賀建

入國常快快因李崧言于契丹主乞為皇太子契丹主曰吾於

魏王所可也肌肉亦不愛但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

和疑平也遂封唐郇公李從益為許王從益與其母王淑妃

主拜淑妃曰吾嫂也因晉劉知遠稱皇太子晉陽。遼以

封從益為許王復居洛晉劉知遠稱皇太子晉陽。遼以

取崇義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昭德節度使崔廷

勳為河陽節度使分據晉三月遼以蕭翰為宣武軍

節度使初晉置天威軍教習歲餘竟不可用悉罷之而無

丹入不通政事事人之校習者多往依其室下教之疾作民

甚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

益陽賊帥梁軍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相州城啓

開納藥殺契丹數百據相州自稱昭德留使及契丹使者

奉表降于劉知遠澶州賊帥王峻帥其徒團節度使耶律

郎五於牙城遠主聞之懼請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

制如此乃即遣恭寧安審琦武寧符彥卿等歸鎮謂晉百

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

為宣武軍授述律太后夏四月遼主北歸遼主以晉主劉

多附因置北還乃先遣晉諸司僚吏知遠既立州鎮

圖籍歷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官縣鹵簿法

物及錯仗悉送上京宣武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遼主謂

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愧愧今

得歸死無恨矣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馮道李崧和凝李

幹徐台符張彊等皆從遂攻梁暉於相州克之悉殺城中

男子十餘萬武至河陰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

中國不若其... 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 太原晉主知遠以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也請降者七十六州得戶百九萬百一十八未幾多叛... 濟黎陽渡瀛謂左右曰我此行有三矢宜天下之叛我也... 縱兵打草穀一失也括民私財二失也... 子元欲立于軍更名阮... 歎斗載之而北晉人謂之帝紀時迷律太子永康王元欲... 壽安王述律皆留臨潢唯東丹王倍之長子永康王元欲... 在軍中前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 欲聞其謀密召五院夷離董節律安端問計安端請從之... 會自有臨潢來者安端因詐言太弟李胡死傳報軍中眾... 皆信之戊寅次于鎮陽吼注奉元欲即位... 申次定州命天德胡古解里等護拒先赴臨潢述律太子... 不哭曰待諸節寧一如故則葬汝矣初太祖祖于扶餘述

律后殺從行大臣凡數十人至是... 奉阮云太宗撫定多方遠近向化... 閱名實德政卓然為堯盛主故其世也... 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 斬于海西至于金山暨流沙北及于... 腫胸河南以白溝為界幅員萬里焉... 遼主阮至恒州執趙... 延壽以歸... 太宗之殺也趙延壽即日引兵入恒州自稱受... 遺詔令權知南朝軍國事遼主阮即位延壽... 夫之知也或說延壽曰契丹諸大人聚謀此必有變今漢... 兵不藏萬人若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夫不令以來月朔日... 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 延壽乃止遼主至恒州召延壽及張礪等飲遼主妃素以... 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因與... 遼主入良及遼主出謂張礪等曰魏王謀反已鎮之矣遂... 以麻荅為中京留守居恒州晉文武士卒... 悉留獨以後宮宦者教坊自隨勒兵歸國... 晉主知遠自太... 原南下遼崔季勳取崇美等皆棄城北走河南州縣悉

復為晉。遼蕭翰立唐許王李從益為帝于大梁。遂

帥其師北歸。從益避位以迎晉主。六月，晉主知遠殺

之。蕭翰在大梁聞晉主擁兵南下，遼將多棄城而去。亦欲

命以昏明宗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已而赴恒州。從

益與其母王淑妃避於微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為

帝。而去從益，即避位以迎晉主。晉主命鄭州防遼蕭翰殺

其平章事張礪于恒州。礪第礪方病，出見之。翰數礪曰：

汝何故言於先帝曰國人不可為節度使？我以為國舅留守

其大弟李胡帥師禦遼。主既遇于秦德，寡李胡敗績。後聞

遼主既自北歸，遂遣大弟李胡帥師拒之。遼主至幽州，聞之

遣使高華、史端詳、程嗣、哥羅、前鋒過李胡于秦德。泉李胡

戰敗，晉主知遠入大梁，以國號漢。秋，閏七月，遼太后自

將禦遼主既過，橫濱太后罷兵。遼主入臨潢。李胡敗還

親帥師禦遼主既過，橫濱太后罷兵。遼主入臨潢。李胡敗還

何戰非晚，遼主然之。遣使徵使，即律海。思詣后約和，往返

數日，議始定。於是遼主與后相見，交語。貢讓殊無和意。屋

太相遺旨，屋質又謂遼主曰：「大王何故擅立遼主？」曰：「人皇

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器如此，何敢聲和

當遠交戰執而退后江曰向木江遠諸弟亂天下荼毒
 創症起庸可再平乃索籌一遠曰父不為而子為之
 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大應后復謂屋質曰
 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
 在側怒曰我在不欲安得立屋質曰杰公酷暴失人心何
 且大王世嫡也誰敢爭之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
 異於諸子諺云偏愛之子不保業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
 能矣議遂定后罷兵遼主悉入上京尊母蕭氏為太后
 遼主阮幽其祖母述律氏叔父李胡于祖州李胡以不得
 述律后既鍾愛之因與謀廢立唐以留從効為清源軍
 主遂幽后及李胡子大祖墓側唐以留從効為清源軍
 節度使初吳指揮使朱文進與連重遇執其妻驤文進自
 謀興復王氏乃與仙道人陳洪進等夜踰城劫庫兵殺刺
 史黃紹願傳首于殺王延政及南唐清源軍取汀建吳越
 取福州從効知王氏不從可輔乃以兵劫刺史王繼勳執
 之歸于唐自領漳泉留後唐即以泉州為清源軍授從効

節度使關中自是分為二矣從効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在
 郡專以勤儉養民為務自奉甚簡每言我素貧賤不可忘
 本民其愛之部內安治王氏有二女晉故將何福進逐
 嫁為郡人妻從効謹事之終身焉

留守麻荅以恒州歸漢漢以馮道為太師麻荅貪猾殘忍
 民間有珍貨美

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焚炙而殺之
 懸人肝膽手足飲食皆居於其間遼所留兵不滿二千麻
 荅常疑漢兵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忿憤聞
 漢主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
 指揮使李榮皆結軍中壯士謀攻遼兵奪守門兵綏十餘
 人因突入府據甲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鐵仗焚牙門與遼
 兵戰榮召諸將并力指揮使白再榮狐疑不得已而行諸
 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
 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一貪狡者乘亂剽掠儒者竄匿入
 月朔遼兵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
 刺史李穀以事不濟謂馮道等至戰所懸勉士卒平爭
 自奮會日暮方民數千謀於城外欲奪遼人寶貨婦女

遼人懼而北遼人懼而北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為節度使
 耶律邱五合馬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為節度使
 曰我書生也宜擇諸將為留後遂以白再榮權知留後具
 以狀聞于漢主漢主以馮道為太師遣飛龍使李彥從將
 兵赴之再榮貪法得志恒州九月遼主行柴冊禮九月壬
 人上苦之號曰白麻答云柴冊禮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
 主第太宗于懷陵卯行柴冊禮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
 帝大赦改元天祿遼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
 色輕慢諸大人由遼主追諡其考人皇王倍為帝封安端
 是諸部多叛者矣人皇王之見殺也有僧收廢之晉高祖
 為明王以主東丹改葬以王諡遼太宗取而葬諸暨無聞
 之山至是追諡曰讓國皇帝廟號義宗而以安端主東丹封明王
 義宗而以安端主東丹封明王戊申
 戊申凡五國三鎮春正月遼以韓延徽為南府
 宰相姓世預其選南府則其外戚世居其職非二者不輕

命焉其北樞密院則掌兵樞密院則掌兵樞武選羣牧之政凡契丹軍馬
 皆屬之南樞密院則掌事樞部矣丁賦之政凡契丹人民
 皆屬之所謂北衙不理民南衙不主兵也又改迭刺部夷
 至於惕隱治宗姓林牙掌二月漢主高祖子承祐立高即
 文告又其貴近之職焉二月漢主高祖子承祐立知遠
 也三月遼麻答焚掠定州而去孫方簡入城據之遼義武
 而律郎五懼華人為變與麻答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
 其去前義武節度使孫方簡自根山帥衆還據定州因以
 命遼人頗懼之由是晉末州縣陷于遼者皆作為漢有矣
 麻答至其冬十月遼趙延壽死
 已酉漢乾祐二年春二月遼遷故晉主石重貴於建州晉
 太后許之并晉主遷于建州宋至安太妃卒于路遺令焚滑南

向越之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
遼壽安王述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二人以去

冬十月遼主侵漢貝鄴深州

庚戌漢乾祐三年是歲漢亡春二月遼建政事省。秋八月故晉太

后李氏卒于遼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冬十

月遼主侵漢遼主南攻下安平內十一月漢郭威弒其

主承祐迎武寧節度使符于入滑州。漢郭威帥師伐遼至

澶州威自立而還廢弒其為湘陰公。高麗王武卒子昭立

辛亥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是歲周代漢北漢主劉晏乾祐四年

國二春三月郭威稱皇帝漢北漢建國凡六陰天子

宋州。漢河東節度使劉崇稱帝于晉陽崇實父也贊

稱帝仍同漢乾祐年號有并於忻二月周使姚漢英如遼

遼人執之以周用敵國禮也夏六月漢主乞師于遼遼遣使冊

漢主崇為大漢神武皇帝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

遣政事令燕王懔驍樞密使高勳冊秋九月遼泰寧王

察割弒其主阮而自立壽安王環誅察割而代之北漢

吳遣兵伐周遼主自將會之諸部不欲南行遼主強之行

至歸化州祭讓國皇帝于行宮羣臣皆醉明王女端之子

泰寧王察割作亂弒遼主而自立壽安王環小字迷律大

宗長子也避亂于南山耶律屋質亟遣人召諸王及喻然

事即環悟乃會諸部計察割讓而殺之環遂即位是為天
順皇帝改元應曆築出守于顯州西山以屋質知國事北
漢主曼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伐周世宗年少好遊
戲每夜酣飲達旦乃殺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帝冬十

一月漢遼會師伐周圍晉州而去遼遣兵五萬會北漢兵

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周遣王峻帥諸軍救晉漢軍
乏食會遼師聞峻至而遁漢主亦還峻入晉州遼師死者

計三四漢主始息意於進取漢土齊民貧內供軍
國外奉遼貢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多逃于周境

壬子周廣順二年夏六月周侵漢遼救之○冬十一月己

卯日南至遼行拜日禮○十二月遼明王安端卒○周以

折從阮為靜難軍節度使鎮河

癸丑周廣順三年夏六月宋太后述律氏卒諡貞烈葬祖陵

甲寅周世宗顯德元年春二月周主威殂晉王榮立○

二月漢主以遼師伐周三月周主戰于高平漢師敗績

北漢主聞周太祖殂甚喜乞師于遼以伐周遼遣政事令

耶律敵禿將萬騎如晉陽漢主自將三萬與遼兵誅潞州

周主命馮道奉太祖梓宮赴山陵而自將禦之漢主陣于

高平南周主與戰右軍潰周主逸親執矢石督之馬直軍

使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效死乃與張

永德各帥二千人進戰匡胤以身先士卒死漢師士卒

死戰無不一當百漢師被靡群將乘勝而前漢師大敗敵

祿畏周之強不敢救全軍而退漢主帥其餘衆棄御物輜
而軍周師薄之漢主復敗僅尸滿谷委棄御物輜重器
雜畜不可勝紀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奔走所至得食未舉
或傳周兵至輒蒼皇而去吏老力備殆不能支僅得入
晉陽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遣王得中送節律敵
且謝之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虞候匡胤弟郡人四世祖

御史中丞張弼生敬遠州刺史敬遠弘張周檢校司徒馬軍
 都指揮使弘毅要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及長安容貌
 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漢初漫遊無所遇舍襄陽
 僧寺有老僧善術數顧之曰吾厚嗟汝此佳則有遇矣匡
 胤從之命周太祖以樞密使討李守貞于河中匡胤應募
 居帳下太祖即帝位補東西班行首再轉開封府馬直軍
 使高平之戰功冠群校張永德稱其勞故有是命年二十八矣
 夏四月周符彥帥師侵漢五月及遼耶律撻烈戰于忻口周師敗績周主遣行營

漢五月及遼耶律撻烈戰于忻口周師敗績周主遣行營
 御督諸將攻北漢入漢境其民困於重賦爭以食物進勞
 領助軍須以攻晉陽遂降漢分遼遼嵐石沁忻七州周主
 因自帥大軍白潞州趨晉陽城四十里旗幟不絕遼主
 聞之使南院大正撻烈將騎數千屯代州之南彥擊之
 撻烈退保忻口彥知前鋒史彥超恃勇輕進與遼兵戰敗
 死彥卿帥兵還晉陽周主攻城久而不克會又雨士卒疫
 病及彥超死乃班師還軍勿遽焚棄芻糧數十萬所得漢
 州縣復皆失之漢主憂憤成疾以政事悉委其子承鈞

冬十一月漢主旻殂子鈞立遼遣使册之

漢主旻殂子鈞立遣使册旻子

遼且求封册上表稱男遼主遣使册旻命為漢帝賜詔稱况周以忻

從阮為分寧節度

使其子德宸為靜難軍節度使父子俱鎮時人榮之

乙卯周顯德二年春正月周以遼降將張藏英為公邊

巡檢使遼屢攻周河北輕騎深入周主患之問遼降將張

藏英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四戍

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將之隨宜周以曹元忠

計擊周主從其言自是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為歸義軍節度使

沙州自天寶末陷于西蕃大中五年張

義朝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

義朝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

沙州為歸義軍節度使

義朝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

沙州為歸義軍節度使

丙辰凡周顯德三年春正月周主伐唐圍壽州使趙匡胤帥

師入滁州復大敗唐師于六合州主自將攻唐淮南圍壽

州唐師于渦口斬其

監軍何廷錫等奪戰艦五千餘艘而還二月周主復遣匡

胤自保道襲唐清流關唐守將皇甫暉鳳驚走入滁州

亂自保道襲唐清流關唐守將皇甫暉鳳驚走入滁州

願容成刑而戰匡胤笑而許之彈整衆而出匡胤突陣擊

輝鳳皆擒之遂克滁州至夜匡胤父馬軍副指揮使弘毅

引兵叩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

明且乃得入匡胤自是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

鏜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三月周主至泚橋薄壽州城匡胤乘皮船入壽春壕中

上發連弩射之矢如大塚牙插張懸以自蔽匡胤矢中

擊死而復蘇被者骨不可出頃飲酒一大危令人破臂

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四月唐元帥查王景達帥師至周

周主遣匡胤帥師屯六合時唐兵攻揚州韓令坤棄城走

匡胤令曰揚州兵有六合者折其足令坤懼而止遂數

唐兵于揚州城下唐王景達創師奔江距六合二十里

廿五

趙匡胤為定國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匡胤之入滁

音與語大悅之會獲盜百餘匡胤將其一殺焉普請先訊鞫

然後決所活者什七八匡胤大奇其十留置左右至是以

為節度推官普十一月周召華山隱士陳搏至大梁以為

諫議大夫搏不受搏亳州真人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

設日飲酒數杯而已強二十餘年乃還華山雲臺觀每

七

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命為謀議大夫固辭不受乃遣還華山

丁巳凡周顯德四年春三月周主伐唐使趙匡胤帥師絕唐

餉道壽州乃降周主命李重進圍壽州久不克遂復親征軍于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列寨破之

餉道壽州由是唐兵首尾不相救壽州遂降于周吐蕃首領折逋支逐河西節度

使中師厚涼州自唐末為羈縻然猶請命于中國至是折逋支等逐中師厚而奉其土人為帥與中國始

戊午凡周顯德五年

己未周顯德六年春二月遼政事令韓延徽卒。夏四月

周主伐遼克關南諸州遂趨幽州五月周主有疾乃還周

史五洪舉城降周主命韓通為陸路都部署趙匡胤梁水

關遼守將姚內斌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遼於

口關及瀛州於是關南悉平周主宴諸將于營議入幽

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

不世之功也今庸騎皆聚幽州之北未且深入周主不悅

越先鋒劉重進先發慶固安周主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

日著還宿瓦橋是日周主不豫乃罷兵南還孫行友拔遼

易州斬其刺史李在欽周主詔以毛梁橋為遼以高模翰

為中臺省左相模翰一名松翁海人善騎射太祖知其才

南伐其功尤多至六月周以趙匡胤為歸德軍節度使兼

殿前都點檢周主自伐遼還道關四方文書得奉襄中

燕檢末德周懿親有功周主誅之遂以周主榮殂子梁王

匡胤代末德匡胤以趙普為掌書記宗訓立世宗殂年三十九子洪王宗訓遼遣使如唐周人

殺之唐屢通好于遼至是遼遣使報聘周泰州團練使冬

十一月漢遼會師伐周

通鑑續編卷之二



通鑑續編卷第三

庚申

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

國吳

荆南

春正月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之陳橋匡胤自立

而還

周開漢遼兵自土門東下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殿前殿指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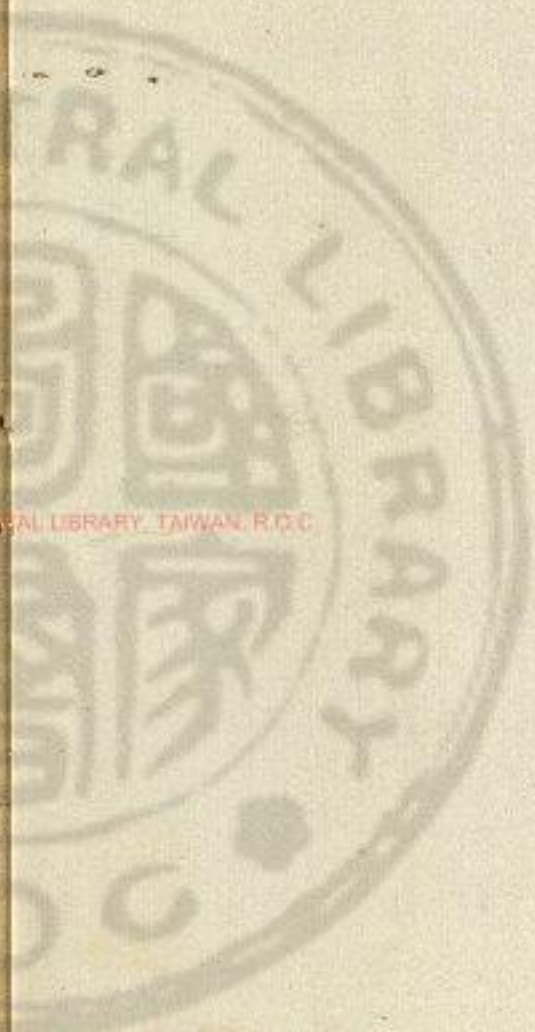
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

匡胤門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殿前都

揮使石守信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懷德張令鐸殿前都

虞侯王審琦虎捷右廂都虞侯張光翰龍捷右廂都指揮

使趙彥徽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舉與諸將共奉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



RAI LIBRARY, TAIWAN, R.O.C.

徐與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軍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進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能從乎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瓜入溥手笑出血溥禁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違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趙匡胤稱皇帝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

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遷之西宮匡胤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

質以義讓匡胤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立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

帝定猶未有詳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殿北面拜受已乃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荀太后為周太后邊之西宮大赦改元國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命周宗

正郭祀祀周陵廟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論翊戴功以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

使趙彥徽為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額軍者悉進爵華山隱士陳搏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宋**

贈周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中書令宋主贈通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禮殺之罪群

臣以建國之始乞賞之宋**遣使賑貸于諸州**○宋主以

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並為樞密直學士光義即

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宋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請依隋唐以來立四親廟

宋主從之復詔議追尊四代號蓋於是判太常寺實嚴上
議尊高祖配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
祖徽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毅為宣祖昭武
皇帝宋主御崇元殿備禮冊命因奉安神主于廟定制歲
以四五月及季冬凡五身朔望薦食薦漢遼師還○二月
新三年一拾以孟冬五年一掃以孟夏

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匡義匡美

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宋主先遣楚昭輔入汴慰
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
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
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
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敬亦
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宋加周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吳廷祚同中書門下二品○宋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

第出身有差○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賀即位也宋遷周六廟

于洛陽廟成遣官奉饗周六廟神主夏四月周昭善節度

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宋主即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

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賓位惶

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去勿為訝筠長子守節

立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北漢主

筠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至汴宋主遣歸謂

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

小讓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今幕府為檄數宋主

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
刺史張福而擄其城北漢主封筠為西平王自帥兵赴之
筠見北漢主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
與周世繼不悅其語因使其宦微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
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而
自引袁南向漢主聞贊與筠異後遣其平章奉節和

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今舉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
盡寧自焚思誨亦被害宋王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因令
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唐清源節度

使留從効入貢于宋。遼主殺其叔父李胡李胡子宋王喜隱輕慄無

恒謀反事覺辭連李胡遂死宋以竇儀為翰林學士翰林學士

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

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

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

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懷跣足而坐因

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

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宋主欲容謝

之故自是對近宋初作受命寶宋主既受周二寶又作受

帝即位必作宋鑄宋通元寶錢命之寶自是遂為故事凡

之而文不同

癸酉宋隆二年春正月宋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

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三月

而民愈弊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

宋以慕容延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延釗宋主故人也為

欲授人以是命唐徙都洪州。宋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為

職故有是命木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夏四月

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令佐以春秋巡視

癸巳朔日有食之。六月宋太后杜氏殂后疾革召趙普

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

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

君天下豈為汝有耶汝百歲後當傳位于汝弟四海至廣

萬幾至眾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

願謂趙普曰尔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

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歲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甲午

太祖宋遣殿前副都點檢直懷德等五人罷兵就鎮

宋主既誅

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宋主未之許普乘間復力言之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絃外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時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也守信等請其效宋主曰是言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能辭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

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釋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也死也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兵於是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驛為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為江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唯石守信居職如故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盛豈可復委以兵柄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秋七月宋取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

主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行興元尹唐主景昶子

煜立于江寧景之初年屬中國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等又皆歸之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士以高祖入關為詩題

宋主日習馬射戰艦於汴京南池景開大懼遂徙豫章會其彭澤令薛良避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斬良景始安然而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

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冬十月宋葬明憲太后于安陵。

十一月宋主臨國子監初周世宗命營國子監置學舍未成而殂宋主即位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要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宋以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漢超至閩其強屢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乎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

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宋以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漢超至閩其強屢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乎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

告朕罪汝起感泣山是益宋以郭進為西山巡檢使進至修政理州吏民愛之

威令嚴蕭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法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

我信有暗氣今肯汝罪汝能捕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捷進即以其人賜其職宋主從之宋李繼勳得北漢遼州

壬戌宋建隆三年凡六國二鎮春正月宋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自後歲首二月北漢主侵宋晉潞州。宋令大辟諸

州不得專決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始息當如是耶

自今諸州決大辟錄奪夏四月宋太常博士聶崇義表三

曹圖自唐以來禮文多缺崇義善禮學朝廷凡有大事多從其議周世宗嘗命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取隋開

自今諸州決大辟錄奪夏四月宋太常博士聶崇義表三

曹圖自唐以來禮文多缺崇義善禮學朝廷凡有大事多從其議周世宗嘗命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取隋開

自今諸州決大辟錄奪夏四月宋太常博士聶崇義表三

曹圖自唐以來禮文多缺崇義善禮學朝廷凡有大事多從其議周世宗嘗命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取隋開

曹圖自唐以來禮文多缺崇義善禮學朝廷凡有大事多從其議周世宗嘗命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取隋開

曹圖自唐以來禮文多缺崇義善禮學朝廷凡有大事多從其議周世宗嘗命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取隋開

曹圖自唐以來禮文多缺崇義善禮學朝廷凡有大事多從其議周世宗嘗命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取隋開

皇中禮官所撰三禮圖重加考正至是上之宋王詔太子
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參議於是翰林學士竇偃詳闕定
百十五卷以聞詔頒行焉唐清源節度使晉江王留從効

卒子紹鑑嗣其將陳洪進執紹鑑歸之于江寧以副使張

漢思為留後從劾卒子紹鑑典留務月餘統軍使陳洪進

漢思君留後而自為副使漢思老而六月宋吳廷祚罷○
解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洪進

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宋主匡胤遷其故主鄭王

宗訓于房州○宋廣東京城宋主既廣汴城命有司畫若

宋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行逢卒宋使其子保

權年十一矣十一月宋初親歷于唐○荆南節度使高

勗卒凡子繼冲嗣繼冲保十二月宋衡州刺史張文表

叛罷潭州入之初周行逢病且死召將校繼其子保權曰

我死文表必亂諸君善防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

族歸朝無令陷于夷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

行逢俱起微賤立方名今日能比西事小兒乎會保權

遣兵代宋州或謂保權文表遠舉之以罷潭州知留後

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而保權遣楊師瑑擊之且求援于宋

宋以姚內斌為慶州刺史內斌至郡西戎畏高麗入貢于

宋宋乾德元年是歲春正月宋慕容延釗帥師討張

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宋以慕容延釗為都部署

吏李勉為都監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于平津亭斬文表齋而食之梟首朗陵市

宋荻答延釗入河陵高繼冲以荆南地歸之初宋主遣內酒坊副使盧懷

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于宋主曰高繼冲

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南

之易也及慕容延釗行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

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幾不濟矣乃命延釗假道江

陵以討文表李勉至襄州德宗論繼冲以假道江

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

下之志今宋主知橫宏遠志若此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為

而公亦不夫高貴矣繼冲乃遣其父保寅奉牛酒犒

于荆門且與強弱勢之有外繼冲聞之以為無虞

夕保寅宴于延釗帳中繼冲密遣騎數千倍道前進

但俟保寅還遣間人謂繼冲至內皆持已迎繼冲

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之矣荆人束手聽命則發汗以平

黃州宋慕容延釗克潭州及周保權舉于澧江敗之三月

遂入朗執保權以歸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周保權牙校

進不止懼為所釀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借入宋主遣使諭

之從富等不聽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李處耘擇

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食其少健者今先入

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

宋初定折杖法

流刑四曰加役杖二十配役

百里杖十八二年半杖十八二年杖十七一年半杖十五一
 年杖十三杖刑五曰杖一百為杖二十九十為十八八十
 為十七七十為十五六十為十三杖皆背受笞刑五曰笞
 五十為十下四十三十為八夏四月宋行應天歷王朴欽
 下二十十為七下皆皆皆受宋置義倉州縣五季之亂
 職備練司天少監王處訥製宋置義倉州縣五季之亂
 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發一斗
 貯之以備唐清源將陳洪進幽其留後馮漢恩而代之漢
 凶歎給資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欲
 壞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
 士皆罷洪進怒之一日洪進袖大鐵安步入府中叱直兵
 退漢恩方坐內齋洪進呼其戶而鑽之使人叩戶言曰
 中軍更請副使知軍務眾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恩皇
 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還召將吏曰爾後

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恩別墅宋以張曠為
 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唐以為節度使

州團練使初宋主既平澤潞欲事河東問計于暉暉曰澤
 民俟富庶而圖之宋主以為然至是欲謀蜀宋以大理正

乃以暉鎮鳳州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宋以大理正
 奚嶼知館陶縣以朝官知縣革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

宋主幸武成王廟歷觀園壁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宋判大理寺審儼

上重定刑統凡三十卷八月宋王全斌侵北漢克樂安縣

以為平晉軍遼人救漢不及而還冬十月宋以高繼沖

為武寧節度使鎮徐州十一月宋主有事于南郊赦○十二

月宋后王氏殂諡曰孝明陳洪進入貢三宋強大而懼遣

宋強大而懼遣

于將魏仁濟間道奉表自補清源軍節度副使入貢于宋且請制命焉宋初野諸州通判宋
興五季藩鎮之專頗用文臣知州以分節度刺史之權趙
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與
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溪

州變彭允林附于宋

宋乾德二年春正月宋范質魏仁浦望海監以周朝

舊臣稍存形迹屢求避位至是從之自唐以來宰相入見

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諭從容賜茶而退質等憚宋主英武

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言曰如此庶盡承之禮始廢宋以趙普

方免妄庸之失宋主從之由是坐論之禮始廢宋以趙普
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處士為樞密使相以

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

行過功臣家普每趨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

宋主不出父之問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望恐

拜迎宋主曰已約光義矣色而光義至設重榻地坐堂中

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

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

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虜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

持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誰取之策普曰

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則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

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曹曰翰死誰可代宋主曰然則良父曰
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其官宋主不許明日普復
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
擲地普頰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
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
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為遷卿若之何普曰
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
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
立營門父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從宋
主父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宋主及己者為言宋主曰
君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

二月宋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宋折德辰侵北漢

遼州執其刺史楊璠以歸。宋以陳洪進為平海軍節度

使。洪進事宋甚謹。宋改清源為平海。夏四月宋以薛居正

呂餘慶參知政事。宋正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

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

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

事不拜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

位救尾署街降宰相月奉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宋以

秦再雄為辰州刺史。自隨以黔中地置辰州唐分為錦溪

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此勢沈

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

服宋主召至一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募吏予以租

賦舟楫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渡

荆湘無六月宋主加其弟光義中書令光造同平章事

復邊患。德昭貴州團練使。德昭宋主長子也。冬十一月宋永安節度使折

德辰卒以其子御勳知府州事。德辰鎮府州其地甚狹。宋王全

斌劉光義帥師分道伐蜀。蜀主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

統軍政太后李氏嘗謂蜀主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

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

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

止之。宋主詔蜀之郵吏將卒先在江陵者悉放還而蜀主

遣趙彥韜孫遇為謀入汴現強弱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

約同舉兵濟河彥韜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

若戍守之慶道里遠近俾畫疆圖之十一月以王全斌劉
光義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崔彥進王仁贍劉廷
護曹彬副之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全斌以留後之
沐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以留後之
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為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
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光義等由歸州進
十二月宋劉光義克蜀夔州初夔州有縹江為浮梁上設
將行宋主示以地圖指縹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
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
即以戰揮來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縹江三十里舍舟
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破州城蜀守將高彥海自焚
死史主計宋王全斌克蜀興州遂及蜀韓保正戰于三泉獲
之全斌克萬岡子二岩悉下興州按二十餘岩所向克
將文進德與戰于三泉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保正及進德等獲糧二十萬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明改定峴以王
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製律呂樂始和暢焉

乙丑宋乾德三年是歲春正月宋王全斌克蜀劍門獲

其樞密使王昭遠蜀主孟昶降全斌等次于成都王全斌

而前蜀主遣王昭遠趙崇韜等帥兵禦之將行蜀主命左
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

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
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

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若彥
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天敗

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
梁退保劍門宋師進次于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

險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翰曰降卒牟進言益光
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

有渡自此出劍閣南二十里至清強與六路合可於此進
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

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諸
 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泓北擊劍閣與大
 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眾
 前進進德至來蘇造浮梁于江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遂
 進次清強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眾退屯漢
 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劍門昭遠股慄失次
 甲戌全斌至趙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皇懼不能起
 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
 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謂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俄而
 宋追者至與崇韜俱被執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
 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
 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又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
 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
 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壬午
 全斌克利州得其糧八十餘萬斛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
 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
 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
 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致命甲申全斌進

以觀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遣康延澤以百
 騎先入成都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全斌等乃
 入城時劉光義克萬施開忠之五州聞蜀主已降乃引師
 會全斌于成都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
 十五縣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九初全斌之伐
 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設壇祀雨謂武殿衣紫貂裘帽以
 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
 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
 曰不能偏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三月

宋兩川兵起王全斌等平之

王全斌等在蜀晝夜宴飲不
 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厭蜀人
 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
 汴州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
 蜀兵憤怨思亂兩路斷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崔彥進
 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三
 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蜀屬邑聚至十餘萬自號興國
 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韓揆以為帥全斌遣米光緒往招

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私其豪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眾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鄒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曰欽祚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廷翰張煦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分守歸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久之曹彬劉廷讓力戰大破師雄於新繁師雄走保郫縣全斌仁贍等復攻之師雄走死于金堂餘黨復推謝行宋置封椿本為主康延澤丁德裕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

宋置封椿
庫宋既平荆湖西蜀儲積充羨乃於講武殿後置夏六月內庫以貯金帛為軍旅餽饘之備名曰封椿

宋封孟昶為秦國公
三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五月乙亥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關下丙戌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宴厚六月甲辰拜昶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使從臣親備禮冊命宗宮妾也戚戚懷鄉老并土妾肯哭以酒死者以汝主聞而傷未有者及年鑄者召有此號宋主嘗見昶飾此當以

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開元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少五代以輪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度支經費外凡大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子女結為秦寧節度為尚書令追封楚王諡恭孝昶母李氏本唐莊至汴宋主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上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之願也時宋主有志于漢聞之甚喜及昶卒不醉地曰汝不死杜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在尔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宋之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翰林學士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主大悅曰作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宋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寶秋七月宋初

運使
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

金帛悉送
在場務凡
察使及
之籍於
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
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帥節度防禦團練觀
刺史皆不預簽書金
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冬十二月回鶻于闐入貢

于宋

丙寅宋乾德四年春正月宋以孔宜為南寧主簿奏孔子

祀宜孔子凡五也五季四十四代孫而文宣公仁王之子夏五月宋主

策賢良方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正之士于紫雲樓宋主承唐制置賢良方正能

法詳開吏黃衣草澤悉許應詔對策三千言詞理俱優者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詔對策三千言詞理俱優者

則中選黃衣草澤悉許應詔對策三千言詞理俱優者試制科人黃衣草澤悉許應詔對策三千言詞理俱優者

今勿復施黃衣草澤悉許應詔對策三千言詞理俱優者行黃衣草澤悉許應詔對策三千言詞理俱優者

丁卯宋乾德五年春正月宋召王全斌等還貶官有差

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宋主自開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

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

具伏贖貨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

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為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為建寧

廉謹並進爵秩復呂餘慶參知政事曹彬自蜀還橐中唯

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宋主曰卿

有茂功又不矜伐德勸二月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義倫

國之常典又何辭焉三月五星聚于奎

夏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宋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贍

夏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宋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贍

免或諧重賈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謀於趙

即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親兵須擇人計若重賈以讒誅

然之乃出重賈為彰德節度使而止秋九月宋定難節度

使西平王李彝興卒子克睿嗣彝興即

戊辰宋開寶元年比漢主繼元春二月宋立后宋氏

上將軍侯三月宋初覆試貢士是歲進士合格者十人陶

之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耶安得登第自宋以董遵誨為通

今舉人凡開食祿之家委中書覆試宋主徽時客遊至

遠軍使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

曰每見城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

餘俄化龍他日論兵即位召遵誨論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

事乎導誨皇恐請死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耶

乃自驍武指揮使拜馬軍都軍頭至是以夏州近邊接通

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判羊醢酒

宴犒其至爽皆感悅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

俘斬甚眾獲牛馬數萬夷老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

定自是各謹封畧秋毫不敢犯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

繼恩立北漢自路之殺日懼宋師至以禮文度為相召

又殺其樞密使毀常山以郭無為為相機務悉以委之遠

主遣使責之曰尔不宗我命繼恩救之遠主不報而拘

罪有三漢主遣使謝曰父為子隱願救之遠主不報而拘

留其使漢主益憂以疾阻初護聖營卒薛劍張世祖女

生繼恩及世祖鎮太原見氏引偏刀刺之妻奮衣得脫劍

居常快快一日乘醉未見氏引偏刀刺之妻奮衣得脫劍

乃自剄繼恩時勿世祖以漢主鈞無子命養之薛劍妻乃

改適何氏生繼元漢主又養為子至是繼恩即位謚鈞曰

孝和皇帝初宋立嘗西謀者謂漢主曰若家與周世禪宜

於不屈令我與尔無所聞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

國宜下太行以夾勝其漢主遣謀者殺曰河東土地甲兵
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叔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
不血食也宋主哀之謂謀者曰為我語
鈞謂尔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焉
八月宋李繼勳帥

師侵北漢九月漢侯霸榮弒其主繼恩宋主遣昭化節度使李繼勳帥党進

曹彬何繼筠康延沼趙贊司起李謙溥等以禁軍伐漢九
月庚子繼勳敗漢兵于洞淵河初侯霸榮嘗以散指揮使

成樂平及宋克樂平霸榮以氣降之未幾自宋走還太原
漢主鈞復用為供奉官及宋師大入霸榮謀持繼恩首以

獻宋乃乘無備白晝廷刃入漢主喪室反為其北漢相郭
時漢主獨處見之繞屋環走霸榮堪習弒之

無為誅侯霸榮漢主繼元立身無為聞漢主被弒遣卒登

師救北漢漢主繼元在冬十一

月宋主有事于太廟宋主李承渥是其所陳藩臣

吾祖宗寧識此亟命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
可廢也命復設之遂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云

大食入貢于宋

己巳宋開寶二年春二月遼人弒其主璟于

懷州遼主荒耽于酒政嗜殺刑政紊亂嘗以虞人沙刺

坊刺面腰斬之法國之至是田于懷州獲熊而遼主

欲甚驕夜分近侍小可人花哥危人辛古等弒之

賢立賢小字明宋主侵北漢二月圍太原宋主命李繼勳等進薄

國事宋主命李繼勳等進薄宋主侵北漢二月圍太原宋主命李繼勳等進薄

繼勳敗漢兵于太原以下宋主至葉長連城國之漢

史昭文以憲州文度以豈州宋主至葉長連城國之漢

党進軍于東城中大然猶恃道為援四月己未何繼筠
逆遠師于陽曲敗之初首數千味之可以加獲遂俘示於
城下城中由是喪氣夏五月宋初命諸州獄吏恤繫囚

宋主以暑盛詔獄吏五日一輪視酒脯獄戶浼縣獄城
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獄以為常閩

月宋師還太原圍解太原圍火連燒不能進使且許郭無為邢

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一日因燕履臣無為勸哭于庭
曰今日以孤城抗宋大寇計將安出引佩刀欲自刺冀動

敵心漢主遷降階持其手引外坐而止及南賊為汾水所
隔水注城中無為請自將夜擊欲自披降宋值天陰晦不

克漢主知其意遂殺無為城中紛擾俄而出兵欲戰又為
宋所敗死者萬計至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宋主將開壁

門八作使稍曉曰愛降如愛敵誰可中夜輒出已而果謀
者時宋師頓于甘草地會者謂軍士多疾太宗博上李光

憲復都屯兵上黨便夏取其麥秋取其木既寬力役之無

便是湯平之策宋主從之秋九月宋初令民與賣田宅

看翰錢印契

庚午宋開寶三年春三月宋賜舉人久不第者出身宋主

士諸科得十五舉以上司馬浦等宋主宋徵契士王昭

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

民養身莫苦寡然宋夏四月辛卯朔百有食之五月宋

主愛其言書于屏夏四月辛卯朔百有食之五月宋

置使錢務宋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于左藏庫以諸州

而受券付秋九月宋詔脩前朝諸淫被盜發者知雍耀等

諸州給之秋九月宋詔脩前朝諸淫被盜發者知雍耀等

則周成周太祖唐高宗太宗中宗宗代德武宣懿僖

昭諸帝凡一歲具棺瘞重葬所存者文致祭宋潘美帥師

伐南漢冬十二月克韶州幸用書

之刑賦歛頌重筮民入城者人輸一錢

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百貨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

曰吾嘗故此一乃民乃令南唐王孫書諭使歸臣歸所

其言宋主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然都部署尹從珂為副

以伐之時漢舊將多以讒補誅死

乃遣龔澄樞性賀州郭崇岳李托往韶州畫守禦

之策九月宋至富州克之斬其將何彥柔潘道遷十

月宋師克賀州十一月進攻韶州

敗漢兵斬首萬餘乘勝遂下韶州

卒未宋開寶四年是歲春二月宋潘美滅南漢執漢

主劉鋹以歸薛宋師進次雁頭漢

師美不許進兵馬遲大廣城十里

之取船艦十餘載金寶如城欲入

衛兵千餘盜船船走宋師將潘城

我則守不能守則降美諭以宋主意

其乃復為打禦之備美遂進攻保

其府庫宮殿羨入城擒漢主臣保

七萬二百四十六戶一十
夏六月宋封劉彥為恩赦侯未朔錄

至汴宋至意呂論慶臨銀及覆反焚府庫之罪銀歸罪于

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書銀對曰臣年十六

臣下澄樞是國主因伏地待罪宋王命大理卿高繼申引

澄樞李托薛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釋銀罪賜服衣冠帶器

幣使馬授金紫元帥大夫兼授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

駁勅為駭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銀好工

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一

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以酒銀疑有

意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至師致討罪固

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深布衣觀太平之盛未

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耶命

銀自飲而別酌宋御史中丞劉滂與卒介好古執禮

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

除中丞宋主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

光範蕭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發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冬十月癸亥胡百有食之○

宋知英州董元吉有罪奪帝元吉守英月餘受賊至七十

特詔棄市十一月唐主使其弟從善朝于宋乞降號稱名

宋主許之唐主事宋甚謹每開宋有嘉慶言凶之事必遣

甚上表於宋乞去國號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

許之唐主乃賧檢制度下書稱教政中書門下為左右內

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

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

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

為削弱當使之強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

普之數唐君臣皆服宋主之偉度

壬申宋開寶五年凡四國一鎮春二月宋以劉熙咨參知政事。夏五

月大雨河決宋主放其宮女百人。秋九月己朔日有食

之。宋李崇矩罷崇矩女為趙普子承宗妻二人相厚普

待之薄上書告其陰事崇矩不

能自明遂罷而普由是見疑。癸酉宋開寶六年春二月高麗王昭卒子德立。三月宋

鄭王郭宗訓卒于房州。謚曰周恭帝。葬于順陵。鄭王祖宋

哀繼朝十日。謚曰周恭帝。葬于順陵。宋主覆試貢士於講武殿。承

唐制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六三楷三傳

學究明經明法等科。是年翰林學士李昉知書以舉取宋準

以下十一人而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科賢異以酒對問失

次宋主憐之而濟川乃防鄉人。會有新防用結取合宋主

乃籍終場下第姓者得三百六十八人皆召見。其一

百九十五人并等以下。號萬數給紙筆別試命熙中侍御史李

璽等為考官。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

二十萬以張宴會而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宋

主語近臣曰昔者科名多為弊。夏四月宋命薛居正監修

五代史。五月宋劉熙咨致仕。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

封璉為交趾郡王。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

節度使乾德初羅州刺史丁公著之子部領交趾仍置交趾

直隸資治通鑑卷三

十一

奏使錢一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宮今朕名德賢宅以待李煜及汝光來朝者居之以詔示文贊秋八月宋趙普免普獨相十年為故頗專嘗以遺還論行秋八月宋趙普免普獨相十年為故頗專嘗以論死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殿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屏宋主傾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落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尔時官禁殺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力為救解得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莊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觀利輸林學士慮多遜方以文學得幸而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驥以其官屬與堂吏州會普擅增刑名見宋主言之宋主怒德驥誣毀大臣黜為商州司戶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驥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隣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訟普親信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隣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訟普親

可度而召德為秘書丞權有薛秘書正字普恩益替會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由薛秘書以并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德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德然則昭憲皇太后大漸之密臣實德聞願命知臣九月宋呂餘者君德賜昭憲宋主手封其表德願諸官中宋主加其子慶龍。宋主封其弟光義為德皇德宰相上宋主加其子德昭同平章事。宋以薛居正沈義倫平章事盧多遜

參知政事多遜博學善文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務預戒吏必令白已知所取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由是有寵冬十二月宋

行開寶通禮宋主命李昉劉溫叟本開元禮禮益為書二百卷魏通禮行之

宋開寶七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三月宋遣

宋開寶七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三月宋遣

使如遼夏四月遼使耶律昌术

如宋

始通也

三佛齊入貢于

宋。秋七月南丹州蠻莫洪蒞

附于宋。九月宋曹彬帥

師侵唐

宋主欲伐唐而無名乃遣知制誥李穆使唐諭唐

言事大朝莫全濟也今若

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

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

遺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

復使諷之。入朝。唐主不從。而

過還具言。江南可取之狀。宋主

與趙普定計伐之。且曰：王

全武平蜀多殺降人。吾思之常

取。事已至。是乃命曹彬為

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

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

將兵十萬以伐唐。將行。宋主戒

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

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

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爾闕。則

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

劍授彬曰：割將而下。不用命者

將之。潘美等皆失色。十月

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閏月克

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

采石。賊初營池州。人鑿冰以

舉進。上不第。因謀歸宋。乃

下。以若水為緝。導既克也。即

言江南可取。狀請遣浮梁

舟於石碛口。遂移置采石。三日

水。右贊善大夫及郎南

齊江若。燬平地。與唐師遇。斬

成。不差。尺寸。宋臣因以

不。時。冬十月宋五代史成。曰

太祖暴亂。告此。宜其賊。唐

也。子。十二月吳越王俶圖唐。常

州也。宋命鞏執曰錄時

政送史館。請也。日曆自是修矣

乙亥。宋開寶八年。是歲春正月。宋曹彬圍唐江寧。曹彬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卷之三
三月遼使克沙骨懷恩如宋結成夏四月

宋以衛德仁為太樂署令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授同光故

事求領郡宋主曰於人為判使

王徽克唐常州歸之于宋。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宋使郝崇信如遼報使東印度酋長使其子穰結說囉

朝于宋。八月遼使耶律霸德如宋致方西南蕃順化王

入貢于宋。九月宋主狩于郊宋主狩于近郊連龜馬蹶

宋師克唐潤州。冬十月

宋主使從鉉求成于宋宋主不許曹彬屢敗唐師于城下

華其吏部尚書徐鉉嘗賣方物于宋手書上表以求緩師

如子事之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亦謂父子為兩家

之命鉉見宋主反覆論辨不已宋主怒曰不須多言江南

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則操之側豈容人射唾耶鉉乃辭

宋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十

一月宋曹彬滅唐唐主李煜降彬圍唐日久唐主僅不知

旌旗遍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舉皇弟繼勳召朱令

贊于上江命連巨筏載甲士十五萬順流而下以緝采石

浮梁等閣之遺鐵樞都部署王明容令人樹長木於洲渚

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逗挽不敢進明因移檣諸將倚

角射兵龍之令贊巨皖口明合劉暹逆戰大破之擒令贊

兵出則與之戰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彬遣人謂唐主曰

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唐陳

喬張洵等每引符命謂玄象無變金湯之固宋易取也此
 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虞即臣先死唐主深倚洵
 喬謂洵降意及城將陷形勢危迫洵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
 洵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
 之只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語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
 捷稍愈又明日城陷陳喬徑入白唐主曰今日國亡願加
 顯戮以謝國人唐主曰此乃原數何必死無益也喬曰縱不
 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唐主率臣僚詣軍
 門請罪惟安待以賓禮請埋入宮治藥彬以數騎待
 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煙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煙素硬
 無毒既已降必不來自引決煙治寒圍遂與其宰相湯悅
 等四十八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於士衆畏服無敢輕
 肆者江商頓以安全凡得州十九軍三萬二百八十七戶六
 十五萬五千六十五捷至郡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
 民受其禍攻賊之際必有橫羅鋒刃宋使來準如遠十二
 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是賀正旦也自宋進封劉錡為彭城
 是賀正旦也自宋進封劉錡為彭城

郡公

天子 宋 太平興國九年十月以後太宗吳 春正月宋封李煜為

遣命侯

正月辛未宋主御明德門以唐主煜嘗奉正朔命
 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宋

主見而釋之賜冠帶器幣發馬有差授煜為光祿大夫檢
 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

因赦天下宋主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鉉對曰臣為江
 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宋主曰忠臣也又責張洵

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洵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
 書示之洵謝曰犬吠非其主此其一也他尚多有今得死

臣之分也鮮色不變宋 二月宋以曹彬為樞密使 初彬之
 主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唐也宋主謂曰後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
 彬曰不然夫見行也仗天威遠廟諒乃能成事焉何功哉

况使相極品也表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末平耳及還獻俘
 宋主謂曰本授卿任然劉繼恩未下姑少斬之美視彬

微笑宋主詰之美以實對宋主亦大笑乃賜錢二十萬

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命吳越王俶朝于宋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瀾居親幸宴之賞資其厚三月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

月宋主以其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德芳宋主少子也宋主如洛陽

陽宋主如西京遂拜安陸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宋主生於洛陽樂其風土意欲留居之晉王光美言其非便宋主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美問其故宋主曰長

安遷山河之勝且可去兒兵光美力請遷汴宋主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

下民力難矣四月遂還汴宋曹翰屠江州殺唐守將胡則

州郡皆降宋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眾

而盡屠其民夏五月宋使田守奇如遼賀遼主生辰也

八月宋覺進帥師伐漢九月吳漢師于太原還使耶律沙

救漢宋主命覺進海美揚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郭崇信王政忠關彥進齊超

孫晏宣安守志齊延琛穆彥璋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收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

遼遼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

○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光

義入侍是夕宋主匡胤殂甲寅宋主光義立赦

壬子夜召晉王入寢殿屬以後事宦官宮婢皆不得近但

通見獨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遊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

擊地大聲曰好為之俅而宋主殂年五十宋后見晉王

呼曰善母子之命皆託于王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

寅晉王即位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大赦天下宋

主世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即位之初頗好微行

終日侍側不能言也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
 天下主非深居閉門何益既而律行愈嚴有諫者輒不
 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一日聖廟災便殿不
 者父之左不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耶早作東快
 决一事故不樂耳汴京新宮成御正殿坐令謂宰相薛
 左右曰朕觀為臣者比多不能終忠孝薄而無以享
 正等曰朕觀為臣者比多不能終忠孝薄而無以享
 厚福耶宮中葺簾幕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
 主嘗衣貼紵鋪翠襦宋主曰汝服此眾必相劾禁之主一
 日勸宋主以黃金飾肩輿宋主曰我必相劾禁之主一
 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又嘗
 謂侍臣曰古之人君解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如唐太宗
 受人諫疏直詔其失曾不愧耻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
 言哉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
 非徒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
 王嘗親往視之曰痛哉堯舜王賢痛宋主亦取艾自
 灸每對近臣言晉王能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

吾所不也善於台使即位之初交廣劍南太原荆湖江
 表遼夏皆服國也因注意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瑋
 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高鎮棗州郭
 進駐山西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
 以崇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弋直守慶州董遵道屯環州王
 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城慶在汴京者
 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以與之恐其有變免其所過
 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
 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資以遺之由是邊臣益大能養死
 士使為閒謀洩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
 十年間無西此之憂以至平蜀楚拓越辰所一縣志蓋能
 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元年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
 三十八戶九千六百七十三萬五千九百五十四年有州
 九十七縣一千八百九十六戶三百九萬五千四百四
 祖起介胄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祖晉漢周亦豈其
 相絕哉及其發跡苑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
 第削平比豈人力也耶觀其釋藩鎮兵權自引對務農興
 塞禍烈之源也

學慎罰薄欽與世休息遂於至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
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
德仁義之風無讓於宋主以其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
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兄弟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即先美也初太

欲其漸進故不加封爵宋主即位始封德昭拜德芳使相
云尋遵杜太后遺教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女皇女以

示一宋以盧多遜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宋進封李

煜隴西郡公劉錡衛國公。十一月宋封高麗王佺為高

麗國王。宋使馮正如遼也十二月宋大赦改元宋主

元熙受朝樂縣而宋始令諸道轉運使察舉部內官吏。

遼使耶官五六蕃官只如宋

郎官五六弔慰也
蕭古只賀即位也

丁丑宋太平興國二春正月宋宴貢士于開寶寺

宋主思
振淹滯

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
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及親試舉人閱其十舉至十

五舉者百二十人并進士呂蒙正以下一百七人諸科二
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

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鞞笏
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鞞笏錫宴

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太祖怒令
關賢寺自為詩二章賜之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

武士拽出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
不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

第與京官授將作監丞或大理評事為諸州通判云
中有司失於掄擇實於下第宋主不悅故一榜盡賜及

置江南榷茶場

從轉運使樊
若冰之請也

二月宋主更名旦。三月宋

加河陽節度使趙普大之。夏四月，定葬太祖于永

昌陵。遣遣即律秋八月，平海州。夏四月，定葬太祖于永

初罷節鎮領支郡之制。高保寅知懷州，博州，河陽而保

之制右拾遺李瀚復以為言，宋主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冬十月，遣使如宋，賀

辰也。自是歲以為常。宋推酒醑。十有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

戊寅。宋太平興國三年是春二月，宋立崇文院。初宋置

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宋主即位，命於昇龍門東北，初立三館書院，至是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元八萬卷。

月，吳越王俶朝于宋。夏四月，陳洪進以漳泉二州歸于

宋。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使。洪進朝于汴京，因以漳泉二州十四縣戶十五萬一

千九百七十九獻之。宋授洪進武寧節度使。五月，吳越王

錢俶以其地歸于宋，宋封俶為淮海國王。俶朝于汴，會陳

上表乞罪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

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宋主不許俶乃籍境內十三州

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萬五千

三十六獻之于宋，宋以淮南節度管內為淮海國，封俶為

王，授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

惟康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

並為節度使，賜資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銀珠以

定難節度使李克勣卒，子繼筠嗣。六月，宋詔自今職官

受贓雖赦不得復叙。太祖之世雖大赦不釋贓吏，至是復

詔諸職官以贓致罪者雖會赦不得

敘承為定制秋七月宋隴西郡公李煜卒初曹彬令煜治衰煜方以亡國為念不及

多取留汴貧不自給言于宋主宋主命增給月奉仍賜錢三百萬年四十二而卒贈太師追封吳王宋以孔

宣襲封文宣公宋主召宣問以孔子世嗣遂命顯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

均田遂抑本家為編戶九月宋宴貢士于迎春苑○冬十

一月戊申宋主有事于太廟己酉郊赦宋主祀天地于園丘以太祖配大赦

加恩中外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遂肆赦加恩以為常制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續編卷第四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

遼乾亨元年 宋滅北漢混一中原

春正月

潘美師師侵漢

帝議伐漢曹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窮太原重進分道伐漢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

燕薊援師遼遣健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

東遼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以石熙載簽署樞密院事。張思訓獻所製運儀司天監

中人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作運儀以鑿日

月行度或於自然不假人運尤為精妙焉帝命置於文明殿東南殿樓下擢

二月帝自將侵漢。遼耶律沙救還三

月郭進敗遼師于白馬嶺。漢主求救于遼遼主遣南府宰



監軍帥師赴之三月乙未至白馬嶺與郭進過沙嶽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進師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軻夏四月以石鼎載為樞密副使

○師圍太原五月漢主劉繼元降詔封為彰城郡公潘美

敗漢兵進築長連城以圍太原矢石交下知兩漢外援不

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四月庚午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

者不納帝怒親督諸將衛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薄甲交

射矢集城上如蟻毛五月壬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

降漢主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手詔諭漢主速降

當保終始貴富詔雖入城而諸將斂攻不可遏帝猶慮城

陷帝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雙從臣於城臺甲申漢主辛

官屬編衣紗帽待罪臺下帝賜以裝衣玉帶召使升臺漢

主叩首謝罪帝釋之己丑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

封彰城郡公賜發甚厚命初部郎中劉保勳知太原府折

下官漢劉繼文奔遼封為彰城郡王帝發太原六月

遼伐遼圍幽州秋七月及遼耶律休哥戰于高粱河敗績

乃還帝既滅漢欲東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置不欲行

意遂決五月庚子發太原六月丁卯次東易州遼刺史劉

字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戊辰次涿州遼判官劉厚德以城

降庚午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攻走之

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結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

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順州劍州皆

正德皇帝

庚

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也帝至自范陽帝還亦以石守信

真定而還自是遠好遂絕帝至自范陽信劉過從軍失

侍與八月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德昭從帝攻太原軍

在有謀奉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

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

自矧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九月劉廷翰等大

况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蓋曰繼子五人九月劉廷翰等大

敗遼師于遂城遼主遣南京留守燕王韓匡嗣與耶律沙

方障宋師請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

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休哥將劉廷翰崔彥進李漢瓊

等分道前後合擊遼師大潰死者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

餘衆走易州獨休哥整兵而戰宋師乃退遼主怒匡嗣將

誅之蕭后力救得免以休哥為代州刺史漢建雄節

善戰號楊無敵帝聞其名召見以其老於邊冬十月進封

寧拜代州刺史遼人忌之望見旌旗輒引去

齊王廷美為秦王論平漢

五年遼乾亨春正月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羽自知成都

清職乃改端明為文明二月定差役法分民戶為九等上

免從京西轉運三月衛國公劉錡卒錡有口辨帝之將伐

中錡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懼偽之主今日盡在生

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旌為諸

國降王長帝大受及卒帝輟潘美敗遼師于鴈門殺其將

蕭咄李秋七月交州亂詔孫全興帥師討之領及其子

而代領其衆帝聞之以孫全興張深崔亮劉登實湜王傑

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潘亮由邕州登是誤由冬十月

蕭州進桓聞之遣使為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遼主自將圍瓦橋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遼師退乃還

遼主自將圍瓦橋宋師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

水而戰宋師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

丑闕南諸將與戰大破之戊午帝次大名諸軍復戰于莫

州賊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

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十二月遼以耶律休哥為于越定難留後

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六年遼乾亨三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

詔諸路轉運使察官吏賢否以聞罷交州師孫全興棄

市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知邕州

班師斬劉登賈湜于高昌來貢夏六月薛居正卒居正

卒子延祿嗣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以田錫為左拾

遺錫好言時務既居諫職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

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今諫官不闕廷爭

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新記言勳御史不致

諫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

司其局職業脩舉則威儀自嚴其三言近者寓縣平寧

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加

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秋隘尤甚即曹無本局尚書無

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

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脩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

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織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

堂圖見五...皆麗于背遂成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以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疏入優詔褒賜錢五十萬以

趙普為...徒兼侍中普奉朝請辭辭不得志者累年至是

嘗給事普即得幸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

為權倖所沮遂偷道預聞昭憲太后顧託及前朝之表自訴等事帝於宮中訪普前表得之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

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中書舍人郭贊等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不關貪引對而授之謂之

差遣以石熙載為樞密使冬十一月楚昭輔罷

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貶秦王廷美為

西京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

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夫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而帝意不決召

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舒州上玄石石有白文

出趙號二夏四月以竇偁郭贇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偁

十一帝夏四月以竇偁郭贇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偁

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楊守一為樞密都承旨賞上秦王

也盧多遜免趙普復相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庶得多遜普遺

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罷秦王廷美官流盧多遜

下詔致其罪責授守兵部尚書罷秦王廷美官流盧多遜

千崖州多遜既免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學

逸具伏累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官車展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與德明報多遜云

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予前多遜受之獄上帝詔文武
集議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廷美多遜明兒顧峯
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
屬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沈倫罷生與盧多遜
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

五月崔彦進敗遼師于唐興○定難留後李繼

捧來歸銀夏綏宥之地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

之賜資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懇德乞納其境內

夏綏銀宥四州既來歸疆土幾復漢唐秦廷美為涇陵

縣公房州安置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

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涇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開封府

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世乃生符

之春州潘美敗遼師于鴈門○折御卿敗遼師于新澤○

六月定難都知蕃落復李繼遷入于地斤澤以叛繼遷繼

也四世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戰沒贈宥州刺史曾

祖仁顯唐錄州防禦使祖彝景父光儼皆嗣防禦使于晉

內都知著落使留居錄州聞宋使者至發總麻親赴汴乃

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

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報澤距夏州東北三

百遼主侵滿城○秋九月遼主賢卒于焦山子梁王隆緒

立尊母蕭氏為太后治國事以韓德讓為政事令無樞密

使總衛兵遼主幸雲州行至焦山有疾命南院樞密使韓
隆緒而祖陸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是為昭
聖皇帝國事皆決于太后蕭氏后以德讓總宿衛兼政事

令南院大王勃古哲繼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休
哥為南面行軍都統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景宗任人不疑
信賞必罰唯獨國力以助河東破軍
殺將而不能救其亡為不知權云
冬十月實魯傳卒。行

乾元歷冬官正吳昭
十一月以李繼拯為彰德軍節度使
以繼捧鎮彰德復官其兄弟十二人帝嘗問繼捧曰汝在
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

制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高麗王伯卒弟治立

八年契丹聖宗隆
春正月曹彬罷以王顯拜德超為樞密

副使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帝親代樞密使曹彬之位乃
為不利且誣以事為微帝信之乃出彬
為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
二月戊午朔日有

食之。以宋琪參知政事。遼以耶律休哥為南京留守

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
三月置諸王府翊善及侍講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于瓊州
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
居常快快一日詔王顯崇

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幾許大官汝等
何人反在吾上我實耻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鞠問德超

具伏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死
帝作戒辭頒于群臣。五

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

月交州將黎桓逐其留後丁璿而代之
桓自稱留後遣使
來貢并上丁璿讓

表詔諭桓送
河中央滑州之閒有泉近百泓匯為一登高

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彼人呼為星宿海流出復歸曰哈刺

海東出曰赤宿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水東北流為九渡河

其水清可飲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闐即曰

關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
所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
境至積石經河州過焉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

國北繞朔方北關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通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於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大無崇山巨礮以防之勞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以東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自漢以降每以為憂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乾德以東來決者不一是年大決滑州之韓村泥澶濮曹濟東南入于淮壞民田廬舍東南六月以王顯為樞密使瀕既拜帝語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之取賜濼復國號曰契丹六月遼主有事于大廟遂率群臣亦上遼主尊號曰天輔皇帝大兗州父老請封禪帝不許

知政事

帝曰

因論事奏曰臣輩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

秋七月郭贄免以李昉參

以入對宿醒

未

八月石熙載罷。命中書樞密脩時政記

○溪錦叙宮

西州蠻來附。

冬十月趙普罷

普罷為武勝

作詩賤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注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存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以虜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兩全可謂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

知政事張齊賢

王沔同簽署樞密院事

帝謂琪等曰世之

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中亦當簽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

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還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也時人服其量以呂文仲為翰林侍

讀王者為侍書帝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

率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遂命文仲著侍讀與書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若以筆

法寫湍以字學是歲江河漢雅穀洛瀍澗水溢

雍熙元年和二年春正月詔求遺書帝謂侍臣曰教化之

藉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佚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

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

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帝弟涪陵縣公廷美卒于房州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為涪王蓋曰李

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也

穆卒穆質厚忠恪謹言慎行所為純至無有矯飾帝聞其

卒哭謂侍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爾殞沒非

朕之不幸也三月以楊延慶等為知制誥等十餘人命之因

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反其禍皆秦

彭守頰州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

而天應之若此夏四月泰山父老詣闕請封禪許之五月

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罷封禪帝既詔以十一月二十一日

士憲蒙等詳定儀注矣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詔州縣

甲印

官上書言事附驛以聞冬十月賜華山隱士陳搏號希夷

先生太平興國中搏兩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見帝

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

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于世今理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清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語白帝帝益重之詔賜號希夷先生

尹憲襲李繼遷于地斤澤走之獲其母妻
放還華山尋卒

而還
知夏州尹憲襲繼遷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去憲獲其母妻俘千四百帳而還繼遷復聚豪族轉徙無常漸以強大西

十一月有事于南郊大赦
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往歸之

帝將郊祀
秦拜思上書願勿肆赦因引諸葛亮相蜀數十年不赦之事以為證帝以問趙普普對曰聖朝開創以來具存彝訓三年郊祀即肆恩普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倫偏據一方何足師法帝從普言

十二月徙
封淮海國三錢儼為漢南國王

立德妃李氏為皇后
州刺史凌

賜京師大酺三日
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眾共

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酺三日至期帝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雉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又集開封諸縣及諸軍樂人列于通衢音樂雜發觀者溢道遷市肆百貨於道之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樓下賜以酒食明日宴群臣于尚書省獻歌詩頌賦者數十人

二年
契丹統

春二月交州來貢
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

曹光實于諫
曹光實于諫

遂襲銀州據之
三月宴貢士于瓊林

紀
帝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人于崇政殿始分三甲

宴于瓊林苑
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節度推官寵之以

為定制
帝謂侍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

觀其才
彼而用之廢田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爾復慮

禮部取舍
不當

夏四月宴群臣于後苑
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

于後苑謂之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
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詔輔臣三司使翰林
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
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
花曲宴自此始置明法科。秋八月遣使按問刑獄察官吏勤惰

于諸州。九月楚王元佐有罪廢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
聰警銳類帝帝

鍾愛之。陸陵縣公廷美之遷房州元佐力救焉。廷美既死
元佐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擢抵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故
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進不預及諸王
宴歸幕過元佐元佐志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產我
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詔廢為庶人均州
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

召還居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韓國華如高麗。時議用
于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以命國華齎詔諭令發兵西會
高麗獲悍恃險未即奉詔國華諭以威德始俯伏聽命

冬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宋琪柴禹錫免。初帝詔廣
錫有別第在表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乃陰結
琪欲因之以請虛多遜藉第琪為白帝帝益鄙之廣南轉

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密
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末知其端
咸言延範強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誤諧
無大臣體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為左驍衛大將軍延範
及其黨與皆大誅。南康軍大兩雪江水冰。雪厚三尺江水
冰合可勝重載

三年契丹統和四年春正月曹彬米信潘美帥師伐契丹。賀懷浦
將兵屯

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畧上言契丹主少母后
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然之以曹彬為幽

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

北道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
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李至罷。二月李繼遷降于

契丹契丹以為定難節度使都督三月曹彬克契丹固安

及涿州彬敗契丹兵于固安南克其城進攻涿州田重進

敗契丹于飛狐克飛狐靈石重進攻飛狐連敗契丹之師

飛狐守將呂行德舉城降以其潘美克契丹靈石

潘美自西陲入與契丹兵遇追至靈州破之其刺史趙彥

章以城降美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舉城降美遂攻

克其城皆波國公陳洪進卒夏四月田重進克契丹蔚

州重進屢敗契丹之師進至蔚州其五月曹彬及契丹耶

律休哥戰于歧溝敗績初諸將陸幹帝謂曰潘美但先趣

且待重綏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

後山後兵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兵勢大振每奏書

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

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軍弱以脅餘眾盡則

以精銳張其勢設伏林莽以絕宋糧道彬居涿旬日以食

盡退師雄州以接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

以援獨懼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

河與米信會時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

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舉糧與米信

軍出若且戰且却由是宋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

歸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
 還代州徙雲應岢嵐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真河東
 京西帝謂張齊賢等曰卿等契丹耶律斜軫復取蔚靈
 共賭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宋先
 契丹諸路兵馬都統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宋先
 鋒將賀令魯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
 萬人明日攻蔚州宋師救之斜軫遣都監耶律顯子伏兵
 險院以待城中兵聞救至突出斜軫與顯子前後夾擊宋
 師天奔斜軫追至飛狐宋師又敗死者二萬遂取蔚州令
 岳與潘美復帥師往救與斜軫戰于飛狐宋師敗績於是
 宋師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後守城
 吏卒千餘遼太后以殺敵過當命建佛寺餼僧萬人于上
 京開楊業及契丹耶律斜軫戰于陳家谷敗績死之契丹
 復取雲應朔州及諸城潘美既敗于飛狐乃引兵護雲應
 狼牙村聞耶律斜軫已入寰州兵勢甚盛揚業欲避其鋒
 護軍王侁等不可謂業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

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
 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將行泣謂美曰
 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援
 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其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
 今諸君責業避敵敢尚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
 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
 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于谷口斜軫聞業且至
 遣副部署蕭撻懶伏兵于路業至斜軫擁眾為戰撻懶
 識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
 根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又無
 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
 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
 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空見無人拊膺
 天慟乃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
 十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抱影射之
 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王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
 賊擇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耶律顯何面目求活
 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

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遂
皆戰無一生還者於是守雲應朔等州及諸城將吏間業
死悉棄城走斜軫盡復取之事聞六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而除佺名

○以辛仲甫參知政事。秋七月貶曹彬。崔彥進米信為

諸衛將軍。治其違詔失律罪也。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

賢請行乃命之令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八月以王沔張宏為樞密副使。

冬十月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

之丁氏由是遂亡。十二月劉廷讓及契丹主戰于君子館。敗績契

丹誘執賀令圖以歸。遂陷邢澤德州而去。十一月契丹主

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十二月望都宋瀛州部署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

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先以兵扼要害而逆戰于君子館

天方盛寒宋士卒皆不能戰弓弩會契丹主兵大至乃圍

廷讓數重廷讓時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援而繼隆退

保樂壽於是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身南走李

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半是休哥謀給賞令圍曰我獲罪本

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遣以重錦十兩及廷讓敗

休哥宣言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

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牀罵曰汝常好

經度邊事乃今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
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
州殺官吏俘士民所在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
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績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道租給
年三張齊賢大敗契丹于土鏗堡。契丹自湖口薄代州
列南門外衆寡不敵代州副部署盧漢瓚長儒保壁自固齊
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為契丹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

亥丁

并州至柏井得密詔東師欲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
出戰已還州矣是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
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織負
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
旗幟意謂弁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鎗
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捷列哥官使蕭打里斬首
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以劉繼元為保康節度使○李繼遷請昏于
契丹契丹以耶律襄女歸之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婚大國永作藩籬契丹以

四年

契丹統和五年

春二月改封漢南國王錢俶為許王

詔改封

國王俶固讓國王之封乃改封許王

三月安守忠及李繼遷戰于王亭敗績

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守位而御

夏四月張宏免以趙昌言為樞密副使

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守位而御

史中丞趙昌言多條上邊

五月遣使市馬于諸路

國子博

上言乞於軍伍中取牝馬而孳息之增蓄駙將卒之月給俸其納馬即止是貨不出中國而馬增倍矣由是牧馬頓

以李繼捧為忠信軍節度使

李繼遷數寇邊或疑繼捧

信從其弟克寧為忠州

元年

契丹統和六年

春正月帝耕籍田赦

詔除耕地于朝陽

如大赦郊禮以后撥配邊親耕籍田數千步乃止還御丹鳳

二月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徙錢俶為鄧王

食邑九

戶食實封一萬

以李繼捧為感德軍節度使○李昉罷

六千九百戶 為顯政姓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顯學登聞

子茂

數訪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
 宴樂帝由是厭妨及籍田禮畢遂罷為右僕射防和厚多
 怨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
 絕之已而懼用或不足用必和顏語待之于弟問其故
 思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夫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王沔參知政事張

宏為樞密副使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帝欲相呂蒙正以

能明賞罰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
 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普開國元老
 遂同相位普雅重之趙昌言有罪貶為崇信軍節度行

軍司馬

呂言與監鐵副使陳象與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
 巨既為程穎作大言諫方以訟罷李昉二人益相得穎益

使臣言責為崇信行軍司馬象與儼皆罷夏五月作禮閣

于崇文院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以三館書籍真本并

書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賜李繼捧姓名曰

趙保忠復以為定難軍節度使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

加賜而遣焉且謂曰若能內侍候莫陳利用有罪賜死商

州乘與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許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

惜此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誠則亂天下法可秋八月太

...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鄧王錢徽卒

徽薨輟朝七日御正衙

忠懿命使護喪葬名賜自鏐至敬世有吳越而宋師者三

十五年既以地歸朝四使夫國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

之盛近代無比然自奉甚儉素好書善吟性謙和未嘗忤

物世以是重之九月楊守一卒。契丹主復取涿州冬十

一月遂陷祁州九月契丹主克沙州十一月破長城宋亡卒

清園南走契丹主邀擊之殺獲殆十二月以李繼遷為銀

州刺史李繼遷上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殺繼遷契丹初置

貢舉一人二年契丹統春正月契丹主陷易州而去

契丹主克易州而二月作方田。夏四月不雨五月戊戌遣使決獄于諸

州是夕雨。秋七月以張齊賢為樞密副使張遜簽署樞

密院事。彗出東井八月丙辰赦是夕彗滅

彗出東井帝勝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不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於

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務繕

之艱難恤物安人尹繼倫大敗契丹而律休哥于徐河

契丹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謀送糧餽數千乘趨威

虜契丹而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緣邊都

巡檢使尹繼倫道領兵徵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

曰孰蔑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則乘勝而驅我止去不捷亦

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自是邊境兵少息焉

淳化元年契丹統和八年春正月趙普致仕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

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許詔貸江州之檢太保兼中書令南京留守將發帝幸其第

義河陳競粟初陳宣都王叔明五世孫唐右補缺兼生祕書少監京生監官令衰廢生高安丞灌灌

孫伯宣避地江州之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伯宣生江州長史崇自燕至崇未嘗分異崇益置田園爲家法戒

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僖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江州司戶來來子奉禮

郎昉昉之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木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

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書樓于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唐江州上其事詔仍免其徭役昉弟子鴻鴻弟競競之世子姓益衆

常苦乏食至是知州康賦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其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齋而食可以及

秋成屬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地家群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二月忘義耶帝聞深加歎獎旭後世守家法久而不墜

置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因唐制也昭文館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

之夏五月鑄淳化元寶錢帝親書錢文作真草行三體自是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

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爲夏國王不雨

二年契丹統和九年春正月不雨蝗三月雨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無應帝手詔

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辛仲甫罷閏二月辛未朔日有

卯辛

食之。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

準為樞密副使恕有心計為監鐵使帝深器之親題柱曰

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

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

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

之盜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

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至準乃言頃頃

者祖吉王准皆侮法受竊吉賊少乃伏誅准以參政洵之

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焚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

問洵洵頓首謝於是切責洵而以準為可大任遂有是命

焉張宏罷○五月初置諸路提點刑獄○秋七月李繼遷

降詔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曰趙保吉繼遷與趙保忠

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

兵往援守素至繼遷乃歸款奉表謝罪故有是命且以其

子德明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秋九月呂蒙正罷王洵

繼遷既受詔即以誥命獻于契丹

陳恕免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洵洵

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叶及二人參知

政事洵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權事告齊賢等會左司

諫王禹偁上言自今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部

是疑大臣以私私請洵喜即奏行之左正言謝泌以為如此

泣不願離左右未幾移驢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

郭不治怨聞密以語之觀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怒怒漏

言亦坐免會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帝怒怒

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故罷為吏部尚書三日之間連罷

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詰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沆甚明敬毀

者勉以李昉張齊賢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王

顯免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樞密

院事同

院事同

院事同

院事同

院事同

院事同

院事同

院事同

院事同

院事同

院事同

院事同

知樞密院事
自三人始

冬十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

復姓名曰李繼捧。彭城郡公劉繼元卒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是

歲大旱

三年契丹統和十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三月詔試舉人

自今糊名考校。京師大蝗翳曰夏五月己酉遣使決獄

于諸州是夕雨。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時穀價大賤帝遣使臣於京城

四門增價糶以助之命曰常平俟秋七月太師魏國公趙

普卒普薨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故其當揆惟義之從偃武修文慎罰薄斂以立宏規於後世其功大矣少習吏事

取書術及相太祖勸以讀書遂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

後未嘗以勳藉自伐亦難能矣獨延美齋多進之獄大為

太宗盛德之八宴群臣於新祕閣。召終南隱士种放

不至各陽人种放沉默好學父明卒與母俱隱終南約林

者衆貴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故得辟穀術別為堂於

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懸漲道路阻隔樸樵乏絕止

食菜粟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有寂聊以養和因

號雲溪醉侯播中短褐負琴携壺游長流坐藍石採山藥

以助飲往往連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約林至州縣七十

里徒步與樵人性返著紫書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

一詞錄人頗解之多為歌詩自稱退士作傳以述其志轉

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

與故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冬十一月閩婆來貢開安國在南海

嘉其節命所在時加存問焉不通至是其王契丹伐高

麗契丹遣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高麗王治遣朴良柔

置磨勘院帝慮中外官吏清濁無以察其能

四年十一月春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改磨勘為審

官院金部員外郎謝必言磨勘不出於典訓故也掌封黎

桓為交趾郡王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

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

市亦第置地土依民種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燕井者益糴

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

夏五月以張洎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

職懇切實重非他官可六月張齊賢免初王德用欲求補

以齊賢與李沆有姻婭託之以請沆為之沆曰齊賢

詰責廷德貽業皆諱不以實張遜寇準免遜與準不協

對齊賢不欲累沆遂坐免張遜寇準免日準與溫仲舒

並善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

厚善獨奏斥臣辭氣甚厲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

為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既罷帝念之不置語左

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院事

置銀臺通進司

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

秋七月

院事

置銀臺通進司

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

秋七月

院事

置銀臺通進司

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

通鑑纂要卷四

十一

置諸路茶鹽制置使。帝觀歌器。論林學士蘇易簡直禁

審奏為帝。帝問之。易簡曰。江南徐遊所造者。即率至便殿。

帝親試之。嗟賞再三。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

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帝納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冬十

月分天下州縣為十道。是年三月。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

制。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

南。東西。兩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京西為右計。魏。荆

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李以質。黃中。李沆。溫

仲舒。罷。以景蒙。正平。章事。蘇易簡。趙鼎。言。參知政事。趙

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朕此年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

功。黜去則天下之燭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脩。

外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春。

遇異。帝嘗罷白書王堂之署。四字以賜之。欲尊龍制。使

天下捨其名。望而後正。位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建用。因

亟言。并政得失。遂入政府。敏中明辨。有才略。時西北用兵。

樞機之任。專主謀議。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敏中蒙

不周知。以陳恕為三司總計度使。以恕為總計度使。判在

帝器之。以陳恕為三司總計度使。右計事。凡議論計度。並

令恕參預。恕以官司各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監池。用困保吉。保吉遂

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周太后符氏卒。趙保吉寇環州。以陳靖為

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太

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

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量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利。為

定以頒行。天下帝乃以靖為勸農使。皇甫選。何亮。副之。選

等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為不可。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

法。冬十一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邛州。永康軍。都

甲甲

檢使張玘與小波戰于江原縣死之小波亦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梓州縣眾至數十萬

五年契丹統和春正月李順陷成都知府郭載出奔梓州

詔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帥師討之李順攻陷漢

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斬開出奔梓州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振

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

發兵急討無史滋蔓帝從之

為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保吉徙緱州民于平夏詔將高

吉復圍堡營掠居民焚積聚遂饑時大饑民持杖相率投

攻靈州詔李繼隆帥師討之饑時大饑民持杖相率投

死者甚眾知靈州張榮獨取為首者執有餘悉從杖以其

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乃遣使分詣諸道巡緝帝謂之曰

彼皆平民因饑取贖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

未減不可從強盜之科由是全活者甚眾

二月李順寇

知州上官正大敗之順遣楊廣寇劍門都監上官正麾下

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

大破之斬賊數萬餘眾三百走還成都順怒其難眾盡斬

之自此沮氣矣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獲道為憂正以

甲甲

五年

契丹

統和

春正月李順陷成都知府郭載出奔梓州

詔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帥師討之

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斬開出奔梓州

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

發兵急討無史滋蔓帝從之

為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

吉復圍堡營掠居民焚積聚遂饑

攻靈州詔李繼隆帥師討之

死者甚眾知靈州張榮獨取為首者執有餘悉從杖以其

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乃遣使分詣諸道巡緝帝謂之曰

彼皆平民因饑取贖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

未減不可從強盜之科由是全活者甚眾

二月李順寇

知州上官正大敗之

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

大破之斬賊數萬餘眾三百走還成都順怒其難眾盡斬

之自此沮氣矣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獲道為憂正以

李順寇梓州圍之

李順攻陷漢

彭州乘勝攻

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振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

發兵急討無史滋蔓帝從之

為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

吉復圍堡營掠居民焚積聚遂饑

攻靈州詔李繼隆帥師討之

死者甚眾知靈州張榮獨取為首者執有餘悉從杖以其

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乃遣使分詣諸道巡緝帝謂之曰

彼皆平民因饑取贖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

未減不可從強盜之科由是全活者甚眾

二月李順寇

知州上官正大敗之

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

大破之斬賊數萬餘眾三百走還成都順怒其難眾盡斬

之自此沮氣矣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獲道為憂正以

李順寇梓州圍之

皇朝通志卷之四

十三

狀魏雄毅居環列奉夏四月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詔

朝請常快快不自得。隨賈州城遷其民于綏銀。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

若遂廢之萬世利也。遂詔盧之。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

順誅之其黨張餘寇嘉戎渝涪瀘忠萬開等州陷之。四月

恩師過歸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衆遂復歸州曹習

破賊于老溪復閬州胡正遠復巴州西川行營擊賊于研

口若敗之復劔州五月行營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復

成都獲李順其黨張餘復攻陷八州都巡檢使盧斌解閬

州圍復蓬州詔礫順等八人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嘗

于鳳翔市降成都府為益州獨倭首王問之坦曰但見血

山石何屬置酒衆皆褒美坦曰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

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

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正言

左右患之教王稱疾帝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狀

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

選端士為王僚屬若固欲輔王為善耳今乃如此欲使我

逐去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兩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

召坦深王繼恩救梓州賊乃潰梓州被圍近三月張雍固

慰諭之

授賊送

去

六月契丹行大明歷

可汗州刺史

秋七月李繼遷

使其弟廷信來朝貢

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廷信入

八月

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中書以計蜀寇功欲除繼恩宣

使

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

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

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賞典

帝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

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

以張諫知益州

詔

宜從事時王繼恩

上昭宣使上以授之

以張諫知益州

宜從事時王繼恩

劉掠志橫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

士四

士四

士四

士四

士四

士四

士四

士四

士四

士四

士四

士四

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感為供其錢之酒酣舉爵屬
 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
 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失行深
 入大致克捷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誅奏請命送
 臣分屯師旅帝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
 規安撫西川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喻以恩信使
 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
 亦可乎有赴訟者諫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感服嘗曰
 論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論之則無不審
 矣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學而不
 然仕宦諫察郡人張及李收張達者皆有學行為趙昌
 鄉里所稱遂取他就舉三人悉登第士由是知勸以趙昌
 言為川峽馬步軍都部署尋詔次于鳳翔王繼恩在蜀不
 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
 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之策帝喜
 命昌言為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自繼
 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寇準密奏昌言有反相不宜

遣糧兵入蜀乃詔昌言駐蹕州
 上官正敗張餘于雲安五月

賊攻夔州白繼督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
 六月上官正復破賊于廣安又破賊帥張平二萬眾于嘉

陵江口又被之于合州西方溪高瓊張平亦敗賊于陵州
 七月賊攻眉州不克至是正等大敗張餘于雲安復其

城九月罷權酷自國初以來諸州置酒務官釀官得利無
 錢以折御卿為永安軍節度使契丹尚父室昉卒

以宋為相與韓德讓取律糾軫同心輔政務遣使如契丹
 在息民薄賦慎刑由是法度備明國無異議

求成也再遣使往而契丹不許於是募人以襄王元偁為
 况海賂女真及兀惹等部叛之二部不從

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文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乞早
 者寇準自鳳翔召選入見帝足創甚自寒衣以示準且曰
 御來可綈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

可以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
 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
 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
 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低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低帝
 第三子也**以寇準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宿翰敗張餘于眉州**
 九月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州榮等州帝
 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
 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權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我
 蒸民起為狂寇聞者感化十一月賊攻眉州宿翰敗之**契**
丹令郡邑舉明經茂材異等之士。十二月戊寅朔日有
食之。以陳恕為鹽鐵使
 一負以愆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
 十七人對于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
 以四十四事行其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
 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議帝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

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墜若錢
 穀利病彼自幼至長縱使其中心必周知根本辦等但假以
 顏色引令割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蔡吏有能言
 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恕將
 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等為三法語
 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
 可行于商費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
 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每便發奏事
 帝或未深察必形請讓恕欽板激踏退至殿墜負立若無
 所容俟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論終不改易帝以其忠多
 從之

宋四

至道元年 癸卯統和 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 自唐以來
 望日為上元七月望日為中元十月朔日為下元三元前
 後各一夕開坊市門然燈以宴嬉帝罷中下二元然燈而
 上元之夕益盛是歲帝御乾元門樓以觀之見京師繁盛
 因指前朝坊巷省著以諭近臣令拓為通衢長廊遂大葺

因指前朝坊巷省著以諭近臣令拓為通衢長廊遂大葺

燕張樂帝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歎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葦草觀者忍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親致此盛乃知理亂在人司空李昉對曰晉漢之事臣所備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今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盛威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眾願陛下親臨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依然復位以趙昌言知鳳翔府契丹驍德威侵邊折御卿敗之于子河

漢。劉昌言免。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遷遣使來獻馬。二月宿翰等至嘉州獲張餘留盜平公為嘉州軍士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賢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

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也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陳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蒙稱職及罷相判河南曰引繩舊於林園歡宴政尚寬簡蒙任以呂端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

鏐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鏐或曰鏐為人樸澁帝曰端小事減大器以清簡為務鏐與宰相分曰押班知印同非政事

年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曰押班知印同非政事

堂帝從之遂為故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守所建

明一曰帝手札戒諭自今中外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

奏端愈無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河於好願善

持論議為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

尚若學江東士人之冠也學士之職清貴重非他官可

比朕嘗恨不得為之甚見寵遇然洎性險詖好攻人短每

為寇準規畫準心伏之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

任既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

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何承矩敗契丹于雍州。開寶皇后宋氏崩

后崩。燕持官于故燕國長公主第。與翰林學士王禹偁知

滁州。開寶皇后崩。群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

流俗。所容故。見。六月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

遷不受。初李繼遷遣押高張浦以馬索馳來獻。帝令衛士

皆見。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獻。平。繼遷上表乞禁邊

州。節度使。非浦為鄜州防禦使。鄜京。繼遷不受命。秋八

月立壽王元僖為皇太子。更名恒。天赦。太子既立。廟見。還

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懼。存。謂曰。人心。漢。蜀。太

子欲置我何地。準。海。拜。賀。曰。此。我。之。福。也。帝。悟。入。語。后

發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尚。書。左。丞

李至吏部侍郎。李洸並。焦。太子。賓。宴。詔。太子。以。海。傳。禮。事

之。太子。每。見。至。洸。必。先。拜。至。九月。封。牂。牁。蠻。酋。龍。漢。瑋。為

歸化王。其部凡十一州。皆依。李繼遷寇清遠軍。張延敗之

。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並為西川招

安使。契丹置義倉。契丹册王治為高麗國王。高麗連

于契丹。契丹主遣使册之。王治。十二月。契丹韓德威侵府

州。折御卿。御之。卒。于師。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韓德威

也。臨。疾。遂。帥。衆。攻。府。州。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

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言說泣下盡日卒于師新渾儀

成秋官正韓顯符造銅渾契丹以韓德讓為大丞相

二年契丹統和春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帝謂昌齡曰

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三月高麗請婚于契丹契丹

許之高麗與契丹接壤數被侵擾以受封中國不即臣服

隙但賜詔慰撫之高麗遂與中國絕而附于契丹既受其

封事之甚謹因求婚焉契丹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桓德女

為越國公主許之夏四月李繼隆等帥師討李繼遷初帝

未成婚而女死苑使白守榮議送賜粟四十萬于靈州李繼遷

各列守榮衆潰運餉盡為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等討之

慶州守都部署將兵討之會四方館使曹瑛自西還言

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

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邸延環慶三州以擄平夏襲

其巢穴或云署涉旱海無水衆糧運難卒不如靜以待之

帝不聽親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秋七

月寇準免是歲正月祀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

彭惟節馮拯俱為廣州通判惟節素列拯下及是惟節轉

屯田員外郎拯轉虞部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疑拯下

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惟節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

且同罷乃奏準退朝辭帝不擇張洎揣知帝轉運使康戩

而召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泊能曲意承奉

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致爭慮傷

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極事準請自辭帝曰

苦廷辨矣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

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以下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

人意况人乎遂罷知鄧州以下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

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蕃領

威神烏番米昌松葉鱗五勝戶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口十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三萬城周回十五里李執所八月李繼隆不見虜而還范

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敗之繼隆以環州道迂乃自青

行款日與于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

其未募軍主吃囉指揮使二十七人繼遷遁去超廷召

進擊諸將失期士卒又困乃亦引還繼遷復令軍主史

三年契丹統和春正月張洎罷以温仲舒王化基參知

政事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葬章皇后于永昌陵

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東江

東劍南西廣兩道五路各置轉運使三月帝崩于萬歲殿皇太子即位

政使王維太子英明繼隆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

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明以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帝

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所立端知有變繼勳恩於書閣

使人守之而入后問端曰呂車已晏駕立嗣以順也

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始棄天下豈可遽

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端即位太子既

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諺卷簾引救審視然

後降塔率群臣拜焉太宗沈謀英斷倫動納諫閱農慎刑

好學重儒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遇災知懼進舉能悔

是以民窮而不怨我龍而能戢若夫太相之崩不逾年而

夏四月尊章后曰皇太后赦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進封交趾郡王黎桓為南平王五月李昌齡有罪貶

為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討賊立楚王之罪史百餘為司

通鑑續編卷第四

均州安置胡旦除各長流潯州李立秦國夫人郭氏為皇

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六月追復潘王廷美為秦王

詔諸州勿得獻祥瑞復封兄元佐為楚王錢若水

罷秋八月趙鎔李惟清能以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夏

侯嶠為副使以孔世延襲封文宣公雍熙中伐契丹文

死千拒馬河延世子也至是詔襲封焉冬十月葬宋康陵十一月高麗王

治卒姪誦立誦繼立嘗遣兵抄掠宋故國絕二月追

尊太宗賢妃李氏為皇太后母也李繼遷請降以為定難

節度使復賜姓名曰趙保吉通鑑續編卷第四



通鑑續編卷第五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契丹統和十六年

春正月有星孛于營室詔

求直言

田中彗出營室北呂端言彗出之應當在齊魯分

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甲午詔求直言

避殿減膳釋杖罪以下之囚丁酉彗滅三月詔知貢舉官親屬別試于有司

夏四月遣使按吏一以通貢于天下悉除之

於是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

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丙

戌朔日有食之。旦端李至温仲舒夏候嶠罷

端器量竄怒知

大體帝深重之每日必其入對爾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庭吐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以疾罷相以

張齊賢李沆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為樞密



副使

齊賢懷德有大略每以致君為志嘗從容為言皇三

非常報帝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

近之矣帝嘗問定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

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對曰如梅詢曾致亮輩

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燕邪難辨

沆對曰佞言以忠為言以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

為真盜邪是也帝曰茲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必發

夕遺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若引燭焚詔

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

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

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當

之豈有十一月初契丹冊王誦為高麗國王契丹于越而

故尤律休哥卒休哥名暉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

十有七年省賊悞惟孤寡戒兵無犯宋境雖

馬牛逸于境者悉還之速近向化邊境以寧

二年契丹統和夏六月曹彬卒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

天下猶委經營和好章曰此專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

瀕執綱紀存大體卿又速之朕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

事可言臣子璿璿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選為將帝問其

優劣對曰璿不如璋及薨帝笑之彬性仁敏和厚在朝廷

未嘗言人過失伐蜀唐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

為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平蜀還太祖從容問官

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還太祖從容問官

吏善否彬曰電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

保功名守法度彬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官莊速任

為宋良將第一以王顯為樞密使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翰林侍

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曰曠介直清苦何遠亡也。醫兩臨其九月契丹樞密使
喪曠居委巷中車駕不能入帝為步進
耶律斜軫卒斜軫有經國材明冬十月契丹主復瀛州康

昭裔宋順死之十一月帝自將禦契丹十二月次于大名

府契丹主大舉南伐十月次瀛州與宋師戰昭裔宋順

遂城城小無備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棄子也集衆登陴

固守以俟接至會大寒以水灌城上旦無爲水堅滑不可

上契丹兵不能登乃引去於城上旦無爲水堅滑不可

守將不聽又屢勸之潛不得二乃分騎八千付廷召等令

名府躬御鎧甲於中軍契丹攻威勇軍不克

三年契丹統和春正月帝在大名府。契丹主侵河間康

保裔死之契丹師還范廷召追敗之于莫州范廷召等與

而傳潛援印不至契丹掠德縣渡河湊齊諸將告急于

其任既而契丹犯河間高陽關副都部署康保裔與戰敗

死契丹知帝親征乃宋湜卒于師。帝至自大名益州

戍卒作亂秦主均爲帥都巡檢使劉紹榮死之知州牛冕

棄城走均遂陷漢州以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帥師討之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二指揮以領之

及帝幸河朔兵馬紛轉符召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

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弊不等均衆由是憾憤益州

知州與鈴轄二縣並禁放為牙隊歲除晁以酒者攝部正
 而昭壽驕恣侵虐軍士怨之晁亦寬施無政眾心不附正
 官吏方賀正江閩變皆奔竄晁與轉運使張適緘城而去
 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拏劉某寡不敵莫能成功叛卒
 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鄉土
 歸本朝豈能與爾等同逆可取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眾
 未敢動監軍王澤與都虞祿王均適至乃請均曰汝所部
 為亂蓋自往招安均既往叛卒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
 均遂密遣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該貢舉以張錯為謀
 主三日均率眾攻補漢州進寇蘇州不下趨劔州為知州
 李士衡攻取遂保益州朝廷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
 地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倫並為招安巡檢使給步
 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倫高繼勳王沅孫正辭等
 皆捷

知蜀州楊懷忠會師討益州
 懷忠聞王均作亂即謂
 焉

討二心勿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均黨管
 胡戰自晨至哺凡數合懷忠不利而退乞師于嘉眉等七

州二月懷忠合諸州兵復攻益州賊之乘勝逐至州南
 十五里若千鵠鳴原以俟王均亦閉城東門以自固

二月王顯聖以周瑩王繼英為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

雷有終敗績于益州有終等至益州令石普先復漢州

丁卯均閉城為道有終與上官正石普帥兵徑入因分
 割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擊伏布林備于路口官軍不得
 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焉官軍退保
 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避四出復為賊黨分購追殺或囚
 繫之吏解族誅以恐眾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為兵先刺于
 背次斃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
 榜招之至則署其人宴群臣于後苑二月晦宴群臣賞花
 袂輝焉日數百人宴群臣于後苑二月晦宴群臣賞花
 春賞花釣魚詩儒臣皆賦盡歡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策
 而罷自是設宴賦詩遂為永制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策
 貢士于崇政殿推第者千八百餘人其間有雲天福中賜

三日臨軒以

初無倦色以

初解州池鹽通商

朝廷是其議

殿官運赴廊

販易鼎請官自鬻

益州王均走

死 四月賊由升遷橋分路攻王師有終帥兵

師進至清遠

江為梁而渡有終與石普屯於城北分遣將

能上有終命

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

卒焚樓賊由

是消沮九月均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

其黨二萬餘

入悉焚其望樓機石先遣東西南三若鼓譟

均乃悉死

南出萬里橋門六圍而道有絡疑有伏遣人

均乃悉死

合水尾由廣都忠走之十月均至富順橋

均乃悉死

方在益署中與慶酒飲其黨多醉不能鼓柝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均乃悉死

五年

四年 契丹統和

春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者。分川峽為益利梓夔州四

路。以呂蒙正尚敏中平章事。行儀天歷

王化基罷以三具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

初旦為翰林守士管奏事退帝目送之曰夏四月回鶻來

通鑑綱目卷五

五

貢回鶻可汗標勝貢玉勒鞍名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五月

月以大同軍田後桑贊領河西軍節度使。六月汰冗吏

天下凡汰冗吏五十九萬五千八百二人選曹為清。詔賜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

講誦之所。契丹主冊其皇后蕭氏為齊天皇后。秋九月

趙保吉領清遠軍保吉復擾邊麟府副部暑曹瑛邀其輜

重于柳樹川殺獲甚衆九月保吉復攻

之保吉主進伐朝廷聞之以顯為鎮定高陽關三路都

主進次滿城兩邊以西涼府六谷首領潘羅支為靈州

西回都巡檢使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李

續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經略使張齊

賢又請討為六谷上燕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

為首帥殺刺史大輕未領餘城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

可假外夷乃授都巡檢使會西涼使至言六谷分左右廂

游龍鉢領引州利也

五年契丹和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保

六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為西平府而居之知州裴濟死焉

初保吉兵衆以藏有屬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

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殆

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之夏六月趙保吉寇

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及城陷始悔之

麟州知州衛居安吳敗之。周瑩罷。秋七月甲午朔日

有食之九月召終南山隱士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

平

通鑑綱目卷五

五

初放毋奉帝詔賜以乘帛緡錢四年張濟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可厲風俗簡朴思靜無謝古人帝遣召之放不起齋賢復以為言下詔褒美遣使召之放辭不允乃諸京師九月六日申對于崇政殿賜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緋衣銀魚犀帶象簡賜慶坊第宅一區加惟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御製五言詩寵之時召對焉明年回請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錢于瓊林苑帝賜詩三章放以曹宗壽為先還帝遣使撫問其材宗居處趣令入覲

歸義軍節度使 知高後遣使入貢方物詔授宗壽本軍節使冬十月回敏中死於正子惟吉既死其孫安上不之信惟吉妻沈氏以已無所出而早寡盡畜其貨產欲改適張濟賢表上請其葬敏中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界陰安上以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昏未嘗求娶宋氏帝置不問樂又伐晉附敵欲之遂下御史臺按

卯祭

問因併得敏中贊宅之狀時鹽鐵使王嗣宗忌敏中會入對上言敏中贊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但未納采耳帝詢諸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主為妄罷知求與軍而在僕躬判永興軍張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于洛

六年 契丹統和二年 **春二月** 加潘濬支朔方節度使 羅文道落

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則已遁去使六合部族近塞捍禦

夏四月 趙

保吉寇洪德些蕃將慶香敗之。王繼忠及契丹耶律奴瓜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以歸

契丹遣南府宰相耶蕭捷凜南伐至定州之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等戰自日昃至乙夜敵勢少却遲明復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餉稍異

契丹識之圖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
 忠才賢授戶部使繼忠因言復以張詠知益州在蜀治政
 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諫剛方自任威惠並行政績益
 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謝濤傳旨諭詠曰得卿在蜀朕
 無西顧之憂矣趙保吉陷西涼府丁惟清死之潘羅支會蕃部救
 西涼五月保吉敗死子德明嗣保吉攻西涼陞之知府丁
 蕃部合辭保吉保吉為流矢所中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
 德明必歸牙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
 也遂死年四十二德明嗣位年二十三矣尊保吉曰應運
 法天神智在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墓號裕陵遣使告哀
 詔保吉升契丹諸國運尚書令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
 繼遣權河南地二十年兵不知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
 其國危子弱不即請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

出其不意檢校明廷閣下復河山為郡以保運為三國使
 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陳恕罷恕父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

府庫充實恕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

用新板射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押及其所出榜別

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秋九月呂

蒙正罷蒙正以疾力辭乃拜太子太師萊國公侍御史田

錫卒錫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二奏悉其之曰直諫

臣也天何除天下通租因四千一百六人奪之速耶

景德元年契丹統和二十二年春三月皇太后李氏崩夏六月宥

罪侯趙保忠卒。秋七月李沆卒。

時西北用兵或至野食參知政事王旦歎曰我

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且以為不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之患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禮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下謂與沆善準屢以謂才薦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知謂者相公終能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懷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所制總悉備具或向所陳諸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升所謂庸人擾之是也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諱之可也及薨帝驚憫謂左右曰沆為大臣忠良純厚終始如一豈意不事遐壽耶沆性直諫內行儉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

第封立門內職事而位密境焉政言其太階沆笑曰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願事誠以為太極本體事則已寬矣
以畢士安參知政事。契丹冊李德昭為西平王。
德昭

趙保言故黨散潘羅支于龍族。
李繼遷既死其黨迷散及日連吉羅丹

一節亡歸者龍族欲陳圖潘羅支以復仇乃會部人攻者龍者龍族人多降之潘羅支聞者龍族急率百餘騎赴援一族與者龍降人定謀戕之于帳六谷
八月以畢士安寇

準平章事王繼英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署樞密院事

初畢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頭首曰朕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驚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

流俗所喜合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
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
準既相燕惡何正小人日思所以
閏九月契丹主侵定州

遂次于望都

威虜順安軍北平塔保州皆不利乃與契丹
主合眾攻定州王超拒于唐河契丹遂駐師陽城旋號二

十萬然每與宋師遇戰小却即引去倘無關志寇準聞
之曰是但救也請練師命將簡銳捷據要害以備之以參

知殿事王欽若判天雄府兼都部署會降將王德用以書
詰冀州部署石普言契丹欲講和普以聞于朝朝臣皆以

不可信畢士安曰臣嘗得契丹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
得志陰欲引去又取無名且假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

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於是帝手詔諭繼
忠曰朕豈欲窮兵惟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

葬明

德皇后。冬十月以廝鐸督為朔方節度使。曹利用如

契丹

十月高繼祖擊破契丹數萬騎於許州軍卒延屋
拒契丹于瀛州又敗之契丹主欲還辭臣不可復令

王德用奉書詣契丹軍蕭太后見之欲求開南地利用備言其
地乃前朝事不敢

作龍圖閣

閣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
閣上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

閣上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
閣上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

契丹主侵澶州帝自將禦之

十一月契丹主侵澶州
破德清軍冀州遂與于涪州

此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不發餘笑自如帝
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帝

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而難之欲還內準
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畢士安力

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帝以問準準
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

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
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

奇以挽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
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
可復保耶帝乃決計幸澶州庚午發汴京軍士安寇準
王欽若皆從司天言曰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

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帝次于澶州暨契丹平

帝在道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然朕安用此耶王繼忠數
馳奏請和帝曰繼忠言雖可信然河水已合且敵情多詐
不可不備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西陣未接戰蕭撻懶出
校視地形時感風軍頭張瑛亦林子擊擊撼機發矢中撻
懶死焉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宋師數十萬方至是和
議益決丙子帝至澶州南城至見契丹軍勢甚盛深請駐
蹕蓋決丙子帝至澶州南城至見契丹軍勢甚盛深請駐
蹕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起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
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用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
鞏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允出遇敵前都指揮使
高瓌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瓌武
人願效死準乃復入瓌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

言為然盜試問愛等復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
失宜速駕瓌即趨衛士進釐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
望見御蓋踴躍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覲不能成列帝
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與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
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等迎擊斬獲太半乃引去帝
遂行宮留準居北城一徐使不親事方與知制誥
湯億發博歌謔謔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也事無
用日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閩南地帝曰昔言歸地事無
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王帑賜準于有故
事則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
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
年後我且生心矣帝方厭兵特欲羈縻不絕乃曰數十年
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
許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飛龍使韓杞持書來請盟準欲
不從會有諸事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
遣曹利用如大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
準聞之召利用至樞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
斷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議太后以無還地之意謂利用曰

晉德我昇我閔高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人以地界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希意可否則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列衆以來曷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猶觀閩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幣三十萬兩匹成約而還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東之等丙戌放河南北強壯歸農遣監西京左藏庫李繼昌持誓書如契丹軍稱其太后爲叔母歲輸銀十萬兩綸二十萬匹詔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丁亥遣使安集河北流民瘞暴骸庚寅契丹引兵歸壬辰振河北諸州及兵過所死罪以下甲午帝發澶州自是帝至自澶州○契丹太后賜其大丞相韓德昌姓耶律氏進封晉王德昌即

二年 契丹統和 春正月大赦 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

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爲一

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負河北戍兵十

之五緣邊三之一置霸州安肅軍榷場詔緣邊得契丹馬

牛悉縱還之禁入其境掠奪弛邊民鐵禁葺河北城池招

流亡廣儲畜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非士安之以李允則

謀也契丹主歸次燕京大享將士班賞有差以李允則

馬知節孫全照楊延昭知雄定鎮保州 舉士安請按邊要

有是命它所擇 置國信司 以與契丹通和則告凶軍嘉慶

任各當其才 二月孫僅如契丹 賀其太后 夏四月以王欽若

爲資政殿學士 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以馮拯

參知政事○六月遼且國九部致貢于契丹○以楊億爲

翰林學士億清忠耿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為時取正文

因以成名者甚眾然剛趙德明遣使乞降詔許之德明以

介寡合王欽若等惡之再遣使歸順帝遣夏居厚持詔答父遺命

之因命河西諸蕃部族各守疆場秋七月復置賢良方正

等六科以舉士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畢士安請

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

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翰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

任邊寄科以待京朝官歸幣于契丹自是歲冬十月韓國

之被舉及被應選之士帝安晨朝至崇政殿廬暴疾作

華如契丹且也畢士安卒帝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

以肩輿送歸第薨世謂士安之德十一月契丹使阿里來

端方沉雅嚴正公亮人所難及契丹使谷住及益奴來契丹主使

如契丹且也初詔致仕官給半俸唐制致仕者非持

循之至一是三年契丹統和春二月以宋州為應天府以太祖

卒寇準寵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列類不悅七日又除

賢良不肖也若用列一吏職耳自盧端願自矜其功雖

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

目送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

通鑑綱目卷之五

十三

準寔以竟羅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詔準歸曰朕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敗還準嚴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遂之郊問曰何以致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以王旦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

大拜相帝謂之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

以為已足御意深戒之曰謝不敢

密院事韓崇訓知節度署院事。置常平倉于諸州

東兩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三二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司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於司農寺歲夏秋視布價量增以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糶糶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以丁謂為三司使林特為副使

謂機敏有智謀檢校

委吏父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

南平王黎桓卒子龍廷嗣

釋然特尤善明會而有心計

桓死中子龍誠立龍誠兄龍全劫庫財而遁其弟龍廷設策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殺本道兵平之帝以桓素倚龍言宜宜伐喪不許而以那祥為緣海安撫使令暨號

之祥至廣上邕州至交趾水陸及撫制宜州山川等國帝

曰祖宗開土廣大唯當慎守不必貪無用之地苦勞兵力

命邊前詔安

無不得擅興

秋九月趙德明降冬十月以德明為定難軍

節度使封西平王

德明復遣牙將劉仁勗奉表請歲盟

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乃以左右班

都知張崇貴等充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

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

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

惟獻駝馬以謝恩而已

沙州曹宗壽致貢于契丹

四年

契丹統和五年

春正月帝如西京

帝次永安鎮素服詣諸

副使都監二月己巳至洛陽命祭周六廟甲戌幸上清宮

錄白居易後利用為河南府助教賜錢三日帝御五鳳樓

觀之召父老五百人賜飲樓下作太祖神御殿于西京復置武成王廟及國子監三月

帝至自西京。契丹城遼西為中京。大定府大定秦為新

自國唐初置饒樂都督府。契丹主普過七金山。土河之濱。

南望雲氣有郭郭樓閣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倣

臨漢置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郭郭實之以漢戶。號曰

中夏。四月皇后郭氏崩。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增置

孔子廟。墜戶九二王中正言聖祖降于其家汀州縣卒王

中正家其車間賜捷名中是年五月十三日真君降于

黎龍廷。來貢詔以為青海軍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

龍廷官龍廷及修氏書而授以命且黎桓為南越王。八月

以杜鎬為龍圖閣直學士。本末以聞卷遇甚厚始置是職

以鎬之韓崇訓罷。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諸州支度

經費外充金帛悉送爾下。於是利歸公上而無禁文簿漸

為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準漢

制。上計之法。每歲三司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

每歲天下緡錢總入至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一百。而亦

相近之至。是丁謂著會計錄。以獻。因條經費。

冬十二月有

年准蔡間麥斗十錢初詔禮部糊名考校舉人。

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統和二十六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之

鳴尾大赦改元

取幽其乃可惟帝曰惟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
可思其古封禪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
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存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
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曰王
旦得無不可乎敢告曰臣嘗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
輿為臣言旦跪從之帝出宮而後其與籌之者會幸秘閣
閣上言慶慶曰臣嘗聞河出圖洛書果何事耶竊老儒不
知王旦曰秋秋賜以尊酒曰此福極佳歸與妻共之既
歸發封則皆笑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
之事成矣乙丑有詩曰朕去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守門
卒塗於以開帝曰卿幸中光賜卿人皇冠絳衣告曰來月三
日守門正殿建黃道壇一月祭隆天書大印梓符三篇
朕神然起封已復無見命筆訖之自十月辰選即齋成於

皇朝通志卷之三

十五

朝元殿建道壇以神聖道觀皇城司奉至承天門至南
無有黃帛曳尾上亦長丈許綫如書卷纏以青縷
三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所謂天章之書也王旦等皆
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拜拜之跪奉安與等至道壇
付陳竟世七封帝上有文曰拜拜受命與于付于并居其
受壇授陳竟世讀之其書黃字三壘銅類以和乃帝跪
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結世次業以清淨善檢終述世
年延采之意請說帝道與群臣入其于崇政殿宴帝與
等無翼於殿之中應而黃群臣入其于崇政殿宴帝與
輔臣去蔬食道官奏天也宗廟社稷丁卯亥司設大次
于朝元殿之西廣黃宮禮畢步入內是日紫雲見如龍
龍覆宮殿成天祥符分道中使六人錫邊臣宴若之計既行
門為承天祥符分道中使六人錫邊臣宴若之計既行
陳竟世陳彭年丁謂杜鎰益以繼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
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

皇朝通志卷之三

十五

哉豈有者然夏四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山以王舅燕封禪

大禮使三月甲戌充州并諸道進士等八百四十人覆諸關以請于

十餘人諸關請東封不免表五上帝意未决召三司使下

謂問以經費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四月甲午詔以十

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命翰林太常

詳定儀注以王舅燕封禪大禮使王欽若趙安仁為封禪

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王曰東封近彼以此

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且曰止當以楛物而輕之乃

論歲給二十萬物內各備三萬仍天書復見于功德閣

以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兗州五月泰山醴泉出

尊號王欽若言六月乙未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紅紫雲

見黃雲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

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正殿趨召群臣曰朕五月丙子

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宜禱戒

既受朕雖荷降告未敢宣露惟恐天書于泰山宜禱戒

即上聞朕得其奏果與夢協上天眷佑惟願不解王曰

等曰陛下至德勳天感應昭著臣等不勝大慶再拜稱賀

王實乃迎尊天書奉安于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

詣殿再拜受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奉奉吾有民

壽歷遐歲續茲復奉以升殿既而雲五色兒少頃黃雲如

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作昭應宮以奉天書

一二

應官以奉天書左右有諫者帝召三司使丁謂問之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屬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諭之已而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答之旦不敢復言乃以謂蒸脩昭應宮使官者劉承規副秋九月以天書告于太廟王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之七百餘本諸州芝草嘉禾瑞木三奇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甲子奉天書告于太廟悉陳諸瑞物於仗內已乃以天書置於朝元殿建道場扶侍使上香爽中奏法的將行禮詔候殿酌獻訖奉以玉輅中設几俾夾侍立旁周以黃麾仗前後部鼓吹道明威儀扶侍使以下前導皆是凡舉大禮皆如之且製行殿供物定儀仗凡千六百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儀于崇德殿十月辛卯車駕發京師扶侍使以玉輅載天書先道丁未至乾符縣奉高宮齋于穆清殿戊申王欽若等獻太山芝草三萬八千餘本庚戌備法駕至山門黃雲覆輦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于山下辛亥身吳天上帝於園臺陳天

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帝袞冕真獻以寧王元偃亞獻舒王元偃終獻命群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求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王偃王旦奉玉匱置千石城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侍封禪帝登園臺闕規設還御帳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談動山谷即日仗還奉真宮百官奉迎于谷口帝復齋于穆清殿壬子擇祭星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還次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癸丑帝袞袞冕御封禪壇上之壽昌殿受群臣朝賀大赦天下帝被袞冕御封禪壇上之壽昌殿受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服勤詞學經明行脩舉人其懷才抱器論于下位及高年不仕德行可稱者所在以聞賜天下舖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賜以時服茶帑甲寅發奉符次于太平驛改奉高宮為會真宮詔王旦撰封祀壇十一日帝如曲項王欽若撰社首頌陳堯叟撰朝觀壇十一日帝如曲

卓謁孔子加謚為玄聖文宣王十一月戊午帝幸曲阜

叔梁紇堂近臣分其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
 玄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
 母顏氏魯國太夫人妻并官氏郭國夫人賜錢三十萬
 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為奉禮即主祀事追謚
 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立廟青州追謚周文公旦為文憲王
 立廟曲阜帝至自泰山。有年諸路米斗七八錢契丹蕭圖玉伐甘州

回鶻降之

二年契丹統和十七年夏五月詔追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從祀

者為公侯伯詔封充公侯伯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為侯命

中正為左武衛將軍。秋七月以昭應宮為玉清昭應宮

冬十月詔天下州軍作天慶觀詔以正月三日為天慶

十一月契丹太后蕭氏卒承天皇后自中京還臨潢

燕而相遺使告哀于宋夏高麗謂曰聖神宣獻皇后北

習知軍政凡有大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罷賢良方

信明將士用命契丹主遵其教訓遂為盛主罷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等科訪闕政令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

三年契丹統和十八年春正月王隨王儒如契丹弟祭二月契丹

使蕭谷卓來致太后遺物也契丹使蕭虛列來謝弟遣使如契丹

交州李公蘊逐其節度使黎至忠而殺之自稱留後

庚庚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十一

三月詔以公蘊為靜海軍節度使封交趾郡王至忠年少

不附大校李公蘊為至忠親任增令以恭為姓是年逐至忠出城而殺之併夷其兄弟自稱留後遣使貢奉帝曰

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雖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貴哉其用故故事授以官爵賜之器幣故有是命

四月契丹賜其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運契丹主既葬

昌名曰隆運賜宅及陪葬地于后陵之旁五月契丹蕭圖三伐甘州回鶻得肅

州之民而還圖王破州盡俘其民高麗康肇弒其君誦

而立誦兄詢高麗而京留守康肇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

宜發兵問其罪群臣皆曰可國舅韓穩蕭敵烈曰國家連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者伏罪則已不然後悔不暇除其

也豈舉兵未七月以杜鎬為龍圖閣學士始置是八月詔

明年春有事于汾陰河中府隄士詳南及父老詹道千二

寧王元佐率文武官以王旦兼汾陰大禮使王欽若為禮

三上表以請帝從之旱將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

為經度制置旱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舉東封又

使儀同封禪旱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舉東封又

議西幸非先王上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其享之手

聽九月契丹冊李德昭為夏國王○冬十一月陝州河清

契丹主伐高麗執康肇誅之王詢出奔平州契丹主伐高麗先遣

高正韓把宣問王詢十月詢遣使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乙酉契丹軍渡鴨綠江康肇帥眾禦之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擊肇分兵為三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于近州之山一附崧而營契丹先鋒耶律盆奴率

詳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砦擒肇及副將李立遣亡數十
 里獲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會契丹主軍至斬首三萬
 餘級銅霍貴寧等州皆降都統蕭排押復大敗高麗于古
 達嶺王詢遣使上表請朝許之遂禁軍士俘掠以馬保佑
 為開京留守王八副之遣乙禿將騎兵一千送保佑赴京
 高麗守將卓思正殺契丹使者韓喜孫等十人帥兵出拒
 保佑不得久而還契丹主遣乙禿將兵擊之思正出奔西
 京契丹兵國之五日不克契丹主次子城外王詢使其禮
 部郎中渤海陀失請降群臣議皆謂宜納之耶律質曰詢
 一戰而逃遠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計宜待彼勢窮
 力屈未就也契丹主乃使蕭排押等進攻開京遇高麗兵
 盡三清江而還契丹主乃使蕭排押等進攻開京遇高麗兵
 嶺谷大雨連日為難計師既行諸降城復叛至貴州南峻
 二月陝州河復清集賢校理夏州饑西夏管內饑趙德明
 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營而啟違詰以詔書責之王旦請
 款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

廷有人
遂止

四年 契丹統和三年 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
正月乙酉

上儀丁酉奉天普發京師二月壬子出潼關渡渭河遣近
 臣祠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奉祀宮已未漢
 泉湧有光如燭辛酉祀后土地祇壇同東封配以大祖太
 宗是夜月重輪燦然命作大樂宮去成大赦天下帝
 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文武建武建武建武建武建武建武
 下醜三日大宴群臣於得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龍圖閣
 待制孫奭上疏諫曰今之好臣以先帝嘗傳封禪故贊陛
 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以西帝嘗傳封禪故贊陛
 謀畫一哀而心甲辭厚幣求和於契丹國繁爾姑息於
 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
 祖宗艱難之業為茲臣使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
 時群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隴山德並形奏蕭秋旱
 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後世不可感夫國將興
 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感夫國將興

千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三月帝過洛陽遂謁永昌

陵夏四月帝至自汾陰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野嗜吟

幽絕為草堂其東郊千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

日野每著紗帽白衣見客出則白曠為詩精苦有唐人

居觀契丹大丞相耶律隆運卒隆運重厚饒智略明治體

國以之五月詔州城作孔子廟秋七月馮拯罷九月

治強以向敏中為五嶽奉冊使十月帝御朝元

五年泰元年夏四月以向敏中平章事時藉相出鎮州郡

準雖有重名所至然伊遊宴張齊賢個儻任情惟敏高麗

王詢乞降于契丹王詢德棻忠順奉表如契丹乞降

辭初契丹使高麗成其地契丹主命詢親親詢復以疾為

在女直賜綠江東及高麗既臣暇復以湯之至是契丹主怒

詢不親命復取六州地於是女直人知高麗事者進言

珍異皆在焉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砦所積如之若大

運自女直北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

麗可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通粟帛趨棗利家貧衣食不足

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帝聞

其各賜以粟帛其後通為墓於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池

日求遺藁稍嘗習無封禪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

五嶽觀改以奉五嶽後九月趙安仁罷為王欽若以王欽若

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使天

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尊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
 連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
 隆典大備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時
 人目為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過之厚追
 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須
 有附疣時曰為與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
 廷有與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以是有寵知節以衆方
 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職去
 也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帝語輔臣曰朕夢先降
 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如唐朝茶奉玄元
 皇帝可也翌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在西斜設六位以
 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開冥香頃之黃
 光滿殿霧起灑吏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
 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
 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相再降乃軒轅黃
 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毋感雷夢天人生於壽丘陵

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
 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
 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命旦等至延恩殿設壇降之
 所遂詔告天下群臣加恩命丁謂及李宗諤陳彭年李德裕
 官等修崇閣月上聖祖尊號閣月已巳上九天司命保生
 奉儀注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鬱號曰元天大聖高道
 大廟六室尊號五先天降聖節遣宮就南郊設昊天及四
 位告之丙子群臣上帝尊號曰榮文廣武作景靈宮太極
 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作景靈宮太極
 觀于壽丘奉聖祖聖母也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
 十一月享玉皇于朝元殿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
 作景靈宮于京師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以古字犯
 契丹改幽都府為析津府十二月立德如劉氏為皇后

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造卒后
 在機密而孤鞠于外氏善播藝蜀人襲美者以級銀為業
 美之至京師得入襄王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之性警
 敏曉書史由是專寵後言邸中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
 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為天下帝不從帝欲得翰林學
 士楊億草制使下請喻旨億難之因請三代丁謂曰勉為
 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
 焉后既立以無宗族因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氏聞李
 迪之諫大恨之帝能聽億每聞朝廷事輒言其本末帝退
 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官闈事有問無傳引
 故宮以對帝外故
 之故是漸干外故

六年春正月置玉牒所修屬三月以丁謂燕迎奉
 聖像使宗真像至是成以丁謂為迎奉使夏五月奉安聖
 像於玉清昭應宮。秋七月除農器稅。八月詔明年有

事于太清宮以王旦兼大禮使人詣闕請太清宮曰帝許

奉祀經度使務與上言陛下事第纂敘唐明皇豈以明皇
 為令德之至邪帝曰東封起汾陽陵寢尊老子非始於明
 皇開元禮本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其禮作解
 疑論以示上老子尊號加號太上老君十二月戊午朔日
 群臣焉

有食之。獻天書于朝元殿十一月判亳州丁謂等奉
 趙安仁等上奉天書車輅鼓吹儀仗壬

七年契丹開春正月帝謁老子于亳州太清宮正月壬寅
 書發京師丙午夕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
 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己酉朝謁太清

宮是夜月重輪曲故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并亳州
 為集慶軍節度改奉元宮為明道宮賜舖三日逐詣亳州

西朝拜聖以應天府為南京。作鴻慶宮于應天府。奉安

太宗二月帝至自亳州大赦。辛酉帝至自亳州未享太廟聖像

夏四月以曹良順為歸義軍節度使。沙州曹宗壽死子賢順自為留後奉表貢請

命于朝故有是命沙州五月以王旦兼兗州景靈宮朝修

使天書刻玉使。王欽若為同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

免。其都從檢王懷信等上平壤功欽若久不決知節因面

命計欲曰從容曰欽若等當職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

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

外國無以威遠帝曰知意如何且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

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晏侯少聞罷未晚也帝曰非

知言朕固難及遂如旦議月餘始罷欽以寇準為樞密使

契丹伐高麗。契丹連歲遣中丞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

計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為樞密副使。八月以向敏

中兼景靈宮使。高麗來貢。高麗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

部侍郎尹澄古入貢詔登冬十一月王清昭應宮成。初議

州置館于海次以待之。料功須二十五年脩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

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製度宏麗屋宇少

有。不中程式。崇金碧。已具。劉承誑。十二月作元符觀。戶

部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折惟

通鑑紀事本末

七

八年契丹開春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大帝聖

號大赦正月壬午朔詣玉清昭應宮奉表上玉皇聖號曰

所冀利天書土版奉安于寶符閣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

德殿受賀大赦命列王使日赴殿行香副使已下日莅事

焉帝製誓文列石寘于閣下二月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

又製飲承寶訓述以示中外

運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夏四月寇準罷

使休待附會邪說惡之每事沮抑帝以特能幹財利以佐

與造闢之不悅謂王且曰準剛忿如昔且曰準奸人懷惠

又欲人感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不能此其所以短也非

至仁之定意能容之然竟以與林特忿爭罷初準數短且

于帝前且專稱準謂且曰準雖稱其美彼專欲欺卿且

曰準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

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且中書有事

送密院事違詔格準以上聞且被責第拜謝堂事皆被罰

下諭且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且焉令

送還密院而已準大魁謝及罷準托人語且求為僕相且

驕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

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

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

可及準至鎮生辰遣山州木葉及以兩營修為人所奏帝

怒謂且曰寇準每事侮且且曰準誠賢以王

能無如諫何帝意解且曰準誠賢以王

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五月契丹使臣無功而還

契丹主復命樞密使

耶律世良帥師伐之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秋九月吐

蕃唃廝囉請伐夏州不許昌曆榆國年十二河州羗向郎

業賢奇其貌勇之歸吐蕃置千剴心城大姓聳昌廝均又

徙諸移公城欲於河州立文法於是宗哥城僧李立遵遣

川大首領溫通哥探取唃廝囉如廓州立之部族寔盛

乃徙居宗哥立遵自為論逋佐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

有盜賣編卷五

十六

而喜殺區人不附會與涇原鈴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不利衆益怨之喃厮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以是連奇為論通有勝兵六七萬而立遵自居宗哥屢表請善善之號朝議以贊寧乃戎王也立遵位在喃厮囉下不宜安授止命為保順軍節度使喃厮囉與西夏按壞每以兵犯德明以希朝廷賜予至是喃厮囉始立之法聚衆數十萬上表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之變命周文質監軍夏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王嗣宗罷○知秦州張詠卒詠卒遺表言不當遣官觀竭天丁謂詠或謂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放卒放自邈山後數朝京師封儲祀汾莫不預焉帝眷遇豐晚節頗與服廣置良田于長安至強市爭訟門人族屬凶侷倚者樓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遂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目放為臆魅會赦恩而止放不自安徙居嵩山天封觀側帝聞之詔內侍就與唐觀基起

辰丙

第賜之然猶往來於南校視田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驛吏規筭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有臨曲宴帝令群臣賦詩杜錫誦北山移文以戲放放不之聞及李帝遣蹇悰親製文道內侍祭之特贈工部尚書

九年契丹開春正月以丁謂兼會靈觀使○契丹大敗高麗于郭州二月詔皇

子壽春郡王受蒞就學于資善堂以張士遜崔漢度為王

皇子學書有法且曰公為王友職止於是耶士遜媿謝受

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為己子與淑妃楊氏同撫育之

夏五月以向敏中兼宮觀慶成使○六月蝗飛翳空大

帝遣人至郊得死蝗以獻帝信之以示人臣明日執政後

神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且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帝以頻歲旱蝗問翰林學士李紳

曰旱蝗存勢將可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奪士衡代馬元方為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迨曰天子於財無內外下詔賜之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迪又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陛下也帝深然之旱○秋八月曹瑁敗吐蕃于伏羌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旱○秋八月曹瑁敗吐蕃于伏羌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圭皆張知白參知政

事張昇在中正為樞密副使彭年附王欽若以成天書群祀之事詳練儀典雖前世未

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眾伏其該辨帝甚寵遇之及本宗講揚億相繼罷彭年獨任翰林事務叢委形神皆裁

筆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一日謁王旦且辭不見向敏中為持解上文字示之且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與建

符瑞圖造耳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及復之畢然

之詔民有出於私懷報會之者三千石

天禧元年春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及聖

祖無大赦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帝實冊衣服壬寅上聖祖實冊己酉

安賜受冊號乙卯宰相請天書於天安宮致壬戌詔以四月

兖州太極觀奉上册寶使二月進封李公蘊為南平郡王

○陳彭年卒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儀制以革刑夏五月以

王旦為太尉侍中五日至中書旦固讓許之且素羸多疾連年求

解機務不許至是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

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上疏求退固辭

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契丹蕭合卓岱尚麗不克而還○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秋八月以王欽若平章事帝又欲相欽若王且曰欽若舊

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

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

也乃止及旦疾欽若遂相欽若語九月王曾免王欽若方

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曾有詔以會寫會靈觀使曾以推欽

若帝疑曾自異不悅會曾市賀皇后家第其家未從曾

令人屏土置門外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

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太尉侍中王旦卒旦為

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

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且以爲如何且與人寡言

笑及奏事群臣異同且徐一言以定居家貧客恒滿堂察

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

跪其言而獻之衛才之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

有差除必先密跪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

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俞允丁謂因是數譖

其專而莫知其故也旦凡薦人木嘗知諫議大夫張師

德四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殺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

爲旦言之旦曰旦與我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

耳及謂知制誥且曰可謂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累於上

素定但當靜以守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

九月王曾免

王欽若方

旦為

通鑑綱目卷五

七

宰相半律帝謂之曰卿令疾亟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某乎曰某曰和臣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且舉勞曰以臣之愚莫知茲帝曰準性剛褻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韓琦賜之遺內侍問者曰張旻罷。饑

二年契丹稱春二月進封壽安郡王受益為昇王。夏閏

四月馬知節罷。作祥源觀。五月契丹以張儉為政事

令有端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故事庫督經行長吏當

秋八月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冬十月契丹

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

蕭排押伐高麗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契丹師敗績。張

知白罷

三月契丹開春正月契丹冊曹順為燉煌郡王曹順即曹賢順也

二月契丹以王忠為南院樞密使。三月戊午朔日有

食之。判承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佑山詔迎入禁中檢

朱能所造也中咸識其詐帝獨信之迎入禁中會夏六

月王欽若免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

詩帝問欽若欽若以寇準平章事于謂參知政事謂因準稱

若謝罪遂免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

成難 秋七月群臣上帝尊號大赦以天書非見也八月大會道釋

于天安殿元萬二千八十八人冬十一月帝朝景靈宮享太廟祀天

地于園立大赦已帝謁景靈宮庚午享太廟辛未祀天

歲行禮宮廟園立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

僕射命敏中亦甚喜也賈客必多卿性獷之勿言朕意

也昌武社族敏中謝客門關情然及見頌之具叙

禮命之異敏中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賜其庖中亦

寂無一人明日曰敏中對具以白上上大笑曰向敏中大

使高麗乞貢方物于契丹契丹許之

契丹契丹開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瑋沈真有謀

少悍樂西睡熟知羞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一月帝有疾

不視朝三月向敏中卒敏中性端厚愷悌多智知人善

翰林學士復去翰林六年高麗求成于契丹契丹許之

上表請稱藩納貢如故事且歸所六月寇準能時帝得風

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集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

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

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遂命楊億草

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授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

制也何不可之有準竟以是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秋

七月以李迪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迪時並太子賓客制

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以丁謂平章事。內

侍周懷政伏誅貶太子太傅寇準知相州入內副都知周

素附寇準以帝疾而準罷因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

子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言以

其謀告丁謂謂即徹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計議

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其欲責及太子

群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以欲如是帝悟

乃止詔懷政丁謂與皇后謀遂貶寇準為太常卿知相州

而罷翰林學士寇準直學士王曙他日帝問左八月

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起曹

瑋罷貶知相州寇準為道州司馬丁謂謂瑋再貶準帝意

竟除道州司馬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質之謂九月

頗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與準也

帝疾瘳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詔謂復視事翰林

學士劉筠請罷從丁謂謂權用事至除帝不以聞迪憤

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俾為自安計耶今議二府皆進

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知執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

丞侯前燕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為左丞及入對于長

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於樞密院南門殊皇愧側面不敢與
揖請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寡人用事安可一日屏此
力請補外遂知盧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於景德
以來竟與億同居文翰之府時人號為楊劉
事于資善堂謂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詔太子決

事于資善堂謂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

謂錢惟濟曰太子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
心亦不附若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

惟濟來問若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

之帝深納以馮拯平章事作天章閣集也十二月帝

有疾

五年契丹太春正月帝瘵瘳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

二月以孔聖佑襲封文宣公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九月吐蕃囉囉來降冬十一月賊王欽若為司農

卿分司南京欽若在河南有疾表乞許契丹立梁王宗真字

契丹至京謂因言欽若極去契丹立梁王宗真字

契丹小字只骨宮人蕭翰介所生齊天皇后蕭高麗致貢于

契丹氏無子歿而養之愛同已出輯片不悖焉高麗致貢于

乾興元年契丹太春二月群臣上帝首拜號帝崩于延慶

殿皇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權處以軍國事淑妃楊氏

為皇太妃帝崩王曾奉遺詔入殿命皇后權處分

中皇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極足示後且增威制

盡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即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

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為太妃兩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太后坐右帝居左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謂謀殺政者結入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病望兒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示謂則命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學士草制辭允恭先待於是允恭侍勤專忠而丁謂權傾中外歸宦官禍端兆矣衆莫敢抗病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赦薛貽廓如契丹

丹也告夏四醉由如契丹位也貶故相寇準為雷州司

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之

制草謂政曰當罷徒干紀之際屬牛帝遣豫之初雁此震

論何謂曰曠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發

州準即行因陔圖經見州東南至海岸十里歎曰吾少時

隱等來契丹使都點檢耶律德光帝弟慰使復為餓

三原備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丁謂為山陵使

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姓法宜子務

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中下有石與水

就上允恭走馬入見太后言不及七月之期與允恭曰築移

改穿上允恭入白其事太后曰此大過何輕身如允恭曰

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慮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

允恭出與丁謂言之謂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議可

無異議矣乃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

以水衆議曰宣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此允

等就謂第幾是王曾覆視曾選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
 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為極進
 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
 逆謀哉第失奏耳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越二日太后
 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者交通因出謂嘗託允
 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及允恭嘗干求管勾皇城司并
 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
 故告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焉
 等對曰臣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猶得聖旨禁
 中臣等言事則謂實預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
 獨進曰謂與允恭通語非有罪請如律議劾王曾曰謂以
 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中丞為太子賓客也知鄂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特欲亟
 授以內侍為宰相者皆入草詞不榜朝堂布諭天下以
 授以內侍為宰相者皆入草詞不榜朝堂布諭天下以

秋七月以王曾事置事以萬鎰崇崇道參知政事

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養恬靜庶
 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朔過洛陽皆
 呂蒙正第謂之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諸子皆不足
 用與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蒙正
 知開封府嚴辦有聲帝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累
 而滿太后知真宗眷注遂擢居政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
 列無所隱避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善思念之也及入中
 書太后嘗問曰唐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唐之罪人也
 危社稷太后謂有罪耶為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
 后然然入謂家謂取運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
 汝所為不過不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
 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詣傳及真宗崩
 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
 山中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
 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
 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諸

與準相見準固辭之準聞家僅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群僮
 縱博母得出侯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檢後人
 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尤善為詩至於圖書博并音律
 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友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
 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
 西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
 于洛守劉焯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焯會衆終時連之焯得
 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八月帝及皇太后初同
 之感酬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

御承明敷垂嚴聽政從王曾

葬永定陵十一月

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

位也

之與為

刑去準各曰逆準削而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

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

磨去之丁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曰

是惡其為人上言惟演以妹妻太后兄劉美則是外戚姻
 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
 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謝詠上疏論之太后
 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詔右司諫劉隨
 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歎
 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
 獎勳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

來附。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初賜兗州學田監孫奭

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

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

始

以孫奭馮元兼侍講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儒者乃請

此

講論語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

正奭即拱立不講由是帝每竦然聽之

十二月高麗王

詢卒于欽立。加馮拯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曾集

賢殿大學士

自是上相必加昭文監史次相加集賢若上相罷免則以次而升如除三相則分監脩國

史於次相云

監讀編卷五



通鑑續編卷第六

癸癸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

契丹太平三年

春三月行崇天歷

張本通

也罷權茶行貼射法

初權茶之法擇要害之地置權貨務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其淮南

斷黃廬餅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謂之山場凡十三所

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

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其出納皆就本場而官所

收茶則送六權貨務粥之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買券入錢

帛京師師商賈爭轉致于西北天禧末乃禁茶出境凡民茶

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粥者沒入之計直論罪園戶由
是難毀敗茶樹是歲命李諮等較鹽茶禁稅歲入登耗更
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總之請行
貼射法于淮南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
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



收其息且如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
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
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給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其歲
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
負數如商人入息其入錢以射六權貨務茶者如夏五月
舊制豪商大賈不能有所輕重反爭言其不便矣

行陝西河北入中芻糧見錢法

初雍熙中用兵西北禦於
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
之文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鹽
末鹽官私便之至道初楊名茶為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
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自得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
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兩鹽得實錢而茶無滯積
然商人急於得鹽而鹽不可復得其輪邊葉者待文引請
京師坐買置鋪隸名推貨務之家轉運茶貨而去及西北
通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漸減而文引虛錢未改既以茶
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文引轉積故商旅所得茶稅
期于數年之外京師收引者價愈賤商人病之景德中鹽

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上茶法二十三條令商人有
舊引千貫者令歲入新引二百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諸
權貨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文引至先後為次大
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使齎券請官率多先焉初禁
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既而商利浸薄陝西交
引益賤入中者日少邊備不給茶法亦壞是歲改行貼射
法令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
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虛估之弊
稍秋九月馮拯罷意然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也
至是以王欽若平章事○冬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唐初
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
乃取號曰飛錢太祖因其制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
大中祥符四年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
質劑之法一文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
二十界謂之交子使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稍衰不
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由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

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天千為額作奉真殿于景靈宮
奉安真宗御容也

二年契丹大春二月契丹改鴨子河為混同江。秋八月

帝臨國子監謁孔子。冬十一月立郭氏為皇后后平盧節度使

太后之孫女也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三年契丹秋九月契丹主如燕契丹雖立五京而往來無恒月至是次南京宴

于內采園燕人聚觀爭以土物來獻契丹主禮高年惠歸寡賜贖至夕六街喧人如畫士庶嬉遊焉求進士得七十

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昇等十四人為大子校書郎韓藥等五十八人為崇文館校書郎冬十月以

晏殊為樞密副使。十一月復榷茶罷貼射法商賈以貼射利薄而

論者謂榷茶有為積壞敗者請一榷棄朝廷議法准計置司茶有為積壞敗者請一榷棄朝廷議

之便庫有增榷邊餽儲積二府亦言滯積之取者新法之利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蝕之源茶乃累年壞

賈利於復故欲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行之母為流言所易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

與等者貼射之法善者歸商粗惡入官故人一貧弱力不能給故歲輸不足今使入息煩擾益甚不可

不革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之茶

法復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又在政府觀其所為真

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姦邪儉偽誠如聖諭十二月以張知白平章事張耆為

樞密使耆即張旻也太后微時嘗寓旻家

四年契丹春三月契丹阻小叛契丹西北恒為寇項阻

夏六月京師大水

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言

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慶退安私室丞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

媿服 秋九月以周後柴元亨為三班奉職元亨世宗孫也 各十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五年契丹太平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壽于會

慶殿遂御天安殿受朝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

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 晏殊免殊從太后幸至清昭

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殊免殊從太后幸至清昭

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

淹以教生徒仲淹教尚風節每論朝廷利 以夏竦為樞密

副使取善交任數頗側由是世以竦稱月之 龍圖閣

學士孫奭上無逸圖奭侍講久每至前世竊君亡國必及

施于講讀閣下 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為圖以進帝命

六年契丹太平八年春二月張知白卒知白為相慎名器每以盛

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 三月丙申朔日有食

之以張士遜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夏五月楚

王元佐卒。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甘州取之元昊小字

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晚浮圖學通蕃

漢文字按上置法律帝携野戰駱太乙金鑑訣德明等巨

事中國及契丹於本國則稱 帝由是立元昊為皇太子焉

七年

平九年

太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

以勳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君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無口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韉左若指下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尔取太后領之會利用從子洵為兵馬監押於趙州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內杖死內侍羅崇勳江德明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治橫今何解也會曰利用素持感故常以理折嘗言利用大宜不知狀后大怒王魯復為力衛后曰卿也今加以大罪則非臣所知二月魯宗道卒時有小臣方也后意少釋乃罷為衛將軍

太后依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朝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前若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大安釐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人之道也后遂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歸于宗道

曰銘閣書天下英才豈純樸子弟得以此恩澤要耶曹利用持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輔政七年則正統惡遇事

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曰為張士遜罷士遜在政府魚頭參政因其對且言有體也

以呂夷簡平章事夏竦參知政事陳堯佐和鼓日之至是

為樞密副使以薛奎參知政事

奎諫曰陛下宜勵精萬幾而簡寡幸今天下誠無事然安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帝深納之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論輔臣曰臣事君鮮稍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因厚數

唐開元天寶時皆以開安聖衛將軍曹利用于房州行至襄陽自殺

死利用性悻悻少通力裁燒梓而其一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蓋有守終始一致死非其罪聞者

復賢良方正等科

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踰立園

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其法先以藝業上之有司有司報之然後試秘閣中格進帝而親

策夏四月南平王李公益卒以其子德政為交趾郡王

公薤南 六月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丁未夜中宮尚火起大雨震電至

宮屋盡燬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

二小殿存何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然盡惟長生崇壽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遷焉及

又將車之民不堪命矣非所以祐天戒也中丞王璠亦言王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

其地羅諸積石以應天變右司諫范祖禹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窮太后與帝

備以二殿于會罷太后受册將歸大安殿會執不可為萬壽觀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

已不悅會廢以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歸多養抑太后之太后滿不能堪會玉清昭應官災曾以首相免

罷諸宮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人入之或以陳堯佐王昭

參知政事夏秋為樞密副使契丹大延琳據遼陽以叛

冬十月契丹蕭耨老穆帥師討之自神册以來遼東無桎梏

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若錄戶部副使王嘉慶計造船使其民諳海

艱險多至羅漢鞭朴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怒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

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階與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謁契丹主於黑嶺告變

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燕王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延琳嬰城固守十一月癸亥日南至帝朝皇天

后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太后憲下

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帝之將朝會寧也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内日有家人禮願與百官

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垂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世宗後一人著為今

八年契丹天春二月詔梁唐晉漢周朝三品以上官子孫

依律叙蔭告身不存者不預御史臺主簿石介上疏以為不可坐罷夏五月賜信州龍

虎山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後漢後道秋八月罷權鹽

法復通商自諸國降附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其解池利水而成者曰顯鹽淮海鹽

末鹽初皆通商貿易咸平中罷通商法廢為臨時而鹽則官自銷定其利憲為在

御史中丞王肅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曰方禁商

伐木造船葺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

差帖額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通逃今悉罷之二利也

船運有沉溺之患網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

生重脰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流通

富家多藏銀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以助經

費四利也歲減監官兵卒哇失傭作之給五利也於是詔

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權

實務給鈔受贖于解契丹蕭孝穆執大延琳以歸○九月

姜遵卒○以趙稹為樞密副使時政出官掖稹厚結劉美

駭告者稹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初置武舉其法先閱騎射而

牙馬為高下每遇制舉則試焉高麗來貢九年契丹太平十一年六月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太子

宗真立其母蕭耨斤為太后治國事

三月契丹主如長春河有疾六月殂

于大福河之北太子定真立其母蕭耨斤自立為皇太后

聽政聖宗理究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勳勞振貧乏

平壹國以富民設科以取士政令契丹太后耨斤遷其主母

齊天后蕭氏于臨潢

初聖宗疾革元妃蕭耨斤嘗齊天后

官於是護尉馮家奴喜孫等希耨斤旨詔齊天后弟北府

宰相蕭泥卜詳穆蕭四敵謀逆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

契丹主聞之曰皇后待先帝四十年於育朕躬當為太后

今不思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契丹主

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

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王隨等如契丹

王禮梅詢弔慰范諷賀即位孔道輔贊其太后冊禮契丹

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獻道輔慨然徑出主客者固邀

道輔還坐且令謝契丹主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

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

為夏國公以女歸之

明道元年契丹主春正月契丹主帥群臣朝其母契丹太后

國事契丹主不得預聞至是二月以張士遜平章事○尊

真宗婉儀李氏為宸妃是日卒既取帝為己子楊太妃

保護甚至帝亦盡孝道所以奉太后太妃者無不備而婉

儀默然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

簡時為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復獨立
 蕭下召夷簡問曰一官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
 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領也后怒曰相公欲誰問吾
 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
 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瘞于洪福院夷簡又謂
 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
 勿謂夷簡不道及三月契丹太后釋斤弒其主母齊天后
 也崇勳如其言

蕭氏于臨潢太后慮契丹主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
 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秋七月王曙罷
 使者退比復至則后已殞矣諡曰仁德

○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副使○以吐蕃
 喃廝囉為寧遠大將軍○宮中火詔求直言

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七御拱案
 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上使人問其故曰官中

有變群臣願一見清光上舉巖見之乃拜去司寇火所
 多引宮人扇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逆安知非天意陛下
 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官人是重天譴也經璿亦以
 為言上為罷璿詔群臣直言關生丁卯大赦殿中丞滕宗
 諫秘書監劉越詩太后九月復作受命寶

帝寶此為宮
 還政以吞天譴不報

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以其子元昊為定難節度使西平

王德明卒贈太師尚書令無中書令內遣揚吉授元昊三

吾用兵文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

吳曰衣皮毛事畜教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

綉為既襲位明號今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邊冠紅
 裏冠頂後垂紅結纒自號崑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
 屬做中國置文武班立蕃學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
 以下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
 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
 見擇取其長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於國中謚德明為

太宗光聖皇帝墓號嘉陵道
尊繼遷為太祖廟號武宗

契丹冊李元昊為夏國王

以楊崇勳為樞密使

二年契丹重熙二年春二月皇太后有事于太廟太后欲披服天

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去劍為初獻皇太妃為亞獻皇后為終獻禮畢群臣上

太后尊號曰聖元齊聖顯太后耕籍田大赦○三月皇太后

劉氏崩太后有疾帝為大赦天下甲午崩帝見左右泣曰

曰其在哀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止以后

服飲謚曰莊獻明備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

后稱制十二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

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

族入御食必易以和口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嘗服純

繡練裙侍者見帝左右簪珥珍麗效效之后戒曰彼皇享

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禮制雖廢京西言在使有出

儀獨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魯象知白呂夷簡

任宦者羅崇勳此等中外皇太后帝同議國事太后太后

遺諸尊太妃無皇太后與皇帝同議國事太后太后

御史中丞蔡齊曰臺吏毋追班而入御于執政曰上春秋

嘗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攬執政豈可使女后相踈親制

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或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一

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曹琮等如契丹曹琮

中外母得輕言皇太后垂簾日事致遺物吐蕃吐蕃

人出之喃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

佐范雍趙鼎珠罷得居政府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

退以詔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

故因令素新內侍知閣文應調之乃如以李迪平章

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矣

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

事○追尊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刺王元孫帝言陸

死以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愴累日下詔自責帝身

為皇太后謚在懿法福寺祭告帝擇官謝

寧寧來寺司寧祭祭既耶律輝率耶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八月以宋綬為端明殿學士

復文明為端明置學士在翰林侍講學士冬十月葬莊獻

明肅皇后○張士遜楊崇勳免上遜為首相無所建明會

后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以呂夷簡平章事

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初德

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

也不可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簽樞德用謝

使者趣入院由是眷注益隆 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

詔自今宰相不得進擬臺臣 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有是詔

十二月薛奎罷 奎謀議正直或志不悅歸譟嘆不食家

後世廢皇后郭氏為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

史中丞孔道輔等十人于遠 其類七自起救之誤批上頸

於上前有侵后語不勝忿批 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

上大怒內侍聞文應因與上 夫簡有威于后遂主廢黜之

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 將廢后夷簡故有司毋得受

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 幸諫帝孫祖德范仲淹宋庠

廢况傷陛下類乎帝意遂決 劉漢御史蔣堂郭勣楊偕馬

臺諫章奏於是中丞孔道輔 絳殿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

奏皇太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 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

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 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

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如 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

諫止奈何願父出母乎夷簡 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

曰人臣當道君以克殫豈得 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

吝即表言伏閣請對非太平 美事詔道輔等皆知遠州

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紹百官 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

成甲

景祐元年 契丹重 春正月以 買昌朝等為崇政殿說書

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 昌朝趙希言王雲道揚安國

等自代遂特置說書四人曰 翰一負祿飲焉昌朝誦說尤

為明折帝 二月罷書判拔萃 科○夏五月契丹太后蕭氏

有罪遷于慶州契丹主始親 政立重元為太弟 契丹太后

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 以其謀白于契丹王遂改太

後符璽而遷之於慶州七結

宮始親映闕事立重元為皇

大弟閔六月毀無額僧會。秋八月王曙卒。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

自損抑無溺於浮圖以王曾為樞密使。詔淨妃郭氏出

居瑤華宮。詔淨妃出居瑤華宮。廢美人尚氏為道士。居祠。真宮安置美人楊氏于別宅。尋賜淨妃號金陵。

皇太后和太之辭甚悽惋。帝益悔恨焉。九月立曹氏為

皇后。崇之降也。趙元昊反。寇環慶州。元昊改元開運。或告以石晉賊亡之號也。乃改

二年。契丹。四年。春正月作邇英及延義閣。詔蔡襄寫無逸篇

二月育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于宮中。宗實太宗之孫。父高工。元份也。帝未

有儲嗣。取宗實入宮。命李迪罷。以王曾五章事蔡齊盛

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

事。趙元昊寇慶州。慶州柔遠。若蕃部。巡檢。寇通。或校。擢。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秋九月。

李照進新雜樂。初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王朴律準視古

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昔伶倫截竹為律。神贊協其

中聲。然後聲應。鳳鳴此不刊之法也。臣請依神贊律法。試

鑄編鐘一簇。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乃下潞州求上

黨羊頭山。採黍。懷州河內。勝即。藜。遂以縱黍。累又制律

呂。以定樂。樂成。進之。雖律應古音。而所造鐘磬。才中大窳

樂。與器自相矛盾。議者非之。乃復命官較焉。而詔天下有

深達鐘律音者。所在以聞。於是知杭州鄭向薦矣。冬十一月。廢后郭氏薨。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后居瑤華宮。帝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

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乃止屬小疾帝遣入內都
知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
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欽奠而停謚冊
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
十二

月加唵厨囉保順軍留後○詔宗愿襲封文宣公自文

聖佑卒無子除襲封者且十年街具令顏太初
言于蔡齊齊白于帝故有是命宗愿聖佑弟也

三年初丹重春二月詔胡瑗阮逸較定鐘律瑗逸極言李

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呂與古不合猶以
環為校書郎逸知城父縣而遺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

樂而罷李三月罷權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

甚李詔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乃訪利害於商人遂罷
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官茶皆如天聖元

年之制又以比商持券至京舊必得文引鋪為之保任并
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買卒多邀求三司使

猶留為憲今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權貨將購立
而三說之法廢焉官自此省費矣三說法者募商人入中

芻粟於邊給券以茶償之又益夏五月貶權知開封府范
以東南繕錢及香藥陸齒也

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脩于外詔戒

群臣越職言事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

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臣凡超格者不宜

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

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亭必居洛陽當
漸廢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

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推委大抵議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
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議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

張禹不類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
下家法夷簡訴曰仲淹越職言事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
皆明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
上言曰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

陸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及黜在廷以平津為多
詐張昭論將以魯蕭為監疎遠言事者恐鉗天下口
請改前命蹀入靖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
疏曰仲淹以明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慶州酒稅
今仲淹以明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慶州酒稅
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謂其不復
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令館閣校
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擊仲淹洙脩而議若訥入
士傳寫弼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
州館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以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秋七月置文
宗正司○八月班民間車服之令○冬十月契丹主試進

士于元和殿

九月契丹主獵黃華山獲熊三十六十月奉
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及第以立為右補闕

十一日此始悉杜張倫等又請
幸禮部貢院歡飲至暮而罷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諡曰

定陵李諮卒諮明辨知務在樞府慎
以王德用知樞密

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折惟忠卒以其子繼宣權知府

州事○遷中書令張儉致仕儉居相位二十年清約謹慎
裨益私多契丹主深重之

四年契丹主春二月祠赤帝于宮中祈嗣夏四月呂夷簡

王魯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曾甚謹曾亦力薦其才遂至
宰相及曾後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

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
疑之問魯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傳王繼明納賂夷簡

魯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與曾交論帝前曾
謂魯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

繼惟夷簡之是而度依違其間事多不決及是帝問度曰

魯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腹之事臣不得而知
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
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曾性資端厚在朝廷
進止皆有常軌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
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
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恐將誰歸耶仲淹
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充
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帝德日就太后
亦全令名譽可謂社稷之臣矣以王隨陳堯佐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
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駿同知院事○趙元昊侵
吐蕃遂取瓜沙肅州元昊遣其令公蘇奴兒將兵攻喃
囉敗死略盡奴兒被獲元昊聞之乃
自帥衆攻貓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許納和城開乃大縱殺
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噶斯囉部將安子羅
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元昊乘勝
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既悉有夏銀綬皆靜靈蓋會勝甘

涼瓜沙肅而既定靈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
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地饒五穀宜稻麥始大建官置
十三監軍司委兼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平曠弱山七萬
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
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
延麟府右廂甘肅州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賀蘭駐兵五
萬靈州五萬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勝兵五十餘
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在其數也選
豪族善弓馬五千人送直號六班直分織騎三千為十部
設十六司于興州以總庶政改元大慶元昊自製蕃書形
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冬十二月并代忻州地震吏民壓
死者二

寅

寶元元年

契丹重熙七年夏景宗元

春三月王隨陳堯佐

韓億石中立免

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中立爭
事會忻代地震石中立

萬二千三百人傷者五千
六百人畜擾死者五萬餘

云非輔弼才億子綽為群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為代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以張士遜章得象平章事王巖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

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臨朝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卿清忠無所阿附又未嘗干

請今日用特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職由此也。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中外論薦荒仲淹者衆帝謂張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遂與諸酋

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趙元昊稱帝國號曰

夏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遂與諸酋

遣使奉表略曰臣觀宗本出帝嘗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起難受到賜姓祖繼遷心

知兵要手握乾管大舉志在吞諸部臨河五郡不遠

而歸必過七州悉差肩不克父德嗣奉祀基勉從初命

臣偶以在茲新小蕃文字大漢來冠未冠既就文字既

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止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

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

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伏望許以西

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撤竭庸愚常教夢好謹奉表以聞

十二月以夏竦為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延州

備元加喃厮囉德順軍節度使邀川大首領自西涼為李

是富強朝廷欲使皆擊元昊以使其勢因授

節鉞喃厮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羅文舊部往往歸喃厮囉四統者復數萬喃厮囉居青

唐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

二年契丹重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熙八年夏四月嘉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德用罷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

且得士心不宜久與檢校遂罷又有言其市馬府州者上

其券乃市於商人言者猶不已乃降知隨州家人惶懼德

用舉止言笑有若六月詔削趙元昊官爵屬籍五月元昊

惟不獲宥客而已表至群臣

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

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

請置之不足責且已備與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

江南故事納易其名可以順州而牧之不報而下詔削奪

元昊官爵絕互市捐擄于邊募人能擒之者即授定難節

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書納旌節及所授救告置

神明詎留歸孃族而去朝以夏守贊知樞密院事○秋七

月以夏竦知涇州無涇原秦鳳經略安撫使朝廷遣轉運

計事疎上奏曰繼遣潘繼揆入朝之後曾也實掩襲之餘

遺逃窮蹙而太宗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嘗追討之弊戒

疆吏謹烽候嚴卒飛來即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之

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綬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及

者不過河外小卷乍見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

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

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師方今北邊未試之將工

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

分兵深入機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

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

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舟楫挽經聯絡而進我

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

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

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驅摩屬羗以為藩籬三詔

廣羅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若網多少勇怯

而增瘡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

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毋積芻

糧賊攻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關屯民坐累

若過候老許入粟贖罪以贖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反

病騎兵以紓饋餉制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谷計

通鑑綱目卷之六

反以疎契丹主迎其太后于慶州太后居慶州五年契丹主悔之乃親御奉迎

京事之益謹冬十一月盛度程琳免時有告開封府

而後常不憚於是度坐會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

士元市材木買婦女等車初張遜有第在武成坊遜曾孫

借宗室女所出也年歲家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

第琳欲得之使士元論媪以借幼宜得御寶許獨乃售

媪以宗室女故入宮見太后得御寶琳珍市取之於是士

元欲海維度知揚州琳以媪而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

閣待制龐籍等十餘人欲去之會士元獄起士遜謂道

輔曰上觀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不悟

入言于帝曰琳罪薄不足深治也帝怒道輔始知為士遜

所賣至鄂州以王駿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天聖中

發憤而卒以王駿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天聖中

丹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駿見之瑋從心謂曰君異日當

柄用務留意邊防驥曰何以事之瑋曰君相趙德明時使

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年元吳年才十餘

曰我戎人木從事鞍馬而以濟鄰國揚不為之物已為非

策又從而殺之失眾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謁元吳狀

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驥未以其言為然及在樞府帝數

訪以邊事驥不能對始歎瑋之明識折繼宣有罪貶為楚州都監必於弟繼

庚辰

閔權領府州事種世衡

種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

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此可固

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

戰且城然寇無眾議不可守世衡地百五十尺始至石石

工辭不可穿並命屠石一每州百餘年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欄以世從知城事

康定元年契丹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除越職言事

之禁正旦日食知富弼請罷宴徽宗欲罷弼曰此使酒

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

七十

而開契丹果羅寔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元昊寇延州

言事獨因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執副總管劉平石元孫以歸二月賊范雍知安州

入之衝地關而若柵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至是先遣人

通款于范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郵

延環慶副都總管劉平石元孫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

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赴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

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守城兵才數百雍閉門堅守

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書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

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

爭門時應延都監黃德和巡檢萬俟卨各將所部兵

分屯外境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

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敵兵步

水為橫陣郭德舉退之敵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

指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日暮戰

士上首切及其獲馬千匹戰方急尔各誌之皆當重賞汝

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却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

望是軍卻率麾下走備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

孫馳追德和執德語曰當勦兵還并力以敵柰何先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延州當

陝西馬丁西詔樞密院同宰臣議邊事辛丑出內藏緡錢
八十萬陝西市糶軍儲訪知邊事者丙午降德音釋寇所
至州縣罪及夏稅是日改元去尊號寶元二字許中外臣屬上封章言事三月丙子大風晝暝

詔中外言關政○王巖陳執中張觀免時邊事大急而駭等無所建明每有
議事入多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
不合故免

夏四月遣使籍陝西強壯及增補河北強壯軍○五月張

士遜致仕初西車方劇因簡華官為禁軍華官携妻子遜

告家居諫官韓琦論士遜既不能建明政府又非養病

之地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大傅為國公致仕宰

相得謝自以呂夷簡平章事○以夏竦為陝西招討使韓

琦范仲淹為副使○元昊謂環州安遠平等砦為空門

延德六月以夏守斌為同知樞密院事○增置陝西河東北

京東西五路弓手○秋七月郭頴如契丹也八月劉

渙如邀川命喻所難以夏守贊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

事○九月以宋綬為宗憲參知政事鄭戩同知樞密院事

○以晏殊為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為副使○李若谷

罷○以范仲淹為知延州延州諸砦多為元昊所陷仲淹

分邊兵統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

禦之則官軍皆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

道也由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三千人

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

遠輸勞苦請建郵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糶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末平等若相踴躍歸業元昊寇定堡若通斥城城十二若於是差差相踴躍歸業元昊寇

三川等砦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又圍師子定川堡賊士死者五千人遂陷乾溝乾河趙福

堡冬十二月宋綬卒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論多所裁決鑄當十錢詔出

內藏絹百萬及常平緡錢助軍餉又命倣淳化二年鑄當十錢法以銅為之權助邊費

慶曆元年癸丑春正月加脩厲河西節度使○詔廊

延涇原會師討元昊未行而罷帝以元昊勇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

攻守之策夏竦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關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不支若併出

道欵行而前非賊驕備破之必在杜衍曰繼律而成功亦

萬全計也帝不聽詔遣延涇原同出兵進討琦遣洙遊

州謀之期以正月會師同進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

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則賊軍瘦入飢勢易制也且修延

密邇靈夏西羌必遊之地第按之不動以觀其變許臣稍

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二期矣經略判

官田况亦請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出兵邀擊或賊界謹

自守備不必先用輒舉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無患也帝

從二議由是中國之師卒不出塞尋詔陝西諸路總管司

嚴邊備毋輒入賊元昊遣人議和于延州范仲淹以書諭

之元昊遣人將書及覆戒諭令其去帝號盡臣等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二月元昊寇滑州任福

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敗績于好水川韓琦知秦州遣衆寇滑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武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塚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取傅余軍事涇原都監彞彞為先鋒朱觀

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擬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
 趨德勝砦至羊牧壘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
 近糧餉便度勞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
 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
 遇鎮戎軍西路趙常與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
 數百敵棄馬羊索驢伴比桑澤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
 敵兵少福築頌易之薄幕與憐合軍屯好水川與能家
 川隔在隴山外觀英屯籠絡川相距隔龍山五里約翌日
 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
 既遠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追奔至籠竿城北時元
 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
 乃益進福與憐循好水川西行山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
 五里與夏軍遇遂結陣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
 格戰於道憐得數銀泥合射擊謹密中有志躍聲疑莫敢
 獲福至發之乃懸峭家餉百餘中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
 夏兵四合憐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
 至午陳動眾傳山欲據勝地偵而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
 長二丈許憐等並測及旗左左伏兵起右麾右狀兵起

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斃柝覆歷漢前敵死敵分兵數
 千嶺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右小校劉進勳福自免
 得日吾兵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掛身央圖
 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王珪自
 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紿
 監趙津將老亭驛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
 英被重傷不能供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傅皆死
 內殿崇班嘗贊西頭供奉官王慶侍其李簡李禹李劉鈞
 及任福子懷慶與軍校死者又數十士卒死者萬三百
 惟觀以兵千餘保氏西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
 大震時元昊頓圍入殺福時敵受命所練皆非素撫之兵
 又分兵起利是以甚敗奏至帝震悼感之肝食夏味使人
 數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秦州三月元昊復遣人
 琦琦亦上章自劾福奪一官徙知秦州三月元昊復遣人
 至州與范仲淹知耀州元昊得仲淹書復遣使持書
 朝議以仲淹不當轉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
 相物曰仲淹志在招納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

止降為戶部夏四月以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知永興

軍○五月宋庠鄭戩罷庠天資忠厚練習典故遇事輒分

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別是亦飛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

為樞密副使○詔夏竦帥師屯鄜州陳執中帥師屯涇州

竦與執中議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於是竦屯鄜州執

中屯涇州竦推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

請解兵柄不見從及出巡邊嘗置侍婢中軍帳下笑至

七月置萬勝軍元昊寇麟州折繼閔敗之○八

月元昊陷豐州冬十月招討使夏竦免元昊寇金明寧遠

州豐孤城無援故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

管勾麟府軍馬事張元破之于柏子又破之于毛川

十餘柙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豐州之陷將校俱

斥墮為主帥獨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方欲州河中

分陝西為四路以陳執中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經略安

撫招討使龐籍知延州兼鄜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

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范仲淹知慶州兼環

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自元昊反延州城若焚掠殆盡龐

若敗城中外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帥師擊招安

信葉龍安營復於要害築十一城境內所之地悉復之延

其子純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
 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
 萬騎來戰在比仲淹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自豹
 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佐年方
 冠與將卒皆處純佐深獲隱得其材十一月置涇原強壯弓
 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切

箭手○有事于南郊大赦
西方用師帝為軒食然元昊亦
 因弊漸有自悔之意會將有事

于南郊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
 豕豺狼較乎因郊赦引祭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

是吾心也乃於
 赦文通其善意
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歷○詔天下守義

倉

二年
契丹重熙十一年
春正月復京師權鹽法
自元昊反聚兵西
 部造邊入中第粟

諸寨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第粟子券趨京
 師推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中貨子券償以解也鹽由是

毛筍角膠漆鐵炭瓦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猶商賈
 者東為志至入榷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磨為鹽二百二

十斤索賈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
 至是復京師權法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滿者皆

計直輸京師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
 增價出之復禁永興軍路十一州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

主之文禁滿增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未興鳳翔聽人入錢
 若蜀貨易鹽燭罽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權云

二月初置義勇軍
皆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奉廩分

三月晁宗慤罷○契丹使蕭特末來言關南之地
契丹

練番訓
 主年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熾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

反中國野食欲乘釁取宋舊割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
 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

悉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
 矣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

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與丹主從惠言乃遣

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故地且問
與師伐夏及河東必邊蹠潘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而令諸
部會師幽州命太弟重元及蕭蕭特末夏四月富弼如契丹蕭特末

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
不拜何也特末等巽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

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
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

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
歐陽脩引願真卿使李希烈事上疏乞留之不報弼得命

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
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五月以太名府為北京

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焉遂往五月以太名府為北京
朝廷聞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呂夷簡

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我
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後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

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

真宗駐蹕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

帝聞契丹將見侵命河北河東皆為邊備出內藏銀給三

百萬助軍資置北平軍知諫院張方平以西比用師乞合

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帝以為然欲以宰相兼判置

樞密院事至正曰判名重不可不避乃改兼樞密使置

宣毅及保捷軍呂夷簡請調諸道手平力爭之夷簡不

聽既而兩軍各一十餘萬皆富弼還自契丹六月弼至契

市人不可用而大為國費丹見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子

丹主曰南朝遠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民兵將以何
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
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淵之役苟從諸
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
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居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
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
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勝獨克

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
 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
 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
 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
 馬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
 倚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
 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
 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
 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
 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安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
 賦尔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
 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澆洲之盟天地鬼神其可
 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
 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也為榮南
 朝必以夫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
 弼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德今惟有結姻可議耳
 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

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富弼復如契丹**帝復使弼持

來弼乃還入對具以白帝**富弼復如契丹**帝復使弼持

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

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

還都以時時入見易書而行**九月富弼暨契丹耶律仁先**

來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

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

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

悔乎弼曰本朝無愛南北故不增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

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歸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
 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
 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
 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其後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
 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漢人
 副行官部署劉六符持誓書與弼相折矣弼勿許也帝用
 至入對因曰二字日以死拒之怨氣折矣弼勿許也帝用

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
與前共五十萬匹兩歲送至白溝和好復定 元昊寇鎮

戎軍葛懷敏會師禦之次于定川師潰懷敏走死元昊遂

大掠渭州而去 元昊入寇掠平勝而死亡剝瘠者相半

以怨之知延州龐籍上疏言夏地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

欽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曰信野利剛浪凌遇乞兄

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平茅土分冊之剛浪

凌令浪理賞乞媚娘等三人詣去河間使監稅出入騎從

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河間室使監稅出入騎從

甚寵而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為壽置瓊九中遺剛浪凌喻

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劫效剛浪凌笑曰種使君年

亦長矣何兒戲尚尔因嵩嘗中七渭州王以涇原副總管

葛懷敏亦使僧法淳持書往剛浪凌乃使其教練使李文

資持書至青澗報世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

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之入資不遣已而元昊果大

舉入寇攻鎮戎軍懷敏督諸砦六禦之保于定川元昊以

鐵騎薄之懷敏輕率昧於應變出是大潰懷敏與諸將

馬東南馳至長城濠路已斷敵圍之懷敏及將校七

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匹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

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州以東

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並漢兵援之元昊乃還初

陳執中安撫京東與賓佐論當令一名將共推懷敏獨駐泊

將郭遠曰懷敏易與尔喜勿微他日徒勇無謀 冬十月梁適

他日必敗朝廷事至是執中始試不服其言 冬十月梁適

如契丹 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以耶律仁先等如契丹

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且如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十一月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韓琦范仲淹龐

籍為之置司涇州罷議路經略使 陝西體量安撫使上疏

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知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

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克臣之言會仲淹州王懷德入

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無環慶

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

慶

慶

慶

慶

慶

慶

慶

慶

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
 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臣定矣願詔龍藩無領環
 慶以成首尾之勢委文彥博秦州滕宗諒慶州總之孫沔
 亦可辦集涇州一武臣足矣帝亦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
 安撫等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
 益屯于涇以琦仲淹籍分領陝西之地復以亮臣為體量
 安撫使徙文彥博帥秦州滕宗諒帥慶州張亢帥渭州亮臣復
 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經略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
 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四路並罷經略
 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
 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恙來者推誠撫以泰山慶
 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輕犯邊境天下稱為韓范以泰山慶
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
 子直講石介有名山東師事之因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
 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知術宜在朝廷故有是命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

得家書未嘗發輒於人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
 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
 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計元昊未暇與爭故忍死爾敢受賞乎

三年契丹重熙**春正月元昊更名曩廝**且書請**西鄙用**

帝心厭之欲相陳元昊詔龐籍遣李文貴要其通意元昊
 傷使文貴與王嵩以野利剛浪陵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偃
 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
 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使呼剛
 浪陵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剛浪陵當
 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
 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
 六宅使賀從勗與李文貴至延州上書闕下自稱男邦泥
 定國元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廝而不稱臣元卒即
 吾祖也如可汗號籍不敢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
 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籍因陳
 便宜言羗父不通和京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政事

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二月立四門學
三月以呂夷簡為司空平

章軍國重事
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

降手詔曰古謂醫可瘳疾今剪以賜卿因御延和殿召見

給扶母拜授司徒監脩國史軍國大事與兩府同議以晏殊平章事無樞密使賈

昌朝參知政事召判蔡州夏竦為樞密使以蔡襄歐

陽脩王素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時增置諫官以蔡襄等

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

非難用諫為難情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

不利正諫必造為禦之說其與之不過有三曰其名好

進影君過耳願陛下察之臣夜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

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舉

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伸淹見逐群邪因目之曰黨

人於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眷注脩乃進朋黨論以

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勢也然

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

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

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

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

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子但

當退小人之偽服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

夏四月邵良佐如夏州保安軍為帝來龐籍言命

賜綸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言吳王為夏國主歲

則是其丹為無敵於天下矣願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

言元昊改吾祖為元卒特以侮玩朝廷賜之詔而

夏州元昊亦遣如定津指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以

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於用

密使 諫官歐陽脩蔡襄等文章論疎在陝西畏懦不肯用

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疎經畧西師無

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

拱辰前引裾帝乃悟會疎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

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疎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却無釋而馳

若不早決疎必堅求面對乞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

則聖聽或矣章紫上即日詔疎歸鎮而拜杜衍為樞密使

疎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疎至毫上書萬言自辯乃徒

判并州恭襄言於帝曰陛下麗疎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

于朝無民歌于路至飲酒吐號以為歡且退一賢進則其類

豈能開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

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

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

而又壽民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

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為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

事奮然敢為以章得象憂以賈昌勳韓琦范仲淹杜衍同

罷因大喜曰此盛事也頃頃吾職其可已乎作度曾聖德

介禍始司徒呂夷簡致仕夷簡以太尉致仕朝朔望諭年

于此矣

堯帝見群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自章獻太后臨

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

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寬富國既久頗務安逸避怨

以因權利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及斥言者故能於

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為世名相獨加幣契丹

兵西北為後日之患又以私憾成邪后之廢逐孔道韓

仲淹于外

為可罪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

是月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

雨

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遣使禱禱於嶽瀆群臣請帝親

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令將以三日出禱王

直

比

一

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曰然則明日請曉泉觀素曰醜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特命素扈從日甚織埃氣鬱室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知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官而賜素以銀緡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詔諸路轉運無按察使院。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元郎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適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

秋七月王舉正罷。御史臺舉李徽之為御史舉正步儼也格不官歐陽脩余靖亦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如謀圖何謀有相材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

八月詔

官日赴內朝

從知制誥田况之請也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

密副使

帝以歐陽脩之言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發乎因辭不拜帝不許乃受命而方

銳意太平數問富弼事仲淹對曰上用我全矣弼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大嘉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皇恐而

而上十事曰明崇節操使僚佐精貢舉釋長官均公田厚養桑備武備推恩信重命今減保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意未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弼見帝言曰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器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以詰納帝前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便宜故也弼乃受命時帝以平治責成弼相命弼主此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之

詔韓琦宣撫陝西 詩二君合班矣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其失同列或不悅而獨識

之曰韓琦性直詩餘所宜先行者上事曰清政本念邊計
 耀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災八事
 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誘必隨之顧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
 嘉納之命宣撫陝西河計平群盜張海郭觀山等禁卒羸
 說不任用者悉汰之蓋備郵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
 許和且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
 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洛都密定討伐之計九月任
 中師罷○冬十月以張昷之至素沈邈為都轉運按察使
 富弼范仲淹請詔中書樞密二府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
 既得人即委使自擇州不任事者罷之知州擇知縣俟
 政績有開一二年方更定磨勘百官法初太祖以舊制文
 真授之故有是命更定磨勘百官法武常參官各以曹
 務開列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
 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
 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
 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

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連遷謂之循
 資序比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
 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
 弼以官冗由磨勘至易至高位故獲陞者眾乃令待制以
 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
 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
 有闕乃補少卿監以上遷契丹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
 官職旨其法始參于舊矣契丹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
 位高益畏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授皆忠直嘗語人曰樞
 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疑滯矣自蕭
 合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幼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
 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為國寶臣
 十一月上清宮火○更定蔭子法太初定任子之法臺
 嘗壁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街及
 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
 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蔭之恩廣至是范仲淹富弼
 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過郊進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

聖節奏隆恩自是
任子之恩殺矣
十二月契丹改政事省為中書省

通鑑續編卷第六



通鑑續編卷第七

四年

契丹重熙十三年

春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

詔一儒者通古

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
 聲病章句以拍摩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
 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
 遇人以薄者不可貴人以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
 夫之行更制華弊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
 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
 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負不足取於鄉里宿與
 有道業者由是州郡奉詔興學而更定科舉法科舉進士
 士有勸服儒術者不可勝數矣

更定科舉法
 科舉進士
 之外又有特奏名別頭試之目特奏名者始於晉天福中
 以士之貢于鄉而屢繼於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後
 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極許
 赴試至咸平三年是科至九百餘人焉別頭試者士有薦



職仕本州或為發解官及侍親遠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轉
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以貢焉宋之取才惟進士諸
科名卿誼公皆由此選帝自即位以來尤獨用之登第
者不數年輒赫然顯實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
數言與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宋祁等言教不本於學校
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顯名實有司東以聲病學者專於
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攷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
皆土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飾
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
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與行冒
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

諸部叛附于夏

元昊侵境項契丹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
之元昊不聽命亮項等部及夾山部落景

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
使屈烈皆叛契丹降于元昊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

孔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
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

今身才善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
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八講殿既備
帝謁孔子故事止顯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安五品服初
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悉備具以身
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
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
詞賦湖學獨少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
與大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云

契丹伐党項夏

人救之○曩霄降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
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
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持柁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
他邊境蕃漢所管名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
緡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願
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
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

六月詔范

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初仲淹以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倚以

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同心輔政裁削倖濫考覆官史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夏竦既怨石介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杜衍歐陽備及仲淹為黨人且為作介為富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政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契丹命耶律谷欲

耶律庶成等修國史。秋七月契丹使耶律高家奴來

主以夏授党頌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延昌宮使高家奴告于宋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帝疑契丹與

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富弼曰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乃止八月詔富弼宣撫

河北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余靖如契丹時朝廷

吳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召群臣議之知制誥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命靖致贈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

國封冊九月是殊寵殊平居好賢及為相務進人材故省不發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而甫募粟因

上言殊為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營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穎州殊剛簡清儉善於杜衍平

知人博學洽聞文章麗麗應用不窮為世推重以杜衍平

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樞密

每有內降率務務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轉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還有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

以衍不可告之而契丹主伐夏冬十月曩霄誘而敗之契

丹及夏平契丹主會師于九十九泉遣太弟重元將

出北路契丹主自帥騎兵士繼進濟河長驅入夏境四

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以待蕭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乃上表謝罪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遣樞密副使蕭革使之而進

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羽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
 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蕭惠以為大軍既集宜
 加討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
 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齎其地契丹馬
 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
 縱兵急攻蕭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
 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皆執駙馬蕭胡覲以去已
 而遣使歸其先所得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十一月
 契丹主班師還十遣使如夏州遣使賜元昊誓詔曰朕臨
 二月胡覲歸契丹遣使如夏州制四海海地萬里西夏之
 土世以為昨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實之日月要之鬼
 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聞來誓一
 約皆如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契丹城雲州為西京大同
 府雲州即雲中也於是契丹境內凡五六州軍城百五
 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
 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契丹之至盛也
 十二月余靖還自契丹

○冊燕霄為夏國主

余靖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高書負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仍賜對

衣黃金帶以授勅馬銀二萬兩綸二萬匹茶二萬斤冊以
 添書納冊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
 國主印錦綬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許
 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賀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
 賓客禮歲賜銀絹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置榷場於保安
 軍及高平若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
 畫疆界然宋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盡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五年契丹重熙十四年

春正月范仲淹富弼罷

仲淹內剛外和政尚忠厚沈愛樂善

及其去也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性至
 孝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族海內之人無不敬慕其
 德杜衍罷衍好薦引賢士而沮上僥倖群小咸怨御史中
 丞王拱辰之黨尤嫉之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
 棟慨有大志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責眾不能容時監進奏
 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

於席上戲作傲歌拱辰聞之以二人皆范仲淹所薦而舜
 欽又衍懿親欲因是以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
 元瑜舉劾其事疏上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
 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
 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
 不為陛下論列而同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
 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
 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
 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而拱辰遂見讖於公議及諫官錢
 明逸論范仲淹富弼帝欲罷二人而衍獨左右之帝不悅
 二人既罷翰林學士丁度有憾於衍因置書指衍與二人
 為朋比衍竟坐是出知兗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
 惜之

以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為樞密使宋庠參
知政事吳育龐籍為樞密副使○罷磨勘蔭字新法○三
月韓琦罷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既辨析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請邊砦主劉滬著作

佐節董上蘇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
 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
 交罷其役會賊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乃請裨將狄青往城
 又不至洙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請裨將狄青往城
 滬及士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賊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
 議右職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
 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
 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
 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
 之群邪益忌脩因其孤甥張大猷傳致脩罪左遷知滁州
 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初開始為古
 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脩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示
 吳反洙未嘗不在其間故**罷科舉新法**
 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罷科舉新法**
 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浮漫難知祖宗
 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者多矣天子下其議有司請如舊
 法乃詔曰科貢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四月丁亥朔日有**
 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其悉罷之

自正金錄卷之十一

上

食之。章得象免。

時帝銳意天下事，進用群賢，使同得象抗數論之，得象不以陳執中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

抗數論之，得象不以陳執中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

抗數論之，得象不以陳執中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

宰相兼樞密使

六年 契丹重興 春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日食，帝謂宰相曰：「謫見于天，願

賜罪狀躬御宣赦，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賈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狎天變，臣敢不孜孜以奉陪。」

天而備德，猶人臣畏法。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

而自新也。昌朝頓首謝。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

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是為知事。靜軍向變，疑

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左在言失為育論辨不已，乃

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願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密刑院高若

不雨。高麗王欽卒，子徽嗣。

七年 契丹重興 春二月募人中糧于秦州

詔取益州交子

募人入中糧粟。大旱，立御避正殿，詔言闕失。三月，賈昌朝奏育免。

旱，帝避正殿，咸膳許中外臣僚實封條陳失政。賈昌朝引

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曰：「大臣喧

爭為不肅，故兩不時若於是。賈昌朝以使相出判大名，吳

育歸給事中，班未幾以育判尚書都省，因侍讀帝謂曰：「臣

下踐譽多出惡，憎卿所當慎也。育對曰：「知而形之言不若

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乙未，以夏竦平章

又十

成丙

訥附昌朝議經竟城死一等帝亦以昌朝故也。育

樞密而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冬十月

七年 契丹重興 春二月募人中糧于秦州

詔取益州交子

募人入中糧粟。大旱，立御避正殿，詔言闕失。三月，賈昌朝奏育免。

旱，帝避正殿，咸膳許中外臣僚實封條陳失政。賈昌朝引

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曰：「大臣喧

爭為不肅，故兩不時若於是。賈昌朝以使相出判大名，吳

育歸給事中，班未幾以育判尚書都省，因侍讀帝謂曰：「臣

下踐譽多出惡，憎卿所當慎也。育對曰：「知而形之言不若

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命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

使○壬寅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雨夏四月甲辰帝御正

殿○秋八月分河北為四路○冬十一月貝州宣毅卒三

則據城中以叛以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初涿人王則

貝州自責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

相與習五龍瀛淚等經及諸圖識書言釋迦佛表謝祿勤

妄傳則字隱起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

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

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冬至

日知貝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

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司理王獎判官李浩清河令

齊開主簿王奕八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

城扉闔提刑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絕城出保南關入

號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

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懾服不敢叛南關得不隔則借稱

東平郡王以張繼為丞相卜吉為樞密使建號曰安陽燔

所居門曰中京宮室廡車皆立名號改元得聖以十二月

為正月民年十一以上七十以下皆淫其西曰宣軍破趙

得勝旗幟號今平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

其徒為知州每一回置一總管然絕城下者日衆於是令民

伍伍為保一人疑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為體量

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引致官兵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

錫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

垂緇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不利乃與

文慶等復緇而山初官軍先登者欲專其功緇緇以絕後

來者及賊來拒衆寡不敵故敗

八年契丹重熙七年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副

之閏月執王則歸于京師誅之為距闔將成為賊所焚鎬乃

乃即南城為地。旦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彦博宣撫。編為之。副彦博至。具鑄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內。梁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榜中。牛鼻午。還攻賊。賊大潰。關未明。通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眾保村舍。者皆被焚死。檻以。則京師。磔于中市。則據城中。凡六。十六日而敗。改曰。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以文。彦博平章事。衛士作亂。伏誅。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官頌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門。閣擁持。趨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宮嬪。殿下。皆帝所宦者。以乳嫗。敵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汝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擊水。踵後。賊果。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斥車。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曰。鞠于禁中。不可。滋蔓。符反。則不安。丁度曰。宿衛有變。事。明。杜。稷。請。付外臺。窮治。四。爭。不。帝前。帝從。竦議。上。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二月。夏國。

主景帝皇子諒祚立

元昊卒年四十六子諒祚立生十月

將分治國政遣使告哀于宋契丹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卷曰秦陵詔遣開封府判官曹瑛與祭奠六宅使

與宮使耶律裏契丹遣末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朝議

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我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外

以授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韋人之長非所

願往附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罷丁度

為觀文殿學士宸殿學士御史何郊言紫宸非官稱所宜

乃改延恩為觀文殿置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以明鑄

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五月無雲而震竦

免殿中侍御史何郊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同日

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竦在
樞府深怨石介之讖已欲報之而介已卒會徐州狂人孔
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詐死此走契丹耳請
發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充與其僚以闔族
保介必死提刑石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
後始獲免然猶謂介子孫而貶孫復監慶州稅
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明鎬卒鎬沉鷲有謀能併
大事其卒也帝深

借河北京東太水
皇祐元年契丹正熙十八年 夏英春正月甲午朔日有

食之○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不受京東

大水民流就食十有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
私廩舍十餘萬二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
寄居者皆賦以俸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
其勞約他日為之發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

籍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
民擅取死者為大家葬之目曰業家及麥大熟民各以遠
近受糴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
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踰籍或待哺
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使周
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此
臣職也敢受賞
六月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無判尚
書都省初置觀文殿大學士自是幸
相末開即命是職以寵之秋七月契丹主伐夏
不見敵而還○八月陳執中罷○以宋庠平章事高若訥

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副使○九月廣源州蠻

儂智高寇會州儂氏自唐初即於西原與蓋氏周氏據
州十有八而儂氏尤強世為廣源州首領

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及儂全福為交人於其妻
改通商人姓名智高冒姓儂氏壯與其母據儂州建國

獲

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乘間襲懷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以承內附朝廷不許智高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擄廣南乃數出弊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飢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拱信之不為設備智高得以肆志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無以為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泐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罷武舉。夏人襲契丹蕭惠敗之契丹北院樞密使韓王蕭惠為河南行營都統帥師自不遠鎔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既遠惠師尚進米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十而走道者射之惠然不解戰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冬十

契丹耶律敵魯古賀蘭以歸

寅虞

二年契丹重熙十九年春二月夏人侵契丹。三月契丹

蕭蒲奴伐夏。詔即大慶殿為明堂秋九月大享天地赦

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而已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冬至日當親祀圜丘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然自漢諸儒論議駁而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朝諸侯之位天子之階寢乃今大慶殿也今之親祀不當尚於郊壇寓祭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分五室於內仍詔有司詳定儀注以聞於是新作明堂禮神玉製樂八曲九月己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進秩一等自是凡享明堂皆折繼閔卒以其弟繼祖領府州軍事。冬十月夏主諒祚請平于契丹契丹不許諒祚母沒藏氏遣使契丹因其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徐嵩之十二月諒祚母復遣使上表乞依舊臣屬契丹主乃遣北院都監蕭文括

皇朝通志卷之二

等使夏索党項歲戶沒藏氏乞代党項權進馳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陸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而安置黨項元昊妻屬于蘇州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閏月置詳定大

樂局于祕閣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同定雅樂瑗典作雅樂其法下

李照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鍾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蕝與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

疾乎已契丹主策進士于金鑾殿

三年契丹重熙二十一年春正月分淮南為東西路。三月宋庠免

庠天資忠厚人稱為長者然在政府無所建明會張貴妃毋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偽造救牒為人補官事覺論

死庠弟龍昌閣學士祁之子與彥方遊謀以劉沆參知政

事。夏六月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物知無為軍姑孝標獻芝草帝命免者

侍御史襄行唐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時張貴妃薨冠後廷免其伯

父也以故職除宜徽節度景靈殿校四使殿中侍御史唐

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劾之且請中丞王舉正留百

官必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克佐復除宜徽使知河陽命

衆以為朝廷真欲出克佐于外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宜徽

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

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請文彥博為首相介遂劾彥博知

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克

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真帝怒卻其奏不

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弼單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

自方官制卷之二

十一

疏入改英州而罷彦博知許州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
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光臣李師中皆
賦詩激美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冬十月以龐籍平章事高
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為樞密副使○十

一月以房庶為校書郎益州知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

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殺和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

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

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

長九寸加一為尺則律定矣直松閣范鎮

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官而遣之

四年與丹重熙夏五月資政學士范仲淹卒蓋文儂智

州遂圖廣州詔余靖楊畋

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琪等即州建大南國自

州郡無備守高所向輒下遂陷八州乃進圍廣知州魏

拒之事聞命知桂州陳曙討之六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

使知桂州與同提刑李樞及陳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

體量安撫廣南從舉經制盜賊事發廣東鈐轄司兵赴之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書議樂鎮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

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

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

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

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為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不

以為是數與論帝觀歌器于涵英閣帝出歌器陳于邇英

則景月滿則斷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
度等拜曰臣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
真宗嘗著論帝遂以狄青為樞密副使青初以善騎射為
製後遂以賜度等

擇衛士從軍以青為三班差使時士卒畏怯獨青每臨敵
 被髮帶銅面具出入城中無不披靡以是數立奇功殊
 與談兵喜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
 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
 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指
 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臣面涅猶存帝嘗教青傳藥
 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
 由比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
 自知延州名拜副使臺諫王秋七月契丹主追帝其遠祖
 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追尊釋里思為文祖簡獻皇帝中薩刺的為德祖
 宣簡皇帝姓皆為后復加謚太祖以下帝后儂智高自

廣州寇昭州陷之
智高圍廣州四月知不可拔乃引眾去鈐
 收死智高遂攻賀州不克乃以昭州九月以孫沔為湖南江西
 安撫使余靖提舉廣南兵甲經制賊盜事以狄青為荆

湖廣經制盜賊事
智高寇擾日甚州外

若爾別徵來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
 使明曰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
 若落騎數百益以禁兵首致闕下帝壯其言諫官
 用為主帥以文人副之則號問龐籍籍對曰青起行伍
 諸軍皆受以范祥為陝西轉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
 運使制置解鹽事罷權法復

通商
自復權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縣然所得鹽利
 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重
 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幣帑歲益虛太常博士范祥
 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
 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
 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
 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地兵民輦運之後

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推貨務錢幣
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
公私冬十月知制誥王洙上新雅樂詔詳定之洙等上樂
便之為鍾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以孫

復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翰林學士起禁言通判陵州孫復
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房舍處之禮部所得
士瑗子弟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備飭衣服容止往
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復教養不見儂智高

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不合常相避不見
陷賓州復入于邕○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十二月

陳曙帥師討儂智高敗績于金城驛秋青執曙誅之秋青

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
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指使索用等皆道青曰

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最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州等三
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使軍所斬之沔靖相與曙始諸將

敢仰視雨雪時冬無雪帝責刺滅騰每見輔臣慶彤于色
秩以避賢路帝曰是朕誠不能感天而

五年契丹重熙二十二年春正月會靈觀災○秋青大敗

儂智高于邕州智高是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

智高遣人覬之以為軍未即進覬者去青明日乃整軍馳

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

鋒孫節搏賊山下賊氣銳其孫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

級賊黨黃師必儂連中智中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
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
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
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之衆師宓等于城

已癸

下缺屍葉京觀于城北隅時
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
朝廷以會功也於是廣南悉
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遠言南
制廣西與都監蕭注等追捕
余靖遣注入特磨道生獲智
封歸于京師伏誅

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
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嚴誣
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
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
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
高卒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

孫沔為副使皆論青不可長

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
龐籍嘗諫朝士
宥府帝不聽
秋七月龐籍

罷籍如蜀道士趙清則與堂

更皇甫淵受賂事覺刺配遠
陰諷吏杖殺清則以滅口

按無實言者猶不已罷知鄆

州籍長於吏事行
以陳執中

梁適平章事。九月夏及契

丹平諫詐遣使進降表于契

自是貢獻如常時冬十月丙

申朔日有食之。作鎮國神

寶時奉宸庫有長土廣尺許半之六節以為非世十二月以

曹陳許滑鄭州為輔郡

至和元年契丹重熙二十三年春正月貴妃張氏薨追謚為溫成皇

后二月孫沔罷自郭后廢揚尚二美人斥貴妃寵傾後宮

師姻戚莫不顯貴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

樂而追冊為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鈞鑑非禮陰

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

曰此翰林學士職也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

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時陳執中為首相奉
唯謹且引洙為負外翰林學士全斌領觀察使士論由是
爭各執中以田况為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貽永尚真宗

自以祖宗來無外姻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以王
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

德用為樞密使

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

之遂拜使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是日雷

時見所食九分之餘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立溫成

園○梁適免契丹嘗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為宋

有無名之國哉乃止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

數貧賤帖權不戰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

論之出知鄭州八月以劉沆平章事○冬十月葬溫成皇后丙午

太廟且製樂章焉

二年契丹道宗洪春三月改封孔子後文宣公世應為衍

聖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述不可加後嗣乞更定夏四

月契丹來致其先世繪像以志帝容契丹主嘗謂近臣曰

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可諭其使至是因遣使來賀乾元節持其三世畫像來以其主命以御容定衙前

五則法初太祖因唐制定諸戶為九等一四等給役下

賦稅膏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

使今後有貧富不均隨時升降薄化末始令諸縣以第一

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里正督稅衙前運官物陪

償折耗役為至重民多破產者蔡襄韓絳嘗為帝言之乃

立五則法令相替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為御史彈劾

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

通鑑綱目編卷之二

十六

中免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安

至是以旱錄因范鎮言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

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和

財匱民困盜賊滋熾微行充斥以責宰相而捨大索小暴

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

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郭中錫母湜范師錫等合班論

奏執中過失詔令輪日入對執中竟免然執中在中書八

年人莫敢以文彥博富弼乎章事 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

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上大夫相慶于朝帝

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

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備頓首

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儲用與射于天津園防曰天

子以公與樞密而用高秋八月契丹主宗真卒二燕趙國

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契丹主如秋山次于南崖

王洪基立復以重元為皇太子 契丹主如秋山次于南崖

具壁日而相洪基即位於柩前以皇太子弟重元為皇太子

免拜不名大赦改元尊皇 查刺沉靜嚴 有君人之容

宋夏高麗洪基字涅鄰小 查刺沉靜嚴 有君人之容

祭于契丹

帝聞契丹主祖殺哀成服于內東

冬十月下溪

竇懿仗義反知辰州宋守信帥師討之不克而還

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乾賜忠順

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

十一州馬氏有湖南溪州刺史彭士忠等以溪

率其群首義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名移辰州為保證申鈴轄司以聞乃賜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恩下溪州則自彭名殊文勇儒猛仕端四世相繼為刺史及仕端死復命其弟仕義累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至是仕義子知上溪州師實德父取其妻乃赴辰州訴之仕義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貢奉賜子悉專之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為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實為部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義深入他洞不可得傳其學及銅柱石軍戰死者十八九守十一信等皆生送自是蠻僚款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十一

月南平三李德政卒子日尊嗣 中贈德政侍 葬契丹興宗

○十二月契丹初置五經博士助教 契丹主自即位以來

涼殿策進士張孝傑等四十人復詔設 詔李休昌脩六

塔河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出大

特以堤防為之限夏秋霖潦川眾流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鄭滑孟懷新滏倉棣德博懷衛鄭等郡又開封往生愛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無河隄使通判每判官蓋以備方後而重水患也方塞之法甚備而大溢之患時有十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二三月桃花始開水半雨積川流纒集波瀾盛長謂之挑華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麥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盛夏朔地堅冰消釋沃蕩山石水帶礫群併流于河謂之礫山水七月豆秀謂之豆花水八月莢菰葦謂之菰葦水九月重陽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復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餅冰雅流乘寒復結謂之疊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密水隨水隨塞頻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之郭固詔發丁塞之而河勢猶壅敗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南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脩六塔河以回河道以知澶州李璋為總管李仲昌提舉河渠內侍張懷恩為都監王從善為鈐轄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

其事翰林學士歐陽脩三上
蹠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嘉祐元年契丹清寧二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帥宰相宿衛禁

中二月帝疾瘳乃罷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未罷疾暴

問狀對曰彥博不敢歸言彥博曰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

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尔

當行軍法又與劉沆言曰沆謂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復命近臣禱于寺

志聽白無故事彥博曰曰此豈論故事耶復命近臣禱于寺

觀諸州長吏請于彥博曰天下被灾田租而而降赦死罪以

下罪上元張道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

夜叩宮門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

為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劉沆使許德潤都虞候何

知人懷德攝其德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謂之耳當坐

未之以請彥博乃請沆判狀尾制卒于軍門北京留守真昌

素惡彥博陰結內侍試繼收令司天官二人俟彥博知

其意有所存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一人又上言請彥博

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史志疎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

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以有

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以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輕預

國家大事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

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

其意有所存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一人又上言請彥博

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史志疎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

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以有

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以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輕預

國家大事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

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

皆憤怒曰奴敢尔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天官定六塔方位復

於中宮不安衆乃曰然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

使二人往繼隆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

東北非正北也二月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

第當是時京師業賴彥博獨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

白帝曰陛下遺彥博時彥博擅斬告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

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故改授副使親知諫院范鎮請建

太子詔罷鎮諫職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緩為激許鎮知諫

院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

院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

院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

院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

院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

院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

夜則未嘗一及帝暴疾三皇子皆早夭雖有宗實宮中而未有建儲之意中外莫不寒心無敢先言者文彥博因請于帝帝許之會政變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受死者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含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堯卷一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一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其體秩置之左右與尚天下以繫倍兆人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鎮以實告客曰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論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吾因上疏言之愈切聞者股栗除無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因辭執政論之曰今問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者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難日不難於

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復上疏以請前後幸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改鎮於察在京刑獄同備起居注時并川通判司馬七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以唐介知諫院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李仲昌平黃州罷回河後壬子李仲昌等命塞高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蕘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後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千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車斷非便詔罷其後而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於是張懷恩

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大雨京師屋壞江河溢大雨水注安上門門

昌言李璋等被謫有差諸六月雨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六月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群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吳奎侍御

言而知制誥劉敞言之尤力秋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秋青罷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壅

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

使相判陳州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德用

命宰相攝事于大廟大赦

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十二月劉沆免沆初以附

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以包拯權知開封府

應天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

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沆

與人不苟合不為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

咸宦官為之歛手吏民不敢欺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

有間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二年

契丹清寧三年

春三月親試舉人

帝切於求士進士

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
 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章。士推
 道義。積于中。與華發于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
 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迨來文格日失。其舊
 各出新意。相與為奇。朝廷惡其然。爰下詔書。戒較而學者。
 樂于放逸。寧能自選。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
 所問。而妄肆解。陳陳事。屬薄重。鈔雅俗。豈取賢
 歟。才備治具之意。抑其增習。新體惡漫。不合程式。悉乞考
 落。雖為下。始揭示。而士習不改。是年翰林學士歐陽脩。知
 貢舉。痛抑新體。以嚴禁。其書者。凡為時所推。譽善文者。皆
 被黜。榜出。流落之士。伏青晨。朝聚。課于局。首街司。選卒不
 能禁止。至為弊。學文。始。其。卒。不能得。然自是場
 星之習。遂為之。身者。九。百。一。十七。人。舉人。殿試。免。然。落
 試舉人及第。出身者。九。百。一。十七。人。舉人。殿試。免。然。落
 自此。契丹使耶律。乃已。至是。復。耶律。陳

張昇如契丹

也

報使

八月置廣惠倉于諸州

天

成。求。以。張昇如契丹也。報使。八月置廣惠倉于諸州。天
 收。其。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
 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給。之。數。上。三
 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粥。如

十二月詔開歲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

應。詔。往。往。地。論。十。數。年。以。此。數。行。于。進。者。不。可。勝。數。王。洙
 侍。述。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黃。鐘。大。夫。宴
 與。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
 不。得。進。者。數。若。數。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或。請。易。以。間
 歲。之。法。則。無。端。才。之。數。薦。舉。數。既。成。半。主。司。易。以。得
 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於。檢。察。偽。濫。自。不。能。容。使。寒。苦
 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開。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
 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

條兩經通入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無以論語
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 契丹

太后蕭氏卒 釋斤卒 謚欽哀

三年 契丹清寧四年 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使相州河南封滌

國公知諫院陳升之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
昌朝建大第別物客位以待宦者官官有矯制者樞密院

擇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以韓琦平章事
多得名譽又執其始不為正人所與云

宋庠田况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 時帝春秋高且以疾不
能御殿中外揣恐而歸

嗣未建范鎮解言職請之益切每入對未嘗不言異以
感動帝意而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

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
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罪者姑

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此兆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
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

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昇為中丞指切時政無所避
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仁

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
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秋八月

乙亥朔日有食之○王堯臣卒○下溪蠻彭任義降 仕義
復乞

內附奉朝貢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
還其俘及銅柱自是後通中國然猶驚盜甚 冬閏十二月

詔使吏毋得知州軍及提點刑獄○詔定制進士遷次

之格 時階歲舉士第者衆縣致顯擢欲稍裁抑之下詔
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也故立

間歲之期以勸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若為定式申
敷有司而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

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人除大理評事
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

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
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

使職官錄願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施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帝之世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九官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

四年契丹清寧五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帝避殿

不受朝○二月罷權茶日茶為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

承官司並緣侵擾因循罪案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誘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禁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衆顧經廢尚廣未能弛禁所饒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為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為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萬三班奉議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集歸推貨務以熂邊籩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

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以之數均賦

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自唐廷

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民困誅求官積濫惡犯

法者繁情所不忍是以江湖數千里為瘁以害民也其弛

舊禁俾通商利以休吾民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

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備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

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

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

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

前議交趾寇欽州○夏四月大捨宇太廟○封周世宗後柴

諡為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以范鎮知制誥謝首

言建儲事且曰陛下許臣今三年矣願早田况罷况寬厚

文武材好論天下事冬十一月汝南郡王允讓卒追封濮

王謚安懿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愠不見于色嘗知

教則勸戒之至不婁始正其罪故皆畏服以善共不辜

五年契丹清春正月鑿三股河夏四月程戡免戡與宋

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之殿中以孫抃為樞

侍御史呂海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密副使○五月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撫州臨川人

善善屬文曾鞏其所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

士上第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

否乃謂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時退乞不次進用

以教奔競之風歐陽脩為學士薦安石為諫官安石皆以

祖母年高為辭脩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為群牧判官

改度支判官安石議以補高奇能以辨博濟其必果於自取

慨然有濟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

下之則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

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

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

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

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

子庚

六月曾公亮上新唐書

帝以自商周

久者惟漢與唐而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不足以起

其文使唐之君臣功烈不足以動人耳目乃命翰林學士

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宋祁列脩之范鎮王嚳宋敏求呂夏

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文則省於舊

重故各著其秋七月交趾寇邊詔發諸州兵討之○冬十

一月宋庠免

庠在登用浮沉固寵又愛信幼子縱其與小

判

以曾公亮為樞密使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

陳起趙鼎為樞密副使。以薛向為樞密副使轉運使兼制置

解職事

范祥平故也

拜

六年

契丹清寧七年

春三月富弼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弼固辭

弼為首輔守典故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由是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母喪去位故事執政遺喪皆起復弼虛位

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全夏四月陳旭罷

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入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旭亦請罷乃知定州而介

外補皆以包拯為樞密副使。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是日

京師陰雨

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二群臣欲畏

天之意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偏華夷雲

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大意若曰

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患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

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

以為賀也。以司馬光同知諫院

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

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

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

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備起居注辭之累

之則避于廁吏置敕於棧而去又追還之上秋八月以曾

公亮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

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及入政府群臣多更張無事以章宿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

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閏八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于崇

政殿王介甫獻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

入第王安石以母喪去職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

四等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欲傾側而

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是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

而強者則挾上旨以告令諫官御史無敢違其意者臣

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以

歐陽脩參知政事○以范鎮為翰林學士○冬十月起復

濮安懿王子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群臣以儲位未建

為憂曰者雖切而未建

未之乞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以建太子之說意謂

行今辰無所問此亦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憂

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

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法取異日祭中夜半出

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

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罪進讀

本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不可者琦皇恐對曰此

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

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

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

如孺者時居濮王處乃起復為泰州以樂使知宗正寺琦

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

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與乞終喪不久凡十

八表而後許之帝復以同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

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

然

十二月復曹州

十一

七年契丹請春三月孫林罷斥為實無威儀居政府年耄善忘舉止語言傳者為口實

御史韓縝以趙鼎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曾公亮歐陽

論罷之乃撥百司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平視之不

復求諸有司焉夏五月包拯卒。秋八月以皇從兄濮安懿王子

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

之議既定中書召翰林侍讀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

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進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

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

餘上詔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後福以避禍也孟

陽言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交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

無患乎宗實始持會司馬光復言於帝曰宜不賞之

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父召無諾君命召不候駕

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得入宮

戒其舍人曰謹中吾舍上有滿爾吾歸矣因肩輿一召良

幾不滿三十人行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與既為

天子慎靜恭默無所獻為冬十月詔賜諸路常平糴本錢

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折絲祖卒以其兄子克柔權領

一萬助糴天下常平倉府州事。召福州處士陳烈為國子監直講不至

陳烈性

介僻篤於孝友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

僕如對賓客里中敬之從學者常數百人賢俊兄訓子弟

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公辯交薦其賢朝廷屢

召之固辭不起人間其故烈曰吾學未成也

八年契丹清寧九年夏拱化元年

春三月帝崩于福寧殿夏四月皇子

鉅鹿郡公曙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三月辛未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

三月辛未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

三月辛未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

三月辛未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

三月辛未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

三月辛未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

三月辛未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

三月辛未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

三月辛未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

聞之悉歛諸門鑰真于前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王清舊址為苑帝
 曰吾奉先帝苑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庶浣濯帷
 自此朕賤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嘗
 活千餘人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
 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忍用刑乎在位四十二年之
 間吏治若媮惰而枉事孽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
 多平允之上國未嘗無弊障而不足以類治世之體朝未
 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志
 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帝有疾詔
 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

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
 東門小殿垂簾宰臣覆奏帝后姓慈愍頗涉經史及聽政
 接經義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紀綱要有

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括
 曹氏及左右臣僚能分不以假借宜省肅然

皇后
 后侍中瓊之曾孫祖大尉繼勳父北作坊副使遵甫
 母曹氏太后姊妹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

撫鞠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
 配既長遂成婚生三子至是冊為后

使
 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
 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

成熾障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
 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

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尔病已
 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手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

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
 母子之間及不能容耶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仁久德

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
 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

然然又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
 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

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急待我少恩時對曰自古聖帝明
 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
 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乃為可稱
 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
 自六月不御殿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契丹太叔重
 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契丹太叔重
 元反耶律仁先敗之重元自殺契丹主尊寵太叔重元甚
 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由子瀛以金券免拜不名而
 廷以王涅魯古與陳國王陳六衛王站不等四百人謀作
 亂敗廷官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許王耶
 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
 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以討焉涅魯古聞召知事泄
 遂誘脅弩手軍陣于行宮外仁先出未及介馬賊黨已犯
 惟殿契丹主急欲走南北院仁先曰陛下若捨危從而行
 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車為營
 折行馬為兵仗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柅板外使北院
 樞密使趙王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屯大弩手傘子等

三百餘人與涅魯古戰方合賊衆多降涅魯古於是不齊
 躍馬突出為近侍渤海阿斯等射殺之重元沙傷而返其
 黨殿前點檢耶律撒剌謂樞密同知蕭胡觀等曰行宮照
 備宜乘夜劫之庶或有濟若俟明日外校必至其誰與我
 胡觀曰第圍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為黎明而發何遲
 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觀
 為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五院部節度蕭塔剌兵
 適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奮擊塔剌自外擾之
 賊徒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漠嘆曰涅魯古使我
 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
 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乙辛等加賞有差乙辛五院部
 人美風儀外和內狡家素貧為人牧羊稍長為文班吏掌
 太保印得入宮仁懿皇后見其詳雅如素宦者令補筆硯
 吏興宗亦愛之遂累擢至樞密與北府宰相張老傑貴寵
 用事冬十月葬永昭陵。十二月命侍臣講讀經史于邇英
 閣翰林侍讀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
 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

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作睿文閣御集也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契丹清寧十年夏四月放宮女還其父家凡三

百二十五人從知諫院司馬光之言也五月浚五股河河流派別于魏州之第六婦曰二股河其

唐二百尺距魏恩德博之境百三十里至德滄入海轉運使韓贊請浚之以紓恩冀之患至是詔併五股河治之

皇太后還政于帝封韓琦為魏國公帝疾大瘳韓琦欲太

餘事東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請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

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籠就落猶於御屏後見后作孝嚴殿于景靈

宮春仁宗御容也秋八月錄周世宗後內侍任守忠有罪斬州

安置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

意于帝守忠建議欲立昏弱以整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誕妄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大惡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滋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

陛下嗣位及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以謝天下呂夷甫亦上疏論之然猶未嘗加罪一日韓琦出空輿敕一道

歐陽脩已簽趙鼎難之問備曰何如備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藥不敢違既而琦並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

罪當死遂貶保信軍節度副使漸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九月復武舉冬

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

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韓琦言三代唐以來皆籍

今之義勇河北武十五萬河東樂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營西北控德之地

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

百六十五人各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先上疏力諫帝示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詐

方築驚使驟閱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乎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蓋今復然已降救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恐無憂掌聞耳琦不從

十二月西蕃木征以河州來附
初李正邊竟為陝西之患

女生瞎穩及唐德角又娶喬氏生董德立遵既與响麟羅不協李氏寵亦衰片為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中塞德角死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灌有宗哥寶元中塞德角死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灌孤弱不能守乃復請屬响麟

瞎穩則居龕谷而死瞎穩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穩此居銀川而董德與母別居歷精城隍今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盛強獨有河北之地由是响麟羅所部分矣至是木征率其衆以河州乞

吳奎以父喪去位
○以王疇為樞密副使

二年
契丹咸
春正月契丹立
王濬為太子
濬契丹主長

二月王疇卒
○三月行明天歷
夏四月詔議崇奉

濮安懿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者

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

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蓋欲稱焉考妣也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侍制以上議翰林學士

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

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為然誠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按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

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豈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

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中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餘未衰深惟宗廟之

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
哇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之承祀光有天下濮安懿王
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復之思然陛下所以負宸端是
富有四海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
僕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宮大國謙國國仙
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得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
議未見詳定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
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一故事歐陽修引喪
服大記以高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
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攷前世皆無與濮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尊之道
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后手詔責執
政六月甲寅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聞五月以陳旭爲樞密
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副使○詔宗室封王者子孫襲爵○秋七月富弼罷

求解政乃以使相張昇罷昇請老帝曰大尉勤勞王家詳
鄭國公判揚州

以私請留于朝而昇去益力乃判許州以文彥博爲樞
密使呂公弼爲副使也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
乃先帝意皇太后勸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陛下登諸纂
極之時臣方在外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帝
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避謝不敢當帝曰彥博
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宋興軍遂召爲樞密使八月
京師大雨壞屋漂民詔求直言八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
膏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元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
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殿侍者皆
摧沒人畜多溺死官爲葬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冬十
人乙未下詔責躬乞言且命罷宴戒膳禱於山川

一月吐蕃唃廝囉卒以其子董德爲保順節度使

三年遼咸雍春正月契丹復國號曰遼○詔立濮安懿王

年河
遼咸雍
春正月
契丹復國號曰遼
詔立濮安懿王

園廟以王子宗懿為濮國公主祠事貶侍御史呂誨等于

州縣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洪王則其失非細也

稱皇考稱帝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階下聖明之宜如

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等復引義固軍以為王誨等

乞從之章上而不報誨遂劾琦不忠五罪曰昭陵

土未乾遠欲追崇樓王使陛下享所生而薄所繼陛下宗

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不與純仁大防共劾

萬口一辭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純仁大防共劾

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貶亦不報

而太后手詔中書門下曰吾聞群臣議講皇座封崇濮安

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輩國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

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今皇

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可今皇

帝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非豈易克當

其以坐為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如皇太后旨

乃以坐為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如皇太后旨

史報告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苦遠之詢力辭臺職且言

與輔臣難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

下遷誨知蘄州范純仁請同黜逐通判安州呂大防知

州縣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洪王則其失非細也

稱皇考稱帝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階下聖明之宜如

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等復引義固軍以為王誨等

乞從之章上而不報誨遂劾琦不忠五罪曰昭陵

土未乾遠欲追崇樓王使陛下享所生而薄所繼陛下宗

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不與純仁大防共劾

萬口一辭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純仁大防共劾

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貶亦不報

而太后手詔中書門下曰吾聞群臣議講皇座封崇濮安

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輩國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

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今皇

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可今皇

帝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非豈易克當

其以坐為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如皇太后旨

乃以坐為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如皇太后旨

史報告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苦遠之詢力辭臺職且言

與輔臣難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

下遷誨知蘄州范純仁請同黜逐通判安州呂大防知

州縣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洪王則其失非細也

稱皇考稱帝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階下聖明之宜如

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等復引義固軍以為王誨等

乞從之章上而不報誨遂劾琦不忠五罪曰昭陵

土未乾遠欲追崇樓王使陛下享所生而薄所繼陛下宗

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不與純仁大防共劾

萬口一辭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純仁大防共劾

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貶亦不報

而太后手詔中書門下曰吾聞群臣議講皇座封崇濮安

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輩國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

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今皇

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可今皇

帝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非豈易克當

其以坐為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如皇太后旨

乃以坐為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如皇太后旨

史報告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苦遠之詢力辭臺職且言

與輔臣難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

下遷誨知蘄州范純仁請同黜逐通判安州呂大防知

遼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主寇大順城趙明敗之

遣吳宗來賀即位詔令門見使者不從至順天門且欲佩

魚及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廢置一夕絕其

供饋宗語不遜宜折之使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又
許于押伴張觀詔命還赴廷州與宜辨之宗度理屈不復
乞置對遂認詐懲約宗諒詐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
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圍柔遠若
蕃官趙明擊退之知延州陸詵謂由積習致然不心折請
則國威不立因留其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
帝聞之喜曰固知詵能辨此諒詐聞而懼遂報言詵置
與今誅之矣因遣使貢方物以謝罪初諒詐寇大順請琦
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
康定時事琦曰諒詐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
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不從會陸詵策與琦秋九月戊子
合而諒詐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以郭達為陝西四路公邊宣撫使

判渭州。詔三歲一試舉人。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

穎王頊為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延琦入問起居因進言

杜稷帝頊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為几
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
抗言曰必穎王也適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
退草制立太子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
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
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四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皇太子即位大赦。帝

年三十六。宗以明哲之資靡繼緒之命臨政必問故事
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見表辭以疾疾不克大

有所為然使後世欽仰高。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以吳奎為樞密副使。以韓琦兼侍中文彥博

兼中書令。二月立妃向氏為皇后。后大尉敏中

曾後經之女帝進封李日尊為南平王。三月歐陽脩罷

為穎王納孫妃。月監費編卷一 七五

脩既以議樸王典禮為呂誨所誠惟蔣之奇以脩議為是
 及誨等斥而脩薦之奇為御史衆因目為姦邪之奇患焉
 思所以自解會脩婦弟薛宗孺有憾于脩遂惟薄不根之
 謗推辱之晨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
 上章劾脩帝初即位欲加深譴訪諸故宮臣孫思恭思恭
 為脩辨擇脩亦社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所從來皆
 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脩因力求還
 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
 盡言無隱莫引受進如恐不及其識之下率為聞人及
 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
 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怒排姦衆自五代以來文體
 卑弱鏤刻駢偶周翰高錕柳開范杲頗尚淳古及楊億
 劉筠贊偶之辭出學者靡然從之穆脩於是獨為古文然
 力不足慕之士習脩遊南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
 讀而心慕之若心探賸至忘寢食與尹洙迭相師友遂以
 文章名冠天下其為文才自然豐約中度言簡而明信
 而通引物連類析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
 崇義公柴詠致

仕以其子若訥襲爵。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固辭不

老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
 舒揚雄無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
 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又不以吳奎
 能四六何耶是然非卿其誰能堪之光乃就職

參知政事。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由安石

以英士寡援中朝因結韓呂二族以取重於是韓維呂公
 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韓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
 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
 石自代帝由是起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者累
 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
 耶有所要耶吳奎對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
 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

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

承。光為中丞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

承。曰官人信貴必罰言甚切至且曰臣養事三朝皆以此

六事獻平生力學
所得盡在是矣

秋八月葬永厚陵。

以周後紘貽廓為

三班奉職。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

曾公亮疾韓琦專因力薦安石

親以間韓琦。琦劾安石。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

琦也。韓琦嘗執事。琦劾安石。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

詔徒陶為翰林學士。琦劾安石。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

不已。帝以琦為翰林學士。琦劾安石。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

去蓋力。帝以琦為翰林學士。琦劾安石。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

中判相州入朝。帝泣曰：「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

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

有餘喜，愠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

臨事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

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

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

不濟遂縋不為哉！聞者愧服。天寶忠厚折節下士，無貴賤

亦如眉之狀，得入為多。選勝群司皆受本志，清理其外。足

請惟前業，故時人所無。過莫與富，吳本誠也。器能知

著勳業，故時人所無。過莫與富，吳本誠也。器能知

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為王陶，他察怒大，宜宜

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總非宜。韓琦

政嚴

以為言，帝乃召奎，還中書。及韓琦罷，相奎與旭亦去。奎

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邵亢、為樞密副使，并為

而不苛，所至辦治。帝聞其名，自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

臣石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及命下，大臣

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謂
口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
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廷有未
協者必密啓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復以司馬光為翰林

林學士呂公著乞解知通進銀臺司從之
光論張方平不
協物望難居政

府帝不從還光翰林無侍讀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
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
也詔以告直付開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
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遂解銀臺司而光還翰林

十月張方平以父喪去位
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
言徇物以色假人名重當時

至有政績然初御通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
神謬漢虜

夏寇名山以歸遂城綏州
夏監軍峯名山部落在故綏州
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青州城

神謬漢虜
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
謬即以聞且欲因水

河南地知延州陸詵曰數萬之眾納土容可受若但以眾
來情偽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成漢毋妄動謬持之力詵
召謬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綏詵言名山誠能擾橫山
以打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守固為中國之利今無
益我而啓西費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今幕府張穆之入秦
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從之秦鳳謬
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之浪名山不得已
舉眾從謬而商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
夏人來爭謬擊敗之陸詵勅謬擅興之罪欲捕
治之未果而從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矣



正金銀系卷一

九

通鑑續編卷第八

甲戌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

遼咸雍四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

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

○

趙鼎罷

鼎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

然除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賓妻坤德以老求罷

以唐介叅知政事

先足舉相者開所進

文書于侍漏院同列不得聞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

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

二月以孔若蒙嚴封衍聖公○三月夏國主諱繼卒子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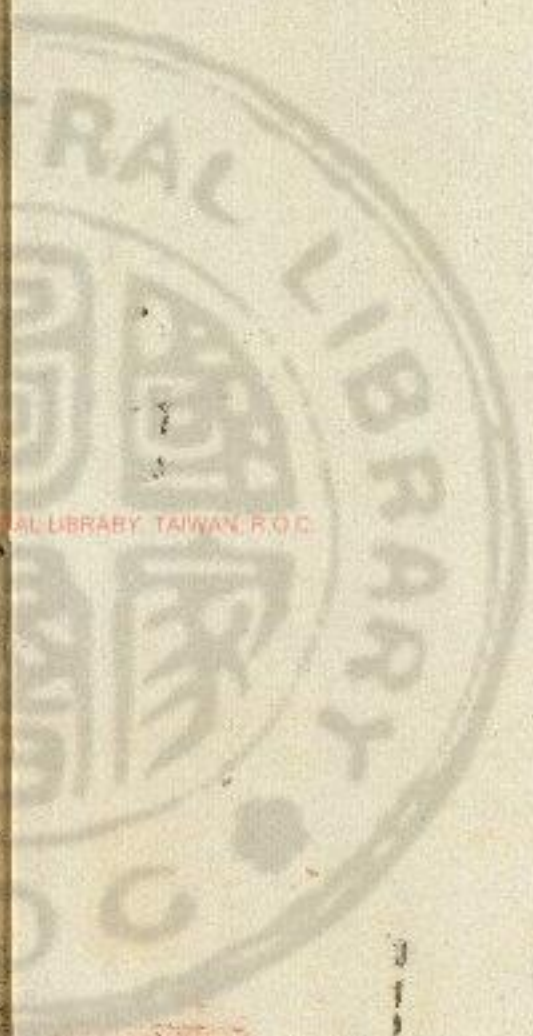
常立

秉常年七歲矣諱諒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遣使來告哀帝遣劉航册命秉常為夏國王遠遣使冊為

夏國王諱祚之世嘗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然繼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宋正統冬

至朝賀儀仁宗以九經賜之

夏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石



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及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
擇所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
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顯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
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
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曰悉心輔朕庶同濟
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
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洎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
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
必有臯夢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
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十年承平守者不為不多然
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
臯夢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塞懷而去耳帝曰
何世無小人難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
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虐則
皇學壞矣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詔安石趨次入對
六月詔錄唐魏徵狄仁傑後
河決恩冀瀛州○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伏與知院不並且時文彦博曰公而既為使帝以升之三
至宥省欲罷其禮殿特命之升之即旭也以避帝嫌名
改京師地震八月復行崇天歷○京師地震○九月初

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
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從康
為王德芳孫許國公從式為安定郡王奉太祖祀世勿
絕明年復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釋其後一人為宗世
世封公以作英德殿于景靈宮奉安英宗神御也冬十一月有事

于南郊赦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
詔學士議司馬光王雱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
節用當自責近始可聽也安石曰當衰辭堂解時以為衰
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
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先曰善理財者不過頭
會其斂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
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

嘗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老同然始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辯

京師地震。十二月邵亢罷。夏人誘知保安軍楊定等

殺之詔种諤隨州安置以韓琦知永興軍經略陝西郭遠

為鄜延宣撫使詔夏人以塞門安遠砦來易綏州

种諤既受寇名

山降夏主諱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使

侍其綽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

西宣撫機宜文字趙鼎上疏以為不可乃貶峒州秩隨州

安置而以韓琦知永興軍經略西事徒郭遠宣撫鄜延高

又為遠移書執政曰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

甚且名山舉旗未歸何以處之請存緝以張兵勢規度大

理河川建堡畫稼橋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朝廷不從

賜夏主秉常詔許納款門交速二砦歸且綏州故堡無

雪。以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遂行邊西蕃

俞龍珂帥其眾內附

建昌軍司理王韶請闕投匭上平戎

復河湟河湟復則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

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而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

蘭會諸古渭澗蓋服南山生羌而築武勝遣兵時掠湟河

三十一

二十一

百一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張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寡
隨詔以東龍河率注八屬十二萬口內附

二年 宗秉常乾道元年 夏惠 春二月以富弼為司空侍中平

章事 初弼自汝州入 覲詔許肩輿至殿門帝御內東門小

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恣

之則切罪皆得其咎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

當布德行惠緩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吳乃退欲

以集符觀使留之六年辭赴部至是召弼司空兼侍中左僕

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

帝曰災異皆天數也非開人事得矣所致所至在道聞之嘆曰

人君所畏者天耳小人者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

進邪說以搖上心使以捕彌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

之機不可以不速以救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言

君子小人之進退繫乎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

為喜怒喜怒為用古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偷得志

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嚮說於陛下也大抵

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唯其間有所希謂者若朝廷守靜則

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 以王安石為參知政事 帝欲用安

石可相否因對曰竊石文行甚高處侍從辭納之職可矣

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
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為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

王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

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學者不能推明先王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欲理財則當歸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至勅命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非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陞入者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立條例司惠卿以為惠卿及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論之及所建請盡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司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奏請朝廷以為不便者則相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

以威齊眾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江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總局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而天下始然矣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其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無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危辭之道以佐明主不應夏人寇秦州劉靖墜殺守將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夏四月大旱詔群臣言關失

唐介平介簡侃不可勝計

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強解帝以薛向為江淮發運使向制置解鹽多變范祥之法淮南轉運使張

運使向制置解鹽多變范祥之法淮南轉運使張

法詔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

初帝即位問

三司使韓絳絳請盡地力因言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子曰吾當求死使汝免於凍餒因自經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折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賦其戶等者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患同

知諫院吳充亦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間規避重役
 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
 年上戶寔少中下戶寔多役使類例生資不給則轉為工
 商不得已而為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會帝閱
 內歲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輸年不得
 還者帝意傷之乃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
 泉額役即先王致民財以謀庶人在官者之意願條諭諸
 路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泉以助役計戶產
 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
 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折居者隨所折而定降
 其等其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者皆減半輸其錢募三
 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輕重制祿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
 隙寡衆倍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偽為之升降若故為
 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二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為抵弓
 手試武藝與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為法既再揭
 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天下募者欲被差者得散去
 天下士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齊從所便為法凡
 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

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
 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雜直多少隨戶等均取在直
 既已用足入縣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
 寬剩錢於是先令開封府界試用其法而遣劉彝謝卿材
 侯叔獻樞顯盧秉王汝翼曾侁王廣庶八人行諸路相度
 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
 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仁
 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嫖之患今乃舍此不用而用浮
 浪不根之人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
 逸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以
 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
 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
 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
 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新役之耶不聽

月罷宣徽北院使王拱辰

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安石惡之會富弼曾公亮有故遂

出拱辰判應天府

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滕甫

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

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網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至是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馬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方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出之鄆州尋徙知定州至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見之願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罷知諫院錢公輔公輔言勝甫不宜去薛向變法以韓維為翰林學士當熟佛王安石意出知江寧府以韓維為翰林學士百餘事各有職惟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為失體天下大事不可狎為人君誤施自有先後帝嘉納之六月

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執政帝倚任之士大夫多以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

宜會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帝弟岐王顯宜遷居外邸皇太后大怒帝令治其罪顯之罪王安石謂無罪誨請下磔光吏帝不從誨劾安石曰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從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欲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望辟光之謀本安石呂惠卿所冀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安石力加營故願案人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憂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

以呂公著為御史中丞王安石

不附已乃白用公弼弟知開封府公著為中丞以偏之
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
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
不為邪說所亂矣帝曰善
罷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鄴
擲不肯行新法王安石
石惡而出之杭州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行均輸

法以薛向領其事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
遷其說始於桑弘羊至是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
之官拘于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
常數豐年便道口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餘物貴難於供
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費使
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
發運使實撥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軍
餉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
之有無而移用之凡錢實稅歛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
因近易遠令預知中都督歲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
者得以從便變易蓄置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歛散之權歸

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歛寬糴民庶
幾國刑可足民財不贖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
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
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
屬從之蘇軾言均輸徒費錢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
出幣錢憂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難不明言販賣既
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見也夫
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利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
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
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
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
廷不知慮此乃指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
縱使其聞諺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八月貶
方惠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侍御史劉琦御史錢誥監處衢州鹽酒稅

判刑部劉述與王
是安石述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勿
述罪述遂率劉琦錢誥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沫踰數

月中外人情豈然胥動蓋以專肆臂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非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葦文過飾非妄議自著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陛下不察為詔自今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者減罪二等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致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義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戾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顧早罷逐以慰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自固寵女妨賢亦宜斥免趙抃則務襄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宜當如是取上安石奏先貶琦顛遂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顛監處州鹽稅公亮疑太重安石曰將之奇以論歐陽脩不實亦貶監當官帝從之司馬光上疏

諫曰臣下自謂以言為諱乞逐其本實以請羣聽不報

貶殿中侍御史孫昌齡通判蘄州

范純仁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發還帝問陝西城郭甲

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望將為

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

不愛祖宗法度若克剛利歸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

所謂不敵言而敵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

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

之加問脩起居注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選小臣咨訪

過於憂邦致主虞身一者皆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及蒞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諸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括克生靈怨怒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樞密執言財利則皆孟軻鄒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肯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檢校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職職改刑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母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純仁每上章疏語多激切帝怒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指以事左

以程顥權道察御史重行顥南人舉進士

知和州

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老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照特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子第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願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口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顯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言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輕天下士帝俯

貶判刑部劉述知江州述開封人

知江州述開封人

元坐言許遵所議刑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言惠

名不當殿監安州

合會遣八使于四方

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

方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

升之止之乃以為初陝西轉運使李九月立常平給餼法陝西轉運使李

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繼而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應奏乞度僧道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運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歛朝廷從之民甚便焉於是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以上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暖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計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者納時價貴預輸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餘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移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賑利以為助餼補助之意也

以典轉時移出入他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結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重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師議以常平糶本散與人戶今出息二分春散秋歛一如陝西法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更以善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執其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焉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思不備公議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議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

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
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
決意行焉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條劍司言

宜付司農司選官主判兼領農田差役水利詔以秘書省
著作佐郎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兼判司農集

賢校理胡宗愈同判之二人為政法益密矣司馬光諫曰
惠卿檢巧非佳士使王安石員誘于中外者皆其所為安

石賢而懷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
下并指為姦邪道者進退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

對明辨亦似美才光謂曰惠卿議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
顯陛下徐察之江文舉謂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

光又詔惠卿曰論說之士於公今日識有願冬十月富
商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彌罷王安石用事雖不與獨合兩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
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彌為文彦博帝

老歎曰善哉惡常言君子與小人誰與其勢必不勝君子

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文飾構扇干岐
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末天下不亂

得也以陳升之平章事升之外議云何對曰幽人佞險楚人

輕勇今二相皆閩人參政楚人風俗何以更得溥學帝曰

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

又對曰遠城綏州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納安素

撫事遠上言曰此正固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

可與緩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令以二砦來歸當還綏州

夏主得詔遣其臣問崇說來言欲先得綏郭述命樓宜趙
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夏主使問前說對曰朝

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
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
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問胡訛語塞高以
夏人渝盟請城綏州述從之改名綏德城以
供備庫使賜姓名曰趙懷順。十一月詔韓絳制置三司

條例 陳升之既相詔以絳代其任王安石每為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開陛下且有察安石

特以**頒農田水利法** 頒農田水利約束於諸路為助 **置交子務** 由是爭以水利為言矣

于潞州 以河東運鐵錢公私勞弊故也 **罷開** 言其法行則盜鑄不售有害入中糧草罷之

封府判官趙瞻 帝問瞻曰青苗法使乎瞻對曰唐行之於宋世擾攘中以培民財者豈可為長久計

耶王安石怒出為**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 開條例司上言民

陝西轉運副使 **苗錢** 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及議置提舉官時天下常

平錢見在一千四百餘萬貫石乃詔諸路各置提舉

負以新官為之管當一負京官為之掌常平 **廣惠倉兼管**

勾農田水利差役事諸路凡四十一人 **提舉官既置** 往

迎合王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

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

王廣淵在京東一準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

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

官李常御史程頤論廣淵抑配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

姓會河北轉運使劉焯等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潞州

力主新法而遭劾焯等欲壞新法而不問舉 **十二月知青**

事如此安石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顯之言不行

州鄭獬乞罷從之 獬上言青苗之害不忍無罪 **下龍圖閣**

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貶為忠正軍節度副使 初無擇與王

安石嘗辭一家所饋湖筆物其人固不受安石取實諸

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澤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

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

子韶使兩浙煎其狀因迎安石意遂徙無擇在杭州貪賸

特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遂誣伏坐謫

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

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

言語政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 **遼加耶律乙**

辛太師 略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輒斥廉至是加

比院樞密使魏王乙平用事又勇振中外門下饋

六九

太師詔四方有軍王韶乞治秦州謂曰許之聚秦鳳經路

使李師中知鄆州師中在秦持軍謀大體王韶葉渭源上

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師中罷師中罷師中罷師中罷

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師中易司知龍圖閣又言渭源

其贏以治田名假官錢爲本若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易

物貨給之命師中易事師中言師中所指甚及極邊弓箭

不補師中上安石主師中言師中言師中言師中言師中

對師中言師中言師中言師中言師中言師中言師中言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子安石者眼多白其似王既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

三年歲次癸春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乞罷許之方平以

變更法制力請外任出知陳州陞二月陝西安撫使韓琦

乞罷當車新法王安石遂稱疾不朝詔諭之乃復視事西陝

路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年散青蒲詔書務在惠小民不

使兼弁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

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賈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

坊郭戶有物業勝實當者亦依鄉戶例支給且鄉戶上等

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平

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

條約雖禁却勒然須上戶爲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

爲便此乃轉運司行於一時者本乃建官置司以爲每歲

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乞罷提舉官
 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皆袖其疏以示執政曰
 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聞琦可以利民今乃害民
 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
 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
 以助民至於收息亦謂公道法也如蔡軫羊籠天下貨財
 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卿兼并振貧弱置官
 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
 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
 欲即奉詔趨拜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由是
 連日不決安石因求去帝命司馬光草詔有士大夫弗
 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為罷辭謝之且命呂
 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得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
 從官甚諫朝士朋黨之情上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論
 天下流俗今茲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此
 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
 琦奏付制置條例司安石令翰林掌筆兼三司使曾布條
 析其不然列石頌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

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
 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也韓琦三朝宰相
 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陰結內副都知張若水
 押班藍元震為助帝詰使潛察府內依錢事適命二人二
 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頌無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許

之反覆開陳其不然至于再三安石不樂會帝御邊英閣
 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
 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
 今行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
 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
 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以和布法象魏是也
 五年一變者守舊制度是也有一二十年一變者刑罰也
 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和布法象魏是也
 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俗者王巡守則誅之不
 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
 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

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以掌天下財不才而黜
 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三司則置三司條例司何也
 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則語抵光帝曰相與語
 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也語抵光帝曰相與語
 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
 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光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
 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不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
 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糶法
 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初貴而和糶不解遂為
 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
 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
 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時又令諸軍餘糧
 糶官者許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名曰坐倉帝以問光
 光對曰倉有儲粟庫無見錢非利也惠卿曰得米百萬則
 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猶
 戾今不釋米而漕錢其有餘取其前無粟未皆病矣也
 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淘淘者孫振教所謂國之有是眾之
 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

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以說廟上之名內懷
 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實之左
 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臣能害政但在高位則
 異論之人會以為重譴信立漠赤嚙道率氣奪今用光是
 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
 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禁其在直庶有補於國家
 若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
 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逐提舉官不行青苗助
 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
 者騷動州縣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
 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于人
 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
 切撙配恐其速貧必令貧富相保保負者無可償則散而之
 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豕之負春筭秋計展轉
 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
 盡散常平本錢穀專行青苗他日右思復之將何所取富

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包儲民之贏者必
 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上平之必至者也疏凡九
 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
 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
 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銀臺司范鎮
 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赴光不出門下鎮奏曰由臣不
 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不許授河州刺史瞎欺丁木征金紫光祿大夫

○陝西四路安撫使韓琦請罷許之上疏請解四路止

大名府路王安石三月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帝意

學深閎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有選遂議更法王
 安石言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
 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十之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論
 必自庠序進賢與能抑黜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論
 數趨鄉舉者知于文辭與古所謂二物實與九年大成亦
 已蓋矣今下郡國括傳集賢與教習之方詳試之格令兩

上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開會親試舉人
 遂專以策論詩論三題策定限以千字於是揚策者八

百二十九人策報治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
 位革而新之遂擢第一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

人才然愈於以詩賦取人爾舊制進士入進士立刑法科
 恩銀百兩至是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

立試刑法及詳刑官試律令刑統大義立刑法科

斷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貶知審官院孫覺

知廣德軍帝初即位將大革弊覺時為右正言上疏論

理嘗與語及知人之難覺曰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
 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

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其求在牆進充滿
 朝廷之上則賢人日去正人日遠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

言之哉願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既而罷去王
 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為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

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
 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

為政善因俗施彭寬德不同以惠利以韓絳參知政事

○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

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矧屈自安石用事

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嘗因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愚之行才行其所無事也愚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

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矣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私為正者乎正使僥倖有小

成而世利之臣自進尚德之風浸衰尤甚朝廷之權青苗等法行而國之公善皆廢常願等上疏極諫不聽遂

乞去言職安石素與惡者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之任出為京西路同知刑獄願固辭乃改授簽書鎮

寧軍節度使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青苗法立常請勿收息

度判官見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王安石不從常上願曰

條例司始建已致中行之議至於均輸青苗等法取息傳會經義人五大駭何異王莽擬於周官片言以惑天下

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論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

實不出本勸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王名

常以非諫官罷遂貶監察御史裏行張戢知公安縣議上

落職通判滑州王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

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

右徇從李定以邪誦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

文蕪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

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

不少矣趙抃從傍解之戢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

戢以言不聽稱病待罪遂貶知公安尋徙監司竹監至舉

家不食筍戢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

戰之弟也蘇頌李大臨反同知諫院胡宗愈李定為秀州判官孫覺

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王

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盡謂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

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兼行同知諫院胡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文須官博士負外郎今定以幕職得之不可會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等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錄御史薦真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隙法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敏求以右諫議大夫奉朝請頌歸工部郎中珙大臨出知汝州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胡以謝景溫宗愈復力爭之安石怒併出宗愈通判真州

為侍御史知雜事 謝景溫王安石之姻家也安石知金州張仲宣有罪詔免刑流海外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擢知台判審刑院益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命黜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黜

五月詔罷制置三司條例以其事還 兩派海外因著焉令

中書王安石復稱疾不朝詔諭之乃起視事

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

以因其位安不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特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須臨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即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帝意未決會判大名府韓琦上言條例司雖大臣所領然止是定奪之所今不關中書而徑自行下則是中書之外又一中書也由是制置三司條例遂罷以其事歸中書而常平新法則付司農寺命呂惠卿同判之兼領農田水利差役帝恐傷安石之意以手札開諭安石自是與升之不協因稱疾久不起帝數諭數四安石乃出世亦以是薄升之為人

遂立賢良科 賢良科今進是科者先以所業稱曰筌相

六月以李定為崇政殿說書罷監察御史陳薦

言定項為溼縣主簿聞蘇母仇氏死匿不為服詔下江東
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
生母服定自辨言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
侍養辭官魯公亮謂定當行追服王安石力主之罷薦御
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秋七月呂公弼罷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
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彙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以
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云以

馮京為樞密副使○罷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提李

定檢正中書吏房昌朝且育論定乃不孝之人豈宜居勸

石又白罷三八定亦不自安求解詔書乃八月夏人寇環

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開統堡知慶州

韓李信種詠劉甫等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主懼欲自解
韓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會捷

而邊警大啓矣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崇

荔原堡在安鎮東面谷業樂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

下一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鈴轄郭

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

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兼事不可待報者

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判司農司呂惠卿以父喪去職以曾布代之○以劉庠知

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欲見之而不可或以為

耶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

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九

月曾公亮罷公亮方厚莊重沈深周密謹繩墨蹈規矩明
石以問之及與安石同輔政知帝方向之陰為子孫計凡
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遺其子孝寬參
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
以老求去遂拜司空兼侍中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教

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

密副使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而亟用之

賢良方正之士罷台州推官孔文仲還故職親策之太原

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

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蔡第

帝願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變沮帝覺之使馮京亮

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推官孔文仲對策凡九

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

曰又仲草茅疎遠不聽蘇頌嘆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

此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嘆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

吾輩言不復敢不意君及作東西府居執政也翰林學士司馬

光乞罷許之殿學士知永興軍貶知山陰縣陳舜俞監

南康軍鹽酒稅且自劾曰民困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

約借緡錢而殺粟布縷魚鹽薪薪糧餽金錡之屬得私

家雜備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

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貸貸為苦祖宗著令以財物

相出舉任從善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

今乃官自出舉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

債

詔謂振民之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根者

母得給俸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并地

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餼但權穀

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二
 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歛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歛之期等
 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
 輸息錢無有窮已是一賦以救海內非王道之舉也
 秦上議監臨唐軍監酒稅時又有知陳留縣姜潛到官才
 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
 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壅令其屬按驗
 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即移疾去山陰陸佃嘗受經於王安
 石至是因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
 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爲
 乃爾吾與惠紳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
 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
 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
 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
 矣既而承之還說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宣徽北院使張方平乞罷許之問
 祖宗禦戎之要方平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
 因其酋豪許之世報環州董遵晦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

官保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對用豐而威令行間謀禁
 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
 之克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
 又曰王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剷除之其意安在陛下
 何不詰之帝頌采其言安石深惡冬十月陳升之以母喪
 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出州應天

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

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施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
 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
 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胡宗愈上詔上書肆言獄罔以與
 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上詔上書肆言獄罔以與
 造違事軍賊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
 謝景溫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拈搆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
 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
 失其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書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

之賞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與者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惻然曰君子言曠計從消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法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知天何馬光嘗曰呂

人寇大順城燕達敗之○十二月諸路軍法

遣還立保甲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本路立保甲法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畿國于時將帥之入奉朝請恩法階叙之轉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大抵三者而已天子之衛兵以中京師備征戍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

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漢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其外則蕃兵也及帝即位論租庸調法而善之王安石對曰此法近非田後世立事相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今亦無不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以其所利者制法而加於兼井之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而授田不能過限然此須漸乃能成法使又主誠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多異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言府兵與租庸調相類安石對曰今義勇土軍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時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法亦自可為帝又言節財財安石對曰減兵最急今若募兵之法識當變革於是募兵之法識當變革於是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眾所服者為都保正之民習兵則兵可省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則

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聽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毒藥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傳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蓋以捕盜賊相保任而肆武事也於是提點刑獄趙子幾如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于天下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開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因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檢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第五等戶得以轉絳王安石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以轉絳王安石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

拜之尋命安石提舉編脩三司珪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嘆帝聞而憐之遂拜參知政事行免役法於天下免役法行于開封府既罷衙前八

行免役法於天下

百三十人畿縣鄉役數千呂惠卿

林是曾布相繼主其事遂行於諸路於是兩浙提舉常平張觀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薛向為帝言之帝問王安石既而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不受遂突入安石私第安石諭以相府不知訴之御史臺蓋亦不受諭令散去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對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游流俗致民如是夫治民當知其情偏利病不可示姑自若繼之使妄經臺省鳴鼓邀駕恃眾僥倖則非所以為政未幾酸棗縣升戶等皆失實帝問安石曰酸棗縣既有自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言嘗取諸縣新舊籍對覆升降開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群訴必可免彼既聚眾僥倖苟受其路促成役書既上之同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蓋諫多以

為言帝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司馬光曰上等入戶自來更互充役有特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入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畫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也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者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故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自不責民所無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徵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向以為生乎是以免役法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知長葛縣樂京知湖陽縣劉彥皆以助役故投劾去職詔皆奪其官

行權知府州事

四年

遼咸雍七年 夏天賜禮威國慶元年

春正月韓絳使種諤帥師襲夏

人于羅兀大敗之遂城囉兀

韓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軍為七

軍復

為郎延鈴 轄知青澗城任信之命諸將皆

其帥則為兵皆怨望諤謀取橫山乃帥師襲夏人于羅兀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言者以諤檢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

乞加旌賞詔 粥廣惠倉田

廣惠倉田本繼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以為河北東

出陝西京東四路常平倉本錢詔從之

二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

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

詔議科舉咸謂宜變法便判察告院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存於

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

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時有可否物有興

廢使三代聖人復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固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行至于今惟空名僅

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

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
 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
 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
 彌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
 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
 名以取之則是放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
 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
 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
 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
 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
 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
 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
 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
 一道德則當脩學校欲脩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
 此科當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
 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
 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守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
 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

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皆足以有為於世今追復
 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
 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
 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
 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
 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
 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
 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賦
 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
 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
 同學究出身

詔治吏沮格青苗法者

三月夏人寇撫寧堡

詔趙璞

之詔神譚州安置
 譚州安置
 監趙璞
 永樂川嘗通嶺二此分遣都
 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隸維
 三泉吐渾川開允嶺峻蘆川
 四砦與河東路脩築各相去
 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
 寧砦遂圍撫寧折總昌高永
 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
 咫尺羈兀兵勢尚完譚在緩
 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
 大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

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

士沒者千餘人焉治罪責殺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

尋拜貶賀詔給諸州學田增置教官始命諸州置學官率

州別駕給田十頃贖士初置

小學教授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韓絳免初絳與韓琦謀出

達曰諤狂王介軒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然亦

達沮撓軍事召還之至是坐與師敗切罷相知鄧州夏

四月以司馬光權判西京留臺光既歸落自是開封府推

官蘇軾乞罷許之軾自直史詔判官告既及議預舉與

軾學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用不患不

患不備但遠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雖思之凡在

持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之言朕嘗思之凡在

詔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為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

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匡之以事軾次謝精氣聲聞益

遠會上元赦府中酒燈且令換情軾諫止首不為益

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

又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

免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

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而創制置三司條例使

六七少乎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管幹於外

天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

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名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懷

惑以萬求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

博萬口臣以為欲消諸隱而召和氣則莫如罷條例司今

君臣齊時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

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

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

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蕪矣陛下遂信其說

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上糜帑下奪農時

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

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揚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

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法每歲施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始豈能保之乎異日天下恨之國史書之曰昔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舉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以財力置竭用賈人乘以幸之說買錢賣錢謂之均輸于時高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繼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臣願陛下結人心若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植履遺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平用兵則十而九敗言平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非遐之日天下歸仁歲者見其末年吏多用滄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嚴能招來新進勇於之令以國一切速成之效未享

六利流風已成多開驟進之明使有志外之得欲望願之厚豈可得哉惟陛下以簡易為務消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譴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深謝開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因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貴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自茲以往晉貴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絕網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特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載因試進士發策以晉平吳獨斷而克荷聖伐晉備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滋論奏載向一愛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萬之水師窮治無所得載遂請外通判杭州時新法日下以鄧綰為侍御史判然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

司農寺 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巨言陸

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
 所見寧州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于洋
 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頌其美由是安石力薦於帝
 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縮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
 安石呂惠卿否縮對曰嘗一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
 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
 縮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縮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
 使還耶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縮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
 官乎曰正自當尔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
 知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
 之尋同知諫院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而
 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籍縮以威眾故
 命有是**五月高麗來貢**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
 真洪萬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真還移牒福壽願稱禮
 朝貢極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廷諭以優餼厚
 之意王徽遂遣其兵官侍郎金煥等由**翰林學士知開封**
 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翰林學士知開封**

府韓維乞罷許之

維知開封府維法行不阿民憂弓矢

子聚泣甚以為憂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審安石對曰
 日力可惜會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此付中書
 令省事安石靜以應天變故遣兩路募夫責監司耶守不以
 上聞者安石執不下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
 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
 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觀新政
 尚或紛紛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為人所惑
 動者豈應為此遂不敢一有所為耶帝曰民言合而聽之
 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
 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
 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截之人皆所不
 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便則雖有斬截之人皆能射不
 皆然也况保甲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
 為煥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官則人掠勸然後使募兵相參
 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掠勸然後使募兵相參
 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也惟陛

下果歸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陝西三路義勇如
 濟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為御史中丞維
 以兄絳居政府力辭之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
 建立乞允其請乃復知開封兼群牧使仍為翰林學士會
 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
 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
 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者紉攀附襄州六月知青州歐陽
 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

脩乞致仕許之

謝康及徙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
 石惡之贈求歸益切焉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

琦為杜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
 留之安用乃以

貶判亳州富弼官徙判汝州

弼判亳州青
 苗法行弼謂

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
 格詔旨鄧維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使相移判汝州王安石

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蘇以方命極其工以象恭流
 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蘇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

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平亦豈
 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中

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傲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
 之使出自提舉嘗與語弼有愧色

繪知亳州御史劉摯監州監倉遣察訪使促成役書于

諸路繪上言既舉常平張勣等料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
 不願出錢之民欲困以重役皆不聽繪見持賢士多引去

以避王安石乃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
 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晦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

十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洵皆
 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會

劉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摯襄行摯就職即奏言亳州
 獄乃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

言程昞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
 戶使紉役錢期會急逼人情惶駭復上疏言陛下有勸農

之志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倘以為擾歛其

言受君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敵
 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成
 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上害其要曰上戶常少
 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
 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緊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
 為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
 缺則是賦稅有時減闕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
 戶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不既招顧恐止得浮浪姦偽之人
 則帑吏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
 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
 則有縱逸因事輒為撻撻也疏上會楊繪論提刑趙子幾
 怒知東明縣買蕃不禁渴縣民致使訟助役事撫以他
 下蕃於歛而自藉之是在安石意指而致縣令於罪也因
 具助役之利一而難行者五其利以民驗田多寡輸錢無
 決射之患而難行者以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就募者非
 土著而有姦細而務者多必不同蓄長顧人則盜賊難
 衝前顧人則失陷官物擊亦上言趙子幾搥撫贖蕃是欲
 箝天下之口乞據子幾挾情之罪於是安石大怒命知諫

院張璪取繪擊所論助役十害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
 詰之釋辯安石怒出璪知蔡州而改命曾存為之布既作
 十難且勸繪擊歎其心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且使各言
 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勝於權
 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當節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
 歛錢之法有六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
 提舉官而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
 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
 職也今乃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
 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
 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
 官者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羶
 逐不報明日擊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
 勤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
 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
 年間開闢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
 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
 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

之事興至於水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備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推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濬堤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使少儂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改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瀆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求民勞財乏縣官咸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學嶺外帝不許詔既繪知惠州請擊監衡州益倉遣察訪使編行諸路促成後書改助役為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王安石嘗言春秋經為斷爛朝報故貢舉不以春秋取士議取河湟置洮河安撫司命主韶王之至是帝命復之

○九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時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

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諸路役盡歸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權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舉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編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

○募民粥坊場河渡新法開封府界及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

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

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

聞王韶開熙河議因成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

士調旌德尉雲氣憂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秀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辭知自用乃以秀所作策論天下事者三千餘篇及秀法道德經錢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帝張政秀實導之常稱高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曰由程顥語秀因首跌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秀大言曰臬韓琦富弼之首于貶司知諫院唐弼為潮州司馬法行矣安石遽曰見誤矣

別駕 弱非失之強帝悅其言又言青瑤法不行宜斬大臣與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崇文校書希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復令鄒紳舉為御史遂除大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肯己以名不除職以本宮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嗣果怒安石易和臣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坳伏地不起遂昌升殿弼至即

聖前進曰臣所言皆不臣不法請對陛下陳之乃播笏展跡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坳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遂坳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集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為京知而不敢言王珪由事安石無異斯僕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順指氣使無異家如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進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坳慷慨自若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既而靈臺郎尤瑛言天陰星行失度宜退安石安石怒黜瑛配英州

冬十

月立太學生三舍法 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

人之俊異者為之試論其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

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
 講書堂四諸生齊舍掌事者直廬始僅足用自主判官外
 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
 官奏舉生員為三員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
 外舍非內舍負二百內舍升上舍負百各執一經從所講
 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之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
 生為之經各二員舉行卓異者主立選人及任子出官試
 判直諸復薦之于中書奏除官

律令法 十二月安定郡王從式卒



卷第九

五年

宣統元年

春正月置空察訪時政者

置京城邏卒察訪

二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

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然諳智深險在

歲久構辭不得志竊意詞曲有五關人老之故有是命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中帝聞而感之

月南平王李日尊卒子乾德嗣

乾德幼母黎氏燕燕太妃與宦者李尚吉同王國事

判汝州富弼乞致仕許之

弼至汝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弼歸洛養疾許之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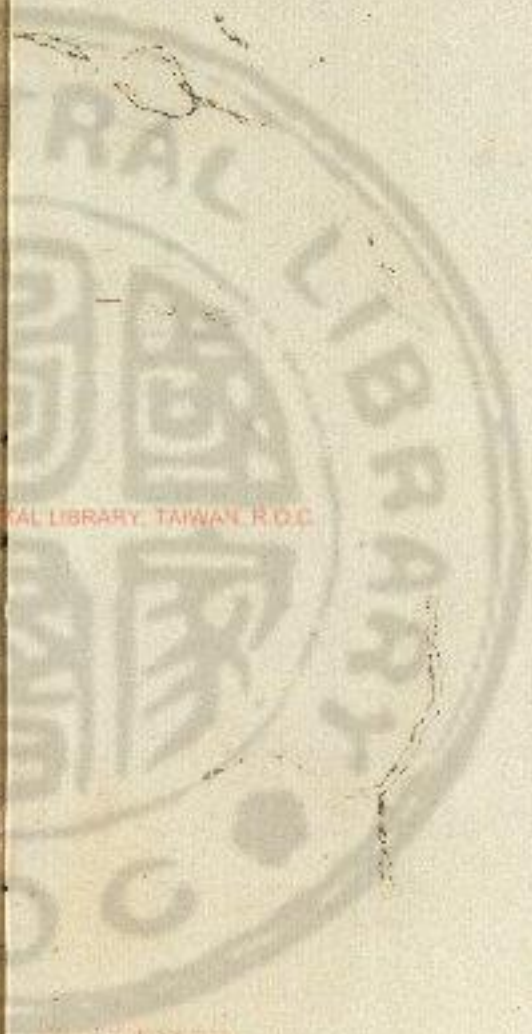
請老以司空致仕進封韓國公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

明帝却之曰富弼手跡稱老臣無所告許但仰屋竊嘆者御當至矣其敬之也如此云

立文武換官

法。置市易務于京師以呂嘉問提舉其事

自王詔倡為緣邊市易之



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
通之遂用繩索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
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變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
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
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判
官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為本嘉問上建置十
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井之家輒取利奪去之案石執
不可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譴欲罷之以開安石
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
諸州上供蘆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者
市之以給用曩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
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
六市易司皆隸于都司焉
夏四月置弓箭手于兩河
州隸節度使州無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
人習項利與夷人無異乞下平道逐州縣並令募諸色
公人及鄉社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箭者自為之社
五

月以古渭砦為安遠軍以王韶知軍事帝志復河隴會定川隴府都監張守

約請名古渭為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禁古渭為安遠軍
以王韶知軍事知州郭遠奏部監皆市易錢王安石以
為不足校以青唐首領俞龍珂為供奉官賜姓名曰包順
徙遠涇州

○論辟田䟽水功加賜知唐州趙尚書等秩。立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
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驗仍令以陝
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普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
路募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特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
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
五路州過五千匹深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
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
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減免折變緡納錢三等以上十戶
為一保四等以上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楚通償者保戶馬
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

遂編諸路六月詔分經義論策為四場以試貢士初大經義次兼經義凡十

道次論一首次立武學。遼于越耶律仁先卒仁先為耶律乙辛所

出為南京留守者數年能恤孤憐禁秋閏七月詔章惇

察訪湖北經制蠻事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

象嶺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湖北路經制蠻事時北江則彭氏主

之有用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已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惇往經制蠻

相繼納土願為王民始八月王韶大敗羗人遂城武勝以

為鎮洮平韶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賊蒙羅角抹耳水

舍險要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經制

師小部諸將摩帳下兵逆擊之羗大潰焚其廬帳

由竹牛大營會本征度洮為之援餘

與戰及之武勝建為鎮洮軍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

易息錢未嘗費官本文彥博曰工所造屋初必小計冀

可不修王安曰主者善計自有付庶豈為工師所欺也

彥博不復敵由是韶進討敢肆欺

詔求歐陽脩所撰五代史是歲王韶貶西蕃本征于鞏令

城降其師鑒知辰州助章惇經制立方田及均稅法

帝患田賦不均重脩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

頒之天下其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八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

量隨陂石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應濟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

畢揭以示一季無訟

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慶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縮不痛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皆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舊有不毛及家所食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墾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對去之有方墾有莊概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以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縣縣尉王勇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九月少華山崩○冬十月直隸河路升鎮洮軍為熙州以王韶知州事置熙河路鎮熙州洮州通遠軍以知熙州兼經略安撫使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十一月河

州首領贖藥眾降以為內殿崇班賜名曰包納○張商英有罪監荆南稅商英附王安石但權衡史乘行因劾罷密院吏徇私語侵又彥博彥博求去帝怒分陝西為永興秦鳳二路○章惇關梅山置安化

丑癸

縣梅山峒蠻族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置安化縣萬四三百三十六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關峽一城隸邵州自是鼎建可以南至邵州

十二月以陳升之為樞密使○王韶築熙州諸關砦

六年癸酉春二月王韶取河州獲木以呂惠卿為翰

林學士○以邵綰為御史中丞○三日置脩經局以王安

石提舉其事○置諸路學官訓誥書周禮義以呂惠卿王雱同脩撰詔進士將

授官者悉試明法○封李乾德為交趾郡王○文彥博罷

彥博久居樞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尔安石知為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為

不可若萬事不勝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
 果實亦官監查彥博以為損國體怨致華嶽山崩為
 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
 身為細民久困以折兼并尔於官何利焉彥博因求去益
 力遂以司空判河陽府夏四月甲戌朔日當食不見司天
 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夏四月甲戌朔日當食不見司天
 罪一等派以下釋之至日不食始出殿復膳置律學
 掌按法律凡命官舉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放通判秦州時
 人皆得入學試讀
 惠卿考舉士列阿時者在高等許有士居下劉放覆考悉
 反之惠卿不悅會放貽書王安石論其法不便安石怒遂
 撫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罷事任通判秦州放博記
 能文章政事與兄故及歿子奉世名伯埜世稱三劉置疏
 浚黃河以犯子淵為都大提舉治平初命凌二股五股
 位河在縣其都大監丞李立之請於惠卿深滋等州創生
 開三百六十一里以禦河於是都水監丞宋昌言與屯田

東流詔司馬光等乘傳
 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詔司馬光等乘傳
 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捍水令東俟
 渠流漸北流於凌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紆恩
 冀深處之患王安石然之帝曰欲作塞河誠善安石曰若
 及時為之河可東行北流可閉遂詔光都大提舉脩二股
 呂公著言光乃近輔不可遣光得不往而二股之役命河
 北轉運司督之三越月而成深十一尺置四百尺當凌之
 時河則稍障乃水入河則亦塞會河溢北京夏津帝問
 執政聞京東謂夫脩河有壞產者河北謂急夫尤多若河
 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
 所校聽其所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
 又水散漫久作堰塞昨脩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
 之濕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已減于去歲若復葺
 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司
 先見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不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
 用鐵數斤為小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萬工急擢乘流
 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
 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

把其法以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把狀以石
 壓之兩傍擊大繩而端可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
 之去來使流無益水淺則齒礙以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
 底雖對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以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
 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
 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于帝曰開
 直河則水執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
 容施功尔令第見水即以把濬之水當隨把改趁直河苟
 置數千把則諸河淺澗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石
 千萬帝曰田不尔其善開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
 之下僅及此數夫至用錢八縑故歐陽脩嘗謂開河如
 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知如開安石曰勞人以除
 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賞懷信而命公義與
 堂除以祀示下大名令虞部負外郎都大拱舉大名府界
 五民注子與通判知將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
 以事至帥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遷曰法誠善第同
 官議不耳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兩將自衛州濬至海口
 差子淵大提舉公義為之屬計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

舟木鑄匠五月播州羅酋楊普遷來貢貴遷遣子光震

三拜胡蟹向永晤舒光銀以其地來降乘晤光銀以其

勝元九峽中瀘川夷羅曼叛詔熊本察訪之遣中書檢

正官熊本諸吏事六月知南康軍劇敦頤卒敦頤道

人初名敦以犯英宗諱改焉初用身節向任為分寧主

調南安司有因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達後深治之敦頤

力與辨不聽敦頤委手板斬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任乎

富家大姓吾不為也達悟囚得釋謂杜陽令改知南昌

以汗穢善為耻歷合州判官夔州通判知州為廣東

極圖明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

一

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珣以其為學知道因使
 二子顯顯往受業焉數願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
 顯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
 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
 可不詳留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
 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
 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管道所居字者遂稱為濂溪先生
 大蝗。秋七月分河
 北為東西路。不雨。八月復周制比閭族黨之法。九
 月置和糴倉。十兩浙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
 內。又自糴當以息遠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
 家所積糧而之。以供兵食者曰措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
 租而糴之曰對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糶粟於邊以
 要券取息及糶錢香染質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
 受益。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
 見錢和糶而縣官之費省矣。其法置倉于兩浙。終歲遂為

常呂惠。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糶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
 其米於倉。謂之坐倉。其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糶及
 省倉歲月餘糧減立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秋成
 博糶者謂之博糶。又有所謂結糶。俵糶。允糶。皆王安石所
 建。大抵欲省漕費而已。然皆為民害。是時王詔與水利
 郭開熙。河章博管溪峒邊鄙與師民不暇給。詔與水利
 利之說。與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民得發田萬七百九
 十三。與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有奇。而民給役勞
 擾。初策武舉之士。初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從之。遂
 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庶草澤人召京官
 保任人材弓馬。應格聽入學。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
 用兵。或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
 量給兵伍。在官三年。具藝業考試。第等推恩。未及格者。逾
 年再試。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矢五
 發中的。或習武伎。副之策畧。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並為
 優等。補上舍生。毋過三十人。試馬射以六斗。步射以六斗。
 策一道。孫吳義十道。五通。補內舍生。馬步射馬戰。應格對

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樞密院審察試用雖不應格而曉術數知陣法智畧可用或累試策優者悉取旨補上舍武藝策畧累居下等復降外舍元武舉試藝策於貢院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帶末等三班差使初樞密院脩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木征復入河州王韶伐取之岷宕洮疊是始策武舉之士

首領皆以其城降帝受賀于紫宸殿賜王安石玉帶部既

州會降者叛詔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古藏城守靈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驛馬健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部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州首領亦令征以城降詔入之於是宕洮疊三州皆平

初收免行錢先是京師商賈物

俱以責下讓貧民浮賦類有賸折以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試吏祿賦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辨焉至是行之

冬十月詔浚宜

河于大名是時河北河閉已久水或橫決敵邊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淵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兩等處開備直河使大河深八尺又用浚川祀疏浚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助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章惇討懿杞之功若不輟作雖二股上源可使行地中矣

七年癸成雅春正月熊本討瀘夷降之本嘗通判戎州習

為彼能履邊者介十二村豪為鄉導尔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州其後照保願矢死自贖本請於朝寵以刺史巡

檢之秩明示賞罰皆踴躍順命獨柯陰一首不至本合晏
州十九寇之眾發黥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
討賊悉力拚拒宣敗之于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
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上以受
貢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為漢官
如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
於繳委詳明近世鮮儷推集賢殿脩
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矣

不雨。王韶自熙州
入朝景思立知河州事。二月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

納之數以聞。唐自天寶以後海內多事戶口凋耗租稅日

少五代疆境偏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塲院其屬三司

者浦大更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乾

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於是

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以售

其兵丁前為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防兵蜀江南荆湖南

越皆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

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著任官未甚佛老之徒未甚

歲外無金縢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

給足府庫盈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負益衆

弗老外國耗盡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繁侈

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即位始大裁損道家之奉有

士不事工不與加以仁宗資性恭儉尤務約己以先天下

有司言利者多按不取閭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

愛及用兵陔匪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
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擾人心而兵久
而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
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
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
撫納歲賜繒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自
是歲費彌有所加縣官所入僅足充賞仁宗深慮之屢命
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王安石執政益講修錢
穀之法特天下承平方想開邊每以財用不給日夕講求

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高量經久廢置之且凡歲費皆著
 為定式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
 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持什
 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
 增差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
 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祿取如
 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至是詔三司帳司
 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法益密矣 **瞎征寇**
白踏城景思立敗死三月未征遂寇岷州高遵裕敗之木
征復圍河州 王韶入朝未征合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之
勢復熾遂寇岷州知州高遵裕遣 **遠使蕭禧來言疆事**
包頓敗焉木征去寇河州圍之 **遠使蕭禧來言疆事**
河東路以邊增修戍壘起鋪舍緩入蔚應朔三 **劉忱如遼**
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 **劉忱如遼**
議疆 **事也** **太平詔求直言夏四月癸酉詔罷新法是日雨昌惠**

卿請復行新法詔從之 **下監安上門鄭俠御史獄** 帝以

避殿減膳且知麥面枯槁五種不入民無生意憂形于色
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
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也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
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錢太重
人情恣恣至出不遜語也近臣以至后疾無不言其害者
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
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 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
獎拔俠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秩滿入京安石問以所聞
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
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
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及父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
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糶
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
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以安石不可諫乃繪所見為圖奏
詔詰閣門不納遂假稱急發馬廄上之銀臺司且云旱
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

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
 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
 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自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
 事民聞之謹呼相賀先是帝語翰林學士承旨韓維曰天
 久不雨朕日夜焦勞柰何維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
 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
 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害帝感悟即命維草詔責
 躬以求直言詔下人情大悅會使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
 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
 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
 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廄罪翰林學士呂惠卿御史中
 丞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
 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
 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木征**
乞降于王韶詔歸于京師
 意自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直
 破西蕃結河川漢嶺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

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
 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矚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
 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二
 萬餘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
 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及其妻子赴京師**王安石有罪免以韓絳平章事呂惠**
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
 黜殆盡儻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
 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
 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
 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
 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
 顥在側因進曰太皇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
 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
 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柰何帝始疑之又鄭俠
 躡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監堅呂
 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
 代己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既

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遼復使蕭素來言疆事

容副使蕭素來議疆界于代州境上遂下詔樞密院議之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判河南府文彥博司空富弼判宋興軍魯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又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鉤圍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對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

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言証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民

則可以為答曰夫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以第取錢造置市易務布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曰下更以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賦歛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復序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治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其言向來與陛下修備之常理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隱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言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儼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擴累朝置沅州也五月罷賢良方正科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耶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乞罷之遂詔罷制舉而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更以策論試第職云

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後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

瑣細市易鬻及果實梳櫟脂麻水炭大傷國體安石為之
 力辨至遠帝為嚴詔不知帝于大畧且曰非嘉問孰敢不
 避左右近習非臣敢為嘉問辨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
 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
 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
 新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
 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
 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
 禁以轉稟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縣官為給事則三司經
 營有限今反民於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
 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以其行役觸
 罪難免故除之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
 取民所得之半也初市易錄三司嘉問特勢陵使薛向出
 其上及嘗布代向為使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
 于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議異者布得實
 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拔官府而為嘉問之事帝將委布
 行之安石言二人有私怨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
 亦言三司存繼宗及市費皆從其辭同乃奪繼宗使

從布言增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
 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
 也固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
 然也且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
 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騷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
 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前獄劾布沮
 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
 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皆不能知至是沈括提舉司天
 監括博學洽聞貫于幽深又極開敏於天文方志律歷醫
 藥卜筮無所不通始制分方伎科為五壺浮漏等天下授
 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

征榮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思忠
 秋七月立手實法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隨

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
 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
 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
 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穀乃參會
 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示衆兩月使悉知
 之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
 備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出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
 須剗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
 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
 下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預焉臣以為使民自供初無
 所擾何法豐歲願認有司勿以豐
 而強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以韓絳兼提舉之法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
 場務坑冶河渡租餼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
 而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數使有無相通
 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之則以王韶為樞密副使○清井長
 國計大綱可以省察從之

與夷十郡及武都夷內附○遼生女直部族節度使烏古

延卒子劼里鉢嗣女直之先出于勿吉居古肅慎地元魏

車曰拂涅曰號室曰黑水曰白山至隋勿吉改號對靺唐

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二部皆附于高麗其五部則無

聞焉李勣之破高麗粟末靺鞨去保東牟姓大氏是為渤海

國黑水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鄰高麗開元中入朝置黑

水府以其奇長為都督賜姓名李獻誠及渤海盛強因役

屬之朝貢遂絕于中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

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女真生女真之地
 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也
 已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云函普者始居高麗年六十
 餘別其兄阿古延而與弟謀活里適生女直居于完顏部
 僕幹水之涯久之完顏部人有殺他族人者兩族交鬪衆
 莫能解完顏部人謂函普曰若集為部人解此怨使兩族
 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函
 普曰諾乃往論之曰殺一人而鬪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

誅首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闕而且獲利焉
遷家從之乃為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
曰謹如約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
約部眾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并許歸六十之女西普即以
青牛為聘禮而納之并遂為完顏部人烏魯生版海跋海
曰韓魯一女曰注思板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
生綴可黑水舊俗無室則入廬其中遷徙不常綴可乃徒
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納
葛里納葛里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按出虎水之
側矣綴可生石魯石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書契約束不
可檢制石魯欲稱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欲將玩殺之已
被執殺父謝聖忽巫往條教為治部落寢強遠以惕隱官
走石魯得免由是稱以條教為治部落寢強遠以惕隱官
之諸部猶不肯用條教石魯輝武至于青領白山順者撫
之不從者伐之所向克捷還至通州統村而死載柩以行
至孩懶水為林答部人石顯與完顏部人窩忽窩山邊于

路攻而奪之極因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為能而抑尊之吾
今得之矣石魯之徒台于蒲馬大灣募兵道及武城復得
摠而還石魯之世生女直稍用條教然尚未有文字官府
不知歲日晦朔是以年壽稍短莫得而考焉石魯生烏古
迺烏古迺能役屬諸部自白山耶海統門耶懶土骨論之
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會意之邊民逃入于女直邊使
曷魯林不將兵索通民烏古迺恐遠兵深入諸部必驚擾變生
易或將圖之乃以計止之曰兵若深入諸部必驚擾變生
不測通戶亦不可得非計也曷魯然之遂止其軍與曷魯
自行索之烏古迺怨石顯乃說以石顯阻絕海東青路告
于遼遼主遣使責讓石顯石顯入見遼主因留之于邊地
既而五國備部高度使拔乙門叛遼鷹路不通遼主致
討烏古迺畏遼兵入其境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
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迺因陽與拔乙門
為好而以妻子為質罷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于寢
賜加等授生女直部族節度使將刻印與之烏古迺
不肯繫遼籍辭曰請俟他日遼主然欲與之遣使往諭烏
古迺說使部人揚言曰都太師若受印繫籍部人必殺之

遼使乃還烏古迺既為節度使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生女
 直舊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者必傾賞厚價以與貿易
 且令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
 稍振前後願附者衆烏古迺為人寬恕能容物平生不見
 喜愠推財與人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忿然嗜酒好色
 飲酒過人或呼之為活羅活羅者慈烏也此方有之狀如
 大鷄善啄物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啗之烏古迺聞其計
 亦不介意故人益信服焉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董畔
 遼鷹路不通烏古迺伐之被重鎧率衆力戰謝野敗走按
 里蕭祥時方十月末忽解謝野不能軍衆皆潰去烏古迺
 亦還道過浦亡要遮險阻晝夜拒戰比至部已憊即往遼
 境將見遼邊將達魯曾自陳謝野之功行次來源水有
 疾而復卒于家年五十四有子九人曰劼者曰劼里鉢曰
 劼孫曰劼刺涉曰盈歌曰劼真保曰麻頰曰阿離合遜曰
 諷都訶烏古迺嘗言劼者柔和劼里鉢有器識故其卒也
 劼里鉢嗣之

八年遼大康 春正月蔡挺罷。編管鄭俠于英州罷參知

政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于日里

林上疏論呂惠卿

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朝題曰正直君子邪
 曲小人事業圖迺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
 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為諂諂令
 中丞薛紹和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經整頓侯于州御史臺
 史楊忠信謂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善不已是言責
 在監門臺中無人取懷中名臣諫疏二條俠曰以此
 此為正人則馮京在政府數與王安石論辨又為不可
 執掌外制安石忌之及惠卿議罷舉京力爭以為不可
 惠卿銜之會揚忠信事覺惠卿遂欲侍御史張璪京與
 俠交通有迹分奉禮部舒賈往捕俠賈遇俠于陳州獲其
 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
 治之於是京與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等皆得罪惠卿欲致
 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
 徙英州京羅致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俠
 至英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
 子弟從學為禁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

至京師帝以安石弟之故特不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
 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
 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八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
 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
 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正
 猛佐野堅以慕爾國而令必行令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以
 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
 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
 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
 人不明聚斂太急尔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屢以
 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二月復以王安石平章事
 倭人月惠卿波惠卿銜之
 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致執政惠卿
 既得志忌安石復用乃陷安國于鄭俠之獄又起李士寧
 獄以傾安石安石聞而怨之韓絳時顯慶中書多稽稽
 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優用安石帝從
 之安石承命即傳道三月盡使蒲禧取韓縝如河
 而進七日至汴京

沈括如遼
遼蕭禧來理河東黃鬼地
 留禧不肯辭曰必得是而

以吳充為樞密使
閣月陳之罷
 以取富貴至是以

行奉元歷
翰林學士沈
 括所造也

書周禮義學學官以取士
安石既受詔請經至是以所訓
 核詩禮書三經上進帝謂之曰

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
後師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
 者歸一遂頒于學官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
 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焉帝又以字

學久不講為言及安石罷居金陵作字說二以王雱為龍

十四卷以進多穿鑿傳會其派入于佛老云

圖閣直學士雱辭許之雱辭新命呂惠卿勸帝許之由是嫌雱尤著司徒兼侍

中判相州魏國公韓琦卒諡忠獻秋七月詔韓頴如河東割

地以畀遼初帝得韓琦諷善其策會王安石復相而蕭禧等久來韓琦亦薨帝問于安石安石對曰將欲

取之必姑與之帝乃詔於分水嶺為界遣天章閣待制韓

頴如河東割新疆與遼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與

兵之端云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異守京兆時妻劉有

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

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用泮園法灼背瘰癧頂刺血書佛經

力所可致無不為者及知廣德軍勳家人訣棄官入秦誓

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嫁党氏有數子年

七十餘矣壽昌迎還京兆守陝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

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以母故求通判河中府

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韓絳免絳

石議事不合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校杖用之絳執

不可議于帝前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

絳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為遂佐至是以三司

會計事多需帶免相出知許州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為

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罷三司會計司○冬十月呂惠卿

有罪免御史蔡承禧論呂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

子雱復深憾惠卿遂瀕絕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

氏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判事置獄

鞠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詔又論三罷手實法中丞鄧綰

引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

人懷隱匿之處無所措手足矣高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

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蕩

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

道貫貫論卷之九

不犯徒使讞訟者趨實報怨以相告有星孛于軫詔求直

許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其法

言以王安禮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求直言故天下論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

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法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

公豈敢成王哉其言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則亦曰德而已禪龜言

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

不聽亦不大有如禪龜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

書又世所禁勝寫謬誤尤不可知陛下威德至善非特賢

於中宗問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

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

間殊苦勤法安石對曰邪寒暑兩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

曰豈若并邪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不

出帝再三慰勉然後復出視事其竄謀曰今不取上素不

喜若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然之喜

其出凡所進用無不從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曰人寧

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

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

機射利者用力殫於溝壑取利究於困夫足以干陰陽而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知開封府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知開封府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知開封府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知開封府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乙未其出軫帝以災

異數見避殿成勝詔

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過絕表疏上許
 又不得達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
 關連陷欽廉二州 **熊本平渝州** 猶置南平軍 渝州南川獠
 殺土丁八千人 鳳都轉運使熊本安撫之本進營佛頂堪抗其亢焚積聚
 以破其營木牛氣索舉濠州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堡
 建銅佛塔為南平軍召本還為知制誥因上疏曰天下之
 右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議者輟用持盈守成之
 說文苟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為俗奮言
 納忠者愈悲之徒相與蹙額肝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號
 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群圍
 視四遠交驛而合謀或諍于廷或滯于市或投劾引去者
 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死彼將伺隙
 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譁譁之衆有以窺其間而終萬
 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 **遼主殺其后蕭氏** 后小字觀音姿
 專以取媚王安石也 **談論好音樂生太子濬時** 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
 一國而忌后明敏於是宮婢輩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

一長命而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後追謚宣懿 **十二月**
 一長命而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後追謚宣懿

以元絳參知政事 曾寬 **簽書樞密院事** 絳在翰林誦事
 曾德曾公亮之助己欲引公亮子孝

寬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以趙高為安南招討**
 青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益怒

使宦者李憲副之師師討交趾 王安石聞欽廉陷已不悅
 自草敕勝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高為招討使宦者嘉

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 **王韶免**
 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遠視師為勞效為多

雖名一路而實無租人軍食皆仰給他路轉運判官馬 **王韶免**
 籍官吏細故詔欲罷職王安石右城罷由是與安石異

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韶不從帝亦不悅其為人
 乃出知洪州韶起孤生躋空閣選職儲政地兼用兵有機

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討
 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殿栗而韶鼻

自如人服其量 **罷直學士院陳襄** 襄福州侯官人少與周希孟陳

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為迂闊而莫之講四

者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為變卒從而

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再調知仙居縣教其民曰為

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

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

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奸多訟無以惡陵善

以富吞貧行者率路掛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為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焉及收知河陽縣留意教化進

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

疑焉 而縮維千萬姓矣公苟有感志何名知己講說不少

知由是益奇之及弼相薦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論青

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

資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

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襄乃請外帶不許安石屢欲

而司馬光韓維曰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

人對安石益惡之適 **更定解池鹽鈔法** 自薛向立

後多匿鈔而益益輕以鈔折允 權草有虛捏邊

是詔反公稱熊本宋之分領其事制贍制置以內歲錢二

百萬每假三司遣市勿吏行四路請置鹽引仍令秦鳳永

民買官強隨貧富作未為多少之差買賣私盜聽人告重
 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一買官盜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盜
 法於是民間騷怨蓋少舊法每席六緡
 至是二緡有餘商不東邊儲欠試州蠻來降州唐
 溪峒州世為楊氏所居號十洞首領以其族姓散掌州峒
 至是謝景温往招誘一其首領楊光賢率其族姓二十三
 州峒歸附附遠賜其紫衣宰相張孝傑姓耶律氏孝傑以進
 詔皆官之
 幸于遼主漢人中貴道無比至是賜以國姓官侍燕遼主
 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貴智也朕有孝傑乙辛不在仁先
 化葛下誠為得人然病入
 校貪乙辛倫之為謀主

丙辰
 六年夏大興元年春正月交趾陷邕州知州蘇緘死之
 交人盡屠其民下溪州刺史彭師晏來降五溪悉平北江
 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上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
 園邕知州蘇緘悉方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殺其家三
 向水蠻酋彭儒武等有隙機使攻之河晏寯急乃率
 其部內及誓下州峒張景謂等各以其地乞降于湖北
 提點刑獄李平知辰州陶弼弼受之遣師晏詣京師詔
 受師晏禮賓副使京來州都監官
 其下六十有四人自是五溪皆平二月召李憲還以郭逵
 為安南招討使趙高副之帥師討交趾詔占城占吐蕃宗
 哥酋鬼章寇五年登舟將蘭種訥支大破之鬼章復寇
 五年谷韓存寶敗之以种諤知岷州夏五月分兩浙
 為東西路城茂州靜州蠻酋董整白來降六月以
 水源等峒蠻酋儂賀等七人為將軍秋七月城下溪州
 名曰會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呂惠卿出守陳而張若
 溪城

彭師晏常持向背湖
 轉運使孫濟喜切名勇於建立立聞
 其部內及誓下州峒
 張景謂等各以其地乞降于湖
 北
 提點刑獄李平知辰州陶弼
 弼受之遣師晏詣京師
 詔
 受師晏禮賓副使京來州都監官
 其下六十有四人自是五溪皆平
 二月召李憲還以郭逵
 為安南招討使趙高副之帥師討交趾
 詔占城占
 吐蕃宗
 哥酋鬼章寇五年登舟將蘭種訥支大破之鬼章復寇
 五年谷韓存寶敗之以种諤知岷州夏五月分兩浙
 為東西路城茂州靜州蠻酋董整白來降六月以
 水源等峒蠻酋儂賀等七人為將軍秋七月城下溪州
 名曰會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呂惠卿出守陳而張若
 溪城

正中書戶房呂嘉問及練亨甫共取中丞鄧綰所列惠知
 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者使以告惠卿于陳惠
 卿因上書訟安石曰安石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
 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要言其情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
 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純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
 歸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縮為國
 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縮攝
 心懷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年知魏州置靖
 州○八月罷粥祠廟錢司農粥祠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嘆曰
 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
 平嬰然託摯為奏曰開伯慮高丘主祀炎火為國家威德
 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
 命建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
 憲令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况六張廣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
 竇損國之大體欲望留此二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

帝大震怒抵牾尼曰慢神辱國無幾冬十月王安石免
 其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矣冬十月王安石免
 初也妻謝氏去及子男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
 亦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既退慶金陵往往駕福
 進子三字蓋深悔也**以吳充王珪平章事**充子安持雖要上
 為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
 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舉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
 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陽書充曰自
 新法之行中外洵洵民困於顛苛迫於誅鋟怨流離轉
 死溝壑日夜引頸冀朝廷覺悟一變救法今日救天下之
 急當罷青苗免役併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
 必先開言路令別利害以活人主之心令病雖已**以馮京**
 深漸未至膏肓矣今不治遂為痼疾矣京不聽用
知樞密院事京昔與王安石同在政府議論不訖及呂惠
 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十一月包順敗鬼章于多移谷**
 以安石為欺故召用之

○神譖大敗寇章于鐵城。十二月郭遠敗交趾于富良

江李乾德降。遠次長沙先遣良江蠻以精兵

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燧石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其真

納款時官兵三十萬人冒暑其國不遠遠不致渡得其廣

源州門州思波州蘇茂州執

威戎軍。詔宦者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

十年夏四月置憲州。遼主廢其太子濬為庶人

幽之于臨潢。濟小字耶魯幹。幼而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大

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霞林。橋下欲殺之適值暴雨濤

所說不遂乃下忽古獄太子心屬太子公非閱閱一旦若

立吾輩指身何地乙辛然之乃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得

復令即印部君蕭詵都韓等。耶律速撒護衛蕭忽古等謀

之遠認乙辛及耶律孝侁等。翰治撒剌等誣伏皆殺之杖

太子幽于宮中太子具陳枉狀謂耶律無哥曰吾為儲副

我何罪至此蕭十三此使秋七月河決澶州勢增漲田廬

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夏死至是大決於澶

州曹村層巒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澤分

縣四十五而獲齊郵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脩閉

通鑑綱目卷九

十一

通鑑綱目卷九

十一

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上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脩隄岸今者之决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

安懿王子宗樸為濮陽郡王

奉王祀也

河南逸士邵雍卒

雍河南人

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若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數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此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之易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抃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自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隔其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素蔬食躬糞以養父古之才叩門來謁滂若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知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書儀儀儀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

通鑑綱目卷之六其所以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院心高明以意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繼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街伏養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車環堵者不救風雨躬樵爨以養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高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非為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曰安樂先生曰則焚香燕坐哺時酌酒三酌既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特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車相迎候童孺斷隸皆驩悅謂曰各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屏如雍所居以儀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弟事雍而二人純德尤為鄉里所慕向父子兄弟每相訪曰母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衣履不設防畧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

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年六十七而卒贈著作郎後賜謚康節先生雍天性高邁向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既卒顥為銘墓稱雍之道厚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六外篇魚鱉問對傳于世

冬十月濮陽郡王宗樸卒以其弟宗誼為濮國公詔自今濮安懿王十一十一月以西蕃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為鄜州刺史阿令骨為松州刺史。遼耶律乙

辛弒其故太子濟及其妃

齊至上海幽于園者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逆其私人

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給以有敕召濟出殺之幽首以還年二十以疾薨聞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

乙辛復陰遣人殺濟妃蕭氏遼主知其寃悔無及追謚濟曰昭懷太子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讀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

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備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

從者甚眾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

程論道學之要漢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敷本善俗為先每月

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燕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義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之意帝初即位一新

百弊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尚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

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
 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編簡而讀仰而思有
 行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
 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
 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
 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以尊禮
 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然怪
 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
 論定井田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
 事實為大防薦之名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藪亭古力
 行為湖中七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
 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
 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平戊

元豐元年四年大康春正月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封舒國
 月會孝寬以父喪去位。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與

議者法不令出知真定至二月濮國公宗誼卒弟宗

夏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詔韓存寶經制瀘

州矣瀘州納溪夷乙弟不奉職貢詔西上閣門使韓存寶

九月交趾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以呂公著薛向

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

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

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則計畧無遺家為陝西轉運

副使八年所入監馬芻粟數累萬民不怨其課為最帝

知其才以為發運使改三司使兆河用兵嘗用浩繁向未

管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
 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舊其才至於論兵
 帝前通暢明快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冬十二月以李稷都大提舉成都茶場

自天聖以來法屢易至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帝即位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通商之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河湟之策委以經略熙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之茶與市即認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遠致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役錢亦視其誠民實茶資衣食與農業同無異而稅額總為三十萬杞被命經畫又謂得調舉官屬乃即蜀諸州初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其輪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加急矣逾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代之茶運稍滯歲課不給佐遂免而蒲宗閔建議議川峽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設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二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

川蜀茶鹽皆已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石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二年為率今茶場司務重法盡權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二而以李稷代佐任佐坐措置乖方罷而呂陶亦得罪待御史周尹利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皆以論權茶病民被貶李稷益以是要功建言州郡毋得越職論事而稷得舉劾官吏以重其權與蒲宗閔務浚利刻為一年之閏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亦謂稷能惟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用范純粹同提舉徙同秦州稷以陸師閔幹當公事自輔

二年遼大康五年春二月瀘州夷乞弟寇邊詔王光祖會師討之○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

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有厭安石意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及文彥博言浚州杞非

濟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彥博言為是確遂論
 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觀欲
 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
 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
 會太學生虞蕃詔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
 林學士許將參知政事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捕械繫令
 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瀕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蔬
 飯餅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又繫不問幸而
 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元絳為子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
 確遂代其位確自知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
 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
 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
 為相一遵何故事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
 之法遂不受絳上於文辭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謂遲晚時
 論鄙秋八月增太學生舍增太學生舍為八十齋齋三十
 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
 補上舍生備封贈錄如舊舉法於是中丞李定上國子監

式令并學令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法詔立水居無戶
 凡百四十條云

一甲以順州賜交趾交趾歸所太皇太后薨帝事
 致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

后壽秋高數請召弟侑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侑
 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

臣定議乃請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鐘伏士卒
 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重體至大吉內悔吝生乎動

得之不過南面受質而已萬一不諫則生靈所係未易以
 言苟可取之太皇太后收復久下知湖州蘇軾御史獄貶

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為黃州團練使蘇軾御史獄貶蘇軾御史獄貶

李定御史舒亶舒亶御史獄貶舒亶御史獄貶

為文章然請君父交通成里速戰赴臺獄認定欺知諫院
 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媒孽以為誹謗時
 事鍛鍊久之且多召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謂帝

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執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
 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拮至於詩其過
 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謬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
 翰林學士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
 罪人軾以才自奮請辭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
 無缺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
 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貴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眾恐
 言者緣以害卿也王復舉軾詠槍詩云根到九重無曲
 與世間惟有聲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詠槍耳何預朕
 事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駟馬都尉王誥董公為朋比如
 威僑周郊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
 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
 但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軾坐累自應天府判
 官謫監筠州酒稅王誥王鞏譴取有差張方平司馬光范
 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
 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
 列非賢咄咄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放范祖禹等
 知揚州會軾自湖赴檣觀朋管總與交道出廣陵僦住

之意更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皆知父其所性亦文字書問
 宜焚之勿留不然自獲罪先曰欺君負友恐不忍為以忠
 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軾
 至黃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
 云士

三年 遼大康 春正月遼耶律乙辛有罪貶知興中府二月

遼主封其太子濬之子延禧為溥王置兵衛之 乙辛又

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國王和魯幹之子溥可為儲嗣
 羣臣畏乙辛莫敢出言北院宣徽使蕭德不也夷離畢蕭
 陶隗諫曰舍嫡不正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不決會獵
 黑山次子延禧見是從官蕭多詢乙辛後始惡其專
 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既而詔蕭昱子仍一字王餘並
 削降由是乙辛自魏王改封許同烈王乙辛入謝遼主即
 日出之于興中府其黨多逃遂封延禧溥王
 為設旗鼓拽刺六人以衛護之生六年矣 以章傳參知

政事。三月吳充罷

充欲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達書止其進

兵故安南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癘積憂畏疾益侵

足知不可為而不葬慈聖光獻皇后。南丹州蠻來貢

能勇退為世所譏史印賜之夏四月進封濮國公宗暉為濮陽郡王。瀘夷乞弟

寇戎州 兵官王宣戰死五月詔韓存寶經制瀘夷。六月詔中書

詳定官制 宋承唐制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

是為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天下財賦內庭百司中外

燒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

輿八寶朝位版位流外考校諸司附奏按名而已臺省寺

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按庶務故三省六曹二

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

之所寄十無二三故中書人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

於漢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十常八九其官

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位著職以

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故士人以登臺

閣外集從為顯密而不以官之遷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

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重輕時人語曰寧登瀛

不為卿寧抱槩不為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下若此故自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發請增之帝許焉成遂用秋七月河決澶州河北外都水

于明崇然所掌雜于鄭衛云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備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

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既惡皆不可

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為故瀆在大徑大行之間地卑而勢

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脩復之議

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王供掃按視訖于海口從

之九月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

因以制祿謂之寄祿於是以前所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

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至承務郎易祿

書中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有差檢校僕射以下及階

散官銜並罷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

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

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指御史大夫

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既退確謂珪曰陛

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

命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

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果不召光焉

有事于明

堂赦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於以薛向孫固為樞

密副使乃在十一殿于景靈宮而在京宮觀寺以馮京為樞密使

院神御皆迎入于禁中以時王禮祠之

呂公著為副使向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

薛向也多默不對會詔民畜馬向既奉

命疏知民不便故改御史舒實冬十月遼北府宰相耶

律仁傑有罪貶為武定軍節度使仁傑父在相位贖貨無

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至是以附耶律乙辛貶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四年遼大康春正月詔步軍都虞候林廣經制瀘夷韓存

六年遼大康春正月詔步軍都虞候林廣經制瀘夷韓存

賈伏誅以存實道詔試進士加律義○馮京罷京再執政初為王安

石不容後見傾於呂惠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

自擢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

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

時議復刑刑故取死囚試剗刑之公三月章惇免朱服為御史惇

著曰試之不死則刑遂行矣乃止密使客達意服不附之會惇父職方郎中俞以張璪參知

強占民田服因論之併奏前事惇遂知蔡州

政事○夏四月河決澶州詔李立之築隄捍之自大名至

于瀛州河復大決澶州小吳瑞自瀆注入御河詔東流已

歸納應合脩立隄防今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

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夫水之趨下乃其

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

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

如聖訓已和立之言臣如決口相視河流至乾澤軍分入

東而西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官修立東

西堤詔其議遂自北京南樂綿圍宗城魏縣淺口永濟

延安築瀛州景城鎮分立東西是五十九埽立之在熙寧

初三立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開此

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此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

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至安石工程昉范子淵致二

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籍其才然每折之糜費財用而無

功五月追封晉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

絳州報其存趙武也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宦者李憲會陝

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

夏將李濟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梁氏知之遂謀清奪

秉常政而此之御廷副總管種諤知慶州俞允皆上疏言

秉常過氣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擣其巢穴此千禧一時也

帝然之遣使召者王中正往鄜延環慶稱詔募禁兵從者

將之復詔宣慶使照河經制李憲等以秉常見囚大舉征

夏而召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以諤為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寡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屬生之說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代國大事也豈可使宦者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乎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曰大帥誰難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諫大理卿崔台符議選格多襲五代之制言是也帝不聽詔大理卿崔台符議選格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播磨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則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留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為難

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選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之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教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并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并移叙復蔭補到贈酬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親門使以上則列選叙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滿百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州縣有奏舉雖小大敘利然皆不謀于有司王安石言于帝曰中書選格皆祖宗舊制亦不當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臣竊恐有司帝曰歷代皆然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為得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九月李憲敗夏至是既罷內外長史舉官法堂除亦廢

于西市遂復蘭州憲總熙秦七軍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復

會伐於是遣其首領洛施軍篤喬阿公等將兵三萬從憲

進攻遂復蘭州古城蘭州新順首領巴令謁等三族率所

部攻夏撤通宗種諤大敗夏人于米脂降其城

七將凡九萬三千人出領德威以攻米脂圍之三日月夏人

入萬來救諤擊破之復與戰於無定川諤伏兵斫其首尾

大敗之降其將介劉昌祚敗夏人于磨哆監

詔十月米脂結降

州至磨哆監遇夏人與冬十月高遵裕復通遠軍

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

出慶州戰敗夏人復通遠軍

珍率兵通黑水安定

堡與夏人遇大敗之王中正入于宥州

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

沒損糧不能繼遂入宥州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高遵裕之師潰于靈州

弱遂潰而還餘軍才萬三

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焉

種諤之師潰于素家平

王中正至

李至井而還

趨靈州不至而還

廣敗乞弟于納江

以吳居厚為京東都轉運使

居厚初

師會攻靈州

師行百日程

內殿并其館

師會攻靈州

廣敗乞弟于納江

以吳居厚為京東都轉運使

居厚初

師會攻靈州

師行百日程

內殿并其館

師會攻靈州

廣敗乞弟于納江

萬度推官奉新法盡力核聞田以均給梅山餘計勞得
 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損增役法五十一條遂擢
 京東轉運副使時天子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鉤稽
 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擢都
 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職羨謫居厚至與河北蹇周輔
 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絲凡流無閼
 關勲庸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當時商
 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為培克虜盜王冲因民不忍
 聚眾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蔡取
 投諸治以快其志居厚聞之遣還
 鄆州此言而卿不宜以宦者為 貶宣徽南院使陳玘知

戊子

五年遼大康八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為鄆州團練副使討其貶師也初

夏人聞朝廷大舉國母問策于廷諸將以者盡請戰有一
 老将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
 夏而遠輕騎鈔絕其糧罷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
 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

矣環慶掌書記張舜民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以李憲為涇原

河蘭會安撫制置使李浩劾之憲欲以開關會功贖後期之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以會

鞏為中書舍人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專

典史事至是以官制將行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
 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
 盡未會伐夏也二月封西蕃董氈為武威郡王三月曲珍

敗夏人于金湯夏四月壬子朔日當食不見帝以四月

殿殿膳至日不見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亶舉劾多私氣治
 見乃御殿復膳初行官制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
 是坐詐為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

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

書右丞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時王珪雖為首相拱手而已然二人本以次叙用不加禮遇屢因殺失罰金每罰二人輒門謝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告耻之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慮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取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令距出征之則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儲被奪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之同

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闕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惟西五川耳新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精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作尚書省。知延州沈括請城

求樂詔給事中徐禧往議之種諤正討不能如志沈括欲盡城橫山嶺平夏城求樂於

夏人于境上。六月曲珍敗夏人于明堂川。秋七月以

蔡京為起居郎。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認自今朝

獻景靈宮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澤曰孟秋用中元日孟冬

用上元日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向殿以膳

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

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尚郊先

詣宮行薦尊禮並如太廟徐喜帥師城永樂使曲珍守之而還

神諤言其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括其中又其次脩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與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致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有三年積穀百餘年一日與復實為後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各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寨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名雖非州實有其地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穰主饋餉禧以謬既扈奏留調守延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若禧等及李舜舉等還米脂以兵萬人

九月夏人寇永樂徐禧帥師救之敗死

蜀曲珍守永樂

沈括隨州安置

永樂既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欲往援之或止禧曰初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從遂與李舜舉李穰俱往獨沈括留守米脂時夏人

三十萬已屯涇原知邊人來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大來是吾在切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不可守也禧以為為溫泉城送延州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亨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不何知王師不敵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分陳迭攻進薄城下曲珍兵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曰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騎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遲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既卒按戰而敗奔還跡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等皆死之珍收餘衆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馬八千匹夏人圍城者厚數里且據其水紫珍士卒晝夜
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沈括
李憲援兵及餽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種諤怨德不遠
救師城中大急既而夏人蠟附登城珍度不可敵白禧請
突圍而南高永能亦勸李璣蓋浦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
皆不聽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奔舉穆永
能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與王湛李浦呂擊裸跳走免將校
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
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護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
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斃義保死者六十萬人
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
食贈漣等官而賜沈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授
曲珍為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
括謂進取之策博素以遠事自任每謀輕緣遂致覆敗
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戎而夏
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
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冬十二月新樂成

遼主廢其太后蕭氏為惠妃徙之乾陵

六年並大康九年春正月追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為忠潔侯。

二月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貶李憲為熙河都總管人

數十萬攻蘭州鈐轄王文郁副總管李浩率死士七百餘
人擊走之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
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願兵以成蘭州肅志至今
詔貶摯為右千衛將軍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

義敗夏人于葭蘆詔嶺。郭忠紹敗夏人于也離柳部。

高永翼敗夏人于真卿流部。夏四月李浩敗夏人于巴

義溪。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五月夏人寇蘭州。夏人寇

麟州知州訾虎敗之。閏八月夏主秉常上表乞復修貢詔

五百七十三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三二七

許之夏人亦弊於兵西南都統昂星鬼名濟移書于溼原

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

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漢簡咩迷乞通來貢上表曰臣自

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

憊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堦因茲構怨歲致

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忠勤

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

不報王師徂疆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

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其守

先盟復深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徵循毋出二三

聖夏之歲焉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

悉如其舊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免治史論其荒于酒色及以王

安禮李清臣為尚書左右丞高麗王徽卒子勳嗣居

十八年治尚仁怒為東夷良王及卒謚九月癸卯日有

日文遣以其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

食之夏人乞還得疆不許冬十月追封孟軻為鄒國

公先是判國了監常按請立孟軻揚雄像于廟庭仍賜爵

止至是知軍州魯之寬復請遠耶律乙辛伏誅乙辛在興

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國公

六尉判河南府滋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彥博自河南

輔立並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壇持苑

兩遣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居

陽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茶場師閔代其任

都大提舉稅轉運使以重其任十二月高麗王勳卒諡曰

戶部獻今歲民數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曰京

五百七十九

通鑑綱目卷九

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東西曰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
曰成都梓利夔州曰福建曰廣南東西南陸海西盡巴
楚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
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七年遼大康春正月復封太祖世準為安定郡王燕懿

王德昭四世孫也自從式卒安定之封父絕至是復封以奉太祖後夏人寇蘭州李憲敗之

○二月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為嗣濮王○夏四月夏人寇

延州呂真敗之○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追封荀況揚

雄韓愈為伯從祀廟庭况為蘭陵伯雄為成六月夏人寇

德順軍○秋七月王安禮罷○九月夏人寇定西城秦

敗之○冬十月夏人寇熙河○詔定交趾界以六縣二峒

還之○夏人寇靜邊砦彭孫敗之○十一月夏人寇清邊

砦○夏國主秉常遣使入貢○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

光資治通鑑初元約戰國至秦二世知左氏體為通志

謂馬許自選官屬皆備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給御

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餽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

劉放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及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

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疾乞閒乃差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職以書局自隨給

之祿秩光於是編閱舊史旁采小說扶摘幽隱校計毫釐

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

八年遼大安元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

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帝疾甚群臣請立皇太子及請

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帝第六子延

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與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先

是岐王顯嘉王顯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母輒入

且除救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審焉

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

唯成詩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

勿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

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而與王

表裏導確約時入兩疾陽詢致語使知開封府蔡京

劔七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

定議九延安怒溢無所施及太子已立帝崩于福靈殿皇

太子即位大赦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雁王即位
王改封

太子即位大赦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后德純太后曰太皇太后

正德紀綱卷九

四十二

古丹

正德紀綱卷九

四十二

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百官言政闕失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樸

而違天下公議詔以顏回孟軻配享孔子彌逋賦司

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

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由未冷吾何敢顧私恩

思求婦於木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

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

於順檢或均且文只不能希宜察惠其中論中外協心奉

令以稱先帝志安元元之意於是撤遣備京城役大減皇

城垣築山禁廢工救廢停清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

無苛貸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

思求婦於木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

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

於順檢或均且文只不能希宜察惠其中論中外協心奉

令以稱先帝志安元元之意於是撤遣備京城役大減皇

城垣築山禁廢工救廢停清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

無苛貸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

思求婦於木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

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

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避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

王珪卒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之於是上對事者千數

王珪卒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年無所建明率道設將順當時自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說云領聖旨退諭聖事者云已得聖旨

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事

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詔起光知陳州過關留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

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眾議必上

以蘇軾知登州六月賜楚州孝子

徐積積事親孝且夕必冠帶定省從朝環學所居一室矣一粟啜菜飲水雖暖漬以食亦不受也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過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休休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中年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若借人書經皆還之借者給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辨後以直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辱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仁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聞者敬服及詔中外臣庶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卒賜謚節孝先生

辛賜謚節孝先生

中外臣庶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卒賜謚節孝先生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

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
民為務與口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
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之豈不
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謹儉省
刑夫奢無節既至拜為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
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
二舉行之民議
呼鼓舞稱便矣罷保甲團教法保甲法行於京畿及河北
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
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
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
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間民甚多三時務農二時講武不姑稼穡自兩司馬必
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
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
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

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
關預每一丁教團一丁供送總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
除軍為名驅之教場得諸否則留之是三路排劫收
獲稼穡之事教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
益遂詔罷沅州增脩堡砦召程顥為宗正寺丞乘卒卒
罷之

顯既罷御史出知扶溝縣會內侍王中正案閱保甲權煇
章震諸邑競侈世張說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
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青帳可用尔及改判武
學中丞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其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
逸囚責監汝州搯撓顯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
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獨罪王安
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
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于面皆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
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勦聲色自十五六
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
道之志泛溢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珍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

止誠意至于平天下而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病學者磨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
 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
 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
 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適實則外於倫理窮深
 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端則必
 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
 目弱天下於汗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
 覺也是皆正路之塞也聖門之寂寞焉文考博采眾論題其
 及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考博采眾論題其
 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及聖人之道不行孟軻
 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右學不傳千載無真
 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
 無真善治天下實資焉苟無其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
 生生平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
 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
 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
 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冬

月詔置諫官

詔仿唐六
復設監察

諫官令侍從各舉諫官二人
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

從侍御史劉

罷義倉

寬民力

有司或致廢格者

河決

大名

時河決雖址而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
小決之決決未塞至是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州

郡皆被其災知遠以王令圖建議浚河陽掃舊河又於孫
村金腰置約復故東流之道於是河東流之議起矣

葬永裕陵。詔方由法。十二月召執政侍臣講讀于經

進時開經筵進會論

遼立王運初高麗國王

子也罷市易

法呂嘉問有罪貶知淮陽軍

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
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繼率

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于本當數倍今乃佳足本錢蓋
買物入宅未轉售而先計息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
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雖曰
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不如新亡累

何事也願起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罷保甲

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殿知准陽其黨皆降然

養馬法○**邢恕有罪貶知隨州**順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

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瀛為

儲副事既不成會王珪卒起遂與確及章惇因宣言太皇

太后及吳充有異議極確擁護而止以自為功至是復為

高公論草奏乞尊帝生母宋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太后

怒怒自起居舍

人無知隨州 **高麗來貢**

通鑑續編卷第九



金續編卷第十

聖宗皇帝元祐元年

遼大安二年夏
天安積定元年

春二月遼川首領

董禮卒養子阿里骨嗣

閏月蔡確免

右司諫王觀上疏
言國家安危治亂

係於大臣執政政人而茲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
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續張瑛朋邪害正章數十上

會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

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庶豐也究徹

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雖豈敢言

此其意欲固竊名付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

用編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以司馬光為尚書

不容大庠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左僕射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
降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喚呂公

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

屬公既而詔免朝觀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



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盜人聞之詔詳定

役法免役法行歲收錢一十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

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則弊較重議起意不為廢

顧其間采王安石策每以爲言屢疑願而展敷二分以備

聖由是張鯨小人乘此增取歲入如多民罹其害司馬光

執政遂上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推鄉戶衙前蓋山馬愚黷

之人不能幹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爲上下侵欺乞取

是致欠折債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

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務調獎性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

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

本來無往今使之際輸錢則是賦愈重自行免役法

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

於頗役之外多取羨餘去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

若免役賦多責見錢錢非

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難賣田不售遂致糾計代

系來年生計不服復額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宜

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差衙前先募人校充長名

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役

輕場務文酬費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別縣當在本錢此免

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實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

於貧及今耳目相被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

官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刺此五害也今
 莫若直降敕命盡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
 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惟衙前
 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有通逃失陷顧者任之惟衙前
 一役最號重難固有因而破產者為此始作助役法今衙
 前仍行舊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
 即乞如舊法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月收糧有可
 十五千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
 助役錢自餘物產納此為準每州捧收候有重難役使即
 以支給尚憲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
 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計五日具措書上之州州
 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
 之款務要曲盡然免役行之歲久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
 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擾提舉
 官事以多斂役錢為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
 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章博取光所奏跡畧未盡者駁奏
 之呂公著言博取光所奏跡畧未盡者駁奏
 定於是詔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及呂大防

孫永等詳定以謂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
 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差役之害民害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得胥得緣為
 姦此二害輕重蓋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
 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
 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
 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使之難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
 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
 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
 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
 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
 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
 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
 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
 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
 行之
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

丞。以李燾知樞密院事。以李常為戶部尚書。常為戶部尚書

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實于司馬光光曰用常童惇免。論者

王邦計則人知不急於征利聚歛少息矣司馬光爭辨役法于太后蕭前語甚悖戾后怒斥知汝州

罷諸判官。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時司馬

改熙豐之法純仁曰三月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自是役人

去其未甚者可也為額惟前用坊場河渡錢額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惟

該募者得差給定差役罷官戶寺觀單謂司馬光曰差役為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盡心

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請自己出則論矣役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

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如少年合安石以速論登第李定罪放于滁州。言者論何

范子淵罪貶知峽州。初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

壓婦之人溺元無算乞行廢放於是熟知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

之役驅無羊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穎弟也

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

與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五十不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

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

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與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

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

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置訴理所來得罪者

言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夏四月韓縝免。御史中

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觀朱光庭等連章論

以歲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王安石卒。安石罷相累加

烈厚自奉養世以此晉何曾。王安石卒。司空封荆國公

不為大善惡作辨。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

安石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

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而安石性強伎遇

事無可不自信所見執意不回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

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

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不克

今名以然。蘇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

經濟為己任。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

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

用凶邪排擯忠直。嗚呼強戾使天下之人驚然喪其樂生

唐源壽四海為一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詔太師致

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宰相上彥博致仕居洛陽馬

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

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宰相上恩禮甚

渥彥博年八十一矣。詔舉經明行脩之士。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

以勸勵天下使教士行以示不墮。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

違犯名教及賦私罪必坐舉主。母有所教則自不敢舉

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儲缺外聞

所謂不言之教不顯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賞告許

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五月以韓

維為門下侍郎。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起。嗣哀臨

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

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

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獨之則辭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
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遂命知陳州
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
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從

六月置春秋博士從禮部**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惠卿知太原志

辭不伸又見正人景進知不容于世懇求散地朝廷未許
右司諫蘇轍王覲歷數其蔽請校界四裔以禦魍魎中丞

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再
貶建寧府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革其制曰

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
功好兵喜殺以家敏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

行助役均輸之效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
國害民遂皆獲臂擁肯先皇亦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

始以帝堯之二始以仲微然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尚寬
兩觀之誅詩三苗之寤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

節結李定清宗孟博比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巳范純仁言
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欲下詔慰安反側

呂公著復劾馬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
勿復彈劾定知黨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

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
舟且人材宜守自新豈宜使自棄耶**秋七月立十**

科舉士法以制論法有格禁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

秩遷資必視舉以有無以為應否至其職任優殊則又隨
事立目往往特詔公卿部刺史監司長官部所部所知揚

其才識而任其能否上自侍從臺諫館學下暨鐵殺兵武
之職亦得薦舉其後被舉者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首罷

兩府初入舉官法日以密既而所以所舉官往往緣求請得
之乃革去奏舉而舉以定格遂詔內外舉官法皆罷令使

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舉
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病之於是

不得已而別為之名以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邊申差
之目踏邊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邊

非雅名也况委人以權而不吝塞其所知豈為通術遂後
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於此而短於彼雖畢變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
孔門以四科論士冀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
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
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能退滯者或孤寒遺逸豈能周
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指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
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
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
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
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
司科舉知洲以上資序五曰博學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
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
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嚴訟
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
官人十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
尚書至給事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後同
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朝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
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
村即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

之籍內外官制求官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
所舉官姓名其人任百無一以坐以繆舉之罪所貴人人重
慎所舉不才者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
知其行不涉向私之嫌庶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
之賢才若採為或譽則情隔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
使之結罪保舉故王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
監司誠知清察決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以呂大防為
舉譴責無所寬有則不致妄舉矣詔皆從之

尚書左丞 ○陸師閔有罪貶主簿吏獄廟中丞劉摯右司
提舉成都永興路權茶陸師閔增場權茶其害過於市易
乃貶師閔而遣戶部郎中黃庶使蜀按察庶言師閔所為
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弱貨不通國賦受其
絀請惟熙秦茶勿改而許東路通商禁兩茶毋入陝西以
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從之

吳居厚有罪黃州安置以鮮于侁
為京東轉運使詔貶成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以鮮于侁

代之司馬光言于朝曰以仇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弊已甚須往救之安得如仇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見洗重賄如得慈父母於是悉寬夏國主秉常卒子乾

順立帝即位秉常遣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

今既許其內附豈宜新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軍

益不若以武而取之小則上書恃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

繼不若以武而取之其為國家社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

國家之愛顧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石於許

之先亦以武而取之其為國家社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

故怨亦以為言武乃召懼部貧外郎孫路問之於外夷耶

自北關瀾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打敵君捐以予敵一遺

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問韋謏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

用兵所得城砦待歸六永樂陷執民備蓋盡以給還遂遣

封乾順為國主八月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

疾在告絕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歲輸給欵出息

之法限五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

納所輸之半願半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

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

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

而其為害也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

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入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

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

巖叟朱光庭王觀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

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糶青苗錢
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
次進二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光以

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
 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多以為戒光
 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
 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贈
 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
 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奔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
 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
 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宛鄉民聞之告積
 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行至則康
 疾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
 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
 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彼洛間皆化其
 德有不善曰君實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
 無所不習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
 信也及居以所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刻
 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
 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
 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備尉丞畢仲游子光書曰昔

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倚
 民財者無不用蓋設青苗置市易歛役變鹽法者事也
 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若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
 禁其歛歛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
 市易竊從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
 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者以勤上意雖致石
 廢罷編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勤上意雖致石
 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編去者皆可復行矣可
 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
 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
 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
 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
 而不可妄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知其法故其法能
 行今欲抹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
 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
 數焉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
 將復歛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
 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

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
 後竟如其慮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
 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
 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
 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車以蘇軾為翰林
 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學士 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卷清要尋燕侍講每經
 進讀至治亂與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
 導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
 為河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侍罪翰林
 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
 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
 自他途以進曰此上意也先帝每誦卿之文章必嘆曰奇
 才耳才不任事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
 左右皆感泣帝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
 翰林頗以言語文章為切時政畢仲莊與之書曰夫言語
 之累不特出言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
 著于序記者亦謂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

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
 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奸
 非是人危身觸諱以存其間殆

張璠免 諫官王觀御史呂
 猶抱石而怒也軾不能從

在高位德之類也中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
 機隨人交舒聖意起大獄天共知其為大蘇小人而
 隨王珪黨章惇議蔡元勳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
 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惡者不可

冬十月以王令圖
 不逮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領都水事 河北水災詔秘書監張問相慶又以知澶州王
 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問言臣至滑州大相
 視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五河并發河
 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言
 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未

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為奉
 祭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

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
 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繼帛以奉先祀至於國朝益加

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然燕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請自今罷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政行聖公為奉聖公不預死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十一月以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摯為中丞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

百僚敬憚時人以此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遠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作宣光殿于景靈宮奉安神宗以范鎮為門下

侍郎鎮為不拜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命下不拜以銀青以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清白坦夷遇人心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鎮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中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

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毅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二年遼安三年夏崇宗春正月詔母以老莊列子命

題試士時科舉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

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中第故科舉益弊

呂公著請令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列書命題舉子不得以

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夏四月詔太師文彥博十

諸儒說母得專取王氏詔從之夏四月詔太師文彥博十日一朝議事都堂致仕故也

以徐州處士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參軍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文家貧復賢良方正等科李清臣免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夏人寇南川砦圍之。○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

○六月以安燾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夏人寇鎮戎軍。○進封李乾德為尚書。○韓維罷

端出分司南京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罷莫知其

政殿說書程顥顥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總以諷諫然多罷崇

玩侮於是陳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

臺諫嘗伺至公不假借事權以報私隙也是有洛蜀二

黨之說右司諫王觀言賦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尔若悉

考同異深疑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

純仁亦云賦無罪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

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顏臨連力詆顥不宜在經筵會

帝慮廢疾不出願請曰公者問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

后不當踞坐公著蔡之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觀子監

時呂公著謂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

黨蜀黨之語洛黨以願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

黨以孫復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

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

地悉入骨隨陰伺指斥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

惟旨大防秦人慙直無黨遂在要司惟光不立黨既而

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黨則小人

指君子為黨蓋義之與比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

黨禍熄矣因具君授西蕃首領心牟欽羶銀州團練使温

子無黨論以進溪心瓜州團練使○夏人寇三川涇原師敗之○西蕃阿

里骨誘鬼章青宜結據洮州以叛种誼執之歸于京師里

骨通鬼章使帥其衆據洮州岷州行營將种誼等帥師敗

之執鬼章檻送京師詔令招其子結覓覲及部屬歸以自

一

賈易知廣德軍易為右司諫會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冬十月貶知懷州

賈易知廣德軍易為右司諫會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

文彥博太后怒罷易諫職故有是命

三年四年春正月復置廣德軍以呂公著為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時遣劉奉世尉夏主乾順御史張舜

孫升均韓川源皆論舜氏無罪而右司諫賈易論

殿中侍御史呂陶不爭之以為黨附蘇軾兄弟語侵文彥

博范純仁太后大怒將加深譴公著以為言止罷出知

秋方盛慮異時有進收說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

願使人主狀言者也象莫不歎服至是以老懇辭位乃

政會議三院職皆得治備日一朝因至都堂

其出不以特蓋與禮也宋興以亦以公平章軍國事者

四人而公者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

臣雖去朝然其黨金布中外起松說以播時政鴻臆丞

寧無事之時人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

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

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

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

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

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廢流

萬世及武王思一得志至於竄移論皮凡此者皆前世已

然之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環

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

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

余怨念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

然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孫國為門下侍郎

劉整為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瞻簽

書樞密院事大務朴厚意直不植黨朋純仁務以博大開

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

仁慮之會右謀議大夫王觀以胡宗愈趙君無黨論與

之因疑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

韓琦等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

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執舊人豈容雷同固上昔先臣與

韓琦等同慶曆初任各舉所知當時臆語指為朋黨三

人相繼誅死而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

陛下戒之勿為所惑也明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止

之然竟出知州初六月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

石宗愈居位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冬十一月遣吏部侍郎

范百祿等行河王孝先領都水諫從王令圖議脩減水河

言之於是詔黃河未設故道終為河比之患宜與後回之

范純仁王彥博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

費財以成繼父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黨

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

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王彥博等方今私困乏

上意慮厚草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

仁慮之會右謀議大夫王觀以胡宗愈趙君無黨論與

之因疑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

韓琦等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

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執舊人豈容雷同固上昔先臣與

韓琦等同慶曆初任各舉所知當時臆語指為朋黨三

人相繼誅死而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

陛下戒之勿為所惑也明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止

之然竟出知州初六月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

石宗愈居位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冬十一月遣吏部侍郎

范百祿等行河王孝先領都水諫從王令圖議脩減水河

言之於是詔黃河未設故道終為河比之患宜與後回之

范純仁王彥博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

費財以成繼父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黨

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

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王彥博等方今私困乏

奈何興此大役以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備契丹得其道則

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

石晉末豈無黃河為阻耶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

源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政正如

頃時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夫機會遂

與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百祿等

上言東西二河東流高仰地流順下決不可回願罷有害

無利之役况河宛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於是詔罷回河及脩減水河閏十二月蜀郡

公范鎮卒○初置六曹尚書權官○戶部獻天下民數下

天

下

下

上戶部主戶三千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萬九千八百三十三

巳巳

四年意大安五年春正月罷回河役○二月呂公著卒公著薨年七十

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閱文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遺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身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可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衡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輿王安石博辨與元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不意回既卒每不自勝一詣長君即廢其衣服如此三月胡宗愈免中丞孫覺右正言劉

論之也翰學士蘇軾乞罷許軾以謝事為衆所忌趙

州而以其弟徽代為學士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將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

言以得翁呂公著當國引兼駢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

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

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千朝以直道事陛下

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

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令聖賢日長數年之

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薨始得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既而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執政不宜崇長又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

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夏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為

兩科以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舊明法

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認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詩書

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

子史詩書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須習二

道次試本經義三道五子義一道次試論策如詩賦科亦四場兩科題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

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

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令天下學官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頒使為士者

未能知道我自與法律實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教養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五

月安置光祿卿蔡確于新州貶御史中丞李常中書舍

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于遠州唯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

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謗訕且論其用却免俊上元問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

上之中書於是臺諫言確怨謗大不敬乞正其罪詔確具折自辨甚悉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折

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執政議寬于法范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軋與

未决文意博欲賤確鎮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軋與越六曰貶確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與王存聞之言

下太后曰聖朝宜務寬恕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閑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

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

聽中丞李常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
 中書舍入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
 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許六月范純仁三存罷
 之風亦坐貶知汝州確至新未幾卒六月范純仁三存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辨恐誤及
 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
 求罷政乃出矣劉昌府存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
 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彦許將為尚書左右丞忠彦之子也秋七月安燾以母喪
 去位○冬十月御邇英殿聽讀三朝寶訓呂大防見帝年
益壯日以進學

為急請教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詳釋上之寘于座右
 又然朝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
 祖聖學使人主有欲慕不足之意至是帝御邇英閣召宰
 執詣讀寶訓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
 仁宗曰山澤之氣與瘴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
 陛下二十餘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

爾大防因推祖宗家法進曰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
十年中外一筆蓋由祖宗所立法最善臣請奉其略因

其事親事長治內傳外戚尚論身尚禮寬仁入法以
 進且曰至於虛已納諫不好攻讐不尚執好不以王
 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十一月

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傳堯令為門下中書侍郎○以

范祖禹為翰林學士初祖禹為樞密院副侍郎開禁中覓乳媪
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

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
 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
 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為過及
 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
 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五年遠大安春二月夏人來歸求藥之傳詔以葭蘆米脂

午庚

通鑑實錄卷之二

一一一

浮圖安疆四若還之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四若還之夏得地益驕

太師文彥博復致仕彥博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自

不然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文護國軍山

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倍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

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濬公也耶問其年曰何非也賦曰

先見者見其容不聞其語其綜理庶庶之功雖精練少年有所不

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所不達永昌拱手曰天下

也異人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尚書

注丞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

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

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官幸命筮筮有辨論之失然事皆

緣以無顯過大過登夏四月孫匡宅心誠粹不喜器

令就職太巨從之夏四月孫匡宅心誠粹不喜器

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堯太后深信之節五月詔具後法

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後之法天下一皆云未便昔日觀後

義年一後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然而况農民在官官

吏百端蠶食比之額人苦幾十倍季常亦言差法廢又版

籍不明重輕無準細寬且多者得更水解使戶窄者煩

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

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呂安世同

看詳見利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

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口疑不決鞅而斤其非

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臣安疎君子任小人則

主辱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不信而引於

丙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

丙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

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負利忍耻擊之則難去
 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既明聖智疾頹靡之俗
 將以網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
 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
 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
 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比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
 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
 必將戕害正之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服蓋不足言
 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
 勿使小人一進使有變將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
 輟疑焉君臣燕用邪正其言極中

冬十一月罷提舉脩河司。十二月許將羅

六年遠大安七年夏春二月以鞏摯為尚書右僕射蘇

轍為右丞天祐民安元年樞密院事無隱及拜簽樞入

謝因進曰太后臨政以來納諫從善一務合人心所以朝廷
 清明天下安靜願言之勿緩守之勿失復少西進言于帝
 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
 一進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壞蓋其類應之者上下
 蔽蒙不覺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謂有以君子小人參用
 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也下也自古君
 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
 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在君子必引類而去若
 君子與小人既進則危亡之以蘇轍為翰林學士承旨治
 基也不可不察太后深然之抗甚有患政民感其德家有畫像且作生祠以報三月呂
 之召為吏部尚書未至會弟轍拜右承旨易是命夏四月復置通禮
 大防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鼎若夏四月復置通禮
 科開寶中政鄉貢闕元禮為通禮熙寧中嘗夏人寇熙河
 科罷是科至是禮官以為言乃復置一以試士

蘭岷廊延等路。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六月罷翰林

學士承旨蘇軾

中丞趙君錫侍御史賈易與軾有隙力攻

軾知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於察群臣又不葬親者

詔御史臺臣僚親亡十年不葬。八口夏人寇懷遠若。

九月夏人寇麟州。冬十月帝詔國子監釋奠孔子

帝謂學士承旨蘇軾還幸國子監請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

再拜禮祭酒豐稷請無逸終篇乃曰或謂呂大防曰祖宗

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

也吾欲天子時一幸焉金爵之賔以復日何可繼也聞者乃

服建小學于京師以教諸王子弟十一月劄擊罷擊性隋直有

鐵腦機無發不為利林成誘自初註明政至為相脩嚴憲法

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息不受請謁與呂大防

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廢關議奇一十遂與大防有隙先是

傾險人也有求於擊不得見其書以錄以示中丞鄭雍殿

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必皆交章論擊及得書因

大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傳語子勿以俟休復者俟他日

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軍籠一計以觀後福且論王

巖叟深叟劉安世來光庭韓川趙石錫孫升王觀嘗筆賈

易揚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挺之盛陶藝原劉

察揚國實杜杜絃詹適孫諤朱古馬傳慶錢世孫路

王子韶吳立禮等三十人皆其死於太后於是面諭擊曰

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由一心王室若擊傳者

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擊皇恐且上章自辨而梁燾王

巖叟果上疏論救之不聽太后曰吾篤之初擊斥排姦邪

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一罷知鄆州給事中朱

光庭駁之曰擊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六位一旦以疑而罷

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行觀天厭日。蘇轍罷。博堯俞

庭為黨亦罷其職知憲州。觀天厭日。蘇轍罷。博堯俞

卒 堯俞重厚寡言為人設城府人不敢論事君前嘗

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侯

君來矣矣將以待制議安石曰君病余曰謂法世以為不便

謂如是當怪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

直勇三德人皆難善於缺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羅

謂補臣曰傳傳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

以為相遷 遼生女直屬部畔節度使劾里鉢平之 劾里鉢

也其叔父跋里烏異志劾里鉢慮其為變不使將兵但為

部長後黑遜誘國相雅達之子恒社散達及烏春窩謀罕

為亂且問屬部使會劾里鉢而還廿六甲於是部人流言曰

春將託此為兵端劾里鉢聞而遠甘六甲於是部人流言曰

欲生則附跋里烏欲死則附劾里鉢始里鉢聞是語思察向

背乃佯為異黨欲有所行者使人揚言曰寇至部衆聞

者莫知虛實有保其後者室者初保於劾里鉢之室者

劾里鉢乃盡得兄弟部屬之室者初保於劬里鉢之室者

初里鉢會天寒大雨冰凍地不能進恒社散達亦舉衆

而至劬里鉢遣兵弟頰刺淑輿恒社于南而自拒烏春于

北頰刺淑輿敗績恒社散達之家焚滅之殺百餘人而還與

里鉢乃率衆嚴恒社散達之衆焚滅之殺百餘人而還與

求援于奈詳不失借兵于海姑兄弟會跋黑食於受妾之

父家肉張咽而死海姑兄弟謂辭不失曰汝先陣于脫詔改

恒社連之兵已至劬里鉢謂辭不失曰汝先陣于脫詔改

足惜因馳至薛時恒社散達強劬里鉢之士未戰而懼

皆植立無色劬里鉢陽勝如平常令士卒解甲少憇以

水沃面調製水飲之有頃訓勵士卒軍勢復振乃以衆獨

引其弟及歌謂曰今日之事若勝則已萬一有不勝吾必

無生汝今介馬遙觀勿預戰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顧

戀親戚亟馳馬奔告汝兄頰刺淑于遼擊籍受印乞師以

報此讎語畢袒袖不被甲以縕袍垂欄前後心囊弓提劍

三揚旗三鳴鼓率旗轉戰身為軍鋒突入敵陣衆從之辭

不失從後奮擊大敗之乘勝逐至北隘旬死者如仆麻破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多吐水水為之赤棄車甲馬牛軍食如山効里鉢曰今日
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維縱之去敗軍之氣
沒世不派乃引還効里鉢視其戰地馳突成去大路濶且三
十餘手殺九人自相重積人皆異之桓叔散達自此不能
復聚遂各以其屬降于効里鉢於是舊部悉歸唯幹勒部
人蓋乃不從結烏春窩謀罕舉兵頗刺淑與戰敗之獲孟
乃處之于遠臘酷麻產復叛効里鉢敗之擒臘酷及石頰
子諒諸別皆獻諸遠遂與歡都合兵嶺東會烏春死窩謀
軍敗走破其城盡俘獲之以
功蓋少分賜諸將校軍士焉

七年在大安春三月以程順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順辭

遂差管為以福宮順服閣擬除判登聞鼓院蘇轍進曰

命范祖禹言西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
欺罔者而恒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
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召以呂大防兼皇后六禮使夏四月
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孟氏為皇后

后洛州人其軍都虞候元之孫閭門祗候

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
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以中宮
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
官議冊治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韓
忠彥文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策使蘇轍趙宗景充告
期使高密郡王宗晟范百鍊充納成使王有劉奉世充納
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之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
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但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
惜福薄耳異二國有五月王巖叟罷言者論巖叟休罰摯
事廢必此人當之

遼生女直部節度使効里鉢卒弟頗刺淑嗣効里鉢自嶺

頗刺淑請後事効里鉢曰汝惟後我三年頗刺淑曰吾兄
至此亦不與我好言乃叩地而哭効里鉢妻罕懶氏哭不
止効里鉢謂曰勿哭汝惟後我一歲耳俄呼弟盈歌謂曰
烏雅束柔弱若辨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逸卒頗刺淑罷

為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疑寒不縮栗動止不回顧每戰未嘗被甲嚴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因敗為功變弱為強既破桓鼓散連烏春窩謀罕基業自此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勅極烈云劾里鉢有子十一人長曰烏雅束曰阿骨打曰幹帶曰吳乞買曰斜也曰幹賽曰幹者曰烏故乃曰開母曰查刺曰烏特明年掣懶氏果死○頗刺淑在父兄時號國相自幼機敏善辨及呂位盡心輔其兄諸部之叛立功為多尤能知遠人國政民情劾里鉢專委以遠事頗刺淑每白事於遠遠官皆令遠跪陳辭譯者傳致之往往為譯者錯亂頗刺淑欲得自前委曲言之故先不以實告譯者譯者惑之不得已引之前使自言乃以草木瓦石為籌枚數其事而陳之官走聽者皆愕然聞其放則為卑辭以對曰鄙陋無文故如此遠人以為實然不復疑之是以所訴無不如意及嚴位時麻產尚攝直坐錯不頗刺淑遣烏雅束阿骨打攻殺之獻誠于遠遠以盈番為詳後自是部內平壹曰益言強矣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憲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

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蘇轍范百禄為門下

中書侍郎○置廣文館以待四方游士秋九月以蘇軾為

兵部尚書兼侍讀州召選冬十二月以蘇軾為禮部尚書

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賈易知宣州侍御史賈易劾軾在揚題詩以

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呂大以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豐之政其弟鞏早心制科試文謬不應格幸而鞏進獻賦告其辨謗先帝無人臣之禮至指李林甫揚國忠為喻太后薄易之為人出必宣州蘇頌上言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為州與呂大防力爭太后不聽

八年遼大安春三月蘇頌罷殿中侍御史揚畏來之邵附

留詔命頌悉力求罷頌器局閑遠以體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

戒疆場之臣勉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
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
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而已必再稟之范百祿
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

罷。詔御策進士復燕賦詩論

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
試詩賦論策三題且言十

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負摠

二千一百餘人遂下是詔夏四月孔人

乞以蘭州易塞門砦不許。五月貶董敦逸黃慶基為轉

運判官

先慶基為御史言蘇軾昔為中書舍人制誥中
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

奏曰朕免慶基言軾所撰制詞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
意李欲置國強兵鞭撻不庭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

先富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採改蓋事
理當然原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高宗即位博參

多所罷羅明帝尚察屢興慘獄幸帝改之以寬軍天下
況其未有以為諱毀也至如李朝真宗即位弛放適次以

以補助先朝閣政亦未闕常時士大夫有以為諱毀先帝
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燕欲動搖

朝廷意極不善論報復奏曰臣嘗取兒軾所撰呂夷之劄
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

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
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政但未暇改尔元祐更政蓋追

述先帝美意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
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皇太后曰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

於是能救逸慶基為湖北樞密使使以爲言詔二府議
夏人自得四地界夫定京遣使以爲言詔二府議

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燕自立朝以
引後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

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燕笑曰燕出入侍從致位執政
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鬼多矣帝嘗令密訪人材燕

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因問
之燕曰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頃識別邪正公天

下之善惡國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

下之善惡國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

下之善惡國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

惡之言以移聖意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純仁

天下幸甚帝然之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黼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

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

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

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為諫議大九月九日皇

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

太后高氏崩太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若

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

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冊尊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崇政足矣臨朝九

年朝廷清明華夏被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

光宗冬十月帝親政詔內侍劉瑛等復入內給事太后既

溝河人壞願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

慮小人乘間害政上既曰陛下方攬庶政廷見群臣此國

家隆替之本視觀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

退消長之際天象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未后

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

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為言

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歸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

河章博開五溪沈起擾文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
 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
 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
 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
 易干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
 賴陛下與先帝起而拯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
 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脩政法度為是如
 得至左右必造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
 陵遲不復振矣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宣仁太后寢疾召
 謂忠臣在明肅肅時唯勤明肅盡母道明肅上宿惟勸
 仁宗盡子道當似之純仁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
 仁乞避台齊肅曰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
 之且趣入朝帝意然肅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
 民之意本以養民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
 以致民害純仁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
 力請太官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野躬功烈誠心幽明
 共繫宗社者臣恤國且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再
 奏

時事詔書上之曰陛下下稽倣而行以誠薄俗韓忠彥亦
 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群臣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
 情近薄下詔戒游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
 進曰太皇保祐六年陛下尊而報之唯恐不盡萬一有姦
 邪不正之人謂其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端明殿侍讀學
 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宗更法立制
 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疏進帝即召對詢以
 先朝故臣孰可任用者畏遂列上章博奕熹呂熹卿薛澗
 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定立法度詔
 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博為相帝深納之

復章博呂熹卿官秩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諫不可復二人官故也

紹聖元年 遼大安 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

為尚書右丞

潤甫嘗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

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葬宣仁聖烈皇后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呂大防罷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

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頃歲月吾

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

逆探時旨首策進士李集英殿蘇轍罷廷試進士李清

劾大防遂罷策進士李集英殿蘇轍罷廷試進士李清

復詞賦之選而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

可募之說雜而後法柄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

以柔遠也而蓋西之患未弭強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俗

不通夫可則因五則革惟當之為青聖人亦何有必焉其

意蓋黜元祐之文也辭轍曰其策題歷代所歲行事

有紹復熙寧元聖之意臣無先帝以天縱之資初大有為

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一日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

十年而終身不愛尊號換損宗室至息止袒免減削廷無窮

之費山賣坊場顯募衙前免民開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

重祿之法禁交謂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

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

與吾仁宗神宗之聖宜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

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

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維廟之議及先帝嗣

章獻臨御擢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

真宗右文僂武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

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

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

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條鹽鐵權

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

已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利無害而元祐

錢以寬雜復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

重祿之法禁交謂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

數之學訓練諸將備備之兵置空可禱之官復六曹之舊嚴

十年而終身不愛尊號換損宗室至息止袒免減削廷無窮

之費山賣坊場顯募衙前免民開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

重祿之法禁交謂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

數之學訓練諸將備備之兵置空可禱之官復六曹之舊嚴

十年而終身不愛尊號換損宗室至息止袒免減削廷無窮

已行之事權任累哉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
 事去矣帝攬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下殿待罪
 乘莫敢放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職
 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河
 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
 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
 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
 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
 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叟考乃悉
 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
 是與國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曾布增損
 法書職者皆出之手還自政易義不可為遂以戶翰林學
 士范祖禹乞罷辭之特帝欲用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
 命子弟侍從成謀其知制誥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富

無一長語義明白然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元豐末商
 成文蘇軾稱為諱官第一

推官帝初即位謂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
 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為慶詞貽蘇軾有老僧欲住
 烏寺呵佛罵祖韻薦于臺公著聞之不從出為河東提
 刑帝親政召為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固極
 力攻之且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后至此為呂武云夏

四月貶知定州蘇軾知英州御史虞策言軾行呂惠卿誥

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
 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入
 年矣策等即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詔改元曾布上疏
 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納詔改元請復先帝
 政事且乞改元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章惇為
 順天意帝從之

尚書左僕射是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

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羅恩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
 謀朋黨報復怨矣得之被召也通判陳壘從衆道謂之
 博聞權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壘因問博曰天子待公
 為政敢問何先博曰司馬光燕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
 壘曰公誤矣宋爾將失天下之望博厲聲曰光不務績述
 先烈而大改或成緒誤國如此非燕邪而何壘曰不察其心
 而疑其逆則不為無罪若指為燕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
 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博不悅
 范純仁罷 帝召章惇純仁請去益力乃出知潁昌府自帝
 行其言凡薦人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
 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其門下純仁曰
 但期廷用不失其人 以蔡京為戶部尚書 召還 以林
 希堯半為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人
 而用之或曰林希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關樞乃命之俾典書
 詔遂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文不得志請甘心

焉凡元祐名賢與熙寧之制 復熙寧免役法 三省言後法尚
 皆希為之極其說識矣 輪錢免役有過數多歛者兩錢雇役
 定之右司諫朱敏言 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便者不必
 有立有太重者役色 更不一未有底止章惇請取熙寧成法
 願者請詳為裁省中 書言自行差役法十年民困若于差
 擾前從議者紛紜變 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請取熙寧成法
 法詔置司講議久而 博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役司馬光
 施行之不何以講為 博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役司馬光
 章惇所見不同蔡京 非在其事成於反 蔡京請重脩神宗
 掌兩人相倚以濟識 者有以見其甚 蔡京請重脩神宗

實錄從之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
 帝盛德大業卓然出 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述而實
 錄所記類多疑似不 振乞重行判定使後世無惑詔下兼
 同脩國史重脩之卡 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 安
 石舊作日錄文飾姦 偽蔓落事實盡更正史 閏月復以

陸師閔等二十三人 提舉常平等事。罷十科舉士法 井

亮采之 **以安燾為明下侍郎。復義倉。貶吏部尚書彭**

汝礪知成都府 復照豐之政故也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

義罷詩賦 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乃復

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立宏詞科 帝謂制

與世士無異欲罷之會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校制科策因

言先朝既策進士即罷制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與帝意

合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

官守日固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

之六等改置宏詞科歲許進士及第者詣禮部請試如見

守官則受代乃請率以春試上舍生附試不專立院也所

試章表露布檄書用斷麗體頌箴銘誥論序記用古體或

斷麗惟詔誥赦救不以為題凡試二日四題試者雖多取

無過五人中程則上之三有覆試之分 **劉奉世罷** 奉世

二等推恩有差詞藝超異者奏特命官 **張商英請看詳元祐奏疏**

簡更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居內省不愧博士大夫公

論而已得喪當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

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悼用 **張商英請看詳元祐奏疏**

從之 張商英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

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勸當戶部之所行造百官之所論列

翼於內掌澄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

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於是命 **鄧潤甫卒。嗣濮**

王宗暉卒以其弟宗晟嗣。復以黃履為御史中丞 元豐

亮采之

言也

汝礪知

義罷詩

以陸師

與世士

言先朝

合三省

官守日

之六等

守官則

試章表

斷麗惟

無過五

二等推

簡更有

論而已

病正須

從之

翼於內

上陛下

王宗暉

正金錄卷一

十一

亮采之

言也

汝礪知

義罷詩

以陸師

與世士

言先朝

合三省

官守日

之六等

守官則

試章表

斷麗惟

無過五

二等推

簡更有

論而已

病正須

從之

翼於內

上陛下

王宗暉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安置知英州蘇軾于惠州

來之邵論軾詆斥先朝也軾至惠州泊然無所藉芥人無賢

愚皆得其歡心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除進士用王安石字說

之禁。從大學博士詹文之言也高麗王運卒子昱嗣。秋七月追奪元

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贈謚呂大防劉摯蘇轍

梁燾官詔論天下臺諫黃履周執張商英蔡思劉拯上官

變更先朝之法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

追光公著贈謚所立碑奪巖叟贈官大防為秘書

監擊為光祿卿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

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清苗免紹法

及華博至心其不悅乃盡立再博既誕司馬光等又難文

有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置崇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

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博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

無中道耶合揭榜於堂置餘人不問乃下詔大臣如黨司

馬光以下各輕重議罰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

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

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

頌獲免而燾止請擬舉舒州靈仙觀筆語謂子曰上國章

恨正處意在報復法令益峻茶天下何八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頗刺淑卒

弟盈歌嗣頗刺淑病將死嘆曰我兄真多智哉既卒九月

復罷賢良方正等科。罷廣惠倉。罷廣文館。以呂惠

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此都重鎮而除惠卿惠

過關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上納冬十

二月重脩神宗實錄成以蔡卞為翰林學士安置元祐文

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李永漴黔州

是祖禹等並坐

誣降官安置遷卞為翰林學士切禮部侍郎陸佃預前書錄數與祖禹等爭辨以隱王安石之過庭堅曰如公言蓋使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見非過書中至是佃亦落職

二年元祐春二月居秘書監呂大防于安州

以監備神宗實錄

三月嗣濮王宗晟卒以其弟宗愈嗣夏

四月置律學博士○秋八月嗣濮王宗愈卒以其弟宗綽

嗣○九月有事于明堂赦○冬十月鄭雍罷○以許將蔡

卞為尚書左右丞○貶內侍陳衍監郴州酒稅初衍以

管高韓王宅果轉左藏應使宣仁后崩出為真定路都監侍御史來之郡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估

論定策高麗王昱有疾遣奪其子顯權知

國事○贈蔡確太師謚忠懷

監滁州酒稅

安民論章博顯國相黨乞以主柄而抑其權

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

怒安民復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

外帝不許安民又言曾布之蔽於是博布比而排之取所

安盡力故得免安民復論翰林學士蔡京甚足以惑衆辨

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

不早覺寤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煎之茹未
著人多未測而安民獨言之未見信也至是御史董敦逸
論安民嘗于蘇軾兄弟會安民上言教坊不當於左司諫
相國寺作樂帝怒出監滁州酒稅安肅嘗救不克

張商英有罪免商英黨章惇以政安**十一月安肅罷**肅與章惇

為布衣交傳說其時已而盡不下之遂有隙惇用白帖取
謫元祐臣僚肅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

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其按牘使之以白
帝肅言不行惇怒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肅與之表裏

出知**鄭知陳州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

十一當身勿能純仁聞之憂憤為上疏申理所親勸其
勿便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

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
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三年遼壽隆**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嗣濮王宗綽卒**以

其弟宗楚嗣**夏人入寇圍塞門****遼生女直伐統石烈**

部阿疎阿疎奔遼盈歌殺其度使星顯水統石烈部阿疎

阿疎受其賜謀益甚盈歌自將由馬紀嶺伐之復遣撤改由

財疎勅董等作難盈歌自將由馬紀嶺伐之復遣撤改由

胡論嶺以直撤改攻純恩城克之盈歌至阿疎城阿疎聞

之與弟秋故保往訴于遼遼為之遣使止盈歌勿攻盈歌

不得已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會陶溫水徒麓古水統石

烈部人阿閣版及石魯阻五國鷹路執殺遼捕鷹使者遼

命盈歌討之入其城**秋七月夏人寇順寧砦****安置元祐**
出遣使存者數人**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賀英州**元祐中民間傳官中求

通鑑賣帝卷一

比三

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析事宜平易
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八月遠生女直

伐其屬部留可等平之烏古論部留可詐都敵庫德鈿恩

副都統辭不失阿里合漢幹帶等代留可詐都敵庫德鈿恩

石土門伐敵庫德阿骨打代鈿恩獲鈿恩敵庫德留可奔

遼於是諸部悉平二月廢皇后孟氏為仙師出居瑤華宮

聖寵冠後庭嘗同后朝景靈宮詔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建

好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兇詞之婕妤不顧閣中皆忿

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髯金飾婕妤亦欲得之

從者知其意取座與后等后閣中不能平因傳唱曰皇太

后侍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撒婕妤座矣婕妤曰母以此

介于地對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相隨謂婕妤曰母以此

疾疾則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

公疾后有不測知醫意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

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婢寧知宮中禁嚴

也外問異所全左右欲之後亦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

台養母曉宣夫人蘇氏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為后禱祠

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廷即皇城司鞠

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倫至掖體擊折至有斷舌

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

一人能去擊者遂乘筆疑未下却隨等以言脅之敦逸

外乃魏川首領阿里骨卒。冬十月夏主寇鄜延陷金明

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葦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

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

鞏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

十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將
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
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
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皇城使張俞
死之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以冀
過十日勝不過一二若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即引退

原為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之政學校法引原自
助及原為司業遂請以書石所撰字說洪

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判叔傳學者故
學故與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四年春正月以贍征為遼川首領

贍征阿里骨子
也性嗜殺部族

武諸殺之其黨皆死獨咆無
巴溫居臨通部河諸羌多
之子杓抄掠漢哥城陷征
李清臣免
反乃清臣姑子也外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

史以免之當帝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左右
可守也而清臣性才過人進陰觀柄用首從紹述
之說以隙國是群姦編之重為薦紳之禍焉
二月追貶

元佑宰執呂公著呂公著呂公著
光王嚴叟趙瞻傅堯俞韓維孫固

范百祿胡宗愈等有左
三省言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為
當時凶黨雖已死及若老亦宜薄示德

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嚴叟
為雷州別駕壽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
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
夏人寇綏德城

○復元豐權茶法○復罷春秋科○安置元祐宰執呂大

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與韓維劉奉世及王汾

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行至虔州卒
其死大忠自滑入

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慶安陸
 為朕寄聲問之大防對直為人所賞二三年可復見也大
 忠其語於軍博博繩之蓋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
 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
 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
 異德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德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
 世遂與大防等為舒鼎州團練副使輔燾為化雷州別駕
 純仁為安武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
 世為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黜韓維王汾落職
 致仕張耒冕補之賈易並監當官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復
 命下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顏臨范純粹
 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勗吳安詩秦觀
 十人干通隨峽南蔡應單饒均池信和金光得連橫等
 州居住朱光庭孫覺趙鼎李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
 復道服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濬當制文極
 語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
 時事仲無忘元祐時事安畫紙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
 河陽時以救怒之史此語實皆不免時盡已卒大防行

疾州信豐而卒韓熾皆卒于貶所天下惜之。純仁時因
 兩目俱喪前之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
 若避好名之嫌其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
 殺法不同為請黃履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
 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
 愧心而生者未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嘗戒諸子曰不
 可小有不平也每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
 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
 豈章惇為之哉蓋以為命也

子少保是歲卒 左司諫張商英言彥博背國負恩明附司
 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
 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諫臨事果斷有
 大臣風功成退居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為中書侍
 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林希同知樞密院事

居同省故草博制極其稱羨復贊紹述甚力博思之慮
 于樞府由是不平時章博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
 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
 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
 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初希為中書舍人凡推明紹述
 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謀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
 摯蘇軾蘇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斥宣
 仁后為老姦壘國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徙蘇軾于昌化軍范祖禹劉安世于賓高州坐元祐黨再
 故儻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載至就官舍以居有司
 以為不可遂置地築室備之理覽番土以助之因與幼子
 過書以馬為樂時其父老將若將終身也
 三月夏人寇麟州遂罷嚴廣張構
 敗之○蹇序辰請編元祐聖相司馬光等音疏從之章
 議遣呂升卿等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死人帝曰朕遵祖宗
 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博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

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
 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謫宗廟睥睨兩宮觀事
 考言實狀彰若然蹤跡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
 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按情報在在司若不彙緝而蔽之歲
 父必致淪棄厥悉訂蒞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
 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章博蔡卞請帝命序辰及
 直學士院徐鉉等類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凡一
 時施行文書檔拾附著纖悉不遺凡四十三帙上之由是
 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薛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鑑大
 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免章察帥師城平夏察知渭州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蒲葦
 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維理他若數十所以示
 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
 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眾來嚴寨迎擊敗之二旬
 有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博因請絕夏人歲
 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高麗王昱卒子顯嗣
 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夏人大懼

夏四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初恕父字外寄心懷憤恨

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之功謀

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關過河陽恕乃要康

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要確功於

燾且出康書為證及確卒帝臨奠確子淵於喪次屬訴乃

贈確太師起恕知青州章惇將若心元

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

追貶元豐宰相王

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為司戶參軍

珪嘗置酒誘高遵裕

問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

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

珪與刑部徐王偶遣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

京曰不知恕曰始以官爵及恕為中丞遂以此齊襄太后

勿以語人士京肅暗從之及恕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

官名宜訓每歲少帝立子煥又令王枝為高士京作奏

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

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一士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

初恕父字外寄心懷憤恨

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之功謀

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關過河陽恕乃要康

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要確功於

燾且出康書為證及確卒帝臨奠確子淵於喪次屬訴乃

贈確太師起恕知青州章惇將若心元

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

追貶元豐宰相王

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為司戶參軍

珪嘗置酒誘高遵裕

問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

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

珪與刑部徐王偶遣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

京曰不知恕曰始以官爵及恕為中丞遂以此齊襄太后

勿以語人士京肅暗從之及恕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

官名宜訓每歲少帝立子煥又令王枝為高士京作奏

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

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一士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

○夏四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

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之事

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

赴關過河陽恕乃要康

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

召過河陽恕復要確功於

燾且出康書為證及確卒

帝臨奠確子淵於喪次屬訴乃

贈確太師起恕知青州章惇

將若心元

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

三遷為中丞

追貶元豐宰相王

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為司戶參軍

珪嘗置酒誘高遵裕

問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

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

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

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

珪與刑部徐王偶遣士充傳道

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

京曰不知恕曰始以官爵及

恕為中丞遂以此齊襄太后

勿以語人士京肅暗從之及

恕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

官名宜訓每歲少帝立子煥

又令王枝為高士京作奏

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

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一

士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

追貶珪為萬安軍司戶贈遵裕

奉國軍節度使

貶朝議大夫

致仕韓維為崇信軍節度使

副使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嗣濮王宗楚卒以其弟宗祐嗣

○秋八月以世開為安定郡王

十一月編管元祐講官程頤于涪州

政事曰程頤安自粵大經

馬光同惡相濟荆籍竄涪

河南尹李清臣即日遣欲入

內別叔母復立市易務

戶部上天下民數

播州夷楊光榮內附

萬五千五百七十三

百四十一萬一千一百六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元符元年

遼壽隆四年

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

劉銀村脩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受命二月嗣濮王宗祐卒以其弟宗漢嗣。三月下文及

甫同文館獄遂殺內侍陳衍于崖州錮元祐宰執劉摯

梁燾子孫于嶺南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化

梅州進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劉摯呂大防同相文彦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然

望屏除不為京官抵書耶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遂得無於

人即知也 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為蔡京心北謂京為國者皆曰少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

示蔡確之弟碩至是起令 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蔡京等辨驗京以為奉璽遂命出天授傳國

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通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蔡京跪求執政故治則必欲殺之蔡京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京不備臣等亦可以同升遂止帝承旨京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布由是有隙

惇下惡死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那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謀藥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敗王珣又起同文館獄帝頗惑之至是惇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寤取惇下奏就燬焚之郝隨規規密語于明日惇下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其奏下地得寢夏四月安定郡王世開卒○林希免初章惇蔡卞布在樞密閣已使希為武以相伺察作顯謨閣
希恨惇不居政府希有怨隙耶起于惇意論免之作

五月受天授傳國受命寶
一曰慶殿赦

六月改元

四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段義綸二百匹
義綸右班殿直

秋八月改熙河蘭岷路為熙河蘭

會路九月編管杭州通判秦觀于橫州

觀慶後華文為秘書省正字坐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濬失

敗之獲名阿埋

夏人陷平夏知澤州章濬繫之獲其勇將崑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勅都連斬獲

夏人寇平夏城章濬失

夏人寇平夏城章濬失

夏人寇平夏城章濬失

夏人寇平夏城章濬失

夏人寇平夏城章濬失

二年

夏人寇平夏城章濬失

梁氏卒遣使來告哀詔弔之。三月遣使蕃德崇來夏人告敗

于遼以大遼遣主為遣使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蕃德崇師仍獻玉幣夏四月郭知章如遼使

也五月置西安州即有年會秋七月王贍克遼川首領賧

征自青唐夾降詔以胡宗回為熙河經略使魏羅結之奔

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諱許之贍引兵趨龍

川欲應阿成以城降贍留屯之賧拒自如其下多叛乃脫

身自青唐來降于贍詔以八月朔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

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之建葭蘆砦為禦軍軍。特

授呂惠卿檢校司空知杭州九月夏人來謝罪子茂昭生

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皇后右正言鄒浩平新州妃多材

中宮時帝未立儲副會死生子茂昭帝大喜遂立為儲以

數論事帝親推為右正言露章劾章傳不忠慢上之罪未

報而劉后立浩于詭言中是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

立一妹累聖德乞浩停攝攝而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所

蓋指其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

下不之取而文小班一甲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恐

因付于外明日草傳抵其狂妄命御史右豫左膚綽之乃

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口浩以親被拔擢

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春田書議論

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又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主回回曰事有入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忠為孝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遜者以聞遠詣認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曾預謀不敢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証者嘗三以書勸浩論蓋后章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案問以議浩不能力諫蓋后之廢御史中丞邢恕免而後制廷趙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御史中丞邢恕免
 懷情獨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傳恐其大用切忌之恕大為帝所不悅博白博短博遂構陷以罪出知汝州以中丞傳聞月黃履罷此坐故也

青唐復叛王瞻討之首
 領隴拶以城降詔以善為鄯州王瞻知州事邈川為

涇州王厚知州事宗正寺可為龍支城巷尋叛瞻棄鄯州而

還

是首唐大酋心年欽適迎溪巴温入城立木征之子隴

宗回督贖進師邊遂攻陝陝離拶與心年欽適等皆出降

厚知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瞻知州事邈川為涇州王

族帳謀又贖贖之如心年等九人悉抽斬城中差積級

如山既而贖又諷諸世亦首籍勝兵者皆温其臂籤羅結欽

人圍邈川夏衆十萬以中城中之甚苗履姚雄各帥所部

兵來援力戰敗之隕如解瞻因棄青唐而遷羌酋即阿章

復叛胡宗回遣王吉如朴等討之相繼陷沒將士奪氣於

是轉運使李諫劾瞻次取二州財物因此廢廓州為寧若

城○安悼請看詳元祐許理事從之

中丞安傳言神宗厲

陛下未親政時茲臣置一許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

復依新施行禁卡勸者下博置局命中書舍人蹇皇子重茂

卒。冬十一月以綏德城為軍。暨夏平。皇子重茂

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

三舍法。蔡京既上內外學制頒諸天下矣。然三舍之法獨

法考選非補每州上舍生一人內舍生二人歲貢之其上

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生三試不升舍遣還其州其

內舍免試至則開外舍生諸路選監

三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皇弟端王佖即位皇

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崩于皇太后向氏哭謂宰

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弟簡王似太后曰

老身無子諸王皆是仲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

長則中二似當立太后曰中王有日疾不可公則端王

信當立惇曰端王輕視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希之

曰合依聖旨太后曰在禮律當立弟簡王似太后曰

太后曰端王似當立太后曰中王有日疾不可公則端王

信當立惇曰端王輕視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希之

曰合依聖旨太后曰在禮律當立弟簡王似太后曰

太后曰端王似當立太后曰中王有日疾不可公則端王

信當立惇曰端王輕視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希之

曰合依聖旨太后曰在禮律當立弟簡王似太后曰

趙懷德贍征為懷遠節度使知隄州貶胡宗回知蘄州安

置王贍王厚于嶺南王贍既棄青磨溪巴溫與其子溪賒

不能支欽廷度三州不可有乃復以命二人而賒于詔

求直言以崔鶴為相州教授直言錫州推官崔麟上書曰

方今以今煩苛風俗險薄未暇一二陳之特以判左右之

指元祐之政為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

之禍將復見乎曰甚可哀也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

而左下皆曰為帝天下皆曰心今宰相章惇左右乘時抵

以盜竊賈地結黨以口橫斷謂之姦可也包首滿門

可也蔽遠主聽排作正人希言者坐以刺深直諫者痛

抑斥以杜天下之言惟滿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
光有之乎博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
名誰肯信之傳曰謂姦為隱非持不知狐又不知
以佞為忠必以愚為佞於此乎有姦賞濫罰賞濫
人倘伴如此而遠過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於
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於
之又適為賊豈計以其孤召主恩國所具瞻以名呼
士不不故賊西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耶京師語曰大
博小博及子孫謂博與御史中丞安博也小人譬之瓊
竭其兒及子孫謂博與御史中丞安博也小人譬之瓊
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不
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不
舉認令共持爵默以爲得計夫以服眩耳目治亂安危不
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
行之夫日者湯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
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
天運亂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離民心則天意解矣若

月夜書賈扁卷之二

四十一

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以世雄為

定鄴王德昭曾孫也三月召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為

左正言鄒浩為右正言韓忠彥曾布共薦之也夏四月丁酉朔日有

食之。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為門下侍郎

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大赦大赦天下應元符二年詔

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純仁時在

使賜以本華詩之曰皇帝在首邱大皇太后在宮中知公

先制言事直公虛相位以待不知自疾如何用人監

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論嘉謀日

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步中

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

古且曰光純二得一誠固足矣因遣上醫視疾疾尋革口

占遺教命門生李之儀六第之其畧曰蓋嘗先天下而憂

身不負聖人之學此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

曰惟宣仁之誼訪末門到小佑之憂勤不顯人曰未解疆

場之嚴絲空帶歲之積有城必守得地必耕言不及私明

年正月卒于鄴年七十五謚之宣純仁性夷易寬簡諳之

所在擬為不少事君接待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

用不盡以至立初事君接侍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

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

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違不至聖賢

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檢可以功與惟恕可以

成德其人書之坐隅。輒自居化修厥德承現二故復朝

奉郎提舉玉局觀明年七月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與弟

轅師父洵為文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

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文皆可書而

誦之其體渾通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自

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諫論擬擬大罷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父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父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父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父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父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父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父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父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父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父居朝耳

編類臣僚章疏局。五月詔復哲宗廢后王氏為元祐皇

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稱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

遂降是蔡卞有罪免。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

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

思而下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囁不啓齒

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殿中侍御史嚴

一失論惇卞之惡且曰昔日丁謂當國號為忠而然不過陷

一寇準而已又三於惇而故老無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

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閒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

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

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

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索討于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

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

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茲不報而臺諫陳師劄陳次升

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遠邇未報而臺諫陳師劄陳次升

陳瓘任伯雨張璠等經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

天下乃出知惇等誅論之不已遂以必書少監分司也

州御史中丞安惇有罪免。惇為中丞屢與大獄上大夫或

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誣至是召鄒浩為右

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

邢恕有罪均州安置。恕知南安軍右正言陳

太后詔罷同聽政。八月作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神御也

西以奉葬永泰陵。九月章惇有罪免。惇死相專圖復怨

哲宗高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臺諫之任由是正人無一得免

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蕪山陵

口十一

使靈輿臨澤中諭宿衛不行臺諫豐稷陳
次升龍光陳瓚等以其不忠免知越州冬十月夏人來貢
○安博蹇序辰有罪除名放歸四里時元祐被昭雪凡七百餘家

右正言陳瓚上言無罪者既蒙昭雪則看詳之官如蹇序
辰安博等傳致語言指為謗訕安可不加罪乎序辰與博
受大臣諷諭合紹述之意因謂辨理之事形迹先朝遂
使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有罪免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

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政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

觀大用其果用之天下治亂自足而分相宗基業自是而

策矣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償報私仇始則上

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心煉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
京收實門下擬其傾險以為腹心止起狂悖多斥善士天
下究之皆京與天皆為之也願考證其實以正叔臣之罪
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頷之曰

之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
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東雍江公望等相繼

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章惇有
力論之始出知永興導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

罪貶為武安軍節度副使居之潭州陳瓘等論惇在詔聖

局取宜仁后垂憐時臣庶殊途及評理得罪于熙豐之間
者章疏凡於先朝語不遺者加之罪責其受禍者八百

三十家加以剝皮刻此宜加深體於是以韓忠

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不得問始與重元

符中傳以士心不附欲無益沮之日秦人主操柄不可傾持
公等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日秦人主操柄不可傾持

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
博會折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諫布因力

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熾出知
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博十

復起之前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
 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博卡者一旦勢異今日
 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以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
 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過則盡排元祐者於要
 路異時博卡縱未至一蔡京足以譴禁曲學偏見妄意改
 燕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作以害國事者○罷平淮務○林希有罪貶知揚州右正

祐論知大名府林希黨附權要十一月詔改明年為建中

靖國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明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

禮為尚書右丞○出宮女六十九人○遼封高麗王顯為

三韓國公○遼生女直部伐阿疎城取之劫者守阿疎城

疎在遼遠為使使命盈歌罷兵未至盈歌使烏林答石魚
 生左劾者戒之曰遼使來罷兵但換我軍衣服旗幟與阿
 疎城中無辨勿令遼使知之因戒劾者曰遼使可以計却
 勿聽其言遼罷兵也遼使果來罷兵盈歌使胡魯遜遜二
 人與俱至阿疎城劫者見遼使詭謂胡魯曰我部族自相
 攻擊于汝等何事誰講決之太師乃被劄刺殺胡魯遜遜
 之馬遠使驚駭遽走不敢回顧徑歸居數日破其城執敵
 故保殺之阿疎復訴于遼遼遣奚節度使乙烈來盈歌至
 來源水見之乙烈問阿疎城事命盈歌曰凡攻城所獲存
 者復與之不存者倍償且徵馬數百匹盈歌與其下謀曰
 若償阿疎則諸部不復可駭令任用也乃令主假禿答兩
 水之民陽為阻絕鷹路使贖故德部節度使言于遼曰
 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為盈歌謀也
 信之命盈歌討阻絕鷹路者而阿疎城事遂止盈歌聲言
 平鷹路政于土温水而歸遼使使賞其功盈歌令蒲
 家奴以遼賜物給主假禿答之民且脩鷹路而還

通鑑續編卷第十

通鑑續編卷第十

四八



通鑑續編卷第十一

巳辛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

遼天祚帝延禧乾統元年春二月

皇太后

向氏崩。遼主洪基卒。孫燕國王延禧立。

江之行宮

年七十遺詔立其孫延禧延禧即位是為天祚皇帝二月

改元詔為耶律乙辛所誣誦者復其官爵籍沿者出之

放者還之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群臣道宗即位之初求直

言訪治遺勸農興學赦諸罪人忠烈然可觀既而諸部多叛

令重告許之賞群邪並興護巧競進賊及骨肉諸部多叛

甲兵之用無寧日焉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獻

三千尚足與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右論惇又竊

六八

臣聞此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熱惇放箸而起稱善



者尋謂南朝錯用此人比使又聞何為只若是行
 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變節之邦
 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瓊陳次升等復
 乃詔殿傳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
 遂就民屋傳又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備
 乃止至是傳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承相
 家今不可也後從睦州卒初傳之入相也妻張氏
 病且死
 矚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傳語陳瓊曰悼亡
 何確曰與其悲傷無益若念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為右正言牛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
 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
 會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間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
 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
 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為
 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為
 布布覺之徙為以趙懷德知澧州夏四月辛卯朔日有
 度支負外郎

食之。五月葬欽聖憲肅皇后。作觀成殿于景靈宮

奉安哲。六月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為首相而柔懦不決

宗神御。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通者朝廷

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通者朝廷

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

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譏論之臣有

不得志故挾此以間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

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

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會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言自哲
 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已為同忠於君為異一
 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為橫議備
 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感動人主使天下
 駭然秦陵不得盡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時其
 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
 先非有射鈞新法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
 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則爭與爭與則黨

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前之奈皇天，后土何？帝以示純禮，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睦中外，使知聖意所向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沉毅剛正，曾布輩之謂謝馬都尉王說曰：上欲除君承旨苑丞，丞不可說，然會說館使純禮，主宴說誣其，輒斥御名。遂秋七月安燾罷。罷左司諫江公望。時蔡王罷知穎昌府。秋七月安燾罷。罷左司諫江公望。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理乞勿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故羅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

案同知院事陸佃為尚書右丞。冬十月李濟臣免。清臣忠彥有酒，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罷權給事中陳瓘，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嘗布免。罷權給事中陳瓘，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睡寐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詰于正。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持此是欲官爾相餌也。若受其薦，進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憾矣。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

決其善之，但邪把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顯得書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灑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震然改容，信宿出，譚知秦州。

遼主追尊其考妣為帝后。遼主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為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尋誅乙辛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益初知澤州，終之家。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凡逐臣在其境內，文鄒浩范純仁劉表世韓川呂希復召蔡京為翰

林學士承旨。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人，王徽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游，不吝書畫。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貴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寵。童貫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官言之由是官。童貫官老口

一詞譽京遂
存文惡布謀

起京知定州改大名韓忠彥與曾以西蕃
引京自助乃召虞幹林學士承旨

餘羅撒為漁

川首領餘羅撒弟也詔改明年元為崇寧曾布主於

紹述請改元
寧帝從其言

鄧洵武獻愛莫助圖詔以為中書舍人給

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
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

論其非今忠
不能也必欲

君愛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
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

先志群臣無
表列旁行七

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
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

政侍從臺諫
政中唯溫益

郎官節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
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維庸

錢通之屬而
帝出示曾布

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
而擢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

武謂非相此
臣見異臣安

人不可以其相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
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

京西籍異論
相京笑乃進

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
洵武中善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崇寧元年

春二月以蔡確配真哲宗廟庭。

追封孔鯉

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三月詔宦者童貫

製御器于杭

州。夏五月韓忠彥罷忠彥為相召還派人
進用忠彥之士於是

張庭堅深嘆

鄒浩嚴夫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

君錫張舜民

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

至是左司諫

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

神考之法度

逆神考之人材遂罷出知大名府復追影

元祐黨籍三

馬光等四十四人官諫官吳材王能甫等復
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

賢諫議大夫

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輕紹聖黜削案籍俱

在但可擢而

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文彥博等

四十四人詔

籍元祐元符及今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

祐并元符末今來貴人除韓忠茂曾任宰相安燾曾任
 執政王觀豐魏晃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安世范純
 粹劉安世賈魯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
 歐陽棐呂希善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
 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玉章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
 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社陳祐任伯雨陳鄂朱光裔
 蘇嘉鄭俠劉昂魯君既陳璣蘇大汪衍余爽湯誠程曠朱
 先庭張彥臣張巽張士良曹壽趙約譚蒙揚備陳洵張琳
 等並令三省籍記內侍請以金飾宮宇詔黜之帝新即位
 不與在京差遺後苑嘗欲增菁殿宇計用金箱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
 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其無謂也令罰內侍請者
 陸佃罷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怒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
 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上知自重矣又
 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
 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駢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黨
 佃言守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

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
 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在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
 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蕃善蕃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
 勝德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蕃曰公誠能
 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
 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
 行市易法德安監鎮黃真堅言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
 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舉行無取豈堪此選挺
 之由是深銜二人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
 建議經筵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六月詔脩神

宗所定官制。追封商逸民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

侯。閏月曾布免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

所親帝忿怒爭辨父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
 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布呼吸立成禍福

喜怒遽變矣涼鈞致育人之窾言欲破
網聖之信史於是布請罷出知澗州 安置知越州鄒浩

于永州。秋七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成任。以蔡京為

尚書右僕射制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

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 焚元祐法。詔置講議司於都

省命蔡京提舉京起於逐臣一且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

司故事即擢者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

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

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

尹牧每以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

變無常矣 章案罷。復罷春秋博士。八月初置安濟坊于郡

縣養民之貧病者。詔天下興學貢士蔡京請天下州縣

一自縣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而學生每三年

大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

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

三分之一充貢士州給常平或係省田宅又養士費縣用

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凡州縣學生曾經公私試者復其

身內舍免戶役上舍仍免借循如官戶法凡州學上舍生

升舍以其狀即貢入辟雍長吏集闈郡官及提學官具宴

設以禮致遣限歲終悉集闈下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給借

免試入學州守若教授詢審 作辟雍 蔡京請建外學以

無謬即保入貢不實者坐罪 乃詔將作少監李誠即京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外圍

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四講室百齋齋列五楹可容

三十人是為辟雍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

在國中而堂序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

貢士即國南郊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

大學凡此聖意悉與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大學專處上

舍生內舍生而外學而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
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
學其敕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
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員歸外學於是
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外舍三千詔司馬光等二十
人又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

丞商英為中書舍人謝勣元祐諸賢及任翰九月初

置居養院於京師以處鰥寡孤獨者財以戶絕詔中書籍

元符三年日食上書人為正邪黜陟有差初元符末日食

熙寧紹聖之政至是蔡京與其黨葉夢得強浚明強淵明

等議請下詔籍其章疏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

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凡四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

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四十一人為邪

等有差治議復元祐皇后是元符三年執事彥曾布

至清臣黃履官安置侍從臺諫曾慶豐穆等十七人

于遠州以馮澥為鴻臚寺主簿內侍郝隨諷蔡京廢

上書言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

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仲慈婦之恩雖已遂之

事難復之失然感泣追正有何不可於是侍御史錢遜殿

中侍御史石豫左膚等乞治元符末大臣嘗請復元祐皇

后而廢元符皇后事乃詔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

清臣為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為郴州團練副使而竄貽

學士曾肇中丞豐稷諫官陳確龍大等一蔡京籍元祐及
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
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為姦黨請帝書之遂

刻石于端禮門

時元祐元符末群賢聚死徙者畧盡

宰執文彦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

三球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

禎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史燾陸佃曾任侍

制以上官欲執范祖禹孔文仲孔公仲朱光庭孫覺解于

先賈易鄭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

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

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冬十月將之奇罷。詔責降人不得同

州居住。復廢元祐皇后為仙師出居瑤華宮御史中丞

侍御史石豫公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

莫不知哲宗上省太后聽致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

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信得寵廢后位號當時

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踐臣謂紹聖書意義激切則天

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廢后位號名不正

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廢子曰也正名學名不正

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

為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為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

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為為不然况

既為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事薦真人事有嫌疑之迹

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祠祿

與變法也。以蔡卞知樞密院

事。遼蕭海里叛入于阿典部生女直部節度使盈歌誅

之蕭海里叛劫乾州武庫器甲遼主命北而林牙郝家奴

翰達刺至生女直結和約同舉兵盈歌執之會遼主命盈

兵何事不可圖也。遂以混同水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及與海里遇時，連兵追海里者數千而不能克。盈歌謂逾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遠將許之。盈歌使阿骨打與海里戰，阿骨打策馬而進，海里中流失墮馬，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因海里首遣使歸于遼，遼主大喜。十二月，錫乎加等盈歌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議復涅州貶元符。宰執韓忠彥、曹布安、憲范純禮、蔣之

奇等官。蔡京、蔡卞請復涅部，且薦高永年、王厚為帥。於是

別駕純禮分司南京，奪蔣之奇職。凡預議者皆貶黜有差。

追謚哲宗子鄧王茂為獻愍太子。初，鄧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問及諫立后事，焚歎

曰：「禍其在此乎？」異時，人妄出一緘，則不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為浩誦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

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貶竇浩等。詔元祐學術政

事並勿施用。沅州徭入寇。

二年遼乾統三年春正月，安置知越州鄒浩于昭州。安置元

符末臺諫官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

附以黨事，同日貶竇陳瓘、蘇州任伯雨、昌化軍譙夫、化州

陳次升、循州陳師錫、柳州陳祐、澧州江公巖、南安軍常安

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洧、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師、登、張

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

是亦編管。知荆南府舒亶、平沅州徭取誠、徽州州徭、辰、沅

子象州。誠為靖州，徽為蔣竹。溫益卒。益，任宦從微，至顯

誠徽州政，誠為靖州，徽為蔣竹。溫益卒。益，任宦從微，至顯

未發

劉氏為皇太后。官名更權茶法，置諸路茶場。茶自嘉祐通

蓋天性也。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二月，尊元符皇后。

李稷稍復權法而利後歸于官至是蔡京請仍舊禁權官
買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困戶私易之禁令商人
於在京權貨務及所在州郡自買於場戶茶貯於籠節官
以抽盤循第叙收息說批引販賣歲入百萬緡以進御命
京城所主之自是盜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

京公行民滋病矣在外指射差策進士于集英殿賜出身五

百三十八人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夏四月詔毀范祖禹唐

升中邪等者黜之蔡京請之也鑑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文集以趙挺之為中書

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直秘閣致仕程頤名願自涪徙峽復直秘閣言者請

誕專以詭異聲譽愚俗乃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詔內侍

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乞下河南盡逐學徒

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王厚復湟州羌人多羅巴本漢

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劫之以令諸部朝廷忠衆羸扇

結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蔡京因言內客省使

童貫嘗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為最悉請以

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川適禁中大帝下

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邊納韓中厚問故貫曰上

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厚聲言

兵而陰戒行美備益弛乃與知岷州高永年異道而進多
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
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道厚遂拔湟州捷聞進
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城相
一秋七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
自今戚里宗屬勿得為執政官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
在京差遣○八月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安燾范純禮

蔣之奇等官。大蝗詔有司酬祭。張商英罷。商英與蔡京不合數

蔡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詔

入元祐九月詔元符上書邪等八人並與外祠。得人不自置

學。詔建崇寧寺于諸郡。始正吏部選人階官。國初以

階官七等其一曰三京府判官留守判官節度觀察判官

其二曰節度掌書記觀察文使防禦監判官其三曰軍

事判官京府留守節度觀察推官其四曰防禦團練軍事

推官軍監判官其五曰縣令錄事參軍其六曰試衛縣令

知縣事其七曰三京軍巡判官同理戶曹司戶法曹司法

參軍主簿縣尉七階選人須三任六考用奏薦及功賞乃

得升改凡改官其第一階進士則授太常丞餘人太子中

允第二階進士則授太子中允或秘書郎餘人著作佐郎

第三階進士授著作佐郎餘人大理寺丞第四至第七階

進士授大理寺丞餘人衛尉寺丞判司主簿縣尉七考

二十五方注官凡三班院二十以上聽差使初任皆監當

次任為監押巡檢知縣凡流外人三任七考有舉者六負

職官或縣令舉者四負移注四任十考有改官者五人舉

之與磨勘大率反以職為階官而以差遣為職名實混淆

差頌蔡京所書元祐黨碑刻石于州縣。蔡京又自書

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

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

正直今謂之蔽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

之**高麗使人如生女直部**

女直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考父矣會高麗醫者來盈歌遣人送

之還境上醫者至言于高麗王曰女直居黑水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王乃通使于女直自是來往不阻盈歌既破

蕭海里使人報捷于高麗高麗復使人賀之盈歌遣其弟斜為報聘高麗持之甚厚**冬十月遼生**

女直部節度使盈歌立子烏雅束

盈歌死効里鉢之嗣長子烏雅束繼自

烏古迺以來兩世四人志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盈歌又用阿骨打之請令諸屬部不得擅置信牌

馳驛訊事由是既令地一遂闕土東南至于乙離骨曷懶耶懶土暨論東地至于五國主隈秃谷矣**十一月**

詔禁以元祐學術事授業者

遼主謁太廟

遼主受之因謁太廟更玄沮釋里思為肅祖昭烈皇帝德相薩剌的為懿祖敬皇帝**遼以宋魏國**

和魯幹為太叔徙鄭王溥為越王

和魯幹興宗之子也溥小字涅里和魯幹

之子篤好文學昭懷太子之得罪道宗嘗欲立溥為太子群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龍待加厚自此平郡王進封鄭

王至是徙封遼主召監脩國史耶律灑纂諸帝實錄

越留守東京**遼主召監脩國史耶律灑纂諸帝實錄**

召知樞密院事涑水郡王耶律儼纂太祖以下諸帝實錄儼撰成七十卷儼本姓李父仲禧為南院樞密使賜以國

對儼以進士莅政儼更鹽鈔法

初陝西芻糧不足募商人能商人莫不譽之

於回貨於是官為積鹽于解池積錢于在京權貨務積鹽鈔于陝西沿邊州郡商人以物解至邊入中即請鹽鈔以

歸經請鹽千解池及商人無帶而邊備不之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諱富強而固恩寵乃更其法伊商人

先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即授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貴之鈔已輸錢悉不用

法於是齋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濟流丐有北水投縲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矣提點淮東刑獄章絳見而哀之奏改**纂府銅融州邵州蠻內附**

三年

遼乾統四年

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邨等人毋得至京師。

鑄當十大錢

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

鑄於諸路與小以蔡攸為秘書郎

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

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途攸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

郎鑄九鼎

元豐中知禮院揚傑言樂音多疵詔范鎮劉几

鄭衛且律有差宮商易位專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以為

定樂當先正律乃作律尺命合升斗豆區駙射圖上之

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劉几即用率照樂加四清聲而

奏樂成詔罷局元祐中鎮請太府銅造律度量鐘磬等式

上之其樂復下李照樂一律有奇然鍾律之議司馬光與

范鎮論辨者三十餘年終不能相一周一周敢願程頤張載皆

有樂論亦未究其要及帝即位錢意制作以文太正蔡京

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之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

以備禮帝歎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擢其

劉易為大司樂付以樂政易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

議破先需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指三節

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鍾之律成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

之象帝從之漢津本剽負兵士自云師事唐仙人李良授

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泰律已成不得

立金命為卷之二

十一

歲○三月置文繡院○高麗侵生女且部

高麗既與生女直部通好會

雅東遣石適歡以星繡統門之兵往乙離骨嶺徇曷懶甸

之地下其七城高麗使人謂石適歡欲有議事乞遣使

石適歡使孟魯往而曷懶甸亦使二詳穩如高麗高麗執

二詳穩而遣孟魯還於是五水之民皆附于高麗高麗攻

中

入關盜水遂其殘衆踰境於是高麗王懼遣還所俘而請和烏雅束命石適散立幟於水察其嘗陰與高麗往來為亂階者即正其罪餘夏四月王厚復鄯州厚帥大軍無所問由是使好復通

高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誠將右軍出宗谷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川羗置陣臨宗水按北山豁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厚摩遊騎登山攻其背親帥強弩迎射羗退走右軍濟水擊三餘從東南來揚沙鬻羗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鄯州城門以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賈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

為西寧州隴右節度羅講議司五月更知開封府為牧尹。改六曹名增其負數做唐六典易胥吏之稱王厚復

廓州加蔡京守司空封嘉國公厚將大軍搃廓州羗酋落

州詔以復鄯廓加京官封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置京

西北路交子所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

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

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闕浙湖廣不行錢引

趙挺之以為閩乃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賜

京卿里故得免焉辟雍殿名曰大成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增諸州學未立者置書畫筭學書學首篆隸草三

博雅方書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為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

真行爲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爲法畫學之業曰佛道口

名教授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

高為工算學之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兼
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算法并曆算三式天文書為
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
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重定元祐元

符當爰刻石于朝堂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說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

堂餘並出籍自今
母得復用彈奏
詔內外官毋得越職論事。秋七月行

方田法。八月許將免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劾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

之所守居紹聖則除元祐之**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所為罷知河南諤祭京之黨也

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

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審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

遂拜左丞復以其**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

兄康伯代為學士

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

以供京師而諸名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

復於豐熟以中價收采至飢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

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於是

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糶本數百萬緡文貢入為

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不時有進獻本錢竭矣本朝則不

能增糶儲積空而**詔諸州學別置齋以養材武之士。**冬

十月夏人寇涇原遂會西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
殺之貶王厚為鄯州團練使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石廂
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賁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
思還為夏邊者所獲遂遣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繼不為
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
怒必令以金幣招之夏乃黜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遣

使求援于遼朝廷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
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人遣使與請皆拒之
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界數萬口於是羌酋溪
豨雖撤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
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無
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所以食焉雖獲獲焚大通河橋新
驛大震事聞帝怒親善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
勅御史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
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
言漢武帝親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繼而晉侯喜
孔明亡而蜀國輕今差殺吾一郡護而使十八人由之而
死是自艾其肢體也獄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
坐運糧後立九廟復祀翼相十一月帝臨太學官論定
鄆州團練使宣祖也

帝臨辟雍

賜司業吳瓘學官推恩有差

詔專取士于學校罷

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爲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

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十二月升通遠軍
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爲鞏州復封孔子後秦聖公端友爲衍聖公是歲大

蝗○王祖道言黎洞王古蠻楊晟免等內附

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

道欲乘時倣利乃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峒之衆尚未諭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負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洞司安惇卒

四年遼乾統五年春正月築溪哥城○立武學試藝法○邦

壘三州蕃落來歸○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翁王

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將用童貫爲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

前詆下下求去遂出知河南府以內侍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二月築御謀城。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

達同知院事何執中為尚書左丞。閏月令州縣做尚書

六曹分六校。鑄夾錫鐵錢。自太祖以來開蜀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

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

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

西監鑄當二趙懷德來降以為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

王。三月以趙之為尚書右僕射。詔建王古若為懷

遠軍。從王祖道詩也復銀州。牂牁夜郎首領以其地

內附。夏人寇塞門。遼歸女于夏。夏主連歲請昏于遼

成安公主嫁之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初太祖命蕭崇義董集三禮

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至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

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脩

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

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

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罷左司諫黃葆光。葆光為左

旨以給事中劉易領其事。職即言三省吏很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

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

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也。夏四月遼使蕭良來。為夏人求

也。夏人寇臨宗順寧砦及湟州劉延慶辛叔獻等敗

之。五月除黨人父兄弟之禁。林攄如遼。報聘也賜

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漢天師張道陵三

虎山張氏自今相嚴為山主 六月趙挺之罷 初帝以蔡京

傳授法籙者即度為道士 陳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 大蝗蔽日。秋七月

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積昌

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 還上書流人。八月置提

舉澤州司 道請也 改懷遠軍為平州。定鼎于九成宮

及八鼎成詔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

上行酌殿禮賜魏漢津號冲顯慶士鼎各一殿周以垣墻

上施堦堦如方色外築垣環之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鼎

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為大祠北方曰寶鼎其色黑祭以冬

至東北方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東方曰蒼鼎其色碧

祭以春分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南方曰彤鼎其

色紫祭以夏至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西方曰

將其色赤祭以秋分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八鼎

為中祠樂用登歌專用素饌後於帝鼎之宮立大 大晟

樂成帝受賀于大慶殿 應先生賜樂名大晟置府建宮謂

之雅樂頌之天 九月以九鼎成受賀于大慶殿賜方士魏

漢津號嘉成侯作寶成宮 帝以九鼎成受賀于大慶殿詔

同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 魏漢津賜漢津號嘉成侯漢津尋死于京師年九十矣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 惟不得 冬十一月安定郡王世雄 卒。林摠還自遼有罪貶知潁州 摠之使遠也蔡京使其 不遠查人大怒空容館水疑摠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 矢溺使飢渴無所得如是者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祖犒皆 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 以朱勔領應奉局及 禮部尚書諒人以失禮來言始出之

花石綱于蘇州

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閱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

冲諱之冲願獨任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水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驗年京召還朝遂挾冲子勛與俱竄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勛總其事勛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其黨徐鑄等數人輔之謁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駮不少償九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詭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加封識焉指為御前之物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扶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粥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舡獨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轡州縣道路以自相視廣濟卒四指揮盡

給挽士猶以陶節夫經制環慶涇原河東事

節夫知延州府掌城鎮州

與知渭州鍾傳屢陳取興靈之策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有是命詔分平州為允格州

州王祖道言黎人為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為王民得地千五百里乞以安口隘為允州中古州為格州詔分平

州置允州格州高麗王顯卒子俱嗣

五年遼乾統六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

劉逵為門下中書侍郎。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鄭貴妃寵冠後宮而家世微居中直學士院乃自言於妃為從兄弟因彼此相倚為重及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

居中已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詔求直言毀元祐黨以外戚秉政辭改授中太一宮使

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帝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

黃門殿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

厲聲曰石可毀若不可滅也罷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

者各以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中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

群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

會為說每及前朝借討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

事欲度前規而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負學士侍

十餘負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負學士侍

制中外百五十負京因親帑歲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

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

錢玉危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大華京曰臣昔使契

丹堯王盤瓠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

上壽於禮無益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事者甚

眾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與久當莫辨京曰

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專天下之奉區區王

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

蔣抗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

而花石綱之害為尤其反禁星見帝悟其甚凡所建置一

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

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

射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

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

澄正之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後遣軍

其說述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挺之首與邊事用兵

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

開柙擊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

退謂同列曰上志在三月罷求直言。以世福為安定郡

息兵吾曹所宜將順

王世福燕獻王廢銀州為銀川城。許夏人平。夏五月

行紀元歷造也。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二

王世福燕獻王廢銀州為銀川城。許夏人平。夏五月

行紀元歷造也。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二

王世福燕獻王廢銀州為銀川城。許夏人平。夏五月

行紀元歷造也。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二

王世福燕獻王廢銀州為銀川城。許夏人平。夏五月

行紀元歷造也。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二

王世福燕獻王廢銀州為銀川城。許夏人平。夏五月

行紀元歷造也。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二

月劉逵罷

蔡京今其黨健言不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細述之意者惑

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之者蔡京中姓來鄭

此父客鄭紳辨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與蔡以蔡

飾太平置居養安齋院以周拯窮困何所施天而致成禮

乎帝悅居中立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

論達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密州

寶有以玉印六寸龜紐者文曰承黎洞鑿享晏開等

天福延萬億承無極詔名鎮國寶

內附詔復以其地為地文蘭邠州

大觀元年遼乾統七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吳居

厚寵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

丞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頃漕計以去年二至損緡錢三百

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

出於女直子美市於遼遠者廿六利厚女直捕

海東青以求珠女直深怨之云子美用是顯

田。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

梁子美策譖為尚書左右丞。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

侍讀。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

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

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頌天下甫解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

鄧洵武免時妖人張懷素謀反朝士多從前此未有也

班大晟樂于天下詔自今諸坐免鄧氏自紹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力

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六月以梁子美爲中書侍郎

以黎洞地爲庭孚州朱諤卒秋八月以徐處仁爲尚書右丞林摠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貶侍御史沈疇監

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蔡京密劾遠會蘇州盜兄章繼兄弟遺開封尹李若愚鞠之株連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疇御史蕭服往

代時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開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前直秘閣程頤卒

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於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詩人不倦故學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

絢力學不倦曠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

顯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者顯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

良佐學問該瞻事有未澈則顯有訾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云得一字爾曠喜曰是子

可謂力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揚時呂大臨在程門號
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有論語說行于世。酢初與
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願見之京師謂其資
可以進道及程顥與扶溝學招使肄業酢盡棄故所習而
學焉仕終知濠州。釋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
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
致耳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將祝駭
為僧周行已官河南謂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異日程先
生歸可師也會頤自涪還潭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
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大鈞大防之弟也能守
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
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
鈞之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撥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
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嘗與兄大忠大防相切磋論道
考禮一本於古仕冬十月貶張商英為安化軍節度副使
終秘書省正字

閏二月以林摠為尚書丞丞鄭居忠同知樞密院事

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于用親黃經臣力抗前說京
言不效居中提京不已援遂怨京乃與張康國比而聞京
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
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有二人皆駭異
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
金明池謂居中愛我故申前命

之蔡京以不及所當建鎮州於黎母山

州為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州王祖道伐南丹蠻獲

其首莫公佞建觀州

之乃誣公佞程文蘭州不令納土遣劉惟忠發兵討之擒

莫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洞報復侵掠

召王祖道為刑部尚書以張莊知桂州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十一 王

夷建城邑調兵鎮戍禁輸內地錢帛鹽粟無復齊限地瘠
瘠成者什亡五六實無及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路
轉運副使張莊實與祖道表裏至是祖道以功召而以莊
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相取顯美由是龍茶孫越通程鄰
相與效之邊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領庭平允從觀宜
壤益多故矣

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
說為自謀之計內而執政時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
門人親戚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
之京分為邪等黜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
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
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上詔宣示京京下軫獄流
之嶺南 夏人來貢。涪州夷駱世華駱文貴內附。乾寧軍
言黃河清

二年 春三月壬子朔受八寶于文應殿赦加蔡京

太師 時得良王工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
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

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受命鎮國唯封禪用之 二月作徽猷閣 歲哲

集 三月班金籙靈寶真道場儀範于天下。二月四月童貫

復洮州五月加貫檢校司空賜蔡京玉帶。童貫復積

石軍 漢哥王子咸征撲哥降遂復積石軍貫頗恃功驕張

莊言安化蒙氏蠻內附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

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胡等納土共五萬一千 六月以

涪夷地為珍州。以平夏城為懷德軍。秋八月梁子

十一日

美罷○九月以林摠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

深為中丞時與知開封府林摠治城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明有及京者無取

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焉 皇后王氏崩○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于永裕陵○張莊言寬樂等州蠻內附詔以莊兼黔

南經略安撫使在秦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源等州餘洞幅員萬里祭京師百官表賀謂混中原風 渝州蠻趙

泰等內附以其地為濠州○涪夷任應舉湖南徕楊再光

內附○詔孔伋從祀孔子廟庭○折克行卒以其子可

大知府州事克行在秦父善州士卒戰功最多荒人號為折家父 夏人入貢

三年通乾統九年 春正月以涪夷地為永州○二月播州楊

貴附其地為遵義軍文貴南平夷也望米巖具土建為遵義軍領播川 琅川帶水三縣

三月張康國暴卒于待漏院康國洽因附蔡京而進及在

復陰令康國狙其意且許以相京思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即劾京容劉 末為年帝嘉執中之不阿康國

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而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

奏華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

而執中對吳陳其事帝怒執中知徐州至是康國因退

朝適殿盛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貶禾監信州酒持童貫權益張與

經臣胥用事中外盡歸表裏為蔽樞紳矧目陳禾曰此國

家安危之本也君臣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請竄童貫

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言今日受富貴之利
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
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卿以旌直臣聖曰貫等相
率前訢謂國家控始安得此不祥語盧統奏未狂妄請監
信州併黔南入廣西路。夏四月林據有罪免集英殿唱

傳姓名不識既盜帝笑曰卿誤耶據不謝而語詆詞列
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夫人臣禮職知滁州猶為帝言
頃使遠見其國中鬱鬱若燕而有之勢無不以鄭居中知
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劉

正夫為尚書左丞昂與余深林摠附蔡京為至父昂至

責昂常誤及五日流孟翔于遠方孟翔獻所畫卦象謂宋

即自此其口五日流孟翔于遠方將中微宜更年號改官

名變庶事以厭之帝六月詔脩樂善堂蔡京

有罪免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

路遇事利害輒言不憚京始忌之既免京政復上章言吏

負假元庚元豐舊制於是詔堂選歸吏部者數千負罷官

廟者千負都水知歸六十負縣非大郡采者丞在京以何

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司使塗為省

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

京之姦鮮其相即天下之人技鮮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

外黜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蔡京之蠹國害民

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歲府受

診已深豈庸庸之輩所能起乎執中黃綠攀附致位二府

亦已大幸適得之經體贊元是猶以瀘夷地為純滋州

○秋八月嗣漢王宗漢卒兄子仲增嗣。冬十一月詔蔡
京以楚國公致仕仍從舉舊宗詔算學以黃帝為先師

等八人為配享至咸罷東南鑄夾錫錢。禮書成四十七

卷瀘州夷王募弱內附

四年遼乾統十年春正月詔士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罪。夏

人入貢。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使蒙同知樞

密院事蔡京既免帝自喚州召商英知杭州過闕賜對因

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失其意

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

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三月詔罷醫心書畫學官詔

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林書畫局畫生入翰林畫局學官等並詔元符上書

邪下等人依舊錄用。夏五月立兩學兼及科附貢士

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致立詞學兼及科附貢士

字于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京留都中丞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于

群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京

拜居元宰殿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明惑誤

國公私因弊既已上印而復塞都城上懸卷顧之恩中懷

政虐之志願早賜其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

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

與以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

行且復用帝嘗不聽唯恐夢得而遷注為侍御史注復極

論京受孟姁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馳引凶朋林憲

置政府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按罪遠

方以禦魘魅皆不報及彗出奎婁間帝遣殿中侍從

官直言指陳關失公弼等遂論京罪帝命御史張克公論

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臺國兩託爵祿以市私

恩役將作以菁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脩塔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决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
送門羅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從郡之惡及不執
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非積惡大天人交譴維
罷相致政猶甘恩特寵優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
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
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
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
以羨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難
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
余深罷深與蔡京結
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
去國深不自安上既
乞罷乃出知青州
遣殿王祖道為昭信軍節度副使放
張莊于永州討妄言在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時
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
人望而相之時父早慧屋中天商英受命是夕書不見明
日雨帝喜因大書薛昂免秋七月罷方田八月以劉
商霖二字以賜之薛昂免

正夫為中書侍郎僕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吳居厚

為門下侍郎。閏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州之命

為門下侍郎。閏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州之命

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始開封人初帝為端王常朝飲聖

命后俱侍帝即位太后因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

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夢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鄭

居中罷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以吳居厚知樞密

院事。南丹州首領莫公晟內附。戶部獻今年民數主

政和元年歲次庚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夏六

戶二千八百八十八萬五千五百五十四口
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口

卯年

有正貴編卷一

十一

月復蔡京太子少師。秋七月廢平從州為砦。八月復

蔡京太子太師。張商英罷。商英再收待平謂蔡京難明

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

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羅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敏

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嘗

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時

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先於公座論言故不

優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

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醜織其短先使言者論

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初帝在潛邸方伎郭天信言當

履天位及即位頗醜寵之商英因與往不事覺居九月王

中丞調中丞張克公論之商英罷政出知河南

襄免坐薦引也鄭允中童貫如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羗遂謂

之乃以鄭允中乞加典查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

官為上介國無八平之帝謂曰契丹聞貫破羗故欲見之因

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冬十月以張商英為崇信軍節度副使

○徙陳瓘于台州瓘以竹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

京師下開封府獄併逮公瓘尹李孝稱退使證其妄瓘曰
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待預知以所不知
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以不忍挾私情以符合
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
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聞其辭失聲
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微具正彙猶
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經聖
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政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
深明証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
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令所過州縣出兵甲護送至台
每十日一徒執中又起遷人石賊知台欲實瓘以必死
憾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嘗以瓘揣知其意大呼曰
今日之事豈彼制旨耶誠失指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
集尔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

辰壬

考為堯主上為舜尊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為人所
 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長公議干犯名分乎憾慙揮權使
 退所以害厚之者不端終不能害也中怒羅賊獲平生論
 之兄弟皆披擄其處心發露其情屬最所忌恨故得禍最
 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必為秘書丞賜姓趙氏
本遼天族

植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至慮燕植
 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
 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直恨
 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婚女
 直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
 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
 塔之僱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見問所來植對曰遼國必
 亡陛下念舊民遼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
 以治伐亂主帥一出必盡殲來迎萬一女直得志事不俾
 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二年
遼天慶二年
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邠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遼主如混同江

生女直部阿骨打等朝之
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界

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
 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骨打終
 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
 如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籬人不
 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蕭爾小
 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之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
 嘗從遼主微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骨打
 歸擬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醜不恤國政遂稱兵先
 併旁近部族女直起三阿鷓產拒之阿骨打震其家屬二
 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
 主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阿骨打不至
 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懼翌日赴詳穩司與趙
 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問狀一夕而去遣人
 訴于遼主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矣

奉先遠主元妃之兄也外寬內
忌因元妃故道王深借任之
夏四月復行方田○蔡京

至自杭州帝宴之于太清樓京台杭州召帝宴之於內苑
太清樓京為樓記以進修言

宮室服玩之盛加何執中司空○五月詔太師蔡京落致仕三日

一至都堂議事京思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可帝親
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

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群下亦莫敢言由
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揚京

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六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罷戶部尚書陳

顯知越州顯因對言并用蔡京士民失望
帝怒故貶顯不復仕歸隱四明秋七月訪遺

于天下○置禮制局掌計以禮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
祭禮等制度及更置郊廟禮祀之器

劉異領之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
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申

是府分六曹縣分六察內侍省職悉做機廷之職脩其尚

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

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

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

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

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

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時負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

承受升擢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進封蔡京為魯國公時民
間有

得王圭來獻者以何執中為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十二月加童

贊天尉○宴輔臣于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
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
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
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
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嚴及成號延福五
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

已矣

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
 獸孔翠諸撰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
 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
 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
 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徒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
 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
 位復跨城外浚壕作二橋東為景龍門橋西為天波門橋
 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
 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蜀夷董舜咨等內附置棋亭州
 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三年遼天慶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復封安石子雱
 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時新儀成於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下奠以充國鄒國
 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頌碑雅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吳居厚罷居厚父居政府以周謹自媚雖無大惡可
 言然一時聚斂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二月罷文臣勲
 者推為稱首

官○崇恩皇太后劉氏有罪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
 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賜方士王老志

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
 子結草廬曰闢為人言休咎多驗大僕卿王壹以名聞時
 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書一封至帝

所澄視乃皆歲秋中與喬劉二姬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
 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
 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憲太甚願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

禁絕之諭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隱于嵩山自言遇許
 孫得大洞隱書落七元之法能道人貴來事蔡京薦之
 帝得召見賜號中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

道索之事曰興而仔昔恩寵寢加朝臣咸里實緣關通中
 丞王安中上疏請自參招進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
 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
 并言京欺害僭上蠹國害民之事上欣然納之已而再疏

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御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卿罷

安中翰林學士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作保和殿屋七

十五間工致其巧人致其力上飾純綠下深以朱無文藻

繪畫五采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前種松竹

柱桐梅橘蘭蕙後列太湖石引滄浪水陂池連絲若起若

伏支派派別紫紉清泚左實典謨訓誥經史右藏三代鼎

彝俎豆敦壺尊壘東序置古今書鄧洵仁罷營方澤

畫第其品秩西掖收琴阮筆硯焉

作玉清和陽宮在福寧殿東以薛昂為尚書右丞班五禮新

儀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

新儀謂開封尹王準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

禮意其不奉行者論之以罪閏月改公主為帝姬五月葬昭懷皇后

○班新燕樂秋七月加何執中少師以燕樂成進執

政官一等故也冬

十月闕新樂器于崇政殿示百官詔祀大禮並以道士

百人執威儀前導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詔天神下降帝南

大圭以道士前導祭儀為執綬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

王津園東若有樓臺重復是何處也帝即奏見雲間樓殿

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

道教僊經于天下遼生女直部遼使烏雅東卒兄

子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十月烏雅夢逐復屢殺不能

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此也是月烏雅東死阿骨

打讓位為都勃極烈遠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

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吊而乃以為罪乎他日阿息保徑至

烏雅東殯所閱馬欲取之阿骨打怒將執而殺烏雅

東之長子謀良虎
力止之乃已

四年遼天慶春正月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

名凡一十六級夏四月閱太學辟雍諸生雅樂。五月初祭地祇

于方澤。六月以廣西溪洞地置隆化州。秋八月置延

康述古二殿學士改端明殿為延康殿置學士以冬十月

遼生女直阿骨打叛陷寧江州遼主好畋獵涇州急于時

青下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直怨苦之

及阿疎奔遼女直烏雅束遂以為請遼主不遣烏雅束遂

以為辭稍稽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報位復遣蒲家奴索

阿疎父而不還阿骨打乃使習古乃銀木可復至遼主終

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

所屬使倍德要建城堡修戎器遼統軍司聞之遣節度使

捏哥問阿骨打曰汝等有異志乎備戰具飭守備將以讎

禦阿骨打曰設險自守又何問哉遼主復使侍御阿息

保性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阿骨打因以邊語答之曰我

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遠逃是主以

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

息保還遼主遂殺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

遣今將問遠之罪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挺而誓曰
 汝等戮力同心有功者如婢部雖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
 者叙進輕重職功苟違誓言身死挺下家屬無赦且戰且
 前將至遠界遇勅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遠人前救阿骨打
 射救者斃之并中謝十謝十拔箭走阿骨打射殺之獲所
 乘馬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陪遠圍中阿骨打救之免
 宵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頓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
 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遠師大奔蹂踐死者十七
 撤改在別部聞之使子粘沒喝及谷神至軍勸其稱帝
 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遠師大潰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
 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使溫迪痕阿徒罕激
 擊盡燼之遠統軍司以聞時遠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
 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遠防
 禦使藥大帥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遠人又使勸
 海梁福幹谷刺偽亡以招諭其鄉人且曰女直渤海本同
 一家我與師伐罪不濫及無辜也又使婁室招諭係遼女
 直而引兵還初女直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
 漁畝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

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
 也謀克猶百夫長也從其所率多寡為號謀克之制曰孛
 堇術士卒之制曰阿里喜部卒之數初無定制至是始
 命以三百戶為一謀克十謀克為一猛安凡以無降附者率以
 猛安謀克之名授之粘
 十一月遠蕭嗣先帥師伐女直敗
 及喝或叱為粘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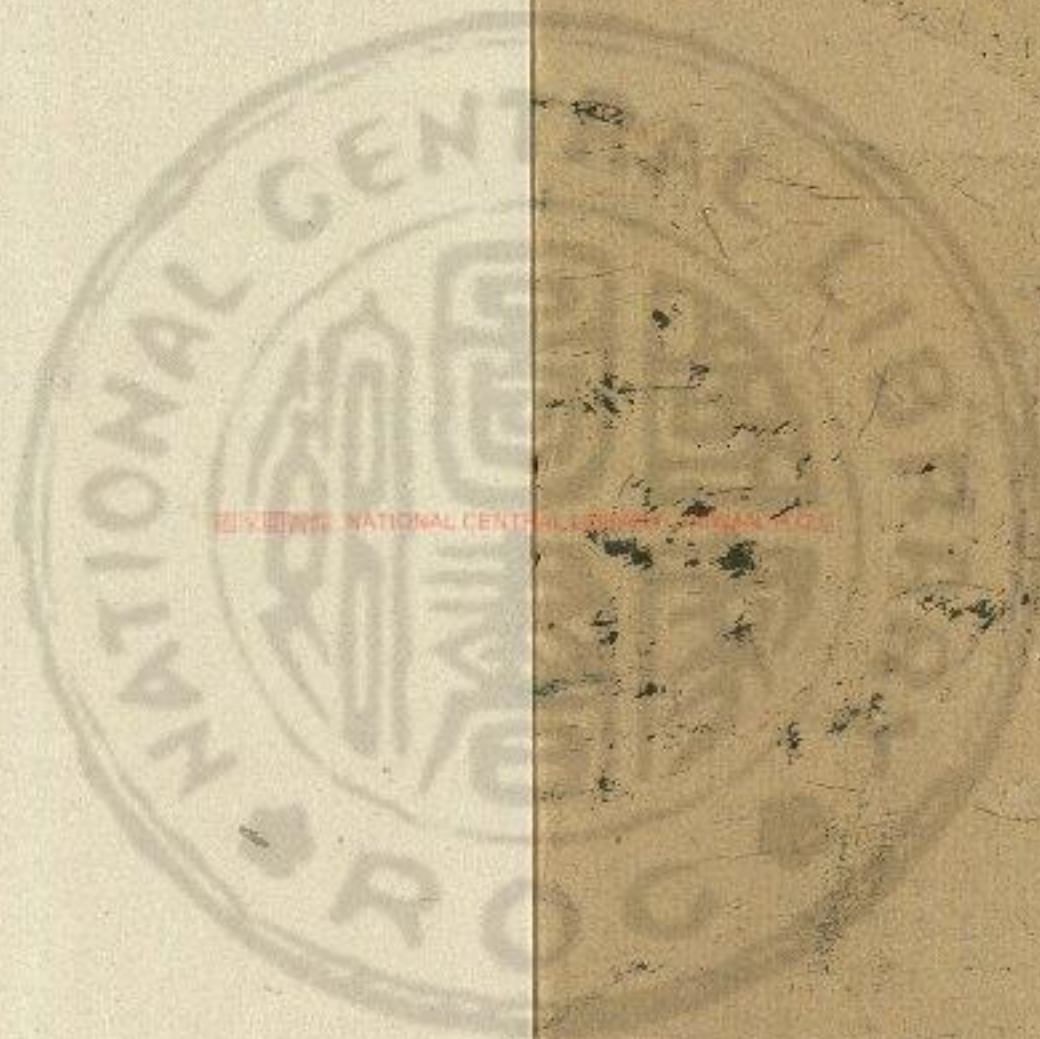
續于涅同江遼王免嗣先官而釋其罪

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群臣議漢

人行宮副部署蕭嗣先曰女直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
 執我叛人蕭海望勢益張大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
 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為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
 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海蘇幹之
 謀徒示弱耳但發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軍三千及中
 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軍三千及中
 京禁兵等七千也出店河阿骨打聞之帥衆來襲未至混
 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拔其首者三阿骨打寤而
 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馳鼓率衆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遠兵
 方陳道阿骨打遣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遠兵

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鞏秦東征謂曰敵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庶無鬪志遺敵輒阿骨打敵遼蕭敵里干幹鄰濼東設復其衆女直兵滿萬則不可十二月詔廣南歲貢真珠犀角象齒至是始海為夫
 女直敗遼師丁賓祥咸三州遂陷其城。遼鐵驪王奚回離保以所部叛降于女直回離保奚王以童貫為陝西
 經略使梁多梁多以我居漢二十年每見者虜既虛秋匪未積糧車轉輸例空券方春夫秋士有節色若捲甲而下經構定遠唾手取與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

我儲穀軍歲闌山而藏之所在如是夫兵之來斗擄無可坐而飽也多士交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注諒先如其募民盡發資糧其者萬餘歸夏吳主築威底河城遂詔童貫經署之



金魚糸考一

九一

鑑續編卷第十二

五年

遼天慶五年○金太祖完顏

寧元年

春正月女直完顏阿骨

打稱皇帝更名旻國號金

阿骨打既屢勝遼吳乞買崇政

骨打不許阿骨合德滿家奴粘沒喝等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繫衆心阿骨打曰吾將思之吳乞買等復以

為言正月朔遂即皇帝位更名旻且曰遼以貴鐵為號取其堅也質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

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乎於是國號旻州夷反

以趙道為瀘南招討使帥師討平之

知梅嶺學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王

器飲晏州夷酋卜漏等痛心艷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欵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箇芳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釐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道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



詔康延魯代宗誠通節制通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
於正分道出期會于安州通瀾輪續大國其山岷起數百
思林等及容諸夷為通者悉赴之乃壘石為城外樹
木柵營道每所附什巨枋布澤答夾以守障俯瞰官軍矢
石柵中皆靡碎適力攻之不進進巡檢仲友直所部多思
黔土下背山險而山多險道丁捕之代去業密緣崩
石挽藤葛而上得孫數士頭來麻作炬灌以膏燭縛於原
背暮夜復遣上丁負繩梯登產顛乃繩梯引下人人銜枚
擊侯纘附而上比難鳴交自等悉力斃刀斧穿箐入及賊
柵出火然炬候熱狂跳賊廣舍香茅竹孫窺其上火輒發
賊呼奔操係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逼望見火墮崖
軍躍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揚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
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為突圍走至輪多困退獲之晏
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通為建城
若遣驍騎募人耕種且畜牧守號曰勝兵
家奴如金議和金主晏不從
書斥阿骨打名且使為屬國

遼使耶律僧

阿骨打遣賽刺復書云若歸叛人遼耶律幹里朶帥師
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
于達魯古城金主晏來戰遼師敗績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
保黃龍取其餘民而去遠遣都統幹里朶副統蕭乙薛
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調佛齒將騎二十萬步卒七
萬戍焉且屯田以為持久之計金主聞之留婁室銀木可守
黃龍而自率衆趨遼魯古城金主登高望遠兵若屯雲麓
木狀頗謂左右曰遠兵心蕙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
阜為陣謀虎以右翼先馳遠左軍左軍却左翼出謀陣
後遠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木可衝遠中堅凡九陷陣皆力
戰而出粘沒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幹本往為疑兵謀
良虎已得利擊遼右軍遠兵遂敗金人乘勝追擊至其營
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遠
步卒盡殲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童貫
也遠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使劉法敗夏人于古骨龍
貫遺熙河經州秦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

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首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相軍戰于古骨龍

大敗之斬首三餘二月立定王桓為自天子赦帝長子顯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承興郡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

屬於三月遼使耶律張家奴諭降于金遼主使張家奴

年阿骨打名其速將金主以書辭慢侮夏四月作葆

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夏四月作葆

真宮。改集賢殿為右文殿。置宣和殿學士。五月金

主拜天射柳金不遠俗凡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遼復

使耶律張家奴如金張家奴還遼主復遣持書往猶斥金

六月作三山河橋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譽大堅三

不聊生遼使蕭辭刺如金金人執之張家奴還遼主復使蕭

留之不遣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金主以其弟晏乞買為

諳班勃極烈諳班勃極烈也為國論勃極烈國論貴稱所謂國相也

遼耶律斡里朶及金人戰于白馬濼遼師敗績。八月作

明堂初元豐禮官以明堂竊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

殿寢禮蓋云闕崇寧之下詔曰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寓于

無足指朕刺經稽古度以九筵分其五室通以八風上

圓下方參合先王之制相方視址于寢之南僾工鳩材自

我作古以稱朕昭事上帝帝率見昭考之心宣示圖式于宣

政殿且以明堂宜正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徒秘

與工日嗣濮王仲增卒。遼主伐金遼主下詔親征以阿

役萬人不為中軍都統張家

奴為都監率蕃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
 部署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
 軍貴族子弟千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衛軍北出駱駝
 口以蕭胡都姑為都統柴誼為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
 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八月有星流出于柳色亦黃有
 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直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
 建造宮室之象繁京帥百官表賀九月金主晏陷遼黃龍
 府金主攻黃龍府次涅河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
 腹既濟使舟人別其渡更深不得金主遣蕭辭刺還遼金
 其底九月朔遂陷黃龍府而去辭刺還遼書以仲御為嗣牒王
 既陷黃龍乃遣蕭刺與辭刺還遼書以仲御為嗣牒王
 辭曰若歸我為人阿疎即當班師里以其謀告淳遼主知之遣駙馬
 遼師渡混同江沈鋒部者耶律章奴反伏誅遼師渡混同
 奴與魏國王淳妃弟蕭諱里及其甥蕭廷留等謀迎立淳
 誘將上亡歸上京遣諱里以其謀告淳遼主知之遣駙馬

蕭是帥兵詣廣平炭護后妃而使行宮小底乙備持書馳
 報諱里至海所厚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此
 向諱里大臣不與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
 不為等至俗言曰奴之謀淳即斬諱里等携其首車騎詣
 廣平炭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
 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遣主過
 顯天下土崩及欲立淳之故西至慶州後祀諸廟移檄州
 縣遂結渤海群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遼
 山順國文首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
 餘人並斬以徇其妻子能役繩阮或散諸近侍為婢餘得
 脫者皆奔女直章奴詐為使者欲奔女直為避者所獲縛
 送行在腰斬于市剖其心以獻祖廟文解其體徇于五路
 劉仲武王厚帥師伐夏敗績于臧底河仲武厚合涇原
 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什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
 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區以開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冬十月召陳顯為宣和殿學士不至十一月高麗使

弟來就學。十一月遼師至馳門都監耶律張家奴反遼

主引還金主景遼之志。戰績于護步谷岡。金人聞遼主親

等以書至遼賜為早哀。金主聞之乃勞而仰天。慟哭曰。始

直作過大軍。除之。金主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奈何

與汝等。契丹。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命。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福。為。福

諸軍。皆曰。事。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十一月

遼主遣驃騎將軍蕭特末林。牙。蕭。察。刺。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

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馳。門。金主。至。艾。刺。與。其

臣。謀。曰。遼。兵。七。十。萬。其。壯。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

駐。平。此。深。溝。高。壘。以。待。之。乙。巳。遼。都。監。張。家。奴。反。遼。主。引

兵。還。丁。未。金。主。自。以。騎。兵。候。遼。主。軍。獲。督。餉。者。知。遼。主。西

還。其。下。請。乘。急。馬。之。金。主。曰。遼。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

此。為。勇。耶。衆。皆。曰。請。自。效。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齋。以。往。無

事。師。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遂。追。遼。主。及。于。護。步

谷。岡。金。兵。止。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

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兵。數

人。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金。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

者。枕。藉。相。屬。可。餘。里。獲。輿。輦。布。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

-45 90 45 950" data-label="Text">

羊。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

北丙

六年。遼天慶六年。春正月。遼高永昌。據遼陽。以叛。東京。留守。蕭。保。保

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

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

禪。將。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鶴。口。見。遼。政。日。衰。金

兵方強遂觀覲非常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獲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借號稱隆基元年遠主道蕭乙薛高與順招之不從閏月貴德州耶律余覲以廣方州渤海叛附于永昌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

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溫州人林靈素少從浮屠苦

往來淮泗間丐食借寺僧寺皆之及王老志死王何昔寵

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

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王

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

下降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東方攝領之又存左元

仙伯書罰仙吏諸慧等八百餘官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

繡即文華吏盛章王華即兩苑寶華吏鄭居中重貫等皆

有名而已即褚遂下降也佐帝居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

靈素以為九華王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

通真達靈先生以發無算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

召呼風霆雷而巳其言皆為以西北室撫使劉法帥師

伐夏克仁多泉城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

屠神師道帥師曰夏克藏底城閏月立道學從林靈素

詔太學解雍各置內經二月詔增廣天下學舍詔修御

道總經莊列博士二員

河及廣京城 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

念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

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

闕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

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躋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

之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及聞林靈素之言復

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包

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

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

下視之中是開景龍門城上作**金幹魯攻高來昌殺之遂**

後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陷遼東京州縣

高永昌使捷不也 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願

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探獲之 歸歟當授王爵未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永昌

遇遼兵敗之 師請去營號稱藩魯知其詐進兵之求昌之軍不戰而却

補等率眾往金 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昌益率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

以五千騎奔長 降遼不也亦執表昌以獻金主命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

縣及南路係遼 我器猛安謀克以鞠魯為南路都統幹論如東省賦何執

中致仕 止赴六參起居過治省事遂以太傅就第朝朔望

儀物廩稍一如 無此矣執中對曰首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

與臣適同帝曰 王正獻執中嘗為端王侍講教終始恩

不替然無所建 及地順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

總治三省事 為相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

為特進少宰 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

師鄭居中每為 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統綱守格

令抑僥倖振淹滯 士論翕然望治 六月遼以秦晉國王溥為都元帥。秋

八月詔天下監司搜訪巖谷之士 雖恢詭譎恠自幸蔡京

第○金撒喝陷遼保州 保州本高麗地撒喝攻之久不克

以見還金主曰 爾其自取之而益 以薛昂為尚書左丞侯

蒙為中書侍郎。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

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王寶如王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蓋以論者新玉皇大帝昊天上帝言之不能致一故西內成赦也又詔天下祠大福地脩建宮觀塑造聖像

京西路○加童貫開府儀同三司○冬十一月以白時中為尚書右丞○十二月遷九鼎于園像徽調閣初方士王

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乃改帝籙降鼎形鼎為明鼎阜鼎為順鼎龜鼎為龜鼎鼎唯寶鼎如舊自九成宮又為園像徽調閣閣上梓像左周鼎星君中帝席星君閣下鼎鼎神像名守運鼎布列帝諸閣奉安明日復詣閣行香百官陪位奉詔九鼎新名乃在人妄改皆無使據宜復舊名劉正夫致仕大由唐士入都制致率領能迎時上下

七年遼天慶七年春正月遼春州及遼東渤海叛降于金○金斜也陷遼萊州○二月封段和譽為大理國王大理

會道士于上清寶錄宮二月甲子會道士三千人于宮記林靈素論以帝君降臨

觀為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名上清寶錄宮命林靈素

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

三月以宦者童貫權領樞密院○夏四月

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帝調道錄院曰朕乃

君憫中華被金狄之牧遂讓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册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群臣及

教門軍疏內而不游於政事升温州為應道軍為林靈五素也

月帝詣王清和陽宮上地祇徽號詔曰王者父天母地乃

之名以玉册王寶昭告上帝而地祇末有稱謂謹上徽號

曰承天效法厚地光大后土皇地祇諸官上寶册儀禮一

如上命蔡攸提舉秘書省并左右街道錄院祭地于方

澤○改玉清和陽宮為玉清神霄宮○六月明堂成進封

蔡京為陳魯國公辭不受詔自今季秋大享親祠明堂秋

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守二廣市船率

都計會宦者以獻入率靈壑太淵慈深不待備但送物至

竹淇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柳實登萊食石

相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泝鑿城郭而至植

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此遠數日即達色

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髻色大馬之奉所尚者

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持顯節

其浮蓋乃請作提舉准新入船所命內作定命寶時得于

侍鄧文浩領之欲以便民而擾害如故定命寶大玉

諭二尺色如戴勝帝乃製為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

保合大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一發於秦重號曰

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詔以九寶為攝以定命寶為八月

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乃我所自製也八月

鄭居中以母喪去位居中與蔡京不相能及居喪京懼其

怨重寔定策事以沮之遂追封確清源科王御製

文立石墓前而擢用居中諸子于朝懋也高麗使

蒲馬知金以請保州金人不許在城中金人入守高麗王

使蒲馬如金以請之金主曰保州近尔中

聽尔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不一

八月有事于

自正五

冊卷之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明堂赦○遼置怨軍遼主自燕至陰涼一門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直號一曰怨軍凡八營

自宜州者曰前軍後宜自錦州者曰前師後歸自乾自顯

州人報藥師等為帥冬十月乙卯朔初御明堂班朔布政

起復蔡居中為大宰以余深為特進少宰羊白時中為中書

侍郎十二月以薛昂為門下侍郎○下力士王仔昔獄殺

之得昔第傲而幹帝特以客禮故過官侍者僮奴又欲群

死下獄詔天神降于坤寧殿○以童貫領樞密院事○作萬

歲山于京師命尸部侍監孟揆於上清宮東築山以

安置秘書丞黃葆光于昭州時大旱帝以為念於是黃葆

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

之責故致此異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

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脫知昭州立山縣

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州漏密語詔揭去其章而氣之

遼耶律淳帥師次于蒺藜山金韓魯戰濱敗走金人

追之遂陷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秦晉王淳會四路

都統韓魯古書議和韓魯古告于金主金主曰歸我行人

賽刺及送阿疎等則和議可成淳軍至蒺藜山韓魯古及

知東京事韓論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

之韓魯古遂與淳戰淳敗走韓魯古追至阿里真波遂按

蕭奉先等以為自此

重和元年遼天慶八年春正月受定命寶于大慶殿赦

上書邪中等人亦以王黼為尚書左丞黼美風姿有口辨才疎為而寡學術

然多智善佞初為左司諫時張商英為相廢失帝意帝遣

使以王環賜蔡京於旅黼明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

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貶已為中三司使為御史中丞黼

欲京專國遂疏何執中二十罪已而改黜林學士會京與

鄭居中不合黼復內文居中京由是怨之從為戶部尚

書將陷以罪黼以智獲免還為學士承旨自遷入政府

使耶律奴哥議和于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

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

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

州降于金○二月詔馬政浮海如金豫請燕雲之地建隆

直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橫林至

漢人高築師者泛海來言女直建國屢破遼師登州

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

帝馬詔以性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遣

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致書於金主曰日出

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遠屢破勅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

以弭兵勸遼王許之

八年

春正月受定命寶于大慶殿

赦符

以王黼為尚書左丞

黼美風姿有口辨才疎為而寡學術

然多智善佞初為左司諫時張商英為相廢失帝意帝遣

使以王環賜蔡京於旅黼明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

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貶已為中三司使為御史中丞黼

欲京專國遂疏何執中二十罪已而改黜林學士會京與

鄭居中不合黼復內文居中京由是怨之從為戶部尚

書將陷以罪黼以智獲免還為學士承旨自遷入政府

使耶律奴哥議和于金

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

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

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

州降于金○二月詔馬政浮海如金豫請燕雲之地

建隆

直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橫林至

漢人高築師者泛海來言女直建國屢破遼師登州

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

帝馬詔以性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遣

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致書於金主曰日出

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遠屢破勅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

地願界下色三月遼復使耶律奴哥如金

申前夏四月築

靖夏及制我城○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賜方士林靈

素號通真達靈充妙先生張虛白為通元冲妙先生

靈素之言建宮觀編天下又造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

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因造帝詔天書雲篆務以

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實官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

為帝詔則莫不如志尋賜靈香視中太出入訶引至與

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

通真

其徒美衣玉食者幾萬

奴哥如金

要

中

之議金使耶律胡突衮如遼胡突衮報使立元成節時詔以老子生

八月九日生辰為元成節前議月遼使耶律奴哥如金

夏高麗書秋七月加鄭居中少傅余深少保鄧洵武特進

以師也金使耶律胡突衮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

府所屬州郡被兵歲幣之數且如八月加宦者意貴太

保○遼使耶律奴哥議冊禮于金使奴哥及突迭使金

迭而遣奴哥還謂曰校庭大火自甲夜連曉大雨如傾火

苑廣聖宮及宮人皆九月薛昂寵以白時中王黼為門下

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遼使耶律奴

哥如金奴哥至金復作神霄丸鼎帝用方士言鑄神霄丸

洞劫之鼎蒼帝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

耀煉神之鼎蒼龍火蛇蟲魚金輪之帝如上清寶籙宮帝

鼎奉安於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人時道士有條每一齋施

宮度王清神霄秘錄會者八百下數百千頃貧下之人多

勳獲數十論每一觀於四亦不作道史道用蔡京言集古今

而機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閏月立周恭帝後以為宣

名道鄭居中乞終喪制許之○復立恭帝後冬十月置道

義郎詔周崇氏後已封崇義公世為國三格馬政以金

官道職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有諸殿侍晨馬政以金

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十二月置裕民局遼使耶律奴哥如金

夏已

宣和元年遼天慶九年春正月詔更號佛為大覺金僊僧

為德士寺院為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詔改佛號大覺金僊餘為僊人大士僧

為德士易後飾無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士僧道尼為女尼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金李

善慶東趙有開如金不至而復以余深為太宰王輔

為少宰趙鼎第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

國燕會謀云意主有亡國之相趙鼎畫學生二人與俱繪

青精人偷因薦克臣使在廷臣即挾畫學生二人與俱繪

意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無弱攻昧此其

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耕籍田○罷裕民局○封

占城楊卜麻疊為占城國王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交州四十日所統大小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自上月未嘗通上國周顯德中始入貢自是朝貢不絕然與交

州相近互相侵擾焉詔封金使烏林荅贊謨如遼冊也

為王始與交趾加恩均矣

月加鄧洵武為少保○三月以馮熙載為中書侍郎范致

虛張邦昌為尚書左丞○遼使蕭習泥烈冊金主旻為東

懷國皇帝金主弗受○詔馬政復如金議夾攻遼以取燕

雲政與散覲復如童貫使劉法帥師伐夏敗績于統安城

法走還夏人追殺之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強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

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少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
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揚惟忠敗入中軍後
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餓馬渴死
者甚多法乘夜趨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見追之
墜崖折足為一別略軍斬首而去是後死者十萬法名將
既死諸軍恟懼貫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
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
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
可不戒遂乘勝圍武劉仲武向曜等赴之震武在山峽
中熙秦兩路不能編自禁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
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
乃自引去宣撫使司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諸路所築城
皆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五月
有龍見于京師初京師恭肆備最與見大犬購鬪傍近視
之則龍也軍器作方兵士取而食之逾五
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其命
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細言國家

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聖人遂不應生必感召之
災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譴

六月追封周莊周列禦寇為真

真君仍行冊命夏人來詔童貫罷兵開右監因童貫誠夏
人因逸進誓表納款

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不
取費不能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境棄之道中而
去費始大沮

金辭列曷魯來○秋七月加宦者童貫太

傳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媼相金使烏林答替謨如遼至金

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言東懷乃小邦懷其
德之義及有藥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逸芬多職等言皆非

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八月范致虛以母喪
可從乃復使贊謨如遼議且責之

去位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金頒
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竟不起復

女直字

是鳥野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

謀良虎谷神主之金主遂命谷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

字制度合本國語九月宴蔡京于保和新殿幸蔡京第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儵及攸子

行皆為大學士條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厮養亦居大官勝

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

鞦韆幸其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

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加准康軍節度使蔡攸開府儀

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

儒中多道市井淫媾謔浪之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

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况執政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

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

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教攸行因令苑園皆做江浙為白

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西翠玲禽異獸動數千百以

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死若山林被澤

之悶識者知其遼使蕭習泥烈如金遼主使習泥烈先持

不祥之兆焉安定郡王世福卒十月以紹述熙豐政事

書布告天下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臺員王黼為中丞因論放太學生鄧肅歸田里

蔡京罪為帝所知遂居政府十二月帝微行竄秘書省正字曹輔

朱勛花石綱害民進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上小驕子數內臣渠從置

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里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所畏也豈愚之民也夫不逞也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一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儲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故事嘗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奏不重責無以息浮言遂閉獲罪石子紳未付以家事乃閉忍榜時為秘書郎持南劍將樂師禮身顯於平顯昌相得甚歡南矣及顯卒又向事程頤於洛坐時與游醉侍立不去願既覺知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

里則為楚越畔服之際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受君而已退持罪于家雖官擢州初輔將有言知必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字子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其歸也顯目送之曰吾道五年四十矣一日顯偶與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

子真

蘇夫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觴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醫以時高顯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

二月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

二年夏元德元年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其相軋壽殺允誠

皇太子弗欽避太子入詔于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改不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從安置楚州命下而靈素不二月趙良嗣如金議取

燕雲遣右文殿脩撰趙良嗣同全使辭之地金使烏林答替謨

如遼金主使贊謨持書及冊文副三月遼使蕭習泥烈如

金復議冊禮金主是不許遣以舍一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

怒謂其臣曰遣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

計當議進兵乃令廣州路統軍司治軍拔備器械兵數以

聞將以四月二十五日進師令劉萬雷兵一夏五月竄布

千鎮守關毋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衣失夢說于池州

上書論宦寺全主是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之

趙良嗣從遼降者馬乙特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胡土白山

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備回守甲寅金主命進攻且謂習正烈趙克嗣曰汝可觀吾

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守城不野以城六月詔蔡京致仕猶朝朔望

京專政日久公益不與帝亦厚薄之子收權勢既與父乳浮薄者復問焉由是

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彼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

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遷起握父手為珍視狀曰大人朕

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棗中方有公事

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死欲以

為吾疾而罷我耳關數日果以罷禮制及他局玉十八所

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復僧寺額○秋七月罷醫學○八月趙良嗣以金勅

董來議伐遼及歲幣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交交遼

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與遼同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

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江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

因遣勅董借良

嗣還以致其言

許歲幣帝使政

之好共圖問罪

貫勒兵相應波

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

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逃聞為慰確示同心

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冬十月

一盤賣編六二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戊辰朔日有食之。加內侍河東節度使梁師成太尉師

黯慧習文法初須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

中漸得幸因寬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

尉時中外泰寧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達迎希恩寵

帝本以諫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

擇善書畫習微而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

文而高自標榜目言蘇試出于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

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許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試之六

乃稍出以給墨為已任四方雋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

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借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

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建德軍清溪民方臘作

亂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末數中

子基臘因益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

谷幽險慶民物業夥有凍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

臘有祿園造作句屢酷取之臘怒而未敢發時朱勳領應

奉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

將帥以誅劾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末樂置官吏

思以重稅事相弱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

人至千太平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即歛手聽命不自曰聚

衆至數萬兩浙都歸蔡遵十一月余深罷時福達以取花

顏坦擊之皆斃死于息坑十一月余深罷時福達以取花

之帝不悅以王補為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機陽順人心

出知福州以王補為少保太宰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

為賢相又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

禁省因請置應奉局自無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蜀天

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上珍異之十二

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于繡家十二

月方臘陷德軍歛衢杭州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

帥師討之遂南攻衢殺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廬富陽

諸縣進逼杭州一郡趙運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達
 支體探其肺腸或熱以膏油叢編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
 心誓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
 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遵上言臘
 衆強東高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無程以來使
 不至叛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壹
 撫使譚積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
 討以鄭居中權樞密院事○對真臘金哀賓深為真臘國
 之真臘一名占據在占城南東際海地方七千里有戰象
 王二真臘一名占據在占城南東際海地方七千里有戰象
 朝詔討之禹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使將摩臘禿防宋
 比占城

三年金天輔五年春正月鄧洵武卒其燕而洵武阿蔡京

童貫至蘇州承認罷蘇杭州造作局及

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

王吳見民困花石之擾築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

僚董耘作手詔罪已罷進奉諸局場而帝亦黜朱勛父子

弟姪之在職方臘陷婺州○二月罷方由○罷天下學校

三舍法及宗寧時雍諸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寇京

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河朔轉掠十

輩言將幸海州知州張叔夜使聞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

劫掠以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

而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區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

州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

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源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

贖不許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十一

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葉京觀五賊還漢杭州

耶律余覲叛降于金

遼主殺其文妃蕭氏南面都統

晉王文妃蕭氏瑟瑟所生出為大丞相耶律陸運後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一時死為長者及長積有人望力歸心女真作亂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改道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誦諫遼主見而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詩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朝一日其妹若妹保會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於蕭昱提馬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在軍中聞文妃等死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蕭昱買蕭德林耶律詩里一姑蕭和尚等將兵追之及諸山縣遂買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言率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豪俊常不為言為奉先下若翰余覲他日吾輩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則給曰追贖不及奉先既見余覲

之亡後日諸叔亦叛以加取買等爵賞以結其心余覲至金金主見之因詔以州都統司曰自余覲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以陳遼為江淮經制使命遼經制

治軍以俟師期母急以陳遼為江淮經制使命遼經制

杭州以俟師期母急以陳遼為江淮經制使命遼經制

納量增其贏餉經制錢為東南七路之害夏四月童

賈執方歸于京師並進慶王與王與楊惟忠辛興宗王

還淳安封源洞諸將劉慶王與王與楊惟忠辛興宗王

關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四月晉等合兵擊聯于幫源洞

廣象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梁援嚴屋為三窟諸將

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擒其尤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幸

興宗領兵截洞口掠其保遂為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
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其黨皆潰
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
出保而縊于林中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大蝗安
者相繼百餘里

置御史中丞陳過庭于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上言致寇

則寇自平又言朱勳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遂陷

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金曷魯暴。閏月復應泰局命王

黼梁師成領之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臘之起由茶鹽

諸應奉局朱勳復得志矣秋七月廢純滋等十二州。黑管見于禁山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

見始先崩至大觀間漸書其形屢丈餘彷彿如電金眼行

動理理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

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為驢晝夜出無時過冬則

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為常

亦不大怖至是浸少時落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或

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下兒食之後雖白

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八月加宦

者童貫太師封楚國公童貫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

九月加王黼少傅鄭居中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

京東西路初芻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

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

括廢堤桑柘蕪蕪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勸民主佃額

一定後雖衝蕩田復不可減號為西城所梁山澤古鉅野

不為奏除悉均諸別州京東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
 寄任輝彦李士魚王祥毛孝立王隨江傳呂垓錢棧宋憲
 皆助彥為震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操笏迎
 謁馬首而彥馳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勳凡竹數竿
 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于民經時閱月
 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習耕種殫財靡芻力竭錢耗
 或自縊轉輒關州能請薛荔一本棗棗之費喻百萬喜賞
 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言者甚眾賴昌兵馬餘轄苑寮
 下為取於彥証以判蘇軾詩又于石為十惡竟坐勒停彥
 所至州郡屠半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梁師
 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冬十月詔童貫復領
 候之宜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陝西河東河西路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

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左右丞邦彥本銀

善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狎鄙事應對便捷

泉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余觀以金斜也侵遼中京初耶

之系推給林後皆進右丞余觀以金斜也

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乃命諸部戒備軍事至

是時取中原群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

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斡本斡窩不蒲盧虎

等副之耶律余觀為鄉以孔端友襲封衍聖公

四年金天輔六年春正月加蔡攸少保梁師成開府儀同

三司。金斜也陷遼中京及澤州遼主田于篤鴛灤余觀

以金人襲之遼主殺其子晉王敖廬翰遂走雲中遺玉璽

于桑乾河金臨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于篤鴛灤余觀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七二

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觀自回矣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赦盧幹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竟無一言申理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赦盧幹亡赦盧幹曰安忍為爾等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律撤八等皆伏誅赦盧幹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觀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解體余觀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皇得藍田王魚鳥篆也秦王子嬰奉以正漢至王莽篡漢天既壽永昌重于毀階螭角微指至釁帝夫之孫堅得于平帝皇后殺權以歸于魏魏文帝諫刻肩際曰大魏受漢井中傳至孫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至石晉亡歸之于遼傳國之寶傳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至石晉亡歸之于遼興宗重熙七年試進士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命題至是夫之遼主以金師為憂蕭奉先曰女直雖能攻我中京終不能速離巢穴也

二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霞末于北

安州遂陷其城○三月金粘沒喝安遣谷神畧近地獲遼讓遼主行營遼主死

山蕭奉先伏誅金粘沒喝駐兵北安遣谷神畧近地獲遼

子晉王殺心益離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弱不可用粘沒

唱史稱益溫都移發保報制也曰遼主窮迫于山西猶事

田若與此當以偏師討之即整兵以俟利也意未決斬

本勤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歌嶺期會于羊城灤

三月遼主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灤粘沒喝以精兵

六千襲之遼主至女古底倉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蕭奉

先請趨夾山遼主遂乘輕騎入夾山既至始悟奉先之不
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於事恐軍心
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
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道遼軍奪以歸國並賜
以奉先及其次子豎械送金主道遼軍奪以歸國並賜
死遼主逐其樞密使蕭得里底如蕭氏得里底之姑也謂

得里底曰尔任國事致君如此何以生為得里底但謝罪而已明日遼主怒逐之為耶律高奴所執送諸金人得里底伺守者急脫身歸復為耶律九斤所執帝臨太學遼

李處温等以秦晉國王淳稱帝于燕京降封遼主為相

王秦表乞附于金金人不許

秦晉國王淳守燕京處温聞遼主入夾山數日令不通

即與步弟甄能及子奕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於謀立淳

處温遂張琳白其事林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温曰

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

臣耶律人石左企弓與神文善善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

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

愛温等曰主上蒙塵中原擾擾若不立王百姓何歸且熱

計之淳方出李處持楮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

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群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

福以妻蕭氏普賢女為德妃加處温守太尉左企弓守司

徒曹義勇知樞密院事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

處能直樞密院李處為少府監餘與計謀者授官有差

以蕭幹為北院樞密使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癸酉

離保知北院樞密事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逸降遼主為湘

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遼主所有沙漠已

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六

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第累擢翰林學

士承旨遼謂翰林牙云

遼主淳改怨軍為常勝軍金粘

沒喝陷遼西京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取守忠救之敗績

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以童貫為

敗其衆殲焉西京遂陷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為副使帥師巡北邊以應金朝

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與吾中力

疎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

前漢書卷之十一

七

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致不居中曰公
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
實為之由是業廢及金數敗遼兵重貫乃復乞奉兵居中
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
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
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無弱攻味武之善終
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
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若天
下大夫計口出弄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
事從執政皆不得預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先此行願盡
死夕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貫為宣撫使蔡攸副之勳兵
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駿不習事謂功
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曰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
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先是童貫欲圖北方與熙河
鈴轄趙隆論之隆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
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
萬死不足謝夏四月置補校文籍局詔置補完校正文籍
貴貫心不悅

殿及太清樓秘閣金使徒單吳審來議師期○金醫母妻
又令耶律訪遺書

室陷遼天德雲內寧瀋東勝等州獲阿疎以歸阿疎至金

釋遼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顏降于金○遼主奔訛苾烈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部族遂遁于訛苾烈金谷神
道之不及北都謀葛失諸馬馳食羊都統馬哥叔集散亡

會于諷五月童貫帥師伐遼敗績于白溝貫退以雄州貶

都統制种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貫至高陽驛用知雄州

帛氏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其
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盡護諸將分道進兵師道諫曰

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
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之兵趨白溝

辛興宗總西路之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
幹德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謀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

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
 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卒與宗亦敗于范村帝聞
 兵敗而懼詔班師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
 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
 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國之
 實不能對神師道復請許之帝贊不納而密勅師道助
 王黼怒責按師道
嗣傑王仲御卒以其弟仲爰嗣六月
 右備將軍致仕
遼主淳死蕭幹等尊淳妻蕭氏為太后主國事立秦王
定為帝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
 衷若藥淳甚驚命北南而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
 秦王定拒相陰王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
 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問故寧曰天祚果
 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
 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欬枕長歎曰彼志臣

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
 死年六十蕭幹等乃立淳妻德妃蕭氏普賢女為皇太后
 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為帝蕭氏宣宗葬于燕山之香山
 德興謚淳為孝章皇帝
李處溫伏誅遼主淳疾亟時自知不起密授處溫番漢馬
 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給云奉密旨防他
 變淳死蕭幹等聽政幹以子處溫能懼禍及落髮為僧以未
 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能懼禍及落髮為僧以未
 人傳導說隨郭藥師入燕破檢貝言處溫嘗遺書于富民
 趙履仁書達宋將童貫欲為內應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
 處溫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世有容
 可使因譏獲罪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向使秦晉
 國王知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于後世汝何功之有并數
 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蕭其子與而磔之籍
 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王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
 遼人夏人救遼金幹魯夔敗之于宜水兵三萬救遼次于
 快之

天德之野谷金將幹魯宴室敗之于宜水追秋七月詔童

貫伐遼以劉延慶為河北河東宣撫都統制王黼聞耶律

貫蒸傲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幹魯不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

使劉延慶代神師道為都統制八月金主旻護遼主于石

磬鑿遼主敗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在陰山天德之

間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軍

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魚澤乃自將精兵萬人

之蒲家奴幹魯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無行馬多疲乏

追及遼主于石磬鑿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

治營壘前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輿曰我軍未集人馬疲

則未可戰也幹魯不曰今色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

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固之數重圍統軍蕭特烈諭

軍士以君臣之義於是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魯不兵以

必敗遂與如燔自是遼主下平地觀戰余輿指遼主日月

旗以示諸將曰此遼主磨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奪志幹

魯不尋遂以騎兵馳赴之遼王望見大驚即避去遼主兵

遂潰幹魯不尋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幹魯不

以騎兵千餘追之至烏里箕鐸九月朝散郎宋昭上書諫

遼主棄船重而遁蕭特烈被執九月朝散郎宋昭上書諫

伐遼詔編管于海州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講與

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

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

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金使徒孤兒為歌來

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高麗使徒孤兒為歌來

金人聞童貫舉兵恐宋征取燕而高麗使徒孤兒為歌來

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高麗使徒孤兒為歌來

麗之俗兄終弟及俱卒諸弟爭國其相李資深立俱子

詔遣路允迪吊祭先是俱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

還指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之國存之是為

遼打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

早為備醫還奏趙良嗣如金不負初約遼涿州留守郭

之然已無及矣趙良嗣如金不負初約遼涿州留守郭

趙良嗣如金不負初約遼涿州留守郭

趙良嗣如金不負初約遼涿州留守郭

趙良嗣如金不負初約遼涿州留守郭

趙良嗣如金不負初約遼涿州留守郭

趙良嗣如金不負初約遼涿州留守郭

趙良嗣如金不負初約遼涿州留守郭

趙良嗣如金不負初約遼涿州留守郭

趙良嗣如金不負初約遼涿州留守郭

藥師以城來降

常勝軍帥郭藥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直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離所部八千人奉涿州來降竟真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謀

劉延遼易州守將高鳳以城來降。冬十月改遼燕京為

燕山府西京為雲中府

燕山府前改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賜涿州曰水郡行軍澶州曰橫山郡鎮遠軍州曰漁陽郡撫寧軍易州曰武郡營州曰平靈郡順州曰興郡蔚州曰廣川曰靈州曰靈州曰靈州曰靈州

謂山後童貫使劉慶及郭藥師帥師伐遼藥師敗績于

燕山延慶退保雄州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無紀律藥師諫曰人十大軍後行而不設為鄉黨白溝延慶軍邀擊官尾不相應則望靈輿潰矣不聽至良鄉遇蕭幹率

來拒延慶與戰敗于涿州與蕭幹對營閉壘不出

千信道緩之城不可得也請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為後

楊可世與藥師帥師之六千夜半度盧溝道而進質明渡

下今納燕人降而益契丹雖藥師遣人諭蕭后使起

降蕭后密報蕭幹以拜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也俞始不

至藥師失援而敗此可出棄馬城而出死傷半出宣

此馬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擊納道擒獲始土淵得

漢軍二人蔽其目而帳中夜半漁相語曰聞漢軍十萬

吾境為應舉火為州城之無真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身

右翼為應舉火為州城之無真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身

賦及歌詩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十一月金使李靖

來言燕地十二月趙良嗣如金求營平灤三州初朝廷與石晉賂契丹故地一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所獻以求援者王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

主使滿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言元約

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

送之且求營平郭藥師及遼蕭幹戰于永清敗之詔加藥

師武泰軍節度使○金主旻陷遼燕京遼主溥妻蕭氏出

奔天德童貫再與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募遣王瓌如

兵七千先之迪古乃出得勝口銀木河出居庸關婁室為

左翼渡盧火為右翼趨居庸關粘沒喝掘暗口控懶趣

遂以關兵守居庸關戊子金師至關居石自崩成卒多瘞

死不戮而潰金師度關而南庚寅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

款于金金上至燕京高六等開門之遂自南門入使銀

術可妻室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

履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降

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

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並釋之復命守舊職而

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盟遼俘遼主奔四部族遼主崩

遂由埽里關出居萬歲山咸更名曰良嶽山四十餘里其

四部族詳穩之家萬歲山最高一峯九十

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樓真嶺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

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開閣下有平

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鴈池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

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
 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
 丹凝觀園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
 勝筠庵瑠雲臺蕭開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
 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
 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地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以
 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
 自天皮門橋引水直西迨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
 過園園門為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龍
 德宮既成帝自為民歲記以為山在國之長在也蔡絛
 謂初名鳳凰山後因神降其詩有良嶽排空霄因名良嶽
 朱勗於大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盤城斷
 橋毀堰折惟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地因號昭切敷慶神運
 石立于萬歲山其傍植兩檜一天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
 僧一偃寒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巖
 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御雲萬態奇峰又作絳霄樓勢
 極高峻在雲霄表盡工藝之巧其後群閣與築不已於是
 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四方花竹奇石

戶部獻今年民數

時天下分為二十六路
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

五千斯亦禽異
 無不畢齊矣
 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百八十八萬
 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
 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
 鑾理雖廣而戶口皆不及可謂盛矣

五年遼保大三年○金天輔七年春正月遼奚回鹘保自立

為奚帝金兵入燕知北院樞密事章奚王回鹘保節山

院政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建金使李靖來趙良嗣如

官使李靖來議許天州代租錢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

度郭藥師同知府事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

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

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

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樂師拜庭下位信臣在房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以燕師守燕藥師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命金盆給之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遼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五事帝急命張毅留守而職任如故

金以遼平州為南京命張毅留守
遼平州人張毅為遼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酋度使蕭諸里鼓撫定亂者州民推毅領州事天祚弟如欲知必亡乃藉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德地遺時立愛知平州數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毅情狀于康公

鄉兵彼何能為示之不疑圖之未晚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數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粘沒喝又欲先下

平州擒張毅公弼曰若一加兵是越之叛也公弼請自便視之遂見毅毅曰契丹入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義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齒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于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為南京加毅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

遼興山歸德府宜錦乾顯成川豪懿來濕
守事毅一作寬

遷瀾等州皆降于金
 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為尚書左右丞

遼主追廢故秦雲國王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蕭氏見

遼主于四部族遼主怒殺之追降天錫帝三月金使銀朮淳為庶人除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可來盧蓋如金
趙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汝家矣因以恭書示示良嗣良嗣請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進涿易之師無留我驢於是遣

李靖與良嗣信來請既入對遂見王黼薛平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遂命良嗣與靖借使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燕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燕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感金主曰君王莫聽指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誓初約愛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邊主謀復故地乃悉斷虞溝以比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淮州以金書通奏其略言資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不察等州不在許限備務得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勸欲切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邊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錢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日生辰置榷場交夏

金主大喜遂使銀木可詳刺等持誓書曰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限之限帶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馬公等持誓書勸之言其字畫不謹今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易者至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精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遣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金人來

歸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童貫蔡攸入燕曲赦河北

河東燕雲路遂班師

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庚子貫攸入城時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為金人所掠而東唯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金韓魯及韓萬不讓遂三而命即日班師乙巳貫等還

營于青塚獲秦王定及族屬從臣以歸遼主與戰于白水

樂遠師敗績趙王習泥烈復為金人所獲遼主走雲內乞

附于金金人不許遼主以幹魯為都統幹魯不副之使讓

牙耶律大石悉降其衆又獲喝高質于白水幹魯使幹

高不銀术可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四月戊戌將

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幹魯不與當海四騎以繩繫耶律

大石使為鄉導遂直趨遼王營所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

女見金兵奔至驚駭欲走幹魯不命騎下執之有頃幹魯

等大軍至秦正許王及諸王女與水叔胡鷹瓦如秦晉國

王淳次妃并從臣皆被執幹魯射乘遼硬寨太保特

母哥竊遼主次子淳王雅其及長王時里乘軍亂出赴

遼主軍得免寔宅銀木可獲遼主左右與帳幹魯兵至瑯

里門為書招遼主遼主答書請和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

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幹魯不以兵

千餘助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張子趙王習泥烈及侍

國寶逾弁二十餘更盡得遼主從馬照里侍末胡巴魯肯

各別獲遼主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皆獻于金主金主曰

此諸臣之功也遂賞傳國寶于懷中東面奉謝天地因錄

遼主使金而西走雲內幹魯不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王

之印也幹魯不復以書相曉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

書乞為弟若子量賜五月以楊時為通英殿說書時入對

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大慈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

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

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舊事著在今日皆焚之以滅

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綱維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

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官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

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

之師宜退守內地以資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

常勝軍之勢又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則出入之

數帝首肯之以收復燕雲加王黼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

除通英說書

以收復燕雲加王黼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

除通英說書

以收復燕雲加王黼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

除通英說書

太保蔡攸少師封英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以趙良嗣

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辭不拜王黼喝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宰百官表頌

詔以收復燕雲章執皆進位而賜詔王黼總治三省事○

遼主奔夏蕭特列等以梁王雅里走西北部立為帝夏主李乾

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

諫不聽遂度河次于金肅軍北道使冊輒頓為夏國皇帝

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列陰謂耶律兀直曰事勢如此德

兆歸心正我輩功節之狄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

王第二子烈王推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曆

雅里性真大惡誅殺獲亡者皆之而已有自歸者即官之

因謂左右曰欲附來歸不附則去何須威逼耶每取唐貞

觀政要及林牙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烏古部

度使糾括逃烈耶統軍機不也部監突里不等各率其眾

來附自是諸部繼至而雅里日漸荒急好擊鞠特勿哥切

諫乃不復出以特烈為樞密使特母哥副之從行有疲困

者輒振給之直長保德諫曰今國家空虛賜資若此將何

以相給耶雅里怒曰昔敗于福山鄉詎爾官今復有此言

若無諸部我將何取不納初令群牧運鹽滌倉粟而民盜

之議籍以償雅里乃自為直每粟一車償一羊三車一牛

乃償一車雅里曰民有則吳固離保為其下所殺為郭保

六月遼張毅以平州來歸金人

為中書令虞仲文曹義勇為樞

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

州遂入城言於張毅曰左企弓

所安集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

上人心亦惟公是望毅遂召諸

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

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

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

密使特母哥副之從行有疲困

曰今國家空虛賜資若此將何

于福山鄉詎爾官今復有此言

初令群牧運鹽滌倉粟而民盜

直每粟一車償一羊三車一牛

曰今一羊易粟二斗且不可得

吳固離保為其下所殺為郭保

為中書令虞仲文曹義勇為樞

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

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山之軍外得宋為之
 援又何懼焉。設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
 而多謀。可召議。石至。其言與之合。設乃遣張謙帥百
 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
 西岸。遣議事官趙秘。校往數企弓等十罪。曰天祚播遷。夾
 山不即奉迎。一也。勤皇叔。秦晉國王。借號二也。詆訐君父。
 降封相。陰三也。天祚遣知閭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西也。
 賊書始至。有近秦拒相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
 顧大義。臣事于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于金八也。使燕人
 遷徙失業。九也。殺金人。獲兵先下平州十也。亦有古罪所
 不容。誅金弓等。無以對。遂皆殺之。數仍稱保大三年。盡
 天祚像。朝夕調事。必告而後行。稱官秩。榜諭燕人。後業
 恒產。為常勝軍。所占者。燕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
 名安。弼借故。三司使高憲。至燕京。說王寔。中曰平州形勝
 之地。張毅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寔境。幸招致之。毋令
 西迎天祚。杜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與金盟。如此。失
 其。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營度。屬

加安撫。與免三年。嗣濮王仲彥。卒以其弟仲理嗣。鄭

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秋。七月。童貫致仕。以譚

積為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禁元祐學術。八月。

辛巳朔。日有食之。遣蕭幹復舊。劉州遂伐燕京及鄆。藥

師戰于峰山。幹敗走。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

尉。金主旻卒。弟諳班勃極烈。吳乞買立。更名晟。金主大

月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蒲家奴。韓魯副之。駐兵雲中。以

格遼而還。八月。戊申。至部。堵濼而。改元天會。以斜也。幹本

烈。斜也。等請吳乞買即位。更名晟。吳太祖於海古城。西太

同輔政。幹本太祖庶長子也。九月。雖不克。冬十月。遼主復

渡河東居于突呂不部部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身之曰

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

食而遼主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朮烈為帝雅里

山一日而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殂年三十蕭特

烈欲擇可立者耶律兀直言與宗務本烈才德純俗眾以

為然遂張毅敗金闌母于免耳山詔加毅泰寧軍節度使

賜賞十一月幸王輔第觀之○貶轉運使之上供錢者

三十二人○金幹禹不讓軍州張毅奔燕山守將張忠嗣

張毅固以城降金使入城毅固殺之初金歸平州歸宋中

使幹禹不代朝毋幹禹不遂自廣遼遼平州會張毅歸宋

公賜將至其而不遠迎幹禹不乘其無條讓之城中人與戰

敗毅不得還乃宵幸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都統張忠

使者聞詔王安中殺張毅以界金人幹禹不遣人以納叛

人索之益急安中求毅類毅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毅也

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毅與金安中不得已縊毅殺之

函其首併毅二子送於金師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

立下郭藥師因宣言曰金人欲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

之矣當奈何安中舍其言且力求罷自是遼主朮烈及蕭

特烈為亂兵所殺○金人來歸武朔州宋以山後諸州請

許之會結沒喝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征遼之初圖

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

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逃逃無擾邊民

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索之童貫不遣

勿與之金主遣使金翰萬不遣使如夏翰萬不越天德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之因言夏國迎護遼主度大河矣翰萬不乃以便宜與夏議和其書格曰奉詔有之夏主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

相枚今茲已舉遼國皆能如事遼之已以效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且許割地蓋欲沮其

援遼之心也十二月金使高居慶來賀正也召王安中為上清寶

籙官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金主以其弟斜也為諸班

勅極烈。金使李靖來告哀也

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春正月月置書院所。連南夫如金吊祭也

遼主居于都統耶律馬哥營金人襲之遼主奔為敵烈部

遼主奔營地走馬哥為金人所執漢葛失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時從臣之糧咸以衣易羊得至烏敵烈部封

夏主遣使稱藩于金余以邊地界之夏傳金書于越王

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刺部吐祿濼西之地與

二月以今遼為安定郡王今遼秦王德四世孫也帝耕籍田。

李邦彥以父喪去位。遼耶律大石自立為王率衆西走

遼主時得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運陽則車駕不幸廣

平定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自雲中而播遷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倫使舉國漠地皆

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大石遂殺知北院樞密事蕭乙薛及坡

里置北南兩官屬自立為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金遣使王率鐵騎二百官屬而立為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金遣使

司索趙良嗣所請糧二十萬石諱使曰去年四月趙良嗣耶兼宣撫司未嘗有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趙良嗣

許之矣。稗曰：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皇后親蠶。閏月，金使王阿海如夏。以摺詔也。自是兩國信使不絕。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

丞。五月，金使高木高興輔來。高木致遺留物。輔告即位。六月，金閣

毋克平州，殺張敦固。秋七月，許亢宗如金。賀即也。置瓌衡

所。遼主復取天德、東勝、寧邊、靈丙等州，至武川，遇金人

戰于奄遏，下水而潰，遂走山陰，居于余都谷。八月，譚稹

罷以童貫領樞密院為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赦

以復燕九月，以白時中為特進太宰李邦彥為少宰，趙野

字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更名曰

獄以金芝產於民獄萬壽之言由是群臣與蔡

金使烏爪乃來。賀生也。冬十月，詔毀蘇洵、蘇軾、蘇轍、黃

庭堅文集。詔有收截習用蘇黃之論罪。遼主以突呂不

部人訛哥為本部節度使。遼主納訛哥之妻。十一月，王黼

有罪，詔令致仕。黼位元宰，每陪世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

有寵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會其家王芝產堂柱，帝臨觀

之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

還宮，春待煩殺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

中丞何臬論黼姦邪，專摭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

年等皆免。詔蔡攸講議財利于尚書省，罷應奉司。亨豫大之說

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折，秋毫宣和

以來，主黼專主燕奉，培剝橫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國用

日置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
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
議財利司除奈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彼請內侍職
掌事于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務無名
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

十二月詔百官遵行元豐法制○復詔蔡京落致仕領三

省事王獻既不能事朱勳力請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

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造制侍從已下皆迎揖吐蹶耳語
堂吏數十人抱掖從後面是恣為茲利竊弄威柄驅引其
婦兄韓招為戶部侍郎韓藥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貳
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
等惟奉行文書而已賀正也河北山東盜起○金使高居慶來

七年遼保大五年 西遼德宗野律天石廷慶元年 春正

月遼主如党項二月至應州城東金婁室獲之以歸小解

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戊子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
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乘張仁貴馬得脫
至天德已丑遇雪無禦寒具護衛太保蕭木里者以貂裘
帽進途次絕糧木里者進麩與棗遼主欲繼木里者即脫
坐倚之假寐木里者輩惟齒冰雪以濟飢過天德至夜將
宿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若宿其
家居數日嘉其忠通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解祿為
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
里為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史臣曰遼起朔野兵甲之
盛鼓行竄外席卷河朔樹晉槓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康
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睿略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
才穆宗戎果連遼弒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
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脩政事外拓疆宇申固鄰
好四境又安降臻天祚既丁末運又缺人望崇信姦回洎

椽國本群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
謀叛亡之迹相繼盡起馴至土崩良可哀也
兩木冰

歸粟于金 詔京師運米五十萬石至燕山令工部
侍郎孟揆親往措置蓋欲致之金也 遼耶律

大石稱帝于起兒漫 大石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泮詳
德牀古兒林古兒獻馬四百馳二十

羊若干遂西至可敦城駐于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及
十八部王諭之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

金以臣屬通我國家 我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我天祥皇
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亦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

共救君父濟生民於塗炭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
共救君父濟生民於塗炭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

西先遣書假道于回鶻 王軍勒哥畢勒哥得書即迎至
西先遣書假道于回鶻 王軍勒哥畢勒哥得書即迎至

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 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
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 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

獲馳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 軍勢日盛銳氣自倍至尋恩
獲馳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 軍勢日盛銳氣自倍至尋恩

于西域諸國舉兵 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
于西域諸國舉兵 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

其師以勝乃退蕭翰 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
其師以勝乃退蕭翰 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

自以餘衆攻其中三 軍假進忽兒珊大敗殲其數十里
自以餘衆攻其中三 軍假進忽兒珊大敗殲其數十里

軍尋思干凡九十口 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
軍尋思干凡九十口 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

八號將兒罕復上漢 尊號曰天祐皇帝世謂之西憲既而
八號將兒罕復上漢 尊號曰天祐皇帝世謂之西憲既而

與卿等行三萬里跋 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偏等
與卿等行三萬里跋 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偏等

之力冒登大位今祖 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乃加萬幹里
之力冒登大位今祖 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乃加萬幹里

刺四十九人 夏四月保和殿大學士兼侍讀蔡條有罪免
刺四十九人 夏四月保和殿大學士兼侍讀蔡條有罪免

詔蔡京復致仕 蔡條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做嫉之數
詔蔡京復致仕 蔡條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做嫉之數

惡條乃與做發條姦 私事帝怒欲殺之京力為請乃止勒
惡條乃與做發條姦 私事帝怒欲殺之京力為請乃止勒

停侍養因安置歸 于黃州號條侍讀賜出身教欲以
停侍養因安置歸 于黃州號條侍讀賜出身教欲以

京不得已以章授贊帝命詞臣復行元豐官制詔行元豐官制復尚

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制從之書今之名虛而勿授三公六月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

詔用神宗遺訓能援全燕之境加蔡攸太保○秋八月金

主晟降封故遼主延禧為海濱王癸卯金西南北路都統

流河甲辰告于太祖旻廟丙午見金主晟遂九月金使李

降封為海濱王以蕭宋里者忠甚加禮遇

孝和來未以獲遼主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

忽若迷罔釋尚直連改也○冬十月金斜也等分道南侵初衣兵三千

乃於燕中盡之冬十月金斜也等分道南侵

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震幹取銀牌兵仗及馬而還

翰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戶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

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兵伐宋恐

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隘

險易朝至名古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即律余觀劉彥宗

又言不必用殺因擢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失意伐宋

以諸班勅撫軍帥律余觀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

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

路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師十一月金粘

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知府

張孝純御芝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

中南下貫乃使馬擴卒與宗往使諭以交割蔚州及飛

等庭參知見金主之禮既軍首議山後事粘及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謀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據曰本朝緣譚植味大計輕從張毅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胷中乞且交蒞糜飛狐靈丘之地粘沒喝笑曰尔尚欲此兩州兩縣而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日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疆結紱張毅又為契丹獲取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紱不從毅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撤歸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不從叛等事且言今已興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撤而定耳馬漢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撤而定耳馬漢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積累之國若稍勝邊備安能渝盟舉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積累之國若稍勝邊備安能遷浸撤離無曰國家若以貴朝為可憐則不長驅矣後且來公必見之莫若勸童大王速討河東河北以大河為

界用存宋朝守社乃報國也貫聞之驚恐不知所為即所屬以社稷稟議為名欲遷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紳曰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顯也貫曰貫受命官無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紳嘆曰平生重大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何面目見天子乎粘沒喝既入魏代州中山府遂圍太原原孝金幹商不入檀薊州郭藥師迎戰于白河純悉力固守

敗績遂還燕山執知府蔡靖以降金盡取燕山州縣

志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故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常勝軍士樣景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王安中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

為疑進拜太子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
 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借來買至藥師迎于易州拜帳
 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何為
 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地貫釋然遂
 貫視師至十迎野略無又逐藥師下馬當貫前揖塗一揮
 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喪色歸為帝言藥
 師必能抗虜然彼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
 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復亦言
 藥師營視非常極向懷讓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
 在幹商不自平州破櫓前至三河於噴道藥師及張企儀
 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敗績而還藥師遂帥
 所部兵劫瀋陽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歸斜離不執靖及
 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商
 不既得藥師蓋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浙江諸路死石網延福宮西城租課及內外製造局 詔

丙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

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一 詔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

鋒不可當今方平掃蕩鏡以比萬有一不技梧何以善吾

後盡留以衛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帝以金師迫為憂

根本不從 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幸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

意欲內禪 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盛然曰奈何時東

金人渝盟 命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使

幸計已定 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幸執以為言

為棄京師 詔臣庶極諫 天下勤王罷道官及大晟府

太子為開 封牧 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

行業諸局 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之王黼

大怒遂不見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以虛中為
 保和殿大學士至是金兵日逼帝甚憂懼謂虛中曰王黼
 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
 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
 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
 託于士民若王之上下紀于茲雖兢兢業業存於中心而過

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質猶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
 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播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與廢拘
 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成役因軍拔之力多作無益修
 靡成風利源駘樵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
 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諱見而朕不寤疾衆怨對而
 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
 募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
 之中懷抱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
 並不次任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吏並許直言
 極諫雖有失當亦不加罪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
 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應奉等遂以宇文虛中為河北
 河東路宣諭使時欲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
 衛京城帝謂虛中曰卿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命為宣
 諭使虛中以檄召姚古种師中兵馬今直赴汴京應援以
 吳敏為門下侍郎曰連牧之職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

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
 特效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足以復邦而
 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之上聽明仁恕公曷不為上
 言使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
 賜豈曰敏入對其以綱言白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
 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
 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
 下期成功于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
 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
 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皇太子帝傳位于皇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
 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居龍德宮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
 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辛酉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
 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
 吳敏以李綱為兵部侍郎道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
 則之

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順人欲獲除外患使中國之勢
專誅無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
對廷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放○立妃朱氏
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拜為兵部侍郎

為皇后使伯材之女以取南仲簽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
宮舊僚也

李鄴如金師告內禪且請脩好蘇至慶源府幹高不欲選
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

朱勔以謝天下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
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

今日之寧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
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童貫此
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劍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
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
四方以謝天下

下帝嘉納之
通鑑綱目編卷第十二





通鑑續編卷第十三

午丙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

春正月詔中外臣庶實封言

得失。○金人入相濬州。○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

濟河。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河

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

退保滑州。聞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

拒。已巳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

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

二千人守河。我豈得詔罷內外官司局所。凡一百以蔡

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使。太上將以吳敏

知樞密院事。李稅同知院事。○王黼有罪。永州安置。行至

雍丘盜殺之

開封尹聶昌有怨

李彥伏誅

○朱勔有罪放

歸田里

自勔以花石取媚而州郡被其害者踰二十年勔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第蘇州其園池擬禁藥

服飾器用上僭乘輿聲焰熏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監司郡吏期望皆拜庭下邪人穢夫候門如事自直秘

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得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驍僕亦至金紫天下以李綱為之扼腕至是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罷

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

金幹萬不既

濟河宰執議請帝覽

萬生震奈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救一城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草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曰時中謂郡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郡城者日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也

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

然藉其位號撫將士

願以死報乃以綱為留守

道君皇帝幸亳州

庚午道君

以避敵於是百官多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勳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

兼親征行營使

綱既

守之命復為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鑿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

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

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綱令勿致踈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探

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尔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言于帝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

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帑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
 歸陛下與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
 以禦之帝慮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拜伏呼萬
 歲乃命綱為右丞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
 數日而畢

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

王孝迪為門下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遣使督諸

道兵入援。金幹萬不圍京師詔張邦昌奉康王構為質

于金以請平。幹萬不既取滑州即遣吳孝民至汴以詔書

河為界納質奉貢癸酉幹萬不軍抵汴城據牟馳岡聞道

君皇帝內禪而城中有備欲退師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

力請割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

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縋城而出未至軍遇金

使吳孝民因與借還孝民至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

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

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

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快懦誤國事也不聽是夜金人來

攻宣澤門李綱敗之斬獲百餘人至旦始退甲戌命李稅

使金軍稅至幹萬不盛兵南坐稅北而再拜膝行而前

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萬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

所以欲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
 矣今若欲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
 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
 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
 軍過河乃退耳因出車目一紙付稅而遣還稅等唯唯不
 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納等偕來索賜
 要質凡金人所為要求皆躬藥師教之也稅至李邦彥等
 勸帝從之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倡優家財得金
 幣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
 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
 國至於遺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
 議所以不可不可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豈不
 得所欲亦將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

父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敵帝默然網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網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宋國皇帝金幣割地遺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康王適君皇帝第九子也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李綱敗金人于韋賢妃所生也

通津景陽門之亥金兵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其衆數千何道君皇帝幸鎮江府○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金師退次于孟陽
請解圍退師也
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外金騎大掠於城下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金師遂收斂為

原秦鳳之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為京畿河北河

東宣撫使初朝廷開金師南下以師道為制置使得便宜檄兵食師道時殺仕居南山豹林谷間命即東

路允迪如河東金粘沒喝軍○种師道帥涇

一西路稍通
 援兵得達

過熙河姚古之子平仲有步騎七千師道遂與之俱赴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

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遠抵京西趨汴水南往區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斂遊騎但守牟馳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島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入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

金使王洵在廷頌頌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情歸扼而鐵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鎮死 師成晚年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今赴廷試唱第之日待於帝前嘯嘯升降之師

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鷲遇間即發王黼嘗為鄆王借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太上皇帝東幸

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布衣張洵歷數其罪惡遂貶令開封吏讓送至貶所行次八

角鎮縊殺之 **二月詔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逃金人**

復圍京師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厥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

投陷甯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擊其

金盡力疲州後以一撥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種氏姚氏皆素

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又右方以照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種氏以士不得速戰為言帝聞

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

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韓侂不及取康

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傳旨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使吏覺之韓侂不遣兵迎擊平仲兵

敗懼誅亡去金師後圍汴城會李綱率諸將旦出 **李綱** 到立門遂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 **李綱**

以謝金人 韓侂不遣王洵來問舉兵之故李邦彥語之曰謝廢親征行營司 **金韓侂不使王洵來** 使者詰責用兵

王洵來請更以他王為質而以兵送鄭望之等於階沒喝

王洵來請更以他王為質而以兵送鄭望之等於階沒喝

王洵來請更以他王為質而以兵送鄭望之等於階沒喝

王洵來請更以他王為質而以兵送鄭望之等於階沒喝

營宇文虛中如金師

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

于汴河上從門外及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

繼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辯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

行虛中承命太學生陳東及都人士書乞復用李綱詔復

以綱為尚書右丞充京城防復

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白

時中李邦彥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執庸等忌嫉不

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今邦彥等疾惡綱恐其成功罷綱

正望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會邦彥入朝衆數

其罪而罵且欲歐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

肯去方昇登聞鼓極壞之宣呼動地殿帥王宗濂恐生變

奏帝勉從之帝乃遣取南仲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

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裝變而謀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

封府王時雍摩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

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

願見神師道部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塞籬

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

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干戾人之

揣忍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

引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公贈司馬光太師廢苑囿營觀

可以與民者以楊時為國子祭酒

時自邇英殿說書遷

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吳敏乞用時以請

太學曰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

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

金幹萬不使王洙來

定帝曰無以俞姆遂用之

冒鋒鏑至

金營露坐風埃自已至申金人注矢露刀周匝圍之乃

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萬不辭語不遜禮節

倨傲抵暮遣王洙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

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驛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

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驛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

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驛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

界方退軍虛中還帝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唐王權還。

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為書樞密院事。蔡懋

罷。宇文虛中復如金師帝以金師未退今虛中再往幹

幹離不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

忍割棄金人必欲得之虛中還復命帝許割三鎮載書海

伯姪命虛中復往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界金人金

幹離不退師北去京師圍解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

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神師道

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

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救下且詔諭

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赦下且詔諭

士民自今庶事並遵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邦彦

事一切竊罷復罷宰執燕神霄王清講壽宮使

免邦彦居位無所建明惟與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

陳東上書請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

院事耿南仲李稅為尚書左右丞。宇文粹中罷。姚古

種師中折彥質等帥師入援詔古等追送金師秦鳳帥姚

種師中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勸王凡十餘萬人至汴

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率以兵追送之且戒俟

其間可擊則擊種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聲況數有

將士踴躍而去種師道罷謀山西士卒咸信服之不可使

六十五

通鑑綱目卷之三

二

金粘沒喝入威

勝軍隆德府遂次于澤州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

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縱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

聞奔竄不議和乃遣人來求路宰臣以勤王之兵大集拘

其使而不與賂粘沒喝怒乃分兵趣亦京折可求劉光世

軍皆為所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師入南北關知威勝

軍李植以城降之己卯攻下隆慶府治開邊罪貶蔡京為

知府張確死焉丁巳攻澤州下之

祕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太中大夫

以陳東之言也時梁方平伏誅。王孝迪罷。以聶昌為

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遣石皇帝南幸童貫高俅等以

南御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朝議以聶昌

為發運使往國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

在陛下萬一不果是眾人之挾太上於東南求劔齒一道

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嚴自

可不勞而召姚古等師還宰臣外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

定帝從之乃急欲還諸將諸將已追及幹

焉不於耶問命無不扼擊三月李幼菟。張邦昌免

比洞力軍復遣則將上解體謀者以邦昌私於敵故粘沒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

書侍郎何臬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召處仁

是否處仁對曰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落藩不當棄

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

和問事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

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

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贊勸之徒既從寬斥始可已矣他

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

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字文虛中免言者劾

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

之罪出

知青州以神師道為河南河東路宣諭使

屯滑州李綱以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李綱為

不可與金乃詔師道為論使屯滑州而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以備金人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乃止詔金人叛盟遣姚古神師中帥師往援三鎮

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韓侂不至止鄙而還要盟終

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劄已黜罷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稅李欽鄭望之等

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姚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或謂

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能自還此段疑師中自磁相而時大臣立議矛盾拒密主破敵而三省令

渡河即上言粘沒喝已至羣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攜其不意當可以遲朝廷疑不用韓侂不

三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韓行至中山河間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朔北

君皇帝于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關李綱迎道謂后將由端門

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

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網請往綱至具

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太

上因及行宮止透角等事綱口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

非有他也方艱難時兩官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

不至者在聖度獨之耳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

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冠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

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

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為宗社計無事不得不小有更革

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

金粘沒喝還軍留銀木可圍太原

意帝始喜釋金粘沒喝還軍留銀木可圍太原

雲中令銀木可將兵以圍太原銀木可籍朱劬家十萬畝

他物稱是蔡京有罪眈眈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夏四月夏人陷

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入館鎮威城金元室罷取之。先是

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蕭河清

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兵馬

監押朱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率士搏

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兀室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道

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道

君皇帝至京師居于龍德宮。太上將至寧執進迎奉儀注

駕乃進李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

與聞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一至於堯舜自疑暗而推之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臣遠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

多疑南仲佛然曰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

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

立子

謀為皇太子。以耿南仲為門下侍郎。置春秋博士。

置詳議司于尚書省。計論祖宗法制以革趙野免。童貫

有罪郴州安置。以种師道為大尉同知樞密院事河北

河東宣撫使。復以詩歸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

○朱而有罪循州安置。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

和靖處士遺還。各人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舉發策

焞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願聞

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仕舉張徒洛中非用養問疾

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

留照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五月罷

薄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留之不報

五月罷

王安石配享孔子 猶從祀廟廷國子祭酒楊時致仕國子

揚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盡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以也蓋京以熒惑神宗為名實

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

廷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按管商之術飾

大藝以文姦言惡亂祖宗之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

當見於數十年之後矣今日之事皆合符契其害為邪說以

途學者耳目而去其心術者不可勝數伏望道尊王爵

明詔中外而去其心術者不可勝數伏望道尊王爵

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久聞揚時目為邪說

論籍籍於中丞陳過廷諫請大夫為辭上既說時乃

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七十日元以論列皆切於世詔中

道而其人者則顯五大辨以議論三策不可棄云詔中

中進師救太原至殺熊嶺及金活女殿賊績死之太原圍

種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姚古樹用師中進次平定軍乘

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還壘中留兵分

就畜牧視者以為將道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

出戰責以運撓師中歎曰運撓兵家大幾也再結景從軍

李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肅約姚古及張深俱進糧

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辛未粘壽陽之石坊為金

將完顏活女所蔽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紇能嶺去太原

古衆驚潰故與顯皆失期不至師中食飢甚敵知之悉衆

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

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恨散去所

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竭闔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

名將既死諸姚古及金拔勇速戰于隆州谷敗績○罷詳

軍無不奪氣姚古及金拔勇速戰于隆州谷敗績○罷詳

議司○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右正言崔鷟上疏曰數十

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

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諫議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大夫為鮮近入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解尚敢為此
 奏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
 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京又以學校之
 法取士人如軍法之取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
 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歲
 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漸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
 甚乎原京與鮮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日之以分
 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致撲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
 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
 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
 德而天下一於詭佞紹述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
 理財而公私竭紹述而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廩犯
 關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已為
 正異己為邪與京同者也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
 於茲極矣尚為使其餘盡破壞耶京姦邪之計大种師道
 類王莽而所黨之眾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矣

以李綱為河南河東路宣撫使劉韜為副使以救太原

時金兵逼道君皇帝還京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
 強以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議復為
 為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太原圍益急南仲等
 請害三鎮以賂金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帝從綱議欲遣
 將援太原南仲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綱為宣撫
 使劉韜副之以代种師道又以解潛為陝西制置副使以
 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
 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
 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
 為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
 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不赴上怒且不
 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
 書獎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
 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
 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後還理臣以愚直不容
 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
 動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誠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
 動行次懷州綱以二萬人分為五軍以備禦請銀絹于朝

各百萬僅得二十萬... 軍遣解潘屯威勝劉駱屯遼州王以寧屯汾州范瓊屯南
比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于城下劉駱兵先
進金人禦之駱敗... 七萬衆戰于
汾州皆敗

路允迪免。貶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政言... 位復陳三事... 臣所陷後必敗事... 其言斥監合州酒務焉
天狗星墮有聲如雷。有星

于紫微。高麗遣使稱藩奉金金以保州界之
稱藩一依事... 之且以保州與焉自是朝貢不絕

金以幹萬不為右副
元帥。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竄茲崇于儋州

行至... 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置後

舞智御人在人王前... 起且擗京不合者執政以枕之京每聞將退輒入見祈哀
蒲伏叩頭無復... 暮年即家為府營... 棄紀綱法度為... 雖以誥死人猶以不及
正刑以謝天下為恨

竄茲崇于雷州音賈于吉陽軍。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諭良嗣結成... 國乞戮之市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鞠之梟其
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首都市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
有論其過者... 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 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 妃嬪已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給翕赫庭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所至... 是御史張激迹其
是御史胡彥陟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所至... 是御史張激迹其
是御史胡彥陟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所至... 是御史張激迹其
是御史胡彥陟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所至... 是御史張激迹其
是御史胡彥陟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所至... 是御史張激迹其
是御史胡彥陟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所至... 是御史張激迹其
是御史胡彥陟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所至... 是御史張激迹其
是御史胡彥陟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所至... 是御史張激迹其
是御史胡彥陟

戶雜選成市岳牧輔弼少出其門廝養僕國官諸使者至
數百輩窮姦殺禍開邊際以覆宗社流毒四海死不足以
償金初立省院寺監等官初金太祖用漢官賞左金弓等
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直官號至是斜也幹本當國八月復
勸金主用漢官制度遂立省寺府司一如唐宋矣

以种師道為宣撫使召李綱還綱行至懷州有詔罷職所
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違宣撫司從綱即乞罷
不稟命綱具論之不報會以議和詔止綱綱即乞罷
乃代金粘沒喝幹离不分道南侵幹离不解汴圍而還也
皆盟固守會金使蕭仲恭來使朝廷以蕭王為彼所質亦
留仲恭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詐
以情告于蕭仲恭曰金有詔律余親者領契丹兵甚眾
貳於金久願歸大國可然之以圖幹离不及粘沒喝執政
以仲恭奉親督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感
信之乃以國書命仲恭致之余親使為內應仲恭素謹懇

無及覆心還見幹离不即以蠟丸言獻之幹离不以聞于
主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
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
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以粘沒喝為左副元帥幹
离不為右副元帥分道伐宋二使楊天吉王洵持二帥書
來責背盟構叛之事且索金幣三鎮及上金主尊號獻車
輅儀物等與成粘沒喝營張恩正及金人戰于文水敗績
雲中築丑幹离不發保州

折可求師濃字子夏山於是歲勝軍隆德府汾晉
籍人

王雲如金遣王雲使金國許以二帥賊入之
乘勝攻太原

其許翰罷翰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徐處仁吳敏免敏主
疑仁欲用兵議論不合罷知亳州

額為黑唐恪耿南仲鼎昌欲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
李回論之

以唐恪為少宰何舉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

於是俱罷

書右丞耳聃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士良為書院事吳敏以聃昌

已自衡州召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入謝即陳許樂之策

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開封府守以朝渝盟何以制之

願勿輕與而撤天下在集者守以過其衝簡禁旅以

備出擊應河漣以斷歸守以大河勁兵四面而

至彼攻南下壘吾網中矣臣守以之士設伏開關出

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守以得守以以守以宜行事

九月金粘沒喝入太原執張孝純以歸太原守以沒喝乘勝急攻

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執孝純以去安置吳敏于涪州敏初

副總管王黑通判方效中死之安置吳敏于涪州因蔡

京進用言事者論種師闖及金韓萬不戰于井陘敗績金

其此京父子故賊人遂入天威軍直定府蔡攸蔡脩朱勔伏誅言者論攸

受禍及天下驕奢淫泆載籍所以王寓為尚書右丞李

無不是遣使即三人所至斬之

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

鄉治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

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心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

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取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開于帝

國權取中書舍人劾鞏胡安國于遠州安國初為太學

安國初為太學蔡京惡其異已

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

鄉治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

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心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

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取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開于帝

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其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

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趙然遠迹不為所污

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

侍郎馮漸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

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處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

在者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

盡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

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

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以知大名府趙野蕙

道都

總管知河南府王襄

兼西道都總管知鄧州張叔夜蕙南

道都

總管知河南府王襄

兼西道都總管知鄧州張叔夜蕙南

道都

總管知河南府王襄

兼西道都總管知鄧州張叔夜蕙南

道都

總管知河南府王襄

兼西道都總管知鄧州張叔夜蕙南

道都總管知應天府

且孺蕙東道都總管

何稟請分天下二十三路

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於是四方勤王之兵大集唐恪取

南仲聶昌信和議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奈何亟撤止之令勿前於是諸軍皆反旆而去

黃諤浮海如金議和金師日逼唐恪取南仲專主夏人陷

西安州。冬十月安置提舉洞霄宮李繼子建昌軍。金

婁室入汾州知州張克戩死之。貶御史中丞呂好問為

吏部侍郎好問累言時政帝深嚮納金師之退也大臣不知冬必復大來禦敵之脩當速講求不報金人復至大臣

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難好問

幸臺獨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

鎮棄守王璽至真定使從吏李裕先還言金人不復來求地但索五輅導疑且須庫王至軍乃議和帝悉從

之先遣車轡往而命為澣副庫王使金軍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金人却之王遂不行既而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

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且汴都中外駭震乃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棄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

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取南仲等力主割地桌論雖不已因曰河北

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種師道以范訥為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師道未至太原而城已陷乃巡邊師道次河陽遇王訥揣敵必大舉亟上

詔請章長安以避其鋒以馮澥知樞密院事。詔太常禮

官集議金主尊號。王禹免命寓副庫王使幹十一月夏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十一

人陷懷德軍。金粘沒喝復入威勝軍。隆德府澤州。粘沒

太原。燕沐所至皆降。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金粘沒

喝至河外折彥質帥師禦之。而潰。金人遂渡孟津。西京留

守王襄嘉善城。走城隍于金。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

粘沒喝曰。南軍可與。其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連日甲戌。彥質之衆皆潰。乙亥。金活女帥

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至河陽。知府燕瑛棄城去。至詔河南留守王襄亦走。金遂入之。於是永安軍鄭州皆降。詔

康王構復如金師。至磁州。民殺副使王雲。至乃還。次于相

州。遣刑部尚書王雲副康王使幹。不軍許。割三鎮奉表。冕王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澤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欺大王。其兵已迫。從去。何益。願王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

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謂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

茲賊也。王出。肅行民譟執雲殺之。王見事勢洶洶。居之不

安。會幹謀。不軍。齊河克懷州。變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

在磁州。彥質以帛書請王如相。服素鞵。部兵以迎。於河上。王

知議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矣。初。相州

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百。劉貽直撫真。守。募效。士飛與焉。屢擒勦賊。至

是。固。信。郎。馮澥。李若水。如金粘沒

喝。粘沒喝自洛遣人來言。欲盡行河北諸郡。盡河為界。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使之。行至中牟。守河

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關。遂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成

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澥何。泉。為。開。封。尹。主

戰守與唐格耿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傳為尚書右丞
商仲不令故罷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傳對曰孫傳
祖之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民時謂名言孫傳

德成忠郎鄭京選六甲正兵以御盜人感事時有耶京揚

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
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檢金二幣而掃湯無餘其法
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合六甲者所得
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
皆市井莽情每日而足繳攻盜意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
兵三百可致太平直張葉至燕山乃止孫傳何桌尤尊信
傾心待之或上書於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或功者正或聽
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補任今委之太過懼必
為國家羞傳怒曰京始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
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至罪歸之罪揖使退又有劉孝琦
等集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板李
大率攻京

回之師清于河上回以萬騎防今軒萬不使楊天言來議

疆界詔耿南仲如河東幹萬不軍聶昌如河北粘沒喝軍

許以兩河界之昌為絳民所殺南仲至衛遂奔相州不使

楊天吉王納掃窩拇等來責金幣及割地帝許以畫河為
界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難陳過
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
即命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
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特遣抵城
下縋而登鈴轄趙子清龐衆殺昌挾其目而歸之初南仲
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其敏李綱越次進位在
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玠請割地
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
使至油借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納脫去南仲遂走相
州以帝皆諭康王盡取河北兵入衛以孫傳同知樞密院
京師因遠署募兵榜揚之人情始安

事曹輔啓書院事。以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督勤

王兵入援。金幹萬不之師次于京城下。幹萬不自真定

城下屯于劉家寺時援兵皆為唐恪敗南仲遣還無一人

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

備緩急救護命姪友仲幸承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

四壁守禦京畿遣使以蠟書問行出關召兵入約康王及

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

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

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

雍鎮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鼎入見引

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

帝聽然而改以足類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李回免。南

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

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

合二萬餘人與金師轉戰而前已丑至都帝御南薰門見

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覽語

帝以圖幸

金幹萬不使劉鼎丞。詔三省官名悉依元

豐稷為門下侍郎。閏月唐恪免。恪從帝巡

遮擊策馬得脫遂歸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

經畫邊事但長於文結內侍令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

乃以何鼎為尚書右僕射。金粘沒喝之師次于京城下

笑已粘沒喝

馮解以金蕭慶來。金人以城日急粘沒喝使

至危于青城

馮解為尚書左丞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金人

入懷州知州霍安國死之。馮解曹輔如金師求成金人

不許。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濂與金人戰于城下斃死金

人攻南壁張叔夜花瓊分兵禦之遙見金兵甚衆皆

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召諸道兵兵無至

人復來請親王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逐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詔遣馮壽善與宗室仲溫士請和粘沒喝不許

金幹萬不使劉晏來

盟詔唐主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帥師入衛

至礮而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桌以為然密草詔募上之帝令募死

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纜詔如相州拜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遵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

使速王請之為四兵民感動

何桌孫儀使鄭京出擊

金師京敗走金人遂入京師

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壯甲寅大雨雷連日夜不止何桌

數起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

人下城母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

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

河填苑皆滿城門急閉京處白叔夜口頰自下作法因下

城引餘衆南遁金師遂登城衆皆焚扉四壁兵皆潰金人

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城下兵統制何慶言陳克禮

中書舍人高振力職與其家人皆被害城遂陷衛士入

都亭驛劉晏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皆左掖門死天子

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紀圍

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言好侍宣抗聲曰國事

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宣之宣以語

侵傳好問警曉之曰若偏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

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致而後動誰可輕耶宣請服

曰尚書真知軍情慮其徒退何桌欲親

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

何桌奉濟王栩如

金師以請平帝聞金人欲和而退丁巳命何桌及齊王栩

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帝如金

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

帝如金

上皇出郊帝曰上皇

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

西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

十二月金蕭慶父居孛

尚書省。○康王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遂帥師入衛次于

東平十一月壬戌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

伯彥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從之丁丑次于大名宗

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

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

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詣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

和好可也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

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

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再

兵已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南仲汪伯彥請移軍東

平從之庚帝至自青城癸亥帝還京師子金遣使來索金

庚次東平帝至自青城一十萬錢銀二十萬

以振民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詔陳過庭劉韜如

河割地以畀金人。○范致虛會師入援潰于鄧州陝西宣

致虛聞汴京圍急會西道總管王襄陝西節制使錢蓋之

師凡十萬入援至穎昌聞汴京破棄蓋遁去致虛獨與西

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

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為參議官致虛

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為一軍號

尊勝隊童行為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

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于秋

鎮金將步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

丁未

具故又謂之牛具稅

二年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金天會春正月辛卯

朔帝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通鑑綱目卷十三

十一

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蓋旬止得石
州甲午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詔孫傅輔太子監

國帝復如金師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至營帝有難色何桌及吏部侍郎李若水以為無度勸帝

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何桌李若水等復如青

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帝至金營金人逼帝

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

敗面氣結仆于地眾皆散留鐵騎十餘守視粘沒喝曰

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

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

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

高若少屬莫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

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

也後旬日粘沒喝召計事若水因歷數而罵之粘沒喝令

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至交壇下若水謂其僕謝寧曰

我為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

唇突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卒時具

言其狀金人亦相與言曰遼國之亡

河東割地使劉訔

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經于金師 劉訔至金營金人館之僧舍其僕射韓正謂之

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得以家儀

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豁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

書片紙曰金人不以子為有罪而以子為可用夫貞女不

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兄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

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羽等即沐浴

更衣酌危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窻壁

以識其處凡八十日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 澤自大名至開

乃就欲顏色如生

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撤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

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與仁府曾楛合兵入援三

人皆以擊為任不吝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度所將寡不

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

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

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

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都數十里澤計敵衆十
倍今一戰而却勢必後來更甚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
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
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嚴擊敗之太學生

徐撥上書乞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西遼建都于虎

思西遼主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

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衆興復翰里刺行萬餘里無所獲
牛馬多死勒兵而歸西遼主曰皇天弗顧數也奈之何哉

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

尉如金師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及喝留之不

許竟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丙寅金人輕南薰門路人
心大恐已而金人遣吳所莫當持文書入城令推立異姓

堪為人主者唯何鼎李若水等得預議孫傅大慟曰吾雅
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統之上其金人請立

趙氏不許下卯金人邀太上皇至青城面議且以內侍節

述所與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上皇即與太上皇后同

如青城鄆王措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官有位號者皆從

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下卯上皇命召皇后

皇后太子如金師孫傅從之金人復令以上皇命召皇后

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子不從而密謀

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數死囚持首

匿之民間別求其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殺傷誤中太

子因諱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

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开莫儔督魯甚急范瓊恐變生以

危言驚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為太子傅
當同死生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三酋面責
之庶或萬一可濟博寓皇城司其子求省此揮使速去子
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為事付王時雍
亦泣曰太人以身殉國規尚何言遂以留守子亦呼云百
姓未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踰哭太子守門者曰所
姓故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

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博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去金人大索之博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不還金人召之以

金幣七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秩死

之時金帥邀索金帛每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秩皆主根索四人哀民

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盡以軍法結罪儻室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百

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帥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

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朽空無以塞命耳金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覆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金

帥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暨舜明王俱各杖之百執禮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營門呼四人下馬擣殺之而梟

其首士庶聞者莫不隕涕憤歎**康王構帥師次于濟州**王有衆八萬分屯

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撫管王淵以三千人入節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

及中書舍人張繼費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二問詳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

大王居外此王設豈可徒**金人遣吳玠莫儔入京集百官**往因請志兵王遂如濟州

議二其姦說發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御史忠義秦檜以去

金帥遣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儔入城推立異姓拜儔召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

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一人吏部尚書權留守王時雍問於玠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

負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舉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

叔夜不肯署狀且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因移書金帥請立天子以從民望金人執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

曹趙鼎司門負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書名唐恪既書名仰藥而死已而王時雍復集百官詰秘書省至即開

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有太學生韓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

生韓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

百官御史馬仲獨言千殺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
 吐一辭以存趙氏乃與御史吳給約御文丞秦檜共為
 議狀於金帥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
 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讒譖誘黨附權姦黨國亂政社稷傾危
 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去與汗莫三月金人張邦昌為
 僑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

楚帝宣贊舍人吳革死之
 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

城耶適金人奉冊實至丁酉邦昌北向拜銜受冊即位號
 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
 時雍率百官遷拜之邦昌但東西拱立閣門宣贊舍人吳
 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
 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伏乃從後殿
 之殺百餘人補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
 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吳革開莫倚老瓊等
 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以王時
 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革開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

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
 少去年號獨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
 帝禮事邦昌唯王時雍每言事邦昌前稱臣啓陛下邦昌
 斥之時雍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呂好問曰
 官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乃
 止王時雍復議肆赦呂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
 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已而金人將
 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袍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王時
 雍吳開莫倚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黃潛善聞
 邦昌已立勸康王駐軍宿州謀渡江左王不許

不自汴北還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如金
 庚子韓萬

六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
 夫人邢氏等止去張邦昌率百官還辭於南薰門衆慟哭
 絕者夏四月金粘沒喝自汴北還帝及皇后太子如金

庚申朔粘沒喝退師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橐孫傳
 張叔夜司馬村秦檜等北還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

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入寶九鼎圭璧
 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
 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宗澤在衛
 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度河擾金
 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初韓琦
 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大原其勢未合恐宋勤王之師
 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上下遽爾
 相慶以為無復可虞矣於是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關
 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堅守之詔編告多方粘沒喝之
 使忽李綱神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
 喉已塞而捕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
 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
 將皆出於童蒙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者如李邦
 彥張邦昌吳玠徐奐仁唐恪龔昌耿南仲唯以割地請和
 為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
 然及圍城旬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圍中山知府陳遘翼其下所殺城遂降

中山為金人所圍者半歲外無

援師汴京既陷知府陳遘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不
 悅懷刃入府刺遘殺之家入藏焉振出帳下卒執而粹裂
 之城無主乃開門出降金師入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
 城見遊尸曰忠臣也歎而葬之

氏為元祐皇后入居杜中垂簾聽政遣使奉迎康王構于

濟州徐為之屬也邦昌曰是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

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若去能保如今日乎

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丞選政可轉禍

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仗陛敵

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傍施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

稱聖旨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之即遣人

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擊擊不然則宜遠避及
 金人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
 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卒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孛董
 賁人有知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好
 問復言于邦昌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

大位庶獲保全會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同
院無肯連名者仲獨持以往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
氣沮笑亥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而
遣人至濟州詔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
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撫不發他
人警罪致討倘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
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
徐康哲從旁責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長
俊曰大王皇弟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
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
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
澤等以為邦昌受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
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
已彰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
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立者王然之丁卯邦昌又
遣謝克家交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之寶于
濟州戊辰邦昌手書上延福宮太后尊號曰元祐皇后入

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祥為奉迎使皇太后亦使
衛尉卿孟忠厚持書奉迎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兵
扈衛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將所部兵逆于道邦昌自稱權
尚書左僕射奉在京百官勸進于康王而退居于資善堂
謝克家至濟州王勸天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甲戌皇
右令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略曰
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
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資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
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
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諸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
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
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請幸之以圖
大計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郵延副總管劉
綏管王襄宜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知應天府朱勝非皆以
師至癸未王至應天乙酉邦昌見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
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群臣五月康王櫛節皇帝
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

位于應天府大赦改元

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勵哭

元建炎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張邦昌及應于金國

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勳李彥益呂頤梁師成釋

積子孫更不收叙仍赦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河以黃

北陝之蒲解蓋懼金也是日元祐皇帝在東京撤簾

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遙直既龍皇

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

作景靈宮于江寧府。以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

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遙尊生母賢妃章

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耿南仲

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綱再貶寧江金兵復三淵聖

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

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授未至而京城失

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中云顏岐奏由張邦昌為

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

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立上帝

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

其章示綱觀沮其至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

有震主之感帝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

必為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

既曰與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當之惟其英故用心

剛足以益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

以任君子而不

為小人之所問

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拜右丞

兼門下侍郎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披

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舍

立御營司以黃潛善兼御

埃綱以王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營使汪伯彥副使

時王淵揚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

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群道兵

營使汪伯彥副使

時王淵揚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

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群道兵

營使汪伯彥副使

時王淵揚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

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群道兵

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潘善伯彥領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而以楊惟忠主管殿前司公事

王時雍有罪黃州安置○論靖康主和誤國奉使割地罪并置李邦彥吳敏蔡

懋李棣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欽等于遠州○加張

邦昌太傅詔以邦昌知幾達變勲在王室如文詔脩正宣

仁聖烈皇后事跡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官詔史官

聖烈皇后詔道君太上皇帝至燕山○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帝欲留任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

以蠟書冒闕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善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

河○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

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

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

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遷京城因具

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

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

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

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

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

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賤所官安置江州

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揚州儲資糧脩城壘以

待廷章○以周望為二聖通問使如河北金師○詔王襄

論勤王稽緩罪也

趙野來邵州安置論勤王稽緩罪也金婁室入解絳慈隰石州河

中府○金撻懶入密州○金迪虎入單州廣信軍○六月

以仲湜嗣濮王理北行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李綱至

行在固辭相位不許六月己未朔李綱至入對涕泗交集

謀取勝中國不倍一切重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

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備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

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

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願收管封示諭臣章謂臣為金人

所惡不當為相帝命岐奉祠出范宗尹知舒州綱猶力辨

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

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該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

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

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

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

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

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

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

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

曰議赦令謂祀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

邦昌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

可行宜死節而換命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

世五曰議為命謂國家更大變辭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偽

官以屈辱於其就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

六等定罪宜錄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

怯惰宜一節起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

狡會勢必變未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

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

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

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

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

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下

治僭逆罪安

置張邦昌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李綱以所議僭逆偽命

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

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

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

...

...

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
 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便然正位彌慶宮
 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
 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借逆始末如
 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程之法論之夫都城之人德邦
 昌者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利金銀之擾元帥府怒邦
 昌者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疾邦昌者
 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
 府怨之松也天下憤疾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
 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郭敵退而
 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
 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
 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
 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
 示四方此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
 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
 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頗喜其言曰卿昨在圍城不知
 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借逆位焉

所共知既已自歸唯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借逆豈可使之
 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六子哉因拜曰臣不
 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
 頗慮動河伯遂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矣亥乃降御
 批曰邦昌借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
 實乃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受僞命臣
 僚王時雍吳玠莫傳李權孫觀于高未全
 桀歸成而類博文王綱以下論罪有差
贈劉韜為資政

殿大學士李若水為觀文殿學士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

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
 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調頭加贈
 等皆贈官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訪以聞以李綱兼御營
 使甲子帝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誅心卿今
 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不美翁于上群臣
 睦于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

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
 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難矣以
 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揮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
 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閉
 金人迎還二聖此謂魂極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
 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
 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可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
 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瀋四州而
 已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
 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
 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忠義之心援其
 危急臣恐糧盡方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其
 不至遂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
 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
 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
 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
 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亦可資其御敵之力使
 廷未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

皇子勇生大赦

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

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
 黃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失望夫兩河為朝廷
 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
 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掾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
 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思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
 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聞
 有捷書至者金人固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矣
還元祐黨

籍人官爵。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團結軍民互相應援

李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
 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
 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
 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並依此法團結有所呼召
 使令按牌以遺綱又申明軍政合更改者數十條多施行
 之
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以傅雲為二聖通問使如河

東金師

黃潛善白遣宣義部傅勇為祈請使李綱曰堯舜

精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

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

以勇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淮沿江帥府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

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

十七將造舟江淮諸路州郡

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

潰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家屬

以張愬同知樞密院事兼

置戶部財用

初愬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

液不闕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

至是拜同知兼措置戶部財用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

骨殖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讐請依唐人澤路步兵

沿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

謂之巡社其法精

詳詔集為書行之

呂好問免詔封為東萊郡侯

侍御史王

嘗污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

齊帛書具道京師內外之者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

心迹非他人比也

好問自斫力乞退罷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索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督者

之責曾園實書於陛下

除資淵聖皇帝渡白溝簽書

政殿學士知宣州封東萊郡侯

卒

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

叔夜從淵聖北行在道中不食粟

河矣叔夜嬰然起仰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

天大呼扼吭而卒

京師不報

京師不報

澤在襄陽會金人有割地之謀澤上疏曰天下

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

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

和暮

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

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年矣未聞

下

赫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年矣未聞

下

赫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年矣未聞

下

赫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年矣未聞

下

赫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年矣未聞

下

赫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年矣未聞

下

赫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年矣未聞

下

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軍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
 陝之蒲解者是禱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
 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
 而壯之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
 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
 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咸望
 素著既至首捕誅合賊者數人下今日曰為盜賊者賊無輕
 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備浹樓櫓屢出
 師以控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馬乘欲
 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
 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
 失也善感泣曰敵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者賊首角
 牛衆三十萬丁進王再與李貴王大郎等擁眾各數萬往
 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遂招降
 之上而諸帝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察澤又上疏
 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養民商旅士大夫之懷
 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為異議者
 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耳臣聞

金人遣使以使為楚為名至開封畢曰山名為使而空
 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奏曰國
 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欺謾為可憑信不置疑
 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備之人士大
 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所
 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為楚來覲虛實臣思乞斬
 之以破其毒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別館優加禮遇臣
 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別館優加禮遇臣
 不為慮不為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
 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
 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
 往來接試之及沿河城次為連珠若連馬賊頭澤節制
 皆忠義民紅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
 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頗河七十二里命十
 六縣分守之守禦之備既具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
 善計決意幸東前不報責義郎岳飛犯法援飛使立功
 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援飛使立功

正德紀略卷之三

十四

賈罪飛遂大敗金人而派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尔智勇

并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擬飛陣圖飛

存乎一心是法之常理用之妙名金右副元帥幹离不卒

幹离不又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入衛。以張所為

名宗望。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統領

百萬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料佐官屬

許自解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

北京後罷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

善意矣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

熾而民間招集若不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

今留京師招集若不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

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而益謙非理沮

所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所命下樞密院汪伯

彥猶用其奏請責招撫司李綱與岳飛力爭伯彥語塞所

招來要傑韓王彥為都統制於是河北賊下順揚進等皆

赴招撫司以際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曰集宜乘南

而擊之黃潛善正伯彥董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曰益

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尤未固親率六軍北

度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諸所以

飛先中軍統領周之曰尔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

在先定謀謀枝曳柴以敗荆莫秋乘機以致統皆謀定也

所饜然曰君后非行伍中人能因說所曰國家都汴待河

北以為固苟馬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

或救金人不能窺河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造戰

誠能提兵應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造戰

車于京東西路李綱奏步兵不足以勝騎騎兵不足以勝

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秋

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為副使。詔諸路忠義

巡社隸安撫司。淵聖皇帝至燕山尚書右僕射何臬不

食卒卓至燕仰天大慟不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帝從正

善汪伯彦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擬

章將再上其鄉人燕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

偽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愈于

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

諫第承不過論嶺爾齊詔議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綱

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

言車駕必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

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為天下之心

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

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

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

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

而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

之豈惟念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蠶起為亂踣州

連為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

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

許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連江淮可以運穀

議駁雖乃還水部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

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還

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常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

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

州修城也善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彦黃潛善陰主

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成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

存亡於是焉分吾遣使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所揚州遣

當以去就策之罷四道都總管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

使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所揚州遣

神主于汴京罷四道都總管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

自金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後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

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

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

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

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

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

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

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

康王否因出御衣綉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
 父母又諭勳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
 之母以我為念康王夫人邢氏聞勳南還亦脫所御金環
 使內侍持付勳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
 勳遂聞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勳因建議
 募死士入海至金國東境奉二帝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
 外勳于盜史斌稱帝于興州。八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

杭州執帥臣華夢宿付詔以錢伯言知杭州帥淮浙兵討之

○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憲兼御

營副使一日綱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

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衛石
 經言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董果物
 大事帝皆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以直帝初傾心聽受至是感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往往留中不報

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

尚書省言元字犯后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罷河東

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乞避位不許

有旨

京留守宗澤節制傅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
 河恐誤國事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
 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每
 暨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
 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帝不納竟罷經制司
 召亮赴行在李綱言聖恩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黃潛善
 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罷綱乃再跪求去帝曰
 卿所爭細事胡乃尔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
 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
 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
 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三聖未還為念勿
 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
 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議者何綱曰吾知李綱
 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

罷侍御史張浚劾網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黃潛善汪伯彥等復力排網請帝去之遂罷網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網罷而招撫經制司廢卓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網所蠲書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盜熾關輔殘敗中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原盜賊竄起而國不可為矣

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

澈對會李綱罷相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將不進其罪以作士氣卓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方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會樞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南京伏闕上書極諫用事大臣潛善處以語激怒帝言不亟謀將復鼓衆扶闕書獨下潛善所附尹孟度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守盡如平時已而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願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交曰吾亦公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司郵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殿贖二尸

之東初未識網特以國故至許翰罷李綱之罷也翰言綱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許翰罷 忠義英

左中與今罷綱已留無益力求去卒不許及陳東得罪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筆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激著衣麻而八上

金以訛里為右副元帥 訛里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

祖子也一**九月詔擇日巡幸淮甸** 黃潛善汪伯彥力請幸名宗補

水軍許崇衡以建康天險可據請幸之遂詔擇日巡幸淮甸守淮浙沿海諸州增備巡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脩城池遣徽猷閣

侍制益忠厚迎奉太廟神主赴揚州

罷官為 封皇

所子嶺南。宗澤復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王彥渡河

大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大行金人圍之彥臨澤潰走保其城

張所使彥帥岳飛等十一將凡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
盛彥不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寨而解諸軍爭奮
遂後新鄉明日又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會食盡詣
彥營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
其將拓跋那烏居數口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
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
歸宗澤澤變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
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營圍之彥臣以衆寡不敵潰圍
出走太行諸將各散去彥獨保共城西山傷遺腹心結兩
河豪傑圍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解屢遷其部曲
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
彥益感勵誓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
首領皆選蓋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
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就彥
首領雖而立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募民入
人乃聞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勸兵侍之斬獲甚衆

皆授官盜趙均陷常州鎮江府。罷諸路經制招撫使

○張邦昌伏誅 初邦昌借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
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然之一夕邦昌

加邦昌以掖入福寧殿夜餽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
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金闈
伏詔馬仲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并誅王時雍等

母入河間府雄州棧懶入祁保州永安順正軍 州自是兩河

金冬十月帝如揚州 諫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覺駐淮甸
矣 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

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都人
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
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注伯彥贊南幸之

非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江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
為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丁巳朔帝登舟時兩河雖
多陷于金而其民懷宋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
建炎年號金人畏而引去者幾及聞帝南幸由是解體

隆祐太后至揚州。罷帥府要郡次要郡乃新軍水軍。

以王淵為杭州制置盜賊使。以劉光世為滁和濠州江

寧府招提盜賊制置使苗傅為御營使司都統制。帝至

揚州。王淵誘趙萬誅之。金徙大上皇帝淵聖皇帝于

大定府大定金中京也十一月居提舉洞霄宮李綱于鄂州。盜

張遇隨池州。以王倫為金國通問使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使往

來京洛問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

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有商入陳忠密語倫以二帝

在黃龍府倫弁乃以金遺忠往黃龍以張慤為中書侍郎

潛通意由是一帝始知康王即位

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權

知密州趙野棄城走軍校杜彥據州追野殺之。十二月

王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金粘沒喝訛里朶兀朮婁壹

分道南侵西京留守孫昭遠帥師南走河東經制使王瓌

自同州帥師入蜀金人取淄青趙濬滑同華汝州金開帝如揚州

遠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命將分道南伐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以攻河南至汜水關孫昭遠南走訛里朶

取淄青趙州元末自燕山由滄洲渡河以攻山東且分兵趣淮南新謀侵汴宗澤聞之命劉行趨滑州劉遠趨鄭州

以分其勢衆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元末遂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自同州渡河以攻陝西於是訛里朶取滑滑賽里取同華汝遂破潼關王瓌遂自同州帥師入蜀避之盜丁進降于宗澤

盜丁進降于宗澤

通鑑續編卷第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4-13

通鑑續編卷第十四

甲戌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金兀朮

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金兀朮侵東

京留守宗澤敗之。金兀朮自鄆城入圍許州。宗澤遣兵趨前。後交擊之。金兀朮

曰何事。張皇糾行等在外。必欲入圍許州。宗澤遣兵趨前。後交擊之。金兀朮

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相持。澤遣部將關中立。罪俊

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關中立。罪俊

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鄆。遇敵大敗。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

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斌者持書

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

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



而死澤聞稱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遠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彼等有忠義心當協助勤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感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澤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復明法科。金人取永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東平府

軍校孔彥舟殺寇黃州。彥舟開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却發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

淮犯黃州金人取均房青雒鄭州。張遇焚真州遂陷鎮江於

王淵招降之。金銀未可取鄭州。竄內侍邵成章于南

雒州。時所在盜起曰伯彥黃潘善匿不以聞邵成章上言必懇國事帝怒除名編管南雒州焉金

謀魯入襄陽。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地真州張懋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預行請易東南一郡救政惡之不許豫怒而去二月金

拔高遠取唐蔡陳州潁昌府。河北盜楊進降于宗澤。金人取淮寧府知府白子韶死之。以三貳充金國軍前

通問使。同知樞密院事孫革位坐燕。馬擴聚兵奉信

王榛于真定五馬山以總制諸砦。和州防禦使馬擴奔五馬山若聚兵符上皇子

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金遷河南襄陽潁昌真州均房唐鄆陳

蔡之民于河北。三月金粘沒喝焚河南府而去春進復

西京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夏四月金元宣

復入河南府程進復取之

兀室聞洛陽為程進所復率眾來攻進與韓世忠丁進迎戰而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以老疾去也五月宗澤請遣使還

京師詔許之許景衡罷

宗澤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

不戢今時復京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若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義以時而乘時而為若規規為偏霸之謀豈非可鄙之甚乎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解嚴守護京城李成願慮從還關即渡河勦敵揚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人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

弟帝得疏又聞信王榛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問秘諫黃若善汪伯彥以為異已因共以渡河事帝之議為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大洲得賜疾卒景衡行程頌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侷仰既卒帝思之曰世間即位以來孰敢忠自過事敢言惟許耳

立詩賦經義分試貢士法

帝念時方用武士人不能

運司選官即置司州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且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立詩賦經義分試法嚴試仍對策三道第一甲第一人授左宣教郎第二甲第一人授左宣義郎第二甲第五人授左儒林郎第六人以下並授左文林郎第二甲並授左從事中郎第三甲以下並授左迪功郎舉究出身者後登仕郎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私朱勝非為尚書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于金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

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克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
 金人方興兵南伐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歸
 虛中曰奉命以來所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
 時金國初建制每命制置使王彥帥師還次于沙店刻日大
 即受之遂與河北制置使王彥帥師還次于沙店刻日大
 韓昉俱掌制河北制置使王彥帥師還次于沙店刻日大
 舉告期于宗澤澤召彥會議彥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
 重兵厭其後而不敵擊既至汴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
 衛根本彥遂在朝野謂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
 滑州之沙店刻日大
 不形辭色未嘗其六月以王廢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
 同列之歡時論善之

端為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度移書與
 高必大舉盡伐金人之患小而饒金人之患大而迫秋

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
 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獲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橫潰

至此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
 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

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
 澤始招集群盜聚兵諸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

渡河剋復可指日冀有志弟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
 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什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不

許以杜充為東宮留守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宗澤所為
 去剽八月作皇帝金寶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
 掠矣及定命寶尚存至是帝作金寶三

一曰皇帝金寶祀之寶二曰殿中侍御史馬伸乞罷黃
 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潛善汪伯彥認稅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自湖南還上
 伯彥不法七事遠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

疏入留中明日授備研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
 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

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

伯彥不法七事遠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

疏入留中明日授備研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

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

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

趙使上道伸怡然襟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寃之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二帝

至金會盟人主意以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

昏侯金主命二帝赴上京八月丁丑二帝至以素服見金太祖願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之九月

郭三益卒。金諭皇朵顏信王榛于主馬山岩取之為馬

行在受密旨使蔡察信王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韓里朵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

馬山諸營斷其後諸將皆陷榛亡矣不知所終冬十月金徙二帝于韓州韓州在燕

京東北一千五百餘里金粘沒喝韓里朵會師圍濮州詔韓世忠等

帥師救之。詔于憲厚奏以隆祐太后如杭州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

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后如流州楊進復叛寇汝洛知河

南府程遠敗死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程進忠之與其兄與謀擊之未果而楊進道騎數

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賊四若馬驚墜重為劫所害賊因乘勝大敗官軍十一月

安置提舉嵩山王約金蒲察

婁室取延安府王馬端自自救之婁室婁室至甘

泉而還王庶至京兆的端不欲屬之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全人謀知庶端不協乃

併兵攻虜延慶調自沿河至馮翔豫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河水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機

會諸路兵進集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終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廷

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牲援知興元府毛瑗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

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察勞軍。庶猶以節度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會庶上章。自劾。端即約。庶其官屬奪其使印。庶乃得去。還京兆。金以烏野掌

國史。女直初未有文字。粘沒喝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其。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求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烏野掌。率律迪。越掌之。烏野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函普以。下。至太祖。皆以趙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開善心。計好。為三卷。上之。以趙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開善心。計好。病每有通變。採擷之。志宣和末。為成都轉運判官。多所更。革。至是。陳種茶買馬五害。朝廷是之。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於是大便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不二。年。茶引收息。至百七。金花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粹中。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粹中。夜擄其營。粘沒喝。足走。粹中。以身免。遠攻。城益。之。

三月十三日而。金元朮取開德府相州。吳玠散。玠。誅。之。以魏行可充金國軍前通關使。朝真祖宗祥主于。壽寧僧寺。祀皇天上帝于園。立大赦也。知府州折可。求以城降于金。折氏自五代以來。據有府州。控扼西北。中。惟正。惟昌。惟忠。惟忠子繼宣。繼閔。繼祖。繼祖兄子克柔。克。行。克行子可大。可適可求。世知州。事累功。建節。為國。藩。衛。至是。知晉寧軍徐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之。而其。十二月。太后至杭州。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遣。人。昭。豫。以。利。豫。德。前。忿。遂。殺。濟。南。曉。將。開。勝。率。百。姓。降。金。百。金。斡。里。朶。取。太。名。府。提。點。刑。獄。郭。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宗族仍仕中朝。二月。太后至杭州。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遣人昭豫以利。豫德前忿。遂殺濟南。曉將開勝率百姓降金百。金斡里朶取太名府提點刑獄郭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宗族仍仕中朝。二月。太后至杭州。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遣人昭豫以利。豫德前忿。遂殺濟南。曉將開勝率百姓降金百。金斡里朶取太名府提點刑獄郭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宗族仍仕中朝。二月。太后至杭州。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遣人昭豫以利。豫德前忿。遂殺濟南。曉將開勝率百姓降金百。金斡里朶取太名府提點刑獄郭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宗族仍仕中朝。二月。太后至杭州。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遣人昭豫以利。豫德前忿。遂殺濟南。曉將開勝率百姓降金百。金斡里朶取太名府提點刑獄郭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宗族仍仕中朝。二月。太后至杭州。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遣人昭豫以利。豫德前忿。遂殺濟南。曉將開勝率百姓降金百。金斡里朶取太名府提點刑獄郭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永死之幹里。幹里入大名守臣張益謙轉運判官裴億降幹

里朵。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郭永不從為辭，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

乎？幹里朵怒，併其家屬皆殺之。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顏岐

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

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羣盜蜂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畧，而專指自為東京委之御

史南京委之留嘉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晏然，不以為慮。御營司參贊軍

事張俊忠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潛善伯彥以為為計而笑之。金粘沒喝入嚴慶府軍

有欲發此子者，皆殺之。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其墓前。

三年金天會春正月，帝在揚州。以種師為京西北路招

討使河南尹。河北制置使王彥朝于行在，詔免對彥

致仕。彥朝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

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以路允迪簽

皆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朝疾致仕。以路允迪簽

書樞密院事。張用三善復城，遷汪寧府。金粘沒喝取

徐州。韓世忠之師潰于沐陽，金粘沒喝遂之淮陽，次于

泗州。平寇將軍韓世忠屯海陽，會山東兵以援滁州。粘沒

敵夜引還，粘沒喝擊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盩厔，遂潰

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在東，戊申入

州。二月，詔劉正彥帥師衛皇子去官如杭州。金人至天

長劉光世帥師禦之，師潰而還。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帥兵

至天長光世迎敵未至而軍潰光世奔還

鎮江府金人追至揚子橋而去粘沒喝入天長軍帝南渡江入于

長軍壬子內侍鄭勗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舟至瓜洲

步得小舟渡江惟恐賊軍追及上謂張俊內侍康履

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江伯彥黃善方率同列聽浮

屠克勤說法罷而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

蒼黃乃戎服策馬向馳見帝于鎮江揚州居民爭門而出

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

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癸丑金游騎至瓜

洲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勿言緩急決不

誤事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皆不能濟湖忽其言斬江

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

畫已無所及自**太常少卿李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

是失藉拜**金人追之太祖神主**亡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

數里望城中煙船滿天陳高宗如杭州以呂頤浩祭書

念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樞密院事鎮江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群臣皆以為然王

淵獨言鎮江止可擇一而若金人自通川渡江以趨如蘇

將若之何不如錢唐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為江

至而軍潰光世奔還

鎮江府金人追至揚子橋而去粘沒喝入天長軍帝南渡江入于

長軍壬子內侍鄭勗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舟至瓜洲

步得小舟渡江惟恐賊軍追及上謂張俊內侍康履

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江伯彥黃善方率同列聽浮

屠克勤說法罷而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

蒼黃乃戎服策馬向馳見帝于鎮江揚州居民爭門而出

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

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癸丑金游騎至瓜

洲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勿言緩急決不

誤事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皆不能濟湖忽其言斬江

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

畫已無所及自**太常少卿李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

是失藉拜**金人追之太祖神主**亡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

數里望城中煙船滿天陳高宗如杭州以呂頤浩祭書

念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樞密院事鎮江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群臣皆以為然王

淵獨言鎮江止可擇一而若金人自通川渡江以趨如蘇

將若之何不如錢唐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為江

至而軍潰光世奔還

鎮江府金人追至揚子橋而去粘沒喝入天長軍帝南渡江入于

長軍壬子內侍鄭勗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舟至瓜洲

步得小舟渡江惟恐賊軍追及上謂張俊內侍康履

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江伯彥黃善方率同列聽浮

屠克勤說法罷而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

蒼黃乃戎服策馬向馳見帝于鎮江揚州居民爭門而出

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

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癸丑金游騎至瓜

洲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勿言緩急決不

誤事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皆不能濟湖忽其言斬江

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

畫已無所及自**太常少卿李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

是失藉拜**金人追之太祖神主**亡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

數里望城中煙船滿天陳高宗如杭州以呂頤浩祭書

念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樞密院事鎮江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群臣皆以為然王

淵獨言鎮江止可擇一而若金人自通川渡江以趨如蘇

將若之何不如錢唐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為江

使詳微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帝至杭州赦壬戌駐蹕抗

行宮乙丑降德道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

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

金人焚揚州而去庚午金兵引去黃潛善

汪伯彥有罪免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徽論二人大

罪二致陛下蒙冤天下怨懣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

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撰持國柄嫉害忠良遂李綱沮宗

澤至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以葉夢

帝不恤伯彥則若位日凌故論者或未滅其罪云

得張徽為尚書左丞呂頤浩復揚州遣將陳彥渡江

復揚州以王庶知京師端知延安府三月以朱

勝非為尚書右僕射立淵為書院事淵制下諸將

江府以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知江寧府。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僉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

侍康履等奉皇太子魏國公勇即位請隆祐太后臨朝尊帝

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寺大赦改元明受苗傅自負世

王室以王淵得君超遷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

降刺盜功大賞尊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監時侍

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將疾之會內侍臨浙

觀潮供帳遶道苗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

爾取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

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必由內侍以進遂與

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癸未劉光世為殿前

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

淵免進呈書

葉夢得罷。詔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于平

江府。以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知江寧府。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僉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

侍康履等奉皇太子魏國公勇即位請隆祐太后臨朝尊帝

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寺大赦改元明受

苗傅自負世將且有勞於

王室以王淵得君超遷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

降刺盜功大賞尊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監時侍

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將疾之會內侍臨浙

觀潮供帳遶道苗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

爾取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

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必由內侍以進遂與

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癸未劉光世為殿前

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

俟淵退朝即梓下馬詔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
 傳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凡無鬚者
 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傳等
 專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奏曰傳等不
 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
 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百官皆從軍按王元大呼曰聖
 駕來傳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等問故傳厲
 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
 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
 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
 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
 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
 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
 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
 不退刺西掖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為患至此極矣不
 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也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軍器監
 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車履不以懲三軍帝不釋已命吳
 廷執履與之傳即於樓下履斬履齧其肉梟首與淵首相

望并拂澤新之編管監廷于遠州帝諭傳等歸營傳等進
 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
 帝命朱勝非綏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
 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
 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
 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頗
 破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即立樓側從官請帝坐帝
 曰不當坐此太后因弗肯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
 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事所以
 招至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宗事况皇帝初無
 失德止為汪伯彥黃潛善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
 傳等對曰臣等以被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太子為帝后曰今
 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
 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固請太后曉譬百端傳
 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
 勝非還白帝曰王鈞甫乃傳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
 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
 于皇子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宜詔畢傳等麾其軍退

於是皇子專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以張徽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為泰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又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傳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任事已狼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相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刃王鈞甫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撥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那能一人効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柔吉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成燕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蓋早為朝廷力乎鈞甫唯唯勝非又謂王世備曰國家艱難若等立以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時性來道軍中乃擢世修工部侍郎張浚等俾等校校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侍等乃止

張浚

顧浩會師勤王苗傅帥群臣朝帝于顯寧寺

改元赦言至平江張浚命

守臣湯東野秘不宜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括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洵洵後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衆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勿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入寓書於浚曰時事如此吾濟可似已乎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乃留楊惟忠在江寧以安人心且命控扼江上以防苗傅等挾帝渡江會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頤浩上書言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辨主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轡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

以正議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輔約浚至杭張浚命張俊分
 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
 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詭言計賊乃託云張俊驟
 回人情震恐不可以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陽城
 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
 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醉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
 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
 無母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
 舉孰願執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
 若浚此舉違天時入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
 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趨闕我之曰投
 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
 大軍之至成世忠將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犒載
 具傅等聞之始懼然世忠妻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犒載
 不若遣之使近世忠而世忠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
 之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伊迺世忠連其勤王梁氏
 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兒真無能
 為也張浚復遣馮輔往抗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

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言闕廢立之事謂
 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殺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
 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馬柔吉將重兵
 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黃州團
 練副使鄒州安置馮輔謂朱勝非曰主上交淵聖詔為兵
 馬大元帥嗣聖宜易稱皇太姪同太后垂簾聽政大元帥
 征伐干外最為得策召百官赴睿聖宮議稱帝為皇太弟
 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為皇太姪監國諫議大夫鄭
 毅與監察御史王庭秀上疏言睿聖皇帝承正統已二年
 一旦尊為太上皇於理猶順今乃欲降為臣籍之於古無
 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且二十日內而降二天子自
 古未之有也力爭之乃止順浩將至平江浚乘驛舟避之
 浚以大計順浩曰順浩翼速開邊幾死官臣之手承之者
 挽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亦族為社稷死豈不快
 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
 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將擊順浩浚總
 中軍光世分兵殿後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
 重事張俊劉光世發平江丙午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

鄭穀並同命書樞密院事是日浚順浩發平江上疏乞建
 炎皇帝還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
 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聞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
 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
 章及太后手詔而賜傳止彥鐵券傳等遂帥百官朝于睿
 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
 傳黨張彥曰趙氏
 安而苗氏危矣 **盜邵青陷泗州。金人取京東諸郡。**

金撻懶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界舊河以南
豫

趙立復徐州詔以立權知州事初金

徐知州王德用之部虞侯趙立戰死而復蘇宋復尸瘞之

陰結鄉民為劫掠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

遂復徐州事 **夏四月帝復位尊**

隆祐太后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

為副使四月戊申制置使下詔還政以未勝非帥百官詣

復以建炎紀年。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頤浩張浚敗

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南走嶺北浚至杭州誅賊逆黨

有差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

敵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承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

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會舟力戰張浚劉光世繼之翊

衆少却世忠復合馬操步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

國面不被戮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

滿以待世忠膜目大呼槌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

敗走劉正彥入北關傳正彥急趨都堂取所賜鐵券擁精

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

辛亥願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偁以屬吏願浩浚入見

伏地涕泣待罪帝問浚再三謂浚曰曩在虜聖兩宮隔絕

一日殺羹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

握世忠手勸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傑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隆祐皇太后撤簾。朱勝非顏

岐王孝迪張激路允迪盧益免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過

國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浚浚喜事而躐帝曰浚大年以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獨據宜罷之不報至是與

俱免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李邴為尚書右丞鄭穀僉

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

前左右軍都統制詔尚書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自

立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不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

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太后覺其不便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治省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三省始合為一

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府詔韓世忠

劉光世追苗傅劉正彥韓世忠請于帝曰賊擁清兵距

從之立魏國公專為皇太子盜薛慶高鄆軍金

婁室取鄜坊州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

撫處置使便宜黜陟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必先

詔以浚為宣撫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畜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重置樞府于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衛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帝然之初浚

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空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國板復必在川陝沒大仇焉以滕康同僉書樞密院事。帝

至江寧府居干神霄宮改江寧為建康府。張浚如高郵薛慶

降慶謀高郵有衆數萬浚親往招之入慶壘從者不滿百

呂頤古等請罷浚帝從之越以洪皓充太監通問使金人

執之帝遣使如金道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

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街命不得奉兩

宮南歸恨力不能遂豫怒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

不願偷生狗鼠同類就縛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

校曰此真忠臣也日正午皓上為皓請得流遞冷山流遞

猶編韓世忠獲劉正彥于浦城苗傅所于建陽歸于行在所

世忠自備信追討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

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

正彥及傅弟胡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

人詹樸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于行在傅手書忠勇二

字揭旗崔興誅楊進楊進居鳴阜山此與與子琮帥鄉兵

以賜之于魯山進中流矢死餘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關政遂

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詔郎官以上言關政後下詔以

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艱難之遠圖三曰

無綴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負外郎能鼎上疏曰

母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子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奉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競競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下為之助順

罷右司諫袁植
植詩詠莫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張方念各責已豈可盡以過失歸罪下逐罷植

隆祐皇太后至建康府
者萬無是理也

金人取磁州
秋七月苗傅劉正彥伏誅遂

削宋勝莊
路先遣勝寺職居張激于衡州

金撻懶取濰萊州
皇太

子粵卒
元龜鄭數卒

以王綯參知政事
周望同簽書樞

密院事
范瓊有罪

范瓊有罪
死張浚發建康

初汴京破二帝
及宗室北遷瓊

之其居多又其時則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悼懷且乞貸苗劉等死帝段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浚浚及劉先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題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救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將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與中衛以浚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浚在圍城中附金直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因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讓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

升杭州為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升杭州為臨安府
張浚死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道遠餉難乃愛前論會所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為臨安府特定都

崔縱如金不屈死之
通問二帝也縱至金首以大義為窮荒縱不少

詔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奉隆祐皇

詔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奉隆祐皇

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追命劉寧止制置江州

康李那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

舉辟功賞之類皆錄焉又命四府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

萬人以衛過落星寺舟覆宮盜郭仲威陷淮陽軍廣州

人溺死者無數淮后舟無虞

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

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

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組錢穀以為什一之

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四婦之貢絹三

尺綿一兩非蠶絲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

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

書考古驗今足慮國畜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八

月李邵罷以劉珪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節制使

王庶罷以王似代之庶至京北會金入大入庶調兵自帶

期伐金金人詭道陷丹州延盜劉文舜陷舒州杜時亮

安事聞乃罷廢而以似代之

如金師時金人將渡江而南朝廷聞之遣時亮使金師以

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城此所以

誤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救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去

遠涉而後為快於又命呂頤浩以書遺劉豫俾而陳此意

閏月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充

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

康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

守太平池州帝聞金師將至召諸將議移避之地張俊辛

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

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充守建康
王夔隸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充將發汴京統制岳飛
諫曰中原地尺土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皇太后至
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從

洪州。帝如臨安府。帝發建康如臨安自張浚次于襄陽

招兵分屯襄郢唐鄧。金人取密州。九月丙午朔日有

食之。金人取單州興仁府遂侵南京知府凌唐佐降之。

以周望為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守平江。謀報金人治舟

浙詔韓世忠守關山罷起居郎胡寅。寅上疏曰陛下以親

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

逐居尊位建元太子不復歸觀官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

略無打禦及勇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曰罷和議而脩戰略

一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四曰

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荆襄六曰選宗室之賢才

着封建任使之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書以張守同僉書

樞密院事。徙劉光世守江州。杜充嚴急光世不樂屬之

徙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以張邵為金國軍前通問使

金人囚之。邵至維州見捷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前

乃裂地以封劉豫後窮兵不已何也金人取沂曹州。

高麗請脩貢。梁許。冬十月金婁宿取東興軍鞏州。
盜鄺瓊圍光州。帝至臨安府。郭仲威詣周望降。帝
渡浙居于越州。帝至臨安七日李成陷滁州。張浚治兵

千興元以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

川財賦又以油端為都統制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

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截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為

慮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

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己有共相隱

匿準不恤怨言斷而改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

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

主之餉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

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

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

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

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舊錢引才二百五十萬

開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萬人不服其多宣撫司一日獲

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曰相君

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印為真欺其徒使治幣是

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從之

同時浚荷重寄旬稿財實期得付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

手開開悉智慮於食貨善無滯遠策金當海入壽春府黃州

雖支費不可計而費財常有餘

遂濟江以趨江西劉光世帥師走南康金入江州光世至江

州曰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

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自信州趨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趨

州十一月金元木入廬和州無為軍張浚出行關陝出

行關陝坊間風俗罷斥悉賦以搜

當海入洪吉撫袁州臨江軍勝康劉廷開金師至奉太后

隆祐皇太后如虔州金

洪州走丁巳金入臨江戊午陷吉州孫悟如金師和也

盜

劉忠陷舒州金元木入太平州主管步軍司閻勅自

盜

洪州走丁巳金入臨江戊午陷吉州孫悟如金師和也

盜

劉忠陷舒州金元木入太平州主管步軍司閻勅自

盜

西京奉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于天慶觀。帝還浙西

以禦金師至錢清復如越州。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守

平江。以范宗魯參知政事。以趙鼎為御史中丞。

鼎自右司

誦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

上鼎來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京當自關中始

非徒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河朔而下瞰京洛

三國所以爭宜以為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此

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元木入

建康府守臣程允迪通判楊邦乂死之。

時江浙倚重於杜

且無制敵之方及元本無事成合兵攻馬江充閉門不出

統制岳飛遣使請也每充不從元本遂東充無備由馬家

渡江充始盡節守制賊卒及飛帥師迎戰王夔以軍先

遁卒敗死諸將皆潰奔奔散元本至建康守厚陳邦光

戶部尚書李悅迎降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之嚴刻欲

殺其敗以害之充聞不敢還營居長蘆寺元本遣人說之

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悅邦

光率官屬近金師拜元本于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

膝以血大書文榜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元本使人

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為

人父之帝如明州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急矣若何

得任帝曰帝如明州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急矣若何

必不能乘舟彼出我入彼入我出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

州韓世忠帥師自鎮江退守江陰。張浚至秦州。益秦

仲陷襄陽府。十二月帝至明州。金元木入臨安府遣

阿里蒲盧渾遣帝于明州帝孫于海

元木自建康趨廣德

殺守臣周烈遂過獨

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舡入海次于
 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俟金使又謂張俊曰若
 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去
 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
 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
 皇太后至慶州太后至吉州
 從衛癸巳帝舟次于昌國縣
 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揚惟忠兵潰失
 宮人一百六十餘康劉珪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陸
 行如慶州后及塗貴妃以農夫肩輿而行至慶州府庫皆空
 衛兵所給推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鬪縱大肆掠三
 日上表陳新率眾圍城揚惟忠部將胡
 友自外募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得安
 岳飛敗金人于廣
 德飛率部自慶州入于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
 所營縱人飛乘氣進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
 忍飢寒毫無紀金州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爭降附
 之
 金阿里蒲盧渾入越州遂攻曹娥江進侵明州張俊

浙中帥師迎擊高橋敗之

戊戌阿里蒲盧渾入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溫州知府

李兼降之遂趨明州敗宋兵于東關濟曹娥江壬寅至明
 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寶與戰而敗絃制楊沂中
 田師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
 兵射其旁大敗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若計事後使
 小校姓金人與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
 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閉關自守

州周望及金大昊戰于秀州敗績

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帝舟居于海次于昌國縣金阿里蒲盧渾

復侵明州兀朮以師會之張俊走台州金人遂入城屠其

民甲辰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乙巳張俊劉洪
 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
 數夜拔若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于兀朮庚戌阿里蒲
 盧渾復攻明州兀朮引師會之張俊懼帥其師趨台州劉

洪道亦適己未金師入城屠其民金阿黑蒲盧渾讓帝舟卒章安張公裕

敗之帝遂如温州泊于港口金人乘勝破定海縣聞帝在章安鎮以舟師追之提領海

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却之辛酉帝發章安如温州甲子泊港口金婁室取陝州知州李彥

仙死之初金人得陝州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石壕尉

陝州及府解州縣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彥仙至

陝蕙軍實增輝增益為戰守備道邵興復隰州金將烏

魯來攻彥仙以之婁室聞之自請解悉兵大至彥仙又大

敗之婁室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

兵于張公裕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

十以正月旦為期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

氣如常數出兵與敵戰而金盡告急于浚浚撤曲端以涇

原兵援之端亦率兵出金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

且窺蜀矣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曰金若

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

窺蜀矣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曰金若下

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

窺蜀矣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曰金若

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

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滕康劉璣免金以韓企先

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企先遠中書令知上口九世孫世為

異之曰朕常廢此人今果見之時方議禮制度金二月

詔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以盧益李

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入潭州屠其城金兀朮

自明州還浙西遂入秀州兀朮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

人取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官悟是四京鼎州

盜鍾相自稱楚王赦以金兵退故也李成陷舒州金人至平

江周望走太湖兀朮入城焚掠而去金游騎至平江周望

棄城遁元术入城縱兵焚鍾相陷澧州。孔彥舟詣傳勞

降。張浚帥師入援。三月金元术入常州鎮江府。使

盧益奉迎隆祐皇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

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委奉迎以愜朕朝夕

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承恩等奉迎于虔州孔

彥舟鍾相歸于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眾于龍陽。

軍賊方陷廣德軍方江淮也夏四月張浚行至房州聞金

人退復還秦州。帝還越州金師退帝將西還召群臣議

駐呂頤浩曰陛下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

使入蜀恐兩夾之患仍紅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矣

擇取舍不可不審帝曰善三月辛酉發溫州韓世忠大敗

四月癸未至越州甲申下詔親征幸浙西

金元术于江中元术走建康韓世忠遣師救之元术復入于

江世忠敗績元术遂濟江次于六合初韓世忠以前軍駐

後軍駐海口欲俟元术師還擊之及元术由秀趨平江世

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三月金師至江上世忠先

以八千人屯於焦山寺元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

期世忠許之曰謂諸將曰是問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

敵必登之以規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

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

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

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

復跳而免詰者獲者則元术也既而按戰江中凡數十合

世忠妻梁氏親執持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元术之

婿龍虎大王元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

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沭西去元术循南岸世忠循

北岸且戰且行世忠探獲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

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元术窘甚或謂之曰老鶴河故道今

有海澱備卷一四

十三

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木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
 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
 兀術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在會稽自灘州遣李堇
 太一引兵來援兀術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
 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
 下後以鐵纜貫大鈎授健者明且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
 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纜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求
 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
 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
 術亟馳去見海舟來風使篷性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
 船如使為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
 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槩俟風息則出
 有風則勿出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鎗蓬則
 不攻自敗矣兀術知之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
 割其額以祭天四月丙申風止兀術以小舟出江世
 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綳兀術令
 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兀術皆自焚烟焰蔽天師遂
 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術

遂濟江也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術十萬之
 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呂頤

浩免 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
 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願浩在位尤顯恣中丞趙鼎嘗

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願浩請帝幸浙西
 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輕舉願浩惡鼎異已
 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而上言陛下
 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言
 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威堅非不出上疏論願浩過失凡
 千餘言願浩因求去詔以願浩倡義勸王宜從優禮乃罷
 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
 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
金富

海自荆門北去牛臯 願敗之于宋村 金人犯江西者聞兀
 術北還亦自荆門引

兵而去留守司統制牛臯 五月以范宗昱為尚書右僕射
 替軍邀擊敗之于宋村

兼御營使○金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安 兀術既
 濟江金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

十四

人在建康者焚掠執李悅陳邦光等自靜安以張守參知

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于靜安鎮大敗之

政事趙鼎奏書樞密院事。王絢罷。以翟興孟汝趙立

劉位趙鼎奏成吳翊李彦先薛慶並為鎮撫使分土處之

時京師東西制湖南湖北淮南諸路盜賊竄起大者數萬人

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群盜皆烏合之

眾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真若折地以處之盜有所歸

則可以斬制帝善之乃以九人並為鎮撫使分地界焉與

河南府汝州府光州府先海州淮陽軍慶高郵天長軍

軍成舒鄂州府光州府先海州淮陽軍慶高郵天長軍

軍興聽便宜從事許以世襲然六月周望有罪

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許以世襲然六月周望有罪

連州安置。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滁濠

鎮撫使劉位為盜所殺。以陳規解潛程昌富陳求道范

之才馮長寧為鎮撫使

求道襄陽府鄧州之才金

均房州長寧准寧順昌府蔡州

大使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劉光世為兩浙路安撫

大使。以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戚方降于張俊。

張浚使吳玠帥師復永興軍金元朮自六合趨陝西

兵萃于淮上懼其復擾東兩謀牽制之且欲出兵分道由

同州鄜延以擣其虛乃遣秦鳳副總管吳玠帥師復永興

軍元朮聞之遂自六合

引兵趨陝西以為援

僉書樞密院事陳過庭卒于燕。

秋七月以孔彥舟為辰沅靖州安撫使。張浚使呂世存

復鄜州。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去金上京東北千里又名鶻里改路洪皓自雲中密

遣人奏書以批黎粟類等獻二以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

帝于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紹諸將討賊方飛與戰數十合方窮乃降于張俊後還賊

言飛可用乃以為通泰鎮撫知秦州飛辭乞准東一重難

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八月以謝克家參

知政事。隆祐皇太后至越州外因適問所過守臣治狀

入宮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盧益罷。吳玠

復永興軍。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軍端

善撫士卒卒於兵略然性剛復既迫逐王庶而奪其印又

欲解王變軍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至眉州察之彬至

眉謂端曰今兵合財倍憂空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

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浚于我今反為客未

可勝也若被兵掠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必

取浚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旬彼必困弊乃可圖也

為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以白浚浚不以為然及金人大

發瑛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而自將屯宜祿玠敗端

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為援端亦謂玠

前軍已敗故不得據險以防衝突乃玠違節制玠由是

怨端及不木留江淮浚議出師說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

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

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

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以桑

仲為襄陽鄧州鎮撫使。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

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

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

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

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

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

五國城。金立劉豫為齊帝于大名府。

初金主闡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

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著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兀術度江北還乃議立其人衆議所可未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總領而請立已疑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粘沒喝未之許其腹心大同府尹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邦昌死後有河南之役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風俗不更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耶即豫所部官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浚越使即豫所部官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浚越次請立豫議遂定捷賴以聞於是金主用立張邦昌故事以舊河為界道高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倫重綬實毋立豫為大齊皇帝世脩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其詔有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妻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九月戊申豫即位都大名府豫既立復還東京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察御史王夔為外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

兵為棄如濟南府第益為北京留守册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妻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廟號開之凡偽仕

于豫而其家歸在東桑仲偁均房州。金撻懶侵楚州鎮

撫使趙立死之。立天性忠義知人善戰視敵如仇自金人區之衆為江淮障壁是固能與之抗者立為之首故能以區馳救之立曰吾終不能與國成賊矣言絕而死金婁室取

延安府保安軍。張浚復劉錡師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

于富平敗績浚退保秦州。浚開兀術將至檄召陳河劉錡

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萬人為七萬四以錡為統帥

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章曰陝西兵精上下一心皆未

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關與洋以固根

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

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之急

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賊
 跡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
 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傲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
 何用他從已而妻室引兵趨至與柴襄土藉淳平行進薄
 諸營場等取之乃戰劉錫身率輕士薄敵賊殺獲頗多勝
 負未定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軍軍他不及援哲因
 離所部其將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軍皆潰敗乘勝而進
 關陝大震夜時賊部鄧州營賊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
 之而安宜自賜于谷州年諸軍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
 詔慰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谷浚之輕師失律焉

金諳班勃烈都元帥也卒名杲也又金捷懶入楚州准

陽鎮撫使李彥先救之敗死。冬十月秦檜還自金師

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錢頗多其任用捷懶信之及南伐
 以為金軍中趨連水軍
 丁復水若自高我命人
 每至越水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

須是南自北自其則士多知其與何桌孫傅等同被拘
 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豈無譏
 訶之者安得報監而南就令從軍捷懶金人縱之必質安
 焉安得與妻帶信惟送字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
 群疑力薦其忠及入對首奏所草與捷懶求和書呈帝帝
 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
 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
 和而專意與敵解仇自兵到自檜始蓋檜有德和議于金
 故捷懶陰縱之使還也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馮長寧以淮靈叛

附于劉豫。十一月趙鼎罷。以秦檜為禮部尚書

寫直柔僉書樞密院事。以秦檜為禮部尚書
 趙鼎曰且與一事
 簡尚書故有是命
 秦檜以經

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王彥敗桑仲于長沙平遂復房

州時所在盜賊蠢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

號三十萬知金州王彥故中將也仲以申牘請於彥曰仲

於公無取犯頭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門立為先鋒

公方有重關陝右仲越金而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

見官軍少頓附戰產執旗一麾士殊死戰仲敗走彥休

張浚以彥為金均房州鎮使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

守和尚原將士金人入德軍乃退保興州時韜重焚棄

治慶州軍卒劉子維規女手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從

不堅守使使不而言解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

進退失計每將何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

呼召諸將收集散亡身布隘險壘壁周壘觀變而動廢幾

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

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將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

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

請遣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

之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澤孫偃賈世方等

聚涇原鳳翔兵于附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偷遂

去十二月金幹里朵散熙州○金合源郡王婁室卒○建

州盜范汝為降○定差役法○帝在河朔嘗歎知無不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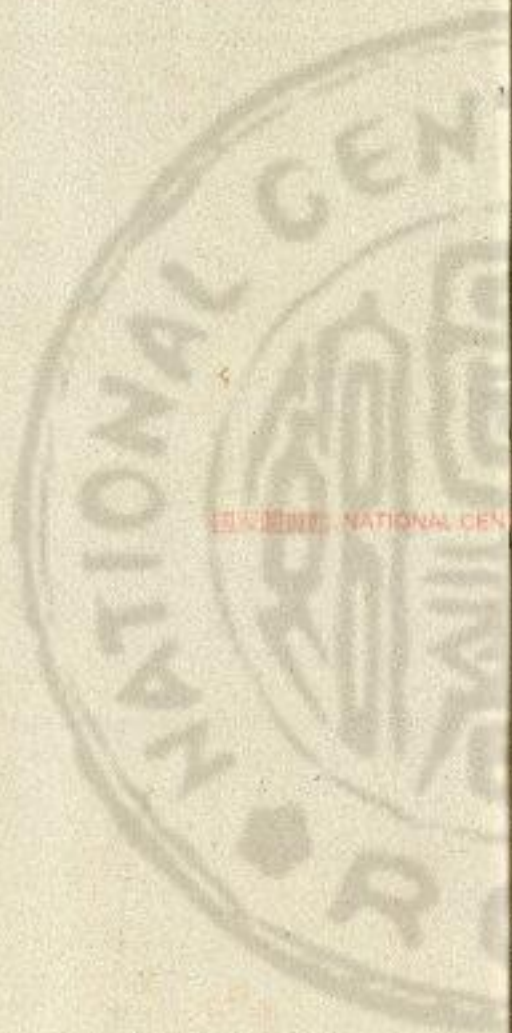
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村疇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

一名催納租稅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

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

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通鑑續編卷第十四



興元年金天會九年

春正月

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

二帝不受賀。復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以張俊為江

淮路招討使。時孔彥舟楫造其謀蓋惑中外以參團

武陵張明據襄莫李成據江在連兵數萬有帝卷東南之志多

謝克家罷。盜曹成遠漢

岳州朝廷以俊李成陷江州。岳飛同往許之

宜嚴封安。郡王者

陽軍鄂州。詔有司舉太祖後

絕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其應嚴封人任依故事施行

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子孫一人為安定神王世世勿

參知政事。詔贈程願直

二月邵青寇宣州。以秦檜

龍圖閣

是學耆翁然尚之三月



張俊大敗李成于樓子莊

復筠江州

俊聞李成將馬進在

之開遂免趨之既入城喜

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

洪州連營西山俊欲兵若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居行餘進以大書牒來索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怯俊諱知賊意乃議戰出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濟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沂中夜衝救渡河與俊夾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復江州已而與國軍等處

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

深為四川制置使次于益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益夏四月金撻懶屯于宿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皇太后孟氏崩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年五十九桑仲陷郿州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盜李忠陷商州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五月以張用為舒蘄鎮撫使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作大宋中興王寶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劉光世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使王德嚴揚州執郭仲威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歸于行在所斬之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邵青圍太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盜趙廷壽據分寧縣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呂頤浩招降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之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張俊大敗李成于黃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梅縣成奔劉豫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張俊引兵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追成至蘄州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黃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黃

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

成敗走降于劉豫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李忠譚

充降于張浚。張周復叛寇江西岳飛招降之。岳飛與用

同郡人乃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六月上虞

縣丞妻童亮上書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元懿太子卒帝

造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

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命應選太祖後將育宮中

至是童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

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

宗憲信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主禮

變下新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窳

未嘗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

進宗孫以爲近屬餘皆及乎宗室以求諛臣進說獨惟

澤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及乎宗室以求諛臣進說獨惟

無聞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御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視

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御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視

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與諸孫無上。恩。積。昭。慈。默

在天之靈下俾人心之望。書。奏。帝。積。之。大。感。歎。積。昭。慈。默

列皇后于越州。詔。權。權。于。會。指。縣。之。大。皇。村。張。琪。陷。徽。州

○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金止。餘。成。岷。鳳。兆

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劉。豫。直。招。受。司。于。宿。州。豫。直。招。受

龍州之方山原而已。兩河之民陷沒者。秋七月

逃金人立豫以舊河為界。秋七月

歸下令大索或轉捕他國。秋七月

以岳飛為右軍副統帥師次于洪州彈壓盜賊。對太

祖後令話為安定聖王。金擁懶自宿遷北去。范宗尹

免。宗。尹。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譏。秦。檜。從。而。擢。之。帝。亦。惡

其為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二十。遂。落。職。知。溫

州宗尹有才智年三十八月以孔彥舟為斬黃鎮撫使。

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

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

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待處立時舉以示焉浚素知

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處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

題柱有指斥乘虛之意因不向關中轉事業却來江上

漁舟比其罪也浚乃送端于恭州復有武臣康隨者嘗以

事件端端觀其背隨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州獄端

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之論以紙糊其口端之

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浚殺之而扼其口端以

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

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時張浚張守罷以李回來知政事富弼柔同知樞密院

事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范福棄蔡州

醫務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

以李祐代為鎮撫使復置實功房于三省樞密院以

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孟庾為江東

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

允文已降李勣仁已敗江淮惟張瑄邵青兩寇非又必可

蕩乎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鄧鄂馬友據潭曹成李

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餘慶龍雷劉源南雄英韶諸郡賊

兵多寡不等等然閩中之寇最急雷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

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淺破若非早除為害詎能建築還二

不細帝深然之故命庾帥師進討

帝者賞以王爵冬十月李回罷

王德討之板胡以入青軍大

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

青聚其黨于崇明沙上

王德討之板胡以入青軍大

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

王德討之板胡以入青軍大

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

王德討之板胡以入青軍大

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

王德討之板胡以入青軍大

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

王德討之板胡以入青軍大

潰餘黨復至謀言青將用火午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
可再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平營遂亦賊衆感焉
青自縛請命德獻以孟康參知政事。吳玠大敗金兀朮
定行在蘇黨悉平

于和尚原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結兵列
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老巢中拒蜀口以安

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聖臨之彼懼吾
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和尚原上賊將感其遺惠相與

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
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知玠命將沒立自

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
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

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後若黃牛會大
風電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箬嶺玠復遣將擊賊之兩軍終

不得台金人自起海角狹於帶勝及與玠戰輒敗潰其謀
以於兀朮會諸將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

平定原與吳玠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誠難隊矢連

發不絕繫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
困且走設伏於柵室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

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馳其須鬚而遁金
自南侵未嘗有此敗勿深以為愧初金人之至也玠與諸

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
弟比隣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俊也夔州有司請椿辦
成功焉

乃造關子付夔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于權
貨務請錢贖得茶塩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

糶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升越州為紹興府。關
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安怨

師古復秦州。劉豫使王世冲寇廬州知州王亨斬之。

金兀朮自河東還留撒離喝于鳳翔遂取慶陽。慕容洵

以環州叛降于金。十一月以孟康為福建江西荆湖宣

撫使韓世忠為副使。富直不聽。十二月盜曹成陷道

州。桑仲寇復金州。金以陝西地與劉豫。於是中原

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帝不設朝。二月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勢益熾。韓世忠曰：建居閩

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

急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世

忠以術禽其謀主謝鶴。絕遠及押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

忠乃令軍士駐城上。擊下賊民自相別。慶給牛穀。賊

地征禁脅從者。太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

同。建州市曰：雖古名，附何以加。帝如臨安府。從呂頤浩

至臨安府。二月詔劉光世帥師次于揚州。經理淮

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銳軍。以薛盜崔增

李振軍。漢志：徐文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三月桑仲為其

黨所殺。李橫復郢州。仲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

為仲節制。應援京城。一軍馬量移。事勢復豫。所陷州郡。皆命

河南。霍興。荆南。解。金。房。于。彥。德。安。陳。規。斬。黃。孔。彥。舟。廬

霍王。亨。相。為。應。援。中。父。事。機。仲。至。郢。州。調。兵。其。黨。金。人。侵

隴安。吳璘敗之。河州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遂亦以

興也。伊陽之鳳牛山。一軍之遺。將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

頤。而焚其書。虜復陰相。與裨將楊偉。以利俸。遂殺興。其

會。并。豫。興。在。河。南。界。不。平。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夏。四

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子。琮。副。職。夏。四

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帥如鎮江

願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

原秦檜因風人言曰臣王內備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願浩及檜曰願浩治軍核檜理庶務

如種蠶分職可也乃命願浩開府鎮江願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

韓世忠張浚劉光世岳飛王瓌楊沂中等皆隸焉凡十餘萬人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願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

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

之劉豫徙于汴京日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淮山東陝西皆屯金一軍劉譔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

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湖沙官凡兩京軍募發掘殆盡賦歛頃苻民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成擁衆十餘萬由

不聊生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岳飛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

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追至

黃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嶺

觀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部才八千人

衆成奔連州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意欲去走

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

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得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

自邵道責自柳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

州張浚以王庶知成都府王似為利夔制置使。金主以

其太祖孫亶為諸班勃極烈自斜也卒諱班勃極烈之位

等會朝上京謂幹本曰緒嗣久曠合刺先帝痛孫當立若不早定恐後非其人幹本然之遂相與請于金主金主不

得已許之合刺即亶也太祖之孫父曰豐王繩果繩果一名宗峻在太祖諸子中為最嫡云。金主以其子蒲盧虎為國論勃極烈蒲盧虎一名宗磐金以粘沒喝為都元帥兀朮為左副元帥。閏月衍聖公孔端友卒以其子玠

嗣。五月以權拜之。負書樞密院事。有太祖後子偁之

子伯琮于宮中。帝... 安亮之言... 選奉王德芳五世孫左

嬖好鞠之。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反... 浩遂次于常州... 頤

生六年矣。至常州趙延壽兵叛于呂成鎮... 遂犯金壇... 殺知縣胡思

忠。願浩聞秦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因解疾不仕。王

德遠請延壽于建平誅之。置脩政局命秦檜提舉。秦檜

宣王內備外籙為言乞置脩政局從之以檜為張浚以劉

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器

息者忽由處信督至豫章運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也

忠至大驚世忠因使董友招成成方為岳飛所遣乃寧具

衆降得戰士八六月詔岳飛屯汀州。以李橫為襄陽鎮

撫使李道為襄陽鎮撫使。頒黃庭堅所書飛石銘于州

初汝文知岳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

才故檜引相政然汝文性剛不為檜通至

相詬目檜為濁孔彥舟叛降于劉豫。彥舟暴橫不奉

法朝廷將以兵順治還自常州。八月以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

軍事。安定郡王令話卒。以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待

請貶給事中。故安國提舉仙都觀是夕彗星見罷給事中

程瑀等二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

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

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

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

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
賊選縣令輕賦斂又弊法省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
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設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
後號令行人心順後惟上所命以守則國以戰則勝以攻
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
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安度所以用
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不
改給事中入對帝謂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
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
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勲句正音安國言春秋
經以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
不宜虛費光陰耽耽說文乘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
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知呂頤浩不為公論所容乃多引
知名士列于清要以自助欲傾頤浩而專政安國嘗聞游酢
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
頤浩自常州還朝檜欲去之問計于帝蓋帝益曰目為
黨可也令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為知紹
興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

善汪伯玉在政府纖默附會循致
好金司滄瀦三綱天下憤懣及正位象
苟容辱吏君父今強敵馮變叛臣不思
道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
便持錄黃不下願告特命檢正諸房文
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侍
當云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執
與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
力排其說蓋權臣廢置非所施於君父
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
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
遂因家不出願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專
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
為非豈不以時諫不肯盡瘁及欲求微
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總兵夕
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疏左司諫吳表
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壽程嘉明世將
紹等二十餘人皆坐摺黨並落職罷官
江尊用張邦昌
司苗劉肆逆貪生
用人得失係國安
命改兼侍讀安國
字黃龜年書行安
無補既失其職
廷乃稱勝非與苗
廢君為不權先儒
春秋大法尤謹于
如進權習俗既成
非為列有違經訓
召復蹇不至今始
及改命經筵又以
謀而去其自為謀
臣論勝非不可用
劉一止林待聘樓
云應天變除舊布

新之象臺省為之一空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
 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于身雖以罪去其愛
 君憂國之心遠而猶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
 疑速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
 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為首謝良佐嘗曰胡秦檜
 東侯如大冬嚴雪百草瘞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秦檜
 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善及檜執政與善正論天下
 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秦檜嘗
 語臣中區之人唯當着衣蹈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
 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
 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山居正知夔州及明
 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諷殿中侍御史黃
 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
 不可長乃罷檜檜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
 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
 歸北朕北人將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阮素
 禮入對語以是事及王居正所言密檜即以帝意載于訓

辭播中外人九日韓世忠大敗劉忠十斬陽忠走隆于

劉豫相自豫意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
 捷遂與賊對壘奕恭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
 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一軍執隨聲應之周
 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
 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
 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軍奮擊見倫語及契丹
 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陸劉豫罷脩政旬○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執父之報沒留使烏陵思謀帥見倫語及契丹
 時事倫父因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
 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鑄師贊成厥功上國
 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
 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
 立用期必復古蓋思父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後我土疆
 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
 贊之恩謀沉思曰吾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

曰比上國遣使來國其意猶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
 義和决非江南情寧以侍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
 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祭之
 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
 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便以潘致亨為金國通問
 使至楚州通判劉晏劫其幣奔劉豫。以朱勝非為尚書
 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韓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
 使守建康他帥臣稱宣撫使者並罷。世忠置背嵬軍以王
 似為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
 韓運權吳玠為大將子羽廉頗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
 戰輒勝西北道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
 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普曲盡
 為無辜任子羽為副使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以今時為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相代嚴金元帥

鄒監耶律余覲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冬十月禁私

醢。給享于温州。十一月詔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

會師討楊太太年少楚人謂少三彥復秦州彥守金州數

蜀系仲既死劇盜王綱等責祿中丞等悉阻兵窺蜀彥皆

擊平之至是賊劉豫將即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

以彥節制商虜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至潭時流

為盜散處荆湘之間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因上言荆湖

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倚有東南制馭西北當
 於鼎醴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
 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
 川陝宣撫司以便官賜類試陝西舉人周漢等進士出身

○初置江浙湖南月椿錢

呂願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

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樁等窠名完其數未盡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部邑多橫賦自此大為東南民

害召張浚知樞密院事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及王似同治司事

浚聞王似來乃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論似

且短浚南平王李乾德卒以其子陽煥為交趾郡王。以

孔端朝為祕書省正字

錄孔子

之後也詔孟昶同都督江淮荆浙

諸軍事。金撒離喝取金州王彥奔石泉

金人又窺蜀以吳玠

原扼其衝不得逞其志將出奇取之乃以宋叛將李唐與玠秦州聯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無慮以繼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隸上津遂攻金州至身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乘勝而進

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丁

帝仁臨安府

率百

子羽之師潰于饒風關

金人長驅趨洋漢與元劉平開三

喝遂入興元府而去

金人長驅趨洋漢與元劉平開三

吳玠玠自河也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關而盡

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

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

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墜如是者六晝夜死

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

不肯而留玠同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嘉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軍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

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留玠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關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

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
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
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
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移書
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出子羽謀
邀之于武休不及撤高鳴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
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
有死爾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及金
人深入魏鉤不繼殺馬及西河所餘軍士以食而子羽
後腹背受擊之死傷者十五人瘡痍且作乃引眾自褒斜
谷遠與元子羽珩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
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與
元金人始謀本謂珩在西邊故涉險東李橫復穎順軍頭
表不虞珩馳至雖入三州而夫不償得李橫復穎順軍頭
府。造輝天儀。以李橫為襄陽府都隨郢州鎮撫使
兼京西招撫使。詔春秋望祭諸陵。二月權邦彥卒。

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吳璘築殺金平移守

之吳璘尚守和尚原而魏鉤不繼西珩慮金人必復深入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而別營壘于仙人關右興州是

舉孫之地名曰叙金平令以席益恭知政事徐俯僉書樞

密院事。三月李橫傳檄收復甘肅師劉豫乞師于金金人

救之及橫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豫復陷穎昌府。以韓

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夏四月朱勝非以母喪去位

。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以震為商虢陝州鎮撫使。

以劉光世為江南東路宣撫使。李成復陷虢州。楊太

偕號大聖天王么魯日威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水軍子子儀為太子么以下臣事之甚謹

統制徐文叛降于劉豫

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

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材勇諸其將叛朝死

遣兵嚴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

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經通泰州潘致堯還

自金以韓肖胄為金國軍前通問使禁邊兵犯齊境

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寤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

年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

均為宋臣遂長揖王彥復金州金人棄均房而去○詔李

橫等班師還鎮以與金議和也五月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張浚發

閩州浚沒難枝召而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而未行王

盧法原亦未赴闕至是詔周鼎亨李愿宣押王似

及劉子羽上殿賜錫等遂赴行在所以陳規知池州

德宗七年賊不敢犯至是召入劉首乞六月禁諸路招納

淮北及中原來歸人以議和也詔王瓌會師討楊太○岳飛大

敗盜彭友于零都慶吉平時慶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

州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慶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零

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

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蒿藜明遣

距止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

令勿殺受其降因殺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

初帝以隆祐太后獲驚之故密諭飛屠慶城飛請誅首惡

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秋七月復置博

學宏詞科

從工部侍郎李擢之請也上等改京官除館職

詔書表露布徽箴錄記贊頌序起復朱勝非為尚書右僕

為題以試初許任子亦得就試

射。八月翟琮奔襄陽。劉豫遂取伊陽。

劉豫蓋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立。乃

棄伊陽之鳳牛山。突圍奔襄陽。沂王禔有罪。金人殺之。

禔與駙馬劉文彥誣告道君皇帝謀

反。按琮無狀。伏誅。九月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

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要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瑄、虞羨、秦人。有戰心。天竺利海。禍又金人。以中原付

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頤浩斷早定。央策比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靡。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

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

聞。近蘇湖地震。泉汜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乞罷。頤浩有嗜略善弓馬

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之為重。欲其有所相也。朝安國勸其法。儲忠獻以至公。無我為死。報存以恩。解為戒。頤浩不能用

以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次池州。韓世忠為淮東宣

撫使。次鎮江府。王瓌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

制置使。次鄂州。岳飛為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次江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

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冬十月。李成陷鄧州。進寇襄陽。李橫奔荆南

成入據之。遂陷隨唐郢州。信陽軍。罷諸路類省。試舉人

。十一月。韓肖胄還自金。禁泐淮。其擅侵齊境。復元祐

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也。金兀朮取和尚原。十二月。金李

永壽來。自帝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之使。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

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略合。然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慶中侍御史

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從容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劉豫以孔子後璫嚴封衍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聖公主管祀事

四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率百官遙拜二帝以章

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金始定制度頒之○二月帝

益罷○三月吳玠乃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兀朮撤

夢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
循發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吳玠自武階路
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關遠前陣散漫後陣阻
隘宜益脩第二隘三小必死賊然後可以少勝玠從之急治
第二隘玠冒圍轉戰七日晝夜如得真玠會于仙人關敵首
次分營玠擊走之入以雲梯攻壘壁揚政以撞竿碎其梯

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玠投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常陣于西玠率銳卒介其間左統右營隨急而後戰戰久玠少憊急屯第二隘金兵踵至人被重鎗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玠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玠獨踞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使正金人用火攻樓中以酒在樓間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敵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善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領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勢妻幣來劉夔乃劉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還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以趙鼎叅知政事枚甲士田爲又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張浚還自關州罷爲資政

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守劾浚喪師失地跋扈

不臣遂奉初福州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為
居住溪即日行

副使○夏晉見安置宣撫司叅議官劉子利于白州○吳

玠復鳳秦隴州○熙河蘭廓路安撫使闕師古以洮岷叛

降于劉豫○徐俯罷與趙鼎議不合故也知壽春府羅興叛降于劉

豫○五月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時與

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

陸行趨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及朱勝非言襄陽國之

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

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

以殄群盜帝以詔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

是命飛渡江中流顧菴希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

岳飛復襄陽飛至郢陽齊守京起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

鼓衆而登其城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

成也○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原成左

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

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鼻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兵

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算○夜齊衆

襄陽遁去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
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
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
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
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
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金人侵金州王
彥敗之○復育太祖後子彥之子伯玖于宮中吳才人以張建好勸
彥亦請于帝乃復取太祖後秉義
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母之
岳飛使牛鼻復隨州○
秋七月以胡松年僉書樞密院事○岳飛使王貴張憲復
鄧唐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師次于德安於是襄漢悉

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
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章誼還自金師

與粘沒喝兀室論事不少屈還至應天劉豫留之以計得
歸持粘沒喝各書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意欲畫江以

益劉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豫也

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為求勝
非所忌除鼎知院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

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乃條奏便宜復為勝
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

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
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後則有

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與受不御之權
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使生觖望

是時蜀士至於釀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
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

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
矣伏望開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以寬陛下西顧之憂又

言臣所請無不精數千言者所稱金帛至微薦舉之人
亦命兩行彈墨已行臣日侍交乘所陳已難難况在萬里

以魏良臣為全國通問使詔取王安石追封等王

黜毀之從呂曉問復以王似知成都府以岳飛為湖北

荆襄潭州制置使次于鄂州趙鼎上言湖北鄂岳最為上

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委於是授飛清遠軍節
度使充制置使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

飛之年九月朱勝非乞終喪制許之時又雨勝非累章乞

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在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
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

趙鼎人以安定郡王令時卒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

淮南金主與粘沒喝議南伐會兀木還力言其不可曰江

曰都監務倫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遂乞師于金請自密州泛海趨昌國以攻取宋之糧船遂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金主乃命訛里朶徒懶渴勃海漢兒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木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兒視各將兵會金師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金師渡淮

韓世忠自承州退守鎮江。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陛辭時准報驟至舉朝震恐帝以

沈與求然知政事。冬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揚州。金人

圍亳州。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

檢言之于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樛謂

鼎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

如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

使在故實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樛曰然

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

俾以諸道兵赴關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

于帝遂召浚為提舉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

世忠得命進駐揚州手勅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

為遂復如揚州使統制解元中承州使金步卒親提騎

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密歸路命朝廷使魏良

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

忠度良臣已出竟即上馬令軍中曰賊吾鞭所嚮於是移

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

往後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金齊之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將安之淮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暴侵凌朕當親

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躬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以臣願効區區以

圖報國於是以前武庫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縱便避兵以張俊為水西江東宣撫使王瑛為江西沿

江制置使命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白温州海如泉州劉光世遣人謁鼎曰相公

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惠韓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其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

在今日苦少加退沮與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後博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旅從己亥韓世忠捷

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處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

帝為止不行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十一月詔暴劉豫罪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逆于六師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金人入濠州○金人

入光州○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浚至見趙鼎

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詔拜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諭于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

師時捷懶兀术擁兵十萬紿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

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師

引去皋追敗之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恁嬰城固守求

金將曰牛皋在此尔董胡為見犯眾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乃追擊三十餘里金

南... 卷之五

人相踐及殺死 **金師渡淮北歸** 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

者不可勝計 密已 在鎮江元木曰 張樞密既領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沒

不通野無所掠殺馬 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病篤乃

夜引師還兀木等既去劉麟劉規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

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

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

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

衆雖盛然以劉豫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

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

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

是詔前宰執議攻戰 備禦措置緩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

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陷于

未振尚使疆敵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

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首臣竊以

理未固而欲出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

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而用調度之煩民力糾聚之困苟

不為本將士暴露之久而用調度之煩民力糾聚之困苟

不為本將士暴露之久而用調度之煩民力糾聚之困苟

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
 陛下聖慮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夙行之蓋無不可
 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
 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陣之間四敵決勝
 臨事制宜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
 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
 今慶與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
 帶江湖漕運漕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則
 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緩懷之略則
 臣願先為自治自備之計使中原漸熟計之民知所依告益
 聖戴宋之心又言臣竊觀陛下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闕而
 日覺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
 無贏餘之畜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
 中興之效幾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
 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
 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
 知何補於國而陛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

而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而事或成於今不計究其術
 而姑試之則難日易一醫病於病後而後加藥而已大槩
 近年調服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嘗之則以
 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
 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下落宸衷播前日之
 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
 不敢高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
 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以真善惡不
 再來接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
 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
 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
 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渡將復退避不
 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
 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間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儲
 率馬備器械時糗糲積金帛歲則禦侯時而奮以先復
 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
 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
 今金人遣使之深知我必親其指意為何如而我方且渾

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常禮物所
 費不貲使輒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
 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若
 持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臣願自
 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
 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脩士氣振
 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
 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
 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
 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

五年金熙宗 宣天會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

平江府。張浚還自鎮江。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帥

師次于鎮江劉光世為淮西宣撫使帥師次于太平張俊

為江東宣撫使帥師次于建康。鄭瓊復光州。金主旻

太宗以斜也幹本知國政及唱幹
 高不摠戎事減遼舉宋議禮泚治

經國規模於身始定在位十三年
 立置使太祖世罔不次正

二月帝如臨安府。詔太常少卿張銖奉迎太

廟神主于温州。帝至臨安府。則陝宣撫副使盧法原

卒于閩州。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丞相射並兼知樞密

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夜相得甚驩又將並相史館校勘

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庭

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也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矣

以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帥師討楊太

洞庭湖王夔討六湖年不克朝議以為招之便胡閣休歇

則討之會飛入朝遂以命吳璘復秦州金徽勇喝來救楊

政敗之。作太廟于臨安從禮部自外郎江端友之請也

失與復大計中侍御史張鈞亦言大年建明堂今年立

詔張浚如江上議邊防。初封劉光世妻許氏等為孺人

從光世之請妻之。閏月胡松年罷。王玟免。置總制司

命孟庾領之命戶部尚書章誼權領用孟庾提領號總

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事伯以東南用

兵營設祭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

錢數之於細而積之甚衆一歲得錢近百萬繼所補不細

今若行於諸路無慮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

必至暴紛與其飲費寧平昌若積於細微帝從之至

是又相繼制之類增折而為總制。歲大為東南之害。三月

張浚乞視師于潭州。詔許之。浚以是東東南郡會而洞

金以粘沒喝領三省事。初粥民間田宅契紙。夏四

月罷領撫使。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奉安神主于

太廟。太上道君皇帝崩于金之五國城。太上自難汴與

屬備極窮辱至是崩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不

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村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

服弁欲先請村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

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

通鑑綱目卷之五

弱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各臣憂相為誕謾意燕
國政日行無措及童貫用事文臣在劫途給禍連亂遂致
國破身辱與石重貴同被殺焉後諸君或自古人君行丹
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故余特甚焉爾行

獻景靈宮之禮于射殿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揚時卒

南辛時奉祠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
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

○羅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羅主簿時得程氏之學慨然
慕之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從見時三日即驚河決

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
日端坐時行溪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偃

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道遠者仲素
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其門人李侗最著○李侗

初從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侗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

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六經釋各有條序從彥甚重之侗
卒業退居山中讀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進而怡然

自適閨門內外莫不愉肅也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鄉人
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然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

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
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必以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

每稱侗姿稟奇特氣節高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
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醇而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

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正以詢倘若無甚可否者
及其酬酢筆變斷以義和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五月何鮮

如金通問二帝中書令
胡寅乞罷許之
初建炎中胡寅

疏詩絕和議刻意諷武以一使命之資為養兵之費庶幾會
狄知我有含怒必聞之士心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分

鮮處東南萬事不競所細明乞和必無可成之理不報使何
鮮本使寅中書舍人伯父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伐

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國之民乃陛下歸也自建炎丁未
至於紹興甲寅所謂甲寅之辱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

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之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
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幾一歟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未

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如也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矣女
 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以恨在榷貨所畏在用兵則常示
 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言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
 餉既久而後善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
 謬計耶苟曰好為是豈有備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統一
 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
 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以無可通之理也商觀何難之事
 恐和款後行與論傾危上氣沮喪所業不細斷入詔褒諭
 之及張浚自廣州還言任事與家機後將開地復土以
 終歸于和未可遂絕帝一運道蘇行安國在外知鄆州以

孟度知樞密院事。封粵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出就資

善堂聽讀請名行口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

郎朱履兼贊讀二人皆口口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等論
 資善堂見禮遇而喜曰此口口獲得人矣中興其業其在是乎

以令臣為安定郡王。行統元歷當則金左副元

帥訛里乃卒。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受命討么而所部皆凶此人不可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額
 用之何如爾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帥使號令
 如山若與之戰萬無一生挫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
 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大軍驍按其部附佐者曰子知逆
 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如道哉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
 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會張浚至
 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
 澤機胡可易言益慙乃止黃佐發同倫殺之飛上其功
 浚故也鞭之使解職曰三日賊不平斬汝矣士安宣言岳
 大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
 安戰急伏四起擊之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
 圖示浚浚欲俟不年謀之飛曰已有定畫餘能少留不
 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前以王師攻水寇
 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寇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
 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則易奪具手足之助難其腹心之

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入心之內當俘諸首沒許
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揚我來際飛喜曰揚欽驍悍既降
廢心漬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
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
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公負固不服方
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
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
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
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不撞其舟盡壞么技窮赴水死飛
賊壘餘皆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巨舟千
艘飛親行諸若冠撫之賊老弱歸田里少壯為軍八月
而捷書至潭張浚意曰前侯神算也黃誠斬揚么首挾
子儀周倫詣浚降湖相志平初么恃其險官軍自陸縱別
入湖水攻之別登岸因曰彼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以其
言為讖云 **孟庠罷**。韓世忠復

鎮淮軍。八月論詆譴**皇后**罪追貶**章惇**為

化軍節度副使蔡卞為**單州團練副使**子孫不許在朝。

九月金主追尊其考妣為**帝后** 金主追尊其考豐王宗峻為憲宣皇帝廟號徽宗妣

冬十月張浚還自**澶州** 浚為憲宣皇帝廟號徽宗妣

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年平後遂委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所以宜帝遣使

賜詔趣歸及至帝勞問曰卿此行甚勞辭免詔詔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力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費四十一

篇帝嘉歎 **以席益**為**四川制置大使** 時吳玠車治戰守於

切以軍期趨辦于趙開遂與開異趣玠數以饋餉不繼玠

于朝關亦自効老僮乞去朝廷為之文解乃以益為制置

大使司遠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與置 **今民自贖田畝** 問架

于官賣之 開架之數立為定價九六等期一季足其錢令

督府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為崇政殿說書初金人陷洛焞闔門

被害焞死復與門生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

其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

呂希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因止于洛洛頤

讀易也焞乃闢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

舉以以趙鼎為四川都轉運使。詔張浚視師于襄漢川

陝浚以金其表而劉豫復據中原乃具奏請出以李綱

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張浚為以沈與求兼樞

密院事

六年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后蕭氏咸清元年春正月己巳朔帝在臨安府

。以伯玟為和州防禦使。名璩。安定郡王令砮卒。

二月置行在交子務印交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同見錢

也。以折彥質兼書樞密院事。韓世忠圍淮陽軍金元木

救之世忠還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旁符離

出不遣一鏢呼延通與金將牙合李董搏擊扼其喉而擒

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真圍淮陽堅守不下約曰受

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元木與劉猗營引兵至世

忠求援於張浚浚以世忠有相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

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

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旌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中蠟設樂大宴伴婦人救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焉金以粘沒喝

幹本蒲盧虎並領三省事。夏四月劉豫陷唐州。京湖

宣撫副使岳飛以母喪去官詔起復之。五月復造見錢

關子罷交子務有司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失其本意改

務令權貨務儲為交子官無見錢氏何以信於是罷交子見錢印造關子

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廬州

岳飛進屯襄陽揚沂中進屯泗州浚命光世屯合州以招

定郡王。秋七月以郭浩為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金

州邵隆知商州經商號。以陳公輔為右司諫吏部負

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也義不能維持

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誰肯伏節死義豈非

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之政事既壞人才學術則害人

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定

分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

敗安石存亡理亂為世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

不能死于王莽之篡而為之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

誰之咎合於聖人無可與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

石乃曰道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

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司諫賜三品服

劉光世復壽春府。八月召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還以李

迨代之席益在四川頗侵用軍期錢趙開諍于朝又數增

奇零綉布之征遂為蜀之常賦則開作備之責不能逃焉岳飛使牛臯復鎮汝軍。以

秦檜為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

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將有南寇之

請即幸之以撫三軍而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有南寇之

志趙鼎建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檜自被斥會

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

觀使兼侍講張浚進屯泗州。岳飛復蔡州。飛累戰皆捷

至是漸用事。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何洛則太行一

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何洛則太行一

帶山若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

為齊李成孔彥舟連。金主追帝其先祖。帝曰始祖烏魯

戰至蔡州克其城。金主追帝其先祖。帝曰始祖烏魯

帝綏可曰獻祖烏魯迺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頌刺叔曰

蕭宗盈歌曰穆宗烏魯迺曰康宗妣皆為皇后復定景祖

宗廟皆不桃。九月帝如平江府。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

衆于唐州上䟽進師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飛遣王

董先復虢州虜氏縣獲糧十五萬石中原響應會劉豫屯

兵須唐州雅道王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兵以取

中原不許於是孤軍無援引還鄂州。帝至平江府。冬十月劉麟

劉猷分道寇淮西張浚使楊沂中帥師禦之戰于藕塘猷

大敗走麟自順昌引去沂中追至南壽春而還。劉豫聞張

于江上勝其罪逆將進兵討之恐懼告急于金請先出師

南寇而乞師救援金主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

以立豫者欲其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

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也從其請則豫受利敗

是豫發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道而南子麟率中路
 兵由壽春趣廬州以犯合肥姪俊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
 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趨光州以犯六安朝廷
 大懼時張俊屯盱眙揚州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
 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
 移書張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浚以為然乃
 遣楊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
 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曰急
 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開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謀之
 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
 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豫
 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甚守何以立國今賊已
 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
 留帝善之然慮張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陳下
 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選保江浚上言若令俊等
 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為淮南之地正所以
 屏蔽大江使賊得淮而因糧就運以為家計一江輸其可保
 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是意則大事去矣且

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州時子麟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
 將有所觀望也帝于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
 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
 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中諭其眾曰若有一
 人渡江者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乃還駐廬州與沂中俊
 等相應劉統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
 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韓世忠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甲
 辰視率眾數萬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
 千進禦與魏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魏怒孤軍深入為王
 師所破乃引兵趣合肥欲與麟合而後進行至藕塘沂中
 復遇之魏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
 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中眾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
 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
 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眾大敗
 當果揚殿前也即與精騎數輩遁去沂中驅馬叱之餘眾
 皆怖請降麟在順昌聞魏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
 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退北方大恐

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發豫之意其塔西遼主大石卒其妻蕭氏權國事大石不烟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

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

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

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鼎言吳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問遂爾朕異今浚成功當使

曰侯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

百倍今六飛一回人心解體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

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利卒多出其門無故而

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時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

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折彥質罷以張守學一時學者皆聚于剡然鼎

人以求進者亦蒙推用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治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

參知政事以呂頤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詔從之

大石

韓

趙鼎

張浚

呂祉

張守

程頤

陳公輔

金初

大明

知樞密院事。張浚改兼樞密使以秦檜為樞密使。何

蘄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張浚請

遵以日易月之制詔外朝從之宮中仍致喪三年

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己亥帝成服百

三年表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

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

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賦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

命浚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

三年之喪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

動而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

普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飲然憂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

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極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

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

臣曰我有大難乎此則此至聖神君是為而臣終亦成功

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

浚再疏符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群臣遙拜淵聖中丞

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二月癸巳朔

兄之可也望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廷從之

日有食之○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

倫陸蘄帝命謂

地上國既不見與其以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

飛自鄂

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

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

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襍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

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

相繼而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

攬轡未安躡躡蹶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

取易盈好逞易窮驚熱之材也帝稱善進拜太尉宣撫以

王德用為副

韓世忠張俊皆久負立功而飛少事俊為列將

三月帝

如建康府。以呂祉為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帝

至建康。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遣尊宣和皇后韋氏

為皇太后。帝一日號慟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

震引唐建中故事。請以呂頤浩兼行宮留守。孟庾罷。准

西宣撫使劉光世免。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呂祉節制之。

在淮西軍士多降。盜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

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職。會光世引疾乞解兵

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張浚因分其兵為六軍。命

呂祉節制之。張守曰。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

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夏四月。作太廟于建康。京湖宣

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留

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

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創舉臣

欲陛下假五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

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選。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

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滄。經略兩河。如此。則

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

如此。顧復何憂。淮止之機。朕不中。制發召至。寢閣命之曰。

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

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

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

德與屬。夙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尚言不習

通鑑纂要卷一百一十五

七

雖其判官實監其軍張浚如太平州淮西視師○五月召胡安國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萬安國帝召之將

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

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

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

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欲慕而

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

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此於荀揚韓氏仍詔館

閣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六

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敗六

月沈與求卒○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累詔起飛不得已

之飛遂復職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

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上奏言此者寢閣之命咸謂聖訓

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由

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鐵磨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秋七月

往來督戰虜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秋七月

嗣彀王仲湜卒○金晉國王粘沒喝卒粘沒喝內能謀國

勝有古名八月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屯盱眙揚沂中為

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屯廬州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

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復列狀交訟于都

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而命沂中

錡置司召淮西副統制劉璣赴行在璣以眾叛降于劉豫

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呂祉復至廬州劉璣又欲王

劉大相語然張丞相但喜公向前倘能立功雖有大過亦

禍略况此小嫌取當力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璣等感泣

命張俊揚浙中等為大帥而召巴赴行在大懼遂叛諸將
 晨謁杜坐定曉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瑄曰諸兵官有
 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杜見之大驚欲逐
 走不及為棧所執瑄及兵馬鎗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
 死之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據社三塔距淮三
 十里杜下馬立棗林下謂俊曰劉豫逆賊我豈見之衆逼
 杜上馬杜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
 中豈無英雄乃隨劉豫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
 行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走杜遂碎首折齒而死時有
 得杜括髮之帛歸吳中者杜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
 者哀之劉錡吳錫以九月詔張俊以廬州岳飛屯江州
 兵追俊不及而還九月詔張俊以廬州岳飛屯江州
 叛張俊始悔不用飛言飛乞遣計瑄不許詔駐師江州為
 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沒曷而兀木惡豫可以間而動會
 軍中得兀木謀者飛陽書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
 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女姓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
 許我今冬以會合冠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
 竟不至何肯我耶謀真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

同謀誅兀木率因謂謀曰吾以貧汝復遣至齊間舉兵期
 剗股幼書戒勿泄謀還以書示兀木兀木大驚馳白金主
 於是廢豫張俊免罷都督府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憐耻
 之意益決張俊免罷都督府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憐耻
 之大反復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
 我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銀巨細必以咨俊賜者將詔
 往往命俊草之及黜瓊叛居社死俊因引劄力求去帝問
 俊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俊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
 帝曰然則用趙鼎俊曰得之矣檜由是憾俊俊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

射兼樞密使。以劉錡知廬州。冬十月安置提舉江州

太平觀張浚于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

詔安撫淮西帝曰俊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
 已落穢帝曰浚罪當遠寬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
 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
 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九人計

憲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夫便真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秦

閔日以尹焯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焯奉召命以疾辭

少寬假以責求效不報金以擬懶兀木為左右副元帥

為秘書郎張俊棄盱眙還建康金罷汴執劉豫以歸廢

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韓世忠岳飛請伐金以復舊

壤不報初豫由粘及喝高慶裔而得立故奉二人持厚諸

之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

今齊國兵權聽元帥有節制而以東浚為元帥左都監屯

天原太捷不也為元帥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亮

穎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金主遂令捷

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木麾騎翼而擒之遂馳

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盛刃夾之囚

一外建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乃以鐵騎數千圍宮

行錢為汝敵殺魏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安

亦京留守李傳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官人出嫁得金一

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

乎遠近分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十二月其家屬徙臨漢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脩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十一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母喪去官○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倫將還提懶送之謂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河南地亦大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梓宮及太后且許歸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交趾郡王李陽煥卒子天祚嗣

通鑑續編卷第十五



通鑑續編卷第十六

年

八年

金天眷元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張守節負外

郎樓昭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

已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據都建康斷圖

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據都吳會以養

國力於是帝議還臨安張守節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

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陛

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

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以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

置使。金班女直小字金王所製也遂謂二月帝如臨安

府。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

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

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



得指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帝至臨安府自是定都矣一日內侍移竹戩入未下而卒

帝至臨安府內趙鼎見之責曰良巖花石之擾皆由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某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三月以仲偃為嗣濮王

以劉大中叅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言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然復有憂色曰數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陳與義罷

時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各今日之失

機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金以韓昉為翰林學士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五月王倫及金使烏陵恩

謀來倫至會寧見金主自謂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

議將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完顏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必德我完顏宗憲折之曰我俾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上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時蒲盧虎位在幹

本上撻懶宗雋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恩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

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紅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政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三二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議和此人主之孝也見主早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

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朝臣多言其不可者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天之辭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金以經義詞賦敵雖命盟吾無憾焉帝從其言群議遂息

兩科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以奉先聖祠事

凡五項時玠王庶自淮南還庶素有威嚴及視師坐壇上自大將已下悉以戎服步由

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岳飛自鄂州與庶書以張宗顏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開矣庶甚壯之

知廬州徙劉錡屯鎮江。秋七月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

如金秦檜請復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賈以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拜乃

外詔從之。八月金始頒行官制。金以所都會寧為上

京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

源初稱為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九月金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冬十月劉大中

罷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

曰趙丞相不待論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諶奏事久叱之退帝欲

當自為去就也趙鼎罷

法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諶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

應以一手誣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

樂於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既而御筆除宗子璘節度使封國公鼎奏建國公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帝曰此

徐之秦檜復留身不去不知所言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
 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誡鼎結臺諫及
 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時正論為章
 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
 留乃出知經與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
 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
 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
 如人患癩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傷元氣矣後王庶入
 對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也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
 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
 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
 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
 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
 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
 群臣預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群臣為患
 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

播起蓋不擇人為盡誅去則事定矣檜
 大喜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王倫及金

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
 院事蕭括為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地與倫借來通古至
 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帝待以客禮秦檜
 未見國書疑為封爵欲帝疑已以受之帝曰朕聞守太在
 太宗某業豈可受金人封爵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
 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洵洵若之何遂又白之臺諫中
 丞勾龍如淵請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為使通兩國
 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
 曰論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
 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
 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
 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
 冢宰諸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
 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
 納於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

先是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報趙鼎言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度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

江府向子誼致仕 乃乞致仕且言和議之非秦檜許之韓

世忠乞奏事行在所不許 初秦檜主和議命世忠移屯鎮

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

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

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甚重與臣請當之且言金

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

氣凋沮不報及張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

環和議不克而罷 **十一月以孫近叅知政事** 詔侍從臺諫許奏

知金得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乞斬秦檜詔貶銓監廣州

都鹽君 儂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政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

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

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

朝耳聞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百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

聽聞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

聞也復引古語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

也開又詰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

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群言乃詔金國

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

好得失於是從官曹開張蕤晏敦復魏石李彌遜尹焞梁

汝嘉樓紹蘇特彝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程朱松張廣

奏景夏常明范如圭馬時可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

捧杭州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

梓宮往廷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

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邀

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

五

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
臣禦其流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
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
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
志剗未已必繼有誰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謁或
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廢削土宇從
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濫時
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
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尚井無賴頃緣宰
臣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
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
欲臣妾我也欲割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
下所以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
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之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
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朝服異
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
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

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
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
焉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舍垢忍耻舉天下而
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
何如主死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
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
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
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
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
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
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
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夫
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袵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
大國之相也反驅之冠之俗而為左袵之鄉則檜也不推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
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
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
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

賁大政徒取文位如此有如勇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
 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
 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卒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
 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
 怒東海而死寧能與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妄凶
 悖釀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
 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
 倉宜與進士吳師古銓其書于木金人募其書千金朝士
 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慶州
 安遠縣皆死焉晏敷復謂人曰頃言檜茲諸君不以為然
 今方專國便敢尔**王庶罷**庶屢言和議非是不聽因乞免
 他日何所不至耶**王庶罷**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罷秦
 檜從之**二月以李光叅知政事榜諭及金通和**秦檜將揭
 榜以吏部尚書李光叅欲籍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
 請于帝而用之光叅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
 別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
 樞密宮及毋兄潮族餘無需索

充金國奉表報謝使。以施廷臣為侍御史莫將為起居

郎不敢拜監察御史施廷臣司農丞莫將附秦檜抗章力

侍郎晏敦復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作慈寧宮**以

命檜患之使樓炤諭以美官盡終不易請論**作慈寧宮**皇

太后壽氏好還**九年**金天眷**春正月大赦**以金國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

乃上穿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可南之境土歸

我與國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

雲之舉其鑿不速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益

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
 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
 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憂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
 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
 陛下積意兵取將士漸學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比肩

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
有之臣知其無與遊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
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
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
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
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思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
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為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
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
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怨貽後世議秦檜街之及
赦至鄂岳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
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
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益怒遂成讎譚吳璘在熙
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
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
也知廣州漣浦夫監明州比較務楊瑋皆上書極言和議之失秦檜深怒之

以王倫同僉書樞密院事充奉護梓宮迎請皇太后及割地界使。遣判大

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初史館校

以秦檜力建和議以書責檜由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

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

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

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遺何以慰神靈萃民志

乎帝恠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儂等以尹焞提舉

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謁告去

萬壽觀兼侍講焞固辭不拜先是資善堂相善李震疾亟

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學淵源可

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
和議為非加岳飛開府儀同三司飛固辭不許和議成則
固辭不拜加岳飛開府儀同三司飛固辭不許
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誦兵
勤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
居言獎諭之

飛乃受命以王倫為東京留守。以吳玠為四川宣撫

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太冗負節浮

費益治屯田至是議和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

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初賜內侍藍安

石謚宦者有謚自二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遘實為

三京宣諭使度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見求昌而下以遘發

秦檜以李綱為湖南安撫大使張浚為福建安撫大使。

以郭浩為陝西宣諭使。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為崇國

公聽讀于資善堂。王倫至汴金人以三京及陝西河南

地歸之王倫至汴見兀术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

府宿毫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术遂自

邠州渡河而還移以樓炤為書樞密院事。夏人陷府州

行臺于大名府。

夏四月命樓炤諭陝西諸路。以孟庾為西京留守

路允迪為南京留守。五月廊延副將李世輔自夏來歸

賜名顯忠綬德青潤人李世輔自唐以來世散蘇尾九族

廊延經略王庭募間者世輔應募與張琦俱往有敵入夜

而陶穴顯忠繼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

匹餘馬悉折其足廢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

金人陷延安授求奇父子官求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嚴

通鑑綱目卷之六

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
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約事金撤离喝來同州世輔以
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
捷世輔慰高望追騎甚多與撤离喝折箭為誓不得殺
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撤离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
殺得免世輔勞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
未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為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
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其故世輔泣
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
生擒撤离喝取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
之讎夏主曰尔能立功則不索借兵時有首豪號青面夜
叉者父為夏國患乃令世輔國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
馳奄至其帳擒之而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
王振武臣驍叱為陝西招撫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是年
二月也世輔至延安忽管趙惟清大呼曰郎延今復歸宋
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
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振武驍叱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
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移叱不從曰初經累乞

兵未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
刀所夥不及擒王振武縛之夏人以鐵錘子軍來世輔以
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躪無慮
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
日間得驍勇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
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撫諭之曰兩
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詣樓
于長安焜承制以為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
制送之行在勞世輔乃率部下三
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六月皇后邢氏崩于金之

王國城。夏國主乾順卒子仁孝立。吳玠卒。玠善讀史

師者錄置座古積又增補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
不求近小制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
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
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之卒年四十七自
官平之財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
無蜀父矣故西人思之為作廟以奉焉
竄澧州推官韓

紉于循州上書論講以孟庾兼東京留守。士儂還自河

南貶兵部侍郎張燾知成都府士儂至鄂岳飛請以輕騎

秦檜白止之士儂出蔡頰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

曰父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遂入柏城披歷捧養隨

宜葶治德舉而還詔封士儂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

之禍上及山陵雖珍珍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雖也因極

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如何燾

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誠帝默然秦檜忠之出燾知成

都樓燾承制以揚政為熙河經略使吳璘為秦鳳經略使

屯興元以保蜀郭浩為廊延經略使屯延安以守陝。東

京留守王倫如金人執之元木言千金主曰撻懶蒲盧

今宋使在汴勿令諭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

至汴倫即解留鑰將傳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

手及金人秋七月以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司事于河

池。金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宋國主蒲盧虎自以太宗

為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

虎宗雋皆伏誅以撻懶屬導釋不問出為行臺左丞相居

燕金以兀木為都元帥。金以杜充為行臺右丞相。撻

焯還自鳳翔。八月金撻懶等復謀反伏誅金魯國土撻

肆不法復與翼王鵬懶等謀反事覺金主且疑撻懶與宋

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撻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

黨皆死蘇符如金且實正冬十月金徙王倫于河間遣副使藍

公佐還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其翰

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張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皆

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蒲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

...

...

...

...

...

...

...

...

...

...

...

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
 兩國耳然文後曰却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
 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
 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
 待報命之至嗣僕王仲偁卒○十一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和
 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
 我欲張子野心不可待備不可撤秦檜惡之光後折檜
 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
 國權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十年金天眷三年夏春正月以莫將為迎護梓宮奉

迎兩宮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綱薨于福州年

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
 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志誠義
 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處鼎安否
 其為速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罪力彈憲於時遂致其歸莫

或統之二帝行至於北行而來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
 亦豈至為南渡之備安聊惜哉

守李顯忠為南京副留守○夏四月金蜀國公銀朮可卒

○韓肖胄罷○五月作敷文閣秦安徽宗金人分道南侵

兀朮至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之河南州縣皆復為金兀

以歸地于宋為非計而張通古又以宋置戍河南言於韓
 本請及宋部署未定嘗議收復韓本然之及捷懶誅兀朮
 遂與幹本定謀集國中兵於邠州金主乃如燕京命兀朮
 自黎陽趨汴撒瑪喝出河中趨陝西聶萬攻山東李成攻
 河南於是兀朮與孔彥舟趙榮麟瓊等攻汴孟庾金冊李
 降兀朮入居龍德宮遣兵攻河南州縣皆降之

仁孝為夏國王○金烏祿侵南京留守路允迪以城降之

黃王烏祿太祖之孫
 許王幹里朶之子也金李成侵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

○金撒离喝取永興軍陝西州縣皆降之。○金烏祿圍順

昌府劉錡敗之六月兀朮不來戰錡復大敗之兀朮走還汴

順昌圍解劉錡起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人及殿司卒三千為四萬人自臨安泝江絕淮至

渴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

兼程而進聞金人敗退臨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

百里至順昌城中謀依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

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城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

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軍軍以將廢于汴皆

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錡以東京已降皆曰金

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遠徙釋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

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

葉之吾意決矣取言去者斬惟都將許清奮曰大尉奉命

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

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

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盡棄其

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朕有不利即焚

吾家毋辱殺乎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欄

柵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攜刀劍爭呼躍曰平

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

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窺車以輪棘埋

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

凡六日粗軍而金游兵已涉潁河至城下五月壬寅金人

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將

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

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

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

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

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

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

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

感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闔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

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織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後

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號如市

角聲

角聲

角聲

角聲

角聲

角聲

角聲

角聲

角聲

角聲

并兒以為賊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鼙聲即聚金人益不能則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奔聞之即索靴上馬與孔彥舟擲壘趙榮等帥十萬衆來援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鎬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鎬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逼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鎬募得曹成二人論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絳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韓俊謂廷以兩國議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木問之對如前兀木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韓俊車後一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鎬王子兀木至城下責者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鎬遣取訓以書約戰兀木怒曰劉鎬何敢

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勦如矢趨倒耳取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請大戰兀木曰諾乃下令明曰府治會食遲明鎬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鎬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驟遠來疲弊鎬士氣開暇敵晝夜不解甲鎬軍皆休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鎬按兵不動連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趨搏搏有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戰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木拔營去鎬遣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木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兇年大斧斫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鎬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遽

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所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與器甲積如山阜兀木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譴常以下皆鞭之遂擁眾還汴是役也鎬雖以寡禦衆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

吳璘使李師顏敗金人于扶風拔之撤離喝會良可惜也

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吳璘隨胡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言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關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亦遣姚仲拒敵于石壁敗之金將以風獲三將及女直百十七人撤離喝怒甚自賊百通坊姚

仲力戰
破之
岳飛將牛皋敗金人于京西。郭浩使鄭建充敗

金人于醴州拔之。樓炤以父喪去位。王彥敗金撤離

喝于青谿嶺撤離喝走還鳳翔。詔齊安郡王士儂主奉

濮王祠事。使李若虛諭岳飛班師飛遣將分布經略而

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

而秦檜方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軍諭指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

來機難輕**韓世忠使王勝成閔大敗金人于淮陽軍。岳**

飛于金人戰于蔡州敗之復其城。閏月張俊使宋超敗

金人于朱家村。胡世將使田晟大敗金人于涇州。岳

飛使張憲敗金韓常于潁昌復潁昌及淮寧府。岳飛使郝政敗金人于鄭州復其城。知河南府李興復汝州遂敗金人于河清復伊陽等八縣李成遁去。韓世忠使王勝復海州金人來救勝大敗之。王德復宿州遂會張俊于城父金烏祿及鄆瓊奪亳州遁去俊入亳留二日而還次于壽春後遣王德援潁昌兵還就徽德復宿州德倍道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尔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尔何為者金將遂投兵降守將馬秦猶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鄆瓊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也即引眾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

德已請棄勢取後不從而還初德以十六騎徑入德府時見一臣姓姚大帥以屬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上見一夜叉耳由是入呼為王夜叉安置秘書少監趙鼎于潮州秦檜機外和而中異惡鼎居越偏已諷中丞王次翁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命遂徙鼎泉州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憎忌其復用又諷次翁等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萬緡詔降官為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與化軍居住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巳乃秋七月岳飛使張應會取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李興復永興軍。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為中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擄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非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矣檜德其言

岳飛大敗金兀朮于郾城命諸將分道出戰遂引同列

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術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
 戰飛聞之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術怒合
 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
 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
 金屍布野兀術以楊子馬萬五千來飛飛步卒以麻札刀
 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楊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
 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術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
 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

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為判官。金兀術侵潁昌

岳飛使王貴敗之兀術既敗于郾城憤甚合師十二萬次

楊沂中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撤八千戶百人再與死
 之獲其尸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
 術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深
 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統而兀術果至貴將游奕雲將皆
 急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岳飛使梁
 立右翼繼之敵兀術將夏金吾兀術引兵還汴

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

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直絕斷金人山東河北岳飛大敗

金兀術于朱仙鎮兀術走還汴飛遣使脩治諸陵飛進軍

汴京四十五里與兀術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岳
 大破之兀術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膏治之而還

飛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鄂州金復取潁昌淮寧府蔡鄭

州飛固辭職不許飛與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

皆得其賞中原蒸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與兵
 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
 糗糧以饋義軍頂盔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
 人號令不行兀術統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
 曰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劬金將烏陵思謀
 秦鞏勇孫點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

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
金龍虎大王之將忱查等亦密受飛檄榜自其國來降金
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
與諸君商飲爾因上奏與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
致元木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盡淮
以北與金爲和諷專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
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
字牌飛憤慨立下東面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
鄙欲引兵還民遽馬慟哭詳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一迎
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
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從從而
期者知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開田處之初兀未敗于朱
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
兀未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
謂可守生日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岳以保且不免况汝成功乎死亦無憾遂留不去及飛還兀
未遣兵追之不及岳河南新復州皆復爲金有飛還兀
勢力請解兵橋不許已而入朝帝問之飛拜謝曰

月以張九成喻樛

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

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驚憂
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
姦皆中興之本也本開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
下費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
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擢寘首選
乃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
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
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
曰九成謂爲異議將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
可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揚沂中之師潰于宿州遂自壽春渡淮
而還金人屠宿州○九月使李易諭韓世忠罷兵還鎮○

金人復入西京知府李興出走。以郭浩知金州節制陝西河東軍馬。冬十月金撒离喝取慶陽府河東經略使

王忠恭死之。忠植本河東出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撒离喝把

慶陽知府宋萬年以城降胡世將。撒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送于撒离喝。撒离喝使人諭城降。忠植至慶陽。城下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离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時金當速。彼我遂遇害。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時金當速。彼我遂遇害。

十二月金以阿离補得四十九代孫承奉。即璠遂封之。

撒离喝為左右副元帥。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復取河南

行憲中原。士民懷感。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

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山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下村寨。間

十一年金皇統春正月金兀朮入壽春府遂渡淮入廬州

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比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

詔揚沂中帥師赴淮西岳飛進師江州。金主

初熙袞冕。二月王德復和州金兀朮退師昭關德又敗

之遂復昭關。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

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因請而行。

巴而夜拔和州。拔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既而德又敗韓常于含山。縣東又敗兀朮。詔韓世

木于昭關。復含山及昭關。金人來爭。德復敗之。

忠帥師援淮西。揚沂中劉錡及金兀朮戰于柘臯大敗

之遂復廬州。初兀朮攻廬州詔劉錡自太平州援之錡渡

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衝引兵出青溪兩戰皆捷兀朮以

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

數隊踰橋射檣而坐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揚沂中

之師翌日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惟俊後期

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

曰事當機會何待宜撫也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

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

當先擊之揮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

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噪從之金人以拐子

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

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敵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

于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保于紫金山

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親

帥兵逆于沂中等又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

敗之兀朮遂北遂復廬州

俸。金改封道君皇帝為天水郡王淵聖皇帝為天水郡

公故遼主延禧為豫王。金主親祀孔子。孔子廟比面再

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

羞自是願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一

皆帥師還鎮

張俊揚沂中劉錡奉詔班師乃棄淮西而歸

會金人圍濠濠守王進告急俊乃復邀沂中

劉錡于黃連埠同往援之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

名諸將謀之謂沂中曰何以處此沂中曰戰爾錡曰本

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

也若不若退帥探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

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而還必有謀也

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

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烟起城中

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

安敢領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

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帥師至城

下亦不剄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自宣化渡江錡時軍

藉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索何錡曰揚宣撫兵安在

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毋恐錡請以疾卒禦之宣撫試

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願

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

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至曰謀者亦

也乃取方殿後岳飛帥師救廬州不及遂還舒州

飛奉金之車且乃選岳飛帥師救廬州不及遂還舒州人舉國

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搆之彼必奔命可坐而弊

帝不從飛復恐帝怠於退敵乃奏臣如搆虛勢必得利若

以敵方在迤未暇遠圖欲乞親至前黃以議攻節帝乃

詔飛會師斬黃陂至廬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兀木自渦口渡淮北去。張俊還師建康。劉錡還師太

平。揚沂中還師臨安。夏四月孫近罷。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故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

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密別兵柄自解檜喜乃密

奏檜專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

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矣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

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赴樞府治事而進范同為翰林學士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金人不敢犯檜至是以其軍儲錢米百萬緡不歸于國罷宣撫

司以其兵請御前

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謀御前且力贊和議秦檜深喜之遂罷三宣

遇出師臨時取旨

五月置兩淮江東西湖廣京西四道

總領軍馬錢糧官

自張俊以趙開總領四川財賦掌措置移運應辦諸軍錢糧至是收三大將兵

權以其兵分屯諸處乃置三總領所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遂預聞軍政其後鎮江諸軍錢糧

淮東掌之鄂州荆南江州諸軍錢糧湖廣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掌之與四川總領凡四所而江東西京西

二道則廢詔張俊岳飛如楚州巡視邊防

俊至楚州以海州城不可守毀之遷其民

統歸世忠軍還鎮江

金太師領三省事

幹本自天會初即當

國事議禮制度興學選士

六月以秦檜為尚書左僕射兼

樞密使罷劉光世兵以為萬壽觀使

光世尋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

以不嚴取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輔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知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

行事方之韓世忠

張俊岳飛還自楚州。秋七月以范同

參知政事。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揚析中城之至

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今知荆南府

措置軍務。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

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

知温州王居正

居正立朝累與秦檜相持且力辨王安石父

知不為檜所容以日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

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籛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

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振起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

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岳飛罷初飛在諸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
 輕欲教飛勿苦降意飛不聽及同如楚州俊以韓世忠屢
 抗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省嵬軍飛義不肯俊弗悅
 俊又欲備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
 保計俟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
 令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
 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
 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先
 是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
 主善為師之語悲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
 其主耶元木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
 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
 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縠侍御史羅汝揖謀議大夫万俟
 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至舒蕪而不進及與張俊按
 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龍
 州郭浩復華州詔班師遂皆還鎮吳璘按秦州聞金統軍如蓋與習不從合

兵五萬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
 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
 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
 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見陣以拒馬為限鐵鈞
 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
 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曠
 于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
 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蒲敵雖銳不能當也
 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
 不敢輕犯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
 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密突夜半璘遣姚仲王彥衛故截
 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
 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
 將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
 迭戰輕裘肥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
 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
 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
 之而楊政拔龍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

詔至麟即自騰家城引兵還河池浩莫將還自金詔劉

光遠為金國通問使兀朮欲議和縱莫將南還冬十月金

人入楚泗州。劉光遠還自金詔以魏良臣為金國通議

使兀朮遣光遠還娶重使下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獄秦

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

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

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

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槍又聞飛統制王俊

善告許號鵬兒以燕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即

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

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悖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

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鞫之憲未至俊預為獄以

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

鞫錄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督還兵計憲被掠

奪完膚意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槍械憲至行在下大理

寺獄槍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

動搖人心槍矯詔遣使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

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槍命中丞何鑄大理

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

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膏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

察其冤白之槍槍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

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槍

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方俊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

于鵬孫輩致書張軍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

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

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措准西逗遛事為言高喜白槍簿錄

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姓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

送官藏之以滅迹高又使于鵬孫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

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

輔弼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儀請以

百口保飛無它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

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韓世忠？」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天下也。韓世忠罷，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吊民伐罪之師，自此興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比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尋進封咸安郡王。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檜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慈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神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莫不精絕。」

金人取濠州。邵隆復商號陝州。十一月，范同罷。秦檜惡安置提舉洞霄宮李光于藤州。秦檜忌光諷中丞万俟卨論魏良臣及金蕭毅來。光陰懷怨望，與孫近朋比也。

教而具贖為審議使與良臣借來議以淮水及金平畫淮為界未割唐鄧二州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

水中流為疆以唐鄧二州界之

萬級入見帝悉從其所請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

祭天地宗廟杜稷立盟書約以淮水中流為疆割唐鄧二州界之休兵息民各守境上詔川陝宣撫司毋出兵生事

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

臣

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

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界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

其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降命臣等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鑄至汴見兀木遂如會寧

鄭剛中分畫京西唐鄧陝西地界以界金人

金既與宋畫界其壤地東

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噎謀克地為邊右旋入秦州邊廬火所浚界壤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喻黃河復西歷茂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州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州西南四十里取淮之中流與宋為界凡十九路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亦云盛矣宋既失中原陝右于金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大散關為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四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焉

秦檜殺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寺獄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秦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于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冤下

大理獄犯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秩始在金以蠟書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動酒相賀云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驥乃飾名誅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廩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啖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一軍吏秋毫無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 西遼 春正月張俊還自鎮江。金

衍聖公孔璠卒子拯嗣。二月准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

王。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

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六及何鑄往使帝召至內

殿論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加俾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

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議說之庶彼

有慮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工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

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金改封劉豫為曹王

遣歸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卅年氏

○三月放判大宗正寺齊安郡王士儂于建州以其救岳

也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百各四月策進士于射殿賜

陳誠之秦燭等及第。秦燭無子而一妻兄王煥孽子燔養之

故以誠之為首而燭次之以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

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金使劉筈來金遣左宣徽

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且許歸金主立其子濟安為

太子。金自太宗及金主皆自諸班勃種脩臨安府學為太

學。○五月以鄭剛中為川陝宣撫副使置州沈昭遠如金

賀金主初置權場于盱眙其後又置于光州東陽安豐金

主燕群臣于五雲樓。金主自去年荒于酒諫者輒飲以酒

至是燕群臣于五雲樓盡醉乃罷六月安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于

流辰州八月何鑄罷秦檜以鑄不得會岳飛之獄怒之誤以死

遂出知徽州以方俟高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皇太后幸

氏至自金居于慈寧宮右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

積時方著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頰秋涼進發

已而稱使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

虞鄭剛中以商秦之半界金人葉方山和尚二原以大散關

為界○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邢氏卒懿節皇后邢氏之喪

至自金帝易總服奉安于龍德別宮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充樞密

總護使○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以王次翁

充金國報謝使○以郭浩為金房開達四州經畧安撫使

○楊愿如金始賀正且也金置權場于壽州鳳翔府○冬十

月葬徽宗及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柩之尋改曰永

祐以程克俊僉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

辭不拜以太后河壻推恩也檜以十一月貶何鑄為祕書

少監以其援岳飛也張俊有罪免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

和議已定而俊居位無求去之意檜調臺臣江選論之俊

乃求去遂以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

於諸將中者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訾

薄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焞質直私教實體力行程願嘗以脅許之且曰我死而不

失其正者尹氏子也詔祕書少監秦熈脩建炎以來日曆秦檜自知不為士論

所與乃乞以子燁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已功自頌其事使著作即王楊英周執羔上之孟忠厚罷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僚婿也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十二月金太子畢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齊安卒。西遼感天后蕭氏卒子夷列立籍民十八萬四

百十五

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春月作景靈宮于臨安

初東京奉先之制太廟以奉神主歲

互享之宗室諸王行事朔祭而月薦新則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皇帝親享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齊后妃繼之遇郊祀明堂大禮則先期二日帝親詣景靈宮行朝享禮至是群臣乞擇奕壇之地做景靈宮舊壇隨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還時容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副罔極之恩帝從之乃築三殿聖祖弟前宣

相至諸帝居中元天大聖后與諸后居後殿凡三月築太

上元寒食七夕及帝后忌辰用道釋作法事

杜太穆壇。築園丘。夏四月頒鄉飲酒儀于諸州。閏

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即位后嘗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

善翰墨。雖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那后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選至是秦檜聚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

王次翁罷。斥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五月金

初立太廟社稷。六月程克俊罷。秋八月行人洪皓張

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

三人得歸已而金人懼為已患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

百餘家陳王兀室聚落也兀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食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兀

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兀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兀室怒曰：汝作和，專官而口硬如此，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辭，可也。兀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兀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兀室曰：汝性直，不誑我，乃與如燕及兀朮殺兀室黨，與皆死。獨皓與異議，得免。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每遇貴族名家子，姓流落于北者，盡力拯救之。嘗求得章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初，宇文虛中薦皓于金主。欲以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因欲逃歸。請于韓昉。乞就真定大名居止，以自養。昉知其情，乃以為中京留守判官。皓迄不就職。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賢，日月志不忘君。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疑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鄭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憚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遂除皓徽。

猷謂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翰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于柞山。踰年，檜遣于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巳。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徒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閣脩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遣宇文虛中至雲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此。臣之吾有死。尔金人怒，絕其饑。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

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于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款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夜涼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并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語君何悲也及祐沒啜死并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簡行歸報王倫還以并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煮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泗水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請丞相張浚曰并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并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深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黠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書畫爲獻秦檜惡其言敵情毒以初補官易密教
關而卒遣汪統奉迎累朝神御于温州。九月宗室左朝

奉大夫子儻卒詔普安郡王瑛解官持服。冬十月奉安

累朝神御于景靈宮。十一月有事于園丘赦。十二月

癸未朔日食不見。金使完顏朶朶來賀正也初營田于關外

。達祕書省。求遺書

通鑑續編卷第十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連年如絲若可

九

通鑑續編卷第十七

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

春正月

行人王倫為金所殺

倫為平

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許也金脅以威倫拒益力金其使仲繼執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謝天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汚以偽職臣敢死一死以辱命遂就繼於是河間地震雨雪三日聞者哀之

俟高麗以樓炤僉書樞密院

事初高自金還秦曾假金人

難之他日高奏事退檜坐殿吏鈔紙尾進高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

語諷言官李文會

語諷言官李文會

高問請帝相學從之三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國學大成



胡寅以四阿旨夏四月作渾儀秦增慮為人所

文飾移書責之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八月觀伺朝廷作五月樓炤

以李文會僉書樞密院事且經界局于平江府以李椿

年領其享秦增之請也金使烏延和來六月黜配太學

生張伯麟于吉陽軍伯麟嘗九月以

吳璘為利州西路安撫使治以陽政為利

州東路安撫使治興元府利徙趙鼎于吉陽軍

秦增怨鼎不附和議凡鼎所者如張九成折彥質張

解者卒承宗皆指為鼎黨聚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

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怒是持陛下終無子也宜俟

子乃立於廷御史王滋言帝未有嗣宜祀高媒乃築壇于

園立東至是中丞詹大方希增意刻鼎與其黨范冲邪謀

密計轉相扇惑以微無妄之禍蓋指皇子而冲嘗為胡善

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畏餘生之無幾

丹心未泯誓死以不移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願之學右

言何若指程願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十一月徙李光

于瓊州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僉書樞密院事秦增

得為翰林學士一時言命精張擴潤色續詠二毫筆詩愿

以為譏已誦于檜擴坐斥及為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至

書六經于國子監

十五年金皇統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分經

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二月封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

出就外第與普安郡王官夏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帝

幸秦檜第先是知慶州薛弼州民折朽柱中有文曰天

文以粉飾治具為苟安餘杭言乞詔付史館於是脩飾彌

其意者輒陷以罪曾傳默詩謂祥瑞之奏日至矣凡特

技獻者以臯夔稷契為不足必曰元聖至是踴第一區帝

親幸之加檜妻婦子孫官封等書一總格天之開六字以

賜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以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為

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恩數相

十六年金皇統春正月行籍禮。二月毀淫祠。作秦

檜家廟。三月作武學。五月作景鐘高九尺觀祠

上帝則用之

秦檜製銘焉。金右丞相韓企先卒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

推較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以培植契勸後進為己責任

省之臣號多君子稱頌相焉。高麗王楷卒子覲立。六月

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虛中之才號為國師

見女直人縣以虜鹵目之責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至是

唐括剛等告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

書寫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區籍南來士大夫家家

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有

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於是虛中與秋九月以何鑄為金

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士談瑤孫也

國祈請請國金劉豫死。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放

萬壽觀使張浚于連州其見浚自福州上疏言當今守勢

不止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

心謹察情偽使在我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

卯丁

後將監騰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

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僉書樞

密院事。以秦熈為資政殿大學士。二月李若谷罷。

三月何若罷。以段拂參知政事。夏四月以汪勃僉書

樞密院事。五月安置知饒州洪皓于英州闕浙大水宣

陽軍而諷諫官詹大方論時弊為劉頭交更相非譽言

置官秋七月召鄧剛中還以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

司事附中治符八月清遠軍都副使趙鼎卒于吉

陽軍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不泄其情廣西帥張宗元時魏驪米會降旨趙鼎幸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

庚戌

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慮不尔商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于檜齋志以沒於中興賢相則鼎為稱首焉

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熈知樞密院

事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罷秦熈為觀文殿學士兼

侍讀位次右僕射禧乞避父子共政也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

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罷四川宣撫

司以李玘為四川宣撫制置使。六月金以完顏亮為平

章政事

元本名迪六乃太祖孫而幹本之子也為人慍急猜忌殘忍自數自以己與金主同為太祖孫遂懷

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仗威嚴以觀伏小人猛安蕭裕傾險敢決亮結納之年為論天下事裕揣知其意因曰留守

先太師太在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進平章

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要職引裕為兵部侍郎秋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僉

書樞密院事。金以完顏宗賢為左丞相宗賢請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

人金主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自今本國及諸名入量才通用之九月詹大方

卒冬十月以余堯弼僉書樞密院事。金太師領三省事

兀朮卒金自粘沒喝死撻懶蒲盧禿等皆有自為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則日就衰弱矣故

其國論功以為粘沒十一月徙胡銓于吉陽軍新州守臣張隸承秦

有復惟兀朮一人耳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金主自即

唱酬悲望故也

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兀朮既沒其後裴滿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

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納怒至於手刃侍臣亮嘗生口金主道進侍局直長大與國

以同馬光畫像王吐鶻麻馬賜之右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與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悅疑畏愈甚與國亮

母族也遂因之以作亂

己巳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海陵春三月癸未

朔日有食之。金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亮既得政益邀譽引

用勢望子孫夏五月金黜完顏亮行臺尚書省事四月壬申夜大

結其權心風雨雷電震壞殿鴟尾有火入金主寢內燒燔慢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大風壞民居官舍五木人畜皆飄

十數里死傷者四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肆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然金主不悅故出亮亮行過十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主殺其左司即中三合

近侍高壽星等當遷屯燕南入諫于裴滿后后以白金主且激怒之

金主曰我者治罪遂殺三合而杖平章政事不總壽星竟不遷東德由是悲望

亮為平章政事

亮行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九月金復召完顏

金主殺其弟

亮杖乘馬又杖左丞唐括辨二

烏帶以其謀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非王常勝乎亮問其故辨曰鄧王子阿懶

亮曰阿懶屬球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且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

裴滿后曰辨汝公餘竊竊聚語臣深恠之右以白金主金主怒召辨謂曰尔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

阿懶達懶且惡持恩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搆常勝查刺

等殺之

十一月金主殺其右裴滿氏

金主積怒于右遂殺之而召唐王

撒卯納

十二月金亮弑其父亶而自立

護衛十人長僕故忽立舊受斡本

徒單阿里出虎與大興國俱給事殺時時乘夜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以為常與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

令史亮因使老僧結與國為內應與國遂與亮定約會金主獵選殺其妃四人亮因群臣震怒十二月丁巳乘忽土

阿里出虎內直作變是夜與國取符鑰納亮及左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知烏帶徒單貞李老僧等入官亮懷

刀與其妹婿特爾隨辨至官門守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

敢動遂入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刀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死秉德等未有所屬

忽土曰始者義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亮坐稱萬歲秉德遂與群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立召大臣因殺曹

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括辨為右丞
相馬帶為平章政事僕散忽土阿里出虎為副提點徒單
貞為左衛將軍大興國為廣寧尹蕭裕為秘書監蓋裝滿
后為悼平皇后大赦改元熙宗之世皆內無事敬禮大臣
委以國政故其治有足觀者末年
酌酒宴故人懷危懼自致凶禍焉金主亮追廢其故主亶

為東昏主。金主追謚其考染宋國王幹本為帝廟號德宗

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施全刺秦檜于道中不克檜殺之

檜趨朝殿前河後軍使臣施全拔刀于道遮檜有與刺之
不中捕送大理檜親帥之至對曰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

獨不肯殺我欲殺汝也詔罪于市曰金主尊其嫡母徒單
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槍以自衛

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金主亮正室徒單氏無子次室大氏

氏事之甚謹相得至歡而金主自以二母有嫡妾之分心
不自安及秋熙宗徒單公曰帝雖失道大臣豈可至此及

入宮見金主下賀金主銜之至是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後
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
生日酒酌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坐客語大氏跪者久
之金主怒而出曰今日諸公主宗婦與徒單后語者皆杖
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自是嫌隙成矣三月以余堯弼參知

政事巫伋僉書樞密院事。余堯弼金主亮即位也及

上皇帝玉帶附遺于宗其秘書即張仲軒曰此帝世之寶
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寶之外府耳仲軒

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矣以秦堯為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詩觀
意遂每事先意逢之矣

使。治私史編管石承務郎李孟堅于峽州李光在瓊嘗

子右承務郎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許其事秦檜
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寃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

史語涉譏諉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求不檢舉孟堅除
名編管峽州於岳胡寅程瑤潘良貴宗敏張壽許忻賀允

中吳元八人皆正直微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秦
錄坐黜降有差以嘗以白金與寅實報書云願公脩政任賢尊王攘狄檜
夏

四月置力田科。金主大殺其宗室以蕭裕為尚書左丞

蕭聖為禮部尚書初金主在熙宗世其太宗諸子盛強忌

丞相秉德等皆謀廢立而不即勸進街之將盡誅焉恐國人

以秉德等皆盛親大臣無罪而處人心不服於是裕奉尚

書省譯史蕭王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

判大宗正寺知聖甲第等勸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

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射孫補南平後領行臺事秉德并

誅其親屬復殺太子孫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

人詔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弟溥陽後五月秦檜上中興聖

統詔奉安于景靈宮王惟所檢討官王曠六月加秦熿

少保。秋七月除新米稅。八月徙張浚于永州秦檜又

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金主又使

郡丞汪召錫共同察之。金主遣參知政事王予尚主

謂之曰朕始得天下嘗患太宗諸子方強賴社稷之靈卿

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使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九月竄大常主簿吳元美于容州元美作夏二子傳播故

以為竊殺大逆且言元美家有潛光亭商冬十月金主殺

其左副元帥撤離喝平章政事李亨部尚書謀里野夷

其族金主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

政赴檜弟議事十一月半于檜始命有與八

天辛

三十一年

金天德三年

春正月金初置國子監。二月以巫伋

為金國祈請使

請淵聖及皇族也

三月金營宮于燕京

金主稍習經史

慕中國朝聘之尊容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庀艱於轉漕民難於赴訴不若從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詔廣燕城建宮室有司關上燕城宮室制度營燕陰陽五姓所宜金主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策紂居之雖上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上為遂遺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成周九里三十室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年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備傳黃金而後開以三金器飛空如落雪一夏五月金主職之費以億萬計庚申復改元為天德

納其宗婦于宮

宰臣請益金主命徒單貞語之曰前所誅黨人諸野多朕中表親宜選焉遂納

李言于夢嘗吸宗固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亂里四人之妻于宮而亂里妻高氏在庚以為儲儀金主為人善歸

使。九月巫伋還自金

伋還言金不詳所請

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二十二年

金天德四年

春三月編修皇太子之奇之荀于梅蓉

州

秦檜也貶直龍圖閣丞坐有于筠州竄監都作院王遠于

高州

通書趙鼎王庶力詆和議也

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僉書樞密院

事

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謂伋曰里中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

日拜相伋皇恐而罷中丞章復

秋七月金主使唐括定哥

殺其夫崇義節度使烏帶以定哥為貴妃。九月章復罷

冬十月以宋堯欽為樞密院事。竄從政郎楊煒于萬安

申子

軍

初煒嘗言議和戎非便欲款李光未上先見蕭振言

昌時提點浙東刑獄以兵事聞于煒乃大索煒家得

其書草遂竄煒而諱李光亦不檢舉居振于池州

二十三年金貞元春三月金遷都于燕至燕京初備法駕

下詔改元親選宦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金改燕京為中都汴京為南京中京

為北京廢上京為會寧府金主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為中都大興府削上

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以王循友知建康府循友知鎮江上書乞

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金以蕭裕為右丞相夏四月金

命大氏在燕常思念故千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甚厚撫母相忘也及病死嘗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

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求壽宮五月以蕭振為四川

借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安撫制置使。金主殺其弟西京留守蒲家。冬十月宋

樸罷。以史才僉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金主納其叔母

阿懶為昭妃召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民于濟南烏林答民

自殺金主恣於淫泆壽將主什古幹萬不之女也靜樂

混同郡君莎里真及其木之女也師姑兒宗雋之女也

姊妹鄰國夫人重節蒲餘都阿魯之女也皆金主之從

安妻奈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金主無所忌耻皆與之

私至是瘞括定哥與其奴通金主殺之而納其叔父曹王

宗敏之妻阿懶為昭妃既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

括石哥而以為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純之

又察金主姊之女也又召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民于濟

南烏林答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斃不以

我當自斃不以

相累也行至良鄉自殺凡妃王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禁中習染及涉一里真最得幸焉金劍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不聽出外常誠一語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利其自凡出入不得獨一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曰入後下階砌行者死男女倉卒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以後言者死言者則皆免罪

二十四年

金貞元二年

西遼承天福元年

春正月金蕭裕謀反伏

誅

然在相位恃功專恣勢傾朝廷全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二裕以金主精忠忍殺恐將及禍遂與蕭馮家奴謀立故廢主豫王延三月竄何允于英州免上書訟其

禧之務事覺伏誅

三月竄何允于英州

免上書訟其

人書乞存趙氏秦檜以其與已分功縮管英州

夏四月以孔撻襲封衍聖公

子也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金始置交鈔庫

金以銅少始置交鈔庫

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貫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錢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取工本錢十五文公私便焉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僉

樞密院事

秋七月敗四川制置使蕭振于池州以符行

中代之

振治蜀以寬而總領財賦昔行中附以秦壇脩撰秦檜以急欲為務政振貶而行中用以秦壇脩撰

實錄院

填檜孫也是年三月以敷文閣待制試進士舉省試殿試皆為第一檜從子煇煇姻黨周夤沈與傑

皆登上第及廷試知貢舉洪思退以填第一帝讀其策以其皆檜煇語遂擢煇孝祥第一而降填居第三至是脩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政事鄭仲熊僉書樞密院事加秦熈少傅封嘉國公

金毀會寧舊宮及大族第宅夷其址而耕之十二月竄

知饒州洪興程瑀語講解義已而與程書為西轉運副使魏安行于昭欽州秦檜疑

閣學士程瑀語講解義已而與程書為序安行為鏐板至是毀之而加罪於二人竄通判武崗軍

方疇知雷州王耀于永辰州時通書于別錄通西遼主夷

列卒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事子幼故也自號

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春二月竄常州通判沈長卿仁和縣尉

芮燁于化州武岡軍張卿書與李光格議和議又與芮燁

乾坤之句夏四月施鉅罷。五月丁未朔且有食之。六

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僉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為純州

秦檜惡同岳飛姓也秋七月進封李天祚為南平王。八月下趙鼎

子汾等于大理寺獄

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朝

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

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石錫

告宗室知泉州令於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

斬誦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於飲

別厚賂必有姦謀詔送汾令於大理鞫使汾自誣與張

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

釋書獲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冬十月秦檜有疾詔進封為

建康郡王加其子燁少師並令致仕是夕檜卒檜為相屏

帝耳目一時臺諫非誦檜功德則計人語言以中傷善類

或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則止言乞禁銷金鋪翠鹿胎冠子

以塞責百官當輪對者多謂告避免群小媚檜無所不至

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

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及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

一語惟流涕而已其子燁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

不當與帝選官命沈虛中草檄及煇制並令致仕煇猶遣
子填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紳夜見其黨殿中
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請已為相帝不聽檄卒遣表
有云願陛下益堅鄰國之權盟謹國是之操動贈中王謚
忠獻檜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
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
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誘訕曰指斥曰怨望曰
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之心九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
授臺諫識之者曰老奉筆也察伺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議
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除補內侍及擊師王繼先伺上動
辭郡國事惟申寶無一至帝前者又立久任之說士淹滯
失職有十年不離者自其專相易與政二十八人皆世無
一舉柔佞矯制者率自冗散以拔之或自言官承旨彈擊
輒以政府報焉然甫入即出惟深德王次翁故歷四年而
始去之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珣寶兒簡及門陰險深
阻與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旬以一二語傾辦之俾帝
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以湯思退謫知政事初
年殘忍尤甚故與大獄焉

湯思退謫知政事初年殘忍尤甚故與大獄焉
治奉檜姻黨安置曹泳鄭億年于

州竄莫汲等九人于嶺南免林一飛等二十三人官。

金主迎其太后徒單氏至燕

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沙流河金主

親迎之且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

不孝久使溫清願太后痛苦之不然不安后親扶起叱約

杖者退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

忍答我有子如是寧忍答乎既至燕居于壽康宮金主事
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掖之常從輿筆徒行后所御物
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十一月以魏良臣參知政事。以
士俊為嗣濮王令諷為安定郡王

嗣濮王安定郡王自令
士俊為嗣濮王令諷為安定郡王

維封九十餘年。至是始復。十二月詔復張浚。浚方俟高拱拂及洪

皓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于郴州胡銓于衡

州召孟忠厚奉朝請。董德元免。以沈該參知政事。以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復以蕭振為四川

制置使符行中免。金汴京火。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

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當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三月遣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藻舊

官。安定郡王令讓讓封于其元令衿詔從之。金以蕭

玉為右丞相。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以方俟高參知政事。宣興車進士梁勛于遂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

州軍而下詔曰請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

豈以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

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矜

之自今有如此當重責其愆夏五月以沈該方俟高為尚書左右僕射湯

思退知樞密院事高為相主和用位無異秦檜士論薄之六月以程克俊參

知政事。淵聖皇帝崩于金。秋七月彗星見詔求直言

○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居家九月以陳誠之同

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特進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一年

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
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使至必問浚安在
惟恐其撻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語
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曾死乃起判浚州會有母喪
念天下寧為和議所移邊備蕩然且聞金主驕悍自以大
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難適有星變求直言浚護喪
還蜀行至江陵聞之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
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為之備就該方俟高居相位
尤不厭天下望惟欲受命于金就進方俟高湯思退大怒
言于帝曰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衆
莫不笑其妄高復調臺諫湯與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
唱為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輿動遠方遂復安置永
州金主改葬其始祖以下十主燕之大房山

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万

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四川制置

使蕭振卒秋七月以李文會良代之

振再治蜀甚有惠政士民思之八月以

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

○冬十月金初鑄銅錢

先是止用前代錢也

十一月湯鵬舉免。孫

道夫如金

賀正也

二十八年

金正隆三年

春正月金主杖其諫議大夫楊伯雄

使小底東勝家保養其次子矧思河補至是病死追封伯

王楊伯雄語同直曰宿王之死蓋若子宮外供護雖謹不

若父母然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金主聞之怒召伯雄

謂曰尔臣子也君父所為豈得言風俗禁中事宜汝當言

朕或體中不佳聞或不視朝朕是少得人幾拜耳而疾事

皆奏决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决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

於除按宣教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

聲樂聊以自娛若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酬酒嗜音雙字

寅

巳

通鑑綱目卷之十七

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十七

十一

雕牆有一于其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
可如朕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
有受賂者乎外間敢有讒議者乎尔諫官也有可言之事
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
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 二月以陳誠之知
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乃相而釋之

樞密院事主綸同知院事孫道夫還自金
道夫將還辭于金主金主

使宣徽使檢胡暉謂道夫曰歸自尔帝事我上國多有不
誠今學舉二事尔民有逃入我境者邊民皆即發還我民
有叛逃入尔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許詞不發一也尔於沿
邊盜買鞍馬備戰也也馬待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
得馬百萬亦奚以為我亦豈當無備且我不取尔國則已
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尔國揚
太尉所為常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為者也蓋欲南侵
故先設此云事為辯道夫還具奏之湯思退不以爲然

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日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初金主召

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因與信直長習夫之使殿侍
金主與張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上八
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
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
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脩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爲
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瓌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
美艷蜀之華蓋莫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
所謂國行捧臂也江南關我舉兵必速竄耳欽與信皆對
曰海島嶼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彼將出兵
何地欽等對曰不過淮上耳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
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
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
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及
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張仲軻馬欽梁瓌
及近習群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遂其意而
先導之金主信其說以通爲謀主遂遣使籍其諸路猛安
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
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許也 九月

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以士輅為嗣漢王。作損齋

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作損齋屏冬

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為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十月金營宮室于汴京金主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

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

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

大怒左十二月安定郡王令衿卒

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正月禁科賣鹽帝曰鹽雖民間常用

於科賣則為大害盜賊往往緣此以起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

二月金造戰艦于通

州將南三月立限田差役法。金大造兵于諸道金主決

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需詔諸路舊貯軍器並致

于燕時方建宮室于汴將城郭于燕其財用皆賦于民民

不能堪饋餉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推

牛以供芻草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夏五月貶禮部

侍郎孫道夫知縣州道夫嘗使金還累奏敵有窺江淮之

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沈該

不以為慮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

故六月以為金國奉表稱謝使帝疑金主有南侵之

入對言謂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

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

取之計萬一輕舉兵

連禍結何時而已

陳誠之罷。沈該免貪眉秋七月以

賀元中參知政事。復以之為安定郡王。八月金調

馬于諸路詔諸路調馬以戶部為差計五十萬疋九月

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丞相射

康伯謙重明敏一語

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

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

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

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

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

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

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

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

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

相嘗命與湯思退論事俾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與失者臣所不能

皇太后韋氏崩帝事右甚謹先意承志唯恐不及或一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十一月葬顯

仁皇后。十二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金主殺其太監

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也

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

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子進封建王更名瑋時建安恩率三

號未正中外籍籍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以為慶德聖和

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二篇合為一書藁封以獻請

以至公勿帝感涕曰三月以皇姪恩平郡王璵判大

宗正寺名號始定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帥舟師平之

金主遣舟師水監徐文帥舟師九百浮海討夏六月王綸罷

秋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

麟之同知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

策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

州陞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又淹如此倬言為檜所厄帝

愀然慰諭自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八月丙午朔

日有食之。賀允中致仕。冬十月虞允文知金賀正旦

金見運報造舟者多及辭還金主十二月湯思退免侍御

謂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奏之史陳

秦檜蓋思退故身皆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惡與遂奉祠初

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被看造會子諸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允會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浙遂通

徐度如金

賀生取也

已辛

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大定元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

不受朝。二月詔復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三月

以楊椿為參政事。以陳康伯為傳為尚書左右僕射。

徐度還自金

金主完顏亮之謀師出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

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其詞曰第一峰之句遣使欲
諾道兵其女直契丹奚人平下數意愈起之凡二十四
萬以其半強者為正軍弱者為副軍又命中都南都中
原漢兒渤海之丁合二十七萬遂遷都汴京命尚書右丞
李通諭徐度曰朕昔從梁王于軍樂南京風土常欲巡幸
今營總折銀功將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幸自古有

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拔獵其間從兵不給萬人况朕祖宗

夏四月金使高景山來求漢淮之地始

聖皇帝之喪

金主遣其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

安思宋主即面數其焚禹序官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

罪著令大臣來就朕將親詰之日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

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

璘為四川宣撫使

陳康伯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因

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保境三劉資獨當准東將驍卒少

不可恃四沿江諸郡備城積糧以固內地帝多從之及聞
王全言乃詔以其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毋
失機會時宿將無在者唯劉錡在荆南因召之又以璘為

四川宣撫使仍命王剛中同治軍務六月以劉錡為淮南江東西浙西制置

使帥師屯揚州○金西北路契丹移刺窩斡反初金主徵兵伐宋使

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

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

老弱必盡係累矣奉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復

與牌印耶律懶等督起西北路兵契丹聞男子當盡起於

是西北路路都司譯史攬八與部眾殺招討使完顏沃側

及燥合等而執耶律懶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

故廢主延禧子孫眾推都盤老和尚為招討使山後四群

牧山前諸群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劫咸平謀

定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撤八其勢益張金主使

撤忽土等討之撤八雖方強然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

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眾沿龍駒河而出撤八既行而

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節度使移刺窩斡兵官

陳家殺撤八劫老和尚等窩斡自為都元帥陳家為都監

擁眾東遷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魯

移刺扎八等招之扎八等見窩斡以為祿意諭之窩斡

已約降已而復謂扎八曰若降尔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八

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哉扎八見窩斡兵眾強盛車

帳蕭野意實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

初金主徵兵伐宋使

有為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群羊為人所驅去乎

將欲恃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守

將本朝安節度使逐斡者言肯吞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語

西北御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

窩斡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金主遷都于

汴所過皆空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卻之乃還帝遣嘉賀金

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北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秋七月金大

帝遣嘉賀金主遷都金主

拉蘇馬于諸路

大括蘇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給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

州縣所貯狼米以滿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曰此方比歲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充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賊盜事聞者金主輒杖而

內者 於是趙氏耶律氏子男 **周麟之有罪免** 切陳康伯聞

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尚與平首問戰當何如時帝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乘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蜀聞人情恟恟生倖無一語周麟之受命買金進都澤不欲行康伯懼以為已任奏曰金人盟盟天人共護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之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諱之宿遷人魏勝起兵復連水軍及海州宿竟辭行遂坐免

人魏勝多智勇庶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繕諸路民為兵勝權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鄆守高文選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雷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與師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之即開門以降勝擊殺州兵千餘而執文雷民皆按堵安故勝權知州事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搗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盜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冀給軍裝器甲帥帥等知金人未敢發其端者莫敢以聞將及軍士三千餘足悉奪得其器中

京西制置使。金主亮殺其太后徒單氏 以成閔為湖北

諫之金主不悅每謁見遂言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作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金主起居金主幸之因使

伺后動靜以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端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及樞密使僕散忽古往討歸諸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不至復將與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前柰何福娘以告金主金主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為己子充四子皆成立忽古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右方樗蒲懷忠等至令后寢受刃后恬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數福娘等繼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金主命奠后于宮中兼弔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攬奴阿里白等三人奉召為上等受皆殺之封高福娘為勛國夫人以特末哥為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力丞相王諫伐宋叔而釋之九月金主大舉南侵金主分諸道為三十二軍軍置總管置左右領軍大節度使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樞密使奔睹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尚書左丞統石烈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工部尚書蘇保衡為勛道水軍都統制益都尹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大

原尹劉夢九漢海道行臺兵馬都統制進自秦州以瞰荆襄中尹贊卑合喜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庚寅金主召諸將於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從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著兵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省事甲午金主成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糧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寺通遠浮梁于淮水之上利和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上淵聖皇帝廟號曰欽宗。

金徒單合喜侵黃牛堡吳璘敗之復秦隴洮州徒單合喜將五千騎

扼大散關遊騎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璘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璘將王彥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又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大

寨破之乘勝復秦隴洪三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守者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蓋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矣

夏浚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遣使入朝

謂高平人王友直乃結豪傑謂之白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其從王任為副使福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都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

冬十月

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

于膠西之磨島殺其將鄭家

金營蒙恬鎮國以兵萬餘攻勝出兵迎戰大敗之殺鎮國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附勝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聞之及不下紫守勝疑告急于魏勝提兵救之陳于山下金人罷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

知其為將也

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以擊金陣開後

圍戰移時身被數十創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陷

步人若無敵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砮中食乾糲牛

馬飲血勝照禱而雨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

復攻海州因間出砮投城中金人畢辭蒼山圍自新橋抵

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不禦矢

石如雨者七日勝為矢所中自鼻貫齒不能食戰益力

金兵至場多乃引去金主渡淮慮勝既其後分軍數萬攻

海州州之會東副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視敵至海州

具知其狀而寶亦帥舟師由海道拒敵于膠西公佐遣人

報之寶趨周至東海慷慨勵士赴援金人不意寶至乃引去勝出城迎寶寶與勝俱至膠西之石島與敵舟師遇敵舟次于石島僅隔一山初金主命海艦濤擊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民家送衣裹者相告語王師至即背之及寶入島中適北風動舟不進有頃及風急舟艤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身謬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寶舟忽至金人不

知寶縱火焚之其舟以赤油繪為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生以待縛斬其水軍副都統制鄭

家奴等六人獲虜。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帥師次于淮陰。

無算寶還東。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與軍容甚盛。劉錡嘆息以兵駐

清河。口以挽金師。金人以糧。張師載。來。劉使善。設者

鑿沉其舟。辛丑。金人自渦口渡淮。已。劉次于淮陰。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

陽更名雍。金王亮自發。津京。料士在道多亡。歸者烏祿。孫

謀克。金住等始授甲。給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

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

烏祿。許王訛里。承之子。而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

衆心歸之。金主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請王烏祿。而

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此遣使

害宗室兄弟矣。烏祿。懼謀於其舅。與元少尹李石。石

烏祿。先殺。謝留守。高存福。烏祿。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

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丙午。烏祿。御宣政殿。即位

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金主。劉錡將王權之師。潰于昭

遂自淮陰。還揚州。金主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金蕭琦入滁州。吳拱復唐州。武鉅復鄧州。葉義

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帝聞王權敗。召

策。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

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

州。遂侵揚州。王彥復商州。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存中即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金主入

浙中也。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金主入

梁山滌水洞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更造船督責苛
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者死人膏
為油用之因築臺江上金主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
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左都督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
具可以濟江矣副都督蒲德澤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
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怒曰尔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
豈皆大舟耶明日遣總管阿鄰阿撒二人率舟師先濟溫
都與刺馬欽習失三人皆從戰金主置黃旗紅旗于岸上
以號令進止既濟江兩舟相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
相對射者久之金舟矢盡而敗遂還和州會尚書省令左
司郎中兀不喝起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金主
指辭歡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平國出主
系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
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
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平駕
北還諸將亦將解體合與北諸軍近邊陽者恐有異志宜
先焚其渡江欵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
下北還南此皆指日而定矣金主然之

李顯忠為

營吳鋒都統朱之孫對。鑿鑿使真瑤禦金人于皂角林

大敗之斬其將高喜山。鑿鑿有疾詔鑿還鎮江

之民于江之南留屯瓜州時病甚求解兵柄留甘姪中
軍統制泥以千五百人悉瓜州李檄以八千人固守
還鎮江專防江鎬既南
成閩復蔡州。王彥復歸州。十

戶石張浚判建康府

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
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
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
改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
召王權還以李顯忠代

將其師。金人侵瓜洲劉汜德之敗績葉義問自鎮江如

建康
葉義問至鎮江聞金人攻瓜洲劉汜以克敵弓射却
之必督鎮江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

我劉錡不從。沈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沈先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橫沈以身免。錡聞沈敗。因憤悶疾。益甚。義聞。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虞允文大敗金師于東。

采石金主亮遂趨揚州

文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飛白黑馬祭天。誓明日濟江。晨淡。

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會葉義商命虞允文往蕪湖。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獨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王權去。顯忠未。敵騎牙。官軍三五星散。解鞍。乘甲坐道傍。皆權敗。真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擢諸將。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獨師。不受命。督戰他人。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旌二。續旗二。中建黃屋。金主。其下兵。凡四十萬。馬倍之。宋軍才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敵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指。戰已。大呼。金主。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驟息之間。悉南岸。七十艘。

薄宋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尔。後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敵從山後轉出。敵。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敵兵。死于江者。金主。悉敵。殺之。允文。將士。曰。敵今敗。明當。未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以。復。以舟師。我。金。揚林河口。明日。敵果至。而。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詔來。諭主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實。惡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金主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梁漢臣及造船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過烏江。孫觀。相。莫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癸未。金主至。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吞。護神。果。軍。就。渡。江。自軍中。還。三。上。無。都。督。府。文。字。者。皆。殺之。因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街。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言。宋。遣。人。焚。燬。汴。京。宮。室。及。沿。邊。買。馬。誘。中。原。人。今。興。師。問。罪。義。在。吊。伐。大。軍。所。至。必。無。飲。毫。之。紀。欲。以。招。誘。宋。人。

金主雍追尊其考許王

訛里朶魯帝廟曰睿宗李顯忠至來石虞允文帥師還鎮江顯

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

件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兵萬六千與之允文遂

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帥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

揚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惟海鎮

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過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

艦又以數少恐不足用遂募材改治馬船為戰艦命張深

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苗定駐下蜀援之劉錡罷疾篤敵也虞允文謂錡問疾

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死

矣明年錡以劉記敗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與深歿

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今有敵言錡姓名者却汝舉

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必贊至

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以成閔為淮東制置招

錡以疾不能成功癘恨而沒焉

討使李顯忠為淮西制置招討使吳玠為湖北京西制置招

討使金人入秦州。金人弒其主亮于瓜洲庚寅金主

子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照江飲誠命戰士塔車船中

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賊愕金主

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動賊則盡

圖進取金主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則盡

李顯忠至來石虞允文帥師還鎮江

忠

李捧兵萬六千與之

允文遂

還京口時敵屯重兵

滁河造三帥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

揚存中成閔邵宏淵

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惟海鎮

船不滿百戈船半之

允文謂過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

艦又以數少恐不足

用遂募材改治馬船為戰艦命張深

守滁河口扼大江之

衝苗定駐下蜀援之劉錡罷疾篤敵也

虞允文謂錡問疾

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死

矣明年錡以劉記敗

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與深歿

有儒將風金主亮之

南下也今有敵言錡姓名者却汝舉

南朝諸將問其下孰

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必贊至

錡莫有應者金主曰

吾自當之惜以成閔為淮東制置招

錡以疾不能成功癘

恨而沒焉

討使李顯忠為淮西

制置招討使吳玠為湖北京西制置招

討使

金人入秦州。金人弒其主亮于瓜洲

庚寅金主

子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照江飲誠命戰士塔車船中

流上下三周金山回

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賊愕金主

笑曰紙船耳有一將

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動賊則盡

圖進取金主怒杖之

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則盡

殺之賊騎高僧欲誘

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眾謀克

下令軍士亡者殺其

蒲里街者殺其謀克

亡者殺其猛安猛安

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

午令軍中運鴉鶻船

及運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敵後

者死象欲亡歸乃決

計於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及

安唐括烏野且曰前

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

即位不若共行大事

然後舉軍北還如何元宜然之乃期

詰旦衛軍皆代即行

事乙未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眾薄

金主營金主聞亂以

為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喉中金

主取視之愕然曰乃

我兵也近侍局副使大慶山曰事急

矣當出避之金主曰

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

少尹納合解魯補先

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擡取

屍

棄之

屍

棄之

屍

棄之

屍

棄之

屍

棄之

屍

棄之

屍

棄之

屍

棄之

屍

棄之

行營廉用皆憲乃取曉曉指揮使大磐衣裹其尸而焚之
 收其妃嬪又李通郭安國徒軍永年梁現大慶山等皆殺
 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金
 主在位每飾情貌以飾下却尚食鸞以示儉及游獵頓
 次不常需索一鷄一鵝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
 一鵝者或以弊衾覆衣以飾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
 之或取軍士陳米飯與尚食同進先食軍士飯幾盡或見
 民車陷泥澤令衛士下挽俟車出然後行與近臣燕語
 引古昔賢君以自況顯貴大臣使進直言而直諫者輒死
 此說群小官賞無度左右有曉諫者人或以名呼之即殺
 以顯官常置黃金和藥園有喜之者令自取之淫嬖不擇
 骨肉刑錢不必有罪彈民力如馮牛費財用如土
 君則弑君欲伐鄉則殺母欲奪人妻則
 使人殺其夫三綱絕矣復何他論哉

金都督 遣使來
 輪平 完顏元宜既歸金主乃退屯三十二里 楊春復廬州
 以李寶為浙西通奉海州沿海制置使。金劉善首荆

襄帥師北去。外有朝復鄧州。成閔渡江收復淮東。李

忠渡江收復淮西。王選復楚州。帝如建康府。張浚至建康即

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金師渡淮北還。罷督視府虞允文還

白鎮江。允文入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亮死遂入燕京 劉銳復泗州。李

顯忠復和州。金主雍入燕。帝次于鎮江

府。王友直自壽春來歸以為忠義軍都統制

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鎮江。

帝至建康府。壬申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

為重 以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辛棄疾來朝。耿京據東

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金疾勸京歸宋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

使高忠建來金主下令於南征之眾而以建忠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以耿京為天

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以楊存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

允文陞辭言金高既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我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玠玠還臨安帝還臨安

府時將拊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俊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在甸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瘞欽宗重于臨安之移賢

寺。金人取蔡州。金以張浩為尚書令。金主嘗謂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宰相之職也有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拜

金棄疾至齊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裡趨金營即帳中縛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陰判官棄疾獻謀狀復持論動直不為迎合衆壯之

吳璘復德順軍 璘遣使冲取鞏王彦忠商於華忠遂取熙河或久攻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置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大敗之禽其千戶耶排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

敗悉兵趣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于殽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陴者問乎相公來觀望者嗟矢不忍發璘按

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野嘗敵敵一鳴鼓後士空聲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奔

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冲敵大敗遁入壁勳明師至城下

不敗肆父老撥馬迎之璘又遣使報聘且賀

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也 **洪邁如金** 金高忠建至臨安

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戲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起

居即遣使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勿日講和本為祥宮太后帝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

朝儀戒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口事既而志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勇乃止邁

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關關三十年不祥以時洒掃祭祀心是痛之若彼能以河南海地見

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國書不知式抑令於表中

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

還 **吳璘使姚仲等復河原會熙州永安鎮戎軍。夏四月**

以汪澈參知政事。金人圍海州張子蓋帥師救卻之。

金追廢故主亮為海陵郡王 諡曰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

事務。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春 初金主南侵兩淮失

守朝臣多勸帝退避

建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衛從以共子職帝亦欲從編織遂將遂命扈蹕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睿

金立楚王允恭為太子。罷三招討司以李顯忠主管侍衛馬軍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

琪主管侍衛步軍司金主初立山東河北豪傑盡起且聞太行忠義多欲挈地歸宋金人懼乃

議和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郵延一路孰知顯忠

或名以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罷楊存中為醴醜使數萬以取河東會罷罷兵乃止

○六月追封皇太子所生父子併為秀王母張氏為王夫人詔集議子併封爵戶部侍郎江應辰定其備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尚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謹安信

母為王夫人朱俾罷帝還自建康有內禪意俾密奏曰靖康之

心不自安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方求去

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即位大赦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

皇帝稱太上皇后退處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有班退帝即駕之德壽宮太子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

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

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

播遷窮蹙坐失事機始惑於法黃終制于秦以龍大淵為槍偷與忍耻匪然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樞密副都承旨曾觀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

以胡銓知饒州始復用也秋七月吳挺復鞏州。召張浚入朝

用也秋七月吳挺復鞏州。召張浚入朝

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石浚入見浚至帝

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

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兢業自持使

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

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為宣撫使浚見帝

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

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

即營是時復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

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浚不悅

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詔汪澈視師湖北京西。劉琪如

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金位也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趙搏復光

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川陝宣諭使虞允之

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而討東不可過寶鼎北不可過

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懼之朝廷遂棄三

之存亡一旦棄之則雍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

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畏且

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

平金完顏思敬獲移刺窩幹斬之窩幹備者改元天正兵

收金主遣右副元帥謀行計之遇于長深窩幹大敗率

而走謀行獲追敵于霧霖何金主獲以僕散忠義為右副

元帥代謀行經畧契丹忠義至率窩幹時居花道尚有衆

八萬忠義及統石烈志寧追之至曩曷兩部泉大敗之窩

幹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窩幹自

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齎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遂于

中都斬之其黨悉平唯札八冬十月葉義問罷。加恩平

郡王璩少傅。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金蒲察世傑侵

德順軍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

德順以備之已而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

三十一

以拒 十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帥師次于汴京統

右烈志寧為左副元帥帥師次于睢陽

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多為宋所

復乃詔忠義物戎事居南京節置諸軍復令志寧經畧宋

事駐軍睢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責禮如

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以

魏勝知海州

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勝揚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

給無府庫倉儲之儲經畫市易課酒榷益勸余豪右環海

州度視敵兵攻勢築城設砲寒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

恒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甘共

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實使其感激自是河東山東歸附

者日以沈介為四川制置使

衆矣



通鑑綱目編卷第十七

通鑑綱目卷第十八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于文

德殿遂朝于德壽宮

為常

置十科以舉武士。詔四川宣

撫司班師吳璘還河池金人復取新復十三州三軍

史右

陝西三路詔吳璘班師璘得詔以帝初政不敏違即還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二萬三千部將數十人

連營勦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亦與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軍以史浩為尚書右

僕射兼樞密使浩既相首言植鼎李先之無罪岳飛以張

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浚以陳俊卿為宣

浚俊卿又浚子棧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壩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允俊卿問



次動靜飲食頗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播奪時
全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浚言此
敵詭詐不當為之動宜以大兵屯盱眙濠州備之詔從焉
浚長子也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然年少為將
宜文字內贊亦謀外參雖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
為不及也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念宗社之難耻下
閩中原之全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
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論指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
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

二月黃祖歿○三月金

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酒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

依皇統以來動靜不然當會兵相見且遣蒲察提務以張
大周仁屯虹橋蒲察商屯靈壁積糧備城將為南攻計

蘇參知政事卒次○樞密院事初次齊為右正言力
流落者二十年帝所召為中承次齊每以名實為言多
所評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閩之貪贓湯恩退之勿比

下避之故渡江以後直言之臣次齊為首以龍大淵知閣

門事曾觀同知閣門事蘇龍制下張熹切諫不從於是中

殿中侍御史胡沂劉度上疏極論之帝怒張熹龍以龍
俱坐罷後給事中金安節復諫命得長張熹龍以龍不

聽遂以夏四月張浚使邵宏淵帥師次于盱眙李顯忠帥

師次于定遠浚乞及金人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

博如縣靈壁之策浚遂移軍在帝命死圖二浚後五月李

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宋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李

顯忠復靈壁遠會邵宏淵復虹縣金泗州守將蒲察徒穆

降顯忠自濠州渡淮至陟溝金都統蕭瑄用拐子馬來拒
顯忠與之力戰遠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
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
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

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李顯忠敗金蕭琦

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李顯忠敗金蕭琦

于宿州獲之復其城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禦之顯忠大

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而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

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揚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

其城宏淵等殺後趙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

虜將十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

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譟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

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立以見錢犒士士

皆不史浩免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

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濠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

論賞以邀功遂至則歛兵而遁迹取快一朝舍寃萬世復

陳三策一謂不可言近而謀遠二謂不可棄實而慕名三

謂不可見利而忘害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

可嘗試以圖恢復復辨論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

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

亡金浚曰彼以國為己不能自起守我兵至為應浩曰

務廣以鉏耨稼谷上秦必得我兵非秦兵浚對內引秦

言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首中忽得邵宏淵出兵

濠始知不由三首極極諸將浩詰陳康伯曰吾屬俱與有

符而出兵不預聞用相為或不去尚何待乎一日入對

進

如盱眙○以辛次曆參知政事張浚

李顯忠為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為副使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張浚還揚州自海陽引兵

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李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

宿州展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

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百餘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

况烈日中被甲若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揚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等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為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人積屍與牛馬壙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備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欬咤曰天未欲平中原奈何且捷如此遂夜引避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率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浚印符離後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水地將去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朔日有食之。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以楊存中為御營使節制殿前司軍馬。貶張浚為樞密使充江淮

使徒治揚州 帝以存中雖帥漢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節帥之選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之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湖州陳敏守泗州賊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集縣兩城為大勢倚濠州關山以扼擊衝濠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斌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斌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特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

安置招討使李顯忠干筠

今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

州 顯忠以師退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大尉奉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為宏淵所忌竟無成功惜哉帝嘗

奇其狀貌魁傑

命繪像閣下

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

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

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事耳秋七月以湯思

退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金以孔總罷封衍聖公。

八月復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以浚降

若浚不可用宜別簡督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

今制都督重權宜揚州。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難

計願下詔戒中外。使浚自歎歸入帝傍。即復浚都督

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金統有烈士志。復以善果求唐

泗州之地及歲幣。詔書稱賢如金師。志寧以書贈三篇察院云

以疆歲幣如舊。交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安

與不和。湯思退秦檜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

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

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曰

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歛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

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虞冲

賢持報書如金。金書云。海州蕙登等州。乃正隆淪盟之後

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

之餘。恐未能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州歲幣。可與名分

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

月揚存中罷。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

帝初納郭直

生鄧玉。愷慶王愷恭王博邵王恪。而薨。素州宜春人。夏協

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為吳太后閣中侍御。郭妃薨。太

后以夏氏賜帝遂立為后協既納女資匱居貧乃歸客素
之僧舍夏翁而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閣門祗候執中
與其妻至京宮人調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媾后執中不
為動他日自親為言執中以宋如語對后不能棄執中既
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
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一

一月盧仲賢還自宿州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

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
得唐節海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

臣及歸正人仲賢王之望如金師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

之如金師謀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
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

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微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煎
我之不可絕准而北猶微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

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備戰則靈仲賢者罪削其官
擇利而應之思退檢其言以處之

秋張浚遣子斌入奏仲賢等國無狀帝怒詔侍從臺諫集

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

我所欲者削去幣禮彼不肯從彼所欲者蒙幣如數我不
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欲宗梓宮

為言未之與也今欲遣王之望為使命下之日議論洶涌
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初命侍從臺諫集議講和禮數

土貢四事帝從之群臣多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

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鄞聞金人請張浚及湖北京
爭以為不可與和洪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

言誤國以謝英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
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

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
聞立人車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

已下士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為陛下用命
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以胡昉楊由
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義為金國通問國信所審議官

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

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夾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遂有是命十二月陳廩

伯罷。以湯急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浚

仍都督江淮軍馬以汪應辰為四川制置使

二年金大定春正月金僕散忠義善書來議和。詔王之

望次于境上胡昉先如金師金人執之

張浚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

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率并一行禮物並回符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退還使人罷和議矣昉至金人以失信執之帝二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

月胡昉遂自宿州

行散志以宋善進金主金土寬之曰

宜掛書三月詔張浚視師于淮

初涉思遠恐和議不成奏

而後從事帝示三者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特比御蕭論秦檜不若思遠大駭陰謀去浚

遂令王之望等驅秦兵少懼之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中泗州計帝或之會戶部侍郎端禮言兵者

行視江淮時浚所招練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

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中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

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壘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

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

悉頭受節度浚以蕭瑀契丹望旗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

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詔王之望以幣還。詔荆襄川峽

帥臣嚴備邊事。竄盧神賢于郴州。以錢端禮王之

為淮東西宣諭使。夏四月召張浚還罷都。右正言尹

穡論浚政意且贊國不贊奏留張浚守泗不受趙鼎之代

為拒命。錢端禮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

名曰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張浚。行次餘干。尹穡復上駢劾浚用兵之非。浚

節度使。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周操言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且勸帝。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義無所。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國惟日。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浚當即。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聞者聳。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吾嘗。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人。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事。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問。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事。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早定。浚守中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

湯思退

右正言尹

穡

駢劾

浚

用兵

之非

浚

守中

未必

備名

曰治

兵兵

未必

精蓋

詆浚

也

罷

盱眙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宋皇
 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驛附人把
 條上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陞辭奏曰臣若將指出
 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鈇
 言勇不可和臣恐拜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
 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魏杞總不行必
 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不聽金以完顏守道為尚書左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
 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日幸為房主者以鷹隼置於內省堂上金主怒曰此事相
 聽宜宜置置書集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詔湯思退都
 處耶前書其人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死
 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懼請議大夫至是命十月賀正
 都督江淮思退而歸以湯思退為同都督

中罷。以周葵兼權知樞密院事。王之望兼同知院事。

金僕散忠義統石烈志寧帥師渡淮得楚州都統劉寶

棄城走忠義志寧以和議久不決每湯思退以帝信悟忠

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

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建候房長馳白忠義欲國

書不知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

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

分兵自清河以迄楚州劉寶遁十日知楚州魏勝及

金徒單克寧戰于淮陽敗績死之勝奉詔守一措置清河
 甲換糧自清河出欲侵盧勝魏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
 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口魏勝知其謀欲禦
 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騎輒境勝帥諸軍拒于淮陽
 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

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

四十五金師入楚州○金師入濠泗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

走○詔魏杞以所持幣犒都督府之師杞弗從詔杞以所

軍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結不具豈不痛國體格以楊存中

事機乎不奉詔於是帝復詔令還鎭江以俟旨存中代諸將

都督江淮軍馬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制議欲舍淮保

江存中持湯思退有罪免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免

不可乃已湯思退居太學主張源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

望尹穡燕郭設國招致敵乞斬之以謝天下併竄其黨

洪适罷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鉉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

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興也良張汝劉夙查籥以濟大

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博而思退與張汝同相而始

終不合後以雪耻復歸為太息思退每語保境息民為言而

已王抃如金師錢端禮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持周葵

貢為度幣減十萬之數劉高秦二州地歸被詔釋日視師

停人淮叛亡者不與誓自大略與紹興同

○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丞相兼樞密使金師犯淮人情

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

安節婿文好謙掖以見感拜賜坐間曰一會詔許乘肩輿

至殿門給扶升以錢端禮為書樞密院事慶允文同簽書

院事湯思退既貶帝思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周葵

罷○王抃還自金師抃至金師致國書書而還金人侵揚

州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揚有中王之望有罪免時金師

詔督府擇利害擊之望下今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

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之

望與湯思退表裏專王抃如金師錢端禮勸帝悉如金報

以割地啖敵為得計王抃如金師錢端禮勸帝悉如金報

謀國當思遠圖始與之私則我得休息以脩內治若為念

兵未見其可帝從之以王抃為奉使金國通問國信所參

議官持陳康伯報書以行十二月魏杞自盱眙如金○以錢端禮參知

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固知院事三剛中簽書院事

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王彥皆以武將建節于一方守

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魏令不行武則窒於暴而下

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恩威並

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高景山取商州○及金平叛其要約尋淵淵盟誓之信依

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

數地界如紹興之時焉被此之無辜以叛亡之不遺可矣

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用之民罹此一昨之難

老稚有蕩析之憂丁壯有保察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使

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通官吏不洪達如金賀

赦外雜犯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並放遣

也生反金主命以女直字譯經史

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表正月召楊存中還○魏杞至金金主

命元帥府罷兵歸國犯至金主計之命元帥府諸新舊軍

稿罷兩淮招撫司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二月帝朝

德壽宮遂從太上皇帝幸四聖觀○罷江淮都督府以楊

存中為寧遠昭慶肇慶使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孝

未嘗大過上皇最陳康伯卒康伯以疾乞免不許至是退

眷念之後二年卒朝出殿門端委讓至第薨康

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嘗曰大臣事君若三月以虞允

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魏杞還自金始正

敵國禮祀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

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

國書稱大宋脅祀去大字把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不

發歸正人而深夏四月金使完顏仲來金主既許和乃遣

帝愆藉甚厚吳璘入朝五月封璘為新安

郡王改判興元府。金以僕散忠義為尚書左丞相紇石

烈志寧平章政事復為河南。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

簽書樞密院事定拜簽書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

以令德為安定郡王。秋八月立鄧王愷為皇太子大赦

情帝長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蔡鞏簽書樞密院事

子也。○錢端禮婦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閣之止急太子愷

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諱閣士相與上疏排端

禮者皆被斥吏部侍郎陳俊卿言木朝不以戚屬為相最

有深意陛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後卿于定寧

及太子立端禮亦生子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曰恭王

夫人子是為皇長嫡孫端禮不憚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

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此邪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

事。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汪澈為

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二年金大定六年春二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勳由禮

戊寅

二年

春二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

忠義勳由禮義謀以接下

皇朝通志卷之二

十一

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三

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月洪适罷適以文學補建寧府通判自中書舍人半歲四

引欲乞免帝從之金命女直人習進士業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

政要命氏蒙林等余至今預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以

餘人令編脩官溫進罕給進教以古書習作詩策焉

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澈在樞府帝密訪

無人尊奏言臣起寒賤所以報國惟五月葉顥罷以魏杞

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希憲書是事秋八

月林安宅免安宅劾葉顥子登詔吳璘復判興州冬十

一月詔兩淮總領所得自造會子賜諸路營田十二

月以葉顥知樞密院事以葉顥親戚為尚書左右僕射

並兼樞密使蔣希憲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置

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

之原可乎且宰相兼樞密使領三司使矣於是詔理財之要

裕財為重自今宰相可兼三司使矣知政事希憲同知

三年春二月出使大淵為浙東總管曾覿為福建

總管大淵詔侍從樞密使葉良嗣度明浙破震周必大皆

以虞允文知樞密

院事帝從太上皇帝幸玉津園三月帝從太上皇帝

幸聚景園秀王夫人張氏薨帝成服夏五月四川宣撫

王

使吳璘卒詔制置使汪應辰主管宣撫司事徙治利州

璘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

歲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

繼之上皇曰此孫武三驅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

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

之則僥倖者獲志而六月以吳玠為興州都統制利州安

撫使玠子也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皇后夏氏崩。秋

七月皇太子愔卒諡曰攢安恭皇后于臨安府之脩吉寺

○冬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于園丘戊辰雷葉顛魏杞免

帝以郊祀而雷出於時用祭則羅顛杞相顯為人以陳俊

簡易清介與物若無許至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為翰林學士言于

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璘

主以蒲察通為華州防禦使賜以金幣

金幣諭

金幣諭

金幣諭

金幣諭

金幣諭

金幣諭

十二月金

十二月金

十二月金

十二月金

十二月金

十二月金

十二月金

十二月金

萊之士可以助治者以聞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選思也又曰海陵時隋起居注不任直臣放所著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

四年金大定八年西遼主天禧元年春二月以蔣芾為尚書右僕

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詔蔣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

之。以王公簽書樞密院事。三月以晁公武為四川制

置使。夏四月禮部員外郎李壽亭所脩續通鑑長編博極群書既熟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徵資治通鑑例自連隆至五月

行乾道歷。金主命自今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金主雅尚純儉服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即備即損宮人歲賞

務謂秘書監修刺子敬曰嘗虞之時未有華飾漫惟孝文

以充之今亦不慢營建矣如慶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母及

歲元飲之節未嘗至殿至於佛法尤未信武帝為周

泰寺又遠道宗以武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款每

矣又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

當食嘗思貧民飢餓在己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

之有也海陵以張仲輿為諫議大夫何以待聞忠言朕與

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六

也又曰朕見宮中所有枯澤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六

月蔣芾以母喪去位。召福建總管曾覿入見尋遣還官

折東總管魏大端卒帝憐之因召覿親至帝欲留之劉珙諫曰此曹奴諫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爾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亦曰自二人出外天下大快若復留之恐失眾望帝然之觀快而去

秋八月劉珙罷。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珙奉詔視視城乞罷珙帝不悅珙遂罷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帝不聽冬十月起復蔣芾為尚書

左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時有密旨欲今歲大舉帝以

陳俊卿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十二月蔣

芾乞終喪許之○西邊承天太后普速完弒其夫蕭朶魯

不其舅蕭朶魯剌起兵誅之復立仁宗子直魯古為帝普速

完朶魯不弟外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為東平王而殺

之桑魯不之父翰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

沙里里仁宗子直魯古立之

五年金大定九年春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以王炎

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

陳俊卿故也文夏五月帝不視朝以別警弦斷六月帝始

才堪將相故也

視朝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前射者蓋志圖恢復

才明賞罰以誠士氣恢信義以懷遠則英聲義烈不出

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遠避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

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秋七月召曾覲入見

復以為浙東總管陳俊卿虞允文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制國

用使俊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契庶退抑奔

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于帝帝未嘗語人每

接朝士及枚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

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筭有所見聞即記之甄材

寅庚

六年金大定十年春二月詔均役限田○三月以王抃知閣門

有正立黃福

十一

事。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罷四川制置使司。

與王炎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協也。

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楚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之，此寶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

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特賜發還。使史正志緝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

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五月陳俊卿罷。如金以交建議遣使，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俊卿以為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

下痛念祖宗恩，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

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解，允文俊卿以

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陸游猶勸帝遠使親賢，備政

懷敵泛使不可輕遣。俊卿天資忠孝，清嚴好權，終日無情

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不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

權勢，無所顧避。凡所奏請，治亂安危之入者，其居中嘗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正，哲為法，非他州所

也。可擬夏相任得敬分其國，以自封。自冬為請命于金主。

不許。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

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

州羅麻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為禱，敬求封金主以

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

為金國祈請使

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

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

通宋以求助，宋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閏月以范成大

乃取其貢物，湯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余茲請命

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遂密

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

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

成大口以為請成大乞併載于書中帝不從成大至金密
 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
 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
 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擿起之
 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使宣旨取奏
 成大未之起也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
 之竟得全節而解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
 成音遠至南藩各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遠之懷止可
 奉還即請之辭欲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
 抑開附請之辭一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
 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
 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欲謀連年盜
 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也帝曰金國欲謀連年盜
 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此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
 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見倚賴正使欲實可圖臣懼我之
 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
 使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

正名以紀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違未
 盡石或猶以為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
 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頃全
 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降金人不攻通使然
 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道義退守
 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
 雖有淺陋畏法之人亦且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八月
 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八月

夏任得敬伏誅 ○冬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親而自

立 皓親弟也以讓國告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能篡

傳位於皓金十一月以趙雄為中書舍人起居舍人趙雄

帝喜故召曾觀 魏舉佑神觀○趙雄如金賀生發也別至

受書之禮金主不許而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
 請擊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耳

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帝尊號。

金主命群臣勿得相饋獻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

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曰

御展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

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又謂宰臣曰五品以

下則負其多而難於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

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欲盡又安之計與百姓

之判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自視朝何益之

有司等帝作敬天圖載天事也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

大赦徙封慶王愷為魏主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

魏王判守國府詔僧寺道觀毋免稅錢。三月金葬欽宗

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以知閣門事以燕書樞密院事

未拜而罷說妻是氏皇后女弟也說因攀援親屬權拜樞

負外郎兼侍講張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

官執政自京端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

執復奏文武誰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

得如此之人非作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

怒帝感悟會殿中侍御史李處全乞遣說按行邊城夏四

以息衆論中書舍人范成大乞不草詞說遂奉祠夏四月以曾覲為安德軍承宣使。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為荆襄宣撫使珙辭不拜。秋七月加四川宣撫使王炎樞密使。九月帝從太上皇帝幸東園。安定郡王令德卒。冬十月金烏林答天錫來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

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金主幸太

見天錫沮而退明日會慶節天錫隨班入見金主幸太

子宮金主幸東宮謂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為汝措

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

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

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衆

愛愈為羨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

其子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

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

報於子者乎朕與卿臣下惟

以誠實耳群臣解萬歲

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二月詔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為左右丞相。姚憲如金賀受其也附請更以

允文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罷左司員外郎

兼侍講張斌張說欲中前命故出斌知秦州

畏天恤民抑使侍講張斌張說欲中前命故出斌知秦州

於是案執道習皆憚之。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

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直學士院周必大給事中黃濟

李衡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效必大不草答詔濟封還封黃

帝詔翰林學士王暉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

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夏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金主幸太

泰軍節度使。○金罷保安蘭安榷場。

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

以無用易我有用也故罷之

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帝命以李彥穎林

光朝王曾二人對皆鍾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觀所為者尤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允

文慷慨益落有大志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出為將相再二十年孜孜忠勤至老愈篤冬十二

月金聽民言金主欲治力收稅貢。○弼官田。

九年金大定三年表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沈復鄆聞答書院事。○張營田。○二月贈蘇軾為太師

○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夏五月壬辰朔日有

食之。○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徵蜀蜀人少在求

吾即死汝往事之無疑行求之經傳後惟交當世有識之

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廷平率同學于羅

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友

躬踐實而主於居敬嘗謂聖賢道統之傳在於方冊聖經

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謂其精者研窮聖賢之

經而序釋之紹興末以諸臣薦召不起而初即位詔求直

言意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務於知以極夫事物之

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

下之務又言修攘之計不勝定者肅和之說誤之也夫金

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可和也與矣願斷以義理之

且此書與前卷一

十一

不妄笑語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
人犯之未嘗校怨與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
學憲與勉之求程頤之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
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往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
責故不能有一意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
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
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日與學
者訓接以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
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朱熹嘗言
從憲及勉之子輩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父得其學
為多休終秘書者正字○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揚特受
學卒業乃還崇安即邑近郊始嘗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
給澹然無求於世唯與胡憲劉子輩日相往來講論學者
踵至勉之隨其材品為說聖賢之道門人號曰白水先生
朱熹得譙統之正自勉之始○劉子輩大帥翰之仲子以
父死國難痛憤於疾棄與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不出
十七年與胡憲劉勉之交相授受見講學外無雜學世所
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初熹從

子輩遊子輩以易之不遠復三言金燕女直人母得護為

漢姓金主嘗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

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臨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

九族見於詩言皆帝王羨也又嘗御睿思殿命歌者歌

女直詞頌謂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嘗忘汝時

聽此詞亦於今汝輩知之汝輩自知惟習漢人風俗不知

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

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之也

復以會寧府為上京余子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

舊風朕所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

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
朕故猶尚存之冀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也其欲一至
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耳至是復以會寧為
上京冬十月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倖不少假借而
京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朝見授書

儀朝廷欲移文泗州示余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爲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既而金使果不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

復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復罷以姚憲煇書樞密院事。

金初以策試國子每策一道五百字以上成尋

海惠元年金大定十四年春正月交趾入貢詔封李夫祚爲安南

王。二月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卒以鄭聞代之。夏四月

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參書樞密院事。六月姚憲罷

葉衡參知政事。秋七月復以鄭聞參知政事。以蔣良

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以曾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八月張說死。以其子楊傑參書樞密院事。九月加

曾觀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鄭聞卒。金圖畫功臣

衍慶堂金主思太祖太宗創此堂數難求當時許在勳業最

意王知也金源郡王撒改連王贊本秦王粘沒喝宗王幹

高不深王兀木金源郡王贊不夫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

王谷神金源郡王贊室楚王謀良虎魯王閣必金源郡王

銀木可隨國公阿離合邁金源郡王迪古乃豫國公蕭家

奴金源郡王徽商喝完國公劉彥宗特十一月甲申朔日

有食之。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俊龍。曾懷罷以葉
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衡有才智嘗言不十年十二月
以李彥穎參書樞密院事。以沈復爲四川宣撫使范成

大為制置使

未九

二年金大定十五年夏六月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

司○秋八月以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帝論

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一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

邦彥請對問所以遺既知為山於商恨之因奏衡對客有

訕上語帝大沈復罷○贈趙鼎為太傅追封豐國公○高

麗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降于金金主

不受趙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地叛別于金金主曰朕

許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一淮簽書樞密院事○冬十

月帝詣德壽宮加上太上帝尊號十二月朝德壽宮行

三年金大定十七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首四月金主命

京府設學金主嘗從容與從官論古今廢興事曰經

之學者諸儒謂之必頌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

能行則之何益女在舊風嚴一純直雖不知書然其善與

古書所載無異汝等當習學之備風不可忘也又謂太子

等曰大凡資月當務實省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

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換許介完好汝等宜識之

又謂宰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

等即當執奏毋為兩成朕一失又曰今在下僚豈無人

才但在上者不為及引惡其有勝已且又曰今在位不聞

薦賢何以昔狄仁傑起自下徐力快喜祥使既危而安然

非奏即德何以自萬乎又曰人多奉釋老竟欲徵福朕蚤

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太立若德之治民若盤樂急

忽欲以儲俸祈福難矣果能安養下民一當天心福必報

金史卷一百一十七

金史卷一百一十七

七

之五月安南國王李天祚卒于龍翰嗣○召朱熹為秘書

郎不至龔茂良行丞相事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或疑

至遂改主贊武湯邦彥有罪軍新州邦彥至金金人拒

夾道皆望張靈刃之士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秋八月以

出帝怒其無狀詔編管之自定陵寢之議遂止

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鼎簽書院事○立貴妃謝氏為皇

后后丹陽人初以孫氏內賢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

過德壽宮太后命以賜其家位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

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二月行尊尊歷○高麗致書于金高麗遣

納銀千金金有司奏其罪所進玉帶乃石仿王者金主曰

小國無能辦識遂以爲罪且人不易物也德其物者復

林光朝請中廣遂幸以胡元質為四川制置使○金主命

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德舊陵○夏六月龔茂良罷自業

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會齊思史浩自明州召為醴泉觀使

兼侍讀茂良知帝將相之因力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君

卿不須疑既而帝觀欲以大資孫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

隨本色釐補格法繼進觀茂良入堂道問渾直省官賈

光祖等皆道不避街司此之光祖曰參政能贊時茂良奏

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遣觀詣政府謝茂良

取光祖於臨安許之御札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

遣使諭復位會觀謝罪狀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

少人林光朝繼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鄉里

茂良遂引疾求去帝然從之帝諭茂良曰朕極知卿不

敢忘朕保全卿去俟歲後復卿當再來遂出知建康茂良

辭手跡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

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自是益肆矣以王淮參知政事。秋七月罷

王雱從祀孔子廟庭。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

夏獻百頭帳于金主。卻之。夏獻本國所製百頭帳金主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御之

十一月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

王安石之說取士從之。三月李彥穎罷。以史浩為右

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帝謂浩曰自葉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覲王并甘

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

康遇朝入朝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杜

行之等事已曰去國十年見都城毀壞人共推士大夫風

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競排之門才一

一尚役人知今則公無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

退田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

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耳帝以朱熹知南康軍史

浩也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樞密

院事。以吳玘為利州西路安撫使知興州。秋七月金

主命吏再犯職者悉除名金主曰職官始犯職罪容有過

今重犯不以職冬十一月史浩罷浩在朝中五十朋莫濟

多少並除名浩嘗毀之浩嘗為怨而以德報怨

通鑑綱目卷之

七十五

使錢良臣參知政事。金尚書省擬內族阿可為刺史。金

主不許。尚書省奏擬同知水軍軍節度使事阿可為刺史。千思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

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才則一境何賴焉。

六年金大定十九年春三月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

七年金大定二十年春二月魏王愷卒。愷有慈為帝深愛。雖以宗

念之賜葬不絕。及卒帝法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以子棟

為安定郡王。右文殿脩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

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

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夜夢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安以孔門論仁親知之，皆告之栻。

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聖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此。願啟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祀，願啟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辨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諸事之臣，不當求諸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知

讓嚴密州靜江江陵府在郡暇，口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少適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

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開道甚早。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錢穎寸累而成。如栻則以大木卓

然先有見者也。栻著論語孟子說本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栻嘗言曰：學莫究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

人欲。非天理矣。學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廉察簽

書樞密院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帝命溫雅周盡事

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

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帝命溫雅周盡事

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

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帝命溫雅周盡事

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

政於宰相固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
少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致措
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冬十
乎惟人事不敢有隱則大事無由蔽欺常深然之

二月以朱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熹知南康值歲不
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
之是年大旱熹監司郡守修具民間利病熹心脈言天下
之務莫大於恤民而熹民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今宰相憂者師傳宿吏謀諂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
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豐成陛下之心志
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
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
人之門名為陛下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陛下執其柄臣恐
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不報陳俊卿為之趙
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辭不報陳俊卿為之趙
雄亦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久之譽之愈
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河其長而用之使漸當事任能

否自見矣帝以詔禁洛學熹書郎趙彥中奏疏曰科舉之
為然故有是命詔禁洛學熹書郎趙彥中奏疏曰科舉之
性理之說以浮言遊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
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厥
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嗣濮王士軻卒
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憂士風帝從之

○金以衍聖公孔恂兼兗州曲阜縣令
八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金追廢海陵煬王亮為庶人計其
也宗二月以士歆嗣濮王○夏四月安定郡王子棟卒○秋

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
程頤游以儒行名一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祖
謙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
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
焉少不怠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

通鑑纂要卷之六

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則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義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

行于世學者稱八月以陳峴為四川制置使趙雄罷四川為東萊先生

幕官陳恢復之策為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口及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有

言雄多私里黨者帝亦眷注已衰乃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質封入遂為故事及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雄

遂求去乃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

淮既相明太子侍讀揚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跪朱熹袁樞以下六十

人九月錢良臣罷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浙大饑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浙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

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解德任人之失因及時政之缺凡七

事帝深納之熹在任時他郡糶米商獨其征米遂轉集嘉日勤勞隱設行給兩單單徒從少至人不及

郡縣官吏皆具出米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阻熹者罰其踰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

熹政事亦有可觀淮言將奉荒政是行其所學十二月下民被寄忠其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獻劄

朱熹社倉法于諸路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熹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糶糶其息之千大饑

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上

收錢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請以是行於會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

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錢不願者開兵一家大小口若干大甲一石

又問其類與不願者開兵一家大小口若干大甲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

賞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九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樞密都承旨王朴有罪免。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九月以王

淮深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以子彤為安定郡

王。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奉祠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

所訟熹欲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盟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李彥

穎罷。二月內侍提舉德壽宮護國公李德源有罪竄于郴州源恃恩專恣其賄使亦補官帝聞而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三月知遂寧府李壽正續

資治通鑑長編凡六百八十七卷頁六月陳賈請禁偽學王淮以唐仲友

之故恐未竟意因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歟世盜名不置信用者已甚其說准

又以下府者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

已之學而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謂道者其說以謹濁為能

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濁為能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

所共學者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狄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竊懼下明詔中外

痛革此習每於曉諭之餘一尾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庶然一尾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

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點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表以程氏之

學為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試譬士君子故臨財

有義則取無義則去

資治通鑑長編

卷之六十八

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顯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叅知政事治託為姦真為相亂耳

身為中丞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撻辭故他隱以累其終身不為大府不欺人詢不欺親仕不欺君

九月金譯經史子書成命頒行之

及人知仁義書金主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書金主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

稍通古今則不為為金主又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泥進士補官

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與廢實由於此以留正為四川制置

使○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十一年金大定二年春三月金主如會寧

興王之地故與諸王一別

家種四商人營也

重尤直畏慎

也太子以不諳政務為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

正毋納讒邪父之自執太子乃受守國寶三月壬寅金主

發燕京太子守國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宮庚寅朝

謁千慶元宮戊戌穿于皇武殿金主謂宗賦曰朕思故鄉

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如主宰

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賦

昔沾醉起舞竟日乃罷

夏六月以周必大為樞密使

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金主宴其宗戚于光德殿

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

夏四月金主宴其宗

戚于皇武殿遂還燕姓年七十大以上者補一官謂群臣曰

上京萬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

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

宗室宗婦于皇武殿大初親賜官三階小初二階總麻一

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文賜銀絹各有差曰

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

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

人歌奉御者吾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

坐殿上聽金主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

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

丞相烏古論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

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

乃罷已卯發上京庚辰宗室戚屬奉辭金主曰朕父思故

鄉甚欲留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父於此也太平歲

父國無征伐等皆奢縱使往貧之賦甚備之當務儉

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

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之行

六月金太子允恭卒冬

十二月帝上太上皇帝尊號德壽宮太上皇帝以赴

為四川制置使。金主以其孫原王麻達葛剌大興丑麻

葛金主嫡長孫太子允恭之子也既判大興金主問宰臣

曰原王大臣行事如何右丞相粘割特勤對曰聞都人皆

稱之金主曰朕今來于民而欲言見事甚明予奪皆當又

聞有小人說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辦事以漢語問之

大抵習本朝語為善不習則淳風皆將棄矣左丞相張汝

弼對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幹持鞫曰以西夏小邦崇尚

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金主曰事當任實

一事有偽則喪百真凡事真如真寶也

十三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宮行慶壽禮

大赦。夏五月金以原王麻達葛為右丞相賜名璟金主

位以來賢相七人而執政不預焉僕散忠義統石烈良弼

完顏守道石琚唐括安禮移刺道徒單克寧也金主嘗謂

宰臣曰齊桓中廢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
 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
 矣如舉某人長於某事朕亦量才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
 天下至大豈得無以薦舉人才當今急務也又曰人之幹
 才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為優也又曰女直人中才
 士難得新進士如徒單鎰夾谷阿里補麗古鑑輩皆
 可用之才也起身刀筆者雖才力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
 及進士又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古
 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山東河南兩處疏遠之人皆
 不拘于貴近也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自古豈有終身
 為相者耶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
 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
 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矣張
 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金主曰春
 秋諸國分受土也論小皆稱有賢全天下之大豈無人材
 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無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
 治乎汝霖有愾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
 豈得無人唐之顏真卿段秀實皆節義之臣終不升用亦

童時大臣因救而不舉耳卿等當不私親故而舉忠之
 人朕將用之又曰朕治天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不
 逮慎勿順以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
 偷安自便雖為今日之幸後世以為何如又曰帝王之政
 固以寬慈為德然如深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
 嘗思之賞罰不虛即是寬政也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
 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
 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
 大事今臺諫雖指摘一二細事姑以盡責未嘗有及國家
 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盡忠也又曰人皆以奉
 道崇佛設齋讀經為福朕使百姓無窮天下安樂不勝於
 彼乎卿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
 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矣又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
 心力精強時用之皆務以資終國任使至老此不思之
 甚也且日月資者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
 以常制又曰朕自即位以來事者雖有任使未嘗罪之
 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若臣無疑
 則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又曰遷許馬官須選

忠直之人用之朕雖不聽讒言使佞人在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又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將精御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旦有警軍不可用常膳止四五味已厭飲之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問餘人金主曰天子亦人耳妄費安用嘗聞寶坻尉蒙括持末也清肅特進一官而謂左丞幹勅持曰凡為官但得清庶亦可矣安得全才之人詩金主在位久國內無事思得賢才與國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匡輔故雖奉賢秋閏之急求言之切實絕于口而不能底于大順惜哉

七月以留正為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冬

十一月梁克家罷金立原王璟為太孫

十四年金大定二年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點知

樞密院事秋八月以留正為知政事九月太上皇帝

有疾冬十月帝罷朝待疾赦太上皇帝崩于德壽殿遣

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太上崩帝號懷辨

謂王准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准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准曰御殿之時人主

衰經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服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

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禪祭百官釋服群臣三上表韋璞如金告哀顏師魯如金致遺留物

請御殿聽政不許其中者玉器五破珠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還之曰此皆彼國所主珍玩之物所且實歲以無忘追慕受之義有

所不忍十一月戊戌朔帝詣德壽宮自是朔望帝始以素

服視事于延和殿帝以白布巾袍御殿詣德詔皇太子參

服視事于延和殿帝以白布巾袍御殿詣德詔皇太子參

决庶務。○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金主禁女真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飾。

甲辰

十五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丁酉朔帝詣德壽宮几筵行禮

○皇太子初决庶務于議事堂。施師黜罷以黃洽知樞

密院事黃洽參知政事。○二月金蒲察克忠來弔祭也三月

葬永思陵永思陵在東京廟號世祖尤表以光武以長沙王後布

雖同元武武宗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元武比乃定號萬宗金主宴群臣于神龍殿金

宴群臣于神龍殿請王公上以次奉觴上壽金主驩甚以

木國音自度曲臨街久春秋高步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太孫璟極驩而臨夏四月附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

經三年高宗廟勉從所請擬將諸典稽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

近古直體至五月王濬罷事上唯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

貽來世之害君子指之金建女直大學。○六月以朱喜為兵部郎官

未上而罷敗材粟知泉州王濬罷國公大薦喜為江西提

意之論上所聞慎勿復言喜曰吾車上所望惟此四字

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待臣明應物之

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

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

交戰乎其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夫埋人欲果

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有壅闕果人欲耶則敬以

死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要

事之際無不以是為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

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曰父不見卿折東之事朕自知

之令當慶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觀已死王抃

通鑑綱目卷之六

十四

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秀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羨希孔子孟歷聘之風繼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曰不肯陞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尋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執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停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而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輔閣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曰考栗效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於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晉小人殘害忠良卒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此忽為道學之日郎兩儒之陳賈

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姑試以好學為己德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憚慄中才解體銷聲滅影微德垢行以避此名社日王淮表襄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遠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罷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器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謬言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擢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避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秋七月恩平郡王璩卒

賜予無算卒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作煥章閣

藏高宗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

既既

子選用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備明軍政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八

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億精勞心不可為矣既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

撰奉

自

十六年金大定十九年春正月金主璵卒太孫璟立世宗在金

為大明之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仁靜節倫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柳武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徵死罪歲或十七人號稱小堯舜豈虛語哉黃洽罷

○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蘭叅知政事葛邲同知

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詔孝莫重於執

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傳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而進必大

為相蕭燧罷更名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

福宮○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

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德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

后皇太后為壽聖皇太后二月壬戌帝傳位太子遂素立

妃李氏為皇后后安易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紳湖

坦見台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毋入下坦言於高宗遂聘

為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

皇高宗不憚謂皇后曰是婦將橫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

亦屢訓之且今以皇太后為法不愆行當廢汝后頓其說

出於太后滅之以譙熙載善特立並知閣門事帝尊母徒單氏為太后帝東宮金

三月以史浩為太師。夏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周

必大罷。初國子祭酒何澹為必大所厚澹欲遷官必大不

夫即勅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知閣門事姜特立有罪免。特立

浸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參

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

張杓常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止奏之帝秋七月金初設

大恣認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真宰相也經童科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春正月丙辰朔帝朝于重

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光祖入

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國

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祉履之存亡甚

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

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

至於慶曆嘉熙歲久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陳棄正士

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獲

紹聖元符之際苟免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

夫以忠諫為罪則去紹聖幾何哉陛下即位之初凡所以

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

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繫身以

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
 編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
 帝嘉欽權為第三由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伯圭壽皇
 是道學之謾少沮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秋七月以
 備之長子也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
 留正為左丞相王蘭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
 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蘭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
 晉臣參知政事金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元措總之子也知漳
 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初紹興之行經界也惟漳泉汀
 行及真州等處即以此法行之行貧民下戶深喜而豪民獨獲
 法靡有所遺曰此法之行貧民下戶深喜而豪民獨獲
 之所不樂也從之似卒不能行

一年金明春正月金尚書公徒單克寧卒克寧為相二
 年

自念下位感而身益勤勞所賢相金太后徒單氏卒二月行會是歷判
 太

史局對考冬十一月安定郡王子彤卒辛未有事于太
 廟皇后殺貴妃黃氏壬申合祭天地于闕丘大風雨不卒

事而還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
 宮帝疑之不能自斷會帝得

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
 曰太上合藥一大丸後宮車過即從藥萬有一不虞其奈

宗社何后規藥膏有一銜之頃之內寔始請立嘉王擴為
 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安六體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

可壽皇大怒后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
 感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時宮人手白晁之他

日有寵人送食于帝帝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
 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果疾聞翌日合

通鑑纂要卷之十一 廿九

祭天地風雨大作黃雲彌盡成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責
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失于后后益驕
恣壽皇聞帝疾愈甚內
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三年金明昌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帝疾

瘳始視朝于延和殿。以子濤為安定郡王。金命僧道

拜父母親屬及居喪一遵典禮。夏四月以丘富為四川

制置使初留正言而邊三將推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

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富在富性辯奏曰臣入

蜀後吳氏賊服至死士在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

撫定諸軍許之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六月以陳騏同知樞密院

事。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辛

卯始朝帝自有疾遂廢五日一朝重華宮之禮每有慶命

丙戌日南至丞相留上率百官詣重華宮攝慶兵部尚書

羅默給事中充彙中書舍人黃裳監察御史黃度尚書左

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帝不從吏部尚書趙

汝愚入對惟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

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批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四年金明昌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帝朝重

華宮。以葛邲為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騏參知

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許御史汪義端

因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甚王元佐七世

孫也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帝不許命留制學士申肅上

意而黜義端

帝從壽皇聖帝幸聚景園。金以胥持國參

政事乃拜命

周

知政事

持國以經童入仕為太子庶應司令金主在東宮

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除以私術干之又多遺賂妃左

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為重乃數勸舉持國由

是金主甚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專權士之好利踈

進者爭趨走其門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

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上書論之金主召

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齊勒之秉文遂引

同議者將撰王庭筠御史周昂首令史潛約鄭贊道高坦

五人皆被斥廢當時為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

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取之然秉文以忠義自許詩

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楊趙後為翰林學士而卒雲

翼忠厚善屬文仕至禮部尚書庭筠博學重名時

學和易尤工于文且善字畫名重于時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

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閱視錢

唐謂然嘆曰誠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胡耳博學中更名

同語關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唐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

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神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

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亮亮突

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

知政事

持國

經童

私術

干之

遺賂

踈進

爭趨

其門

卑賤

翰林

應奉

文字

趙秉文

上書

論之

金主

召問

秉文

四一

持國

私術

干之

遺賂

踈進

爭趨

其門

卑賤

翰林

應奉

文字

趙秉文

上書

論之

金主

召問

秉文

四一

留正乞罷相不報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寫太尉

利州安撫使知興州吳挺卒四川制置使丘宗相命總領財

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殺吳氏之權也六月

留正待罪于城外正以乞罷不報乃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

唐卿秘書郎范滿彭龜年校書郎王真正字蔡初學頗博吳儼項安世等上疏乞寢特立召命不報已而留正復論

特立繳納出身以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

來文字待罪范村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

奏陳以溫清定者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答沃訓切烈縫續密人無知者秋七月以

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復以內侍陳源

為押班○八月以吳曦帶御器械曦擬金主釋奠于孔子

以孔文遠龍封衍聖公文遠玠之孫而楷之子也

十一月始朝帝制于皇后父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

押班中書舍人陳傳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而給事中謝

深南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

愛鼻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

帝入曰天寒宮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陳傳良

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此曰此何地秀才欲斫

頭耶傳良下殿慟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

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

重華宮疏三上不報甲寅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

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

帝相見卿等奏跪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
 朝丞相葛輝率百官賀于重華宮侍從上章居家待罪認
 不許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臺諫張叔
 椿章穎上疏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
 書請朝重華宮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請罷政彭龜年請逐
 陳源以謝天下皆不報趙彥逾力諫十一月戊寅帝始往
 朝都人
 召留正赴都堂視事詔姜特立還浙東正出城待
 日十二月帝朝重華宮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仁孝在
 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
 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于昔矣以朱熹

知潭州朱熹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五年金明昌五年夏桓春正月癸亥朔帝朝于重華宮

壽皇聖帝有疾葛輝罷人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

之者已十二時中矣

欺自已其安政也

金主命講求遺書夏四月帝及皇

帝問疾于重華宮不從

幸王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免過重

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

雖有此心何以自白

屬帝視朝龜年不離

額龍輝曲致忠懇臣

往壽皇疾益甚侍從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八

四十三

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以俟日吳帝復辭以疾於是
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侍講黃裳秘書少監孫逢
吉等再上疏以請之居郎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
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文章勅內侍陳源楊舜卿林
億年離之

五月癸亥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問疾重華

宮不從五月甲子陳良丞相留王等宰宰執進諫帝拂衣
起正引衣裾以諫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闕門慟哭而出越
後何及群臣跪帝不至福寧殿內侍闕門慟哭而出越
二日留正等又請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闕門慟哭而出越

伯少簡留正傳奏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闕門慟哭而出越
出殿門全乃出都門請自往官押入城於是留正趙汝愚
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然引樞亦故事也帝曰迫切獻忠舉措
與禮陛下故而不誅然引樞亦故事也帝曰迫切獻忠舉措
得無入宮禁乎然引樞惟恐見之不速耳不聽初詔嘉王擴

止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不聽初詔嘉王擴

請重華宮問疾

劫六月壽皇聖帝崩于重華宮帝稱疾留正等請壽皇

太后代行喪禮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

出視朝待其駕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

禮狀進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是不出宰相

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趙汝愚議介少

吳璠請太后垂簾繫上喪事太后不許留正等附奏云臣

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執今當率百官恭
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
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

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
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時留正趙汝愚以國本
係乎嘉王欲太后垂簾則因顯前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
幃之間事行廊廟之上體正言順可無後難吳璠素畏慎
且以有戚不欲與聞大計故議不行孝宗聰明英毅銳志

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
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世宗每戒
群臣積錢穀謹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兵革欲休
民生故帝用兵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
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若帝者願號孝宗不亦宜乎

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遂稱疾而

逃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
之丁未正率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
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事就同
擬旨以進帝親批什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
歷事歲久金鈔退問詔正得之大懼因朝祥于嘉即出
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聖皇悟前非漸收人
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王宜立皇太子監
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
謀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

他日必難變故汝愚笑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以帝有疾詔

皇子嘉王擴成服即皇帝位于重華殿尊帝為太上皇帝

皇后為壽仁太上皇后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

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次乃遣工部尚書趙汝愚憂危不

果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

於太皇太后者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家至此子為

近臣庸坐視乎必勝乃與宣贊善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

禮知閤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城五世孫而吳太后妹之

子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疑其意以告必

勝適聞之即亟白汝愚請必勝議事徐誼必勝請遣侂胄
以內禪之意請于太后汝愚從之侂胄因張宗尹以聞太
后不許明日侂胄復往又不獲命遂入見太后而泣后問故
之侂胄具述汝愚之意禮今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后問故
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
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

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曰知院同姓事
 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
 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
 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后問泥胃安在禮曰臣已留其後
 命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泥胃且云來早太后
 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
 以其事語陳駁余瑞禮亟命殿帥郭杲步帥闞仲夜以兵
 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
 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以不出翌日甲子禪祭群
 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
 列拜拜奏皇帝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
 繫人心皇詔既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開之旨取太
 皇太后處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
 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禮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
 出所擬太后批輝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夫能執喪曾有
 御筆欲自選則皇子嘉王據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
 皇帝皇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
 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后父子間有難處者

須頌太后至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
 今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對料至簾前直諭
 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任皇子固辭曰恐負不
 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令中外人人
 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
 方邪立未坐汝愚率同列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頌
 史立仗訖離百官班皇子裹服出就東華殿東廡素幄立
 內持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汝愚即喪次
 乞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
 帝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立崇國夫人韓氏
 為皇后 后時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 大赦
 以趙汝愚為權參知政事 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
 諫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
 舍人黃由為起居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
 作泰安宮
 復召留正為左丞相 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

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以

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留正至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

乃拜右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憂敢言功乎乃命為特進樞密使以陳騏知樞密

院事羅點簽書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加殿前都指揮使郭良為武康軍節度使知閣門事韓侂胄為汝州防禦

使韓侂胄欲定策以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

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吳玠鐵但遷徙胃

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尊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

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誦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

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國予司業葉適之功適辭

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缺望適言于汝

愚曰能育所望不過節鐵宜與之不

從適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其內侍楊舜卿林億

年陳源于外侍御史章穎論八月安寧郡王子濤卒。召

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初黃裳為嘉王府湖善光宗

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

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

講因請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

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龜年復言

于留正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

耳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至會

趙彥舟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

覆榜乞別求言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

之歲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磧之中不

報時論者以帝居重華未遠大內則名體未正而疑議生

有旨脩葺東宮為屋數百間欲徙居之熹言此必左右近

習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時太上皇后懼忤

太上皇帝意不從其間太上之稱內禪之說熹言若如此

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

而

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變服色負罪引愆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無治矣不報嘉每有所講編次或帙以進帝亦開納嘉又言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親近儒學數召大臣切劘治道又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夜可為世法今陛下以世嫡承大統而乃用米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朝衣朝冠皆用大布之制舉而復墜臣竊痛之

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傳良彭龜年並為講讀官

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晚講官賜坐以講趙汝愚請增置

講讀官以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趙汝愚每以吳氏世故也

請以與用都統制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而以吳

議為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故有定命

丞相留正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上使省吏諭之曰非知閣日借坐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

汝愚議橫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判建寧府正謹法度惜名器髮鬢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悖

九月詔趙汝愚朝獻景靈宮

嗣秀王伯圭朝饗太廟以孝宗

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

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

鏜閱而憾之由是

給事中黃裳卒裳簡易端純隨事納忠推賢樂善篤於孝友

冬十月更泰安宮為壽康宮

瑞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

韓侂胄請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楊大法為殿

中侍御史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

時趙汝愚為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塗治獨能
宵自以有定策功且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而怨
罵抑其賞日夜謀去之知閣門事劉攽亦以不得預內
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
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耳
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
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
胄密以其黨楊大法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
劉三傑李沐等率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未
嘉慶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
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嘉復數言汝愚當以
厚賞酬死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大踈其易制不以
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
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
諫臣使佞者去不得効一言非
閏月內批罷侍講朱熹

黃度之去也
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
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
所忌
十一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以知閣門事韓侂胄
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葬永阜陵
十二月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內批

黃度之去也
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
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
所忌
十一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以知閣門事韓侂胄
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葬永阜陵
十二月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內批

進侂胄官一秩罷龜年與郡

韓侂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真姦請去之且云陛下

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

其職陳駿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

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

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罷中書舍人陳傅良甫論之也陳

不為由是侂胄愈橫

駸罷發與趙汝愚素不協天眷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

人端故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鏗參知政事鄭僑同知

樞密院事韓侂胄欲間趙汝愚故引京鏗居政罷起居舍

人劉光祖留朱熹也必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書趙彥

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未幾遂

與韓侂胄合因陸游疏廷臣姓名于帝帝為汝愚之黨遂

言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益疑汝愚矣

通鑑續編卷第十八



2018001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一

通鑑續編卷第十九

卯乙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

金明元年

昌

春正月以李沐為右正言

月趙汝愚罷

彼宗姓也誣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師汝愚以同姓居相位不有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

位杜塞茲源是月汝愚罷汝愚又上疏論之乞罷汝愚

州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

部侍郎童穎知臨安府徐誼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

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以書毀隆名帥藩

閩重寄乞令奉祠省欲從之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

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城族之禍奉



EMERALD LIBRARY, TAIWAN, R.O.C.

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
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
亦抗論而汝思李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沐勳為黨皆斥之夏四月安置

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

祖儉上書諫趙汝愚之忠併論
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

成不當罷斥韓侂胄怒有旨祖儉朋死罔上送韶州安置

中書舍人鄧駟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橫鑰因進讀論及

佐實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廢以新州來乃不敢言

或謂從宵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產鄉

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

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

者亦私心也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

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鼠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于五百里外宏中與周端朝張術林仲慶蔣傳徐範等六

人伏闕上書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

時假非汝思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營國家

多難汝思位樞府本兵相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

為利分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

激力辨且非即連斥逐人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

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

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忠實為李沐之回邪鼠李沐
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汝士心頭上韓侂胄大怒向批宏中
等妄亂上旨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焉
以李沐為右諫議大夫
劉德秀為右正言○五月金命其左丞相夾谷濟臣行省
事于臨潢府以伐北鄙阻鞞等部○詔戒百官朋比○六
月劉德秀乞考核真偽以辨邪正從之遂罷國子祭酒陳
仲國子司業汪達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

變自程顥程頤以先王之遺道泯諸後進其徒楊時尹焞傳
 造其域流俗之人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訐以求深
 佐賢然趙汝愚朱熹以其從游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
 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名若以
 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其言以貪黷放肆乃人
 真信虛潔好情皆偽情耳復陰誅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
 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至是右正言劉德秀上
 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言而行如
 市人所不為在與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飛意規恢首務
 核實允真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
 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孫元
 御來愛陳武皆罷陳仲汪達入劄子辨之德秀以仲達為
 狂言亦被斥德秀官宦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擢及居朝
 觀內除而留正語著佐郎范仲黼曰若留德秀班行則
 廷無安靖之理德秀故怨二人既而吏部郎官蔡師旦復
 建言請考核真偽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校論太極
 圖亦被賞擢陳仲驥之孫醇德碩學為時所尊蔡師政皆可

師法與人未嘗有及及偽學之論加韓侂胄保寧軍節度使
 起九七上章辨之竟以是去焉

使提舉萬壽觀。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

素有其怨于周必大及趙汝愚韓侂胄引之以成偽學之禁
 詹遂上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乞風
 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詔以其章榜示朝堂澹
 尋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亦不
 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去者冬十月以子恭為安定郡王○
 明詔大臣去其所當

十一月安置提舉洞霄宮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行至衡州

暴卒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真之死以息人言由是何澹劾
 汝愚落其觀文殿大學士及官觀監察御史胡紘遂

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棄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
 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求州
 安置詔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葉適亦奉祠時注義
 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

迪功郎趙師召亦上言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作宵之竟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蓋承佐宵密論窘辱百端汝愚遂暴薨天下聞而寃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九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拭朱熹呂祖謙汪應辰五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辛為作宵所構斥死退荒而宋之度夷制致于不可為惜哉初汝愚嘗薦孝宗授李沐胡絃遂用為罪云徐誼為汝愚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所器凡有政務多咨及豫防佐宵之姦是以能宵怨之衆又嘗勸汝愚早退

金夾谷清臣免以右丞相完顏襄行省事于臨潢
清臣至移刺敏完和安國為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攻柁棧濼諸營下其十四回迎

清臣屬部斜出掩其是叛去大肆掠金主遣使免清臣以襄代之襄至臨潢遣僕散揆等進兵大鹽澤攻其諸營十二月以朱熹為煥移刺觀等為廣言別部兵所敗死之

童閣待制熹辭從之
 ○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
守貞剛直明亮

通習典故九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主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罷去

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丞相

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夏

四月余端禮罷時韓從宵擅權屏斥正士端禮辭不愜志稱疾求罷以何澹參知

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初翥要思列疏論僞學思

不從韓侂胄遂龍金初行區種法。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

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翁悅思知貢舉

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

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

經語至中庸大學以張金為尚左郎官准西總領張釜上

之書為世大禁矣頤頤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

頤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

乃除金尚左郎官作華文閣秋七月加韓侂胄

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罷殿中侍御史黃蘄中書舍

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為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

疑為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以語帝乃詔臺諫給

舍論奏母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達中之意詔下韓侂

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瑛姚愈等上疏言

自今舊惡必惡或滋長不俊臣等不啻則誤陛下之進用

言則徒有虛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臣章播告中

外令舊惡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縱帝從之乃詔改不

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正

士愈急矣黃蘗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

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黜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八月

胡紘乞住進擬偽學之當從之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

軌動播上皇誣誣聖德至大亂類二三大臣蓋諫出死

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亦屏迹自御筆有敕偏達中之

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

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其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

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

愆於遂認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

月嗣黜王士歆卒。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嘗

也十一月罷秘閣脩撰致仕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

州臺諫皆諱泥膏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偽學為言然

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上疏追論程頤之罪侂胥薦為御

史絃即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朱熹十罪且言熹劇竊

張載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殮食

淡衣處帶博或會徒於廣信竊胡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

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撓熹職罷祠元定于道州

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元定于道州

地語同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

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

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義

既長辨折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飢啖薄以讀書窮義

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元定學於熹必得

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解

先從元定質正焉元定揚對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築室

山將為終焉之計會僞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下

免乎及聞熹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戮別蕭

寺中坐客與熹之情季道不仕之志可謂兩得其子行三千里

行元定曰獲罪于天不可逃乎杖屨同其子行三千里

之曰西山先生

行于世學者尊

三年金承安春正月鄭僑能。二月詔偽學之黨勿除在

內差遣從邵襄然之言也。一守復有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

除從夏四月以不祛為嗣條王。閏六月貶觀文殿大學

士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正言劉三傑論正四大罪其

首云招引偽學以危社稷正言劉三傑論正四大罪其

承胥持國有罪致仕持國為金主信任與李紀筦權朝政

趙樞高元甫傳汝梅裴元郭郭十人皆趨走其門其為御

外補皆九月以劉三傑為右正言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

官勿用偽學之人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對言前日偽

於矣曠前甘結聲說非偽學之人會卿試進士漕司前期

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

為偽不願考高麗王皓以其弟暉權國事。金復以胥持

國為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十二月

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籍仍自今曾度偽學舉薦開陞

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

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

蘭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

道揚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仲鴻吳獮李祥楊簡

趙汝謙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秦燮陳武田澹

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頴周南吳系勝李直王厚之孟浩

趙鞏白炎震崇甫斌危仲玉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衡

平戊

林仲殊將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九五十九人黃由上言
人志末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廢中侍御
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
擢沈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三月葬憲

聖慈烈皇后。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賜玉帶許佩服

詔禁偽學古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

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庶幾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

士大夫雁精更始凡曰滯朋比德義其自新而庶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竊伺間隙毀譽舛午流言間發以傾

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之幸德康寧不汝戩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

漸干流俗之失非可復反歟將粗於國之深恩而謂有弗

主

及歟何其未也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而臨心毋復借疑以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恤以刑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下毋忽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以丁逢為軍器監四川都大茶馬丁逢遷文虎愈於西以丁逢為軍器監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

月葉翥罷八日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

及之為吏部尚書詔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甘知遇之意衰邁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帝子究冲惠王竣卒未有皇嗣京鏜等請

有是命育太子詔育燕懿王德以趙師彛為工部侍郎師彛宗室子育之

昭後與愿于宮中臨安府甚有能聲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彛弄最後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胄怒之乃粟金

通鑑卷之九十九

東

未乙

蒲桃小架上，紹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紹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昇曰：此真田舍間象，但犬吠鷄鳴，可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昇也。侂胄曰：大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時銀每錠以五笑聞者莫不，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其直百貫，一兩至十兩，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未樂。寶貨多，雜以錫，漫不金大賚北鄙將士，授官者至能行燕京，開通羅之，萬一千人。

五年，金安，上正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聘官。初，趙定策時，福密，江右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震之，既而逃還，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及具一列，實僚所書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死右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

而擢進，二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義別，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此方以道為高，少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益劾光祖，任遂不，著吏部侍郎憤懷，茲和附，為學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胡紘免。三月，金立王暉為高麗國王。二月，夏五月，行經天

歷。秋七月，吏部尚書劉德秀免。八月，帝始朝太上皇

帝于壽康宮。帝始率群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群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

賀，詔進。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冬十二月，嗣

樸王不秬卒

庚申 六年 金承安 五年

知樞密院事。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三月

前秘閣脩撰朱喜卒。喜登第五十年任于外者僅九考立

子羽寓達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巨飯

兼養率與之共往往緝貧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

不取也時攻偽學曰急士之繩趨尺步賴以儒自名者無

所容其身從灌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立。依阿巽懦者

更名它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

非黨而喜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

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塋右正

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偽。師之。慈會聚之

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縲議時政得失聖。令守臣約束從

之憲所著有易本義密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

以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

經文攷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考

南程氏遺書伊洛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稱

計其最知名者曰黃榦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沅

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

朝才四十六日家故

喜登第五十年任于

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

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

不顧者屏伏立。依阿巽懦者

市肆以自別其。遣生徒者笑而

令守臣約束從。傳大學中庸章

解楚詞集註辨。要中庸輯略考

其門人不可稱。方子黃灝蔡沅

周以來任傳道。周以來任傳道

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

而始著由孟子。而始著由孟子

知言○榦初。知言○榦初

著善授榦與之。著善授榦與之

子日盛編禮著。子日盛編禮著

初見喜喜告以。初見喜喜告以

貴乎弘也燾因。貴乎弘也燾因

外者僅九考立

貪少依父友劉

自遠至者巨飯

其道義則一介

以儒自名者無

依阿巽懦者

市肆以自別其

遣生徒者笑而

令守臣約束從

傳大學中庸章

解楚詞集註辨

要中庸輯略考

其門人不可稱

方子黃灝蔡沅

周以來任傳道

周以來任傳道

而後傳自

而始著由孟子

金承安

五年

春閏

二月

以京鏜

謝深甫

為左右

丞相何澹

三月

前秘閣

脩撰朱喜

卒

喜登第

五十年

任于

外者僅九

考立

貪少依父

學者宗之仕終直華文閣○治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
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圖之說無
所不讀嘉其篤志謂黃翰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者二
三君也治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
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
閣○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
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
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真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
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
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淵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
下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喜
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
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
一語不妄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
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耳○瀨性行端飭以
孝友稱○廣淳謙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
明師旨○沉元定子也著書傳安邑郡王子恭卒○夏四月以不學為嗣

濮王○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上皇后李氏崩○許

及之以母喪去位○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

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

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

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延自強升坐再

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蹴踏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

生老備泊浸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

歲三遷為秘書郎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

學官不自意遷至大用遂委身諫附侂胄焉 八月太上
皇帝崩光宗幼有令聞器用儒雅及即位之初總權綱屏
驚憂致疾孝養遂京鏗卒 初與韓侂胄友善因得大用
急孝宗之業衰焉 德秀居言 櫛慈懿皇后于臨
謹時附益以成其姦又薦劉 自鏗發之 櫛慈懿皇后于臨
路以排擊善類侂胄之謀多自鏗發之

安府南山之脩吉寺。九月，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

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祖泰夷簡五世孫也。性疏

御史施康年林宋劾周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帝將降

詔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

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

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

遂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

侂胄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下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

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錡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

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錡錡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

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掛房之親果有錡乎侂胄

之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誅侂胄師旦周

錡而逐罷自強之法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依

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尋有旨呂祖

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箠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

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韓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

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備當杖

黥竄之遠方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

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上書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

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

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

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

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命謝深甫朝獻景靈宮嗣濮王

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不墾朝饗太廟。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以與

愿為福州觀察使更名曦。皇后韓氏崩。十二月葬永

寧陵。積恭湫皇后于臨安府之廣教僧寺。加殿前副

都指揮使吳曦太尉。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是歲西遼亡

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為少

春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保從施康三月臨安大火四日滅秋七月何澹罷時吳曦自

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求

澹所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

論罪之大旱○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統制至興州因請副都

是兵權悉歸于八月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

知樞密院事巖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

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

同知樞府乃蠻襲西遼滅之西遼主直魯古出獵乃蠻王

其何配藥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

二年金泰和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師旦平江

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

二月追復趙汝愚汝愚政殿學士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

京鐘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鐘死三人亦罷侂

侂胄曰不強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

為之禁寢解貶禁私史○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以子覲為安定郡王○八月以素說友同知樞密

院事○作寶謨閣藏光宗御集也九月太師嗣秀王伯圭卒伯圭

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冬十月追復朱熹煥章

閣待制。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

事。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后不知何許人或云會稽少以姿容選入宮忘

其姓氏帝即位進封婕妤好有會稽湯次山者后自言是其兄因姓楊氏韓后崩后時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中宮

未知所屬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帝立曹氏帝不從由是后與侂胄有怨

次山自是加韓侂胄太師依文彦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

貴顯矣國重事侂胄聞之陽辭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

位太師時侂胄既弛黨禁因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

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進用於是名士久斥者往往演

晚節以規策進矣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

不傾心阿附而蘇師旦周筠預閏月封福州觀察使曠

三年金泰和春正月謝深甫罷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

以言去深甫張巖罷。帝臨太學。以老說友參知政事

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簽書

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五月以陳自強

為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

知之言路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

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藉手耳加以包苴盛行自強尤貪

鄙四方致書鉅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

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

亥

衛國公

三年

春正月謝深甫罷

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

張巖罷。帝臨太學。以老說友參知政事

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簽書

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五月以陳自強

為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

知之言路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

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藉手耳加以包苴盛行自強尤貪

鄙四方致書鉅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

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

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恩父蘇師三為叔堂吏史造相為兄侂胄姦究專國自強表重之切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命殿前司造戰艦

○八月增置襄陽騎軍。九月袁說友罷。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金貶奉御阿魯

帶為彰德府判官金主自即位即為北鄙阻難等部所擾

府藏空匱國勢日弱群盜蜂起賊飲日繁民不堪命懼宋人乘其隙乃命聚糧增戍於東南境上且禁襄陽權場宋

人聞之乃嚴設中禦韓侂胄遂有北伐之謀志馬厲兵習戰造戰奉御阿魯帶使還言於金主以為師期有日金主

以其生事首十一月安定郡王子顛卒

四年金泰和春正月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時有勸韓侂胄立蓋

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討椿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

守臣厲仲方言准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為倉卒

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誑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高麗王暉卒子諤立

○二月金命州郡無學者並建置之。三月臨安大火詔

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

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

秋八月張孝伯罷。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一月

以伯相為安定郡王。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

寅張巖兼同知國用事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導孝宗

典故朔國用司總覈內外財用措

克民財州
郡騷動焉

丑乙

開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

春三月費全寅罷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以圖恢復士寅

國師入鞏州

師入鞏州來遠鎮唐州得謀者言宋屯兵

密院移文于宋

依摺約撤新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

密院事以李奕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兼

知襄陽府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啓覺竄岳平建寧

府韓侂胄欲意恢復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起啓邊覺

建寧五月詔以衛國公曦為皇子進封榮王金以僕

駁撥為宣撫使會兵于河南金主聞宋將見伐召諸大臣

不暇忘中國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傑散

制置使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重事班丞相上三

日一朝赴都堂治事陳自強援文彥博故事乞令侂胄平

為第詔從之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

私第以圖恢復權勢日盛至假作御筆并

要未嘗奏稟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閣門事

復之議皆以韓侂胄無國用使八月金罷河南宣撫使

司僕散揆至汴移文責宋敗盟宋三省極密院答言邊臣

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莊縣民蘇貴等為間

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它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警不

一六

敢去備且兵言白丁自裹糧備窮盛飢疫死者甚衆梁益
弛備以其言白丁自裹糧備窮盛飢疫死者甚衆梁益
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
閩揆言遂命羅宣撫司及新置兵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

知揚州。九月劉德秀罷。陳景俊如金。韓侂胄欲審敵
正旦以立密為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韓侂胄聞金命僕

以密應之初侂胄以此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
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

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夸誕貪進
之人攘臂僥倖洋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

至是密手書切諫曰金人未有意敗盟當示大體宣中警
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虜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

侂胄不悅大旱。師襲比陽殺金阿里根撒觀。師焚黃澗獲
金高顯。冬十二月金趙之傑來。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

其禮倍請帝還內從之。二年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年春正月師入
撒牟谷獲金摑刺。三月以陳仲為京湖宣撫使仲遂致

仕仲為吏部尚書切諫侂胄故首以落闕命仲遂致仕以
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韓侂胄期以四月分道

得悉兵馬財賦之政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
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也曦責其庭參曦聞之

及松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陳景俊還自金。景俊還
自衛驛抽摘以去松殊不悟其變陳景俊還自金。景俊還

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秩遵守至全宜意亦國
慶紀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反得爾國公移朕即罷

司而爾國侵擾益甚群臣以渝盟為言朕惟和好最久委
曲而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

曲而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

曲而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

曲而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

曲而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

曲而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

其禮倍請帝還內從之

二年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年春正月師入

撒牟谷獲金摑刺。三月以陳仲為京湖宣撫使仲遂致

仕仲為吏部尚書切諫侂胄故首以落闕命仲遂致仕以

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韓侂胄期以四月分道

得悉兵馬財賦之政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

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也曦責其庭參曦聞之

及松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陳景俊還自金。景俊還

自衛驛抽摘以去松殊不悟其變陳景俊還自金。景俊還

以告陳自強自強或益矣以五家為隣五隣為保以相檢察城郭則

勿言由是用兵置坊正村社則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徭錢象祖罷韓侂胄

替賦稅勸課農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夏五月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

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

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無副使吳曦兼陝西

河東路招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遣衛卒戍淮東○

追貶秦檜贈諡論檜主和誤國之罪奪王爵降封衛國公改諡桀厲復泗州及新息

褒信頴上虹縣○金命其平章政事傑散揆領行營事會

兵于汴以宋渝盟也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

儀人昔異謀及得志與其從弟明父徐景望趙富米條之

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

于金求五月王封蜀王大節帥師復蔡州不克而潰○以伐金詔

四方及告于天地廟社韓侂胄請帝降內批云北虜世讎

須詔書明示海內謂日乃下北使之詔略曰天道既遠中

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故願匹夫無不報之仇蓋茲醜虜猶

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溪怒之欲逐其不恭姑置含忍軍

入塞而公肆劍之使來庭而敢為桀驁迫行李之繼遣復

慢詞之見加合名師在為壯言乎嗟言乎道孰無忠義之

之將領兵出有臣當念祖宗之積有學士院李壁之詞也

心為人子為人直輪對嘗言其弱而幸安者衰政弱而就

強者與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

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陞越六日以伐金告于天地

金以傑散揆完顏匡為左右副元帥金以宋畔盟告于

社金以傑散揆完顏匡為左右副元帥天地廟社以揆匡

為劉元帥置兵分守要害而命彰德守臣李爽帥師圍壽

州。郭倬李汝翼田俊邁會師圍宿州敗績金人執俊邁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秦世輔之師潰于城固縣。詔

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柄嗣柄孝宗孫而魏惠憲

。日希。六月李爽敗績于壽州。鄧友龍免以丘富為兩淮

宣撫使韓從貴以師無功免友龍而以富代之駐揚州

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罪田琳復壽春府。秋七月蘇師

旦有罪韶州安置韓從貴招李瑋然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

。置徽摘其過以與之因極言師旦估勢招權使明公負護

其家自除名以張廠知樞密院事李瑋參知政事。夏

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安全崇宗孫越王仁未幾死戚春敗績

于邳州。九月金蒲察貞取和尚原。冬十月金人分道

來侵純石烈執中圍楚州傑散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以

萬五千出唐鄆純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潁濤完顏匡以兵二

中以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允以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

以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以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温以

兵五千出塩川完顏擘以兵五千出來遠丙子執中自清

河口渡淮遂圍十一月詔郭杲帥師次于真州以援兩淮
楚州朝廷始懼
○以丘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
急或勸富棄廬
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
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

化棗陽襄陽軍隨州○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遂圍和

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難可涉即遣與屯

岸揆麾大軍直壓宋陣宋師不虞其至姚公佐以為誠然

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棄項口下安豐軍及霍丘縣進圍

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

於是江表大震以陳謙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金統石

烈子仁入滁州○金完顏匡圍德安府○金蒲察貞入西

和州十二月入成州○金統石烈子仁入真州州之士民

原江府宇文紹節臨具舟濟逃者大吳曦焚河池退保青野

我以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金蜀之地按兵閉境不為甲

對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損流東下助為犄角則遠慮所

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

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之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

察自被和尙原秋池堡西和州曦將王良等方力戰曦怒

傳令退保黑石軍遂清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

原金人無復節慮開陝大震轉運金統石烈子仁侵六合

郭倪遣師救之戰于胥浦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完顏

充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時興州都新制母思以重兵守

後思孤軍不能支關遂陷丘富遣使如金師議和金僕散

准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國交兵北朝皆謂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解扣其實既而元靖回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於樞願講好息兵樞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以上聞帝諭密使歸罪遷將密乃復遣王文來侂胄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樞曰侂胄昔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來還密復遣文來及林拱宋顯相繼以徃因許遷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常揆始許之密聞于朝朝廷乃以報書令陳壁往焉壁至揆遂自和州還師次于下蔡於是金人在淮

金立吳曦為蜀國王
大散關既破曦乃退壁與州之且口完顏綱遣張仔會曦于且口曦且言願附金之情乞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仍獻階州遂自且口還六州綱乃以金主命遣假太倉使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國王曦密受之翌日召幙屬諭

意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冕揚賦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

曰吾意已決即遣郭澄春表辭叔似陳謙免以吳玠

京西路宣撫使知江陵府
收似素以功業自期及此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阻故坐免

程松自興元逃歸
金元類抄合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受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

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融書諷松使去松尚未悟其變會報金兵至民大奔松亟趣米倉山而道自關州順流至重慶猶遺書乞贖禮于曦稱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匣疑為劔也大恐即急走使者道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無程出使

蒙古太祖皇帝即

位于幹難河
初天后西蘭寡居北漢屢有光明熈其腹一乳三子長曰孛合撒赤季

言曰散附曰吉押又謂之扎即刺氏居于烏桓之北與長

言曰散附曰吉押又謂之扎即刺氏居于烏桓之北與長

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漢襄世秦貢于遼金而總謀
 于達旦烈祖諱葉速坡字敦察兒之九世孫也文塔塔
 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諱之是為太仁皇帝烈祖卒太
 烈祖因以帖木真諱之是為太仁皇帝烈祖卒太
 部人凡三萬攻之太祖歸于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
 為十三翼大戰于荅闐班朱思之野泰赤烏等敗去太
 祖皇帝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
 謀曰帖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
 太祖執其部人梭魯罕失刺密釋太祖皇帝且命子赤
 老溫委質焉未幾塔塔兒部叛金太祖皇帝為察兀禿魯
 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太祖皇帝以克烈乃蠻二部
 中國之招討使也太祖皇帝與戰于桑壘盤陀山月兒斤
 之徒雖乃蠻反侵掠之太祖皇帝與戰于桑壘盤陀山月
 兒斤殺其使太祖皇帝怒與戰于桑壘盤陀山月兒斤
 大敗歸焉已而克烈王可汗暴戾其旗王可汗之弟也力
 者多歸焉已而克烈王可汗暴戾其旗王可汗之弟也力

可汗不能堪叛歸乃蠻部其立亦難赤為可汗以兵
 王可汗蓋取其衆王可汗出走犬祖皇帝以其與烈祖
 城有奸詐法緣連河迎之會于土兀速河結為父子因文
 滅星乞不悉夷二部掠其資財以給王可汗王可汗部衆
 亦稍有歸者太祖皇帝遂與共攻乃蠻哥孟祿可汗部衆
 于黑羊八石盡取其衆王可汗漸強因害太祖皇帝之
 得人欲圖居土兀刺河王可汗皇帝辭去次于撒里川而
 王可汗移居于土兀刺河王可汗復遣人告太子亦剌哈等
 為乃蠻部所掠王可汗復遣人告太子亦剌哈等率衆至
 報之太子皇帝即遣溥兒木博兒忽木華黎赤老溫四
 人將兵赴之遂盡奪其所掠婦孺于王可汗而還乃蠻部
 與母弟藥只合撒兒攻乃蠻大敗其衆而還乃蠻部因是
 衰弱太祖皇帝乃會王可汗于泰赤烏部長克思敗走於
 是私吉刺等五部會盟將攻河泰赤烏部及王可汗弟阿
 祖皇帝迎戰于孟亦刺川大敗之而王可汗之弟忽八海
 牙山等怨王可汗殘忍逃降乃蠻王可汗以衆居于忽八海
 太祖皇帝居于徹徹兒山塔塔兒部與弘吉刺等

七部亦怨樂只合撒兒侵掠嘗于健河共立扎木台部長
 為菊兒可汗將攻大祖皇帝野敗之菊兒可汗遁去弘吉
 識于海刺兒帖尼火魯軍之野敗之菊兒可汗遁去弘吉
 刺部遂降于帖尼火魯軍之野敗之菊兒可汗遁去弘吉
 帝奉之五年而益勤金泰和二年於乃蠻益祿可汗率六
 部之衆攻太祖皇帝及王河汗太祖皇帝與戰于門
 亦壇之野會大雪乃蠻軍潰而去冬太祖皇帝居于阿
 不扎闕忒哥兒山王可汗居于別里怯沙陀中太祖皇
 帝求婚于王可汗王可汗不許由是太祖皇帝與之菊
 兒可汗聞之往說王可汗之子亦刺哈言太祖皇帝將
 行不利于王可汗亦刺哈信之遂以真焚太祖皇帝將
 地泰和三年王可汗亦刺哈信之遂以真焚太祖皇帝將
 祖皇帝太祖皇帝以爲誠然而往王可汗之牧馬人
 失力與弟拔牙知其謀以告爾只之野王可汗屢敗矢中
 止而帥衆與王可汗戰于合爾只之野王可汗屢敗矢中
 亦刺哈之類乃歛兵太相皇帝次于幹兒弩元有繼
 千六百因循哈勒台河而進至董哥澤遣阿兒海言于
 王可汗曰昔汝菊律可汗謂汝奪其兄忽兒扎忽思孟孫

可汗之信而詳殺戮于昆弟故逼汝于哈刺温之隘汝
 迫無計以百騎來取我先人借汝以雪耻備歷險
 其地破其國菊律可汗僅以身免走死河西我先人盡以
 厄我盡心以故恤使汝得至于今我何負於汝而欲加害
 於我哉王可汗大聽欲止亦刺哈刺不肯曰彼能勝我聽取
 我國若我勝彼當亦取其國耳因進兵太祖皇帝與木
 華黎博兒木博兒忽赤老温飲水于班木河誓必報其讎
 遂大會屬部于幹難河源而進擊王可汗于徹徹兒運都
 山大敗之王可汗與亦刺哈以數騎逃至捏群兀孫河乃
 寔部人執王可汗殺之乞失力拔牙有功命為千戶賜號答
 遂亡太祖皇帝以乞失力拔牙有功命為千戶賜號答
 刺軍因大獵于帖來城川宣布號令而還乃蠻太陽可汗
 遣月忽難告于王孤部長阿刺忽思曰近聞東西有稱王
 者日月在天了然可知世豈有二主哉君能益吾右翼奪
 其孤矢乎阿刺忽思遣人以其言告于太祖皇帝具以
 所部附之泰和四年春太祖皇帝大會屬部于帖木城
 川謀攻乃蠻以虎別來括別二人為前鋒與乃蠻太陽可

汗滅兒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扎阿紺孛斡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并扎木合朶兒班塔塔兒哈塔斤散只兀立部戰于按臺太陽可汗敗死諸部悉潰太祖皇帝蓋以盛強泰和五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宗及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斿白旗自號為成吉思思可汗先是金主遣尙王乞濟牲靖州受太祖皇帝之貢允濟奇太祖皇帝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呈帝狀貌歸言于金主請蒙古滅乃

廢執孟祿可汗以歸

三年金泰和七年春正月丘室罷詔張巖督視江淮軍

馬金泰和七年太祖皇帝二年上

繫衛侂胄大以陳自強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黜免

州怒羅密奉祠以陳自強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黜免

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黜免
強燕樞密使○吳曦反稱蜀王子興
改元置百官僭用乘輿服飾遣董鎮
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奉表稱

謝于金分其所統兵

州嘉陵江聲言約金

圖之曦又召權大安

他名士如陳咸自駭

僕散揆有疾命左丞

以代之○二月以

府輔遂棄成都如遂

遂以印授通以知建

從之江北守江自南

十萬為統帥遣祿邾等成萬州泛舟

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瀘州利

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除

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者甚衆

相完顏宗浩兼都元帥行省事于汴

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以輔知遂寧

知成都府楊輔嘗言吳曦必反及

程松逃歸朝廷乃密詔授輔制置

適治事如平時軍項皆從官給民以

不擾其防守皆 **金平** 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 揆為政多慮其法度焉

用號名 **四川轉運安丙** 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四川總領所

將相 **巨源** 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

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四川宣撫使司隨軍轉

運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且召之

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

了此事會與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

君王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捨死報

國故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

一說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遂巨源與會巨源性

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大馬識其主爾乃

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旦好義帥

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

奉朝廷密詔于楊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

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械而走巨源持詔乘

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怒呼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

顛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

遂以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辭濟動天地持曦首撫定

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

印送朝廷曦借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奉冊於曦

未至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云傳聞

不一深以為疑或以權宜割地始為保全蜀之計此亦排

難解紛之舉為一產傳果或有之更望深慮若恩自上出

增光前烈豈不美歟蓋將許其王封也且召知鎮江府守

文紹節問計然節云安丙非附賊者必能討逆侂胄乃密

以帛書諭丙云若能殺曦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

蓋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帶十廟社梟之市三日

誅曦妻子家屬焚嶺南奪曦父札官爵遷曦祖璘子孫

出蜀存其廟祀焉

方信孺 如金師者近臣以蕭山縣丞方信孺薦

七五

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侂胄召至都
堂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詞以
答之侂胄翼然信孺
遂持張巖書以行 三月安丙使蜀昌國復階州李好義

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

關揚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為

乃腹心之地西和州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千人

死上一百齋十日糧可濟丙從之於是好義進兵次于獨

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

人幾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遵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

歡呼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已而城階鳳州大散關皆復以楊

輔為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安丙為副使知沔州許奕為

四川宣諭使吳曦誅安丙起揚輔還成都治程松棄蜀

罪澧州安置○金以完顏匡為左副元帥○夏四月以陳

循為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循神弟也有吏材 金以

紇石烈子仁為右副元帥○召楊輔還以吳玠為四川制

置使○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復入大散關○太皇

太后謝氏崩○五月李好義叢秦州圍皂角堡金末虎高

琪來戰好義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六月林拱辰如金謝

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誅弊諭詔至與

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巨源謂人曰詔命一

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懇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

丙令言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

橋而敗丙密使與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

大安龍尾難丙使將校樊世顯殺大旱蝗西巨粟皆盡

秋七月以不儔為嗣濮王○九月令左丞相兼都元帥完顏宗浩卒于汴○貶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

至濠州統石烈子仁更以五事曰稱巨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反

俘歸營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新命出國門時

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之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授以

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認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朝廷從之

復遣信孺性信孺至汴宗浩猶執初議信孺曰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宗浩見其忠誠乃曰割

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常以收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因執不許宗浩乃密為定約遣信孺還信孺至臨

安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愛前說怒信孺不曲拆建

以信書來有誅戮禁絕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事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

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後大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釋

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軍銀

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徵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

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問之信孺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

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人皆惜之

韓侂胄以和議未成欲復出師乃以江淮制置使張巖免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替府凡九

月費耗縣官錢三百王柟如金師持書赴完顏匡師蒙古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王柟如金師持書赴完顏匡師蒙古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取夏幹羅垓城。冬十一月，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玉津園。

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

而能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

畏侂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

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惡侂胄，

因使皇子榮王燾具疏言侂胄再召兵端，將不利於社稷。

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恐事泄，請命其兄楊

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

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見忤侂胄，乃先白象祖

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

胄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

軍。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象祖

欲奏密確謂事留恐泄，乃已。彌遠令王營殿前司公事夏

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夏震呵止于

塗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殺之。復命于

彌遠及象祖二人，乃入官以誅侂胄事。上聞，帝未之信。

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

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

年宰執侍從臺諫，蕃閩皆其門。顯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

行宮者，權震宇內，首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有

度限，頗擅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故撰荅詔以元聖褒之。

四方投獻者，謂伊霍且爽，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

趙師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當之不辭。其嬖妾張

譚王陳，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

侍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

茶極矣。陳自強有罪免。韓侂胄既死，餓象祖探懷中堂帖投

額曰：望大參保全。明日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治韓侂

奪其三官，永州居住。道使誅蘇師旦于韶州。治韓侂

胃黨與安置。鄧友龍等于嶺南。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

薛叔似等官秩有差。鄧友龍循州，郭倪梅州。以衛溼簽書

郭傑、連州。並除名安置。

以衛溼簽書

七

樞密院事。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懣。赦。十二月，以

丘富為江淮制置大使，知達康府。罷山東京東京西路

招撫司。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

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

初韓侂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問於口。侂嘗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者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

不許。凡十二年而復起。金翰林直學士陳大任進所脩

遼史。○金戶部籍今年境內民數，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

百八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九。○金版籍之極盛也。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春正月，王楫還自汴，排至汴，詩

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糶軍餼三

百萬，賈蘇師旦等侯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

楫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

改糶軍餼為銀三百萬，兩會徽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

韓侂胄事，稱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楫曰：「韓侂胄貴顯幾年

矣？」楫曰：「十餘年矣。平章重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

和議，始決遣楫，將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安定郡王伯

相卒。○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許奕如金師。二月，追

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三月，復秦檜爵諡。○以韓

侂胄蘇師旦首昇金人。先是有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衛

書乞梟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下報及王楫，還以是為

請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持此而夾姦，究

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令副將尹明斬棺取首

詔梟之。兩淮仍論諸路以函首昇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

七

旦二人之首付王耕送臨安府大火火凡四日焚官舍二
金師以易淮陝之地九十七家城內外巨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什去夏
其七官多餓舟以居民說者相驚之賴因而縱火為甚

四月安置陳自強于雷州○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

州王耕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

然復濼而蔽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衛涇罷○

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于東衛涇罷○

鄒應龍如金賀生也林大中卒○以史彌遠兼參知政事○

秋七月召立定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而卒○神儀狀魁傑機

樓鑰簽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

以感敵其忠義蓋天性也八月以龔機同知樞密院事

不羨今人則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

曰不以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

定使往來機禪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許奕及金

完顏侃來侃為宋金主各擔書遣九月及金平完顏侃既

成論天下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

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龔機參知政事彌遠既相召

釐正紹熙詔史褒增為小吏以伯祝為安定郡王○十一月史

彌遠以母喪去位○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勝世宗第七

子也金主感疾甚篤念已無子示諸叔兄弟多在以永

濟柔弱無智能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遂部不遣

金主弒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與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

制典章文物祭然可觀然婢寵擅朝贈趙汝愚太師沂國

公○十二月錢象祖罷○蒙古滅蔑里乞部○幹亦剌部

降于 蒙古

二年金衛紹王承濟大安元年春正月以樞鑰參知政事

童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畏吾兒國

降于 蒙古畏吾兒王亦都護聞蒙古遣按力也如等至亦都

護大喜即使別古思等至蒙古謝請率其衆為臣子

太祖皇帝大悅遣使謝之亦都護復奉珍寶方物以獻情

好遂為既而亦都護朝太祖皇帝于結連河請尚公主

兒唐之夏四月金主承濟殺章宗元妃李氏初章宗貴認

高昌也

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

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

內人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

僕散端為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蒙古入夏靈州

夏主安全降太祖皇帝入靈州夏主安全秋八月以安丙

為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宣撫司○詔皇太子更

名詢○冬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諡曰文從考功郎

也蒙古侵金官劉彌正

三年金大安二年夏皇建元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

之○金主立其子胙王從恪為太子○秋八月夏人寇金

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

蒙古所攻求務于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

遂侵葭州金慶山冬十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

奴孽敗之而去冬十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

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金禁傳說邊事蒙古太祖皇

之實以備米取至是以老罷金禁傳說邊事帝悉金主之

嘗欲害己也數以兵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

漸威國人皇皇遂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

蒙古侵金桓

昌撫州

通鑑續編卷第十九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

未字

四年

金大安三年 太祖皇帝六年

夏神宗遵

頊光定元年

春二月

府大火

火二日乃滅官寺多焚

延及大廟詔遷神主

西城

哈兒麻部降于

蒙古○夏四月

蒙古侵金金使粘合

合打乞和

蒙古不許

初金納合買住鎮守北歸知

彼於我無繫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獸

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

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土邊隙因之及蒙古侵揚

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深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

住之因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

合打乞和 太祖皇帝不許

蒙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畢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



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阿疎者孫也中六月余曩

如金不至而復賀生辰也金有是朱使多不能定而金使之難不至而還自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金獨吉千家奴完顏

胡沙禦 蒙古于灰河紇石烈胡沙虎遁還金師遂敗績

蒙古取大同府桓撫州及西北州縣千家奴胡沙至烏沙

兵奄至及烏月營取之千家奴帥衆禦于灰河相持三日

太祖皇帝率精騎三千至安定之北胡沙虎即以麾下勁

卒七千遊去於是千家奴等兵皆敗走 蒙古追至翠屏

口金師又敗 蒙古追至京及桓撫州 太宗皇帝復

遣其大太子木赤二太子察哈夕三太子 太宗皇帝遣

幹可歹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 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

弘州昌平懷柔山豐蔚密雲 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

至清滄自燕漢過遼河西南至 析代皆降于 蒙古

九月金完顏胡沙帥師南還 蒙古追之 師潰于會河

堡 蒙古入居庸關而去蒙古自樞州進攻奉聖州破之

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于嶺下 蒙古

兵至或謂九斤曰 蒙古新破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

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

俱進為計萬全 太祖皇帝聞之進兵于權兒蕭九斤遣

之 太祖皇帝遂與九斤等戰金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

蒙古乘銳而前胡沙不能其鋒不敵拒戰退走宣平縣中土

豪請為前鋒胡沙折我輩諸知之仁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乃

謀走也今敗矣胡沙不從引兵而行 蒙古兵踵擊之至

會河川金兵大潰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德 蒙古兵乘

勝薄宣德遠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

關遁 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

蒙古遵變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自指迎戰

蒙古兵敗而去金主乃止命冬十月詔江淮京湖四川謹飭邊備以金有難也十一月金以徒單鑑為右丞相京

留守聞蒙古兵日攻西北上言曰自國家興達旦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柯撫三州去禦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從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云失參政梁瑄曰如此是自感境土也金王從理謀及桓昌撫沒于蒙古金主始悔之中都飛嚴鑑聞之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乞將之入衛金主喜之徵拜右相繼至奏曰遼東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頌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悅金統石烈胡沙虎至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悅

二萬北屯官德金主與三金獨言千家奴免貶完顏胡沙千人中媯川胡沙虎不悅

為咸平路兵馬總管二帥必誅及千家奴止除名而胡沙

降官由是將賴以弼較材為業市人呼為楊安兒安國因以自名泰和中金人南伐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縣捕之安兒時為群盜亦請降練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郡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楮聚堂攻初州縣殺掠官吏安兒以其舅劉全為帥展徽王敏為謀主汲君立王琳聞通董友張正忠孫武正等為將山東大擾

五年金崇寧元年春三月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也

金統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胡沙虎欲移屯南口上言曰達旦兵來必不能

甲主

支一身不足 惜三千兵為可憂 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
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取金宣德府 太祖皇帝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坎壠

皇帝與赤駒駙馬復擁楯以登而射之金人潰 太祖皇
帝始得脫身走四太子 睿宗皇帝諱恆雷因盡取德興
府境內諸城堡而去 夏五月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吳昂嗣
去金人復守之

吳昂尋卒無子其壻陳日嬰遂主國事 吳昂尋卒無子以
晉陳日嬰因襲取之李氏自公 女昭聖主國事其
蘇八傳凡一百二十餘年而亡 **金以空名敕牒募人買之**

○金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錢數千 流草滿野 **金秦始盜劉二祖寇掠**
淄沂州 ○秋七月雨太廟屋壞

六年 金至寧 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 春正月字
太祖自 帝八年

文紹節卒 ○二月樓鑰罷 ○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五月金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城
北 ○夏人寇金保安州慶陽府 ○金完顏綱及 蒙古戰

于縉山金師敗績 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屯縉山以備邊
左丞完顏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鑑曰高琪在彼行省不
必自往也若以女助之彼之功即公之功矣綱不從果大

敗敵勢 秋八月金胡沙虎弒其主朮濟 九月昇王珣立以
蓋張 胡沙虎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胡沙虎帥士三千

黨完顏朮察斤烏古論奪刺等議作亂會金主以
蒙古兵在居土爾其胡沙虎日務馳騫不恤軍事遣使責
之使若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
詔入計八月壬辰中夜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

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夫
呼曰逢巨至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
其黨徒單金士哥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
虎遇之於馬上手刺殺之并其從者護衛十人長完顏石
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而死進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
兒等納之胡少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
帥居大興府兵自衛召韓伎與親黨會飲癸巳以兵逼
金主出宮乘十系車至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高宮左
夫人鄭氏為內職掌寶重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
宮收重鄭氏曰重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
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况重乎御侍當思自脫計
鄭氏厲聲曰石叢宮中近作惡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
為堅逆奪重耶我死可必重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
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百餘人丞相徒
單鎰時以隨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
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於間巷鎰
乃還第胡沙虎死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
答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棄

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然之乃遣官者李思中於金主
於鄂訪完顏綱還而殺之因盡掃沿邊諸軍赴中都
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使迎昇王珣于彰德九
川甲辰王至燕即位珣本名吾暗顯宗長子蒙古伊乙

里只如金請昏也且金以徒單鎰為左丞相○閏月金主立
其子守忠為太子○金追廢其主永濟為東海郡侯○冬
十月 蒙古復使乙里只如金○金木虎高琪及 蒙古

戰于燕城北金師敗績 蒙古遂圍中都 懷來鎮金元師

右監軍木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 蒙古乘勝
至古北口 太祖皇帝紹可忒薄察等帥軍守之而自以
別趨居庸關金人望堡拒之 太祖皇帝不得入乃命括
易聚兵擊之及 蒙古兵至金成卒奔潰可忒薄察以兵
會 太祖皇帝破源易至皂河之內欲渡高橋胡沙虎

方病是乘車督戰 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其
不能出期高琪以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
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
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
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主木虎高琪還自師殺統石
師大潰 蒙古兵進圍燕京

烈胡沙虎金主命恭胡沙虎之罪以高琪為左副元帥高

戰敗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兵軍入中都圍胡沙虎
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縫墜而傷股軍士就
斬之高琪取其首請贖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
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蒙古取金涿州。十一月夏人寇金會州。蒙古徇金觀

州刺史高守約死之。十二月夏人陷金涇州。蒙古分

兵徇金河。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太祖皇帝體法台及
哈台次燕城之外分

太宗太宗皇帝九年春正月章良能卒。蒙古徇金彰德

府知府事黃摑九位死之徇懷州節度使宋宸死之。二

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于蒙古。太祖皇帝還自山東次
于中都城北金章政

七年金貞祐二年春正月章良能卒。蒙古徇金彰德

府知府事黃摑九位死之徇懷州節度使宋宸死之。二

10

太宗皇帝九年春正月章良能卒。蒙古徇金彰德
府知府事黃摑九位死之徇懷州節度使宋宸死之。二
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于蒙古。太祖皇帝還自山東次
于中都城北金章政

道學寶編卷之三

六

事高琪言于金主曰城旦入馬罷病當乘此一戰承暉曰不可我軍雖在都城家屬則居各郡其人心去留未可知若出兵與戰敗則俱散勝則亦亡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蓋遣使議和得彼出居庸關後國乃可議耳金主然之乃遣承暉往乞和且許以公主歸之金銀

如金也納幣蒙古木華黎侵金遼西州縣。三月召安丙同

知樞密院事以董居誼為四川制置使丙未至改知潭州

○金人來求歲幣弗與時以有難二年不遣歲幣故來

與從之是為公蒙古使乙里只扎八如金逆女金以東海郡侯女歸

之主皇后金命諸人納粟買官。蒙古取金嵐州節度使

烏古論仲溫死之。夏四月金及蒙古平太祖皇帝既

黃此還金主使承暉送之至麻池而返遂以蒙古金以

先和大赦國古勢日強大然止居故地蒙古

僕散安貞為諸路宣撫使時山東州縣多被兵焚河東河

乃以安貞宣撫安集遺黎金尚書左丞相徒單鑑卒蒙古

兵以金主將遷都于汴鑑曰蘇與一動北路皆不可矣今

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

其門多至相衛王之絺蒙古置行尚書省于宣平

以撤沒喝領其事統蒙古木華黎徇金大定府烏古論

寅答虎以城降之木華黎進兵北京金守將銀青帥衆二

之木華黎怒欲坑其民蕭阿先諫曰遼西以北京為重鎮

當撫之以慰衆望奈何坑之木華黎乃止以蒙古徇金霸

州守將史天倪蕭勃迭帥所部降之○五月金主遷都

汴命平章政事完顏承暉奉太子以守燕金主以國盛兵

能守中都乃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

帥完顏承暉左丞林然盡忠奉太子守中都遂與六官啓

行十月乙亥金主至南京蒙古太祖皇帝聞之怒曰既

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擇憾特以解和為欲我之計耳從

圖南

金主至良鄉紮軍及奉斫卷等為帥降于蒙古秋七

月蒙古使明安帥師會之遂同圍燕金主之南遷也至

元給遣馬悉復還官公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溫而

推所答及比涉兒扎刺兒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

以兵阻盧溝河答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於蒙古

太祖皇帝之怒金之南遷遂遣明安援所答所答合其兵

以圍

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夏人請會師以伐金不

報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八月金主召太子守

忠子燕完顏素蘭少為不可平章木虎高琪曰主上居此

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

太子在彼則聲勢具重邊盜有守則都城無虞昔明皇幸

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夏人寇金慶原延

紅襖賊李全寇掠山兗州縣

金州北海農家子銳頭盜目權請善下人弓馬趨捷能

遺錢人號為李鐵如金主自遷汴賦斂益橫河北山東

遺民保若阻險群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袖襖以相識

全與仲兄福亦聚眾數千劫掠山東劉慶福

僅用安鄭衍德田四千疇于澤等皆附之

八年金貞祐三年春正月以師禹嗣秀王師禹師夏人

寇金環州。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叛自通州以其師降

于蒙古。金太子守忠卒。二月雷孝友罷。金以抹

然盡忠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金僕散安真討楊安

兒安兒敗死其黨奉安兒妹以掠山東楊安兒之報曰

貞祐益都敗安兒下州東安兒奔登州遂借賊置宮屬故

元天順張數十萬安真復與山東行省完顏德壽歷

將花綱軍討賊之賊其眾安兒乘舟入海欲走

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安兒妹四娘子狡獪善騎射

劉全收餘黨奉之無日姑

三月金夾谷石里哥斬劉二祖

餘黨復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安定郡

王伯祝卒。夏五月金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自殺抹

撻盡忠棄城南奔。蒙古入燕立行中書省以守之蒙古

其所運糧而還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時平章木虎高
其居專政忌承輝成功諸將皆願望雖屢遣援兵而
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完顏素蘭上書備言高琪滅亂紀綱
被圍既久承輝與盡忠會議期以死社稷盡忠不從承輝
奏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心承輝無如之何乃辭家
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一以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
報國家耳五月二日承輝作遺書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
書之大略論國家至計及高琪女奴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
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水人隨年勞多寡而分給
曰承輝於五經皆師授守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
酒取筆與安石訣後到寫二子授筆曰遷爾謀誤得非
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天聲復還問之
則知仰藥死矣家人忽忽廢山門是日暮正在中都妃嬪
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
與諸妃皆途絕死信之盡忠乃由西門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
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又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

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太祖皇帝在桓州聞燕陷遣使
勞明安等而草其時庫之實此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
妃嬪皆命死焉盡忠行至中山胡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
我輩豈得至此師安石奉承輝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
郡王諡忠肅盡忠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
書樞密院事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金改交鈔為
貞祐寶券自泰和以來交鈔日多而輕乃更作二十貫至
輕而愈濫市邑視為無用之物富家內困藏銀之限外
交鈔屢更皆至窮敗謂之坐化商人姓姓舟運貿易于江
淮錢多入于宋矣至是改交鈔八日金命參知政事侯摯行
鈔名貞祐寶券而弊如故
中書省于河北○金置行省于陝西行樞密院于徐州歸
德府元帥府于東平益都太原潞州行總管府于要害州

時盜賊所在 九月金定縣官募民進糧遷官令司縣官能募民

進糧五千石以上減一資考萬一石以上遷一等 金定敗敵功

賞令隨處主帥及官軍義軍將校有能率眾復取中郡者

封王遷一品階授二品職能戰却敵善誘降人取附

諸州縣者千本屬長官散官隨職遷授餘州縣遷減二等

以上親二千人以上賜及大功以上親千人以上賜及總麻

賜止其家又以望官官報付陝西官推司遷授 冬十月

夏人寇金保安延安陷臨洮○人金命尚書左丞相僕散端

兼都元帥行省事于陝西樞密副使僕散安貞行院事于

徐州○金以衍聖公孔元措為太常博士金王以元措聖

盜縱橫恐罹其害是使之奉 蒙古三合侵金潼關不克遂

化而反絕之也故有定命 蒙古三合侵金潼關不克遂

自高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太祖皇帝次魚梁道三合

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高山趨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

東十月 蒙古兵乃還陝州自三門折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

度還金人尊帝 關輔時 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

和 太祖皇帝 欲許之謂撒沒曰譬如圍塲中犖鹿吾

已取之矣獨餘一免蓋遂舍之撒沒喝不肯遣人謂金曰

若欲議和可去 帝號稱臣當封汝主為王故議不成時兩

可已為 蒙古 漢之謀宋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上

攻圍 金自南遷 其勢曰威遠旦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

方張 師加以 盜縱橫 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

時 犯中原即於 是午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

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
之於是女真得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
知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
是之酷也臣觀遠旦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
一旦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直已行之故智蓋女直嘗以
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憂乎
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復為辭使大
義以見攻女直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
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
則彼得藉口以開疆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
一效吾得以愉且少之安及府聖既成羣醜並爭莫能相
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歛江之志今新虜鴟張蓋有河朔
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
臣能相與策勳也今國家福負萬里常甲百萬江漢為池
可討安危於度外養及深患也

十一月以伯澤為安定

郡王○金以王世安為淮南招撫使

世安取討歸州之策金主以為招撫

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撫

是南侵之謀與矣

夏人寇金綏德○蒙古

兵徇金彰德知府沓滿斜烈死之○十二月蒙古兵徇金

大名府○蒙古殺張鯨鯨弟致據錦州反

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領埃

從奪忽蘭徹里必率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
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返還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
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吏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遣兵
徇平州瑞利義懿廣寧等郡皆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
不花權帥兀葉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

子丙

九年

金貞祐四年

春正月

蒙古取金曹州○金立

王守禮為太子更名守緒控制樞密院事○二月蒙

古圍金太原。金以胥鼎為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蒙古取金霍山諸隘。夏五月金以尚書右丞侯摯行省

事于東平。六月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金改宣撫為經略使。秋七月金侯摯斬賊郝定

紅樓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借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充單八

等州有衆數十萬官軍不能討擊帥師進擊執定誅之

月金定僧道納粟補監寺威儀之令。夏人寇金安塞堡

○蒙古徇金延安及防代州經略使奧屯醜和尚死之。

冬十月蒙古取金潼關節度使泥龐古蒲魯虎死之。

蒙古兵徇金汝州。十一月蒙古兵次于沔池金吉

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奔還。十二月金以木虎高琪為尚

書右丞相時蒙古進兵至陝州自關已西皆列營柵連

河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

戰但以遊騎遮絕道隘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

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移

舊積視甲難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

西兵屯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

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

待之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

古木葉黎國錦州殺張致

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嶮為阻

欲設奇取之乃遣兀葉兒等別

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

德縣西丁里以伺之賊聞潘石被圍果以兵救之蒙古不
 比者抵死其歸路一馳報木華黎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
 之賊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自守月餘其
 監軍高益縛致出降陳伯震如金。金胥鼎會師敗蒙
 不華黎殺之遠西平

古于平陽鼎開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徒軍
 以精兵後汴京又遣僕散播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
 古古兵死河乃撤解解關古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為

來攻之及蒙古自三門集津北渡而還至平陽鼎敗

金人攻復取潼關

十年金興定元年春正月蒙古徇金觀州。二月

金造貞祐通寶自百至三千等之為十比一貫當寶券千
 貫聽各路轉運司印造與舊券參用而

愈陳伯震還自金伯震將還命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
 賊攻我蓋自金有蒙古之難宋不遣歲幣者六年木虎

高琪笑以境上日覺勸金主南侵以自廣金主曰但能守
 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言不已金主曰蒙古徇忻代

州。金尚書省乞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尚書省以
 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

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不許金以苗道
 潤為中都留守無經略使知中山府河北隊長苗道潤有

心時河北群盜起道潤擊之略三月金以武仙權知真定
 定城邑五十餘所故有是命

府事金主命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
 武仙所部精銳東平為犄角之勢圍之武仙率兵斬

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備

疑物故 是命 蒙古徇合朔州。夏四月金使烏古論慶壽完顏

賽不分道南侵至安昌王辛敗之乃去詔江淮制置使李

王京湖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宜行事賽不

兵于信陽隴山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

殺之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至光山縣之安昌若為

置措置調遣便宜行事趙方請下詔伐金遂傳檄招諭中

軍民原官吏金以元師左都監完顏厲行府事替苗道潤等圖

復燕京。金僕孽使完顏亮敗霍儀斬之其黨皆潰。五

月復連水縣。蒙古取金沔城守將任福死之。六月以

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詔略曰犬戎跨我中原天厭

之熱則亦有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嗣濮王不儔卒

○應純之使高忠誼沈鐸伐金圍泗州及靈壁東海礮山

系初揚安兒之寇山東也出沒無常寶貨山積而不得

原會相率食人會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場誘致米商

獲利數十計知楚應純之償以五貨北人至者縣舍之

鐸因說純之以歸無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北方來者

莫可竭及下詔伐金純之以沈鐸為武鋒定遠民季先以

李全來歸高忠誼會其兵伐海州不克初李全圍揚安兒

真山因帥其黨歸之四娘子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已而為

州督援不繼也屯東海九月蒙古徇金隰沁州太原中山府取磁

滹瀋棧博沂州。冬十月金以河南為中京金昌府。○金

命唐鄧蔡州行元帥府南侵金主以宋遣兵數犯其境及

古上疏曰若能先遣使議和則達旦聞之亦將斂迹豈宜

用兵以益敵耶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參政

高汝勵汝勵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可乃止而詔

唐弭蔡州舉兵代宋平章政事胥鼎切諫本所高琪不從

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

禦之策高琪畏達旦之逼專意南侵以避之有所言皆不

用十二月募民納粟補官軍興故也蒙古徇金潞州都統馬南

死之取密州節度使完顏窩死之。○蒙古最金益都府。金

阿鄰入湫池堡天水軍遂據大散關。○李全襲金莒州取

之李福取青州福金兄也蒙古以木華黎為國王承制行事時

山南太祖皇帝以木華黎功大拜太師太師魯國王經略

行之南鄉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將屠其民州人趙

下之初蓋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夏興州夏主遵項

響乞以身贖其母與兄木華黎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項

出奔西涼州。○蒙古括別伐乃蠻屈出律敗之。○蒙古太

子木赤伐烏思憾哈納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兒干

等部皆降之。○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應純之見李全軍

順

十一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

○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應純之見李全軍

○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應純之見李全軍

中原可復史彌遠鑿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勅江淮制
蓋使李玘及純之引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放錢
糧馬五千人以沈錡為忠義副都統於是東海馬良高林
宋德珣等萬人輒轉漣水而季先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
鐸亦招揚友二月金人焚大散關○金阿鄰入皂郊堡王師

劉全來歸漢上均州守三月
死者五萬餘人金賽不圍隨州棗陽軍游騎至臣應謙之棄城走

金訛可入光化軍○金人焚湫池堡○王逸帥四川忠義
人復皂郊追金阿鄰斬之伐秦州至赤谷而潰王逸帥忠義十萬及

官軍復皂郊遂進秦州至赤谷口逸傳西州金烏古論
都統劉昌祖之命送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

長壽入西和州夏四月入成州及河池縣復侵大散關與
元都統吳政敗之金人乃去○五月詔集議平戎禦戎和

戎三策○金黃摑河魯荅襲敗李全于莒州○夏人寇金
廊延○蒙古徇金錦州元帥劉仲享死之○金實瑀殺其

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元帥右都監張柔會師伐之至紫荆
關遇蒙古與戰而敗柔遂降蒙古蒙古以柔為河北

都元帥道潤素與副使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
呼殺道潤道潤避絕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槍大

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已除道潤而公正直領之賈瑀
黨惡人吾深敬之柔怒叱其使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主

帥不即送死乃收以此言相戲耶遂撤召道潤部曲告以
浸離之意衆皆羅手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
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

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它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數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安國用降以國用為同知孟州事。秋八月金以李膺驢權中都路經略使。○蒙古木華黎帥蕃漢亂軍自太和嶺徇金河東遂取代州。○九月安定郡王伯澤卒。○蒙古木華黎取金太原府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并死之取汾州節度使兀顏訛出虎死之。○李全復密州。○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徇金絳潞澤州取平陽行省李華死之。木華黎國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滿刺都死之。○十二月金使呂子羽來求成至淮不納而去。平陽參政李華傳云兵少援絕賊遂陷或謂華一旦上馬突圍出華黃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

散安貞為左副元帥。○金主使其太子禮會師南侵。○金主欲乘勝與宋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金以僕詳問使至淮中流宋人不納趣去由是和好遂絕

戶部獻今年境內民數戶一千二百八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口

十二年金興定三年春正日召董居誼還以聶子述

為四川制置使。○金人侵西和知州趙彥明敗之。○金人

焚成州。金人入鳳州夷其城。○金人侵隨州信陽光化軍。金人圍光濠滁州棗陽安豐軍。○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金遂侵武休關。二月權興元府。趙希音棄城走。○趙方便扈再興救棗陽金完顏賽不敗走。棗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安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操統制厄再興陳祥鈔轄孟宗政帥兵三萬救之乃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縣聲勢中飭諸將官過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復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事金人來自圖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祥分二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遂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死者不可勝計。金人入興元府大安軍張威敗之乃去。○以曾從龍同知

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以

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希夷

朱熹學篤信乃行熹簡其開濟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諡而周惇頤程顯程頤張載尚未贈諡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純學之金

人入洋州四川制置使董居

誼自利州逃歸。○趙方便扈再興伐唐鄧州。○夏人以書

請會師以伐金詔利州安撫使丁燦許之。○三月以鄭昭

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金人焚洋州。○閏月

金命權中都經略使李彞驢沿雄霸以東權中都西路經

略使靖安民治易州以西之地。○賈涉使李全救淮西大

敗金人于化湖陂又敗之于曹家莊安豐軍滁光濠州圍

特解詔加全廣州觀察使金人闖淮西既久江淮制置使

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

南流民渡江避亂許州城悉閉金之游騎遂至東采石楊林

渡建康大震准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賈汝憲忠

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忠義軍統制陳孝忠向滁州石瑋

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揚德廣趙滁濠李全李福要

其歸路李全遣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統石烈牙吾荅駙馬

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

州之圍而去金進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

不敢窺淮東初賈汝憲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

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糧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洪

州遂殺駙馬阿海所獲者亦不之察為請于朝乞如約授

觀察使金完顏寶不穆圍棗陽○金僕散安貞自盱

眙師○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四川制置

使韓子述出奔福遂掠閬果州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述逃保劍門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金人闖淮西既久江淮制置使

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

南流民渡江避亂許州城悉閉金之游騎遂至東采石楊林

渡建康大震准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賈汝憲忠

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忠義軍統制陳孝忠向滁州石瑋

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揚德廣趙滁濠李全李福要

其歸路李全遣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統石烈牙吾荅駙馬

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

州之圍而去金進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

不敢窺淮東初賈汝憲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

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糧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洪

州遂殺駙馬阿海所獲者亦不之察為請于朝乞如約授

觀察使金完顏寶不穆圍棗陽○金僕散安貞自盱

眙師○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四川制置

使韓子述出奔福遂掠閬果州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述逃保劍門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金人闖淮西既久江淮制置使

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

南流民渡江避亂許州城悉閉金之游騎遂至東采石楊林

渡建康大震准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賈汝憲忠

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忠義軍統制陳孝忠向滁州石瑋

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揚德廣趙滁濠李全李福要

其歸路李全遣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統石烈牙吾荅駙馬

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

州之圍而去金進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

不敢窺淮東初賈汝憲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

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糧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洪

州遂殺駙馬阿海所獲者亦不之察為請于朝乞如約授

觀察使金完顏寶不穆圍棗陽○金僕散安貞自盱

眙師○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四川制置

使韓子述出奔福遂掠閬果州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述逃保劍門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

古張柔取金雄易安保州次于滿城金武仙會師伐之敗

績柔遂圍中山府金河東北郡縣多降之蒙古使柔帥兵

安保諸州柔猶不忘舊道淵之難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

山臺柔攻之瑀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

弱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道淵時人義之遂引兵次于滿

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軍士適它出帳下士

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

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披絮大呼入圍仙眾皆披靡復使綠

山張旗織聲言救至曳共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

擊之仙兵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宗州下之於是祁陽曲

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

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領蒸其二齒柔拔矢以射葛鐵鎗大

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順

降附柔之威五月張福陷遂寧府及普州六月安丙討福

名震于河朔

誅之五月福泉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

之茗山六月甲申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

其樵蘇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許之以獻于

丙丙命窮其黨王才以祭榜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其

卷之三

二二

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

而還金人逼棗陽孟宗政固守相持者九十日夜再與

語七八遂却走再與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人薄城東南

完顏訛可引救萬獲傳城再與宗政擊之金人多墮水

擊之又令守將皆奔走金人爭垣因急擊之金人多墮水

中旣而金人著鐵而巳披陣以侍之金人計無所施急

則大吠宗政軍士不聞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日薄

城宗政隨方拒之八便敗愈怒戰益方會王大任帥統
平眉重圍轉闕而內合勢軍勢大漲自哺至三更金
尸橫野訛可棄旗曰輔重而走宗政等追之又敗之于范
家莊擒獲不可勝計自是再與宗政等日與之戰遂進破
順昌縣泐川鎮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
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贖
之給田疇與居籍其州者釋忠獲軍俾得沒唐鄧間宗
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孟節信賞必罰好賢
樂善為一時詞傑王不嫖卒○丁煇梅以書約夏人以伐
名將循史云扁鵲王不嫖卒○丁煇梅以書約夏人以伐
金○秋七月李全復齊州○八月蒙至取金武州判官
郎莠死之取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金中山治中王善
殺權知府事李仲以叛○九月以李大東為沿江制置使
趙善湘王管淮西制置司公事賈涉王管淮東制置司公

事無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罷江淮制置司

初山東忠義

而石珪以計殺沈錡于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
無以贖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始所部五千并馬良
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
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
松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
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日定類自為一軍處之北
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則噬人飽則用命
其勢然也朝廷乃命涉為津東提刑知楚州無節制忠義
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喻石珪楊德麟等以通順禍福珪
等乃謝罪涉慰其人衆而思亂因滁寧之役分石珪陳孝
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
諸軍法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
主勝客朝廷者費什三四及分蒙古徇金東勝州節度使
江淮為三司乃命涉主管淮東蒙古徇金東勝州節度使
伯德宏哥死之○蒙古木華黎次師于單州○蒙古太祖

皇帝伐西... 張林以金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

以林為京東安撫使... 卒張林與其黨復求過當頗失衆心

為治中兇險不逞... 知府田琢在山東繼益都山東諸郡皆

附林意乃薄兵青州... 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

附林恐全誘已猶陳... 未納全乃挺身入城惟勢人從林開

領附表奉青皆容恐... 萊濰濟濱棗鄒海濟南十二郡版籍

歸宋其表辭有云舉... 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

主表至賈涉以開詔... 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無京東

總管賈涉因傳撤中... 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

地封爵無所吝仍曆... 冬十二月四川官撫司復洮州

諸將議伐金及招諭... 中原豪傑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

宗政分道帥師伐金... 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

分道而進... 第潰其保甲廢其城砦空其費糧而已

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

以自效... 許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救炬數百齊

東城特踏... 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金尚書右丞相木虎

舉進謂全曰... 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高琪有罪... 誅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惡雋喜吏

珙主機務... 及負材力或與己頗頡者對金主陽稱其材使幹當于河

因其在
多輒殺數
而中都亡

蒙古伐高麗

且為知導共
降自是交通

十三年金興
太祖

之乃還○孟

州不克而還

金○金以武

善丞相平

州擄之○夏

金孟州○金

振胡天作完

山東地以隸

林承旨徒單

則兵力不足

不可一槩守

許自推其長

原之勢雖整

以長佐授之
公主意未決
定公無乃

事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亂
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彖多厚撫亂軍而
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所吞之難
故金主嘗歎曰壞天下者高琪彖多二人也

高麗王暎降之
暎古兵鬻叛人于契丹極高
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之

攻其國國王暎
使命往來不絕

定四年
皇帝十五年春正月扈再興圍鄧州金人救

宗政敗金人于湖陽獲趙興兒○許國伐唐

○以不淩為嗣濮王○夏人復以書來議伐

仙遙領中都留守○三月金以高汝礪為尚

章政事脊鼎致仕○金紅襖賊于忙兒襲海

四月賈以招諭憂傑于山東兩河○蒙古徇

封王福移刺衆家奴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

顏開燕寧九人為郡公並兼宣撫使分河北

之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翰

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

殺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

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

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刺光祖等三人謂度太

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

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擇州郡即
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宰臣欲置公府
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
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金主曰它日事
多事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

之古主從
 滄州益山無
 蕭寧安平武
 仙為恒山中
 宮縣隸之中
 高陽信安文
 都西路經略使
 季廉三保河
 寨隸之遼州
 東路皆隸之
 府隸之州隸
 州隸之山東
 之九公皆無
 帥本路兵馬
 之除已畫定
 屬同時九府
 兵強唯武仙

之乃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
 探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蕭縣之
 移刺魯家奴為河間公以獻嘉安深州河間
 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略使武
 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察城南
 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冀州
 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
 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
 北江磐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
 從宜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
 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
 之昭義節度使完顏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
 安撫副使燕寧為東宮公以益都府路皆隸
 宣撫使階級青綠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
 署置官吏徵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
 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
 財富五月 蒙古徇金陝州兗州秦定軍節
 耳

度使兀顏長可死之。六月賈涉誘漣水軍忠義副都統

季先殺之其下奉石珪為帥以拒命

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諸先欲反涉
 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道統制陣
 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葉淵宋德珙孫武正王義深張
 山張友六人拒不應不納而潛迎石珪于財貽奉為統帥
 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
 請于朝出六脩武京東路忠義鈐轄詔命及印授淵等以
 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 蒙古揚在
 甚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珪不受而叛

取金大名府開州及東明長垣縣。蒙古朮華黎取金嵐

州遂侵河中府不克。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

蒙未成。八月金肅實據青崖峒以魏博恩德懷衛開

相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金長清縣令嚴實為

以避之會宋使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咽依益都張林

拱與定約奉實欵至楚州貫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

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九郡歸宋

貫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亦不能止

乃帥楚州及行器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

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

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網帥師固守全以

二千人被金銀甲赤幟連環躍馬索戰不得乃與林夾汶

水而砮詰且金監軍王庭王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放箭上

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遂北抵山谷遇金

箭虎上將軍翰不荅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旁有舖旗

文將馳突金幾不免會諸將走救全以出乃退保長清

以慰贖之未幾復還楚州張林侵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皇太子詢卒諡曰安使王仕信帥師會夏人以伐金丙

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遂命利州統

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鳳翔委下煇節制次于鞏州以俟

夏人夾攻且傳檄招諭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夏人

陷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行成○蒙木華黎次師滿城

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之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河北

西路兵馬事武仙副之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輕

槍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槍戰敗武仙度力不能

支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

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也且王孫天下除

莫豈可效他軍所為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

自後漢而前卷二十一

十一

之不克遂還

九月夏遣其樞密使審子寧率衆二十萬圍

其樞密使審子寧率衆二十萬圍

州都統張威出天水

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與元都統

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

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已

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

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遲疑不進

辛丑質俊等克來速鎮

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鹽川

不克壬子程信與夏人

復攻城不克信引兵趨秦州丙辰

夏人自安遠若退師十

月下已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

夏人不從遂自伏巷城

引兵還諸將皆罷

兵釋信以宣撫司命

王仕信于西和州

西寧州○蒙古使塔忽

如金○冬十月金封紅襖賊帥時

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

青為滕陽公青與叔父

命降魏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李

全降宋青心羨之亦帥衆叛金而南宋處之龜山有衆數

萬至是金元帥統石烈

牙吾答遣人招全及青全不從而

青以書乞假郢州

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

罪金主乃加青銀

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

元帥無宣撫使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金濟南府嚴實

以彰德大名府磁

洺恩博滑濬州降之木華黎以實權濟

南等路都總管

木華黎說武士卒州郡附遂以輕騎入

戶三十萬以降木華黎承制以實為金紫光祿大夫權濟

南等路都總管實將李信以青崖附于宋實母妻兄皆死

為實攻信復

蒙古木華黎圍金東平府

金兵二十萬聚于

黃龍岡聞木華黎

在齊南衆未大集遣女卒二萬襲之木華黎迎戰金兵敗

木華黎遂薄黃龍岡金兵盛列于城北木華黎麾蒙古漢

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又大敗溺死于河者以萬數木

蒙古

太祖皇帝克斡脫羅兒城的石河至秋進兵所過城皆下

至一自脫羅兒城留二太子三太子圖蒙古耶律楚材

進庚午元歷楚材子也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負外郎中

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繼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

臣祖父以來嘗此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歸君

父耶太祖皇帝重其言命左右以備訪問楚材通

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太祖皇帝征西域次于焉

帝以楚材明天文之占屢有問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

楚材預卜吉凶太祖皇帝亦燒羊胛骨以符之然後行

十二月石珪以其眾叛降于蒙古賈汝命李全併將

水忠義軍蒙古以珪為元帥石珪以入建水非賈汝本

計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眾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

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

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疲窮乃綴裴淵而披孫武

宋德祚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為元帥珪即不盡虎

也既去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凡萬一千

人而月給萬五千人之請涉畏全不敢覈實全益得志

蒙古木華黎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唆魯忽禿帥師次

于東平金兵困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我料東平

郡探以敗太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城綏輯安慰之勿若

以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

守之遂北還金易承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金復故主

東海郡侯允濟為衛主諡曰紹仍加開得恭膺天命賢

別都統翟朝宗江

十二年金興定五年春正月李全襲金泗州入其西

太祖皇帝十六年

城二月金紇石烈牙吾答來救全敗乃還。○金會師于蔡

州以南侵僕散安貞遂圍光州詔准東京湖諸路集之三

月金人入黃蘄州而去扈再興敗之于天長鎮夏四月李

全大敗之于淮上。○金東莒公燕寧及蒙古戰寧敗死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蒙古取金東平府命嚴實石

珪分治之。東平被圍既久援者不至糧道復絕其民東徙

行省蒙古網監軍王庭王守將和立網不能守

宗衆有趨平州蒙古安魯忽禿斡斡斬首七千級嚴實

等州石畫虎治曹州六月詔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

子更名竑封祁國公。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後十五歲

以上者敦育宮中如高宗釋普安王

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為秉義郎。與莒燕懿王

德昭之後而

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彌

遠在相位人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

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

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天錫過之保長知其為

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

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

貴天錫因憶彌遠言且念其行又相當及遂臨安以告彌

遠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邸

後可冀也集淵黨送之且說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

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慰其里人亦竊笑之逾年

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

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宦貴宜還撫于

其父家遂載以至臨安天錫母朱為沐浴教守禮度監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七

習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善秉義部年十七矣與善疑
重寡言絮脩好學每朝參侍漏他人或笑語與善獨儼然
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遠益異之
秋七月以賈涉為淮東制置使

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

拭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
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為名官守襄漢十年

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以忠
應變如神懸然有尊祖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

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昉蔣九功輩皆拔為大
吏再與孟宗政守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良

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
此顧之憂諫子死葵最顯以與善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賜名貴誠○加貴誠果州團練使○蒙古太祖皇帝圍西

域塔里寒寨太祖皇帝住夏於西域速里可汗避暑之
地至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

攻五龍傑卡城四太子攻也里尼沙兒其魯察葉可馬
魯察利思城而自將兵踰鐵門關以攻送里密及班勒

塔里寒寨九月立貴誠為沂靖憲王柄後○冬十月

復滄州○復以齊州為濟南府兗州為叢慶府○夏人復

以書乞會師伐金○金太醫侯濟張子英除名侯濟張子
英治金主

孫疾用藥瞋眩孫不能任遂死有司論二人當誅金主曰
濟等所犯誠宜元然以朕孫故而殺人所以不忍也杖七十

除名蒙古木華黎伐夏夏人以師會之遂取金葭州徇綏德

州十一月圍延安府八月木華黎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
臣習里吉思勞之且享將士木華黎

遂田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
宴木華黎於河南獻奉甚厚且遣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

三十一

馬十月木華黎引兵東行自雲中歷太和寨以入葭州命
 石天應權行臺以守葭而自將大兵攻綏德破馬蹄克我
 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
 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即
 拜因引衆去十一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贊馬而拜
 金元帥合達與約合買往禦之合達以三萬陳于城東
 蒙古將蒙古不忙先以騎士三千趣之約半夜伏發木華
 黎乃令軍士街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
 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
 擊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
 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入夏人寇金定西
 枝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洛川鄭州夏人寇金定西
 積石州○帥焚頴州○蒙古入金潼關○四川宣撫使安
 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
 以攻為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
 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張

林以京東叛降于蒙古 蒙古以林為山東東路都元

帥李福自膠西逃歸 李福既併將水忠義益驕悍輕宋

府喬行簡舟逆全大合樂以事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

佳麗無比與若等一到始造此艘亦謀爭舟楫之利焉

關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編轉全決其兄福守之為窟宅

計時互市始通比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

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

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替辦于張林

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怒曰若背恩即待與都統
 林取若頭爾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
 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木華黎以林為山東東路益都府
 先能○閏月苟夢玉如 蒙古通好 金更作興定寶泉

金史卷之二十一

北

賈通寶 蒙古侵鄜州節度使完顏六斤女奚烈資祿都

監統石烈鶴壽蒲察婁室死之。蒙古木華黎取金坊州

遂徇隰吉州。蒙古使阿合赤孫來。蒙古速不斛敗欽

察部于玉峪

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之

寶于大慶殿大赦。二月李全復泗州。金完顏訛可時

全南侵至固始而去夏五月次于淮師襲敗之金人誅時

全金主以宋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

元帥府事即制三路軍馬同發樞密院事時全訛之

伐宋由瀕壽進渡淮破宋師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廣州

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時青受宋詔與金

兵相拒全隱其事五月訛可引發淮軍二十里諸軍將

渡金船密之諸軍且備收淮軍遂下令人糶三石以

謂全曰今在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山果漲宋乘其後將不

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水果漲乃為橋渡

軍宋師襲之金兵大敗橋壞全以舟先濟士卒皆覆沒

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為濟國公以

沂王嗣子貴誠為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

其家使贈竑動意美人知善慧點以發之時揚皇后尊國

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字錄鄭清之登慧日閣
 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帥者甚賢今欲擇講官
 君其善訓導之事或彌遠之坐即石坐也然言出於彌遠
 之口入于君之耳故一語泄者吾以君皆族矣清之曰不
 敢乃以清之無魏也憲王府大小字教授清之曰教貴誠
 為文又講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
 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吝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廷之
 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
 言以飾之曰不几彌遠領之再三木之之意益決乃曰媒
 孽竑之失言于帝親帝寤竑而立一頁誠而帝不悟其意

蒙古木華黎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召合丑帥師成于隰言翼
 等州。知濟南府種贊伐青州張玠敗走李全入城據之
 六月俞樾將卒。蒙古太祖皇帝克塔里寒寨遂屠蔑
 里城大掠忻都而還。蒙古木華黎取金牛心寨知吉州

後自死之時於牛心寨僑治寺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
 之楊貞令妻擊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

古木華黎而全青龍堡平陽公胡天作降之木華黎遂趨
 關中使蒙古不花守京兆以備潼關按察見次于晉安冀

州之境。九月彭義斌帥帥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
 青崖降。以宣德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蘇極簽

書院事。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府以石天應

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木華黎渡河所過州縣皆

絕。永幸為鎮之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處帥

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我欲選一酋領而不可得若才略

絕永幸為鎮之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處帥

百世實編卷二十一 七三

府皆受 節度 金王庭玉復曹州殺 蒙古石珪。十一月 蒙

古木華黎徇金同 節度使李復亨完顏訛可死之。蒙

古木華黎徇金鳳翔府。赦京東河北路 以其新 十二月

以李全為保寧軍 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 初

全每立戰功彌 速輒欲加以官賈汝以為不可及加節

不可 蒙古太祖皇帝滅回國其王走死 太祖皇帝征回

而夫 太祖皇帝命速不哥逐之及于交里河敗之回回

速不哥分兵守其 要害回回王進退失據不旬日而度死

尾綠色而獨角能 為人言謂之曰汝軍宜早回 太祖皇

八千里解四夷語 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

天惡殺遣之以告 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陛下

無疆之福 太祖 皇帝即曰班師 十六年 金 光 二年 夏 獻宗德旺 乾定元年 春正月 金

侯小叔復河中府殺石天應 蒙古木華黎復取之 木華

鳳翔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河北還金元帥右

復取河中 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以守城而遣浮橋引

師駐終南為屯田 住夏之計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

州破阿魯帶益懼 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

二日而盡尋有言 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

未癸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七四

卒○三月 蒙古太師魯國王木華黎卒于解州木華黎自河中

師還行至解州 歸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 成大業千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

等勉之言及而卒 年五十四 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木 博兒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事 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號

為撥里亦曲律 中國言四傑也 太祖皇帝軍嘗失判 會天大雪失行帳 所在卧草澤中 木華黎與博爾木張檀

藏之自暮達曉竟 不多足博爾木從 太祖皇帝安枕極見親遇位終右萬 功甚多每警夜則 太祖皇帝忽從 太祖皇帝身更百戰竟死

于陳位終第一千 戶赤老温勿業與三人者等然中原之 功木華黎為第一 四人之子孫皆領 宿衛號四什薛出 官則為輔相焉 夏五月 蒙古初置

達魯花赤監治郡縣子太祖皇帝猶辛目連河而上命三太

之遂留住夏于八 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 至可温寨與諸將 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

治之振放 東 荀夢玉還自鐵門關。金作元光重寶元光

珍貨 與銀 鈔 並用 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以丘壽邁制置司公事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

程明宗統 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

萬人命趙 邦友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

淮陰李全 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之勇

遇出軍必 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必併召涉帳前

將校於是 帳前以忠義為合尺籍齒莽莫若別置新籍

一 納諸帳 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藉之而併統其軍壽

悟不 秋七月夏人寇金積石州。八月金納合六哥殺行 省蒙古網攬邳州以叛李全帥師會之不克進乃還青州

月表並續編卷二十一

廿五

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殺行省蒙古綱擄州及與李

二措致書海州言欲附宋李全處下周昂得之以報全

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李二措納喜兒而

四之全欲攻邳四阻水二措積劫弩備之全不得進合

兵索職而敗欲還邳州會頰棟有亂乃引兵越九月庚子

青州金行院總帥牙吾魯討六哥殺之復其城九月庚子

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嗣濮王不凌卒○以許國為淮

東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楚州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

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即上疏極言全燕謀益深反

狀已著非有榮傑不能消弭遂易國文階以為淮東制置

命下聞者莫不驚愕淮東參幕徐希穆雅意開間及金主

璿卒太子守緒立資明夫人鄭氏以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

可託謂之曰連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

后妃問安寢間龐貴妃陰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冲純年

長不得立懷忿鄭氏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

可少休他室向其入璿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

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

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

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

局然後即於樞密院前宣宗在位故故以繼述世宗為志勤

政憂民形於言色然而境土日蹙盜賊蜂起者良以性本

猜忌崇信摯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任相非人

中原招來多敵其淪胥以亡宜哉蒙古伐真莫莫主導瑣

傳國于其子德旺自號上皇○蒙古速不斛滅欽察斡羅

思撒里等部大掠西蕃邊部而還

十七年金哀宗守正大元年春三月召崔嵬之為禮部

尚書以鄭損之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

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金尚書右丞相高汝礪卒

蜀人肖其像而祠焉金主曰汝礪先帝所立以為相者又

則曰吾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殺之金

主曰近語草澤直言令雖讒訕不可殺也唯以君門非笑

哭之所共金以張行信為尚書左丞行信初為參政惡高

而遺之至是復召用金使李唐英來輸平英至濠州通好既而復

遺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秋七月以師忠嗣秀王○

光州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

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子更名

昀閏月帝崩于福寧殿昀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

聽政封皇子濟國公竑為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

帝疾為彌遠稱記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

帝疾為彌遠稱記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

帝疾為彌遠稱記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

帝疾為彌遠稱記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

帝疾為彌遠稱記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

帝疾為彌遠稱記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

帝疾為彌遠稱記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

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可茲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
 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的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
 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法不肯拜夏震梓其首下拜遂
 稱遺詔以茲為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
 尊揚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
 服三年喪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道之功召用宿
 儒引拔善類其以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群姦指正為偽
 外挑強鄰流毒淮甸亟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
 於外揚后竊政於內帝封兄濟陽郡王竑為濟王出居湖
 州○九月召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直學
 士柴中行為右文殿脩撰並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帝既
 立史

台侍郎朱著戶部侍郎陳德剛中書舍人真德秀並兼侍

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

監王堅並兼侍講初德秀為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
 權貴且卷卷於復讎時史彌遠方以爵

祿廉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滄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
 心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
 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以真德秀為禮部侍
 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德剛仲子也

郎兼直學士院執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
 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

開慶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遂以親老出知嘉定
 府及韓侂胄敗史彌遠用事收召諸賢了翁預焉力辭不

受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
 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禮義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

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錫爵定議示學者趨向
 與往希或合朝廷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改起居郎

追封宗室希彊為榮王妻金氏為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護

封奉祀帝之本生父母也冬十月嗣秀王師岳卒○夏及金平始

用敵國禮夏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

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稱弟而

遣禮部尚書與十一月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通鑑續編卷第二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一

百乙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 太祖皇帝二十年

春正月詔舉賢

之士○湖州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為皇帝竑討壬平之

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慶立心不平之乃聚

衆陰遣人至淮東通意於李全謀拔濟王渡江而立之全

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

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

黨雜取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陽來夜入

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

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

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鵠

州



丙者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
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而北為小校明亮所獲
送歸安 **史彌遠殺濟王竑于湖州詔追貶為巴陵郡公遠**
忌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錫召醫如湖州視
之天錫至諭旨通竑繼于州治以疾寔聞于朝贈少師保
靜鎮潼軍節度使給事中盛章權直舍人院王奎謝選詔
命從之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
寃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阮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
寶不幸變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揜非淺嘗川
之變非濟邨本志前有避履之迹後聞捕計之謀情狀本
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奉與舍罪邨孤故
事掛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
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
所不至但謂此事更置善盡臣未敢伸承聖訓觀舜所以
湯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袁洪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字
倉卒德秀曰此已性之必願陛下益進德脩學以掩前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伐仙仙走西山

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宋彭義斌復取山東州縣乃疾攻古

府僚工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以天倪被殺之故且曰變起
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
國之讎死亦當往况不死耶遂傾饋裝易鎧仗南還行次
滿城得士馬甚眾遣監軍李伯祐言狀于燕京行省乞兵
進討行省即命天澤嗣元河北西路都元帥遣笑乃乃率
錢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盧奴虜仙驍將葛織鎗乘勝至
中山略無極援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 **二月賜鄂王岳飛**
西山之抱犢若天澤遂復入真定府

謚忠穆。以師彌嗣秀王。李全作亂焚楚州淮東制置

副使許國走死以徐晞履為制置副使以撫之 許國至鎮

氏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
南軍競者無由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

于國國誇于眾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
 全故又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厚餽之欲以邀全還會劉
 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
 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闕則曲在我
 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廣端坐納全拜不為止
 參制使必免禮全從之及全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
 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
 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
 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
 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容章慶先
 主幕議劉慶福謁之慶先以其容折今隔幕貌若慶福亦
 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
 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筭為禮因會集間出劉白事國見
 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
 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會國集兩淮
 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欲以挫北軍之心全安揚
 氏及軍校留屯所者懼其謀已因內自為備會全自青州
 遣劉慶福還楚為節適有潘壬之事及壬敗全黨益不安

教揚氏畜一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善將不
 從為朝士蕃約盱眙四軍為應與之共反盱眙將不
 之以此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也
 夢玉懼禍及已求撤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
 為自結之計二月乙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文庭客駭走
 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頸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
 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燬有親兵數十人翼
 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馮賊擁通判姚紳入城縋
 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沒章夢先以報其辱丙辰國繼
 于途事聞吏彌遠懼激它變欲事涵忍以徐晞稷嘗倖楚
 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今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
 青州還楚伴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上表
 特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
 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三
 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揚氏而手足倒置矣

月葵永茂陵。夏四月皇太后以多病免聽政。五月以

不熄嗣濮王。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許國既死李全

使人報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可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

州政軍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

二千劉慶福聞全敗引兵往救又為義斌所敗全退保山

烟抽山陽忠義以此全妻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

遣人求徐晞稷善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以書遺公江制

置使趙善相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

濟海以慶之斷其南路此賊必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

復也時貽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

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

復以書力論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

之兩不聽秋七月彭義斌伐真定嚴實以蒙古師來戰義

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縣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

遣人入援於蒙古李里海李里海兵未至而城中食且

盡實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以取河朔而後圖之

遂以兄禮事實時實麾下兵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實

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已迫

即連趨李里海軍而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

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罷工部尚書

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論濟王之寃竄大理評事胡

夢昱于象州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中生漢

彌遠諷御史李知孝贈張九成太師崇國公帝以前禮部

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也九成研思經以程頤四世

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

孫源為籍田令。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慮之

成大以知縣秩滿行選臨安詔事彌遠家幹者萬祈所一

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所為違

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

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

人目為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皆虛心開納史彌

達益嚴憚之於是莫澤等劾德秀所言冬十月金完顏王

濟王贈典為紳論綱常簡節上語遠罷家奴有罪金王命論如律王蒙奴金內族也殺鮮于正簿

兄也敢妄撻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

衰弱之弊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

矣其如蒙古太祖皇帝伐夏取肅甘州西涼府十一月取

鹽州進次于鹽州川以其不入質子而遣兵助西域也以薛極參知政事

當洪簽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為右正言。知孝欲更張

秀表了翁之便直乃上疏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教之力

少而附新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

或慮居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

將以樹高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晚也以陰德

秀了翁也踰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病零殆盡後學晚出

不見前輩不問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無據更倡

遠和盡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願屬內外

各務請其以杜禍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罷提舉

玉隆萬壽宮真德秀祠祿

起居郎魏了翁知不為史彌遠

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請外乃出知常德府越

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服邪謗國德秀

奏劾詆誣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

侍制羅祠李知孝上書乞趙鼎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

大亦奏了翁已從追胤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恃
 謬不滅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福遠勸帝
 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竊兩秩罷祠成大貽書
 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
 論誠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
 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
 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蒙古帶孫取金彰
 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就此而往可也

德○蒙古使著古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武仙

復入真定 蒙古史天澤奔葉城已而潛納謀者匿真定

之大歷寺夜斬關為內應 山復入城天澤出奔葉城

二年金正三年 夏主觀元年 春正月 贈金州教授陸

六齡舒州通判沈煥官謚九齡 撫州金溪人父質以學行

長補郡學弟子真時秦檜當國程氏學盛九齡獨尊其

吏部員外郎許忻遜居臨川與九齡語大悅之盡告以

富仁之獻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縮閱百家晝夜不倦

悉通其說星歷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

進士詞與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劉應隆人心震恐或

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

也古者有任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

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導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

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

及至與國不以職問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眾勸

緩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授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
 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九齡之家累世義居
 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
 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闔門百口
 男女各供其職闔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
 之皆遜第焉與弟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
 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
 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

未必不自得也張栻嘗以書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擬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豪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煥廢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乾道中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同儻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遂為高郵軍教授後終于舒州通判煥間居雖病樵不廢書卷卷以善類獨養為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子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蘇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至是贈直華文閣謚端憲煥交奉化舒璘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遊及聞朱熹居祖謙講學于發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熹來就熹是任趣撥風沐雨反為羨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莫熹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敏錄張九成呂祖謙

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

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

笑謂人曰伊川之言奚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愛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字往古來今日忽大者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又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九淵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正有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致之以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輒後每開講席戶外履滿耆舊扶杖觀聽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

能第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
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
書九淵曰六經註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
註神及知荆門軍政行令備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
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
會于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
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
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聽熹深源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
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次凡曰九淵學問淵粹
隱居山中甚之所行必書之入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
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燾楊簡舒璘沈煥慶元鄭人端粹
專靜恬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平祭酒廷見諸生必迪以
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問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
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姚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
者稱熹為先生熹子甫少服父訓謂學者曰吾觀草木
之發生和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任終吏部尚
書

蒙古史天澤以黨城董俊之師入真定武仙走西山
城

老西山笑乃互相天澤天澤乃與笑乃互相武仙敗之仙
澤曰見者吾與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三月 蒙古圍李
不幸為賊脅制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

全于青州 全北剽山東南 宋糧且括宋以疑 蒙古
築長圍夜布狗裝全糧糧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
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問道南歸提
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 夏六月
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 秋七月夏國主德旺以憂
卒弟子南平王睨立 蒙古太祖皇帝入夏城邑多 八月追
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 從李孝 衛溼卒 金以楊雲翼
為益政殿說書 耿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

為益政殿說書 耿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

以劉瑋為淮東制置副使兼知楚州朝廷開李全為彭代徐晞稷而命冬十月作寶章閣藏寧宗御製也改湖州為安

吉州王也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瑋

帥眾降金瑋在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請從瑋素畏其狡亦不許彭惟自以資望淺而瑋止夏全

夏全口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河不立功以

取富貴夏全欣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

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御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

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瑋今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

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

孤死魚志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熟計之夏全以為然

而楊氏盛飾出迎夏全與德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

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烈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庫

計有望類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

謝寵寵如歸轉徙為好反與李福謀逐劉瑋遂圍楚州治

焚不日舍殺中散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

發一今大息而已夜半瑋鎚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

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至揚州借

兵自衛夏全既逐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

已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

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延開之大恐蒙古太祖

皇帝取夏中興府。蒙古取金濮州東平府

三年金正大四年是歲夏亡春正月以姚翀為淮東制

置副使兼知楚州朝廷以姚翀營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

卿其為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聞入城見李

全委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

奉揚氏甚謹中贈朱熹太師信國公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發揮聖賢蘊與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
熹大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
學問之要帝曰先師中庸序言之其
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三月 蒙古取金德

順府節度使完顏愛申死之。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于

蒙古 蒙古以全為山東行省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

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回

四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耶今抗歸未必恭福全

乃降 蒙古取金臨洮府總管陶滿胡土門死之。蒙古使

唐慶如金。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楚州忠義李福作

亂逐制置副使姚翀詔即以忠義統制楊紹雲兼淮京制

置副使改楚州為淮安軍 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

見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處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

納于姚翀姚大喜兼署杜采曰慶福首禍一世莫如今頭

落指大手取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幾網羅不續賊

黨藉籍謂皆由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解促之拜謝以朝

廷撥率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間開幕今

建間如故獨不文忠義縱是欲立制關以困忠義也六

月福乘衆怒與季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

就坐賓 左右散去福以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名翀
二妾諸 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壯乘至八字橋楊氏腰
斬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鬢繼城西夜走
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堯莫肯往來姑欲輕
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間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
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
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口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粟以贖

衆朝廷 金以完顏合周爲議和使如 蒙古○蒙古太祖

皇帝滅夏以夏主覲歸 太祖皇帝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

骨骸野岡五月 太祖皇帝避暑于六盤山夏主覲力屈

出降 太祖皇帝親之歸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

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

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拓跋自宕項入君銀夏兄弟

子孫相襲至繼遷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居

之蓋有夏綴銀宿蒙監武威張振酒泉噉遠等郡之地南

界橫山東距西河度秦蕩里乃分境內爲三十二州河南

之州九曰靈武宥銀夏石鹽南盛會河西之州九曰興定

懷柔涼甘肅鞏秦鳳州四曰西寧樂廓積石其地

饒五穀尤宜蠶桑七整腹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彊梗故

能立國及長祚宋道合秋七月 蒙古自鳳翔侵京兆○

三國之強弱其向背焉 怨言主將國安用關通歎曰我昔

張林等誅李福于楚州 李全之黨以贍軍餼糧不繼屢有

怨仇相尋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

深嘗爲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士與彭義斌舉義不

成而歸五人相與謀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

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李福

完顏訛可成之

張惠范成進以朝敵專委時青而不及已既歸時胎乃安燕以懿彭托承其爵縛之以推

蒙古而使總帥完顏訛可成之

山東淮南行省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全得時青報勵哭力請于

蒙古以求南還蒙古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

蒙古乃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金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

蒙古衣冠文後紀甲子而無年號揚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奪金國安用殺張林耶德以自贖

全殺射統制及時青而休其衆朝廷置不問李全敗金完顏訛可于龜山

冬十月以宜州觀察使貴謙為沂靖惠王柄後金封李全為淮南王不受

十二月蒙古入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

既歸時胎乃安燕以懿彭托承其爵縛之以推

蒙古以使總帥完顏訛可成之

山東淮南行省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勵哭力請于

蒙古以求南還

蒙古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

蒙古乃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金遂與

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

蒙古衣冠文後紀甲子而無年號揚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

王義深奪金國安用殺張林耶德以自贖

全殺射統制及時青而休其衆朝廷置不問

李全敗金完顏訛可于龜山

冬十月以宜州觀察使貴謙為沂靖惠王柄後

金封李全為淮南王不受

十二月蒙古入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

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

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

張惠范成進以朝敵專委時青而不及已

既歸時胎乃安燕以懿彭托承其爵縛之以推

蒙古以使總帥完顏訛可成之

山東淮南行省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勵哭力請于

蒙古以求南還

蒙古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

蒙古乃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金遂與

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

蒙古衣冠文後紀甲子而無年號揚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

王義深奪金國安用殺張林耶德以自贖

全殺射統制及時青而休其衆朝廷置不問

李全敗金完顏訛可于龜山

冬十月以宜州觀察使貴謙為沂靖惠王柄後

金封李全為淮南王不受

十二月蒙古入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

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

蒙古遂入

蒙古以使總帥完顏訛可成之

山東淮南行省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勵哭力請于

蒙古以求南還

蒙古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

蒙古乃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金遂與

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

蒙古衣冠文後紀甲子而無年號揚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

王義深奪金國安用殺張林耶德以自贖

全殺射統制及時青而休其衆朝廷置不問

李全敗金完顏訛可于龜山

冬十月以宜州觀察使貴謙為沂靖惠王柄後

金封李全為淮南王不受

十二月蒙古入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

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

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

蒙古遂入

蒙古以使總帥完顏訛可成之

山東淮南行省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勵哭力請于

蒙古以求南還

蒙古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

蒙古乃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金遂與

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

蒙古衣冠文後紀甲子而無年號揚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

王義深奪金國安用殺張林耶德以自贖

全殺射統制及時青而休其衆朝廷置不問

李全敗金完顏訛可于龜山

冬十月以宜州觀察使貴謙為沂靖惠王柄後

金封李全為淮南王不受

十二月蒙古入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

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

蒙古遂入

關不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

蒙古遂入

系天澤在真定繕城壁脩武備為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
縣捐甘汝苦與衆共之招流散拊瘡痍拔荆棘撥瓦礫官
府民聚以次完治以高公抱犢諸若武仙之策完不可以
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砦
蒙古入西和知州陳寅死之蒙古兵薄西和時城兵寡弱
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
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
子姓實客同死
者二十八人

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正月以桂如淵為四川制置使程朝

宗知揚州權淮東制置司事。金使完顏麻斤出如蒙

古弔喪。三月蒙古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
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
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

寅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李全如青州蒙古嚴實敗之

全復還楚州。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表詔同知

院事鄭清之簽書院事葛洪參知政事。金以完顏訥申

為蒙古國信使。蒙古伐西域

二年金正大六年春二月金以丞相完顏賽不

尚書省事于關中。三月金以完顏陳和尚為謀克

田紹乃蠻羗渾及中原被俘避羅來歸者鬻根難制唯陳
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犯
居街曲閣不聞喧聲每戰則先登
福陳疾若原秋八月蒙古太宗皇

帝即位于庫鐵為可

太祖皇帝遺詔

以八月二十四日即位于太子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

生他憂監國諸王奉三太子即位是為太宗皇帝時

長者就班列以拜尊長之有拜禮自此始諸國之來朝者

多以爵第當誅楚材言於帝曰陛下新即位願無汚白道

子帝從之蓋器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又中原新定未有

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奸意者刀錐隨之至有全

家飲酒者禁材以為言詔禁絕之庠鐵鳥在和材東冬十月蒙古圍慶陽十二

月金移刺蒲阿救之。蒙古始定算賦中蒙古以戶西域以

蒙古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刺為萬戶分守中原太宗皇

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一日會朝親以杖麾三人君右以爲

萬戶其居左者悉爲千戶於是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

三年金正大七年春正月金移刺蒲阿及蒙古多胡

魯虎戰于大原敗之慶陽圍解。二月以趙范知鎮江府

趙葵知滁州並節制本州軍馬

所 太祖皇帝征西域籍軍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

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

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

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納入萬戶粟四十萬石

五路皆隸于史天澤

三年 金正大七年

春正月 金移刺蒲阿及

蒙古多胡

魯虎戰于大原敗之

慶陽圍解。二月以趙范知鎮江府

趙葵知滁州並節制本州軍馬

趙葵知滁州並節制本州軍馬

所 太祖皇帝征西域籍軍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

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

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

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納入萬戶粟四十萬石

太祖皇帝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楚

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燕京路

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使所專掌發教各不相統攝若
為令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威得不激怒皇叔幹
真使奏楚材專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
百端必欲實楚材於死地事連諸大臣鎮海枯合重山懼
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
每事皆我日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太宗
皇帝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威得不為人所說帝命
楚材鞠治楚材奏曰威得不倨傲無禮狎近群小易以搖
誘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為晚也遂止夏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軍節

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乃罷知揚州翟朝宗全自還楚即厚募人

為兵不暇北來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此
歲失業官賦不備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屠者數萬家
家畜兵仗侵耕制其豪厲與民谷汝囑王十五長之亦
盡結水砦以備賊攻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
者併舟楫之留其拖子以一艘于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
和棧等藥至南王太治能縫船自海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

于射陽湖是年夏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軍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乃罷知揚州翟朝宗
江嘉興官權欲言海道以謀歸安然以山東經理未定
以貿易貨物以輸蒙古者不問缺以舟楫順于宋以就錢糧因
比顯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繼將說于朝復請建閩山陽又
遣使如金約以肝船與之以連好二月遣軍士榜楫入臨
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鉗宋兵備於是先朝兵
甲盡喪全欲先趨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
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驅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
欲朝廷不為備月使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使蒙古
李宣差劉青州賣藥人也既而復遣張國明至臨安與議
全以金寶資其行賈從所過揚言李宣差英略絕倫射
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備饒要
津求主其說國明且以百口保全不激朝廷雖知其姦而
欲涵容以苟安故不之詰及全羅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
朝宗獲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搗益城
成將陳益樓強知縣陳遜皆遁全入城捷之朝宗倉皇建

幹官王節慤全退帥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
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
遁去慮軍民驚擾大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鐵令釋
兵命制置司幹辦官郭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
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遂罷朝宗命通判趙敏夫攝
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素踴力言之史彌遠不
納
秋八月 蒙古史天澤襲武仙于汲仙敗走。金移刺
蒲阿敗 蒙古赤老温于潞州。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
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李全獲舟益急至發家
因指以燒油列炬燃晷招以海亡命為水手又給趙敏夫
以 蒙古為辭激增五十人錢糧求誓書繼奏朝廷猶遣
餉不絕全得米則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贖其衆他軍士
見若曰銀錢惟恐不飽我曹何力彼賊射陽湖人至有
養此賊我淮民之誦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
安民等使下橋于甬口以便盜賊往來特丞相史彌遠多

在告執政又不以為憂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命全帝
乃以趙善湘制置江蘇趙范知揚州便宜從事以圖之然

猶有內國進討外用饒傳之說惟 蒙古太宗皇帝次于陝

西 初 蒙古使拜骨蘇至陝西議和金行省後刺蒲阿

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拜骨蘇還朝之曰我已準備軍

馬能戰則來話甚不遜拜骨蘇見 太宗皇帝于應州白

之帝大怒即與大弟 睿宗皇帝親帥大衆入陝西金

鄉以備潼關。以袁韶為浙西制置使。十二月李全反

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敗之十二月壬子李全突至揚州
趙范趙葵會師敗之

全乃攻城南門趙敏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
全歸楚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

統與我戰非相給即擲書不受噉夫恐必發牌印逐趙范于鎮江全引兵攻秦州知州宋濟迎降之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州趙范已入揚城乃鞭鄭街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莫敢對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分兵守秦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三城機便趙范入城約葵自徐來會葵帥帥率武定強勇四軍步騎萬四千赴揚丁卯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文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勸見精銳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罷汝官職蓋不賞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勿責之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進全每云然志吞揚州三城而兵不得傳成海經至蘇杭則能當我然志吞揚州三城而兵不得傳成下宗雄武獻策曰賊中素無薪糧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為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

列若則三城判司總所糧便後絕起發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擊舉火為期交半縱兵進擊賊其眾自是全一意長圍以待又函官軍不復薄城戍廣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帝置樂圍差令諸明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若西攻之全分兵諸門賊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苑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甲申葵復戰敗之
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右丞相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彌遠以疾久在告至是體愈詔

未欲勞以朝謁可十日
一赴都堂治事以便之
也生而篤黑醫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親及經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授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欲納之諸父憚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醜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伴憚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瘳良已瘳就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醫遂與賈涉

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也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崩之始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豈過日加矣

四年金正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行慶壽禮于慈明

殿大赦太后壽七十五也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

死新塘李全走土城官軍躡之深源甚衆乙未諸將分兩

出擊全戰少卻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

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梁

剛交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

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手橋並出為三逆陣以待之自己

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

懼其黨不順而逆情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贊成之以為

致廢敬作愈甚則朝拜愈畏而後懼愈增又有以身任調

傳之奇者故全死於此及趙善湘趙葵用事贊非以

詩全肯學道不學武不得為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

今左右抱其臂曰是我乎否人皆怪之對久或中放聲

樂然示整暇全聞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嬉情

自肆李宋三置差語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

終在南耳全遂取宋語劾朝熙南向歷叙平生便繫拜拜

譏服焚之歎曰張國明誤我決下如雨拔就坐強欲而

羅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

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以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

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筮塞候卒識全槍雙

拂為禱以告范范喜謂趨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

矣乃悉積銳數千而西取官軍茅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

以易之全望見喜謂二宜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

闖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

奮賊始疑非前口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寨其寨門全

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寧淮軍蹙之全趨

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潭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壘如燥壞全

騎過之皆陷潭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

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骸
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其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用
安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
范葵庭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葵使人臻新塘殺骨
得左掌無一指 **蒙古圍金鳳翔府** 蒙古圍鳳翔金行者合
蓋全支討也 **遺樞密判官白華** 論之合建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
遣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
軍出關與金軍交手討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紿鳳
翔之危金主遣蒲阿乃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
比曉以軍入關 **二月以孟珙為京西路分棗陽軍駐劄** 珙初
不復顧鳳翔矣 **父宗政** 知襄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護忠順軍命江
海總之役不服制實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
然珙又初平曠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壘河經
棗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既田十萬頃立
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儲豐初珙又命 **夏四月以喬行**
忠順軍家自奮馬官給餼粟馬益蕃息

簡簽書樞密院事。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趙范淮東

安撫副使趙葵淮東 黜刑獄 賞誅李全之功也善湘李

無阻而善湘以范葵取 **金完顏陳和尚敗** 蒙古速不

有方慰籍甚至故能成功 **臺子倒回谷。蒙古取金鳳翔完顏合達移刺蒲河遷京**

北民于河南使完顏燕岱奴戍之。五月趙范討李全餘

黨于淮安大敗之全奔楊妙真奔金淮安平 趙范趙葵復

攻監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

中哭聲經天五月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柵萬餘

家淮北賊縋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賊始懼

王曼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

楊氏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捨天下無敵手今事勢

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今我欲歸老漢水汝等宜告朝
廷本欲圖武來降為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
乎衆曰諾翌日楊氏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垣等納欵
軍門捕范許之淮安遂平楊氏歸山東又數年而病死

金使完顏合達移刺蒲阿戍激河口八里莊民叛遂守將

而納之金以八里莊為鎮淮府。蒙古太宗皇帝使太弟

侵金陝西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初金降人李昌

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

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應劭大事集矣太弟睿宗皇帝

然之五月。太宗皇帝避暑于九十九泉諸王咸會太弟

以昌國之言白于帝。帝乃大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

北軍以攻汴。遣太弟先出師。趙寶難速不罕。秋七月葛洪

知宋乞假。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罷。汴州統制張宣誘殺蒙古行人速不罕于青野原

蒙古太弟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八月蒙古太弟入

背盟棄好。今日之事。直有歸矣。

武休及興元府遂獲仙人關。太弟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

攻武休關。生山截無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

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

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夔堡。並江趨葭

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

州之開。以蒙古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太宗皇帝至雲中
趨饒風關。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帝笑
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使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此
者否。楚材對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材。故留于燕。帝即
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以委之。凡有奏
稟。先由中書。楚材請令土居。蒙古回。九月太廟火。丙
河西及山後河南民一體應輸賦役。從之。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
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榘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

服威賸徹樂寧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
脩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
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以直言籍田令蒙古太
徐濟覽上疏乞為濟王道後以和異氣帝不省 蒙古太

宗皇帝侵金河中府完顏慶山敗棄京兆而還。冬十月

蒙古破蜀口諸郡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以李真為

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為副使知興元府治西和

五年甚得軍民之心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疾金右丞

相完顏賽不致仕賽不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

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 蒙古撒里塔伐高麗以

以其為相而國亡遂上草致仕 殺著十一月 蒙古太弟入饒風關十二月金完顏合達

穆刺蒲阿帥師出屯順陽大弟攻饒風關守將趙 蒙古

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曰事已至此奈何皆曰北軍冒萬

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勝其勞苦已相列吾討者以

兵北取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

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

清野其不能入城者聚保山砦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

戰不得解先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

所在之民被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軍士無慮二十餘

萬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
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
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揚沃衝陳
和尚武仙兵皆 金完顏合達使劉天山至襄陽乞師及粟
會遂出屯順陽 制置使陳賅不許天山乃還。蒙古太宗皇帝取金河中
府 太宗皇帝圍河中急金守將蘇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
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帝築松樓高二百

尺下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
就死板子詭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關鄉金主怒其不能
死節杖殺之兩詔可皆內族一人每得賊好以草火燒之
版子故特人因以別之 蒙古太弟渡漢分師趨金汴京

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帥師還鄧州 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河南關 蒙古入饒風關大恐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
完而民復還鄉杜 蒙古兵突至人無所逃多被俘獲成
辰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就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
繼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為所潰蒲阿白使彼在少瀆且當
件求况自來乎遂次于順陽丙子 蒙古兵畢渡合達蒲
河始進至禹山分換地勢列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
蒙兵騎之竟不肖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駟兵之後
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勞未可戰也俄而 蒙古兵
兵突前金兵下得不戰短兵接三交手 蒙古兵少却其

在西北營蒲阿親以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阿
戰始退合達曰彼眾極三萬而輕重居其一今相持三
日彼不得食者衆其餒而勝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
黃河不水彼入遊北持交驛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
蒙言兵忽不見合達蒲阿意其意於去已即懸騎還始
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畫作使夜不下馬望中往來不
五六十步而四日不聞音等庚辰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
糧憂已間到林後 蒙古寇至合達蒲阿迎戰交鋒之際
蒙古以百騎趨兩行省輜重盡獲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
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莫
澤北城西高英屯城東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
表賀諸相置酒巷中在丞李蹕日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
生靈之禍可勝言 新作太廟
我蓋以為實然也

五年 金開興元年四月天興元年 春正月以史嵩之為京

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蒙古太宗皇帝自河清白坡

渡河遂次于鄭州使速不臺圍金汴京

金主聞 蒙古兵 趨汴召群臣議尚

書令史揚居仁請東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府
斤出等部民丁萬人開短堤夾河水以自固京城命又各
撤合將步騎三萬從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
入京城成子 太宗皇帝用西夏人恤可討自河中由河
清縣白坡渡河遣人統眾太弟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
封丘而還 蒙古兵奄眾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三
百人而已甲午 太宗皇帝入鄭州次于海豐寺遣速不
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守朝臣有言木虎高嶽所築
裏城固不可攻或不可棄若 蒙古兵得外城則糧
盡糧絕則城不可守或不可棄若 蒙古兵得外城則糧
命將樓增善兵時不攻或不可棄若 蒙古兵得外城則糧
人守一乳口尚不能保故議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
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
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城而邦引及衛州義軍凡四萬
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
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致元布宣

悔悟哀痛之意其事陳善辭情俱盡 金完顏合速移刺蒲
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愧 哭

阿帥師自鄧州還及 蒙古太弟戰于三峰金師大潰蒲

阿棄師而逃合速走入鈞州 蒙古獲之皆死忠孝軍總

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

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 蒙古以騎三千尾

之合速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戰是弱也乃伏騎五

千於鄧州道 蒙古兵前被擁逐南避金師至鈞州沙

河 蒙古兵不戰而退金師方盤營 蒙古兵復來擊金

師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
兩軍不能進忽一近侍入軍中傳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
合速等遂發 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
金將楊沃街奪路得之陳和尚擁 蒙古山上之師 蒙
古少御金師遂進次于三峰山金將張惠按得木立山上
望 蒙古兵二三十萬陣于三峰之東厚二十餘里二將

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萬騎乘上而下以擁蒙
 古之師蒙古師仰須臾白霧蔽空人不相觀又雪田泥
 掉深沒入脛軍士被甲宵僵立雪中槍架結束如椽軍士
 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軍與河北軍合四面圍之熾薪
 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
 夾擊之金師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色皎然金師
 無一人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揚沃街
 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
 戰而蕭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
 鈞州太宗皇帝在鄆州聞大弟與金相等以數百騎走入
 赤老溫等赴之至則金師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整其城
 外合達欲走門不得出產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
 之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
 欲見白車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大弟帳前問其姓
 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角回谷之勝
 皆我也我死罪軍中入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
 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所足屈折之割口吻至耳
 其血而啣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灌爵而祝

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國之蒲門走蒙古兵其走
 擒之抹至官山太弟召見欲降之往復醫喻萬端終不從
 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合達蒲門
 既敗金之健將錢卒俱盡不復可為矣蒙古因揚言曰
 汝家所恃惟黃河為我有不濟何待金許州軍校殺術慶使
 率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濟何待金許州軍校殺術慶使
 古里甲不倫以城降于蒙古二月金國總行省徒單
 兀與潼關總帥納合合圍秦鞏潼關秦鞏潼關帥

師東還至鐵嶺蒙古追及皆殺之金師大潰初金聞
 風遣兀與及關陝總帥徒單百家備潼關便宜行事百家
 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輔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
 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皆召兀與援汴兀與遂與合閩重
 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魏入陝
 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
 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

民運靈寶破石倉粟會 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
 守將李平以灌關降于 蒙古 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元
 典發關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
 部將多叛去 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
 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
 行至鐵嶺欲戰而無德於是重喜先降 蒙古斬之于馬
 前金兵遂大潰元與合開從數十 帝謁大廟初成 蒙古取
 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金隴州遂圍歸德府不克 蒙古圍歸德金行省石蓋女魯
 其計皆成 金復以完顏賽不為左丞相 蒙古攻汴日急財
 得不 平章政事白臘以為勢必講和 議定則首相富往為質
 乃力請金王起復賽不為相且 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

三月 蒙古圍金洛陽中京留守完顏撒合輦赴水死
 蒙古使強伸代守 蒙古師退 蒙古古砲攻洛洛城中華
 三月 蒙古古砲攻洛洛城中華

軍百餘守禦而已 合輦救壞水已而 蒙古兵退元
 戌夜城東北角破撤 帥任守貞復立府事 既而守貞拔汴河南人推進洋為府
 蒙古兵圍其三面 帥任守貞復立府事 既而守貞拔汴河南人推進洋為府
 而戰以戰士數百往 聚救應大呼以聽子軍為統其聲勢
 與萬衆無異兵器已 盡以錢為鏃得 蒙古兵一箭截而
 為四以筒鞭發之又 劍刃短用不逾數人 能發大石於百
 步外所擊無不中 牙餘不能援乃逃 蒙古太宗皇帝
 蒙古益兵力攻凡三 次于官山命速不臺 師經略中原

及太弟自鄭州北還 次于官山命速不臺 師經略中原
 金命尚書左丞 蹇泰謂三說可為質 蒙古以請

平夏四月 蒙古速不臺退歸河洛金大赦改元 蒙古以太

之將北還避暑也 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 使者至立
 此國書以授 譯史譯史以授宰相宰相跪進金主起立受

之以付有司其書索
二十七家及歸順人
金主乃封荆王守統
古為質以請平涼
講和使未行速不
月癸卯平章白敏
十餘步平章白敏
而已城中喧鬧金
雨淖車駕忽出都
者金主自麾之曰
籍於地上勅衛士
衣者少頃宰相從
此為所過慰勞軍
有慮泣者西南軍
過半平章傳令勿
朕以生靈之故稱臣
今注作賀子矣汝等
未晚復有拜泣者曰

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
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繼女鷹人等
子諱可為曹王命李蹊送之于家
大夫裴滿阿虎帶太府監國世榮為
其公濼列木柵以新城不知其他也
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
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
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
拜恐泥汚汝衣倉皇中肆米豆糝
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
皆至進控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
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
五六十年輩進曰北兵芻土填壕切已
一誠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
進奉無不願從止有一子養未成
略忍荷曹王出達且不退汝等死
事急矣聖主母望和事乃歸旨

放箭西水門千戶
臣盡北兵退矣衛士
曹王行 康古兵節
太學生楊 康古兵節
生今執 康古兵節
記姓名 康古兵節
酌庭酒 康古兵節
願漢俘 康古兵節
頃列壕 康古兵節
小大各 康古兵節
蒙古兵 康古兵節
砲有至 康古兵節
上下晝 康古兵節
宮及芳 康古兵節
糞麥結 康古兵節
皮為障 康古兵節
可撲救 康古兵節
鐵受砲 康古兵節

曹王行 康古兵節
太學生 康古兵節
生今執 康古兵節
記姓名 康古兵節
酌庭酒 康古兵節
願漢俘 康古兵節
頃列壕 康古兵節
小大各 康古兵節
蒙古兵 康古兵節
砲有至 康古兵節
上下晝 康古兵節
宮及芳 康古兵節
糞麥結 康古兵節
皮為障 康古兵節
可撲救 康古兵節
鐵受砲 康古兵節

曹王行 康古兵節
太學生 康古兵節
生今執 康古兵節
記姓名 康古兵節
酌庭酒 康古兵節
願漢俘 康古兵節
頃列壕 康古兵節
小大各 康古兵節
蒙古兵 康古兵節
砲有至 康古兵節
上下晝 康古兵節
宮及芳 康古兵節
糞麥結 康古兵節
皮為障 康古兵節
可撲救 康古兵節
鐵受砲 康古兵節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城有乳口樓橋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
 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隱容三
 二人得過以防蒙古軍乃不能猝出比出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
 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
 壕又為蒙古所窺又放紙鸞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
 則斷之以誘俘者紙香謂宰相欲以紙鸞之砲起火發其
 特如火砲各處雷聲如雷聞百里外以鐵櫃中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
 聲如雷又為牛皮所覆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
 蒙古又為牛皮所覆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
 不可奈何矣人與牛皮管亦不致近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
 繩處火發人與牛皮管亦不致近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
 發之繩前施十餘丈人亦不致近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
 古攻城十丈書夜知不可近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
 皇后凌城人速不剌知不可近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
 更相攻取人速不剌知不可近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
 居仁出官亦不剌知不可近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
 速不臺乃許退師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蓋合喜以已守

城有劫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恩烈口城下之盟春秋
 以為非况以軍改為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
 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恩烈又為表束文曰春秋新官
 災三日哭今因時如此酌之以權當恩不當貨事乃已甲
 子金主御臨門肆赦改元天與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
 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推餼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
 女上書不得備聖改聖言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工卿
 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已已建威都尉完
 顏兀論同蒙古使者浚忒入汴金主見之于隆德殿甲
 戌金主御承天門大享將士間有聲屈者金主乃還宮
金命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仕
 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
 為我煇乞致仕表頌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
 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
 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後已
月金汴京大疫
 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凡九十餘萬貧不
 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借道警

師弼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証之以劫國用

六月金徐州軍亂 蒙古山東行

省國安用入據之 李全之敗也國安用從全妻楊妙真走

行省山東會徐州端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

草場作亂逐行省使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祐等斬之

以封仙為元帥主徐州事金李蹊還自蒙古○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

書樞密院事○金屠虎亦由福等殺 蒙古行人唐慶等

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 遂絕 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為

兗王行京東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 安用既得徐州

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用安遂據三州 蒙古

帥木魯開之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其

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用安奪其州用安懼乃與徐

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

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

白馬結盟誓師金朝既盟諸將皆散去用安無所歸遂同

王德全劉安國因宿州從宜衆僧怒自通于金數僧奴以

聞未報用安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衆請撤去用安自

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用安叛己又懼為所圖

乃悉屠用安家屬走還青州用安遂選兵分將期必得楊

德全劉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
二人最當得者乞就舊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戶宣
王帶各二金鄧州行省完顏息烈恒山公武仙鞏昌總帥
於徐而去

完顏忽斜虎會師自汝州救汴金主命樞密使赤盞合喜

帥師應之次于中牟八月思烈等遇蒙古于京水遂潰

合喜喜歸走還○高麗蓋殺蒙古所署達魯花赤帥衆

入于海島蒙古撒里塔伐之卒于師○金括粟民間

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徵發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

粟及括民軍凡與完顏事者納合台閭三家贖產以完顏

珠額張俊民等克忠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額論
民曰汝等當從官惟留粟如一日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
復能各否既而罷括粟復以健奉軍之且賣官及令民買
進士第又召民賣放下半年軍需錢及上戶田租已而前御

史大夫內族合周俱馳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

石金上乃命合周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

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

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

之完顏久住允孫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

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既寡婦以令衆婦泣懇曰妾夫

死于兵姑老不能為養其孫蓬粒以自食耳非敢以為等

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死杖下聞者股栗

盡棄其餘于溝中或白于李蹊蹊擊蹙曰白之參政合

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
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取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
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
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饑者翰林直學
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把奴所告
金主怒送愛實有罪冬十月金納合買住以盱眙來歸詔
賴近侍李大節赦免

改為招信軍○蒙古皇太弟薁子師
察宗皇帝娶克烈王
可汗之弟阿錮部女

曰俊魯忽帖尼生六子長諱蒙哥是為 憲宗皇帝次曰
木兒哥三曰忽剌都四曰 諱忽必烈是為 世祖皇帝
五曰旭烈六曰 金以汪古顯為誓昌便宜總帥初世顯以戰
曰河不哥

宜分治陝西而時謂邊塞迫世顯發家資率豪右助邊
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誓昌衛要之地以忽剌虎為
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一人盡忠固守出保石門以抗 蒙
古及忽剌虎勤王東下而潰金主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
自奮擢 十一月金完顏阿魯剌德全于徐州不克 用安
誠精勇

山東累徵兵于徐宿五州金劉安國不應用安怒會金主
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國言入援 師徐州城下以招
德全德全不出發封 宿遷改出城會劉安國與宿帥
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沂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
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食不給乞糧于宋宋陽許
之用安即改從宋衣冠而陰通于金資糧乏卒多亡 金河

解元帥趙偉襲殺徐州行省阿不罕奴十刺以城降于

蒙古○十二月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楊氏崩 外朝以日

行三 蒙古使王斌來京湖議同伐金詔史嵩之遣使許之

蒙古再遣使來議夾攻京湖制置何史嵩之以開朝臣皆
以為可遂擬舉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既初
甚堅遂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
乃遣鄒紳之報謝復書略曰本朝與貴國素無嫌隙寧宗
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

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不
勝願望謹遣紳之報謝且議夾攻 金主棄汴如河北次
京 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宗

于黃陵岡 蒙古速不臺復圍汴 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

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宜沿西山入鄧者或言設
欲入鄧 蒙古速不臺今在汝州不如陳蔡路轉往鄧下
金主未決遣近侍即右司郎中白華家問之華言歸德城
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

皇朝通志卷之二

七

速不臺斷不可往以今日事勢計之當直赴汝州與之一
 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濟州賊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
 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
 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
 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
 顧慮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
 於大慶殿諭以京戒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
 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為國效死金主欲
 以蒲察官奴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若
 欲奉命參政內族詔出曰汝輩把紉不知高下國家大事
 敢勇承耶眾默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
 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
 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掘
 副兼知開封府相河不棄城四面都總領珠顯外城東面
 元帥把撒合南面元帥本甲交注西面元帥崔立北面元
 帥李木魯買奴等留守京師金主御瑞門發府庫及兩府
 器以官人衣物賜將士民間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
 留汴京日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繼能至歸德軍馬

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曰金主使立其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
 議為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由子金主發汴京與太后
 皇后知生別大勳而出辛丑金主一出城父老百官奉辭于
 關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杜搜空齋在此汝等壯士也毋
 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但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
 戰主下詞者皆謂是日華昌元帥無難將來功賞豈在
 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并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
 主遂決意東行已次黃陵岡白撒舉家古濟其兩寨
 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釋臣因請以河朔諸將
 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秦以當有響應者破竹之
 勢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秦京北行萬一不如
 竟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
 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白撒曰聖體不便數馬且不可今
 蒙古兵知帝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
 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官奴曰
 衛州有糧可取也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况得衛州欲何
 為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之
 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蒙以黃佖固為四川制

置使

六年金天興二年春正月金主濟河次于蒲城使完顏

白撒使徐州還及蒙古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

歸德濟寧州白撒伏誅石蓋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

正月丙午金主至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三

百有為糧金主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

平章白撒帥河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不應

其後丁巳金主自河南渡白撒帥師績白撒棄軍東遁元

三十望拜德材德俊蒙古兵至城戰少頃白撒歸德

已未夜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人登舟潛渡河

走歸德待皆不知警知故翌日諸軍聞金主棄師遂

大潰辛酉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木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

太后及石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恭白撒罪殺之劫瀕河居

民開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蒲察官奴一軍

親復畏避所在父老僧道厭食酒犒軍者相繼金主

所遣在城一數之費至數十金公孫皇皇民始思呼金主

故命城堅而蒙古之道無來援者以至于敗呼金主

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其參知政事完顏奴申及知開

封府完顏習捏阿不以衛紹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而幽
之立自為都元帥鄭王以城降平蒙古初汴人以金主
親出師日聽捷

報及聞軍敗民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
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

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
 爨及金主遣木甲塔夫不至汴京遂謀作亂以汴京降而
 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之恟恟正月丁卯左司都事元
 完顏奴申完顏習捏阿不知也城相公何以慶之習捏
 好問謂習捏阿不自車駕出京城相公何以慶之習捏
 兩宮民間洩洩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慶之習捏
 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然安社稷
 教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初軍亦
 謂之死耶習捏阿不答好問又曰聞民間欲立二王監
 國以全兩宮皇族奈何習捏阿不曰我知之矣即命召京
 城官民聚于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
 陳詞云云奴申排立無語習捏阿不反覆申論繼以涕泣
 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
 汴京戊辰崔立接劍指城中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
 極二公欲如何與之二相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處如
 是崔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
 舍人等十餘人即命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
 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相快崔立遂勒衆入宮集百

水恪其

命注曰

崔立曰

事欲為

外郎遂

祀儀衛

燒棧棧

駕官更

為不足

透梁王

王府為

元好問

死之為

官議所立崔立曰衛紹王太子承裕承裕至以太
 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十六右衛承裕承裕至以太
 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前殿前都點檢其黨
 帥尚書令鄭王弟偁為平章政事殿前都點檢其黨
 皆拜官无好問亦為左右司負送欵詣速不臺軍
 癸酉速不臺至青城崔立服御衛性見之速不臺喜
 飲之酒崔立以父事之還城悉檮連不臺益喜始信
 其實降也崔立託以軍前索隨軍家屬軍民子女聚
 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是乃禁民間嫁娶有
 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以刑焉及宗族近屬于宮
 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刑焉及宗族近屬于宮
 玩充實之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當相寫言奔曰丞相以京
 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曰今召我作碑不
 縱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愈然我姑以理論
 之乃謂奔曰丞相功德碑當相寫言奔曰丞相以京
 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石庫士代王言功德碑
 謂之代王言可乎丞相承相既以德而信于後世者乎奔
 可承

正金瓶梅卷二十一

十一

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蒙古忒不斛圖州○三月金蒲察

官奴作亂殺左丞李蹊參政石亨歡金主以官奴權

參知政事金主不歸德隨駕親軍北潰軍漸集女魯

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出城及就糧于徐

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蒲察官奴忠孝馬

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八於諸軍既出城金主

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六卿心官奴以馬用本

以金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主時獨召用計事

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不斛圖臺州且日遣兵

海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恢復女魯歡沮之

官奴不悅乃私與國用安謀邀金主之乃諭馬軍總領

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之乃諭馬軍總領

純石烈阿里合內族冒顯陰容其向里合反以金主

意善官奴金主復權官奴馬用相以為亂命寧執置

酒和餅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其衆攻用殺之遂以

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于都花輦宅以兵監之

水毛

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染一從格荆王守純及后妃族
戚歸之手 蒙古速不臺殺從格守純等以后妃北還

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其尉馬
實敬甲持刀劫直長把奴由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刀於
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北有此人且留待我實
乃退實奴與大數朝官李蹊口下凡三百人軍中死者三
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等反夏四月金主聖
臣殺之與金主乃暴女魯歡等而賞官奴
乙酉崔立以天子蒙冕后服也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
搜索董灌訊地皆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
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糞有凡百餘萬人恨不可勝計
其數而崔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
立因誤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
四月癸巳立遂以太后王氏呈后徒置氏荆王系王及諸
妃嬪凡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銜聖公孔元措名
儒澤陟及三教鑿流工匠繡女赴青城甲午速不臺殺二

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棧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宋徽欽之時焉速不臺入汴城往立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婢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亡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太宗皇帝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帝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未許楚材入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物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破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帝始許之乃詔完顏亮一城之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餘戶皆以保全遂為定制

孟琪敗 金武仙子順陽山走馬登山移刺瑗以鄧州降者恒山公

武仙子順陽山走馬登山移刺瑗以鄧州降者恒山公將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祀光化其鋒甚銳琪通天錫壘一鼓拔之衆百潰去壯士張子良斷天錫右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僅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陵走馬登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琪納之為易衣冠以賓地見於是降者相繼琪言于割

使吏高之曰... 而止之長少長籍為軍... 職事使各招其徒以... 其勢當之從其請... 五元金蒲察官奴獲敗 蒙古忒

木解于王家寺蓮州圍解 初徐州白公竊之贖官奴母為

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感不謂言欲劫金主以歸感不備信之還官奴之母而定和議官奴乃往來講議感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奪金官以金銀牌與不使而拘之遂定所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角山東而北夜殺守門卒徑至王家寺成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奮而後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柙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感不釋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二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柙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官奴幽其主于照碧堂六月官奴伏誅 官奴既敗忒木

金主于照碧堂終日獨聽琴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
 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亡之君但恨我不
 知人為古孫愛實等密謀討言及且聞蔡州城堅沈深兵衆
 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謀討言及且聞蔡州城堅沈深兵衆
 糧廣成勸幸之以救飢瘡會蔡息陳頌等妙便宜總帥烏
 古論鎬輝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
 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知蔡州城堅沈深兵衆
 聞金主言甚憤力陳不可至於泥腕頓足竟趣巨剏因出
 號于衆曰請南遷者新朕以官奴為無君諷金主早為
 計金主遂與宗珪等謀已卯召宰相議事而今完必伏于
 照碧堂門間官奴見金主呼參政官奴既應完出從後
 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所之官奴中劍投城下以走完出愛
 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
 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詔鎬以兵來迎幸
蒙古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補死之
 初參政內族思烈自
 入洛行省事三月金主使兩侍授留守強補便宜從事
 建一堂於洛川驛事在曰報恩刻銘文于石願以死自效

已而 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於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
 降思烈命左右射之及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
 烏林答胡土代行省事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
 散 蒙古兵復至陣于洛南陣陳于水北 蒙古韓元帥
 匹馬立水濱招降仲躍而射之韓存還陣卒少卒數百奪
 橋仲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仲即手斝都統銀牌與
 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屋謂之
 迷魂牆 蒙古以五百騎追之伸率卒二百散謀而出
 蒙古退走六月胡土以 蒙古古兵強即以輕騎擊子出
 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 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
 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 偃師力盡就載以一馬縶追而
 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掖之 將見 蒙古帥塔察及中原七
 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犂角如此若見元帥其
 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 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
 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 金主如蔡州守歸德遂如蔡州
 而伸初頌南向遂殺之 泥水中援青囊為糧足歷盡腫
 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 經金兔鴈帶以青黃旗二尊前
 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 經金兔鴈帶以青黃旗二尊前

黃繼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
 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油養汝輩百有餘年今
 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死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
 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臺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
 中萬艾淵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擗
 及入蔡州蔡之父老千人確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
 不感泣金主亦歎欷遂以元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
 省院事為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樞參知
 政事字本魯小妻室蒸樞公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忠亮
 誠慎事無巨細率親為之也也士松馬驛治甲兵未嘗一日
 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也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嘗
 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為金主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
 忽斜虎惟深居燕坐暇目山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
 遠由是商販頗集金主安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
 亭為游息之所忽斜虎切法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
 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各道選兵詰蔡得精銳萬餘軍
 威稍振蔡從諸人荷一時安遂以蔡為可守矣忠孝軍
 提控李仲德率十餘人乘車入省天祥以月糧不饒幾于

罵詈忽斜虎總領也堂下杖之六十金主諭忽斜虎曰此
 軍得力方欲用卿何不容忍貴習乃不忽斜虎對曰時
 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
 犯則大則大則驕驕則難制非易之福豈獨官如之罪亦有
 人之情太過耳今欲易前職不妄受克厭感賞必由中罰
 則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驕氣法者是時宮近
 侍率皆窮乏悉取給于鳥古論鎬鎬不能人其缺日夕
 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鳥古論鎬言金主怒
 遂踈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秋七月孟瑛大

敗金武仙于馬登山降其眾而還

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
 珙乃遣兵攻離金擒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擄王子山砦
 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榷金砦則峭山沙窩孤立矣
 遇大捷板橋石穴皆降丁順復破默里砦於沙窩西與金人
 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勝

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詰
 巨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凌伏後避歸路已而仙眾果登
 岵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大錯枕藉崖谷山為
 之摧殺其將元沙慈擒七十人康鑑甲如山薄暮珙
 進軍至小水河議言仙詐詐州信險以守然若憚不願
 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明曰
 攻石穴丙夜傳食倍行甚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
 珙曰此重夜擒吳元濟之時眾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
 實至已遂破石穴仙走避及于鱖魚若仙望見易服而遁
 復戰于鄧嶺蓋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進之隱不見跡
 其眾七萬八月師會 蒙古伐金取唐州 蒙古帥併蓋使
 洪還襄陽 攻蔡州史高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
 漢戰死城遂降宋師入城取食入者盡戮之云 師次于

息州南命以其參知政事抹撚兀與簽樞密院李术魯中
 遣室行省院事于息州

宋師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
 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為

備金主以元與中書宰相李术魯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
 此兵所以常取勝者恃此力也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
 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九月
 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以夾谷九住代

壬寅朔日有食之。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不許
 阿虎

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遠將
 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
 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欺是
 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
 資糧道之今乘我疲弊捷我薊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
 被為謀亦淺矣 蒙古滅國四十以及兩夏夏亡及于我
 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
 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諭之阿虎帶來乞糧不許

蒙古那顏併蓋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江海孟珙帥
 師會之

九月庚戌金主拜天于節度使聽群臣治從成禮
 金主諭之曰國家自開創以來養汝等百有餘年汝

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効起身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繼死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徃者汝等立功當不為朕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酒酒不竟羅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成講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辛亥 蒙古那顏濟蓋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投戰又敗之曰是 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圍之城中餓民相食金主命饒既民老得羸弱者出城就食且給飲民始聽採城蠻焚茨水草以食之猶不能給家計日窮兵城上旗幟蔽天城中駭懼使萬之約條盡大喜與汝等兄弟兩馬連飲之 蒙古既得宋助益備攻具斷木之等隔於城中益恐 蒙古竊議投降金忽科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忠誠昭著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 蒙古及宋以攻貝薄城金蓋統兵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金主顯出撫軍丁寧為諭之

人自東門出 蓋洪進其歸塔倫偏祥八十有七人得降人言奈城 蓋洪進其歸塔倫偏祥八十有七人得降俸悉納朝 人納二卒以去乘中流矢如舉珠麾先鋒收五千潰城金 丙子黎明城外死戰進退柴暉立洲澤上命之換系以出 獲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女以相蠱靡下 張樞等殺之遂拔柴暉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七人蔡州 侍澤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 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玃召摩下飲酒再 行謂曰柴暉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玃 所恃此水耳決而灌之潤可立待遂鑿隄置果決入汝水 城已卯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止之辛巳金由號人油砲 人不堪其楚璠遣道士以計說止之辛巳金總帥李木魯 要室帥清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葉沃油其上將燒兩 軍塞及砲具 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裏挽強弩百餘人 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室僅以身免已丑 蒙古及宋合兵攻西城克之因藉其城先是忽

斜虎命築寨浚壕為備及西城備蒙古宋兵皆未能入
 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剌虎擒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
 謂侍臣曰我為金主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無大
 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
 澤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
 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虜或辱於階庭閉之
 空谷朕必不至於此辯等觀之朕志決矣庚寅以御用器
 血賞戰士甲午金主欲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無遇
 敵兵戰而還乙未殺廐馬五十四及民間金更造天興寶
 馬百五十四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已會時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用銀市場而不用寶泉及
 會時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用銀市場而不用寶泉及

金徐州降于 蒙古丞相行省事克類死之。以史

彌遠為太師李丞相兼樞密使彌遠以疾乞解職以鄭清

之為右丞胡璠樞密使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

知政事。以史彌遠為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

封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彌遠既奉朝請詔彌遠有

疾解政宜加優禮於是二子一婿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

而卒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父權傾內外初

反韓侂胄之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魯王

得其死論者紛起連專任檢正以居諫一時君子畏斥

殆盡帝德其立已唯十一月提舉千秋鴻禧觀梁成大

有罪奪其秩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果狼貪婪苟賦無恥詔

者幸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州賓堂燕賓至則導之使飲

其為人至謂曰所不堪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

平之路尤貴更新。曾從龍宣繒免。刑部尚書莫澤工部尚書李

知孝有罪免。人黨也彌遠以斤群賢以趙葵為淮東制

置使燕知揚州。入對帝問以金事葵對曰今國家兵力

以復中原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事

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燕知福州。德剛醇正明決與史

王之事實稱。或故秦祠者十年至是復興及入對帝慰勞

甚。因問。或。秦祠。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

入日而忘此。舉但以此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

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

之謂陛下。有以洪咨夔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

管部自水。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

人謂之曰水。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

之翌日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

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固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

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依視善類詔附史彌遠

詔奪韶祠。又論湖善湘鄭伯陳咳納賂須遠估勢肆姦

失江淮荆湘蜀漢人心。十一月薛極免。極與胡榮莖子述

罪狀顯著遂皆落職。人謂之曰水。人謂之曰水。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2014

以
在
館
中
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二

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末帝承麟元年
太宗皇帝六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

金主守

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

蒙古師從之金主

守緒及尚書右丞完顏玘斜虎死之金主承麟死于兵江

海獲金參知政事張天綱以歸金亡

正月庚子朔會飲歌吹

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飢窮棄息而已辛丑孟珙見無氣壓

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蕪

且聽以老弱互食道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

新敗軍全隊拘其肉為糧故欲降者玘珙乃下令諸軍街

城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主承麟亦皆供役分守四

城至是蔡近以及餘人牌印省部檄屬亦皆供軍慶戰及

暮乃退聲言去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



蔣成守光化楊榘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

州○金撚抹兀典以息州來歸 蒙古追殺之取其城兀典

行首于息州與諸帥日以歌舞為樂軍士滋縱父開蔡州

破乃與亭木中婁室夾谷九駐等進款于宋為金王發喪

設祭上諡曰昭宗州民因奉兀典為王相婁室為平章皆

于羅山盡殺之且索行首已下官屬于宋宋託以犒賞召

入城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蒙古兵至宋人炫

見金兵二月以趙彥呐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興元府

○蒙古入金徐州完顏用安自殺○三月以賈似道為籍

田令似道涉之子而貴妃之弟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

不檢日縱游謝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帝嘗夜憑高

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

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 詔太常主

簿朱揚程詣洛陽省謁八陵史巖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程

夏四月獻金幣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高

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王法物并仔囚張天綱

先類好海等獻于臨安四月九日成濟遣告于太廟

差知臨安府薛瑗問天綱曰有他日此天綱曰國之

興士何代無之我金是亡比汝二帝何如珍叱之明日奏

死之網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死不巳而初有司今

有司不能屈恥其所以天綱但書主而已聞者憐之後

莫知其終○監察御史王忠文高之本不知兵務功

自後詳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莫一日則有一日之憂

洪咨夔亦言金雖滅隣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

可動色相質矣然解體以五月以趙范為兩淮制置使兼

知黃州。陽嘉。餘李燾李道傳陳宓樓昉徐暄胡夢昱等

謫錄用其子以其志及齒無怨也蒙古以嚴實為東平

路行軍萬戶蒙古之有山東實功為多初實所統有全魏

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充濟單四州實統地既廣為

東方故伯之長時所在殘與實披荆棘打豺狼弊衣餓食

積并用賢良大還貪善所統台并東平遂為樂土四方之

民爭赴之實為之合散亡其軍後舉裝裝助昏嫁莫六月

不感其惠焉初休名士盟名幕府後多為賢公卿

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陳德剛

簽書院事。詔復巴陵縣公法官爵賜政妻吳氏號慧淨

法空大師從陳德剛及太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令李

才會師趨汴金故將李伯勳等誅崔立以降趙范趙葵破

原建守河邊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

之少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

各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稍所得以與人

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

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飢饉未可與師杜果復陳亦境

中亦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

存成國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

行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雄必

先為內而後治外而分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

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米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再規倏進

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是卒財匱食竭臣

恐此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

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旌西兵
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
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外以警動立正殊不安伯
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諭京城
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詣大廟街點集既還行及
梳行街伯淵欲送立還府立辭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女
疑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女
河傷即出七首橫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與再刺之立
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舍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不知見立
駭然謂與人鬪殺前解之闕為軍士所殺伯淵繫立屍馬
尾至內前驛于眾曰立殺害劫奪必屠具震大逆不道古
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聲曰十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
望承天門祭宗伯淵以不軍民皆沸或剖其心生敬之
以三屍掛殿前樅樹上樹之極趙葵帥師會金子才于汴
起人謂樹有靈亦厭其所為也

秋七月葵遣徐敏子帥師入洛陽 蒙古還師南下

于汴趙葵自洛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
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
攻洛陽潼關何恃耶 蒙古聞宋來爭河南還師趙之決
黃河十金浚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時盛夏行師汴
隄亦決水潦泛溢史嵩之不敢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
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子才難之葵督促益急乃檄鈔
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楊誼以廬州強
橫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
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請軍以糧少為辭七月庚
辰徐敏子啓行乙酉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據
洛陽 蒙古聞迪來乃伏軍士于城外驅民出城以誘之
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下餘家登城
投降迪與敏子八月朱揚祖還自洛陽 襄陽會謀報 蒙
遂帥衆入城 來爭河南府消息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
古兵傳宋兵又聞淮間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瑛曰淮東
屯成設伏兵四趨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
竣事速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瑛與二使晝夜兼行至

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至臨安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波相去幾何及凌前澗水新發揚祖悉以對帝含淚

太息以趙正為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趙

葵為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金子才為關陝制

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

趙范倚角以海三處為蒙古師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

還趙葵金子才遂棄汴而歸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

揚詎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尊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涼

備師遂大潰為蒙古兵突起深溝中楊榷倉卒無

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

皆引師南渡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勅葵金子才

偏師趨楷金子才登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陳履與

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九月以趙范為京湖制置大使知

襄陽府○詔趙葵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金子才措置

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陳德剛卒而卒帝深惜之召真德

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

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

德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感衷德又矣陛下儻能敬

乃退疏旨嘉納之冬十月陳貫誼卒○以孟珙蕪御前忠

義軍都統 洪金襄陽 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

北軍詔以為空防府 十二月 蒙古使王橫來以鄒

伸之為樂 謝使 蒙古使王橫來言曰何為而敗

二年 帝七年 春正月以程奇為 蒙古通好使 詔孟琪

黃州駐劄 措置邊防 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

珙對曰此 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

之有授武 切部主管待衛馬軍司公事時曾黃州駐劄

辭帝問快 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蓋人材以俟機會

珙至黃增 珙對曰臣介冑之當言職不當言和賜春甚

三萬間以 珙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新更因高阜為齊安

額准二若 以居諸軍 二月 蒙古和林 故城 蒙古以爲會同之

所至是城之周圍五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

書樞密院事 夏五月真德秀卒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

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俞旬而卒德秀止朝

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 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野

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 宣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

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 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真

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 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朝

擯不用而管顯愈章及歸朝將 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

未乙

二年

黃州

之有

辭帝

珙至

額准

所至

書樞

不得

不滿

四方

其言

直院

擯不

書院

德秀

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推鋒軍士作
亂與之有與發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
帝注想彌切及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起之且訪
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
人才自是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
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者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
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
蒙古瀾端太子侵蜀漢
太宗皇帝命瀾端太子侵蜀漢貴由太子伐西
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端太子侵蜀漢貴由太子伐西
古人每甲一名西征一名南征
中州戶十戶一名南征一
名伐
秋七月 蒙古侵唐州知 隨州金子才知襄陽軍劉
子澄棄師走趙范帥師敗 蒙古于上關而還。冬十月
金鞏昌總帥王世顯降于 蒙 古
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
堅守不下一日謂其眾
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
高爵一子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 與其自經于溝瀆姑徇一

時之節孰若屈已歸斯人之禍 曾 蒙古太子瀾端入蜀
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 牛羊酒幣迎謁太子謂之
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 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
上責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太 子大悅戒其下秋毫無犯
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 從征世顯遂
十二月以魏
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 淮京湖軍馬
了翁在朝凡
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特引以 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
擠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 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
故事陸贄御書唐嚴武詩及鶴 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
補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 官趙善翰馬光祖為參議
官 曾從龍卒。以余傑同簽書 樞密院事。蒙古闊端太
子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
稼在沔善理創殘招集流散
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古
力戰奇功甚多至是 蒙古自
鳳州入四川東路之師多
敗遂擣西池谷距河九十里吏 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

申丙

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援險地以身
 擇蜀敵有後顧之憂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
 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也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
 自白水關入六穀殊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未
 高鼓噪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直口帳帳前總管和彥威
 以軍還沔沔在小巷為後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
 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通沔州蒙古圍青野
 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稼圍殺之

原曹友聞救卻之
 趙彥呐聞高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
 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
 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
 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

安南入貢
 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以人關

三年 帝八年春正月 蒙古侵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

二月 蒙古侵蘄州孟珙帥師救卻之。○蒙古初行交鈔

從耶律楚材之諫 召魏了翁還以為簽書樞密院事國辭
 也以萬定為額

不拜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角二旬復以
 建督為非而召之還而弗不倍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以陳韓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

知廬州。 三月襄陽將王昊等作亂以城降于 蒙古

在襄陽以北軍主將汪文李伯淵樊文彬黃國新等為腹
 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文淵過防一切廢弛既而南

比軍交爭范失於樞馭於是昊伯淵樊襄陽城郭倉庫相
 繼降于 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

倉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 蒙古所有金銀
 鹽鈔不與焉南軍主將李虎不放焚不定變反因勢劫掠

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
 於西陲一旦成墟禍至慘也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

夏四月魏了翁罷 詔悔開邊 時師屢為 蒙古所
 里也 詔悔開邊 敗襄漢淮蜀日事兵

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抗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分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公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略曰自江闕之群盜弗靖雖准楚之逆雖為故敵年之問多難已甚屬韓金之覆滅而蒙古之與隣不測西南蓋嘗黼黻成而擾興乃其在辛卯邊已穿金房以瞰襄樊連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隨可寧乎固將布失於國中以志吾過但使留屯於塞上自守我疆忍西陲之希罕該此驕之深入賴仙原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然虐蔽之所經視彙歲而尤慘重以唐均之賦將發此京湖之禍機肆荼毒於列城至莫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關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盼皆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料投之繁苛為之騷然有足觀者是皆朕明不能燭照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今方從令行政以為緩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奮莫之溢月如疾病

蒙古取襄陽府隨郢州荆門軍○**蒙古命忽觀**

虎括漢民戶數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新詔括戶口以大臣忽觀虎領之民戶始歸州縣時群臣其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而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山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稱一年之賦隨即地散矣太宗皇帝從楚材之議時諸王大臣諸將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郡歲居天下之半楚材請因括戶口皆籍之

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

秋七月陳卓罷○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

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京湖制置**

不復趙范有罪免

之罪**蒙古取棗陽軍德安府**

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皇太后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關隘太子南伐俾樞從

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事陽大將或沒互欲阮士
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救德安得趨復以儒學
見重于世其徒樂重漢先生純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
所樞等皆百端安始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
知經學樞亦初得蒙古以中原民戶分隸宗殿六月忽
親程宋樞理之書樞蒙古以中原民戶分隸宗殿六月忽
所括戶一百四萬上于太宗皇帝帝命分賜諸王貴族為
湯沐邑耶律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
帛足以為恩帝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設官吏必自朝
命本及下止設達魯花赤歲賦以七分為率五分入府藏
二分為湯沐之資非樞賦外不令擅自徵歛或可耳
從之於是皇后太子公主駙馬貴戚皆有分地矣九月
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澆之裔行簡免。召崔與
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利州統制曹友聞及
蒙古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闊端太子遂入蜀次

于成都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太子合蕃漢
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入奇設伏以待
之軍古攻武休關敵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與元敵衛大
安軍制將趙彥呐不在友聞乃遣精兵萬人夜渡江密佈流溪
為不許彥呐不在友聞乃遣精兵萬人夜渡江密佈流溪
多至萬石如由萬身被焚劇令諸軍舉烽友聞遣兵往
與至萬石如由萬身被焚劇令諸軍舉烽友聞遣兵往
樞戰矢如雨萬身被焚劇令諸軍舉烽友聞遣兵往
大全馮大用本出東萊園華敵後陳惠帥木印出能
帥本馮大用本出東萊園華敵後陳惠帥木印出能
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清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
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
騎道旁而令虎衛放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潭
潭深及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
成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交
圍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裹代

鐵甲經兩濡濕不利步聞黎明蒙古兵益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開笑以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怪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

古軍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蓋縣若佛福沒太子次子成都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濠合州順慶府而已冬十月

蒙古闊端太子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走法鼎死

之立陳日嬰為安南國王十一月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口温不花入淮西鄂

鄂史為之

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遊騎自信陽趨合肥詔

肥公江陳詳

和州為淮西聲援

蒙古

沒互侵江陵孟

共帥師敗之

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

易旌旗服色循環

往來

列炬照江

數十里

相接

又

道趙武等

歸

蒙

古侵真州知州岳敗之

周悉

蒙古

攻真州

岳部

分嚴

明守具

勝出戰

千背滿橋

以強弩射其致師者

一人死之敵兵少

御岳曰敵聚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

乃為三疊設砲石

覆岳

勇士

襲敵營

焚其

廣帳

越二日

敵

果

大

蒙古始定

戶口田畝鹽商賦稅之法

戶出

絲

一斤

以供

官用

五

戶出

銀一兩

四十斤

已上

以為

永額

朝臣

皆

謂

太輕

耶律楚材

以銀

五萬

兩

撲買

燕京

酒課

又有

回回

以銀

一百

萬

兩

撲

買天下

河泊

橋梁

渡口

者

楚材

曰

此

皆

人

欺

下

周

上

為

害甚大成 蒙古命括牝馬于中原未行而罷

近臣有請制漢地牝馬者

太宗皇帝從之耶律楚材諫曰漢地所有藪綠五穀耳非

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使天下也乃止又

侍臣脫歡奏選室女楚材諫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所制室

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使令而朕 繼傳旨又欲徧行

選刷臣恐重擾 百姓耳帝乃止 復成都府

嘉熙元年太宗皇帝九年春正月以李璣同知樞密院事四川宣

撫使知成都府。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

書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詔經筵無進講朱熹通鑑

綱目。蒙古選試儒者及釋道之人耶律楚材言僧道中

遂太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 役者多合行選試

戎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別復其家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

初

官府符印借越無度耶律楚材奏 蒙古始定驛令

並仰中書省依式鑄造由是 名器始重

時諸王嘗歲皆得自起驛馬 而使臣很多馬悉之則豪奪

民馬乘之疲即道路騷擾所 至須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

笞撻館人不能堪耶律楚材 請給 三月 蒙古伐欽察幹

羅思麥怯思部皆降之

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極短

計俗極金革勇猛剛烈青月 亦斃至是 聖宗皇帝受命

其酋長八赤蠻命之號八赤 蠻曰我國王也 夏六月鄒應

且非駝何可跪人終不以是 求生乃舍之 夏六月鄒應

龍罷。孟珙敗 蒙古于黃州 蒙古口温不花攻黃州甚

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 畫戰 臨安大火 臨安大火自

守屢敗 蒙古之師卒全其城 臨安大火 臨安大火自

劉克莊等致異論曰去國并斥進士潘汝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論以漢法自是下資質之秋八月追封趙汝愚

為福玉。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察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 蒙古侵安豐知軍事杜杲敗之 蒙古自淮西

北還口温不花攻安豐杜杲結完守禦 蒙古以火炮焚樓櫓城多墮陷杲隨補完 蒙古令拔都兒硬軍所

解叔木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兒多傷而退

蒙古填壕為二十七環杲分兵扼其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

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與杲合力捍禦 蒙古引去淮西

以安文德安豐人則相勇悍時將蕪城中趙葵見其遺十

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詔陳韓文嵩之趙葵守禦淮

二年大皇帝春正月以余天 饒同簽書樞密院事。二月

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 西荆湖江西路光蕪黃夔施

州軍馬置司鄂州。蒙古使 王檝來詔朱揚祖送之。以

孟珙為京湖制置副使置司 松滋縣。三月以周次說為

蒙古通好使。以李心傳為 史館脩撰初隆州井研人李舜臣博學力行多

所著述尤邃于易嘗曰易起 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

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 乾坤中畫為誠明朱熹每為

學者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 道傳性傳心傳開戶著書有

史才通故實至是召為脩撰 專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道

傳尤明河洛之 夏四月以李 臺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以丁

補為四川制置使無知成都 府。五月以李鳴復知樞密

院事余天錫祭書院事李喬行簡請以兵不勉參知政事事委鳴復財用

委宗勉指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帝從其請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未嘗

造朝帝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朝正更居住踰年卒年

八十二與之出自番禺所歷皆有政惠張以公輔望之而

與之屹然有大臣風竟與唐九齡齊名異代良可尚也哉六月李臺卒秋七月以

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蒙古圍廬州知州杜杲

敗之詔加杲淮西制置使古察軍帥兵號八十萬圍廬

左於壕外築七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

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壘高於城樓杲以油灌

草即壘下陳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鐵砲

中壘上衆驚果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驛數十里杲

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轟城以孟珙為京

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

湖制置使知岳州○冬十月史嵩之復光州○孟珙復鄂

州荆門軍珙受詔以復京襄珙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

鄂制司擣襄鄂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於是張俊復

鄂州復復荆門珙以諸將皆捷乃以蔡息降入置忠衛

軍襄鄂降人置先鋒軍蒙古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

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荆楊惟中用

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

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

西銘于祠壁請趙復為師儒王粹佐之選俊

秀有識唐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三年太宗皇帝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

行簡十上章請謝事詔以李

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

用元祐故事以尊異之

一五

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自鄂

入見故就命之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凌李失之監史失之專云以余天錫參知政事

游侶同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復信陽光化軍樊城

襄陽府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

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如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求之後孰若保此全

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焉夏五月蒙古遣使如高麗蒙古既伐

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秋八月以游侶參知政事

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略同簽書院事。蒙古塔海復

取成都制置使丁黼敗死。蒙古遂取漢印簡眉閬蓬

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冬十月許應龍林略罷十一月以

范鍾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孟珙遣師分道禦蒙古

于蜀口遂復夔州孟珙聞蒙古塔海及禿雪帥衆號八

詩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夔州于德興增兵守歸

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劉全帥師禦之命伍

智思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若分布戰

艦遣張仲舉授兵聞道抵均州防遏且謀策備禦未幾

于歸州大堰若會蒙古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

積船材于鄧之順陽珙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進

出襄分路扼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敵必因

糧于蔡遣張德劉輝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且條上方略由

是京湖稍安其

以陳埴為國子司業

埴史彌遠之甥而德

業遂復夔州

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
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
好名求士於三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
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
為得師學益相勸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四年太宗皇帝春正月蒙古以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

稅課所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

刺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非

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課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

國之福近侍左右皆為奧都刺合蠻所陷太宗皇帝或

其後者民之窮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

制歸峽鼎澧州軍馬珙遂大興屯田珙至鎮招集散民買

愛里八都魯為飛龍軍整蜀政之弊為除莊諸劉孫且

不擇險要立些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散安耕種

難責民以養兵乃五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

雙州路制置執田大使遂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益種

首秣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

二百八十八又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

以處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

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

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以陳隆之為四川制置使知

成都府三月貶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官秩

大雅當蜀殘破之初披荆棘肩矢石城重慶以集利閭閻

雙峽為蜀之根柢至是以城陷削三秩蜀人懷之為立廟

祀夏四月召史嵩之還朝罷都督府嵩之在鄂諸將皆以

焉以杜杲為公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家古使王檄來歲

還

還

還

還

還

還

還

還

還

還

還

還

還

還

帝秋九月喬行簡致仕。冬閏十二月李宗勉卒。宗勉守法度抑

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樂聞諫言時號公清之相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榮叟

書院事范鍾參知政事。蒙古東平萬戶嚴實卒。子忠濟詞

淳祐元年太宗皇帝十三年春正月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

鄆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

廟庭黜王安石從祀。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

章句或問頤之大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頤程頤張載

從祀孔子廟庭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壘皆請以為

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

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頤真見實踐深探盡其

載池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

雖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

世秩每觀五臣論著咨天良多全視學有曰其令

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

宗不究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帝謂孔子遂臨

大學。帝謂孔子遂臨

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思孟子道統十三

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三月趙以夫罷。夏四月以與芮嗣榮王貴譙嗣沂王。與

帝母也。秋七月高麗王暎以其族子淳為質于蒙古以求
成。冬十月蒙古以牙刺瓦赤行省于燕京專領中原
事。十一月蒙古太宗皇帝崩于鉞鐵鐸胡蘭六皇后
禿里吉納治國事。太宗皇帝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

通鑑綱目卷三十二

十一

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帝悅賜以金帛勅
左占曰造酒三鍾即止是年二月疾篤脉絕諸藥不能療
六皇后素干國政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時權姦朝弼
獄責官而與魯判合蠻等尤強肆控治諸國楚材對曰今
朝廷用人不當天下罪囚必冤枉故天受屢見宜放天下
六皇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帝少蘇后以
為言帝首肯之極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已久楚材以
太一教推之不宜田獵奏之數曰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
以為樂帝從之出田五日還至鉅鐵蹄胡蘭與魯判合
蠻使楚材曰前年五十六六皇后召楚材問以儲嗣楚材曰
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
稱制妻魯判合蠻專政用事曠領內外后至以御營空紙
令其進燕薑填且曰與魯判合蠻奏非事理令史若不書
填則斷其手楚材力諫后不聽太宗皇帝仁厚簡默服
御儉素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政歸臺閣朝野無事西北中
原皆入版籍遂有天下三分之二持安年皇后乘急竊柄
回回以貨致寵為可惜焉帝七子長曰合西歹二皇后宗
以所生也魯判合蠻有子曰海都次諱貴由是為定宗皇帝

實全

立七皇后所生也楚材曰合刺察兒六皇后所生也曰合丹曰威
皇后既薨制于和林
號令不行國政中微
二年春二月游猎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

事別之傑簽畫曉事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

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
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
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以徐榮叟參知政事蒙
然後可以責其成勳帝嘉納之

古侵蜀孟珙遣師禦之蒙古也可拜延自京兆取道商房

屯江陵及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
張祥屯涪州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守
土謹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班曰是
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蒙古燕京行省郎中

姚樞棄官隱于蘇門

克姓之極為幕長一切拒絕因辭職

秀家往輝州之蘇門克姓之極為幕長一切拒絕因辭職

中置私廟三堂中堂龕皆向經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

君子像讀書其間求道學自任佳時則鳴琴百

泉之上自板小學書論語孟子太學中庸朱子或問家禮

俾楊淮中板四書集註田尚書板詩博折衷易程子傳書

蔡氏傳春秋胡氏傳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命為子揚古

為沈氏活板與近世東夏五月趙葵罷六月徐榮叟

兼經史論說諸書行之

罷。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

北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入河所向有刃累擢淮東

制置副使入蜀言方今非即戎之士為蘇人片為噲伍願

陛下規文武之士為一物今備有所重而則必至於教文

武交教非國之福帝曰州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

面乃授四川宣諭使事干機速

許同制臣共諺指置先行後奏

蒙古侵真州杜杲敗之。

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書院事杜範同簽書

加癸

去。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別之傑罷。

三年春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初蜀中財賦入戶部

五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全

銀錢鋪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二年蜀地

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後宣撫使者

三人制置使者九人說老或補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領而不至或關隙而各謀終無成緒於是兩川無復紀律

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

帳一益壞於至大更弊政遊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

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士之至者玠不辱接咸得其驥

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遂於

利闡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
定城舊治遷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茶布星列如臂
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
又作經理四蜀厚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
朝廷然後歸老
山林臣之願也
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蒙古削中書令

耶律楚材以憂卒
楚材以奧魯剽合蠻專政已言不見用
力求遜位會六皇后有疾遂罷楚材中

書令楚材憂憤成疾而卒或諧之曰楚材為相三十年天
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
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愛出人表
雖按積滿前酬答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欲以身
徇天下每陳國家利害生民疾苦辭色懇切太宗皇帝
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與一利不若除一害
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人溫恭之容
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太宗皇帝承大亂之後天網人
理幾于泯絕加以南北之殊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
皆嗜蕃降附言語不通趣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直其

所學可謂難矣
太宗皇帝諫行言聽故能

不知其
蒙古便宜總帥汪世顯卒
蒙古人器用之功臣

虎符授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北會環隴慶陽平涼
德順鎮戎原階成武西和等二十州事無巨細悉聽裁

重儒愛民倫勸自持有古名將之風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

州治之
播州再建及為漢俱有文武才隱居巖中前後聞

廷抗禮待以上客璉璉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開別

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

壁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畫又旬日請見玠

屏人曰某兄弟等明公禮遇思有以火裨益非敢同眾人
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徒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
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耳玠曰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
釣魚山請徒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
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

之謀亦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眾密以其謀聞于朝請
不次官之詔與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合州徙城之事悉
以任之釣魚

辰

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

伯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範為殿中侍御

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

而面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論範宜留鳴復宜

斥史館之諷諫議大夫三月以吳淵簽書樞密院事○秋

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九月史嵩之以父憂去位詔起復之罷將作監徐元杰及

逐遊士之居京學者又十一月嵩之乞終喪制許之初嵩

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其從子環卿諫曰久聞督府所成

何切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廢於應辦誠恐禍起

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右幕之群小悉召左

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不

已而黃濤劉應起徐霖等果上書論嵩之為深擅權帝

不聽而論者益眾及又兩患疾亟嵩之謁告許之翌日

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以為不可帝不聽元杰遂

去於是太學生黃楷伯等有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

回邪蹤跡詭秘爰者聞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賞

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

直隸通志卷二十一 七

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
 歟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陛下
 眷留將以利國殊不知貽國無窮之憂也嵩之為計亦
 甚矣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老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
 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之苛堪為鎮
 江守臣所以預為己之地也故今里巷為十七字之謠曰
 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
 小民猶知其甚陛下獨未知之乎臺諫不敢言嵩之計
 牙也給舍不敢言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嵩之計
 腹也執政不敢言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
 方且報毒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惠知反茲之虞也自古
 黨以撓要津謂其必無惠知反茲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
 忠孝之門帝寵佑勢至於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今史
 氏秉鈞三世矣天下士民惟知有史氏陛下孤立于上甚
 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欲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一
 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去之而陛下欲留之堂堂中國豈無
 手而後已此臣所以痛心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
 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死地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

具焉之位乎不孫武學生翁曰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
 亦不報武學生劉耐知帝意用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
 曰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
 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于一二愚士橫議爾
 鄭國之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毀鄉校
 付之自然人皆賢之臣獨恨于左之無以變士習淑人心
 也今陛下尊居天陞置輔相于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
 僂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然則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
 以為中國信斯言也生人之類滅矣若使嵩之果匿夜旬
 餘設謀起復固無以逃天下後世之議若起復出於陛下
 憂時之本心亦當顯示天下揭臣此章於四學俾輕僂浮
 薄者有所警戒大學齋廊因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
 謂管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起與嵩逐遊士諸生聞之作卷
 堂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與衰之運士亦何
 負於國處罷逐斥之辜靖言思之良可觀也慨祖宗之立
 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辨賢莠以遺後人抑且隆漢都而

而尊國士肆維皇上勉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為四學茂茂
東帛列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將骨
寧畏編織直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刊
小人始陰謀其三城然盡打於一網不任其欲歸過于君
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戰校不可而李斯尚知
逐客為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顧居此厄哉吾道告爾
同盟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耻苟為飽暖是貪周粟之
羞相與持毋瑞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憲遂
盡別遊士之籍世之自知不為公論所容上雖乞終喪制帝乃許之
吳淵龍○十二月以范

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

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以鄭清之為少保奉朝請

清之雖罷相罷廢不衰至是以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奉
朝請封衛國公居京口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間帝御書
賜玉帶及甲第于西湖之養魚莊以孟珙兼知江陵府

江陵登城歡曰江陵所恃一城不知沮如有變為桑田者
敵一鳥難○至城外蓋自築以東古嶺先鋒至三又無
所限焉乃修復門隘十有一別作十營于外有距城數十
里者江陵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遊城北入
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墻蓋世三百里間渺
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為江陵天險

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二

月呂文德敗 蒙古于五河復其城○夏四月杜範卒○

蒙古大納侵江陵孟珙敗之○秋七月 蒙古侵濠州知

州呂文德敗之○冬十一月以陳韓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

性傳同知院事性傳尋罷

六年

蒙古定宗皇帝元年

春二月范鍾罷

鍾直清守法為時名相蒙與苻偁不協力辭而去

古入兩淮呂文德傲之。○蒙古入蜀余玠敗之。○夏六月

以陳韓參知政事。○秋七月蒙古定宗皇帝即位於速

茂都蒙古自太宗皇帝崩諸王近屬自相攻戰國內大

王不明將謀不軌會雷雨大作行營水深數尺遂各散去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

以賈似道為制置使知江陵府珙疾革乞致仕許之詔命

念可賈全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官人人異珙徐以片

言折衷衆志皆版圖士遊容光校退卒盡以恩意撫接名

位雖重惟遠願故珙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魚者退則掃

地焚香祀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納滋味自號無

菴居士冬十二月詔史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求國公致仕

嵩之雖去國論者猶籍籍乃蒙古侵京湖江淮州縣

七年定宗皇帝二年春正月以嗣榮王與芮子孟啓為宣州觀察

使孟啓資識內慧初能言即有法度夏四月以王伯大簽

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院事。○以鄭清之為太僕右丞

相兼樞密使清之方與客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中使至門清之始還入對力辭不允以趙

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知建康府便宜行事陳

謙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采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寧不罷。

高定子卒。呂文德敗。蒙古于泗州。

八年定宗皇帝三年春三月。蒙古定宗皇帝崩于胡眉斜陽音。

兒皇太后亮里吉納復治國事。定宗皇帝在位委時于皇太后及近習而已。崩年四十三。有子三人。曰和者。曰闊忽。牙曰忽也。不千時。國內大旱。牛馬死者十八九。民不聊生。夏六月以

徐鹿卿為樞密使。秋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蘇同

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院事。史宅之同簽書院事。伯大

尋罷。冬十月。別之傑罷。

九年春正月。封孟啓為益國公。以周世宗八世孫柴

穎襲封崇義公。置慈幼局于臨安。收養道路遺嬰。三月

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為右丞相兼

密使。應德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

辭免太師。許之。趙葵視師既久。屢奏捷音。帝思所以處之。以臣故。即臣必不因葵來。遂引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以淮東制置使丘岳兼淮西制置使。岳在揚州。蒙古

命嘉之。故有是命。親五月趙葵乞歸田里。不許。葵制既下。書忠實二字賜焉。非由科第。選者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聞之。因力辭。右相乞歸田里。其表有云。靈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誅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陳韓罷。冬十一月。應

德罷。十二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院事。

言而自解。帝雖不允。而葵終不至。

言而自解。帝雖不允。而葵終不至。

言而自解。帝雖不允。而葵終不至。

言而自解。帝雖不允。而葵終不至。

○史宅之卒

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李曾伯

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葵罷。夏五月以善坊為

嗣濮王。余玠大敗。蒙古于興元。蒙古汪惟正屯兵利州以扼四川口謀進

取使其從宜使李德輝募民入粟綿竹陸曉興元水漕嘉陵資用饒廷珩親帥諸軍巡邊直搗興元與惟正戰敗之

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春正月封建國公孟啓為建安郡王賜

名夜。三月嗣濮王不擅卒。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

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夏六月 蒙古憲宗皇

帝即位于闊帖兀阿蘭。定宗皇帝之崩諸大臣欲奉屬出之子失烈門久而不決遂是元良

哈可也 太祖皇帝諸孫惟 憲宗皇帝諱慎宜立諸大臣

烈門不服 憲宗皇帝因祭諸王有異同者通羈縻之取

主謀者誅夷之由是始定遂能不急之役 軍律以安民

又以自太宗皇帝以來群臣擅政凡有詔令必 親為之政始歸一元良哈可速不臺之子也 秋七月

蒙古憲宗皇帝命其皇弟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闕府于

金蓮川承制封拜。憲宗皇帝詔凡軍民在赤老温山南者

蓮川大為張宴先是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任皇弟遣趙

璧召之樞至見皇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為

乃盡其平日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

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

力學尊賢親親愛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

聖理順安 呈第納之 蒙古以家哥撒兒為斷事官字刺合為大必闌

赤掌朝貢事是元兒留守和林答哈阿藍答兒副之茶寒

業葵于統蒙古漢軍侵兩淮戴答兒統蒙古漢軍侵四川

和里夕統蒙古漢軍伐吐蕃牙刺瓦赤不只兒幹魯不覩

答兒行中書省事于燕京麻速忽訥懷塔刺海主伊吾廬

至阿母河迤南事阿兒渾主和刺珊迤西事斷事官掌國訟其權任為

至重大必闡亦其 冬十一月鄭清之致仕清之以老病固

任猶左丞相也 賜王帶以朝一日退朝忽感寒疾危甚遂以太傅充醴泉

觀使封齊國公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以定

策切父居宰輔其再相也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聞廢之以

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然端平之治有足稱者焉以

謝方叔吳潛為左右丞相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

密院事○蒙古以僧海雲道玄李真常各領其教事○蒙

古也窟伐高麗○蒙古皇帝第置屯石經略司于汴梁自開端太

子取漢上計鄒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

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絕雖歲侵淮蜀軍將

唯利割殺子女王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

姚樞請以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

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皇帝弟善之始置屯

田經略司於亦西起樓鄧宿重兵與襄陽掎角東連陳毫

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成都割河東

州陝西則移龐右汪世顯戍剴州劉黑馬于成元猶懼不

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于關西以中糧興元猶懼不

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清溪關河池轉粟入剴州又置安

撫司于邢由是東西數千 蒙古以史天澤趙壁為河南經

里民人安業翕然歸心矣

略使

自太宗之後中原任非其人而河南陝西民受病

太宗之後中原任非其人而河南陝西民受病

真定入朝請分河外所屬而試治之且乞不令牙刺瓦赤

有所鈔制許之乃立經略司於汴命天澤趙璧代治之時

河南民無依恃差役迫急流離者衆軍無紀律暴掠平民

莫敢誰何故州縣往往為宋師所復天澤選賢才居幕府

以清其源置提領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

鈔法以通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立邊城以遏敵衝誅奸

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河南大治

十二年憲宗二年春正月王堅復興元○二月乙卯朔日有

食之○蒙古侵隨野安復州○余玠敗 蒙古于嘉定府

○蒙古汪惟正城沔州○蒙其其 太宗六皇后及諸

王于邊賜 定宗皇后死竄 太宗皇帝孫失烈門于沒

脫赤憲宗皇帝以諸王當立失烈門也乃徙六皇后

于別石八里蔑里諸王于葉兒的石河海都諸王于海押

于別兒哥諸王于曲兒只脫脫諸王于葉密立分石家贊

于諸王 定宗皇后亦納里合敦以 夏六月 蒙古以漢

厭懷賜死禁錮失烈門于沒脫赤

地分封宗屬憲宗皇帝以中州封同姓勅皇弟於汴京關

有開中河南之地 蒙古皇弟以楊惟中為河南道經略使

取自益由是皇弟 蒙古皇弟以楊惟中為河南道經略使

時河南總管劉福貪鄙殘虐遺民將二十年惟中至

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惟中命設大挺於坐復召之使

謂福曰尔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

惟中即握大挺擊福蹈之福數日死百姓莫不感舞稱快

焉 秋八月行會天歷○蒙古憲宗皇帝命皇弟帥師伐西

南夷皇弟旭列帥師伐西域克的不花帥師伐波黑奚撒

望帥師伐印都

皇弟由中道進兀良哈牙由西道茶寒由東道副之印都古天竺國也有戶百餘萬

秋九月嗣沂王貴謙卒。冬十月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

槐同知樞密院事。嗣濮王善珩卒以善奐代之。十一

月吳潛罷

浙東福建大水故也

印都朝貢于蒙古。○蒙古元良哈

互伐附都善烏魯摩此等國皆降之

寶祐元年

憲宗皇帝三年

春正月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攷

為皇子賜名禔進封永嘉郡王。○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蒙古汪惟正城利州

活利城

蒙古且其

蒙古渡

江次于萬州遂入西柳關高連敗之。○蒙古元良哈互敗

羅部于夷可浪山遂會皇弟滅大理虜其國王段智興以

歸

得五城八府

夏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六月以

余晦為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武悍驍王夜以

毒置富人以脅取金帛蜀人若之玠至嘉定夔帥所至劫掠

迎調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

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

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動危蜀謀於親將楊城

成曰夔兵精勢張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衆

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

事玠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舉騎入矣將士

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

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

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

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
 姓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
 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判四蜀交結權要凡有奏
 疏詞氣不諱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
 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
 陛下豈以玠渥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
 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為宣
 諭使國子司業葉夢鼎言蜀當垂亡危急之秋晦恐不勝
 其任乞改命謝方叔**蒙古使扎刺兒伐高麗**代也**秋七月資**
政殿學士余玠卒玠聞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
 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士惟忠治財賦監簿朱
 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
 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
 南之戍自實慶以來蜀間未有兵之者惜其選以太平自
 詭進蜀錦蜀感過於文節久假便宣之權不顧嫌疑昧於
 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精然寄

耳目於群小虛實半故人多疑懼至八月以余玠
 於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以沒借哉

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二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第二十三

二年

憲宗皇帝

春正月

蒙古城闐州

○詔工部尚書陳

毅察訪官吏于荆蜀江淮

於是被黜者百十七人

二月

蒙古圍嘉

定知府俞興敗之○蒙古入東川遂城紫金山

紫金山要地也

蒙古侵合州知州王堅敗之○蒙古侵廣德軍曹世雄敗

之○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六

月詔籍余玠家財

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使之積

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振邊如

務遂認錢三十萬徵之累年始足加兩淮制置大使賈

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召余晦還閩月以李魯伯為四川



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州初余晦制下徐清叟

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堯余介乃祖宗在天之

輕儂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

特望而輕鄙之矣秋閣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

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妥召命已

願決難反汗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董觀

車之勢帝以愧言事無隱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秋八月

以諸葛亮自許方嚮而之不前而以李曾伯為之秋八月

蒙古兀良哈歹滅吐蕃吐蕃土地肥饒兵強民足有戶三

守力短歹大不理進攻其酋長唆火既因塔里固下利州

路安撫梁王惟忠大理獄殺之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

未幾大冬十月進封皇子禮魯魯忠王十一月蒙古城

光化軍○蒙古皇弟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冠帶

書尤篤一日方請孟子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

心據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皇弟善之因目為廉孟子又

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文武全材

有用書生皇弟自雲南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

為使京兆諸郡皆指隴蜀諸王貴藩環擁周匝淮戎羌

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備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

訪者宿弊智仲可於幕府編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

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務得失必研究之特富民貸

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者責其入本又以息為券歲月責償

號羊羔利布憲知之命歲月命其母過為令

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遂定為令

三年

憲宗皇帝五年

春正月己未雷訛龍元夕張燈

從起居郎年子才之言也

二月以蘄州防禦使乃猷奉沂靖惠王祠事治金子才

等喪師罪罷其祠祿蒙古設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楚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仇而

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使輪不返全

命罷其祠祿以為喪師蒙古皇弟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

至為懷慶河內人幼端慤與群兒嬉戲即畫坐作進退周

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

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

過人者三歲能為之師固辭而去稍長聞人有書即往求

觀父母以歲饑時無嘗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愚氏為

河內典之漸從中事參庶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

之宣守以校役起州縣追呼旁午衡代身氏分辯及還

曰民不強生而事皆責以自兒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

次意亦以時賦土以發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且窺得此籍

者游因以世方前欲使知占候之術為避難計遂令與日

序序宿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實之書故雖亂離之際人

亦稍稍從學焉已而隱居于大名寶默深加敬遇每相見

則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

講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

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

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

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

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往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牘焚之

使無小大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

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端栗惟謹密至則

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需善意而入嘗與其子書曰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既而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始有
任道之意皇弟聞其賢授京兆教授衡不受復徙大名使
者訪焉遂借往至是以廉希憲之薦乃三月以王桢簽書
授京兆提舉力辭不受年四十七矣

樞密院事。以吳淵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夏六月

賈似道敗。蒙古李璫于海城。璫李全子也小字松壽既降蒙古為山東行省薛蕙

海城將窺海道似道遣師救之罷侍御史洪天錫。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

之不釋竟去謝方叔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御史朱應元論之也

蒙古兀良哈歹伐鬼蠻羅羅斯阿伯阿魯等國皆降之。西

夷盡降八月王桢罷。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程

元鳳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嗣濮

春正月

蒙古憲宗皇帝大會諸王于玉兒

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

府。夏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加

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參知政事。五月詔思播州嚴飭

守備。蒙古兀良哈歹自烏蠻趨夔州攻禿刺蠻三城遂項

道於嘉定崇慶州向合州羅氏鬼國遣使招于思播

思播以聞詔以銀萬兩命知思州田應庚知播州六月丁

揚文結約羅毛為援且戒思播嚴飭守備以待之。六月丁
大全逐右丞相董槐于城外詔罷槐為提舉洞霄宮竄太
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于遠州刻石三學戒諸生毋得議國

政規自以為人主所振振苟可以判安國家者無不為然
政務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踈途者在官率稀病所遷
嗜道者始不悅矣時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
漸喜柔後人而寵貴如專寵後宮頗預國政內宮虛允升
董宋臣等用李蕭山射丁大全以戚里婢婿寅緣閭妣及
盧董遂得權為侍御史柔俊善逢帝大悅之大全由是招
權納賄規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懼遣客私於規曰吾聞
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致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
規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規短規入對則極言大全邪佞
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規短規勿疑規曰臣與大全何怨
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遂出
即上考乞罷骨不報大全益怒之乃上章劾規章未下大
全夜半以臺梯謂兵百餘人盡刃圍規第擊之出給
命與規一入接持以羅相之制始下勅諭殊駭三學生曼
散規徐以乃認規以攝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
上書言之乃認規以攝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
遂規益以攝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

魯唯劉徽陳宗人上言言退大臣當以信遂極言大
全之如全怒罵御史吳衍劾之因取旨削去人之籍編
管遠州一臨安府押出國門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
冠帶送出國橋大全益怒立一碑三學戒勸諸生毋得講張
樂物妄議國政又令分後諸生上書須令前廊生看詳牒
報檢院乃許聞奏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焉

蒙古侵叙州知州史俊歟之○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

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礪祭書樞密院事○九月

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

三百二十餘部之財供一萬餘負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

部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負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

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蒙古命僧劉秉忠
負不報熠居臺遇人輒勸人目為狂狷蒙古命僧劉秉忠
營桓灤之間為開平府秉忠那臺人風骨秀異英爽不羈
年十七以家貧為那臺節度使府

今史一日因按橫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奔世衣冠
 今乃治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天寧虛照禪
 師問之遣其徒招致為德以知其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
 遊之因留侍左右秉忠遂條具時政所宜數十事上之皇
 帝由是日見親遇凡征伐莫不從謀畫良多嘗贊以天地
 以好生為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
 不可稱數至是 憲宗皇帝欲建城市備宮室為鄰會之
 所皇弟言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
 州東樂水北之龍岡為吉乃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三
 年而 聖功冬十月以張瑄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
 天驥同簽書院事○十一月燕抗上疏乞骸骨不俟報而
 去詔羅 初祿○十二月 蒙古城棗陽
 五年 春 以趙葵為少保京湖宣撫使判江陵

府石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卒淵有未略所至有甚多然

精入 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知樞密院事○

蒙古罷金第開府命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勾較河南

陝西諸路財賦皇弟 河南 右 或 饒 于 憲 宗 皇 帝

利帝信之乃罷皇弟開府中 且 玉 府 諸 臣 懼 推 為 茲

丞相行省事于秦蜀以劉太平為參知政事以佐之勾較

諸路財賦阿藍荅兒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大開告

許虐陷可畏由是得罪者衆獨史天澤無希憲無秩毫可

招撫 蒙古侵襄陽高達敗之于白河○夏四月 蒙古紐
 鄰侵苦竹隘及劔門遂趨東川○五月蒲擇之復劔門○
 城荆山為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馬天驥罷○蒙

古元良哈互入交趾屠其城其城留九日以熟不能堪而還論其國降皆免囚及兵至洮

化胡經復僧舍二百三十七區先是道士丘處機李真常蒙古焚道士

府天城夫子廟為文城毀佛刹四百八十二所傳蒙晉王

淨化胡經以非釋氏群臣信之於是劉賓大師蘭麻總疏

辨析約曰道勝則僧為道僧勝則道為僧李真常等為引

諸書以翼化胡之說帝師八思馬折之真常語塞尚書姚

樞曰道者負矣帝命道士樊志應等十七人為僧於龍光

寺道士猶不已福裕復以為言秋八月以張璠參知政事

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璠卒○以林存養書樞密

院事○蒙古 皇宗皇帝 皇弟阿里不哥守國自將侵

蜀十一月次于六盤皇宗皇帝用也速兒駙馬亦孫哥大

因行入之罪自將南伐至東勝河時河冰以土覆之如橋

平地遂濟進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 皇

宗皇帝出臨州趨散關莫哥大王由洋 蒙古皇弟朝于六

盤遂罷阿蘭荅兒勾斂財賦皇弟既為 皇宗皇帝所疑

罪用姚樞策請入觀皇弟從之及見 皇宗皇帝為泣下

兄弟如初即命罷勾較皇弟所置行戶部安撫經略宣撫

六年皇宗皇帝八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蒲擇之帥師

復成都府及 蒙古紐鄰戰敗績乃還○二月以馬光祖

年及

司皆廢

六年皇宗皇帝八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蒲擇之帥師

復成都府及 蒙古紐鄰戰敗績乃還○二月以馬光祖

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光祖為公江制置或租稅養餒

皇宗皇帝八年

二

條屬皆極一時之善及移鎮江陵以夏四月程元鳳罷時

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大全用事謀奪相位元鳳謹時

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燿簽書院事○蒙古圍襄陽及

樊城高遵救卻之○蒙古李壇侵海州連水軍○五月嗣

秀王師彌卒○秋九月 蒙古憲宗皇帝次于劔門冬十

月取苦竹隘守將楊立張寔死之蒙古細鄰聞 憲宗皇

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眾渡馬湖獲宋將張實遣招苦

竹隘實入益遂與守將楊立堅守 憲宗皇帝渡嘉陵江

至白水命總帥汪惟正造浮橋以濟進次劔門十月戊子

破苦竹隘楊立迎戰于巷斃死 蒙古獲張實殺之因賊

衆十一月林存罷○以朱燿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

簽書院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蒙古入

東海○蒙古兀良哈古伐羅氏鬼國○蒙古 憲宗皇帝

侵鷲頂堡守將王仲降 蒙古遂取長獲山憲宗皇帝圍

王佐徐昕敗走鷲頂 蒙古攻之知縣王仲降堡遂破佐

併兵攻破長獲龍州降于 蒙古○十二月 蒙古紐隣

取資簡州○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士璧移司紹慶府以

援蜀光祖士璧迎戰于房州 蒙古敗走○高麗王瞰使

其世子佛朝于 蒙古瞰或

開慶元年憲宗皇帝九年春正月隆雅州降于 蒙古○蒙古皇

子辨都卒于王吉河

憲宗皇帝是以無嗣

蒙古自忠浩進趨夔州詔

蒲擇之馬光祖便宜行事○蒙古兀良哈歹入賓象州靜

江府遂趨湖南○蒙古 憲宗皇帝圍合州知州王堅禦

之憲宗皇帝遣宋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國寶至合謂王堅曰大兵入蜀諸郡多降今遣我招汝堅曰此去重慶

甚通我與蒲制置論其可否國寶乃還 憲宗皇帝復遣之堅執國寶殺之于關武場 憲宗皇帝大怒遂造浮梁

于涪州之蘭市由三符灘渡直抵合州城下 以賈似道為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 蒙古會師圍之

樞密使充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知江陵府○三月

蒙古皇弟自黃州沙洲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之遂

侵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

公江制置副使表玠征漁利甚及皇弟至黃漁人遂獻

舟江以趨江西 蒙古以楊惟中為江淮京湖路宣撫

使○蒲擇之免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

夏五月 蒙古侵雷慶府六月呂文德及 蒙古史天澤

戰于嘉陵江敗績憲宗以合州久不下乃分兵攻重慶會

德乘風順力戰得入重慶即帥艦幢千餘蔽嘉陵 秋七月

蒙古憲宗皇帝崩于釣魚山合州圍解

癸亥 憲宗皇帝崩年五十二史天澤護皇帝寶與群臣奉柩北還留不魯合及不兒扎同領

重慶軍馬於是合州圍解 憲宗皇帝勤於政事好謀能

任國庶兵強所至降焉 蒙古兀良哈歹入辰沅遂圍潭州

兀良哈歹自蘇江帥四王兵三千騎蠻蠻兵萬人破辰沅州直抵澧州宋兵斷其歸路兀良哈歹與四王掠宋兵後

命其子阿朮橫擊于前宋師敗走九月蒙古皇弟圍鄂

州皇弟之師次于陽邏泐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

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

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緣幢鼓柝疾趨士

叫呼畢奮鋒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皇弟聞之

舉手曰天也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

嗣濮王善騰卒○以戴慶珂簽書樞密院事○詔諸路出

師以禦 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冬十月丁大全有

罪免 大全姦回狡險狠毒貪殘引用凶惡罔害良善逼塞

益為子妻婦見其美因自取之及 蒙古侵軼日甚大

全隱不以聞遂罷相出判鎮江臺諫乞追奪遠竄之不許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對言今鄂州被兵湖南

臣諱士設為虛議建 國誤君公道胸懷私意橫流仁賢空

虛名蔭於忠嘉絕 綱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

而陛下不察稔成兵 戈之禍實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當

與丁大全同官傾心 附麗躡躡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嗾沓

國事日以貽善類之禍 沈炎寶趙與憲之腹心爪牙而任臺

臣甘為搏擊姦黨盤 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

此等小人為之望令 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

川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趙葵為江東

判官文天祥上書 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四

乞斬宋臣不報 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四

對既而內侍董宋臣 請帝還都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

舉言于潛曰若上行 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

可潛乃悟會皇后亦 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

帝不聽時邊報日急 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

紹興慶元城壁朝野 震恐帝問計於群臣潛對曰陛下當

遷幸臣當死守於此 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救

對既而內侍董宋臣 請帝還都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

舉言于潛曰若上行 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

可潛乃悟會皇后亦 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

帝不聽時邊報日急 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

紹興慶元城壁朝野 震恐帝問計於群臣潛對曰陛下當

遷幸臣當死守於此 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救

對既而內侍董宋臣 請帝還都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

舉言于潛曰若上行 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

可潛乃悟會皇后亦 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

帝不聽時邊報日急 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

西宣撫使便宜行事判建康府任責捍禦沿江制置使馬

光祖移司江州副使史巖之移司壽昌應援鄂州向士璧

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高麗王暎卒 蒙古皇弟封暎

子僖為王遣就國高麗王暎卒計于 蒙古江准宣撫使趙良弼言于皇弟曰高麗雖名小國依

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世子僖奉朝

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餼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

已死誠能立僖為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將臣

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皇弟然之即日改館世子

願遇有如賜以封冊遣使送之由是壹意脩貢矣 十一

月以朱熠知樞密院事○賈似道使宋京如 蒙古師乞

和閏月 蒙古皇弟遠帥師北還鄂州圍解蒙古圍鄂州都統神州事

張昉以便宜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所有臣子女

將退會高定即應飛奔至賈似道亦疑漢陽為援 蒙古

乃復遣改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城東南敵攻高

遠帥諸將力戰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高遠持其武勇殊

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蕪山者何能為我道我必

似道即使人訶止之曰宣撫在此何敢尔不數日遠向士

壁皆從在軍事未嘗闕白似道似道由是傷三人而親文

德十一月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

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 蒙古營請稱臣納幣皇弟不許

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總掉急而走鄂以 憲宗皇帝

計開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皇弟亦闡阿里不可故舉

尊號遣脫忽思煞軍河朔因召群臣議事江准荆湖宣撫

副使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朕解相依

西域諸胡窺覷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

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遂戎心先人舉事

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放令令脫里察為

都統神州事

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
 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
 果稱道認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放江上欲歸得乎顯大
 王以社稷為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天都
 則彼之茲謀冰釋瓦解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皇帝與遣
 使召旭烈兀里不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
 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命王長子真金鎮守燕
 都示以形勢則大實有歸而社稷安矣皇弟然之乃許似
 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親詣而去留張傑攔阻以偏師候
 湖南兀良哈歹之兵庶希憲復進言于皇弟曰殿下
 祖皇帝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暨今南伐帥
 先取却天道可知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
 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皇弟乃命希憲前行
 審察事變希憲聞劉太平及霍魯懷復至關右而憲宗
 皇帝嘗留大將軍都魯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征南諸軍
 尚欲馳秦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
 畏皇弟英宗因關中形便南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
 細故也留魯已渡河情以爲言皇弟乃遣趙良弼西行假

市庚

以他故偵伺事情而遣希憲往塔察兒國上所結歡塔察
 兒王見希憲知皇弟功德甚盛遂請身任振興之事焉

十二月向士璧敗 蒙古于南嶽市潭州圍解 蒙古兀良

州其急士璧親帥軍民極力守禦聞 蒙古後軍且至遣
 子勳佑帥五百衆規之遇于南嶽市大戰 蒙古敗逃去

景定元年 蒙古 春三月以高達知江陵府 〇蒙

古兀良哈歹會張傑于鄧州帥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

敗其後軍于新生磯 張傑圍駐舟于橋于新生磯湖南女

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衡浮橋後與成卒百七十遂匿
 其後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始解江面肅清宗社

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召賈似道還三月遇
 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

蒙古俘卒于蘋草坪敗之遂入黃州 先是諸路重兵咸聚

由來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鎮
 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似道以潛欲殺己怨之及福下
 名還似道乃進孫虎臣以備騎七百護送之至蕪草坪候
 騎言前有比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乃匿似道
 而出戰似道戰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耳及比兵至乃老
 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其將乃江西降將諸再興也
 虎臣與諸將迎擊敗之
 擄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
蒙古世祖皇帝即位于開平
 皇弟至開平合丹摩哥塔察
 城遣使勸進皇弟未許燕希憲進言曰阿里不哥繼殺下
 母弟也以前嘗居守專制有年故正位號以聖書見微我
 為後時今若早承大統則我德者彼若遷延宿留便名叛
 逆矣帝遂許之問不容駭皇弟大喜遂大計王文統復力陳天命
 一人曰皇弟良人曰汝等佳臨心輔翼吾意決矣促蒙寶文
 一名西成教告軍實明曰
 國宗摩羅遜字武功遠與大治多關蓋時存先後事有
 急天
 先其非一聖一朝
 能兼備先皇帝將大有為

董煨門之師邊遠鼎湖之泣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

謂國家大統不可久曠神人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

征伐之聞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可以為天下主天道

助潤人漠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執敢不遵朕固

讓至再祈愷益堅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

時多艱若汝湖冰固知微濟爰當臨御之

始宜新弘遠之規務施實德不尚虛文

十道置宣撫使
 以庶希憲史天澤姚樞劉肅宋子良楊吳

潛罷
 帝欲立忠王權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志

議豈不大誤於是侍御史沈炎疏潛過失以忠王之立人

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

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以

遂罷潛奉祠潛忠亮剛直雖論事近訐然皆出於正

賈似道為少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衛國公

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

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

戎乘一臨士及將至國門

氣百倍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

月乙丑入對

詔家文彦博故事郊勞賜宴似道辭乃止

盧允昇為之

春春甚至賜以王帶時節年高內侍董宋臣

宮中進倡優

聚飲以媚悅上意引為奔競之士交通賄賂

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蘭香蘭

僂偶以奉帝為壽與舊守作芙蓉蘭香蘭

去謂之節姑似道既相百官爭進又頗稱其

權傾中外盛感帝心道以劉整知瀘州夏貴

知淮安州○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以饒虎臣參知

政事戴慶炯

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答書院事○蒙古阿

里不哥自立

于和林阿藍答兒渾都海等應之五月廉希

憲討阿藍答

兒等皆平之

○

兵起雲以自重而劉太平嘗嘗懷行尚書省

拘收關中諸

處後殺與六盤潭都海和林阿藍答兒等相

表東及聞

急傳入京兆密謀為變秦人前破阿藍答兒

太平等咸庶

聞其來皆破曉賊三日希憲亦至太集官吏

宣詔旨遣

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不數日官府相定未

幾賊門侯引

已反京兆使者已被殺且分遣人乘急入

成都與密里

霍者青居乞台不從約同舉二人已各起軍

為應之矣又

多遺策古軍與密里官兀奴忽等金帛使盡

起新軍且約大

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惟良帥所部兵及秦鞏平涼等處諸軍進討渾都海擒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椿帥之為惟良聲援已而赦至臨潼希憲聞之曰勃寇在逸太平等豈敢所原乃命人逆止赦於近郊誅太平霍魯索於獄而後出理赦民心怖然渾都海知京兆有備且欲據有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趨甘州阿藍谷兒自知林帥兵與渾都海合且遣人約結隴蜀諸將又使恤敗為書招其弟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與元副仁古歹青居帥汪惟正欽察等俱遣使至京兆言人心危疑倉糧不繼希憲遣使入蜀申勅將吏曰公等皆勲業世胄政宜協心畢力無背先列一且以觀望召豐懷將何及兩川帥校由是咸思勦忠矣 帝聞之拜希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商榷發行若事既而渾都海阿藍谷兒合兵而東官軍大敗阿右去震西土諸王執卑帳木等輜重皆就食秦漢會盟上命及汪惟良八椿等合軍追阿藍谷兒敗于平涼大敗之俘其西軍殆盡獲軍都海阿藍谷兒等送者不獲 帝遣使諭渾都海等悉命也便近所至足陷而居

古以王文統平章政事

交城人 李勃 東行省李璿幕屬也 以腹心言聽計從 文 蒙古建元中統 四方尊德御群下朝

統亦竭其情以為政 蒙古建元中統 四方尊德御群下朝

廷草創未遑獨色朕獲續舊服載擴丕屆稽列聖之洪規 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

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煌皇猷 權與治道可自庚申五月十九日建號為中統元年惟即

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漏放弊之方隨 詔以頒中 饒虎臣罷戴慶焞卒 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

事○蒙古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

鶚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與後進推轂

人材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舉李治李和玉擊徒軍公履高鳴徐世隆河為學士楊恕孟攀麟為待制王暉雷膺為修撰周砥胡祇適孟璠復劉元為應奉楊奐元好問潘金史與好問未召而卒鶚又言學

校又發無以作成人材官選博學洽聞之士提
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從之
六月立忠

王榘為皇太子赦○蒙古李璘侵淮安○蒙古以河南宣

撫使史天澤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世祖皇帝即位開
天澤以安民治國

之術天澤具疏請立省部以正紀綱設宣撫以督諸路需
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俸秩以養廉禁賄賂

以時蒞庶能上下應秋七月蒙古使郝經來尋盟費

似道幽之于真州費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編
華編稱頌郊切朝廷不知其求和也

世祖皇帝既即位廉希賢請遣使諭宋以息兵講好勅諸
軍比歸恩威並著世祖皇帝善之欲遣使而未得其

人王文素素志郝經才德乃遣經遂以經為翰林侍讀
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二宮前日請和之議或謂經曰

宋人誘許難信盡以茂辭經曰自南北邁難江淮遺黎弱
者被俘略略者死原野矣使獨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

仁務通兩國之好難以微不測之淵苟能弭其端亂

法百萬上露於緯編之下為有用矣遂行文統陰

以欵兵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書高弭兵息民通

知今啓登自瓊一旦律以處語將無所逃罪此何誤使人

事也後上書于帝及移文致辭論古今南北和議戰攻

利害甚悉皆不報而令經謂節所整垣旃棘驛吏防守嚴

逾獄行介佐或不能其經謂節所整垣旃棘驛吏防守嚴

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

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後天之時人事宋非殆

不遠矣梁感其言皆自振勵帝聞有北使謂寧執曰北朝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帝家教甚嚴難初為
入內問安再鳴還宮

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資善堂聽講經史將哺復
至帝所起居帝問今日講何書太子備言所以是則賜坐

及奈否則為之反覆及奈否則為之反覆蒙古初造通行交鈔王文統創造通

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其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其八月蒙古始頒祿于官行交鈔以絲為

吏○蒙古以僧八思馬為國師八思馬即班彌但後思發

禪但羅乞答具大威神累葉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傳十禪但羅乞答具大威神累葉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傳十

八代而至八思馬八思馬敏悟過人年十五自其國來見八代而至八思馬八思馬敏悟過人年十五自其國來見

師授以正印主統天下教明年二十二矣冬十月蒙古師授以正印主統天下教明年二十二矣冬十月蒙古

初造中統通行元寶王文統又請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

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

一兩又白銀一兩為中統銀貨每一兩又白銀一兩為中統銀貨每安置前宰相吳潛于潮

州州

丁大元吳潛秩職請居遠丁大元吳潛秩職請居遠

斯石運吳潛秩職請居遠斯石運吳潛秩職請居遠

南論高麗請降于蒙古高麗自憲宗之世兵日見加

二年統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手詔曰

太子重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嘗詔追太子重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嘗詔追

封張栻為華陽伯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太子

孔子還師上奏曰先聖之道全我朝而後有以續夫孟氏孔子還師上奏曰先聖之道全我朝而後有以續夫孟氏

合切思導應擇精語詳開牘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合切思導應擇精語詳開牘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朱熠罷。○蒙古以阿合馬領中

書左右部。蒙古始立左右部分掌總務鉅細舉以阿合馬領之。摠司財賦每事得專奏聞不復關白

者府左丞張文謙言于世祖皇帝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領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益之乎乃詔阿合馬不得隔越奏事焉

高麗王使使其子植朝于蒙古

○蒙古世祖皇帝討阿里不哥戰于昔木土阿里不哥敗

走帝乃還。○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

院事何夢英為書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

府。○徙吳潛于循州。○潛尋卒。潛至儲數月忽語人曰吾將死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

五月。○蒙古以楊果為中書參知

政事劉肅來子貞參議中書置事。才幹肅子貞有德望

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戴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

太保。○皆辭不拜。特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樞然亦力言文統等為東宮三師外佯薄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然欲

出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為不可乃相與謀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然翰林侍講學士衡國

子祭酒衡遂稱疾還懷孟勢授子弟然力學著書遺時真華隱居教授于廣平之肥鄉世祖皇帝在廣平聞其賢

召見之累至首以三綱五常為言且曰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自是敬待加禮留侍左右命教以子然萬姚樞明治

道樞由是得任用世祖皇帝即位召至開平問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樞曰前

降于蒙古。賈似道之節浮橋歟六月知瀘州劉整叛

六五十六
蒙古也整及高達曹

撫其罪世雄竟死連亦廢棄整開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
 與與有勝心益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整遂率所
 部二十七人自廬降于蒙古整駙將也熟知山川險要
 國事虛實蒙古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整之將叛
 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應孫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
 草表嚴孫不屈合門仰藥死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
 相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
 相其其所弊不強時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
 變制宜由是蒙古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
 國內大治王文純建立紀綱詳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文純素忌
 克謀議之學相可委續不能平文謙乃求出外從之支
 謙至官輕薄賦重秋七月 蒙古世祖皇帝以其長子
 布德克境內大治

燕王守中書令領樞密使燕王諱真金後蒙古以王恂為

太子太子贊善恂有學行到東也薦之及為贊善勅兩府大臣

際飲金以民之節貴戚近世之文政爭用人之要三五
 常之士將身平治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燕王嘗
 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
 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
 差者恂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八月俞興罷以呂
 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

文德為四川宣撫使○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會

計邊費安置前湖南安撫使向士璧于漳州賈似道忌功

怨士璧之輕已遂諷侍御史孫附鳳等乞遣官會計邊費
 於是趙葵史鑑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
 所積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
 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
 枋得曰不可以趙葵檄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
 似道有云十念而募徙木將取信于市人二知而棄于城
 豈可聞於鄰國冬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
 遂得免徵餘者

罷。十一月以劉雄飛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十

二月以皮龍榮知樞密院事馬光祖同知院事無知臨安

府。以何夢然參知政事。江萬里罷。詔賜賈似道第

宅家廟詔曰趙晉有翊戴之元勳則賜第宅於建隆文彦

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勳偉績不在趙晉彥博下宜

賜第宅家廟令有司條具以聞遂給緡錢百萬建第于集

芳園就置家廟

三年蒙古中春正月以善諮嗣濮王。呂文德復瀘州改

為江安軍。蒙古克阿里不哥于北鄙。蒙古初作太廟

于燕京蒙古之北簡朴無文世祖皇帝即位之七月始

祀相宗于中書首正是初作太廟于燕京凡九室

二月沒龍。龍龍於賈似道後蒙古立王植為高麗王

臨安饑歲饑詔賑卹貧民時榮王與芮府積粟甚夥馬

不得已見之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

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為辭光祖探懷

中出片紙曰某倉幾十萬王語塞遂以三蒙古山東行省

李璫以京東來歸詔封璫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

蒙古殺王文統璫自世祖皇帝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召

至是遂殺蒙古軍士以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據濟

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馬光祖罷。蒙古哈

必赤史天澤圍李璫于濟南六月遣青岷羅炎帥師救之

不至而還。世祖皇帝命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總諸道

兵長圍樹木柵過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璫軍勢甚張出

遭劇賊也汝圍城勿進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

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弘範遵其教葉長

璫于城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浹其壕如廣

璫不知也明日璫果擁飛橋攻弘範橋短不能踰壕士卒

遂陷于水其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璫始大懼欲

走不若董文炳知璫勢促乃抵城下呼璫愛將田都帥謂

之曰反者璫耳餘固無罪也田乃縋城降璫益不能為矣

六月璫既開壇受圍遣青岷羅炎帥師援之勞炎至山東

而還

安南國王陳日嬰傳國于其子威冕詔號日嬰為

安南國大封威冕為安南國王。日嬰又名勝威必楊棟

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李璫復降于蒙古蒙古誅

之以董文炳為山東東路總管使。璫文炳四月內外不通

士凌亂璫乃出降哈必赤史天澤新理于軍門誅其子婿

及黨與數十人餘悉縱之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是又曰光陽云必楊棟

是又曰光陽云必楊棟

是又曰光陽云必楊棟

是又曰光陽云必楊棟

是又曰光陽云必楊棟

是又曰光陽云必楊棟

是又曰光陽云必楊棟

是又曰光陽云必楊棟

是又曰光陽云必楊棟

九月蒙古以阿木為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蒙古以

郭守敬提舉諸路河渠。守敬精於算數習知水利巧思過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十一

河西夏水利冬十月以揚棟簾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

莫不與復矣十一月徙竄于大全新州道死貴州為州將

游翁明誣奏其通蠻為變改竄新州土牢拘晉日具存亡

賈似道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擢大全于水而死

以夏貴知廬州○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

四年統四年春二月買公田于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著作郎陳著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

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光

道正言曹淳慶上疏言三處也列非食不飽諸路和權非

則緒常夫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措

則緒常夫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措

則緒常夫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措

則緒常夫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措

則緒常夫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措

則緒常夫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措

則緒常夫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措

則緒常夫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措

則緒常夫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措

則緒常夫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措

則緒常夫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措

通鑑續編卷十三

十一

徐公亦謝事歸家不
起時人稱爲三烈
蒙古侵嘉定府○**蒙古以廉希憲爲**

中書平章政事

初希憲行省京兆李璣反希憲聚兵完城
以備之與元同知費寅諸子
世祖皇帝

以希憲將有他志疑之命書右丞南合代之且覆視所
吉事璣實狀乃詔希憲還朝慰諭良久拜平章政事希憲
在中書教然以振舉綱維股肱削冗

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中外肅然
夏四月 蒙古以開平

府爲上都

中書省言開平府官闕所在朝會
所趨直建京師之名乃加號上都
六月公田竣

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
繼而敷派除一百畝以下者免

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
石賣十八界會于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
亦就其價買鐵稍多則給銀緡各半又多則給以皮牒告
身府直登仕郎告准三千會子將仕郎告准千會戶赴唐
試文對告准萬會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會承節郎告准二
萬會承節郎告准二萬會承節郎告准二萬會承節郎告准二

夫產而虛告之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其官吏有奉
行不己者劉良貴輒助之也是有司無相迎合務以買田

多爲功時讓以七八斗爲石又以陳嘗性秀胡廖邦傑汪
常潤准督以包次成公策事買田平江番縣李補無染炎

買田者與謝邦趙與書王唐建馬元演買田湖州洪璠劉
子與買田常州魚湖郭慶熊買田鎮江楊珏黃伸買田江

陰包汝在平江是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
有本無田而以緣併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

百五十餘萬畝而江西荆湖仍舊和羅以買田竣事詔進
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既而詔發緡錢百四十萬緡

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設官收之初買田之時務欲數多
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由或或少或瘠細人或爲或

頑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或取償於**蒙古以姚樞爲中書**
田主於是六郡之人莫不破家者矣

左丞樞言于世祖皇帝曰陛下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
爲創始正宜謹親族以固本建儲嗣以重祚定大臣

以待款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帝納之秋九月以

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揚棟同知院事葉夢得簽書院事。

置榷場于樊城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

榷場於襄陽城外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覬覦築土

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

可因以通好文德乃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亦築土牆

于庭門以外通互市內築榷場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

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海外兵威

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責以書

課上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歎爾

五年蒙古至春三月以馬光祖為松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光祖嘗兩鎮建康民隱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

女相慶光祖益思實發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備飭武

備防下要害感惠並行真合月以夏貴為四川制置使知

樞密院事葉夢得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院事

○蒙古始罷出讓置州郡長吏遷轉法廉希憲言國家自

及始命之臣今世中謂介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如

張傑考課黜陟乃議行法蒙古以商挺為中書參知

政事挺東平嚴實傑屬也有經濟才明允公亮既事世

見親重矣時帝欲知經一挺乃與姚希憲遂平大難益

王鶚揚果纂五經嬰語凡二十八類以進秋七月有彗

字于東方詔求直言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其光燭天長數

詔避殿殿殿為中外臣許直言朝政闕失且謂宰執曰

特出於卿影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言請下勤

勤

於未治有年于茲寧有如此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
 聖憂乞賜罷免庶可以一弭天災帝曰正當相與補承欽
 失上回天意豈可去也乃臺諫士庶上書者多言天變由
 公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進書力辨且曰
 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古曰古然也使公印之說不可行則
 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臣造播之費下
 可免浙西和羅之擾公曰兼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業
 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慮因人言而罷之雖可
 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御玩楊棟免棟以營星為祟尤
 任事亦當任然由是公論不伸楊棟免棟非變異也言者
 論其生象八月蒙古以燕京為中都大興府劉秉忠諸
 州相率帝從之詔脩營宮室城池於是中書省言開平府
 以開平府在如野上都臨河今脩營宮室分立省部四方
 會同亦正名詔以蒙古大赦改元制曰應天者惟以至
 為中書路大興府蒙古大赦改元制曰應天者惟以至
 以中書路大興府蒙古大赦改元制曰應天者惟以至
 以中書路大興府蒙古大赦改元制曰應天者惟以至

難此日之康勝秋心之火肆比者屋甚示微雨澤愆常
 皆跌及之由該病民其無業官布惟新之令薄施在育
 之仁可六敷天下中蒙古阿朮入廬州安慶軍。彗
 統五年為至元元年

星化為霞氣而散。九月安軍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

國軍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枋得道政事為問曰言
 以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枋得景思上其葉於
 時冒被科降錢今復怨望枋得大不敬詔竄之景思黜配臨

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遠州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
 姦之罪似道怒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初作銀關自爭
 金飾齋扁乃蘇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規初作銀關自爭
 世會子擁滯物價踴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是
 更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准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跡
 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子不用其關子之制上一黑
 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

姦之罪似道怒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初作銀關自爭
 金飾齋扁乃蘇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規初作銀關自爭
 世會子擁滯物價踴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是
 更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准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跡
 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子不用其關子之制上一黑
 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

宛然一貫字也
錄關行抄益實
冬十月帝崩皇太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

后大赦
帝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致治有異耳
蔡州之役可以鑒先世之耻願乃貪地棄盟事暨

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
權移後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賓亂國是靡定帝

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玉愛士習後世
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功不為少焉廟號曰理

帝十一月詔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

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
又詔先朝舊臣趙葵
謝方叔程元鳳馬光

祖李魯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
詔躬行三年之喪○戶

部獻今年民數
凡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戶
蒙古

古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
伯顏疑重寡言自西域宗王旭
世相皇帝奇

其言貌因此非諸侯王臣也留拜左丞相諸曹白事蒙古
有難決者伯顏一一語斷之者中譽服以為真宰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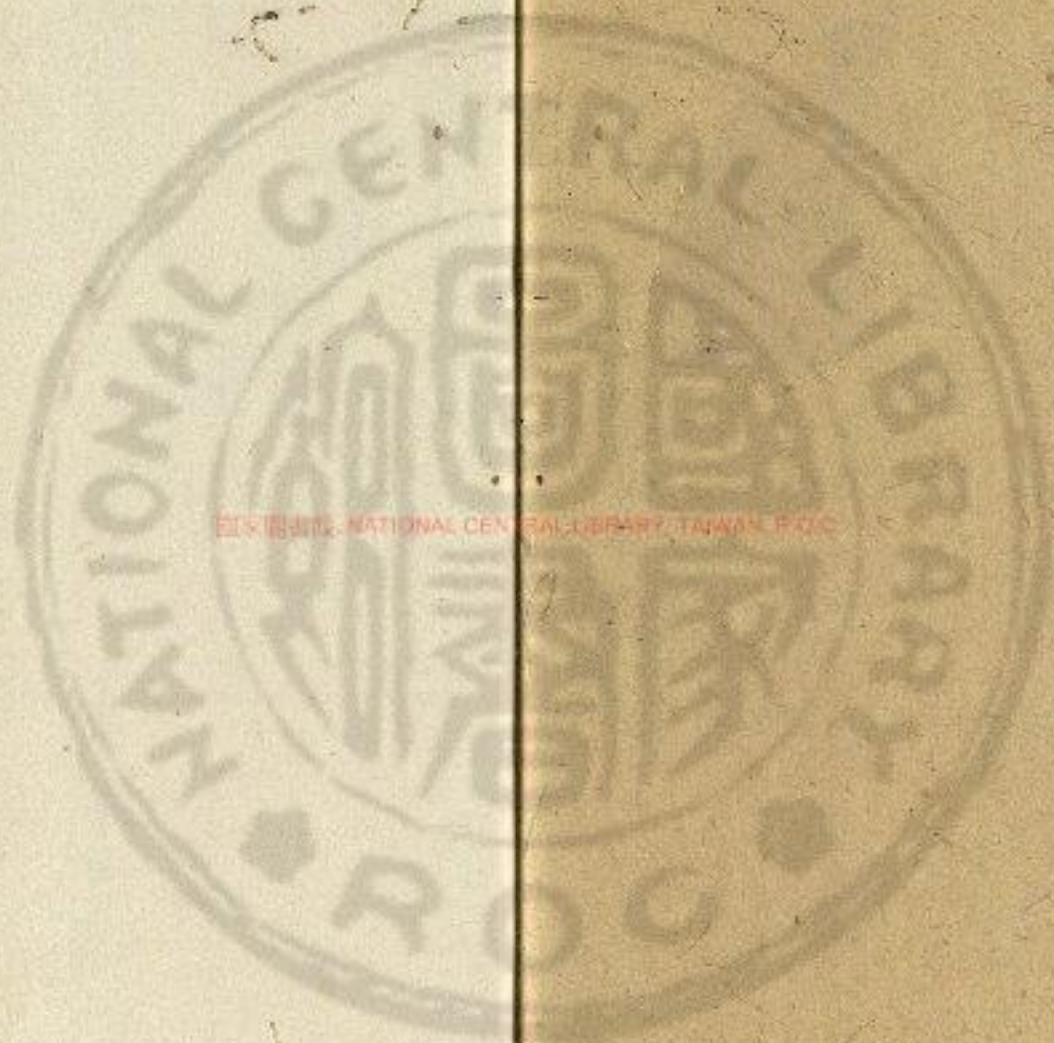
以張文謙行省事于中興路
羌俗素鄙野事無紀綱文謙

中舉而用之教以繁續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
人始遣子弟讀書凡有教令遵奉不少違土俗為之一變

蒙古以王磐為翰林學士承旨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三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三



東亞經學考十三

廿二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四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

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

知樞密院事王燾

書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

賀似道太師封魏國

公帝之為太子也似道有功焉及即位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

似道每朝帝必善為周公總讓山陵既

葬理宗即援故事選越而密令呂文

起詐報蒙古兵

下沈急頓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

求軍節度使似道怒

曰節度使乃禁人之極彼亦遂命出

節都人聚觀節已出

復曰時日不利亟命逐之宋制節出

皆駭異五月以江萬

里參知政事王燾同知樞密院事庶

廷鸞簽書院事○作



顧謨閣

藏理宗御集也

蒙古以安童為中書

右丞相宋子貞為中

書平章政事

安童本華黎四世孫年二十一矣

以劉秉忠為太保參

領中書省事

秉忠自蕭邱即見親任世祖皇帝尊命其擬議

密謀大計莫不預焉

之良法秉忠條上

世祖皇帝舊典參以古

治天下之大經養民

之故詔下之日

綱舉目張一時人材

咸見錄用文物粲然

一新然秉忠猶未有官

稱咸以書詔世祖

呼之至是翰林學士

承旨王鶚上言乞崇

以顯秩世祖

至帝即日命有司備

禮辭授秉忠光祿大夫

太保參領中書

省事

秉忠既大拜以天下

為已任知無不

為失

如日本至高麗而還

世祖皇帝使臣

的奉書如日本示以

道險遠不可辱天

使命其起居舍人

高麗高麗王植言其

世留六月不得去

要領而還黑酌漢

不與往

術議中書省事

世祖皇帝石鈞至命

蒙古使臣許

術留六月不得去

要領而還黑酌漢

不與往

世留六月不得去

要領而還黑酌漢

不與往

世留六月不得去

要領而還黑酌漢

不與往

世留六月不得去

要領而還黑酌漢

不與往

世留六月不得去

要領而還黑酌漢

不與往

庚丙

服累日訪以政事

二年

蒙古至元三年

春正月江萬里乞罷許之

初萬里為費似道宣撫同參謀官使

仰容然故最歲久然性本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恐其輕發至是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為之萬里以身

拔中云自古無此若臣權陛下不可得也遂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丞相勞謙高里曰似道不可復言去

罪人然以此為是之帝既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亦語

夫人以為笑似道問之憤慨怒謀逐出里萬里亦曰上疏乞祠祿歷半歲而不得乞歸乃出關以持有詔以為湖南

安撫使夏四月姚希得王煥罷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為史天祥兵定經歷籌畫調度詳陳于前世祖皇帝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俾教胥子由

見德輝以聖賢道德之具備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

是學官外煥然一新
儒教大宗師帝悅而受之帝即位以爲河東南北路宣撫
使考績爲十路最遂議政以王燭參知政事包恢簽書
人稱其剛直有經濟之器

樞密院事

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立妃全氏爲皇后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

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
尔父没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惟湖
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也帝詣太學謁

辭甚合宜配冢嗣以承祭祀遂納爲太子也

孔子行舍菜禮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其外顏孫師于

十哲追封邵雍爲新安伯與溫國公司馬光列下從祀

禮部崇化堂命執纓官陳宗禮講經官陳守中進讀中庸學官許生

衡乞歸鄉里許之衡東橋務五事一曰正國規
法故享國久長今國事當行漢法然萬世國俗一旦改之
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一曰吾民使之歸與與學
校練甲兵不惟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
可以開天下之心或至治之功二曰中書大要須俸祿以
資任者之養立法以紓失職之怨外三曰監司以糾察汚
瀆三曰爲君難以錢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
者爲目以備德世祖皇帝深納之至是以疾求還二月以
校五曰慎微

賈似道爲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平都堂似道

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因蜀又遣中使加賜日至十
數夜即交臥弟外以守之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

三起經進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胡之葛嶺使迎養
中似道於是五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胡之葛嶺使迎養
文書法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中堂吏翁
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

六十一

薦辟京尹漸濶一切公事不關白之不敢行一特正人端
 士斥罷殆盡史爭納賂以求美職嗣為帥開監司郡守者
 貢獻至不可勝計趙鼎輩爭獻寶玉陳齊至以兄事似道
 王工陳振民以求進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匪不以聞民怨
 于下誅責無藝英敏言者似道被謫至是召入對至國門而似道平章
 安置淮東總領財賦陳蒙于建昌軍蒙為戶部郎官
 時帝以論賈似道被謫至是召入對至國門而似道平章
 之制下御具疏具各惡帝以示似道似道大怒曰臣以親
 故車罷政而陛下不許致政不知臣者如此臣且去帝曰
 卿不可去當重謫是入以戒妄言者故有是命蒙頓首于
 著之族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參知
 政事王煥知樞密院事常擬簽書院事夏四月蒙古

賽典赤侵合州知州張珏敗之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六月程元鳳罷陳五中王煥致仕以馬光之參知政

事○秋八月進封太師命三司為相王煥王

○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時賢似道專

行其志一日利川路轉運使王介子懇求道夢鼎以為
 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者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
 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黃公相安於家食未
 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
 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待不如人留夢鼎為樞密使常擬同
 此乃使人謝夢鼎夢鼎乃已

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以馬廷鸞同知院事○十二月以

呂文煥為京西安撫副使知襄陽府文煥文德弟也蒙古阿朮劉

整經略襄陽遂城白河口劉整言于世祖曰襄陽吾故

諸君復襄陽浮遊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皇帝然之微
 諸君共命阿朮劉整經略襄陽先是阿朮過襄陽駐馬虎

頭山顧漢東白河口謂其下曰若藥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至是城其地為宋忠蒙古之用整也遣使以燕郡王告身金印牙符之整得之即其上都蒙古世待罪世祖皇帝命使皆而終書讓宋改云蒙古世

祖皇帝以其子忽哥亦為愛南王。師及蒙古戰于牛

心山敗績阿木剌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轉城等柵獲

古兵在兩淮者得騎五千步卒萬人併力守禦襄樊阿木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敵便遂自安難濟江留積

騎于牛心山下立慮霖設疑火夜半宋師果至伏發宋師大敗

四年蒙古五年春正月留夢炎罷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

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後掌以一

廢再相謝臺紳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辭之謝謝其

秋九月 蒙古阿木劉整圍襄陽。以常挺參知政事冬

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常挺罷。十一月行我役法

五年蒙古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

庭芝招徠士民大備學校以馬廷鸞江單參知政事

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於實似道不能

乃引杜衍故事致仕車宵蒙古史天澤行省事于觀山

以圖襄陽世祖皇帝左丞相史天澤平章合肅駙馬忽

以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為

之意因城峴首開省其上蒙古立御史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特阿合

己巳

庚戌

異常尊總財賦聞之憲臺言于世祖皇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如此胡能辦事願帝曰今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現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者如何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邪
二月 蒙古城鹿門。蒙古行新字更號僧阿合馬語塞

八思馬為帝師 詔曰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

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靈興而字書方缺其於一代解度寔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馬創為 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關於順言幸事而已自今已往凡有聖書頒降並用 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更號八思馬為帝師 三月 蒙古阿木白河師改賜玉印總統諸國釋教

師圍樊城。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 蒙古戰

于赤灘圍敗之。以江萬里為延禧左右水北

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四月 蒙古築南城。五

月馬光祖罷。秋七月夏貴帥師援襄陽及 蒙古阿木

戰于新城敗績范文虎帥師援貴復敗而走 貴被命援襄

輕兵部糧舟至襄陽城下懼不敢進而及初秋大霖漢

水溢貴遣舟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木等將曰此虛形不

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師果趣新城阿木

大敗之殺溺無算生擒五千人獲戰艦餘阿木於是大

治戰艦數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范文虎復 八月 蒙古

以舟師援貴亦為阿木所敗文虎輕舟走免 諭淮蜀吏民使降 詔曰朕慕承丕基同仁一視罔闕南北

位之始未遑他務首遣國信使副講信脩睦以通和好本朝投戈卷甲使兩地百姓息肩咸遵安生樂業之願豈意彼國妄生邊衅是舉若國生靈置之鋒鏑而不恤也恐女無辜枉被殘殺今詔諭彼界官吏軍民人等及我國人或

因小故述亡或勢不獲已因而陷沒者當明知朕蒙古始不欲用兵之本意亦等當轉禍為福其害國之

定官制張文謙王恂許衡所議定也冬十二月衛國公呂文德卒文德以許

蒙古置榷場於樊城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

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高達為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援襄樊特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圍襄陽

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

但願無使聽命于京聞事成則功歸恩旨矣似道喜即命

文虎之兵從中取旨庭芝至屢約進兵文虎與行成天

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云師性救費似道

慶○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性救費似道

矣蒙古初立尚書省以何合魯為平章政事家

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其官兵柄則

左右萬已而後稍敝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統等官

世祖皇帝即位始立中書以總國政制國用司以主出納

至是始立尚書省以統六部之務而百司內外之職漸復

合之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二

月以朱禔孫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三月庚子朔日

有食之○蒙古使趙良弼如日世祖皇帝以再遣使如

會良弼經略高麗因請說蒙古平章政事廉希憲罷

立朝謹正世祖皇帝嘗令受亦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

孔子戒帝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

律儲及希憲希憲既罷帝問群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
 曰日與妻擊燕樂帝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阿合馬
 而退希憲嘗病篤或言須少糖作飲時最難得希憲弟求
 諸阿合馬得二斤以遺希憲希憲推著在地曰使此物果
 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
 愈疾也帝聞之特賜三斤為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
 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嘗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曰國家
 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典財而子又典
 兵太重世祖皇帝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對曰此反道
 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此者帝以衡語語阿合馬阿合馬
 由是備蒙古法絲伐建都不克建秋八月詔賈似道十
 日一朝似道自去外即稱疾求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
 朝不拜朝退帝必起趨帝曰送相而不名至是求去益力帝至
 臺諫學解諸司劄之復詔一朝所襄樊固志似道日
 至為舉起撥開亭橋作半間堂此明流壘已像其中取宮

人葉氏及婚兄有美色者為妾肆淫樂與故博縱博
 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群妾語也聞蟋蟀所聲戲之曰
 此軍國重事耶點者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令陳派
 譚王趙與胡等廣訪奇物爾余增有玉帶求諸其家已徇
 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來不于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
 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門各朝士稱頌功德至尊之
 曰周公何有言邊者輒加賤斥一日帝曰襄陽之圍已
 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比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
 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詎以他事九月蒙古以張
 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于帝者

文謙為大司農
文謙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數本抑

籍田祭先農先蠶立國子學以教胥子由祖皇帝皆從之
 時阿合馬當國惟民鑄鐵為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初立宣
 慰司行戶部于大名東平不強氏事惟印諸幣者路轉運
 司估勢作威害民于政莫敢罪何文謙竟奏罷之阿合馬
 雖其惡文謙冬十月詔范文虎帥衛卒及兩淮軍救襄陽
 而不敢加害

○十一月陳宗禮致仕。蒙古城萬山以張弘範守之。

軍于鹿門以斷宋糧道及鄂復之援一日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而夏

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

斷其西立柵灌子難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從弘範軍焉自是襄樊之道益絕矣

蒙古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蒙古伐金齒驃國降之。

七年大元至元八年春二月大饑。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

羅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眾夏六月范文虎帥師救襄陽不至而

逃。蒙古遂大會師圍襄陽。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進未至鹿門中道遁去於是

蒙古蓋兵圍城城中援絕軍民大困蒙古以史天澤平章軍國重事。城五

河為安淮軍。○蒙古建國字學于諸郡。○蒙古以許衡

為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是實默言于世祖皇帝曰

者皆自設學養士所故乃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

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為請帝乃命衡為祭酒

詔丞相安童傳旨令教蒙古生十一人三命四方及都下

願受業者俱得列即其京南城舊儒宮設學衡自設

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誘起是自已

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再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

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乃奏

舊弟子散居四方如王德信等皆能為國家用乃奏

疑姚燧姚焯劉季偉三編其世茂年一若今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戒之又

未年

認儀釋真冠禮小學生善德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
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讀書不務多唯
懇款周折若未其領解則引證教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
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捲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
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說者得有疑有疑却
看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說者得有疑有疑却
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
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後成者有可成其大者
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前反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
遽難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
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入當用其所長教人
當教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
明開其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蘗而防
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
以是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為學勞者
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妨彼勞者
求其進及作官嗜利者始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
多以農務為生商賈耕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能之其失

義理或以姑濬一時亦不可若以教蒙古張弘範入樊
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城墮其外郭。秋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嗣秀

王與澤卒。十一月。家古建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

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
之為言蕩也乘以此而若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
號剛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敬中世降以遠事殊非
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我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
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抑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
之相習要一時經制之權且舉以全公得無少貶我大
相聖武皇帝提乾符而起所以神武而奇幸國四振天
聲大似土宇與國之廣正下所以德順者音相益庭奏章伸
請謂既成於大業早定於鴻名在古所以當然於朕心
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詔取義經元之義茲大治流
形於庶品號名資始之以予一人感專於萬邦尤切體仁
之要事從用華道協天人於乎海義而名國匪為之溢美

卷之二十一

爭休惟來也。不負於提。聖與歟。天共隆。大號。十二月初。

置士籍晉道欲以籍制東南之士也

八年大元至九年春二月大元改號中都為大都。三月趙順

孫罷。夏五月京湖使統制張順張貴帥師救襄陽及

大元戰于江中順死之。負入襄陽而還。復戰于勾林灘敗

死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克進。大元兵日益至。呂文煥竭

漢英中樊城。募善泅者。冥蟻書於管中。藏積草。下浮水而

亦絕。至是。梁京湖制置移司。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

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州縣為一。船中一舟。裝載左右舟

則。其底而。擡。出。重賞。募死士。張順張貴二人俱

智勇素為諸將所推。服俾為都統。張順曰。竹園

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

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紿方陣。各船置火桶。六砲。熾。炭。巨。斧。

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大元兵布舟蔽江。

無隙可入。順等乘銳。衝。縷。橫。棹。數。百。搏。戰。百。二十里。大

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

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撼。數。日。有。浮

屍。遡流而上。披甲。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

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歛。葬。之。張

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責持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

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大元兵增

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檣。星。檣。魚。蝦。不得度。二人

造橋。即鋸斷之。竟。淫。邪。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

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

十一日

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捷者貴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街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絕城國肩進大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望見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亦皆大元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也三十里而大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進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于樞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大元令降卒四守陣首皆哭城中喪氣后文煥刺四六月安置觀文殿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龍榮飲藥卒貴似道忌龍榮名號且嘗帝賜問之似道謂湖南提刑李雷為東宮官恒恐其再用會應理劾以事安習衡州遂飲藥卒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

事。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九月有事于明堂遂朝

享于景靈宮大雨沛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

尼似道乃還辛未祀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駕幸景靈宮將還遇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

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

不終朝少俟雨止辰巳間亦可登輅庶不駭異顯祖曰泥

水不可乘輅即白帝曰平章已允帝遂乘道遙輦冒雨直

入和寧門還宮百官愕然及詳敘畢似道入見曰臣為大

禮使陛下舉動不待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

之不得乃罷顯祖帶御器械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

朝由昇益壽慈然長人議已勃以權將駕馬不愛官爵卒

冬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

絕威福肆行相視以死無口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

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無口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

事方設疆圍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矣十二月口葉葉鼎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

辭不至夢鼎度時不可為引決力辭使者相繼促行不得已行至埭時德福舟徑還寧海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庶耻事大死生事小無可回之理實似道大始乃令致仕真學士院文天祥致仕似道稱疾乞致仕天祥以為要君似道諷誅立志劾日本

遣使如大元始報聘也九年大元至春正月大元取樊城守將張漢英及都統

制范天順牛富死之樊城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降且創書襄陽城中劉呂文煥為質

高及襄陽危急樊城益孤大元張弘範進攻為流矢中其肘遂創其胸水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

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撤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遂以師拔江而出統帥薄樊城陷守將張漢英死焉范天順於是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所守處益死大元入城牛富率死

士百人巷戰大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

二月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于大元襄陽久圍不城緝銀關為衣以與大元拒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潯矣而後下告急于朝實似道不督列聞赴援而累上書請行

帝不許及城勢危甚文煥艱難遣使恐死待接似道復請行邊而陰調甚諫上疏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為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時群臣多言高連可援襄陽者似道曰吾用高連如呂氏何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其客謂

以此事易耳必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來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達矣文煥然之會獲大元騎數人文煥即縲以大槓奏然不知朝中豈無意遣達也初宋以漢水襄樊

兩城之間植木中流鎖以鐵鏈造浮梁于上二城賴此為固阿木以機鋸斷木斧紐燔其橋二城遂絕樊城既陷阿木拒併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 宙祖皇帝降詔諭文煥曰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爾主固其百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出降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得詔感而出降先納堯綸次獻城邑悉陳攻取之策且請已為前鋒阿木入襄陽城中命何里海牙偕文煥朝燕事聞賈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也文煥至燕拜參知政事文煥兄知應州文福文德于知靜江靜江師變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襄陽三月詔准東城清口以備 大元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 三月詔准東城清口以備 大元 四川制置司言遊出師成都劉整故交羅繼自北復還上整言策一快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獨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乃詔淮東制置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置機速房子中

機速房子中 賈似道累陳請身督師認勉留之乃建

報之弊然每有獻奇計者似道皆不納邊事日急亦不以介意焉 大元冊弘吉刺氏為皇

后立燕王為皇太子。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免 樊也 夏

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潛為沔江制

置使知建康府。六月治失襄樊罪與范文虎官一秩職

任如故 刑部尚書陳宜中論襄樊之失皆由知安慶府范

竄俞大忠于循州 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闡延見吏民皆痛

與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胡維怯戰僅從薄請猶子天順守

節不屈猶或可以少贖其愆與奴隸需材器備薄淺務復

則人心與起事功可圖於是詔秋七月 大元國子祭酒

追毀大忠出身除名循州拘管

許衡乞罷許之

國子諸生廉節不繼稍引去阿合馬等又屢短毀漢法四月世祖皇帝召衡至

上都議事衡面請還鄉里帝許之七月陸鮮而還至懷孟

治公愛燕盡不置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

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

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

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

祖宗之嗣自是不復

度弟子蓋化之也

八月知合州張玘復馬駿山自余玠

山以寓合州城壁甚堅因及開慶受兵民力凋弊張玘為

守外以兵誨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於是公私燕足劉整旣

叛玘計欲於青居進築馬駿山虎頭山以扼三江口而圖

合州乃遣統軍陳刺帥兵集之玘聞便刺至乃張玘兵于

嘉梁口潛帥渡平陽灘火其資糧玘械越若

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駿城築卒不克玘

大元以玘樞

為昭文館大學士詳其禮儀○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

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十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安撫

制置使知揚州十一月以夏貴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

芝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從之大元世祖皇帝以子忙阿刺為安西王

開府京兆鎮秦隴蜀涼之地以商榷大元使忻都會高麗

洪茶伐日木七舟九百艘士大元使乞台脫因如緬徵其

大臣朝貢

十年大元至元春正月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似

道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

上書切諫以為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且似道罪惡昭章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于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

不納及葬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起後還朝聞著上疏大怒必欲遠竄高不可乃改臨安通

荆六元以阿朮為中書平章政事帥師經略兩淮阿朮入

世祖皇帝曰臣父在行間備見宋情日益削弱宜早定之帝不許阿朮又曰失今不取宋臣恐後日不易為也帝喜

乃以阿朮為平章付大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遼陽時廟

兵十萬使經略兩淮條軍行省鎮遠費多言其不便者此祖皇帝以邊費乃

諸王國靖分地所在命希憲代條軍希憲至北京大正名

分扶植貧弱諸王烏蘇蠻降于大元。秋七月帝崩于

福寧殿皇子嘉國公昇即位皇太后臨朝稱詔帝崩實似

立帝嗣于嘉國公昇即位于樞前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

封兄建國公昇為吉王弟朮魯國公昇為信王是楊淑

吳所生也 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貴似道獨班起居依文

故事也 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慈太皇太后尊皇太后

太后。以朱禩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知江陵府。八月

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流安吉臨安餘坑二 大元太保劉

秉忠卒秉忠危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

右曰秉忠事朕二十年小心慎密不避險艱事無可否言

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

之他人不得與聞也秉忠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

元命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

南侵天澤有疾而還九月伯顏會師于襄陽師凡二十萬

天澤伯顏諺之曰曹志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法之天澤至鄂病篤詔選真定伯顏遂會師于襄陽大

元呂文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鄂州劉整以唆都自棗陽趨

淮泗伯顏命萬戶張弘範帥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鄂而南為先鋒元帥唆都將兵一萬由棗陽入淮泗

以之承劉整為游擊帥騎兵先行在招討以兵一萬由西

將兵師萬戶武顯等將前鋒用降人為鄉導以趨鄂州

詔特設敵兵使無西冬十月大元伯顏侵鄂州都統制

張世傑禦之大元師遂入漢取沙洋及新城守將邊居

誣死之伯顏至漢水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水小

足張世傑復帥眾力戰大元之師莫能近城若其開

問知汝河精銳皆萃于鄂如東如鄂城若不君取黃家

流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蘆湖轉而下江伯

煥亦以為言時大雨水漲阿木村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

陸船問進退無幾各率去矣遂言于伯顏請如天煥討伯

而曰大元之師黃家不取而過後為歸路惠不從既

不攻若由平江樓破竹為席壘舟陸地逆行百餘里由藤

湖入漢水兵驚以為神鄂州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

文義走伯顏遂斬之鄂卒皆潰大元兵進至沙洋遣

騎馳前勝及檄文入城守將大用斬得莫勝明日呂文

以城降由是江陵諸州大元取梁復州。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時

密使。十二月大元伯顏侵陽邏堡夏貴帥

守之。大元阿朮遂自青山磯濟江伯顏至蔡店大會

深等觀少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以渡阿朮

口入江夏其便伯顏從之乃夜還輪河趨沙洲

擊策應大使夏貴以精兵守上流其勢甚固伯

顏乃趨漢陽開東而道萬戶阿朮將舟兵襲沙洲口奪之

因自漢口開堤入輪河轉沙洲口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放

面伯顏軍不敢近乃遣人召諭宋將宋將皆不從越四

百餘里橫截之

遂擊之連戰死而大元之師猶未克濟也阿朮言於伯

顏曰攻城下策也宋人之心謂我非陽邏不可渡故堅守

拒我若以鐵騎三千汎舟溯流而上以持其虛則渡江

如矣宋人不知也黎明開霧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

即擊衆徑渡以舟載馬後隨宋都統程鵬飛拒于江阿朮

橫身鏖血力戰中流鵬飛被重創走還鄂州阿朮獲其舟

千餘遂登沙洲吹閱而進散而復合者數四大元萬戶

史彌實勇而戰宋師小卻遂登南岸乘勢追殺至大元伯

鄂南門都統高邦憲乘馬家渡而遁阿朮執之

大元伯

顏復侵陽

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廬州師大潰伯顏入堡遂

濟江會阿

不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之

伯顏聞阿

攻陽邏堡

夏貴聞大元之師已渡江不能固守引衆下

三百艘先

迫餘衆皆潰大元乘之江水為赤陽邏遂陷

盡喪軍實

陽邏江鄂之蔽也既失則江不可守矣夏貴以

流東下縱

火焚西南岸大掠而還入于廬州或言于伯顏

六

用蓋書編卷三十一

十八

使遣貴伯走是代吾 規不許曰陽避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

于江南議師所向或決此取 斬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

三千艘煙天漢陽逐 朱禔孫帥師救鄂至城下而還被孫開

援之至鄂敗乃夜奔 大元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

以城降之伯顏命 阿里海涯守鄂遂帥師東下呂文煥

下鄂特漢已孤立會 大元焚涼州火照城中伯

然度不能請殺之作 伯顏命中 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以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總

似道都督伯 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以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總

統諸軍師相親小不可實似道不 得已始開都督府

安以百萬石等萬兩關 千一萬兩關 千一萬兩關

錢穀且從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

知江陵府提舉 興國宮呂師夔乞募兵江州詔知州錢

真孫同募之程鵬飛 以大元 之師徇黃州知州陳奔

以城降之大元 忻都伐日本入其疆而還大元 世

祖皇帝以子那木罕為北平王安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

于北鄙太宗皇帝 長孫曰海居于北方自 定宗皇帝

而安童總岩院之事 大元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于真定

五十四

天澤遠乎真定世祖皇帝遣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
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而卒
天澤忠貞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
辟可謂社稷之臣而氣貌猶猶然若無為者及臨大事論
大政夷大難必然而氣貌猶猶然若無為者及臨大事論
富貴權勢終無以天下之重自任一以至誠將之其視
臣元避若將晚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

孝恭懿聖皇帝德祐元年大元至元二年春正月陳奕以 大

元之師徇蘄州知州管景模以城降之伯頴阿木順流東

松江諸將皆呂氏舊部曲也故望風降附葬永紹陵。陳奕誘其子巖以安東

州降。大元元以嚴為淮東宣撫使招諭屬郡。賈似道

以呂師夔兼督都督府軍事任中流調遣。以陳宜中同

知樞密院事。呂師夔及錢真孫以江州降于 大元元

以師夔和江州九江既降江東而大元中書左丞劉整死

于無為軍整受命帥無為軍久而不克闢呂

鋒曰吾帥莊我使我功後于人告作者不必善 知安慶府

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為城下正月癸酉也 知安慶府

范文虎遣人請降于江州。賈似道帥師次于蕪湖似道

整不敢發及聞其死言曰吾將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

路精兵凡十三萬人以行金帛為重之舟舳舻相銜百有

餘里戊子發臨安命守統小事中決大事則潔白于督府
不得擅行又以所親高荷叢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
道折來舟于臨安地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
夔和大元入安慶府通判夏椅死之。以汪立信為松江

招討大使立信帥師以于高郵

初襄陽既失立信自江陵

成皆不宜抽城復移音賞以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
九誠上下交修以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
之日也而若泛妄安不以為兵制敵官彌傲湖山玩歲
榻日緩急劉施卿士帥師并度百姓鬱然於上以當天
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
之計者有三內都軍中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資外禦
算兵帳見其可七十餘萬人老弱系腕七兮汰二為選兵
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
屯有守將十屯為一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練參倍其兵
無事則泛舟長淮俾來游獵有事則東西奔奮擊戰守並
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慈援以為聯絡之勢因選宗
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誰任
得其人不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購使無益于我徒使敵
得以為辭請糧而歸之計輸餼幣以緩師期一二三年邊
邊稍休落地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
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衡暨與繼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

得書振之于地曰瞎賊狂言敢尔乃中以危法惑之及將
出師乃召立信為招討帥就建康前車募兵以援江上諸
郡立信受詔即日上海以妻于託其愛將也明悅其手曰
我不為國家尔必不負我遂行與公道過于無期似道謂
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半章平章瞎賊个
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日江南無一寸乾
淨也某夫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
府兵悉潰而四散皆大元之兵立信知事不可成欲回
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元但徒死無益耳以
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月賈似道使宋京請平于

大元伯顏不許

似道自燕為

之尊曹安撫且以為子黃柑遣伯顏復以京京泰克己為
都督府計議官如大元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木
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
郡今夏難守若膏欲和俟似道自來伯顏乃令千戶囊加
不與宋京俱來答書喻君臣相率納土以黃萬石為江南
即當奏聞似道不答遣囊加歹還之

七十九

月賈似道使宋京請平于

子一

西路制置使。夏貴帥師會賈似道于蕪湖。遂同次于魯

港。大元拘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都統張林以城降。

守臣王起宗聞大元渡江即棄官遁。趙卯發揚州事

卯發繼壁乘糧為周守計及大元游騎至李王河張林

諷卯發迎降卯發忿氣填膺矚目視林林不敢復言而

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守城守兵之權

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

城將破吾守臣不常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

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

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

家資與弟悅僕婢悉遣之乃大元之師薄城卯發晨起書

凡上曰國不可背城不以降夫婦同死御義成雙又為詩

別其弟遣子海翁出城遂與雍氏盛服同縊從容堂北

卯發始為此堂名可以後容及兵運領客堂中指所痛曰

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卯發曰古人所謂慷慨殺身易從

寧就死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後月降伯顏入城問大

何在左方以死對深歎惜之孫虎臣友大元戰于丁家

命其宗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洲敗績賈似道奔還揚州詔置大潰賈似道于蕪湖出

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僥倖首而已孫

虎臣帥精銳七萬餘人次于池州下流之下家洲似道與

夏貴以五萬人軍于魯港伯顏令軍中作大旗數十採薪

為置其上揚言欲焚其舟似道信之少懈乃分兵屯于南

北兩岸令阿木與虎臣對陣立砲具設划車中流數千艘

乘風直進勢不可敵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似

道將後軍為照夏貴既營夫利子鄂怒督府功成又忘孫

虎臣新進雖列陣向敵然殊無閱志庚申夜大元兵薄

宋軍虎臣軍動身趨大元兵大元戰身急進阿木挺

身登艦手舵衝船雷鼓大震呼聲動地遣人掠宋舟大呼

曰宋人敗矣通州副都統姜才為先鋒方接戰虎臣遽過

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譙曰汝帥遁矣於是宋師大亂船艦

數蕩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宋

師大敗即回棹南走伯顏以步騎夾岸拊之殺溺死者不

六千

道置大潰賈似道于蕪湖出

二

十一

可將數軍資器械盡為大元所獲似道倉皇召夏貴計
 事頃之虎臣三撫膺天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貴微笑曰吾
 嘗血戰膏之矣似道曰計將交出貴曰諸軍已騰落吾何
 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將濟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
 西耳言畢貴即解舟去夜將以鼓似道擊鐙退師駐于珠
 金沙諸軍皆潰散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堂吏翁
 應龍以都督府印奔還臨安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
 入登岸揚旗招之莫有應者或肆惡語謗罵之似道乃撤
 列郡知海上迎駕已無及才收兵大元徇饒州知州唐震
 至揚州大元之師乘勝東下矣

故相江萬里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
 大元之師順流而東至饒州唐震度
 兵力不能支死於州治之下芝堂通判萬道同以城降初
 江萬里聞襄樊破警也定山後開布其亭曰止水人莫喻
 其意及大元兵將至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語
 欲自殺既而脫歸城既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
 不可為余雖不在他當與國為存亡既而軍士執其弟知
 州編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

及子鶴聞變投水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尸獨浮松江市直
 浮出水上從者欲葬之歸太師益國公議文忠公曰市直

大信趙看讓建康而逃江東不可為矣知鎮江府洪廷長

知軍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知江陰軍部城

而逃。知和州王喜知平州孟之縉知無為軍劉權皆

以城降于大元。大元徇臨江知軍鮑康死之。贊似

道自揚州上表請遷都。群臣議之王燭去位。都似

大元之師太皇太后不許。致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

議王燭以已不能與大元計。上請乞罷政。不特報出。國

門心而宗學生上言陛下後嗣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
 危急。則航海幸闕。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而無益。乃止
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南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徽宗將
 勤王多不至。獨世

傑來上江西提刑知贛州又天祥起兵入衛天下勤王詔至贛天祥持

之涕泣使陳繼周登郿中蒙然并結溪洞山蠻使方與召

吉州兵詣蒙然營有眾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

兵三道分行破郿營薄內地其以鳥合萬餘赴之何異驅

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

三百餘年一旦有急激天下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

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成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

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易勝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

性豪爽平生自奉甚厚每飲酒必痛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

貲為軍費每與賓客陳伏誦及時事輒流涕幾凡言曰祭

人之罪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為

之感以謝堂為兩浙鎮撫使○湖南提刑李芾起兵入衛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

院事倪魯同簽書院事○召王爌為江東浙西宣撫招撫

大使置司臨安以備咨訪草遺陳宜中奏請給

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賈似道有罪死似道得驟

政府及翁應龍自軍中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

谷之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

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

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而罷其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師

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而主章鑑逃歸召還免之

繼開大元兵日迫似道徑去八皇太后遣使召還罷

相子祠繼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蒲朝歡

江招討大使汪立信卒于高郵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歎曰

乃置酒召賓僚與談自為居三官與從子書屬以

信二策及死告于伯顏請戮其年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十三

是人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

求其家厚師之曰忠臣之旁也非賈似道黨乃召憲討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

揮使韓震震時總禁兵或言憲謀劫帝憲部陳宜中欲示

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闖而出射大箭入建康大元伯顏入建康

府建康都統徐莊榮附伯顏將至開城迎納遂入居之時

悅會世祖皇帝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

顏不河上言曰百年道障已扼其吭風馳電掣取之恐後

知縣阮應得死之。詔諭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

息兵。以王燭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都督諸路軍馬。

治賈似道黨與配翁應龍于吉陽軍免廖瑩中王庭劉良

貴游從侍御史陳過庭察御史伯大董樸等營史溢文卿李何之謂也知

常州趙與登落城出奔州民錢訐以城降于大元。知

平江府潛說友以城降于大元。知廣德軍令紙繫以

城降大元。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遣關順

本在進軍席益謝洪求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召五郡

鎮撫呂文福入仰文福殺使者款入于江州文福文淵文福文淵

子文及翁悅普及侍從族兄也諫棄位逃歸者數十人詔戒禁

之大元之師既江臨空嚴於是說政魯淵子文及翁悅

東安撫王壽龍侍從德望何夢柱魯瞻等數十人皆為

朝中為之蕭然大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

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弱君遺家多難尔小臣未嘗有出
 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至於汝哉今內而無僚畔官離次外
 而守令委印案城身日之司既不勝為科擊一二執政又
 不能信守其工方且表裏合謀誣毀寤寐道平日讀聖書
 自諉其詞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謂生田里何面目對人
 言語他日雖亦何以見先帝乎命未改國法尚在可令高
 書省刻具表朝文武官並與特轉二資其負大元使廉希
 國棄千首命御史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賢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其副使嚴忠範執希賢歸于

臨安希賢病創卒世祖皇帝遣禮部尚書廉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官宋德秀等奉國書詰宋使

行人之罪至建康希賢請益兵護送伯顏曰汝既赴臨安
 宜先遣宣使往道意乃可進也我大兵方壓境宋人豈敢
 加害不爾益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
 之至獨松關張濡率山賊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
 死大元阿里海涯侵岳州安撫使高世傑戰敗遂降之阿

湖中... 岳州總制... 蓋之紹以城降于大元。以陳合國簽

書樞密院事。闕順復廣德軍。大元伯顏使張羽來至

平江殺之伯顏在建康朝廷使人從間道往通好信

矣願罷兵毋東向伯顏曰宋人講許來視我虛實耳當因

而用之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夏四月大元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死之。大元克沙

市城都統孟珙監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大元阿里海

涯侵江陵宣撫使朱禔孫制置使高達以城降禔孫遂招

京湖北路郡縣皆下之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朱禔孫

高遠力戰累敗稍銳皆盡不可復

戰及大元省沙市而火之江陵大恐樛孫遂稱疾不視
 事高遠出經阿星游滌入城命樛孫核檄京湖北路於是
 歸峽鄂復無事其統哨常德荆門諸郡相繼降阿里海涯
 承制並命遂定其上都死初江陵樛孫 世祖
 皇帝大喜謂其臣曰伯領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常
 憂之恐別無遺兵馳流而東人心未平必翻城內應根本
 斯發孰謂小北庭人能奪全制江湖南之肝膽落矣
 矣吾東兵今無虞也阿星海涯衛兀人故云北庭以高斯
 得簽書樞密院事。以福王與芮判紹興府。召夏貴為
 樞密副使帥所部兵入衛貴不至。大元阿木侵真州知
 州苗再成戰于大鶴嘴敗績阿木遂趨揚州姜才戰于揚
 子橋敗績揚州阿木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而
 守其勝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
 未其書張俊將于市而日道苗再成戰于南許文德戰于

姜才戰于中時出金帛牛酒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
 及阿木攻真州苗再成與將孟縉帥兵大戰于大鶴嘴敗
 績阿木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一營陣逆之十三里溝敗
 之阿木陽退才逐之阿木反戰于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
 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大元張弘範以十三騎絕渡
 以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向羅
 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嚮迎刺之回四應手
 而仆大元立陣者同口叫聲震動天地才軍遂潰走阿
 木與弘範追之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踐與陶稼水死者又
 七八千人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大元之師辟
 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師進薄揚州南門五月大元取寧國縣知縣趙與糖
 死之。劉師勇復常州錢嘗出奔知州姚嘗入居之。贈

婺州處士王柏承事郎伯大父師愈受易論語于楊時而
 其學與諸兄弟游于朱子之門柏少慕諸葛亮之為人自
 號長嘯年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柏去俗學勇於求道著論

卷之十一
 伯大父師愈受易論語于楊時而
 其學與諸兄弟游于朱子之門柏少慕諸葛亮之為人自
 號長嘯年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柏去俗學勇於求道著論

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彌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之而從朱熹之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翰得熹之傳即往受業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由是以質實堅苦自勵於朱熹之所著述致力以求其極律身以敬治家以嚴勤懇皆可師也至是賜何基蓋文定而贈相承事郎以張珩為四川制置副

使知重慶府。籍呂文煥孟之縉陳弈范文虎家。大元

圍潭州。詔張世傑張彥阮克己仇子真四道出兵以禦

大元。大元伯顏朝于上都以阿剌罕權省事于建康伯顏

赴召計六月庚子朔自有食之既晝晦如夜。成都安撫

使智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紫雲城降于大元。翁

進龍伏誅從給事中王應麟之請也以王煇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

經筵五日一朝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都督諸路軍馬王煇與陳宜中不協會留夢炎自湖南入

曰二極每藉此求前也故有是命煇即拜就民居以丞相

府讓宜中言中言一辭一使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道

乃還加淮東制置使李庭芝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張

世傑及大元阿朮戰于焦山世傑敗績奔圖山世傑與

係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以十舟為方碇

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大元阿朮至登

石公山葦而望之曰可燒而走也合勢進戰以火矢攻之

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以發碇赴江死者萬數

六九五

直隸賈島夫三十四

十一

矣放賈似道于建寧府安置其黨廖瑩中王庭于嶺南道

既免三學生及基諫侍從皆上為言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

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度道留揚不還王論後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考乞下詔

切責太后乃下詔曰卿其必歸妾以盡臣子之道則當曲示保全否則眾論益其忠幸

不可得似道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黃鑑王應麟乞移似道居鄭州王論復言于

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仰而不行非惟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

之於是詔徙于建寧府而安置其黨人詔賈似道循州

安置至漳州監押官鄭虎臣殺之御史孫傑叟等皆以似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統

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如賢無比之林甫

因上資國公孫傳利唐民治天之罪人人能言基諫之

先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有先收效尤於莽操其總權

關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則似道名威欲啗堯况見其

似道聞制下幕有能殺之者使送之殿所會稽孫劍斬

臣為監押似道時高建寧之明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

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行秋月中令舁轎夫唱抗

光歌逐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

落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以賈囑練兵丞相何以至此

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過京李自漳州放還見于

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向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

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曰太皇太后我死不死有詔即死虎臣

曰吾為天下殺似道似道雖死何益遂約似道之子于別室即

則上拉似道曾殺之燬于菴側及陳宜中棄位逃歸詔罷

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十獄殺之

南唐書曰高宗二十一年

十一

王煥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温州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煥謂二相宜一人督

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致死封疆亦不敢辭陳宜中留夢炎遂上疏請行太皇太后下公卿議之未決而世

傑敗于焦山煥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

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此者六月也帥諸將無統臣豈不知

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

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敵不知國家高

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其職又不符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

許既而煥子瑛京學生望九舉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權據

黨賈似道范趙潛說友使門客子弟交通關節過失凡

數十事蓋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于煥故也書上宜中從

去遣使四輩乃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獄而手詔

曰給舍之奏謂煥與宜中必難久處善煥近奏乞免平章

辭氣不平誠有知人言者可罷煥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

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煥清脩剛勁不阿權

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大元圍重慶府督萬壽

降兩川

張珪密院會師

丞相伯顏

伯顏為中書

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罷揚州

庭芝遂不行以陳文

龍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以帝知潭州以文天祥

為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

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

德五季之亂前添鎮建都

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

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

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

陸沉痛憶何及今宜分境

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

廣西益湖南而建闕於長

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闕于

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闕

於長

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闕于隆興

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闕於長

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闕于隆興

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闕於長

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闕于隆興

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闕於長

於番易以淮西益淮東而建國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
 取蕪黃番易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
 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
 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
 時議以為迂闊不報而命知平江府大元以廉希憲行中書省于江陵阿
 以江陵地處上進且請曰荆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
 准上流誠為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
 新附來遠人世祖皇帝即命希憲行省事承制拜三
 以下官希憲至江陵錄用舊官大興學校民情大安由是
 思備田楊二氏重慶趙氏寶應武同益陽安化善化寧鄉州縣皆降九月大元取泰州知
 州孫虎臣自殺。大元伯顏俱淮安墮南郭伯顏至淮安
 歡阿里伯之師于城下蔡院別里迷失亦自新城至遂進
 攻南城該之宋師大潰擄城大元兵追之平淮安南堡
 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統出成兵。以留夢炎陳宜

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民

力辭太后乃自為書遣其妹揚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大元阿里海涯圍潭州

至潭大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
 千帝結喇蠻為援繕器械時病擄排江脩壁及大元兵

至帝委力守軍大元阿木圍揚州阿木攻揚日久而無成功乃築
 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大元伯顏濟江次于鎮江府遂

分兵伯顏次揚州灣頭參政阿答罕自建康來會伯
 守灣頭而帥衆渡江至成至鎮江府分軍為三道令會臨

安於阿刺罕帥右軍自建康出四安廣德趨獨松關董
 文炳帥左軍出江入海以范文虎為鄉導取道江陰趨

浦洋亦伯顏及左水阿答海將中軍以呂文煥為鄉導趨
 常州而阿木專主淮東陳合免家資故也文天祥使張

事兵終所至莫敢禦之陳合免家資故也文天祥使張

事兵終所至莫敢禦之陳合免家資故也文天祥使張

全尹王麻士龍帥師救常州王戰五牧士龍戰虞橋皆死

之全逸。十一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

院事。大元取廣德軍四安鎮將陳明死之。召文天祥

入衛大元破四安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藉為兵號武定軍召天祥于平江天祥行平江無

矣國志大元阿里海涯取隆興府制置使黃萬石自撫州奔

建昌。大元克常州屠其民知州姚訔死之劉師勇奔還

平江壬午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劉師勇王安衛力

降人王士良投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

而書師勇安節守志益堅伯顏叔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

而面並進乙酉宋兵大潰城遂破訔死之通判陳紹猶卷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初枋得降淮江西江西

曲故軍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

夔可信任分治江諸屯兵以師夔為親撫使之行成且

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反遂敗知信州追封濟

王竑為鎮王王應麟從中書舍大元阿剌罕克獨松關守

將張濡逃歸馮驥死之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

一得捷則令淮帥以為淮東堅壁固守可為也甘傑大喜陳

瓦中向大后詳報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私書監陳

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若背城借一萬有

耳若少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即異矣官中不聽

出著知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遣游

都等先趨平江王矩之與都統制王邦留夢炎棄位而逃

○十二月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柳岳如 大元請平

伯顏不許陳宜中遣柳岳奉書如 大元軍前稱燕尚書

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備好岳見伯

顏于無錫泣請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與師錢氏

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

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招以陳文龍參知政

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朝議

文煥為 大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大元伯顏入平江

文德子 孟為兵部侍郎觀成和議焉

府伯顏至平江上亭東令張惠呂文煥游顯等先入城甲

辰王邦傑王矩之帥眾迎降于寒山寺南伯顏遂入城

大元伯顏使囊加歹偕伯顏

亭縣。詔陸秀夫呂師孟如 大元請平伯顏不許柳岳

宗正少卿陸秀夫刑部尚書厚 大元董文炳入華

囊加歹使 大元軍前求稱姪 幼幣不從則稱姪孫及期

會于長安鎮以輸平且勅呂文 煥令通好以柳岳洪雷震

為祈請使如 大元以求封行至高郵高郵民殺之陳宜

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 蒙激以致將士離心郡邑

降敵至是以求成不許乃白太 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

二

二年

五月滿宗皇帝景天元

正月知嘉興府劉漢傑以

城降于 大元

伯顏命游顯懷

都守平江薛正守長橋以

大元

防湖而自帥大

軍趨臨安劉漢傑迎降之

大元

伯顏命游顯懷

都守平江薛正守長橋以

大元克潭州知州李希死之湖南諸郡皆降大元圍潭李希據澧登解

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希

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秉城殊死戰有

未招降者輒統之以徇阿里溫蓋言賊益急與諸將書地

分圍決隄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窮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

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帝罵曰國家平時所以

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

大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異時寓居城中知事不

可為乃為二千行冠禮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毅曰正

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

帝命酒醉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

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國池死希坐熊湘關召帳

下沈忠道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

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希固命之忠

泣而謀取酒飲其家人盡解為鵝刃之希亦引頸受刃忠

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于後至大所大舉身沒地乃

自刎希陳陳德隆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兼樞密使常楙參知政事班止諸關兵皆

潰。詔劉岳如 大元請平陸 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

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常楙 夏士林棄位而逃。進封

吉王昱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 為廣王判泉州命二王鎮

鋪棄位而逃。以文天祥知臨 女府。以吳堅為左丞相

降于 寶慶府降于 大元通判 曾如驥死之。陳文龍黃

中難之太后弟泣曰苟存社稷 稱臣非所較也遂遣監察

御史劉岳奉表稱臣上等號者 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

存境土 大元阿刺罕取安吉 州知州趙良淳死之。以

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以給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
楊亮節想舉益王府事務俞宗容弟俞如珪提舉廣王府
事務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出乃以群臣入宮請遷都太后
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曰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
后怒曰吾初不使遷而汝臣數以為請願欺我耶脫簪珥
投之地遂削髮群臣請見皆不為益

大元伯顏帥師次于
宜中實以丑日行急卒失於奏耳

臯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
降生午伯顏至長安鎮陳

中伯顏乃進次臯亭山阿剌罕
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

臨安府比鄰文夫祥張世傑請
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皆

咸一戰陳宜中不許而白太后
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

國願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
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

歹奉璽表赴陳宜中幸位逃歸
即逃歸于温州之清溪張

上都以聞陳宜中幸位逃歸
以不戰

世傑蘇劉義劉師各帥所部
兵去臨安入于海

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
大元石國英使都羅干以

鬼說世傑降世傑斷髮誓繼之
干巾子山以死自誓以

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及左丞相吳堅如
大元伯顏

執天祥于軍中堅還
楊應奎選白臯亭言伯顏欲執政面

天祥乞送軍嘉興以俟諸解
議太后乃拜天祥右相與吳堅如

伯顏然其堅還而拘天祥
楊鎮等奉益王昀廣王昺如

婺州王昀廣王昺及秀人
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

書院事

大元伯顏帥師

變徇江東知

福州謝枋得迎戰敗績

枋得遂奔

建寧山中

二月日中有黑子

相繼文之

有星闕于中天

星闕于中天

詔諭郡縣降于

大元

伯顏

從之使者又

命縛之鉉翁曰

中書無轉

統說之

禮乃止

大元

伯顏

謝枋得

迎戰

敗績

星

闕

伯顏次于湖州市遣使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圖籍符印

官府及衛卒壬辰伯顏自臨平鎮進屯湖州市入居秀王

刺罕董文炳范文虎等入城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

上表陳謝而出辛丑伯顏令張惠何刺罕董文炳石天麟

揚海張弘範亦只里忽剌出咬都九人入城封府庫收以

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親罷官斬及侍衛軍

吳堅賈餘慶為左右丞相謝堂戶樞密院事家鉉請書

院事劉岳同簽書院事並充祈請使如大元伯顏命乞

里歹偕五使及文天祥赴上都謝堂逃歸。錢塘江潮三

日不至時大元軍分駐江沙上大元伯顏使范文

虎追盜王廣王于婺州二王走温州文虎執楊鎮還臨安

伯顏聞二王藏婺州遣董文虎將追之楊鎮得報即還

曰我將就死千彼以緩追兵楊亮等及鎮二王及楊淑

妃徒步匿山中者凡七日統制張以文天祥自鎮江亡

兵數十追及王遂同走温州居江以寺與其公杜許等十二

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天祥至鎮江與其公杜許等十二

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關少障不能合從耳天祥問

計將安出用成曰今先約淮西兵為建康彼必悉力以扞

吾西兵指陣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獨頭以高郵寶應淮安

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靖鎮江同日大

奉驛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

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

伯顏傳卷之二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
如揚四鼓抵城下闕候門者悉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其

急衆相顧吐舌乃棄入海道遇大元兵伏環堵中得免
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遂行入板橋大元兵又

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許金應以去許應以所
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資荷天祥至高郵樵家莊松聲

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秦三月大元伯顏入
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求二王

臨安府福王與芮自紹興來會伯顏累使召福王王疑
不敢至最後使史勝往

王乃行丁卯伯顏自湖州市入城館于萬松嶺盧原宅大
宴諸將市不易肆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

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但大元伯顏自臨安北
見天子可也乃止是日復由城

還丙子伯顏發臨安命阿答海張惠閣帝及皇太后全氏
刺罕董文炳等遷三宮期會于瓜步

福王與芮等北去之禮太皇太后謂帝曰荷天子聖慈不

殺直拜謝禮畢帝與皇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福

王與芮及度宗母陸國夫人黃氏并宗室駙馬都尉楊鉉

知院謝堂等院高應松庶僚三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

徐應統謝堂等一男一女死之過真州苗再成謀奪駕至瓜

洲李庭芝等美才出兵邀大元董文炳行軍事于臨安府

經略閩浙夏竦以淮西州縣降于大元閏月賞餘

慶卒于燕同館庫午餘慶病卒鉉第後不屈而終大元改

臨安府為杭州以忙古歹為都督鎮杭州峻都為元帥鎮

婺州陳宜中等奉益王是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昺

為副元帥太皇太后遣使召二王還臨安二王乃如福州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在温州以兵來會楊亮節陳
宜中在清澳遣使召之宜中來謁揚亮節陸秀夫與議廣

獲乃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以所部兵至江心寺舊有高

宗南奔時御座宜中等乃相率哭陛下奉蓋王為都元帥

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土與華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

中撫安吏民教諭同姓撤石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

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派其兵

江中而奉二王入閩甲戌王至福州時黃萬石降大元

以元師入閩招諭諸郡河疑方謀送款聞二王至即復開

門以拒前石南劍守臣林起釐遣軍逐之萬石乃走邵武

其將劉俊等多來黃萬石以大元兵入邵武軍夏四

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應松至燕不食卒五月帝兄益王

昞即皇帝位于福州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太皇

太后為壽和聖福至仁太皇太后皇太后為仁安皇太后

尊慶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五月乙未崩陳宜中等奉益王即位于福州改

元景炎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封廣王景炎

拱殿使廳為延和殿武安軍為行都之明

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

文龍劉黻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

密院事蘇劉義為殿前都指揮使王剛中知福安府事。詔吳

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龍神四廂都指揮使。詔吳

汝剡潘傳卓李珪羅國杰等分道出師與復帝室。以楊

亮節為福建處置使。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右丞相兼

知樞密院事天祥命呂武招索傑于江淮杜漸募兵于温

州。劉黻赴召卒于羅源。大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

伯頌兵紀外散而中不以殺為主故所至降附或請其入視降城府藏儲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者伯頌笑曰是欲實緣對再氏不乃下今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故所過不至大擾而珠奇木嘗一有所私及朝上都世祖皇帝勞賜有勳伯頌曰奉陛下成算阿木効力臣何功之有詔以賜九濠州戶六千為食邑復拜同知

恭懿聖皇帝至 大元上都元封帝為瀛國公 閏三月戊午帝及太后等至燕京至陞家鉉翁劉岳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在宗社而月已卯是上都辛巳所王辛五月乙未朔至上都兩中見世祖皇帝于大安殿降授帝為開府儀同三司封瀛國公尋為僧侶合尊大師皇太后全氏亦六月 大元入廣州 廣東經略使徐直諒為尼於正智寺 六月 大元入廣州 廣東經略使徐直諒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崔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後戰敗直諒棄城遁六月吳浚聚兵單飛入廣州諸將皆殺以官俸獨不受以死

于廣昌遂復南寧宜苗寧却等縣。程國秀復秀山縣。

大元兵至遂還。傳卓敗績于衢信遂降于大元。詔

文天祥同都督諸路軍馬秋七月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

江西遂復邵武軍黃萬石敗走。大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

兵得數千。大元阿黑海涯入嚴關廣海州縣多降之。揚

州守將朱煥以城降于大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

才死之淮東州縣皆降。阿木爾揚外庭芝空累益力及臨

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開以詔諭降也及帝

次瓜洲大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歸款日久未報

豈未悉吾意尚欲因圍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尚為

聖福至仁太皇太后謝氏赴

大元大都

太皇太后以病久留臨安至是

元自宮中昇其牀以出侍衛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

者七十人遂七年而終

九月以陳文龍

知興化軍

興化石手軍亂故也

東莞民

熊飛以兵會趙潛復韶廣州

熊飛為黃世雄守潮惠聞趙于廣州極飛遁復韶

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

廣州李性道出迎龍飛與龍執而殺之趙潛遂入廣州

大元也的迷失會師于福

州○大元呂師度張榮寶帥

師度梅嶺○大元阿里海涯

圍靖江府○冬十月文天祥

帥師次于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趙孟深將

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兵後將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一軍取雲都劉洙蕭明哲陳源與大元戰于寧都敗死

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縣亦死天祥為製旗突祭焉

趙潛使熊飛曾逢龍及

大元戰于南雄敗績曾逢龍死

之飛奔韶州

大元回

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死

十一月大元阿剌罕董

文炳徇廣州李珣以城降

王與華迎戰于瑞安府敗績

死之知府方洪以城降

元阿剌罕董文炳入建寧府

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

王積翁棄城走○陳宜中張

世傑奉帝入于海○大元阿

剌罕侵福安知府王剛中以

城降○帝舟居于泉州港蒲

蕭英作亂帝遷于潮州

蒲港招樞使潘壽庚來謁請舉市舶權船利者三十年

蕭英作亂帝遷于潮州泊泉

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及其貨壽庚怒殺英室及

歸德所舟不足乃掠其舟而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

中世傑乃奉
帝趨潮州
十二月趙潛奪廣州。蒲壽庚及知泉州田

真子以城降于大元。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于

大元知軍陳文龍死之。王剛中既降遣使徇興化陳文龍

招之文龍復斬之而使部將林華偵伺大元兵于晚上

華反導大元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

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張珏入重慶府

逼耶辛不履乃據送州文龍不食死

大元東西川行樞密院皆遣師圍重慶府肆于剽掠軍政

不一兩院相警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

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大元且遣師復瀘涪二

州及入元兵以不和而潰其將退守于瀘趙定應乃乘

間迎入元兵至遣將大元以姚樞為翰林學士承旨宋

侍從之臣及士子至七都皆令先見樞詢其學行而官之

樞仁恕恭敏未嘗疑人之欺凡有與謀者必忠告惟恐其

言之不盡由是大元阿里海涯克靖江府守將馬堅死之

人莫不敬之大元阿黑海涯克靖江府守將馬堅死之

景炎二年大元至元春正月帝在惠州之甲子門。大元

阿刺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州。二月大元改福安府

為福州以潛說友為宣慰使王積翁為副使以守之。大元

去其諸營軍及淮與在大元徇廣州縣人趙若罔以城降

瑞金浚降之因為大元在漳州

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必殺之

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兵復興化軍

夏四月文天祥復興國縣。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兵諫林華復其城

大元文天祥誅之

大元文天祥復梅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大元文天祥復廣州

梁雄飛出走。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自梅州出

江西遂復會昌縣。皆會之。大元立門下省。大元中書平

章政事。庶希靈卒。希靈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召還民皆垂涕。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世

祖皇帝歎曰無後有決大害如燕希憲者矣伯顏亦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六月

文天祥敗。大元于零都次。次于興國縣。秋七月使趙時

賞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思州安撫使田景賢

播州安撫使楊邦憲降于大元。帝舟遷于潮州之淺

灣。張世傑會師討泉州。周之世傑自將淮兵及陳子眼

庚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而陰以賄賂金軍金軍遂有

氣心攻城不力壽庚得間道使孫安甫如建寧求援

張世傑使高日新領邵武軍。王積翁殺淮兵于福安府

以應張世傑事。曹汝毅淮兵在福州者世傑殺積翁大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

八月天祥出走。師將于空院。趙時賞等皆死之。天祥入于

循州。大元宣慰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

恒窮追天祥天祥卒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未豐淵兵先潰

死甲申天祥至空院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

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有與佛大元問為誰時賞曰

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天祥曰是得身與其長子道

生及杜洪鄒淵乘時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南

嶺幕僚客新皆被執時賞至隆興書寫不屈有係累至者

五十四

編年三十四

三

帥師還淺灣。大元也的迷失復取邵武軍遂入福州。

大元也速互兒復圍重慶府。冬十月大元唆都入興

化軍屠其民陳潛死之。瀘州降于大元知州王世昌

死之。十一月大元塔出圍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

降。大元劉深以舟師紮淺灣帝舟遷于秀山陳宣中知

占城遂不復劉深攻宜中欲帝舟走占城乃先往諭度事不可

為遂不還後死于十二月帝舟遷于并澳颶風作帝有疾至并澳

颶風壞舟帝病幾不疾旬餘諸兵十稍集死者過半大元劉深來襲并澳執俞

如珪以去帝舟遷于謝女峽。安南國王陳光昺卒子曰

恒立。羅施鬼國降于大元。大元納速剌丁伐緬

大元遣乞台脫因萬匹侵擾永昌雲南行遣元帥納速剌丁伐之其

三百餘天熱還師景炎三年五月帝與元年春正月帝在謝女峽。張

世傑遣師討雷州不克。二月大元唆都克潮州屠其

民知州馬發死之。大元克重慶府制置副使張珪死之。

三月文天祥會兵次麗江浦天祥以弟壁及舟在惠州

遂次于大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

賜私乾寶劍專決軍副從之弘範至揚州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

遂次于大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

以弟弘正為先鋒成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凌震軍法重我不敢以私說公汝其慎之故所向克捷焉

復廣州。帝舟遷于碭洲。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

政事廣西宣諭使。又四月帝崩于碭洲弟衛王昺即位

皇太后楊氏同聽政。四月戊辰帝崩年十一群臣多欲散

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庚午乃與眾共

立衛王年八歲矣適有黃龍見海中五。以陸秀夫為左丞

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后垂簾與群臣

無不悲動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

工役凡有所述作皆出其手雖勿遽。六月帝舟遷于新會

之崖山

張世傑以碭洲不可居遷山在海中其潮廣各四百餘里兩山相對

門可以蔽舟世傑以為形勝之地乃奉帝移駐焉遂造行宮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后

居之什廣州為翔龍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搜刷人正短舟楫製器仗民不能

堪始有離。有星隕于海千餘箇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星秋

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天祥入船澳聞帝即位上

入朝不許而加少保封信國公會軍中大。冬十一月大

元阿里海涯次于白沙口海南州縣皆降。閏月凌震棄

廣州出走城降于。大元潮惠遂降。以姚良臣為右丞

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大元以許衡

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

初劉秉忠以大明歷歲久浸以俛天欲將正未及而

卒此祖皇帝思其言詔許衡及贊善王恂工部郎中郭

守敬測驗改正命昭文館大學士張文謙領太史院事董

之守敬言曆之本在於測景而測景之器莫先儀表乃作

簡儀候極儀渾天象冷儀儀仰儀立渾儀證理儀景符闕

凡日月食儀星宿定時儀

等器至是復令領太史院事

元先是火元立樞密行院平京西川以經略蜀地兩院

而西川州府皆歸東川其功不訖乃辭西川而自以兵

圍合州守將王立聞德輝威明且懼東川德怒大加誅戮

乃使使開行至成都請降德輝帥從兵數百人赴之東川

樞密聞之遣使止德輝行德輝曰合以重慶在力可同

故不下今劫絕來歸乃其勢也吾非欲讓若功誠恐汝

其後服誣以常抗押先朝利其割奪快心於屠城耳吾

國活此民豈計汝熾怒哉即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王立

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舍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

為矣

大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

天祥屯潮陽

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道張弘範

兵濟湖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

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

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鄰賊自

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

總大元遂有子俊而和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

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容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

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迫之弘範曰

大元阿里海涯自海南還

彼忠義也保無心求族屬被俘

者悉還之與之舟中以自從

師上都

廣南悉降故也阿里海涯以成鄂孫軍不能倍萬

南之州十四淮西之州四湖南江西之州十一廣西之州

二十一廣東海南之州八凡五十八州其餘峒夷山獠

摩聽令者無慮數十所可謂茂功矣其餘屬郡佐葬端

後登宰輔者三十七人蓋能推揚獎拔以成之也

于厓山

祥興二年大元至元春正月帝在厓山。大元張弘範

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二月甲申師大潰帝崩左丞相陸

秀夫死之宋亡正月庚戌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

在幸區弘範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

則我不能進退合先換之幸而勝國之福也

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

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

作一字陣琬海中中樞外帥黃以大山索四周一周起接棚如城

驟奉帝在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崖山兩門如對立其比

淺舟膠不可進大元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

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衛宋師沒路宋舟堅不能動世傑

元乃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宋艦皆塗泥

綿長木以拒火舟不能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男

在。大元師中弘範三使使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

吾知降生且當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

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打父母乃

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遇零丁洋詩與之

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之儲旗皆什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會口暮風雨
 國秀劉俊等皆解甲降大元師薄宋中軍會口暮風雨
 昏霧而陸秀夫走帝舟大日諸舟環結度不得出
 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大日諸舟環結度不得出
 走乃先驛其妻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
 衆餘舟尚八百盡為大元所得越一日屍浮海上者十
 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已而世傑復遂在收兵
 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越氏後而復立之揚太后始聞帝崩
 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濱濱世傑射其安南至平
 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離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原
 辨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後
 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托耳
 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
 舟遂覆世傑溺焉大元既舉宋得戶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八
 萬八千有六天下共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八
 爲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
 之民不與焉○厘山既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講文天祥

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祥不矣
 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
 罪况敢逃其死而臥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
 燕京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
 人供張甚盛天祥不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求死辨
 既而丞相字怒命囚于獄月餘再見之天祥益不屈乃赦
 諭自便留燕三年坐卧一榻小被足不履地時世祖皇帝
 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
 之天祥曰國亡再分一死矣儻綠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
 也日以方外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
 可與國存舉人請釋爲道士留妻妾不可曰天祥出復號
 謝昌元等十人請釋爲道士留妻妾不可曰天祥出復號
 召江南置言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乃不米祥至元十九
 年于午開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事狂人自稱
 宋主有衆千欲取文丞相京師亦有臣名言某日燒
 袁城草率兩兵爲前丞相可無憂者時益新殺左丞相

阿合馬命徹城章遷瀛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
天祥也乃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
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遷
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
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史存曰
吾事畢矣尚向拜而死年四十一其死也帝嘗有贊曰
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聖蹟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陽氏也其屍面如生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四終

是編賸滿多訛并越四年始克取元藁校正至

三十五年夏五月甲子學生楊傳范熙謹書